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蜃楼志
市声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主要人物表

金罗章	字仲华，棉纱厂总办。
钱清	号伯廉，苏州人，为金罗章任用收购棉花，因作弊被辞退后到张老四的茶栈管帐，同时在李言的“惠商收茧行”中作事，后自开茶叶店。
周仲和	申张洋行买办，后因作弊被辞退；祥和绸缎庄主人，钱清的朋友。
范慕蠡	华发铁厂老板。
张老四	茶商，范慕蠡的朋友。
孙新	字拙农，无锡茶农，会用科学方法养蚕。
李言	字伯正，扬州人，大豪商。
陆同山	钱清在“惠商收茧行”中的同事，后在李言建造机器织绸南北两厂时任北厂总办，被钱清顶替。
萨大痴	钱清在“惠商收茧行”中的同事，钱清伙同他和陆同山等共同作弊。
王小兴	钱清内弟，到上海后在钱清的茶叶店中做管帐先生，后挟款出逃。
刘浩三	江西南昌人，秀才出身，曾在外国留学三年，穷困无着，到上海后投奔范慕蠡，协助范筹办尚工学堂。
汪步清	土地买卖的掮客。
吴和浦	土地富商。
阿大利	因在租界担粪、做粪头致富，并和妻子开粪厂。
龚太太	阿大利的妻子。王香大花匠，因种花致富。
古奇	字仲离，称古老三。
尚小棠	古奇朋友。与古奇一道，在汪步清捐官时对其行骗。
单子肃	汪步清的旧友，买泐洋行买办。
陆襄生	候补知府，广西到上海采购军装的委员。
鲁国鳌	字仲鱼，二品直隶候补道，到上海采购军装。
萧抗觉	骗子，伙同他人诈骗了鲁国鳌。
余知化	农民，自造农机具，并有意在农村推广。
杨必大	字成甫，浙江杭州钱塘人，东京职工学堂毕业生。
杜海槎	“开通新社”干事员，牖智学堂毕业，曾在东洋学习工艺三年。汪步清的朋友。
许晴轩	通赢织布厂总收支，单子肃的朋友。

蜃楼志小说序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迂、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怪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邠》以下乎！

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

罗浮居士漫题。

主要人物表

苏万魁	广州十三行商总。
苏 芳	苏万魁之子。
阿 珠	苏万魁之女，李垣之妻。
阿 美	苏万魁之女，卞壁之妻。
温仲翁	富商，苏芳之岳父。
温素馨	温仲翁长女，乌岱云之妻。
温蕙若	温仲翁次女，苏芳之妻。
温春才	温仲翁之子。
乌必元	番禺县河泊所官。
乌岱云	乌必元之子。
乌小乔	乌必元之女，苏芳之妾。
施 材	广东富商，温仲翁襟丈。
施延年	施材之子。
施小霞	施材之女，苏芳之妾。
卞 壁	苏芳妹夫。
李 垣	河南道监察御史，苏芳之妹夫。
巫 云	苏芳之妾。
也 云	苏芳之妾。
申 晋	广东巡抚，赫广大老师。
赫广大	粤海关监督。
庆 喜	两广总督。李国栋 芳芳、申荫之、温春才、乌岱云之老
师，申晋之侄。	
申荫之	申晋之子，进士。
上官益元	广州府知府。
姚霍武	李国栋义弟，总兵。
白希邵	姚霍武军师。
王大海	姚霍武手下大将。
冯 刚	姚霍武手下大将。
吕又逵	姚霍武手下大将。
何 武	姚霍武手下大将。
杜 宠	赫广大差人，后任甲子司巡检。
包进才	赫广大总管。
摩 刺	白莲教余党，匪首。
空 花	宏愿寺淫僧。

篇目目录

厦楼志	(1)
市 声	(187)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5 月</PGNF02.TXT/PGN>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反映清末商场、官场生活的两部谴责小说的合集。《蜃楼志》描写了清乾嘉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现实生活，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贪官污吏、洋商买办，又有帮闲蔑片、江洋匪盗，爱情悲剧也写得很有韵味。小说文笔俏丽简洁，含蓄隽永。被誉为开清末谴责小说的先河。

《市声》以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为背景，集中表现了工商业者的生活和心态，着力描绘了一幅商界、官场的群丑图。本书是晚清小说中仅有的一部以商界为题材的小说，独具特色。揭露世态龌龊，颇为深刻。

蜃楼志

第一回 拥货财 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捉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鹏。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坐井不可观天，夏虫难与言冰。见未广者，识不超也。裸民销雾縠 为大华，邻女憎西施之巧笑。愧于心者，妒于面也。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远，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名道学者必痛低之；宵小窃发之端，由汉迄宋，蜂生蚁附，而好为粉饰者必艾夷之。试思采兰赠芍，具列风诗，辛螫飞虫，何伤圣治？奚心缄口不言，而自博君子之名，使后人无所征信乎！

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人。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监督粤海关税务赫为晓谕事：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船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詎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瞞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羨余，都归私橐。本关部访问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苟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票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尝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今日拘留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各人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中一个盛伯时道：“大人票拘我等，料是凶多吉少。”一个李汉臣道：“告示本来利害。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一个潘麻子道：“舍亲在抚台办折奏。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众人都道极好，只有苏万魁道：“这赫大人乍到此间，与抚台并无瓜

货（z，音资）财——资财，钱财。

雾縠（hú，音胡）——轻纱的一种，薄如云雾。

艾夷（shānyí，音山移）——除去，铲除或消灭。

字人——许配，嫁人。

课——赋税。

詎（jù，音具）——曾。

纹贱番昂——旧时纹银成色七成、八成、九成、十成不等，这里指以低成色的纹银替换高成色的纹银。

橐（tuó，音驼）——一种口袋，袋子。

毋徒脐噬——不要徒然后悔，脐噬即噬脐，比喻后悔。

葛，如何便可说情？据弟愚见，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但须直上黄金殿，不必做曲折耳。”众商道：“何以知之？”万魁道：“前日告示上有‘开赎罪之端，一句，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众人道：“大哥明见。只是要打点他，怕不是数万金，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万魁道：“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千来的，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众人道：“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凭兄酌量就是。”

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子，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南来，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有些颠预。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进才退出房门，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侍候，咱自到一处去。”众差役暗暗诧异。

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眉清目秀的小爷来，一齐迎上前问道：“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那杜宠全然不理，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大班人役不要误了。两边班房齐声答应。杜宠慢慢转身，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二爷何不外边少坐。”那杜宠将他一瞧，说：“尊驾是谁？咱还要回大爷的话，好吃早膳。那有工夫闲坐！”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三爷了，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说道：“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此刻似乎尚早。”这杜宠见他拿着表，便道：“借我一看。”万魁双手递过。杜宠仔细把玩：

形如鹅卵，中分十二干支，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镶成，黄金链玲

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教小伙垂涎。

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杜宠一见此物，赞不绝口。万魁连忙道：“时刻准。二爷不嫌，即当奉送。”那杜宠包斜一双眉眼，带笑问道：“爷上姓？”万魁说：“贱姓苏。还没有请教二爷高姓？”杜宠道：“咱姓杜。苏爷，咱们初交，怎么就好叨惠。”万魁道：“些微算什么！弟辈仰仗二爷之力甚多，且请外边一谈。”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词一间空房坐下。万魁道：“前日大人莅任，一切俱照例遵办。未审缘何开罪，管押班房？望二爷示知。酬情决不敢草草。”杜宠道：“我也不甚晓得。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同几个爷们说，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素，须要设法张罗。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万魁道：“洋行生意不比从前。敢烦二爷转包大爷，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说毕便打一恭。杜宠忙拉着手道：“苏爷，象你这样好人，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只是此数怕不济事，咱且回了大爷再说。”拱一拱手别去。

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看来此事不难了结，只是难为银子些。”

挈眷（qièjuàn，音切绢）——挈带着属。

颠预（mānhūn）——糊涂而马虎，不明事理。

叨（tāo，音涛）惠——承受恩惠。

莅（lì，音立）任——到任。

众人道：“全亏大哥见景生情，兄弟们叨庇不浅。只是要用几多银子，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万魁道：“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圆应用。叶兴去了。

那杜宠跨进宅门，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这小子打个照会，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杜宠禀道：“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这些商人着实害怕，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情愿进奉花银。小的问他数目，他说五万两，爷们的礼在外。”进才道：“叫他们不要做梦！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五万两银子好不见世面。不要睬他。”说毕径走上去。

杜宠忙到班房，低声告诉万魁道：“这事没有影响哩！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怎么说呈缴大人？咱如今只好告别了。”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圆，递与杜宠道：“小意思几，给二爷买果子吃，千万周旋为妙。”杜宠道：“咱效力不周，如何当得厚赐？”万魁道：“事后还要补情。”这杜宠袖着辞去，一路走着想道：“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我不意中发个小财，只是要替他出点力儿才好。”一头想，走入门房。

进才坐在张躺椅上，杜宠打一千道：“敢求大爷，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千万替他挽回了罢。”进才睁着眼道：“老爷着实生气，还不快去打听。”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转至西书厅，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都在门外伺候。杜宠笑嘻嘻的问道：“老爷可在书房么？”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十分乖巧，是进才的弄童，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这日上来打听，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一鸟官，老爷正在这里唤你。”杜宠道：“老爷从不唤我的。”卜良道：“任鼎在书房中干事。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教你去补数。”杜宠笑道：“好爷不要耍。停一会书房无事了，给我一个信，好教大爷禀话。”卜良还要燥脾，众人道：“不要混他，老包要作酸的。”这杜宠一溜烟走了。

却说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尝鲜荔枝。吃得高兴，狂荡了一会。踱至西书厅，任鼎走上递茶。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年方十四，生得很标致，叫他把门掩了，登榻捶腿。这孩子捏着美人拳，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老赫酒兴正浓，厥物陡起，叫他把衣服脱了。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心上却很巴结，掩着口笑道：“小的不敢。”老赫道：“使得。”将他纱裤扯下，叫他掉转身子。这任鼎咬紧牙关，任其舞弄。弄毕下榻，一声“啊呀”，几乎跌倒。哀告道：“里面已经裂开，疼得要死。”老赫道：“不妨，一会儿就好了。”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盘，走下廊檐。众人都对他扮鬼脸。这孩子满面红晕，一摆两摆的走出，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阑干外，取进西洋布手巾。老赫净了手，坐在躺椅上。

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老赫回：“所办若何？”进才禀道：“这商人们很不懂事，拿着五万银子，要求开释，小的想京里来的人，须给他三十七万两，饥荒才打得开。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老赫道：“很是。晚上我审问他们。”进才声喏而出。先前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即忙取出随身纸笔，暗写一信叫人送出。一会儿进才到了门房，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唤

值日头役分付：“大人今晚审问商人。”这头役传话出去。

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大家全无主意，说道：“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依着里边意思，还差两三倍。如何设措方好？”只见郑忠、李信二人来道：“今日晚堂要审。”万魁道：“只怕我们还要吃亏，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郑忠说：“有我们弟兄在此，但请放心。”万魁叹口气道：“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今日出尽丑了。”李信道：“看来要多跪一刻，断没有难为的事。”正说间，只听得吹打热闹，许多人拥进来。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跟到穿堂伺候。这关部怎生排场：

旗竿两处，“粤海关”三字，漾入青云；画戟中间，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栅栏上，挂着“禁止喧哗”、“锁拿闲人”之牌；头门口，张着“严拿漏税，追比餉余”之示。大堂高耸，四边飞阁流霞；暖阁深沉，一幅红罗结彩。“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

吆喝一巡，赫公早已升座，分付将洋商带上。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衔帖，禀道：“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轿子已进辕门了。”这赫公将衔帖一看道：“原来师傅来了。”即叫带过一边，快开中门迎接。这赫公慢慢的踱下暖阁，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赫公站在滴水檐下，申公趋步上前打恭。赫公还揖道：“又劳师傅贵步。”申公道：“前日早该拜贺，勿怪来迟。”赫公道：“学生还没有登堂。”二人一头说，走进西书房去了。约有一个时辰，方才送出。赫公又向约明日候教，申公应许，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

看官听说，这申公是个世袭勋衔，现任监督广粮厅，虽与关差不相统属，究竟官职稍悬；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今日见了申公，如何这般谦抑？原来这申公讳晋，号象轩。江南松江人氏。当年在京师教读，赫公从学三年。后来申公中了进士，先入翰林，赫公袭职锦衣卫，待师傅最为有礼。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京察年分，票旨外用，改铨了广西思恩府。烟瘴苦缺，推升陝汝兵备道。后因公错，部议降调，应得同知；却又是这个宰执，告诉部中，凡是府佐俱可补用，于是径补通判，今日晋谒海关，也算天末故人，忽焉聚首。

赫公送客后，回至二堂，叫带商人上来。两边吆喝一声，按次点名，一齐跪下。向来洋商见关部一跪三叩首，起来侍立；此刻要算访犯，只磕了三个头，跪着不敢起立。赫公问道：“你们共是几人办事？”万魁禀道：“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总局是商人苏某。”赫公说：“我访得你们上漏国税，下害商民，难道是假的么？”万魁禀道：“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定价发卖，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赫公冷笑道：“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不是愚弄洋船，欺骗商人，走漏国税，是那里来的？”万魁道：“商人办理洋货十七年，都有出入印簿可查。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货。求大人恩鉴。”赫公把虎威一拍道：“好一个利口的东西！本关部访闻已确，你还要强辩么？掌嘴！”西边答应一声，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万魁发了急，喊道：“商人是个职员，求大人恩典。”赫公喝道：“我那管你职员，着实打！”两边一五一十，孝敬了二十下。众商都替他告饶，赫公道：“我先打他一个总理。

烟瘴（zhāng，音章）——即“瘴气”。旧时指我国西南边远的地方。《明史·刑法志一》：“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为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

虎威——即惊堂木。旧时官员审判案件时用以拍打桌案，吓唬受审者的小木块。

你们也太不懂事，我都要重办的。”分付行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从重详办。又骂郑忠、李信道：“这些访犯，理该锁押。你两个奴才，得贿舞弊，如何使得！”三枝签丢下，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另换茄虎、毕加二人管押，即便退堂。

众人走出宅门，仍旧到了班房。各家子侄都来问候，万魁含羞不语。这茄、毕二人，拿着几根链条，走来说道：“众位大爷，不是我们糟蹋你。大人钧语，是大家听见的。只得得罪，将来到府赔不是罢。”众商个个惶恐。早有书房宋仁远、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大人虽这样分付，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你们何苦如此。”茄虎道：“郑、李二位是个样子。倘若上面得知，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宋、吕二人说好说歹，送三百两银子，才担当出去。万魁道：“我们的事，怎么害郑、李二公受屈？也叫人送二百银子去暖臀。”众商道：“只是我们还要商量，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成？”万魁道：“他如此妆做，不过多要银子。但为数太多。”众商道：“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共凑二十万，大哥再凑些，此事可以停妥么？”万魁道：“我横竖破家！事平之后，这行业再不干了。诸公但凑足二十万，其余是我添补。只是里边没人出来，宋兄可有计策？”宋仁远道：“里面的事，都是包大爷作主。教小弟通个信，理当效劳。只是许他多少？”万魁道：“料来少也无益。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门礼另送，吾兄谢仪在外。”宋仁远道：“谢仪到不要说。”连忙起身进去。不题。

再说万魁之子笑官，生得玉润珠圆，温柔性格。十三岁上由商籍夤缘入泮，恐怕岁考出丑，拜从名师，在布政司后街温盐商家，与申广粮少君荫之、河泊所乌必元子岱云、温商儿子春才，一同肄业。这一日万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说道：“我虽吃亏，谅亦无甚大事。你只管回去读书。”这笑官附耳说道：“停一会宋老官出来，不论多少，都应许他。但愿无事便好。”万魁点头。这洋商们也有问他近读何书的，也有问他可曾扳亲的。此时已有掌灯时候，万魁道：“你回书房去罢，恐怕关城。”笑官道：“城门由他，就陪父亲一夜也好。”正说间，宋仁远走来，众人问道：“所事如何？”仁远道：“弟方才进去，一一告诉包大爷。他说老实告诉你，里边五十万，我们十万，少一厘不妥，叫他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看他这等决裂，实是无法。”一番话说得众人瞪眼。这笑官插嘴道：“父亲许了他五十万，侍孩儿去设法，性命要紧。”万魁喝道：“胡说！难道发到南海就杀了不成。”笑官不敢言语，宋仁远也就去了。众商道：“苏大哥，事到如今，我们只听天由命了。”

只见杜宠已到，扯着万魁道：“我们借一步说话。”万魁即同至西边小阁中坐下。杜宠道：“咱受了苏爷的赏赐，还未报效，所以偷空走来。此事上头原没有定见，全是包大爷主张。我想出一个门路，不知苏爷可能钻得着否？”万魁急问道：“是那一位？”杜宠道：“就是今日来的申广粮。他是我们老爷的师傅，最相好的。说一听二。若寻人去恳求他，三十万之数，决可以了事。明日申公到这里喝酒，一说必妥。包大爷给他千数银子，也就是了。”万魁道：“承教多多，无不遵命。”杜宠道：“速办为妙。”径自别去了。

万魁走出外边，众商问道：“这人又来则甚？”万魁道：“这人一片好

夤(yín, 音寅)缘入泮(pàn, 音判)——夤缘即喻拉拢关系，向上巴结，入泮，清代考中秀才为“入泮”。这里指想靠拉关系，向上巴结的手段来谋取秀才名分。

心，替我们打点。这会子看来有八分可办，但是此时且不要泄漏。”因叫笑官附耳道：“你速回馆中去，拜求先生。明日一早出城，到广粮厅去恳请申大老爷，周旋此事。你再到家中取了三十万银票，即同先生亲送与申公，托他代送，日后我自重报。”笑官连声答应去了。

再说笑官的先生姓李，名国栋，号匠山。江苏名士。因慕岭南山水，浪游到粤。温盐商慕名敦请，教伊子春才读书。后因匠山表叔申公，谪任广粮，即欲延伊教读，匠山不忍拂温商好意，因此连申荫之都在温家一处读书。这温商待先生的诚敬，与万魁无异。匠山琴剑不觉稽留了三年。这日笑官出城探父，匠山在灯下与荫之等纵谈古今人品。这乌岱云如无闻见，温春才已入睡乡，惟有申荫之点头领会。正讲到前汉万年卧病，召伊子陈咸受教床下，语至半夜，咸睡，头触屏风，万年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耶？”咸叩头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因说道：“万年昏夜侍疾，其事丙吉固失之谄，而陈咸卒以刚愎败。士大夫立朝，惟执中为难，又不可学了胡广中庸也。”正说间，春才忽然大叫道：“不好了！早上姊姊捉一蝴蝶，我把丝线系在帘下，方才看见他飞去了。”匠山道：“不要胡说。你先去睡罢。”又叫岱云也睡，对荫之道：“春郎果然梦见蝴蝶，则庄生非寓言矣。”因各大笑。

忽见馆童禀道：“苏相公来了。”那笑官走进书房，作了个揖，站着。匠山问道：“你进城如何恁迟？”笑官道：“父亲有话恳求先生，教学生连夜到馆的。”匠山问：“何事？”笑官道：“申老伯系赫公师傅。里边有人送信出来，此事但得申公一言，必妥。敢求先生明早到署中一谈，家父恩有重报。”说毕连忙跪下。匠山扶起道，“你且说个原委，教我得知。”笑官便将关部如何要银子，父亲如何受责，后来如何送信出来，一一告诉。匠山道：“可不是你父亲受屈了，明早自当替你父亲一行。今日且睡。”

不知匠山向申公如何说法，且看下回。

第二回 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

飘然琴剑足艰辛，五岭周游寄此身。

留得青毡 报知己，砚池泼去是阳春。

裕国通商古货源，东南泉府列藩垣。

已知干没非长策，小筑花田列藩垣。

话说这广粮厅署，在归德门外，制府辕门右首。申公虽是个观察降调，却也不肯废弛公事。捕盗、盘盐、海防、水利诸务，极其勤慎。公事之暇，诗酒遣怀。署中高朋满座，诗社联标。这李匠山也不时与会。这日清早申公出署，由督抚藩臬处转到运司署前，与运司谈了一会军工厂船务，回衙已是已初光景，这李匠山已等候好一会了。

申公来到后堂，匠山领着荫之、笑官上前相见。申公道：“贤侄师生济济，来得恁早！”匠山道：“有事恳求表叔，未免来得早些。”申公道：“匠山那有求人之事？”匠山道：“小侄无非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申公笑道：“吾侄为人作说客，为官乎？为私乎？”匠山也笑道：“侄儿为人作说客，则为私。还要表叔为人作说客，则为官也。”便指着笑官道：“这苏芳的父亲万魁，表叔向来认得的。近因赫关差新到，要他们代还京帐，昨日糟蹋了一顿。如今情愿输诚馈纳三十万两之数。因表叔是赫公旧交，转烦侄儿代恳。想来排难解纷，亦仁人君子之事。”言毕，这笑官忙跪下叩头道：“家父事在危急，望大老爷拯救。父子没齿不忘报也。”申公扶起道：“世兄请坐。尊公急难，自当肆力周全。只是我与先生都非望报之人，洋行百万花边，不足供吾侪一噓耳。”匠山道：“表叔冰操，诚然一介不取；侄儿却要索他瓶洋酒，以遣秋兴。”申公道：“这么，我也当得分惠。”匠山教笑官将三十万两银票送上。申公道：“今日请我赴席，一搭几说去就是。”这笑官又叩谢了。匠山分付笑官先回，自己同荫之到上房去，请了表婶的安，然后与幕友们闲谈。不题。

笑官出了粮署，叫轿夫抬到关部前，暗暗的告诉父亲，即便进城去，一路上思量道：“我父亲直恁不寻快活，天天恋着这个洋行弄银子。今日整整送了三十余万，还不知怎样心疼哩！到底是看得银子太重，外边作对的很多，将来未知怎样好。”又想道：“我也不要多虑，趁先生不在，且进内房与温姐姐顽耍，也算忙里偷闲。”

一头想，已到门首。下了轿，走进书房，温、乌二生，已上越秀山顽去了。笑官分付大家人苏邦道：“你到关部前打听老爷的事，再来回我。”又叫小子阿青回家去，告诉太太奶奶们放心。遣开二人，自己卸了衣帽，穿上一件五色珠罗衫，走出书房后门，过了西轩，进了花园。此时五月初旬，绿树当头，石榴照眼，他也不看景致，竟到惜花楼下。只见一个小丫头拿着几枝茉莉花叫道：“苏相公，我家小姐请你穿的珠串子，可曾有了？”笑官道：“小姐可在里边？”丫头道：“大小姐在楼下，二小姐在三姨房里打牌。”

原来这温商名仲翁，乃浙绍人氏。正妻史氏生子春才，妾萧氏生大女素

青毡——《晋书·王献之传》：“夜卧斋中，而有偷人人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后以“青毡”为儒者故家旧物之代辞。

藩垣(yuán, 音园)——《诗·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本用来比喻卫国的重臣，后多以称藩国、藩镇。

馨，次妾任氏生次女蕙若。这惜花楼三间，便是二女的卧室，笑官十一二岁上走熟的。而且温家夫妇要将次女许他，因年小未及议亲，所以再不防闲了。这素馨一十五岁，知书识字，因慕笑官美貌，闻得爹妈要将妹妹配他，颇有垂涎之意，屡屡的与笑官挑逗。笑官年纪虽小，却也懂得风情，只因先生管束得严，还未能时刻往来，谈笑入港。

这日走到楼前，只见素馨斜靠妆台，朦胧睡着，笑官忙向小丫头摇手，潜步至他身后，将汗巾上的丝线搓了一搓，向素馨鼻孔中一消。这素馨“呀，啐！”一声，打一个呵欠，纤腰往后一伸，这左手却搭到笑官的脸上，说道：“妹妹不要顽，我还要睡哩。”笑官将头一探，对着素馨道：“不是妹妹，到是兄弟。”素馨红了脸道：“兄弟你几时来的？”笑官道：“来了好一晌了。”那小丫头道：“他方才来的。”素馨请他坐下，问道：“今日怎的有空儿进来？”笑官道：“今日同先生出城，我先到家，渴极了，进来要茶吃。”素馨道：“难道外边没有，可的跑进里边来要。”笑官道：“里边的好些。”素馨即叫丫头去泡茶。又笑道：“一样的茶，有甚好歹？”笑官道：“姐姐的东西，各样都好。这桌上半碗茶，我先吃了罢。”素馨道：“是我吃残的。”即伸手去夺碗，笑官早已一吸而干，说道：“虽是姐姐吃残，却有点儿口脂香味。”素馨道：“你太顽皮。将来年纪大了，还好天天说顽话么？”笑官道：“大了才好顽呀。”素馨道：“前日听见你家伯伯替你对亲了，还好同我们顽么？”笑官道：“那个我不依，必要姐姐这样人对亲才好。”素馨道：“不要喷蛆，我要打的。”笑官走近身来，猴着脸道：“但凭姐姐捡一处打。”素馨道：“谅你这皮脸也禁不起打，饶你罢。”笑官扯着他的手搁在自己脸上，道：“不怕。我偏要你打一下，姐姐这藕样白绵样软的手！”左手却伸进素馨右边袖里。这暑月天气，只穿一件大袖罗衫，才伸手进去，已摸着这个光光滑滑紧紧就就的小乳儿。素馨把身子一缩道：“孩子家，越发这般啰唆了。”笑官即放手，却勾往他的肩膀说道：“好姐姐，我们那边去顽顽罢。”素馨道：“不要说顽话，外边有人来了。”

这笑官将脸靠着香腮，正要度送，那丫头茶已送到。素馨连忙推他坐好，问丫头：“怎么去了这些时候？”丫头道：“他们都在姨娘房里看斗牌，这茶是才泡起来的。”素馨道：“太太没有问什么？”丫头道：“太太同谁要茶，我说苏相公从园中来要茶吃。太太说，这孩子不读书，又躲进来了。你叫他再坐一坐，我有话问他。”素馨道：“兄弟，你到前头去去再来罢。”笑官道：“我不爱去。他叫我坐坐，我就在这里坐一天。”因对小丫头说：“你到前头去看太太顽完牌，我再回去罢。”那丫头真个去了。

这笑官走到素馨身边道：“好姐姐，你慧舌生莲，香甜去处，赏我尝一尝罢。”便象要拢上身的光景。这素馨虽然心上爱他，却怕有人撞见，说道：“这个只怕使不得。”因挽着他的手叫：“兄弟，我陪你前头去。先生若不回来，晚上说话可好么？”这笑官再三的央告，先要亲一亲。素馨真个由他噙着樱桃，试其鸣啞，又伸手去胸前细细的抚摩了一会。依他的愚见，毕竟要摸脐腹下去，素馨好意便肯！两人携手望前边来。正是：

从此薄他琼浆味，陡然偷得女儿茶。

却说温商次妾任氏，乃是蕙若生母。这日大家在他房里斗混江，史氏输了几块洋钱，正要换手，只见笑官同素馨走进叫声伯母，作一个揖。史氏道：“大相公不要这样文绉绉，快来替我翻本。”这两位姨娘也都寒温了，史氏即扯笑官坐在萧姨娘肩下。这蕙若却立起身说道：“我身子困倦，不顽了。”

史氏叫素馨补缺，蕙若说声“少陪”，花摇柳摆的去了。史氏问笑官道：“大相公，我听得你们老爹受屈，怎样了？”笑官道：“今日为着这事，同先生去张罗了半天，已有九分停妥了。多承记挂。”这里三人入局，史氏旁观。一会儿喊道：“不打熟张打生张，大小姐要赔了！”一会儿又说道：“萧姨娘十成不斗，心可在肝上？”又一会儿喝采道：“好个喜相逢，大相公打得很巧。”这萧氏却歪着身，斜着眼道：“大相公这样巧法，只怕应了骨牌谱上一句‘贪花不满三十’哩。”笑官掩着口笑，素馨却以莲勾暗蹑其足。真是有趣：

赌博赌博，盛于闺阁。饱食暖衣，身无着落。男女杂坐，何恶不作？不论尊卑，暗中摸索。任他贞洁，钗横履错。戒之戒之，恐差惟簿。

再说赫关部从到任以来，日日拜客请酒。督抚司道已经请过，诸人回席。这日讲请府厅州县。早上起来，坐了八人大轿，摆着全副执事，天宇马头拜客，顺日讲请府厅州县。早上起来，坐了八人大轿，摆着全副执事，天宇马头拜客，顺道拜会申广粮，却未会面。回署后番禺县马公禀称，下乡勘验，不能赴席。赫大人着人分头邀请，广州府木公、佛山厅卜公、澳门厅邓公、广粮厅申公、南海县钱公；又有外府州三位，是肇庆府上官益元、潮州府蒋施仁、嘉应州时卜齐。共是八位，开桌四席，主人横头陪坐，梨园两部承应。午后申公先到，赫公接进后堂坐下。赫公道：“今早学生专诚晋谒，师傅在运司处未回。足见贵衙门应酬甚繁，闲话也难凑巧。”申公道：“多谢宠光，有失迎迓。风尘俗吏，殊累人也。”赫公道：“前日匆匆没有询及近况，世兄多少年纪了？”申公道：“目前景况不过清贫两字。小儿荫之，年已十六，现在从师读书。”赫公道：“师傅因公谪官，将来很可恢复。学生遇有便处，定当出力一谋。”申公道：“这仕途升降久矣，不在心窝，只要不误我的酒场诗社许多狂兴就是了。今日却有一俗事商酌，想来无不可言。”赫公道：“不知何事委办？”申公道：“就是那洋商苏万魁的儿子，现与小儿同窗读书，昨日再三恳告，说他父亲已自知罪，情愿以‘而立’之数纳赎。准情酌理，似乎尚在矜全之列。不知钧意若何？”赫公接口说道：“学生不晓得他与师傅有交，因他过于小觑关差，所以薄责几下。既蒙台命，怎敢不依？学生即叫人释放便了。”说毕，传话出去，开释众洋商。申公也就将银票递过。赫公举手称谢，将票装入一个贴身的火浣布小荷包里面。外边已报广、肇二府到了，赫公接进。须臾，诸客到齐。歌舞生春，烟花弄景，直到二鼓将残，众人方散。赫公独留申公至内书房洗盏更酌，并叫家姬们浅斟低唱。正是：

酒人无力已颓然，红袖殷勤功席前。

不识华堂旧歌舞，白头可肯说青年。

再表众洋商放出班房，送了杜宠五十圆金花边，包进才一千两细纹。这包进才晓得事已停妥，随分笑纳了。万魁别了众人，坐轿进城，先到李先生处致谢。此时匠山已回，诸学生也都在坐。万魁走进书房，叩谢匠山道：“若非先生肝胆照人，小弟焉有今日。”匠山道：“朋友理当，何必言谢。此事全仗吾兄之银，家表叔之力，我何功之有？”万魁道：“先生高怀峻品，小弟何敢多言，只好时时铭刻便了。但小弟尚有一事相商。”匠山道：“破格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吾兄还当自酌。”万魁道：“小弟开这洋行，跟着众人营运。如今衣食已自有余，一个人当大家的奴才，真不犯着。况且利害相随，若不早求自全，正恐身命不保。”匠山大笑道：“吾兄何处得此见道之言？这赫关差看来是你的恩师了，如今怎样商议？”万魁道：“小弟愚见，

意欲恳求先生，向申公宛转辞退洋商。若关部不依，拚着再丢几两银子。先生以为何如？”匠山道：“急流勇退，大是名场要着。但是辞商一事，不便再求家表叔转弯。就是辞退，要有一个名色，才不是有心规避。”万魁道：“还求先生指示。”匠山沉吟一会道：“你横竖打算丢银子，何不趁关陇地震，城工例加捐本班先用，你是个从五品职衔，丢了万数银子，就可出仕了。只是捐班出身，也同开洋行一般，上司一个诈袋。但到掣选时候，去不去由你自便。我们商量，先一面着人进京加捐，然后稟退商人，他再没有不许你做官，硬派你为商的道理。这不是又光彩，又稳当的事么！”一席话说得万魁色飞眉舞，说道：“先生高见，小弟茅塞顿开，敢不努力。”

正说间，温商回家，特地进来看万魁，慰问一番，分付备酒压惊。摆上一张紫檀圆桌，宾主师弟依次坐下。万魁说起不做洋商及加捐之事，温商道：“这也甚好。只是仁兄恭喜出仕，我们就会少高多了。”万魁道：“那个真去做官，不过借此躲避耳。”那春才插口道：“苏伯伯不要做官。”匠山笑道：“春郎，你怎么也晓得做官不好？”春才道：“前日我看见运司在门前过，这雄赳赳的皂班，恶刺刺的刽子手，我很有些怕他。如若做了官，不是天天要看他凶相么？”温商道：“可算呆话。”匠山道：“此语呆而不呆。这些狐假虎威、瞒官作弊的人，却也可怕。”万魁道：“据小弟愚见，不但不为商，不做官，要在乡间择一清净地方，归干农圃，以了此生。”匠山道：“此乐不可多得，苏兄不要太受用了。”大家谈笑，畅饮了一回，万魁辞去。

明日备了礼物，叩谢申公。单收了洋酒点心、贺兰羽毛布十匹，其余礼物一并赵壁。万魁过意不去，特地造了一张玻璃暖床、一顶大轿，着儿子送去。再三恳求，申公勉强受了。一面打发家人赍银进京加捐，他在花田地方买了地基，起盖房屋。真是钱可通神，事无不妥。不止一日，家人报捐事毕，由盐务千里马上寄回部照。万魁看过，因写了一个稟帖，自己到关部投递。这包进才送进稟帖，赫公看：

具稟商人苏万魁，为恳恩准退洋商事。商于嘉靖三年二月，充当洋行经纪。五年八月，遵太清宫斋坛例，捐纳盐提举职衔。今因关陇地震，城工许一切军民人等加捐先用。商向日维诚，观光有志，已遣人进京加捐，本职先用，领有部照。窃思役系办公之人，官有致身之义，身充商户，何能报效国家？惟有仰恳宪恩，俯赐查核，开除洋行经纪姓名，另行点补，俾得赴部候铨，则感戴二天，涓埃图报矣。再商子芳年十四岁，系广州府番禺县附生，例不应顶补，合并声明。为此具稟。

这赫公是个爽快朋友，看完了即提笔批了“仰即开缺另金”六个字。包进才回道：“这个，老爷且不要批准。他因前日吃了亏，是有心规避。还可以刁蹬些银子。”赫公道：“我那管他有心没心。这洋商的缺，人家谋干不到手，他不要就罢了，那个强他，况且朝廷城工紧项，正要富商踊跃，我们怎好阻挠他？”分付将原稟发出。这万魁在外边正怀着鬼胎，一见此批，满心欢喜，即忙回家。正是：

我今游彼冥冥，弋者更何所慕。

众商见万魁告退，也就照他的样式，退了几个经纪名字。要想充补的，因进才唆弄、捐勒多钱，也都不敢向前，有人题于海关部照壁：

新来关部本姓赫，既爱花边又贪色。

赍(j, 音基)银——把银钱送给人。

刁蹬——即刁难，故意为难。

送了银子献阿姑，十三洋行只剩七。

万魁别了关部、门前众朋友，到布政司后街叫轿夫先回。走进书房，向匠山说明此事。又道：“小弟已于花田觅一蜗居，不日就要移居了。小儿仍侍先生读书。”匠山道：“苏兄果然有此高致，定当奉送乔迁。”万魁道：“那时定当叩请文轩，光辉蓬荜。”拱手别去，跟着两个家人步行回去。

打从仓边街口经过，只见街上一簇人乱嚷。一个人喊道：“怎么欠了饭钱还要打人么！”一个说道：“俺银钱一时不凑手，你领着众人打我，难道打得银子来？”一个道：“他还这等嘴硬，兄弟们大家动手。”这班烂仔都一齐上前。那人呵呵大笑道：“不要顽，你们广东人，海面上也还溜亮，登了岸是不中用的。”这些人叫道：“他这傻子，说我们是洋匪哩！快打他一个死。”众人一拥上前。那人不慌不忙说：“不要来。”两手一架，众烂仔东倒西歪，有的磕破头，有的碰折手，有的说自己的人撞倒了他，有的说脚底下踹着石块滑跌了，倒也好看。万魁向来看见遇难之人，也不经意；因受了一番磨折，利名都淡，仁义顿生。即分开众人上前问道：“你们何故打闹？”一后生答道：“小人在这巷口开小饭店。这个客人从三月初三日歇在小店，一直吃到昨日，四个多月了。说明每日二钱银子，共该二十四两六钱。收过他四两什么文丝银子；一副铺盖算了三两二钱；几件旧衣，一个箱子，共准了六两九钱；共收过十四两一钱。除元丝耗银不算外，净欠银十两零五钱。小人连日问他讨饭钱，他总说没有，反要打人。世间有这个道理么？”那个客人也上前分说道：“俺姚霍武，山东莱州人氏。投亲不遇，流落饭店，欠他几两饭钱是真。他领着多人打俺，爷看见的。俺不直打他。”那后生骂道：“你这山东强盗，众人也打你不过，与你见番禺县太爷去。”众烂仔上前扭他，万魁劝住道：“何必如此。”即向家人口袋中，取出十两重纹银五定，送这客人道：“这银子还他余欠，剩下的做盘费回乡，不宜在此守困。”那人即忙拜谢道：“萍水相逢，怎叨厚赐。请问爷高姓大名？”众人道：“这是洋商苏万魁老爷。”那人道：“大名刻骨，会面有期。”举手别去。

众人从未见洋商有此种行事，且看下回。

第三回 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

春云薄，楼前有女窥帘箔。心香一瓣，为即焚着。回身向抱今非昨，夜深暗打灯花落，灯花落，有何佳兆，教奴认错。

院字无人移鹤步，踏破苍苔，那管衣沾露。漫指山幽丛桂处，云迷不见阳台路。唧唧秋虫吟不住。伊笑依痴，依自寻欢去。乌鹊休将河鼓误，天孙昨夜开窗户。

如今不说苏氏翁结识英雄，要题温家女流连花月。圣人云：“冶容诲淫”，分明是人不要淫他，他教人如此的。盖因女子有几分姿色，他便顾影自怜，必要好这一个君子，百般的寻头觅缝，做出许多丑态来。全在为父母的加意防闲，守着“男女有别”四字，才教他有淫无处可海。《礼经》云：十年出就外傅，住宿于外，男女不同席，不同梳样，不同巾栉，一种种杜渐防微之意，何等周密。世人溺爱小儿女，任从一处歪缠。往往幽期密约，蔽日瞒天，雨意云情，翻江搅海。那为父母的还在醉里梦里，说道他们这点年纪，晓得什么来。噫，过矣！

穴隙逾墙人共晓，何须庭训与师传。

温素馨绣阁藏娇，芳年待字，生得来眉欺新月，脸醉春风，只是赋情冶荡，眼似水以长斜；生性风流，腰不风而静摆。从那日在楼下与笑官调笑之后，荡心潜动，冶态自描，每日想笑官进来顽耍。这日在他生母萧氏房里，下了几局围棋，已是掌灯时候。只见他父亲笑嘻嘻走来对萧氏说：“素馨年长，我还未曾择婿。蕙若看来要许苏家的了。他家移在花田，大约来春过礼。”又对他道：“你不要对妹子提起，省得又添出一番躲避。”素馨答应了走出，心中一忧一喜：忧的是妹子配了苏郎，自己决然没分；喜的是父亲不教躲避，我亦可随机勾搭。走到惜花楼下，因天气渐凉，两人的卧房已都移到楼上去，素馨上了胡梯。

蕙若迎到说道：“姊姊为何此刻才来？”素馨道：“我下了两盘棋，所以来迟。妹妹在房中做些什么？”蕙若道：“我绣了些枕头，身子颇倦，到姊妹房中，看见桌上的《西厢记》，因看了半出《酬简》，就看不下去了。这种笔墨，不怕坐地狱么？姐姐还有什么好的，借妹子看看。”素馨道：“没有别的了。就是这曲本，也不是我们女孩儿该看的，不要前头去说。”蕙若道：“妹子晓得。我们吃晚膳罢。”素馨道：“我不吃了。”蕙若往他房里去吃完晚膳，略坐一会，也就睡了。

素馨自幼识字，笑官将这些淫词艳曲来打动他，不但《西厢记》一部，还有《娇红传》、《灯月缘》、《趣史》、《快史》等类。素馨视为至宝，无人处独自观玩。今日因蕙若偷看《酬简》，提起崔、张会合一段私情，又灯下看了一本《灯月缘》，真连城到处奇逢故事，看得心摇神荡，春上眉梢，方才睡下。枕上想道：“说苏郎无情，那一种温存的言语，教人想杀。说他年小，那一种皮脸，倒象惯偷女儿。况且前日厮缠之际，我恍恍儿触着那个东西，也就使人一吓。只是这几时为何影都不见？”又想道：“将来妹妹嫁了他，一生受用。我若先与他好了，或者苏郎告诉他父亲，先来聘我，也未可知。”又想道：“儿女私情，怎好告诉父亲。况妹妹的才貌，不弱于我。

帘箔（bó，音泊）——苇子或秫秸织成的帘子。

梳（yí，音疑）样——晾衣服的竹竿，也指衣架。

巾栉（zhì，音质，旧读jié，音节）——旧时妇女的发饰。

我这段姻缘，多分是不相干的了。”一时胡思乱想，最合不上眼。披衣起来，手剔银缸，炉添沉速，镜台边取了笔砚，写道：

新秋明月，窥人窗下，阿奴心事难描画。莲瓣拖鞋，银灯着花，拈来象管乌丝写，柳腰儿瘦来刚一搦。他既爱咱，咱如何不爱他？冷着衾儿，热着心儿等呀，提了他乳名儿，呐呐喃喃的骂。我骂我的俏冤家，同谁闲磕牙。奴葳蕤弱质看凋谢，愿得红丝牢系足，他不负咱，咱如何敢负他？

写毕，低低的念了几遍，落下两行情泪。侧听谯楼已交四鼓，仍复上床躺下，朦胧睡去，只见笑官走近前说道：“姐姐这么好睡，你的花轿到门了。”素馨笑吟吟的说道：“人家睡着，你怎么就到床前来，也不怕丫头们看见。”那笑官坐在床上，并不做声，伸手进他被里细细的抚摩一会，将次摸到爱河边际，素馨假意推他道：“这个摸不得。”笑官连忙缩住手道：“不敢。可惜姐姐一身羊脂玉，被别人受用。”素馨道：“好兄弟，我说摸不得是顽你的。你要怎样，只好由你，那一个敢受用你姐姐？”笑官道：“你早已许嫁乌江西了。我受用的是蕙妹妹，与你撒开。”素馨急道：“兄弟你好薄情。”笑官道：“我便是情厚，你的花轿已经到了，有甚想头！”素馨听了此言，不也顾羞耻，赤身坐起，扯着笑官的手哭道：“好兄弟，姐姐爱你，定要嫁你。你娶了我妹妹，我情愿做妾服侍你。”笑官道：“你偷上了小乌，情愿嫁他，如何又说爱我？”把手一推。素馨忽然惊醒，窗外下了几点微雨，那晓光已透进纱窗了。素馨面上流泪未干，将摸未摸之物，津津生润。想道：“好怪梦！我妹妹要许苏郎，父亲说过。那个乌江西先偷上我，我便嫁他？放着苏郎不偷，我就是没出息的了，我要寻什么小乌？”又想道：“他每日要到花园中茶架来解手，我今日且到园中候他，等个机会。”须臾，日上三竿，起身梳洗，出色打扮。但见：

轻勾脂粉，盈盈出水芙蓉；斜簪云环，隐隐笼烟芍药。黄金凤中嵌露犀，碧玉簪横关宝髻，眉分八字，浑同新月初三；耳挂双环，牢系明珠一对。红罗单裤，低垂玄色湘裙；白绉长衫，外罩京青短褂。正是风头婉步三分雨，鸦鬓斜施一片云。

素馨梳洗已毕，又对镜端详了一回。丫头送上茶汤，呷了几口，便对丫头说道：“你在楼下等着，我到园中去看看桂花就来。”即摆动金莲，一霎时进了园门。走过迎春坞玩荷亭，曲曲弯弯，已到折佳轩外，心中想道：“那边是书房，到茶架必由之路。我只坐在轩里望着就是了。”慢慢的走进轩中。

原来老温人品虽然村俗，园亭却还雅驯。这折佳轩三间，正中放着一张紫檀雕几，一张六角小桌，六把六角靠椅，六把六角马杌；西边靠壁，各安着一张花梨木的榻床，洋罽炕单，洋藤炕席，龙须草的炕垫炕枕，檳榔木炕几，一边放着一口翠玉小磬，一边放着一口自鸣钟；东边上首挂着“望洋惊叹”的横披，西边上首挂着“吴刚砍桂”的单条；三面都是长窗，正面是嵌

一搦（nuò，音诺）——一把，一握。

葳（wēi，音威）蕤（ruí）——形容枝叶繁盛。

茶（tú mí，音涂迷）——落叶小灌木，攀缘茎，茎上有钩状的刺，羽状复叶，小叶椭圆形，花白色，有香气，供观赏。

斜簪（du，音朵）——下垂。

马杌（wù，音务）——凳子。

洋（jì，音寄）——用毛做成的毡子一类的东西。

玻璃的，两旁是雨过天青蝉翼纱料；就近窗外低低的一带鬼子墙，墙外疏疏的一二十株丹桂。

素馨坐下想道：“苏郎此刻不知可曾早饭否？早些来便好；倘若迟了，母亲同丫头们来到这里，岂不弄巧反拙。”因对着这将开未开的桂花，玩了一回，又叹了一回，道：“奴与桂花一样。只是你不久开放，飘香结子，奴不知还在何时哩！”

正在沉吟，忽见佳林中有人站着。馨姐认是笑官，正欲唤他，却见这人面貌黑魆魆的，身量也比笑官长大了许多，就在纱窗里面往外瞧着。此人一手撩起小衣，一手拿着那累累坠坠的东西，在那边小解。馨姐一见，吓得心头粥粥的乱跳，私下道：“这人不知是那个？亏得他不曾见我，倘若被他看见，不是今朝上当了么！”一头想，早已红透桃腮，香津频咽。那人解了手，也就去了。

馨姐等了一回，心中烦闷，深恨笑官无情，不如回房去罢。——看官听说，馨姐此一恨，也就无谓之极了。他并未曾约你在此相会，你又未尝递一个信儿与他，说我在此等你。那个是你肚里蛔虫，猜着你的尊意？因是心情颠倒，一味胡思。然而他们邪缘该台，——这馨姐走不上数步，只听得后面叫道：“姐姐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馨姐猛然听见，只道还是方才那人，心上老大吃惊，低头竟走，不敢做声。后面又叫道：“好姐姐，为何今日不理我？”一头说，已走至背后。馨姐回头一看，原来是笑官，便道：“我看了好一会桂花，要进上房。你叫唤我做甚？”笑官道：“好姐姐，我有话告诉你。这轩里无人，略坐一坐罢。”即挽着他手，来至轩中。馨姐道：“你不理我罢了，为什么又扯我进来？”笑官道：“好姐姐，你方才不理我，我怎敢不理你！”馨姐道：“你早上——”才说出三个字，就缩住了口。原来他还记着梦哩！笑官道：“我早上没有什么呀！”馨姐道：“我问你早上因何不进来走走，莫非怪了我么？”笑官急得乱咒道：“我若怪姐姐，就是那猪狗！”馨姐忙陪笑脸道：“兄弟受不得一句半句话，便要赌咒，何苦呢？”笑官道：“总是我瘟倒运，从着这个先生读书。一早起来做功课，到晚还不得空影儿，也不许离开书房。”馨姐道：“兄弟你也不要烦恼，这读书是好事，将来还要中举人、中进士做官哩。”笑官道：“我也不想中，不想做官，只要守着姐姐过日子。”说罢走来同坐在一张椅上，左手勾着馨姐的颈，将脸渐渐的偎上来，说道：“姐姐今日越发打扮的娇艳，等我要闻一闻香气。”那只有手却从衣襟下伸进去了。馨姐半推半就，也将一只手搭在笑官肩上说：“兄弟莫顽，被人看见不雅。”笑官道：“此刻再没人来的。”一头说，这只有手在胸前如水银泻地一般，淌来滚去，又如孩子啞奶头一样，得了这个又舍不得那个，细细的将两点鸡头小乳摩弄一番，便从腰胯下插入妙处。馨姐身子往后乱缩，这笑官一手紧紧搂住，一手已接着这玉盖峰尖，含葩豆寇，真个魄荡魂飞，馨姐已入情乡，也就不大保护。笑官正要扯他裤子，吾欲云云，不料小丫头来请吃饭，一路的喊来。馨姐远远听见，忙打开笑官。这笑官道：“明日先生到广粮厅去，我夜里进来罢，你不要关门。”素馨点了点头，即便走出，那丫头差不多也到面前了。馨姐说：“吃饭罢了，忙些什么？”丫头道：“饭已摆下了，二小姐叫我来请的。”又说道：“大小姐，你右边鬓上松了些。”馨姐道：“方才被花枝扎乱的。”即将手掠了一掠，扶着丫头回去。正是：

魂惊杜宇三更梦，棒打鸳鸯两处飞。

这笑官稍停一会儿，才敢出来。到了书房，匠山问道：“为何去了许久？”笑官不敢做声。春才道：“想必他是捉蟋蟀去的。”匠山也不理他，分付笑官道：“但凡一个人，父母付我以形骸，天人与我以情性，就有我一番事业。叫你们此刻读书，则经史文章，就是你们的事业，余外皆可置之不问。”这笑官喏喏就坐，心里想道：“我看你年纪也不很老，难道就不懂得一点人情，天天说这样迂话。我恍恍儿记得书上有什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这就不是圣贤教人的话么？”又想到：“好一个有情的温姐姐，方才若不是丫头一路叫来，我已经尝着滋味了。”又转念道：“幸喜得我还溜亮，下手得早，摸着那个东西，明日晚上就尽我受用，再无推托了。只是先生虽去，还要生一条好计，遣开众人才好。”这叫做：

设就牢笼计，来寻窈窕人。

话提两广总督庆公，单讳一个喜字，是个国家的长城，庶民的活佛。智勇兼备，文武全材，也系功勋之后。由户部司员，洊升副宪，后困随征有功，加尚书衔，放了云贵总督，再由浙闽调两广。抚剿洋匪，都中机宜。这日从沿海一带查阅回来，寻思这粤东虽然富庶，但海寇出没无常，难保将来无患。这督抚提标及各镇协营，堪资路陆城守；凡沿海各营，都是有名元实，倘猝然有警，殊费经营。又想近海州县居民，多有被人逼迫入海为盗者，倘缓之以恩，激之以义，谁非父母妻子仰赖之身，必欲自寻死路？因刊了告示，遍贴晓谕：

两广督师庆，为思患预防，募收乡勇事：照得本制府，明蒙宠眷，秉钺人方，历年有年，事宜详悉。一切未雨绸缪之意，尔官吏军民人等，谅所稔知。兹因洋匪伺衅骚扰，挠乱海隅，劫我人民，掠我商贾。本制府既分饬各镇将等协力擒拿，仍不时训练亲标，剪降妖孽。虽海气乍靖，而余逆米殄，上负主恩，下辜民望，焦虑实深。因念尔沿海居民，多被逼胁入海为盗者，今赦其既往之愆，如果技勇超群，奋思投效，不妨赴该州县衙门报名注册，着州县官申送来辕，听候甄别录用。其材力殊科者，酌给月俸，俾其还乡，协同营弁，随时堵御捍护乡村。一俟擒斩有功，汇题授职。庶几无事则共相守望，有事则倡义同仇，于捕盗事宜，不无小补。本制府言出赏随，各宜努力，毋得自误功名。特示。

庆公出示后，各州县纷纷投报者约数百余人。庆公自经考选，分为三等：上等者每月俸银三两，次二两，又次一两。皆出宦囊，并未动一毫国帑。这个人自为守，家自为防的主意，虽未必能弭盗，而民之为盗者，却就少了许多，庶乎正本清源之一节。

这八月初三日，庆公接着旨意，调任川陕，所有总督关防，暂交广东巡抚屈强署理。庆公一面交代，想着这乡勇一事，后人未必肯破慳为国，当即会同抚院三司，商量一宗公项，为将来久远之计。更欲立碑一通，以纪其事。因思广粮申倅，是个翰苑名流，谕他撰述。申公向来原佩服庆公的，从前祝寿诗中，曾有“我非干谒偏投契，公有经纶特爱才”之句，所以一诺无辞，但申公案牍劳形。暂借诗词消遣，这古文繁重，那有心绪做他？因请匠山代笔，约他衙中晚叙，这日傍晚，带了申荫之，一同出去。

洊(jiàn, 音剑)——再。

钺(yuè, 音跃)——古代兵器，青铜或铁制成，形状像板斧而状大。

愆(qiān, 音千)——罪过；过夫。

甄(zhēn, 音真)别——审查辨别。

国帑(tǎng, 音躺)——国库的钱财。21

列公听说，匠山未去之先，这笑官肚中不知打了多少草稿，匠山一去，就如郊天大赦一般，方欲开谈，那春郎早跳出位来，说道：“好混帐的先生，日里不去，偏要夜里，我们三人赌他半夜钱罢。”乌岱云道：“我也要回去顽顽，少陪了。”笑官正中下怀，因假作正经道：“书房中不好赌钱的，老春不要太高兴了。我也不回去，也不赌钱，还是多睡一回，养养神好。”春才道：“你今天也学起先生来了。我不管你们，还是进去与姐姐斗蟋蟀罢。”笑官道：“这个一发使不得，我要告诉先生的。”那春才也不理他，两三跳跑进去了。笑官暗暗跌脚道：“这不是又多了一会耽搁了！”闷闷的只盼太阳落尽。

须臾，掌上了灯，吃过夜膳，打发家僮们去了，进了西轩，歪在床上。约略一更人静，慢慢的出了房门，来到园门口。这门是里边拴上的，被他轻轻的开了。悄悄走到园外来。但见一月亮，四壁虫吟，树影参差，花香浓馥。远林中微微弄响，心中也很吃惊，只因色欲迷人，便是托胆前去。迤迤寻来，早到惜花楼下。只见人声寂寂，两扇朱门已经闭上。推了一推，分毫不动；侧耳细听，里面隐约有人，却又辨不出那一个的声息。笑官想道：“难道姐姐忘了不成？”又想：“决无此理。昨日在轩中那种可怜可爱之情，何等浓厚；临别叮咛，点头会意，决不爽约的。想必还在前头，否则老春吵闹——喂！老春，我与你有什么冤仇，你来阻我好事？你看霎时月色无光，想必要下雨了。这怎么处？”

左等右等，约有一个时辰，听得更鼓已交三下，心中悔恨。又下了一阵微雨，只得冒雨而回。石路已湿，滑了一交，爬起来，好不懊恼。一步一步闪进园门，到自己房中，和衣睡倒。定了一会神，却又想起来，替他圆融道：“姐姐再不这样无情的，必有原故，只是我千难万难，巴得一空，如何再得机会来。”又屈指一算道：“到这中秋节下，先生必要放学，我如今将功课缓些下来，只说节间补数。先生自然准的。明日清早，先生不得就回，我跑进去问个明白。约一后期便了。”想定主意，也就脱衣睡着。所谓：

刘郎未得天台路，只有相逢栩栩园。

再说素馨这日，也就同笑官一样的，巴着天晚。到了午后，有一个两姨姊妹施家的女儿来看姨母，素馨推身子不好，不去陪他。他偶到房中来探望，因是向来投合的，只得同他叙了一回闲话，送了出去。巴到傍晚，只见春郎笑嘻嘻的叫人拿着许多蟋蟀盆，跑上楼来，叫道：“今日好了，先生一夜不回来，姐姐，你的蟹壳青，快拿来与我这只金翅斗一斗。”素馨道：“我不同你斗，前日妈骂过一遭了。”春郎道：“不怕他的。他再骂我，我就寻死，他房里不放着刀么，那天井里的井有盖子么？我寻个死，叫他养个好些的出来。”素馨道：“不要说痴话，说的就是狗。”春郎道：“我只要这么做作，不怕妈不央及我。我难道真个寻死，你说我好不乖哩。”素馨道：“我今日心上不耐烦，你去同妹妹顽罢。”春郎道：“妹妹同施姐在外边吃酒呢，你不高兴，我去叫了苏兄弟来，我们三人顽他一夜。”说罢竟要出去喊他。素馨扯住道：“不要闹了，我不喜欢他。”春郎道：“你向来喜欢他的。怎么今晚不喜欢起来？想必他近来学了假道学，得罪姐姐了。我替他陪礼罢。”就是一个揖。素馨又好气、又好笑，只得同他斗了一回。无奈春郎的蟋蟀，再不肯赢，一连打输了十几个，春郎再不肯歇，素馨只得将这只蟹壳青送了

他，方才欢欢喜喜下去。

素馨想道：“今日施家妹妹在此，料来要到后边来宿的。苏郎若来，必定不稳。我须先到园中候他来，说明了才好。”正要下楼，只见他妈萧氏挽着施家女儿小霞，同了蕙若，并几个丫头，一群儿说说笑笑的走上楼来。素馨只得迎上前去。小霞道：“姐姐身子不好，何不早些睡，还做甚么活计？”素馨道：“也没甚大不好，有些怕风。”萧氏道：“想必着了点凉。施小姐要来看你，我同着他来的。你今日身子不好，妹子又小，停一会，回到我房中去睡罢。”素馨心上一宽。只是这班人说了许多闲话，再不肯下去，素馨懒懒待待的，小霞道：“我们不要捉弄他了，到蕙妹妹那边下棋去罢。”因走过蕙若房内，素馨和衣睡在床上，再也不敢下去开门，直到了雨过天晴，方才听得他们出去，剩几个丫头，在楼作伴，伺候了半夜，放倒头已不知天南地北。素馨听得明白，下了床，拿着灯，悄悄的开了房门，下了楼梯，将西角门轻轻的开了，却不见一些人影。暗忖：“难道苏兄弟没有来么？”将灯细细的一照，却见阶檐石上有两个干脚迹印，因叹道：“累他守了半夜！他虽去了，不知怎样恨我。苏郎苏郎，你只道是我负你，我却也出于无奈。”于是，也不关门，竟上楼去睡。

第四回 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

乍入天台路转迷，吃虚心事有谁知。风飘落叶防消息，香解重衿善护持。凭我惊疑情更好，怜卿差怯兴偏痴。明宵密约须重订，只在星移斗转时。

瑞云何曾到岭南，秋风依旧卷层岚。菊花突向壶中绽，海气横随笔底酣。笑我登高逢白露，阿谁携酒买黄柑。只应愁绝江湖客，旅馆回头最不堪。

苏笑官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众人多未起身。忙穿上衣服，望园中竟走。因恐怕先生回来，两步当一步的飞奔至楼下。这楼门却是开的，听得楼上毫无响动，轻轻的上胡梯，推开房门。素馨已经睡醒起身，心中也要打算趁着无人，好候笑官到来，告诉昨夜的原委。披着一件大红棉纱短袄，还未穿好，坐在床沿上兜鞋。听得房门一响，笑官已至面前，也不做声，倒在素馨怀里，簌落落泪下如珠，素馨一手抱住他，一手将汗巾替他拭泪，低低的说道：“好兄弟，不要伤心。你昨晚受了委屈了。”因告诉他如此这般缘故，“你不要怪我无情。”笑官收了眼泪，说道：“我呢，怎敢怪姐姐，只怪自己缘浅。千巴万巴，巴得先生去了，谁料又是这样。”因探手入怀，打着胸前道：“可惜姐姐这等人材，我却没福消受，”素馨道：“不要说断头话，我们须要从容计较，”笑官道：“我也想来，今天不是初七了？迟了四五天，先生一定放学，我只说要在这里读书，那时就可进来了。”素馨道：“我因昨日阻碍，也仔细想来。这里紧靠着妹子的房，他虽然年纪小，却也不便，不如我们约定日子，在折桂轩中相叙，你道如何？”笑官道：“很好，只是难为姐姐受风露了。”素馨笑道：“你昨日经了雨，我难道不好受风露么。”笑官道：“好姐姐，我的魂都掉在你身上了。”又伸手摸到下边，说道：“我们后会还远哩，今天先给我略尝一尝罢。”素馨道：“此刻使不得的，丫头们要起来了。”笑官只是歪厮缠，素馨道：“你不听见那边楼板响么？我送你到园中去罢。”因起身系上裙子，挽一挽乌云，携手出房。佯唤道：“你们还不起来？”那丫头们应道：“都在此穿衣了。”

二人同下楼来，进了园门，走到迎春坞侧。素馨道：“你去罢，我不送你。”笑官道：“姐姐这里再坐一坐罢。”素馨道：“他们要来寻我的。”笑官不由分说，一把拖到坞中，双手抱住，推倒在榻。素馨道：“使不得的。”笑官也不做声，扯下他的裙裤，自己连忙扯下了，露出这个三寸以长的小曹交，就象英雄出少年，有个跃马出阵的光景。素馨忙将两手撑拒道：“好兄弟，不是我一定不依，一来恐怕丫头来寻我，二来恐怕你先生回来，有人寻你，这不是闹破了头，你我都见不得人了。还是依计而行的好。”这笑官究竟年轻胆小，听见先生二字，早已麻了大半边，况日上三竿，正是先生回来的时候了，两手略松一松，素馨已立起来，穿好裙裤，因见他还未有穿，说道：“你看这个什么样子，还不穿好了去。”笑官因扯他手道：“你替我穿一穿，你看这个不可怜么？”素馨把指头在他脸上印了一印，摇着头道：“未必。”洒脱了手飞跑出去。笑官忙穿了裤，赶出去道：“不可失约的嘘。”素馨回头道：“晓得了。”

笑官急急回至书房，却巧先生也到。分付了课程，笑官回道：“学生因感冒风寒，腹中时时作痛，求先生减些功课，至中秋节下补数罢。”匠山道：“中秋散馆之后，你不肯顽，还能补偿功课，这很使得。但是到了临时，不

要又推别故。”笑官道：“学生一人在此，清静读书，自当尽心竭力，不敢有误的。”正是：

只为书中原有女，不妨坐右暂无师。

李匠山到了八月十四散了学，自与申荫之回广粮署中，约定二十四日重来。又分付笑官道：“你在此潜心读书，到十八日我还来同你去送你父亲移居。”笑官唯唯听命。送了先生出门，回到书房，分付苏邦道：“你回去告诉老爷，说我因欠了功课，在此补偿，节间不得回家。你就在家伺候差遣，我这里有阿青伏侍。”苏邦答应而去。

笑官寻思道：“里头不知今日放馆，还须我自己进去，透一消息，今夜方妥。”即同春郎从中堂走进，行至上房，见了史氏，说明在此打搅原故。史氏着实喜欢，对春郎道：“苏兄弟在此读书，你也好跟着温习温习。”春郎道：“我叫温春，不叫什么温习。我妈不要闹了。”说完，已自跳舞而去。史氏叹道：“这个样子，几时才好！”笑官道：“他又不欠功课，先生又没有分付，伯母也不要拘紧他了。侄儿还要姨娘姊妹房中去看看。”这史氏携着他手，到萧氏、任氏两处。笑官的相貌本来讨人喜欢，各房兜搭了一会，来到后楼。那素馨因春郎进来，已晓得今天放学，一见母亲同笑官上楼，便笑嘻嘻的迎上前来，说道：“苏兄弟如今是好了，为什么还不到家中去呢？”史氏替他说明原委，又对着笑官道：“大相公，你还年小，只怕先生去了，外边冷静，你拿铺盖搬到外房睡罢。”笑官心里吓了一跳，连忙道：“侄儿年纪虽小，胆子很大；况且有家人们陪伴，不怕的。”史氏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来强你。虽是黄昏时候，还到里头来热闹热闹，这读书也不在乎一时一刻的。”笑官道：“晓得。”坐了多时，都不能与素馨说一句体己话，只得趁史氏回头，将手势做作一番，素馨点头会意，也就出来，在书房中应酬些功课。天已晚了，待得阿青等安睡，却见秋月当空，正是蟾窟探香之候。

华月满阑干，酝酿一天秋色。却好谁楼更鼓，又频敲时节。风怀骀宕可人心，此况

凭谁说。拟向花房深处，化作双蝴蝶。

笑官拿了一床温柔被褥，悄出园门，来至轩中。喜得月上纱窗，轩中照得雪亮，将被褥好好的放在榻上，候了一会。虽然色胆如天，却也孤栖动念。走出轩中，望玩荷亭一路迎将上去。远远的望见人影，笑官忙喊“姐姐”，却不做声；过前细看，方知沁芳桥畔的垂杨树影，倒吃了一惊。又慢慢走过迎春坞边，刚刚素馨走到。笑官如获至宝，两手搀住，说道：“我的好姐姐，难为好姐姐了。”素馨轻轻的说道：“低声些。”两人携手同入轩中，知官将他抱住，偎着脸道：“姐姐脸都凉了，”即替他解了上下衣裙，月光射着肌肤，分外莹白。细细摩玩一番，说道：“姐姐，人都说月下美人，却不晓得月下美人下身的好处哩。”便欲解他裤子。这素馨推开他手，竟往被里一钻。笑官忙脱衣裤，掀进被来，两手抱住。真是玉软香温，娇羞百态。好好的褪下小衣，腾身而上。素馨蹙着双眉，颤笃笃承受。

轩幽人悄月正斜，俏多才把奴浑爱煞。奴蓓蕾吐芽，荳蔻含葩，怎禁他浪蝶狂蜂，

紧啃着花心下。奴又恋他，奴又恨他。告哥哥地久天长，今宵将就些儿罢。

笑官初入佳境，未勉贾勇无余，不消半个时辰，早已玉山倾倒。于是揩拭猩红，互相偎抱。笑官道：“姐姐，你为什么不言语？今夜不是我在这里作梦么？”素馨道：“教我说什么呢？”笑官道：“方才可好么？”素馨道：

骀宕（dàidàng，音代荡）——多形容春风的舒卷荡漾，使人舒畅。

“疼得紧，有什么好处。”笑官摸着下边说道：“这么一点儿，要放这个下去，自然要疼的。到了第二回就好了。”素馨捏着他的手道：“不要动了，我们略睡一睡回去罢。”真个朦胧睡去。片时醒转，笑官欲再赴阳台。素馨不肯，再三央及不过，只得曲从。这回驾轻就熟，素馨则款款相迎；覆雨翻云，笑官则孜孜不怠，春风两度，明月西归，忙起身整衣。笑官扶着地素馨，送他回去，再嘱明宵。素馨应允，又说：“还有话告诉你。你日间到里边来，须要尊重，切不可轻狂，被人看出破绽。”笑官道：“我晓得的。”正是：

形迹怕教同伴妒，囑郎对面莫相亲。

笑官与素馨一连欢会了两三夜。这段似漆如胶的光景，也难于絮言。

再说苏万魁在花田盖造房子，共十三进，百四十余间。中有小小花园一座。绕基四周，都造着两丈高的砖城。这是富户人家防备海盗的。内外一切装修都完，定于八月十八日移居新宅。先期两日，预将动家私什物送去，金银细软，都于本日带着起身。这省城中送他的亲友，何止数十余家，尽在天字码头雇花姑船，备着酒席相待。匠山也同温仲翁、笑官在内，这万魁在家料理停妥，叫苏兴、苏邦两房家人，在豪贤街看守老宅，并伺候笑官；再叫家人、仆妇、丫头们拥着家眷先行，自己坐轿先到各家去辞了行，方才到船。早有各家家人持帖送礼，并回明主人在此候送。万魁心中老大不安，忙过各船，一一申谢，又说明到各府辞行，所以来迟的原故。众人各各擎杯劝饮，直到日色平西，方才作别。众人还要送至新居，万魁再三辞谢，并面订明日专人敦请，务望宠光。众人也都允了。万魁又与匠山执手叮咛一番，同了笑官开船自去。

不到一个时辰，已至花田地方泊住。原来花田是粤省有名胜境。春三士女，攘往熙来，高尚的载酒联吟，豪华的寻芳挟妓，此际仲秋时候，游人却不甚多。万魁的住房，却又离开花田半里之遥。他叫家人们搬取赏财，自己与笑官步行前去。转过田湾，已望见黑沉沉的村落，高巍巍的垣墙，门首两旁结着彩楼。看见他父子到来，早已吹打迎接，放了三个炮，约有五六十家人两边厮站。

笑官跟着父亲踱进墙门，过了三间大厂厅，便是正厅。东西两座花厅，都是锦绣装成，十分华丽。一切铺垫，系家人伍福经手，俱照城中旧宅的式样。上面悬着一个“幽人贞吉”的泥金扁额，是抚粤使者屈强名款。右边一匾是申广粮题的“此中人语”四字，左边一匾是广州府木公送的“隐者居”三字。正中一副对联，是“德可传家，真布帛菽粟之味”，“人非避世，胜陶朱倚顿之流”，款书“吴门李国栋”，其余说颂的颇多，不赘述。进去便是女厅楼厅。再后面便是上房，一并九间，三个院落：中间是他母亲的卧房，右边是他生母的，左边是姨娘的。再左边小楼三间，一个院子，是两位妹子的。笑官问他母亲道：“你们都有卧处，却忘记了替我盖一处卧房。”他母亲道：“你妈右首那个朝东开门的院子里头，不是你的房么？我已叫巫云、袖烟收拾去了。”笑官便转身来到花氏房内，开井旁边有座假山，钻山进去，一个小小圆门，却见花草缤纷，修竹疏雅。正南三间平屋，一转都是回廊，对面也是三间，却又一明两暗，窗寮精致，黝垩涂丹。看了一回，便叫丫头：“拿我铺盖安在前头右边房内。”他自己仍走出来。

万魁分付正楼厅上排下合家欢酒席，天井中演戏庆贺，又叫家人们于两

黝垩（y uè，音有恶）涂丹——淡黑色的底上涂着朱红色的花纹。

边厅上摆下十数席酒，陪青邻居佃户们痛饮，几于一夜无眠。到了次日，叫家人入城，分请诸客，都送了即午彩觞候教帖子，雇了三只中号酒船伺候，又格外叫了一班戏子。到了下午，诸客到齐，演戏飞觞，猜枚射覆，只怕：

昔年歌舞处，日暮乱鸦啼。

笑官在家住了三日，只说功课要紧，急急赶进城中。到了书房，先进去见了史氏，代母亲谢了前日的盛仪，说母亲将来一定要屈伯母到乡间去谈谈；又到后边与姊妹们相见。真是四目含情，有一日三秋之意。暗暗的约定了晚上机关，即便出外，挨到更深夜静，依旧拿了被褥，带了火种，来至轩中，趑到楼门等候。不多时，素馨浓妆艳抹的出来，上前挽手。笑官勾肩偎脸，细意端详。素馨道：“不要这样孩子气。我前日告诉你的话，怎么样子？”笑官道：“我曾告诉母亲。他说前日父亲曾说要聘他家第二位小姐，你心上要聘大小姐，想必他标致些，也是一样的，我慢慢的对你父亲说罢。看起来此事必有八分光景。”素馨搂着说道：“好兄弟，就是你父亲不依，聘了我妹子，我也要学娥皇的。”笑官道：“只要你我心坚，何愁此事不妥。况且母亲是最爱我的，父亲又最爱听母亲说话的。”两个解衣就寝，狂了一会。笑官道：“此时我还年小，将来大了，还有许多好处哩！”素馨道：“且不要提后来的话。假如先生到来，只怕你就不敢来了，怕不等到年纪大么。”笑官道：“这个我还恳求姐姐日里到此叙叙罢。倘若不能，岂不急死了我？”素馨道：“日里究竟不便。我们须要约定时刻，隔三两天一会方好。”笑官道：“这个不难，我们隔一天一叙，到那时隔夜定了时辰，大家看了钟表，便不错了。”说罢又狂起来。素馨道：“天已四更了，还不睡一睡么？”笑官道：“我到要睡，只是这小僧不依，他在这里寻事。”素馨打了他一下，着意周旋一番。正是：

拥翠偎红谁胜负，惺惺那复惜惺惺。

后来匠山开了馆，他们果然隔日一叙，虽不甚酣畅，却喜无人得知。

日月如梭，转瞬重阳已到。这省中越秀山，乃汉时南粤王赵佗的坟墓，番山、禺山合而为一。山在小北门内，坐北面南，所有省城内外的景致，皆一览在目。匠山这日对众学生说道：“凡海内山川，皆足以助文人才思。太史公倡之于前，苏颖滨继之于后。今值登高佳节，不可不到越秀山一游。但不可坐肩舆，致遭山灵唾骂。”于是师弟五人，带了馆僮，缓步出门。到了龙宫前，少歇片时，然后登山流览。一回，至僧房少憩，依窗望去，万家烟火，六市嚣尘，真是人工难绘。又见那洋面上缁船米艇，梭织云飞，诗兴勃然，援笔立就：

秋风吹上越王台，乘兴登临倦眼开。瓦错鱼鳞蒸海气，城排雉堞抱山隈。珠楼矗向云间立，琛舶纷从画里来。野老何须悲此会，千年宫殿也蒿莱。——登越秀山

故吏龙川自起家，东南五岭隔中华。任器有策真功狗，陆贾何能笑井蛙。帝为老夫修祖墓，天生此土界长沙。古今兴废归时运，奚必群嗤丞相嘉。——吊赵王墓。

写毕，立起身来，有老僧上前道：“老爷的诗稿可送与衲子，以光敝刹。”匠山道：“和尚想是作家，我却班门弄斧了。”那老僧说：“山僧虽不知诗，

趑（xuē，音学）——中途折回，来回走。

娥皇——传说故事人物。相传是唐尧的女儿，与其妹女英同嫁虞舜为妃。后舜出外巡视，死于苍梧。她们两人赶上，也死于江湘之间。

山隈（wēi，音威）——山、水等弯曲的地方。

但名人选客在此问题咏极多，大概都效燃须故事。如老爷这样捷材，实所罕见。定当贮以纱笼，为重来忆念。”匠山一笑而别。

五人曲折而下山，申荫之道：“此刻有诗无酒，未免貽笑山神。先生何不叫家人回去取些酒菜前来，就在山沟一饮。”匠山道：“汝见亦是。但你们年纪尚轻，席地欢呼，旁观不雅。还是回去赏菊为佳。”于是五人回转书房，在前轩设了酒席，对着五六十盆秋菊，共相斟酌。匠山道：“今日登高归兴，不可闷饮。我起一个令，在席各说《诗经》五句。四平一句，四上一句，四去一句，四入一句，要换着平上去入四子。说错一字，罚酒一杯。我饮了令杯先说：

云如之何？我有旨酒。信誓旦旦，握粟出卜。其子在棘。

说毕，将令杯传至岱云面前。岱云想了一想道：

关关雎鸠。窈窕淑女。

匠山道：“淑字入声，错了。喝一杯。”岱云道：“学生《诗经》不熟，情愿多吃几杯罢。”匠山道：“那不依。你且吃了再想下去。”岱云只得说道：

正是国人。维叶莫莫。妻子好合。

匠山道：“国字入声，人字平声，错了，吃两杯。维子平声，错了，喝一杯。共吃三杯。”原来岱云《诗经》不熟，酒量颇高，即便一连饮了，交到荫之，荫之说：

宜其家人。匪兕 匪虎。上帝甚蹈。乐国乐国。兄弟既翕。

匠山道：“弟字活用从上，死用从去，就是死用的，以去为上，喝一杯，另换。”荫之饮了，又说：

于女信宿。

方才交过杯，该轮到春才，匠山却先递与笑官。他站起说道：“该温世兄先说。”匠山道：“你说了再递过去，也是一样。”笑官便说：

于乎哀哉。

匠山愀然不乐道：“四平颇多，何必定说此语？且吃了半杯另换。”笑官红着脸吃了，又说：

人之多言。有瞽 有瞽。是类是祢。绿竹若簧。童子佩箎。

匠山道：“如字误作若字，文虽通而字则错，当吃两杯。”笑官饮毕。匠山道：“春郎不必说了，吃三杯缴令罢。”春才道：“我不依，我也要。第一句是诗云周虽，岂不是四个平声么？”匠山道：“此令你本来不会的，是我错了，你快吃三杯，号换一个雅俗共赏的。”春才吃了，匠山道：“如今我们大家说个最怕闻的，最怕见的，最爱闻的，最爱见的，押个韵脚。我先饮令杯。”便说道：

最怕闻，学妆官话吓乡邻，晚娘骂子妻嫌妾，蠢妇同僧念佛声。

最怕见，贪吏坐堂妓洗面，财主妆腔和尚臀，老年陡遇棺材店。

兕（sì，音似）——雌性犀牛。

翕（xì，音细）——和好，和谐。

瞽（g，音鼓）——乐官的代称，古代以瞽者为乐官。

瞞（mà，音骂）——古代军中祭名。古时军队在驻扎地祭神的活动。

箎（zé，音责）——竹席。

（shè，音社）——古代射箭时戴在右手大拇指上以钩弦的用具，以象骨制成，亦称“抉”，俗称“扳指”。

最爱闻，聪明子弟读书声，好鸟春晴鸣得意，清泉白石坐弹琴。

最爱见，总角之交贵忆贱，绿野春深官劝农，御史弹王真铁面。

说毕，又道：“你们不要挨着年纪，先有的便说出来。”荫之便接口道

最怕闻，练役关门打贼声，市井吟诗谈道学，后生嘲笑老年人。

最怕见，宦海交情顷刻变，胁肩幕客假山人，推托相知扮花面。

最爱闻，弓兵喝道不高声，三春燕语三更笛，悠悠长夜晓钟鸣。

最爱见，传胪高唱黄金殿，天涯陡遇故乡人，花烛新郎看却扇。

笑官也便信口说道：

最怕闻，春日檐前积雨声，巧婢无端遭屈棒，邻居夜哭少年人

最怕见，凶狠三介恶书辨，佳人娇小受官刑，粤海关差虎狼面。

最爱闻，画廊鹦鹉唤茶声，新词度曲当筵唱，夜半花园倒挂鸣。

最爱见，日长绣倦抛针线，秋千飞上九霄云，月下逢人遮半面

说毕，岱云道：“学生只每样说一句，情愿再罚几杯。”匠山道：“你且说。”

岱云便道：

最怕闻，隔壁人家新死人。

匠山道：“这是抄吉士的意思。”岱云道：“我先想着。”又说道：

最怕见，阴司十殿阎罗面。

最爱闻，琵琶弦索摸鱼声。

最爱见，家中妹妹娘亲面。

匠山道：“过于粗俚。况摸鱼歌是广东的曲名，去了歌字，却搭不上声字。”

春才道：“我也只说一句：

最怕闻，门前屋上老鸦声。”

匠山道：“亏你。”春才将手指着匠山，又说道：

最怕见，书房里头先生面。

众人大笑。匠山也笑道：“他到说的实话，”春才又道：

最爱闻，家人来请吃馄饨。

最爱见，腊梅花开三五片。

匠山道：“末句却好，你且说有何可爱之处？”春才道：“到腊梅花开两三片时，先生要放学了，岂不爱见么。”众同窗大家喷饭，匠山评道：“温、乌两生自《邕》以下无讥。荫之名心重些，却还着实，花烛新郎句虽纤巧，也是少年人自有之乐。吉士色心太重，少年人所当炯戒，况夜半时倒挂鸟鸣，有何可听？唯关差一句，本地风光，却见性情。合席各饮一杯收令。”

正酒酣时节，只见馆僮禀道：“申大老爷差人要见。”匠山分付唤进。来人禀说：“老爷着小的请师爷同少爷到衙，今日家乡有府报到来。”匠山大喜道：“你先回去，我随后便来。”于是一面雇轿，吃完了饭，师生两人一同出城。至广粮署中，申公叙了寒温，将匠山的家信递过。匠山拆开，看时是：

父字付国栋儿阅：儿粤游已三载矣。五次家书，俱已收到。近知象轩表叔照应，深慰我心。唯是暮年有子，远寄殊方，汝母倚门，令子惻念。芳时佳节，能弗凄然？来秋乡贡之年，汝当束装北归。孙阿垣今春游泮，吾二老借此开颜。来年父子秋闲，各宜努力，未知谁是吴刚斧也？

匠山看过，即送与申公看了一遍。申公道：“尊翁寄我之书，也嘱我劝

胪（lú，音炉）——传语，传答。

驾。未审贤侄主见如何？”匠山垂泪道：“小侄落魄浪游，不过少年高兴。蒙表叔台爱，诸公厚情，以致迁延三载，顿伤父母之心。明春定当北归，以慰悬望。”申公道：“很是。荫之我已替他援例，叫他跟你回去，同进乡场。令郎恭喜游庠，今年多少年纪？”匠山道：“小儿年才十四，一时侥幸罢了。”申公道：“后生可畏，愈见庭训渊深。”即分付备酒贺喜。

席间，又告诉匠山道：“这里自庆大人去后，胡制军不识机宜，屈抚台又是偏执性子，洋匪案件日多。我虽闲曹，恐亦未可久羁于此；况赫致甫近来越发骄纵，将来必滋事端。我前日规劝他一番，他徒面从而已。贤侄在此，权住几天，遣我愁闷。”匠山应允，打发家人进城说知。

下回另叙。

游庠（xiá ng，音详）——外出到地方学校求学，古代地方学校为庠。

第五回 承撮合双雕落翮 卖风流一姊倾心

十三娇女，中酒浑无主。玉体横陈芳艳吐，漏下刚三鼓。花房手自摩挲，多情婉告哥哥。伏乞怜奴娇小，于归缓渡银河。

凭栏独起早，轩外残花未扫。蓦地情人先到了，这姻缘偏巧。狂风骤雨草草，惹得波翻浪搅，几遍纤回蹂躏，苦多甜少。

却说笑官等从先生出门后，重整杯盘，再添肴馔。乌岱云酒量既高，性尤狡猾，说道：“拘束了一会，此刻我们三人轮流豁拳，开怀畅饮，直吃到先生回来。”说罢，早与春才三四五八的乱豁起来。春才输了六七拳，酒已半醉。笑官道：“两人豁拳，不如三人抬轿。”便与岱云串通，春才接连吃了十数杯，不觉的已是手舞足蹈，闹一个了不得。

只见跟先生的人回来，述了先生的话，岱云听得要住几天，即起身说道：“先生既不就回，我且回去。”笑官道：“又没有世嫂在家，慌什么呢？”岱云道：“趁着酒兴，下河走走，你爱顽就同我去，这扬帮、潮帮，银硃街、珠光里、沙面的大小花艇，都是我爹爹管的，老举们见了我不敢不奉承，要几个就几个。”笑官听说，颇也高兴。只因恋着馨姐，要想趁先生不在，再叙夜情。因说道：“我不去，怕先生知道。”岱云道：“这个地方，先生做梦也不晓得的。只是你还年小，上不得钳口，不要被他们嫖了去。”说一声“少陪”竟自去了。

春才道：“他方才说什么？”笑官细细的告诉了他，春才说：“这陌生人有什么好顽！我同你到里头去，与姐姐妹妹顽顽难道不好？”笑官笑了一个死，说道：“此顽不是那顽。”春才道：“我偏不依，今天偏要同你进去顽，”便一把扯住笑官走。这吃醉的人有什么轻重，笑官只得同他进去，走到上房喊道：“母亲呢？”那史氏走来，见他东倒西歪的扭住笑官，忙喝道：“还不放手！你看大相公的衣服都弄皱了。”春才道：“他不肯走来顽，我扯他进来的，我放了他，他就要溜了。”史氏道：“大相公这么客气，这里同家中一样，拘什么呢？春儿放了手，你醉了。”春才道：“我不醉，我还要扯他到后边去顽呢，快拿酒来，我们兄弟姊妹一块儿顽。”这史氏真个叫丫头备酒。笑官道：“伯母不要理他，再吃不下酒了。”一头说，已被春才扯了走。史氏一面分付拿酒菜到后楼，自己想道：“他们这么相好，到也很象郎舅。等他们四个孩子闹去罢。”正是：

那识顽童如伏鼠，近来佳婿暗乘龙。

春才扯住笑官，直至楼上。那姊妹二人正吃夜饭，春才嚷道：“快些拿酒菜上来，我们吃一夜，顽一夜。老苏怪不肯来，拚命扯他来的。快些关了房门，不要又跑去。”姊妹二人连忙让坐。素馨问道：“苏兄弟久不会面，为什么呆了许多？”春才道：“他假斯文。我偏不许他斯文，快拿酒来吃。”两姊妹正摸不着头绪，只见丫头已送上酒菜来，说道：“太太说大相公已醉，大小姐做个主人，劝苏相公吃杯罢。书房中夜饭不送去了。”又对春才说道：“太太说相公少吃杯，吐了不好看。”春才道：“吐的便是狗。”素馨见是母亲分付，便叫丫头抹桌摆菜。笑官坐下，素馨、春才也依次坐了。蕙若道：“我不会饮酒，我少陪苏家哥哥罢。春才立起身来说道：“是你年小，是你刁滑，乱我号令。你不会饮酒，我看见你也吃过的，先罚一大杯。”说毕，

翮（hé，音河）——鸟羽的茎状部分，泛指鸟的翅膀。

扯蕙若坐下，斟了酒想要灌他。蕙若见他来得凶猛，忙说道：“哥哥不要灌，我吃了就是。”春才道：“众人各干了门面杯，听我号令。”真个大家干了。春才道：“我今天簇新学了一个令，你们都要听我分付。”三人都应了。春才左想右想，再想不出什么令来，忽然把素馨姊妹一看，说道：“有了，你们两个不是女儿么？”众人都笑将起来。春才道：“不许喧哗。如今各说一句女儿怕，女儿喜，也要押个韵。我是个令官爷，老苏先说。”笑官便说道：

女儿怕，金莲忽坠秋千架。女儿喜，菱花晨对看梳洗。

春才道：“不大明白，喝一杯。”笑官饮了。素馨说道：

女儿怕，两行花烛妆初卸。女儿喜，绣倦停针看燕子。

春才道：“花烛是最可喜的，反说可怕，不通不通。也喝一杯。”原来蕙若的才貌不减素馨，且是赋性幽闲，不比素馨放浪，自与笑官议亲，父母虽则瞒他，却已有三分知觉，往往躲避笑官。这日行令，见姐姐风骚，早已红晕香腮，因道：“我不懂什么令，情愿罚一大杯。”春才道：“你天天做诗写字，怎么不会行令？要不说，吃十大杯。”便倒着一大杯酒。蕙若怕他用武，只得吃了，说道：

女儿怕，女伴更阑谈鬼怪。女儿喜，妆台侧畔翻经史。

春才道：“第二句最惹厌的，喝一杯。听我说。”蕙若又吃了酒。春才道：

女儿怕，肚里私胎拷拷大。

又指着笑官道：

女儿喜，嫁个丈夫好象你。

蕙若羞得低头不语。素馨以足暗踢笑官。笑官说道：“这句不通。怎说我？不说象你？也要罚一杯。”春才道：“我这尊容不如你，人家不喜欢的。你不相信问他两个，还是爱我，还是爱你。”素馨道：“不要说混话，快吃酒罢。”蕙若量小，因灌了几杯急酒，坐立不安，便要告退。春才扯住了与他猜枚，又吃了三四杯，那里还搁得住，早已躲进香房，和衣睡倒。春才已有十分酒了，说道：“他年小不经顽的，我们三个来罢。”这素馨与笑官是有心的，两个定下机关，不上半个时辰，早灌得他如泥烂醉。妹子做了陈搏，阿兄也就做了陈扁，倒在炕上，同化蝴蝶去了。笑官也装酒醉，伏在桌上。素馨问丫头道：“太太可曾睡么？”丫头道：“睡多时了。此时差不多三更尽。”素馨说：“你们扶苏相公睡在炕上，各自去罢。”他自己也便走进房中去了。这丫头们扶笑官同春才睡在一炕，又拿一床被，替他二人盖好，都去睡了。

笑官酒在肚里，事在心头，听得众人睡着，把春才推了几推，又拧了一把，毫无知觉，便轻轻的起身，摸到素地馨房中，素馨却还挑灯静坐，忙忙的两相搂抱，解衣上床，姿情取乐。素馨搂着笑官道：“你我这般恩爱，要想个万全之策才好。”笑官道：“趁这几天先生不在，我们还是轩中叙会罢，”素馨道：“天气寒了，轩中只好日里头，晚上不便。”笑官道：“除了轩中，只有这里。我却不敢来。”素馨道：“也不怕甚的。就是我妹妹乖觉些，丫头们懂得什么！我想一条计策在此，你可肯依？”笑官道：“我有什么不依？”素馨道：“我姊妹二人，横竖都是嫁你的。妹妹虽然年小，却也有点知情。今晚趁他醉了，你去与他叙一叙，你看好下手呢便下手，不好下手呢也只要

拷拷(k o l o, 音考老)——用柳条编成的容器，形状像斗。也叫笆斗。

同他睡一会，以后就不怕他碍眼了。”笑官道：“那个我不敢。”素馨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要过于胆小。我先过去看看他，若醒了，我替你对他说明：若还是醉的，我脱了他衣裤，任你去摆布如何？”一头说，披衣起来。笑官扯住他道：“姐姐不要去罢，只怕他年幼。”素馨道：“你还没有聘他，就这样偏心护他，我前日难道不曾吃你的亏么。”说毕竟自去了。

看官听说，那愉情的女子，一经失足，便廉耻全无，往往百般献媚，只要拢络那野汉的心。素馨此计未免太狠。他拿了灯台，一直到妹子房里，只见房门未关，灯火还是亮的。揭开帐子一看，蕙若朝外躺着，好象一朵经雨海棠，酣睡未醒。轻轻的扶他起来，替他脱去上下衣服。蕙若此刻正在酒浓时候，竟昏然不知，素馨扶他睡好，又细细端详了一会，方才盖上衾绸，走到自己房里，扯起笑官说道：“已经安顿好了，由你自己去。”那笑官还是害怕，素馨道：“不要浓包势！他喊起来，有我在此。”

笑官真个一步一挨的走到那边，挂上帐钩，揭开锦被，好好的钻进被中，一手勾住他的粉颈，一手将他上下抚摩。这蕙若虽然大醉，却隐隐有些疼痛，将身掉转。笑官连忙缩手，这只左手却被蕙若压住，将手一缩，蕙若早已惊醒。见有人搂着他，这一惊不小，喊道：“姐姐快来！”便欲起身。奈身子还是软的，动弹不得。

笑官恐怕声张，被春才听见，连忙放手，先坐起来，说道：“好妹妹，原是我该。只是我还未敢冒犯。”蕙若方知是笑官，说道：“你是读书之人，怎好这般狂妄。我母亲、哥哥请在房吃酒，你怎么就好欺负妹子。”笑官见他不喊，也就宽了一半心，说道：“因仰慕芳姿，无由致意。今日天赐奇缘，万望妹妹俯就。”蕙若道：“婚姻之事，父母已有成议。于归之日，小妹自然奉事闺房，所以昨席间，小妹不敢回避。只是苟且之事，宁死不从。别人知道，小妹要羞死了也。”笑官见他口角软了，说道：“我也不敢妄想，只是冻极了，求妹妹把被角赏我略温一温，我就出去。”说罢又钻进被来。蕙若原有一片怜念之心，因见他吓极了，又赤着身子，苦苦哀求，只得由他钻进，自己却缩至里床，摸着小衣，紧紧穿好。笑官得了好处，便慢慢的挨将拢来，双手搂住，摩胸接唇，又扯他下边裤子，蕙若吓得心头乱跳，又不好再喊，只得哀告道：“好哥哥，我们既为夫妇，怎敢不依你？只是我还年小，方才睡着，凭哥哥捉弄，已经晓得的了，若必要如此，岂不要我疼死么？望你忍耐一二年，可好么？”笑官道：“妹妹说得是，我原是爱你，难道害你不成。好妹妹，你放开手，穿着裤子，凭我顽顽罢。”蕙若只得依他。两个摩挲了一会，蕙若催他起身，说恐怕姐姐晓得。笑官便将前后情形告诉了他，说今日此来，原是姐姐的主意。蕙若道：“怪不得昨日行令，他暗暗踢你，若得如此，一发好了。你快到那边去罢，何必苦苦缠我！我家哥哥，是看来不到天明不醒的。”笑官真个依他，原到素馨房里。

素馨因恐怕笑官造次，妹子声扬，披衣坐等，听得妹子喊了一声，后来不见响亮，知道有几分妥当。正欲解衣安睡，未免醋意新添，却好笑官又来，把方才的情景告诉一遍。又说道：“如今是令妹央我来的。又是替令妹，又是谢媒人。只得又要如此。”鱼水重欢，两情倍洽。素馨道：“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你须要睡在炕上，天明方好遮人眼目。”于是替他穿好衣服，来到中间。那春才还鼻息如雷，喃喃呓语。笑官鏖战了一夜，也就力倦神疲，

倒头睡下。这素馨把西边房门关上，然后安睡。

再说史氏是个粗人，晚上饮酒之时，只防他们酒后吵闹，到楼下听了一会，却见他们欢然聚饮，便喜欢起来，因分付丫头照应，自己先去睡了。一早起来，便到后楼看视，丫头们还未起身。自己走上楼来，只见桌上杯盘狼藉，当中榻上，笑官和衣睡倒，春才却枕着笑官的腿，一床被歪在半边。忙唤丫头们起来，收拾家伙，自己将被替他两人盖好。走到素馨房中，房门却是闭上的。素馨听得母亲脚步，忙披衣下床，开了房门说道：“母亲起得恁早。”史氏道：“也不很早了。你们昨日闹到什么时候？”素馨道：“差不多有四更。我们姊妹先睡了，他两个还闹开一会。”史氏道：“妹子年小，你该晓得了，你们姊妹两个何不并做一房，让一个房与他们睡？你看睡在这冷炕上，怕不冻坏了身子！自己兄弟也罢了，人家孩子是爱惜的。”素馨道：“昨日酒醉，一时失于检点。”史氏道：“也忒不留心。”说罢下楼，叫人做醒酒汤伺候。素馨暗暗的好笑，一面梳洗。

不多时，他两人也都醒来，蕙若也晓妆完了。各人相见，蕙若那种羞涩之态，更觉可爱可怜。春才道：“昨日很吃得畅快，我们今天还要照旧哩。”素馨道：“天天这样闹，不要醉死了几个！方才母亲来了，你还不看看母亲去。”笑官道：“真个么？我竟不知道。我们两个一同去罢。”正是：

开门揖盗亏痴舅，诈酒佯疯谢岳娘。

这李匠山在广粮署住了五天，笑官整整的狂了五夜，暗约先生来时，原在轩中午叙。这日匠山到了，正如娇鸟投笼，老马伏枥，一个个整顿精神，留心书本，唯有笑官心猿既放，意马难收，终日神昏智乱。况且接连几夜，既竭精力，又冒风寒，那柔脆的骨头，怎禁这番磨刮，不觉得了发热恶寒、头疼身痛的症候。匠山着苏邦回去禀过万魁，忙进城中延医看治，请了一位王大夫前来看脉。这医生诊了脉息，略问根由，来到书房。匠山请他坐下，医生道：“世兄此症，因风寒感冒，加以书史劳神，致成外感内伤之症。幸喜病根还浅，年纪还轻，不难救治。况秋分时节，不是正伤症，如今先为疏散，待外邪既解，再补脾肾两经，就无事了。”匠山道：“全仗高明。”那医生援笔写了一方：

羌活（钱半） 防风（钱） 生地（钱）
川芎（钱） 苍术（钱半） 黄芩（钱）
白芷（钱） 甘草（八分） 细辛（五分）
加姜（一大片） 大枣（四枚）

写毕，送与匠山观看。匠山道：“冲和汤乃四时感冒之要药，先生高见，一定不差。”王医生道：“还祈老先生酌定，晚生告退了。”匠山送了出去，笑官服药之后，出了一身汗，这病也就轻了许多。到第三日，王医生又来看脉，写医案云：外感渐除，脉空浮而无力，治宜调卫养营。

人参（三钱） 当归（三钱） 黄耆（三钱） 炙熟地（三钱）
川芎（一钱） 柴胡（八分） 陈皮（八分） 台术（二钱，土炒）
破故纸（三钱） 茯神（三钱） 炙草（五分） 细辛（五分）
加大枣（二枚） 莲子（七粒）服五剂。

再说温素馨自与笑官连夜欢娱，芳情既畅，欲火难禁。自从先生到来，至园中走了四五遭，并不见笑官影子，春才又不见进来，日间只与妹子闲谈，晚上却难安睡。挑灯静坐，细想前情，想到一段绸缪，则香津频咽；想到此时寂寞，则珠泪双抛。辗转无聊，只得拿一本闲书消遣，顺手拈来，却是一

本《浓情快史》。从头细看，因见六郎与媚娘初会情形，又见太后乍幸敖曹的故事，想道：“天下那有这样奇事，一样的男人，怎么有这等出格的人道？前日我与苏郎初次，也就着买难当；若像敖曹之物，一发不知怎样了，这都是做小说的附会之谈，不可全信。”心上如此想，那一种炎炎欲火早已十丈高升，怎生按捺得住？奈闺阁深沉，再无别法，只得打定主意，明日到园静候笑官，以图欢会。正是：

个中消息谁堪诉，只有芳心暗自知。

话说那乌岱云的父亲必元，乃江西临江府人氏，住樟树镇上。本无经纪，冒充牙行，恃着自己的狡猾，欺压平民，把持商贾，挣下一股家私，遂充了清江县的书办，缘吏员进京谋干，荣授未入流之职，分发广东。又使了几百元花边，得授番禺县河泊所官，管着河下几十花艇，收他花粉之税。无奈土妓满河，这几根铜扁簪，供不得老爷的号件；几双臭裹脚，当不得大叔的门包，——这乌老爷也就可怜极了。然这个缺，银钱虽赚不多，若要几个老举当差，却还是一呼而就的。乌必元妻子归氏，生了一子一女，已是四十外岁的人了，于是分付老鸨，挑选四名少年老举，时时更换，只说伏侍夫人、小姐，其实自己受用。必元得了这个美任，吃着烧酒，拥着娇娃，夜夜而伐之，好的便多留几时。内中有一个阿钱，年方十六，色艺过人，并晓得许多闺房媚术，必元最得意他。只是四十多岁的人，精力有限，阿钱虽教导他春方秘诀，那扶强不扶弱的药物，也不很灵；更兼阿钱这个千锤百炼的炉鼎，赤金也要消化，何况银样蜡枪头？渐渐的应酬不来。幸喜得乃父虽是个绒囊，令郎却可称跨灶。这“有事弟子服其劳”一句，岱云读得很熟，自与阿钱两个打得火一般的热、饴一般的粘。一日，被必元撞破，醋瓶倒翻，每人打了一顿，将阿钱撵出另换；因思儿子在家，终不妥贴，缘与温商交好，故送他来读书。但是岱云常时要到家中，阿钱虽然撵去，后来者未必不如阿钱，又受了阿钱的教训，养得好好的龟，这些女子，那个不爱此一员战将？

这日在温家读书，因万魁来探望先生，并看笑官的病，适值温商在家备酒相待，岱云至后园解手。因见折桂轩旁菊花尚盛，赏玩了一番，隐隐听见有人叹气，想道：“这里通着内闺，断没有外人到此。久闻春才有个同年姐姐，我向来有意求婚，只怕他同春才一样相貌，所以尚未启口。今日且去看看，可就是他？”便向轩前走来。远远的望见一个佳人，坐在榻上，低头若有所思。岱云魄荡魂飞，想道：“天下有这般美貌女子！今日天假其缘，断断不可放过。”忙走近前来。

原来素馨静守笑官，正怀着一腔春意，听得有人走进，认是笑官，抬头一看，却吃了一惊。那岱云是莽撞之人，只叫得一声“小姐”，便抢步上前，双关抱住。素馨着了急，喊道：“什么野人，敢这等无礼？”岱云道：“我姓乌，天天在你家读书的。今日遇着小姐，正是奇缘。这里无人到来，就喊也不中用。”一头说，已将素馨掀在榻上，将口对着樱桃，以舌送进，就如渴龙取水，搅得素馨津唾汨汨，身体酥麻。素馨支持了一会，苦尽甘来，觉得津津有味，比笑官大不相同，慢慢的两手拢来，将他抱住。岱云乐极情浓，早见淮河放闸，只道是打头一个破爪，那知步了笑官的后尘，毕竟有积薪之

牙行——旧时提供场所，协助买卖双方成交而从中提取佣金的商号或个人。

花边——银圆的俗称。

揲（qin，音沁）——按。

叹。岱云扶了素馨起来，替他穿好衣裤，素馨却动弹不得。岱云轻轻抱置膝上，温存一番，再订后期；素馨自然应允。岱云去了。

素馨坐了一会，方才缓步回房，只觉得精神疲倦，躺在床上象瘫化的一般，想道：“果然有此妙境！他面貌虽不如苏郎，若嫁了他，到是一生适意。况且前日梦中原有此说，今趁苏郎不知，叫他先来下聘，我妹子嫁苏郎，我也不算薄情

了。”念头一转，早把从前笑官一番恩爱，付之东流。明早岱云重至园中，素馨已实能容之，岱云则不遗余力。你贪我爱，信誓重重。岱云因请假至家，告知乃父。必元是势利之徒，与宫翁结亲，希图陪嫁，忙挽了一位盐政厅吕公作伐。老温一诺无辞，订于十月十八日行聘。

下回再叙。

浼（m i 音每）——请托、央求。

作伐——即作媒。

第六回 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

浊世佳公子，芳情属绮罗。百年余恨少，一事放怀多。粉黛逆离境，温柔安乐窝。

羊城天路远，那问世如何。

三载辞家客，珠江手乍分。雪宁遭犬吠，鹤已去鸡群。日照韶关路，帆飞赣水云。

班荆留缟纻，何处再逢君。

话说苏笑官，自服了调卫养营汤之后，病根日减，又服了十剂十全大补汤，方才元气如常。因先生不许他出房，足足的坐了一月有余，方由他自便；因一心记挂素馨，到园中散步。这十月中旬，天气渐冷，穿着羽毛缎绵袍，外罩珍珠皮马褂，意欲从园中一路转至惜花楼，再到上房顽耍。走至折桂轩前，想起前情，低徊不舍，却好素馨轻移莲步而来。笑官一见，笑逐颜开，忙上前说道：“姐姐，我只道不能见面了，谁知却又相会。”素馨原不晓得他生病，今日却为岱云而至，见他此话正触着自己病源，因淡淡的说道：“此话何来？我不过因看芙蓉，暂到这里。”笑官道：“这就是我与姐姐的缘分了。”挽他的手来到轩中，意欲就在榻上，试他一月多的精神。素馨不肯，说道：“如今不比从前了，这里往往有人到来，倘然撞破，你我何颜？”笑官只是歪缠，素馨只得任他舞弄一番。笑官也觉得较前松美，素馨仍恐岱云闯至，略一迎承。笑官病后虚器，早已做了出哇的仲子。素馨忙忙起身回去，心上要想个谢绝他的法儿，只得与岱云订于傍晚相会。后来笑官到园，再不见面，自己进去看他，又是个不瞅不睬的样子。正摸不着头路，却好乌家的聘期已到。

这日温家鼓吹喧阗，亲友热闹，匠山与万魁亦俱在坐，又邀请众同窗与席。笑官婉辞谢了，闷闷的坐在房中，想道：“不料素馨这等薄情，竟受乌家之聘！怪不得前两天有这等冷淡神气。”又想道：“他是女孩儿家，怎能自己做主？他父母已经许下，料也无可如何了。只恨我生了这场瘟病，弄得一些不知，不晓得他还怎样怪我呢，我如何反去怪他！但是，他果不愿意，为什么不透个风与我？这事实难决断。”又想道：“前日轩中相叙，不但情意不似从前，就是那个东西，也不比从前紧凑，不要我生病之时，被这姓乌的得了手？若果然如此，我与老乌就势不两立了！”又转念道：“如今实授是他妻子，我自己亏心，怎么还好与老乌作对？我只说道喜，进去见他，便知端的。”于是打个大宽转，从大厅弄中走到上房。只见史氏陪了许多女亲在那里忙乱。笑官作揖道喜，史氏道：“大相公为什么不在前头吃杯喜酒？”笑官道：“侄儿病后调养，吃不得厚味。多谢了！我还要到姐姐跟前去道喜。”史氏道：“他害羞，躲在房里。我不得空，叫丫头陪你去罢。”笑官走至后楼，上了扶梯，只见素馨房门紧闭，忙敲了一下，说道：“姐姐，道喜的来了！”里头再不做声。立了一会，觉得无味，只得扫兴下楼。却见蕙若从前边走进，笑官立住，说了原故。蕙若低低的说道：“我也不料姐姐这样改变。我前日得了消息，再三问他，他只说父母作主，挽回不来。我又细察来，其中还另有原故，劝你趁早丢了这条心罢。但是你我肌肤既亲，生死靡改，须趁早与奴作主。倘有差误，惟命一条。此后见面为难，千祈珍重。”一头说，那泪珠早已流下，怕有人看见，缓步上楼，将手一摇，挥笑官出去。笑官也不更到外边，竟由花园中走出，一心恼恨素馨，一心爱怜蕙若，觉得蕙若方

缟 (g o zhù, 音搞注) ——缟，一种白色绢。纻，苕麻纤维织的布。

才的话，何等激烈，何等细密，却想不出这“另有原故”、“见面为难”两句意思。——看官听说，这是蕙若见了素馨破绽，恐怕岱云波及于他，所以借辞婉告母亲，求他请父亲将园门堵断。他父亲已经允了。

笑官昏昏闷闷的过了一宵，次早起来，服了些滋补之药，一面打算觉察岱云，一面打算回去恳告母亲，作速行聘。到了傍晚，看见岱云园中去了，他便慢慢的跟寻。走到轩旁，听得有人言语，因蹇至后边细听。只听得说道：“不要尽命的用力，前一回因你弄得太重了，你妻子疼了半夜，小腹中觉得热刺刺的，过了两天才好。”又听得说道：“不用点力，有什么好处？明年娶你回家，还有许多妙法教你。”笑官想道：“果然有此原故。”因好好的向窗缝中望去。只见素馨仰躺在炕沿上，岱云踮在地上，着实的大往小来。看了这棒槌样的东西，也就自惭形秽，想道：“怪不得素馨这般冷落我。他们既为夫妇，我又何必管他！我只守着我蕙妹妹罢，不要弄到寻獐失兔了。快回转书房，禀过先生回家要紧。”正是：

花谢花残花满地，任蜂任蝶任春风。

再说赫公谋任粤海关监督，原不过为财色起见。从得了万魁这注银子，那几千几万的，却也不时有些进来。又出了一张牌票，更换这潮州、惠州各处口书，再打发许多得力家人，坐在本关总口上，一切正税之外，较前加二，名曰“耗银”；其未当税之物，如衣箱、包裹、什用、器物等类，也格外要些银子，名曰“火浊银”，——都是包进才的打算。

这老赫终日只守着这一班雌儿，渐渐的觉得家味平常，想尝这广东的野味。因与家人马伯乐商议，伯乐回道：“这事何难？广东花艇都系番禺县河泊所管辖，只要小的去告诉乌必元一声，叫他选几十名送来，候老爷挑选。小心伺候了，赏他们几个花边就是。”老赫道：“你认真办去！须要拿出眼力来。”伯乐答应了，便坐轿往番禺县河泊所来。

那乌必元听说海关差人，自然格外趋奉，忙赶至仪门，接住进来坐下。必元道：“小弟不知大爷宠光，有夫迎候。”伯乐道：“没事呢，也不敢到这里。因奉着咱老爷的钧谕，有事相商，”必元心上一惊，想道：“难道海关也想监收花粉之税么？”因说道：“不知大人有甚分付？”伯乐道：“咱老爷带着官眷到来，使唤的人很少，要乌爷在河下挑选几十个女孩子进去。老爷收了，自然赏银子出来。”必元道：“这事自当遵办。但不知大人要年纪小的呢，还要大些的？”伯乐笑道：“乌爷又不是读书人，怎么说这呆话？这使唤的丫头，大的小的要他何用？不过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就是了。”必元连声道“是”，一面备酒款待，一面叫老鸨衙役们伺候。伯乐仍恐妓女们知风远遁，当日即同必元下河，从扬帮一路挑去。那蛋户虽不愿意，因见本官的大驾、海关的势头，只得任从挑选，选中的上了簿子。差不多选了两天，这伯乐挑上四十四名，雇了轿子，送至海关。必元亲自押送。

老赫看了禀揭，分付必元外边伺候，众女子进西花厅候挑。自己领了一班姬妾颠倒检阅，选得色艺俱佳者四名：琴韵、爱涛、阿钱、似徽；姿色纯粹、未经破瓜者四名：又佳、环肥、可儿、媚子。余外的一概发回，赏出一千银子。将八人分四院居住，各派丫头、老婆子伺候。又叫爱妾品姪、品悃二人教习仪制，内账房总管品娃按月各给月银四两。老赫慢慢的挨次赏鉴。

踮（di n，音点）——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站着。

蛋（dàn，音旦）——水上居住人家。

正是：

位置群芳随蝶采，不劳盐汁引羊车。

这笑官从园中看破岱云、馨姐私情以后，也便丢下这一条思恋之心，回家将息几天，恳他母亲求聘蕙若。那毛氏对万魁说了，央媒求帖。温仲翁羡慕苏家之富，而且笑官是个髻年美貌秀才，久已有心，再无不允。一切行盘过礼已毕，笑官方至书房读书。这回困定了亲，史氏等倍加亲热，而姊妹两人却躲得影都不见。温商因女儿们大了，也就叫匠人将惜花楼侧门堵断，连那乌岱云也只好面墙浩叹、有翅难飞。

光阴迅速，不觉已朔风吹冻，岭畔舒梅。李匠山会集东家说明即日解馆，并新正回家，不能再留之故。众人还未答应，万魁接口道：“先生回府，允遂孝思，料想白驹难挽。只是小儿久蒙训诲，小弟又屡荷栽培，报德何时？此心曷已？”匠山道：“三载栖迟，或幸免素餐之诮。但诸郎大资各异，弟贻诮青出于兰，实还抱愧。”万魁道：“趁温亲台、乌亲台在此，弟有肺腑之言，还求先生慨允。”李匠山道：“未审有何见谕？”万魁道：“弟闻先生大世兄年已十四，弟女珠儿，忝属同庚，敢烦温兄为媒，小女愿奉先生大世兄巾栉。”匠山大笑道：“苏兄此话，说得太远了。弟僻处乡隅，家素寒俭，男耕女织，稍事诗书。不要说令爱小姐，闺阁名姝，难于褻渎；就是吾兄这等品格，只怕箠门闺窦，有辱高轩。此议断乎不妥！”万魁道：“小弟承先生开导之后，久知富不足恃，贫大可为。先生反以贫富之见居心，转非从前一番教训本怀了。府上道路遥远，只要先生一纸书来，小弟自当亲送小女到府。弟意已决，幸勿固辞。”说毕，身边取出红缎庚帖，包着双凤衔珠金钗一股，递与仲翁转送匠山；匠山只得收下，亦取翠玉镇纸一方，权为聘物。两下又交拜了，方才开筵畅饮，尽欢而别。笑官跟着父亲回去。这富翁与贫士结亲，旁人未免笑话，万魁转觉欣然，实是难得。

自此腊尽春回，匠山定了行期，各处辞行；众人送的程仪，概不收受。拜别申象轩，申公又嘱了几句，同着荫之，主仆五人，雇船回去。温商父子在马头钱行，乌岱云亦到，还有向来认得的几个朋友。惟有万魁父子不来与饯，匠山并不介怀，众人却深诧异。

匠山别了众人，开船至花田地面，远远望见一个花姑艇上，船头站着许多人，却原来就是苏家父子。拢船相见，说道：“亲台此去，正如黄鹤冲天，不可复接。弟深愧少年孟浪，作事乖张，未审临别赠言，何以起死人而肉白骨？愿奉明教，以毕余生。”匠山道：“亲台赋性惟聪，觉迷最早！世间惟‘乐善好施’四字，庶可奉以终身。但不可祈求福田利益耳。”匠山又对笑官道：“吉士年正髻龄，自宜潜心经史，圣人‘三戒’一章，最当三复。”笑官答应了。万魁道：“亲台之训，愚父子时刻铭心。弟于前日接到京中来信，小儿加捐贡生，予作北闹张本。将来帅生一同科举，还祈照应。”匠山道：“这个自然。”万魁道：“小弟附具绵衣一箱、铺盖一副，路途稍御春寒，千祈笑纳。”匠山道：“推解之蕙，固不敢辞。只是小弟幸不至如乞食子胥，吾兄可不必为终袍范叔。”万魁道：“这衣被之物，不过长途应用。辛台若再推托，得无近于矫情？”匠山道：“领教承情，不敢言谢。”痛饮

髻（tiáo，音条）年——童年。

忝（tiǎn，音舔）——谦辞。

箠门闺窦（bì mén guī dòu，音闭门归斗）——指穷人的住处。箠门，柴门；闺窦，小户。

一回，分手别去。万魁谓笑官道：“方才先生的话，你当谨志。我趁此船，进城拜贺新正，大约两三天耽搁。你自回去罢。”笑官即同几个家人回家。

到了厅后，二门丫头接了毡包，来到母亲房里，卸了外褂，便躺在母亲床上，说道：“今日喝了几杯酒，走许多路，腿酸得紧。”毛氏道：“你那脸还是飞红的，想是走乏了。”因叫巫云替他捶腿。这笑官是见不得女人的朋友，自与素馨拆开之后，在书房着实难熬，只巴着放学回来，将丫头们解渴。无奈父亲更加严厉，只教他往在外书房读书，不过日里头有事进来，夜间都宿在外面，弄得笑官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日巫云与他捶腿，他趁着母亲转眼，便捏手捏脚起来。巫云不敢做声，只是微微的笑。他便对毛氏说道：“父亲有几天回来，外边冷冷清清的，我就宿在里头房里罢。”毛氏道：“横竖那边是空的。我对你父亲说了几回，说你该睡在里头；你父亲不依，他说要等你娶了媳妇，才许进来。如今你父亲不在家，你就在里头睡几天。我叫丫头们收拾房子去。那边原有两个小丫头、两个老妈子看守，你怕冷净，我再叫几个大些的作伴就是了。”笑官道：“好母亲，那不干不净的我不爱，就叫巫云去收拾罢。”那毛氏笑了一笑，就叫巫云、楚腰两个去铺床挂帐、暖被熏香。笑官与妹子们吃了晚饭，吃得酩酊大醉。这毛氏叫巫云、峡云两个扶着，自己送他进房，看他睡好了，叫楚腰、岫烟在榻前作伴，分付道：“大相公晚上要什么，不许躲懒。”又叫两个小丫头、两个老妈子睡在两廊照应，自己回房。

笑官原不十分大醉，听得母亲去了，一个翻身，叫巫云拿茶。原来这巫云在众丫头中，最为姣丽，笑官久已留心。毛氏因他年纪大了，怕他引诱笑官，所以不叫他作伴。这里两个丫头，楚腰、岫烟，都是中村之貌，听得笑官唤茶，岫烟推楚腰上去。楚腰道：“他唤巫云，不唤你我。”笑官叫了两回，岫烟只得倒茶递上。

笑官道：“巫云呢？”岫烟道：“巴巴的叫他做什么？他陪着太太没有来，难道我们就伏侍不上么？”笑官道：“不是这等说。只你一个在这里？还有谁？”岫烟道：“还有楚腰。廊下四个原是向来在这里看守的。”笑官道：“这里不用多人，楚腰且睡在外房，一人一夜轮班伺候罢。”那楚腰去了。岫烟关上房门，来接茶杯。笑官扯住他的手道：“你不要打铺，我们一床睡罢。”岫烟道：“我没福，向来不惯与男人睡，还是去叫巫云来陪你罢。”即脱了手，带着笑去铺他的被褥。笑官赤身跳下床来，一把拿住，剥个精光，一同入被。说道：“你今年几岁了？”岫烟道：“奴十四岁了。”笑官道：“傻丫头。十四岁还不懂事？且试试看，我也不是童男子，你权做巫云。”这丫头只得咬牙忍受。到了次日，楚腰也难免这一刀，也就算笑官少年罪孽。三人缠了四五夜，万魁已自回家，笑官仍旧搬出去。

万魁分付道：“你丈人、岳母很想着你，你明日须进城一走。但灯节之夜，不可任性猖狂。”笑官在家纳闷，一闻此言，连声答应。到了次日，带了苏邦、阿青进城，来到温家，见过老夫妇及两位姨娘。温商有事出门，史氏摆了酒席管待笑官。笑官要请馨姐相见，素馨那肯出来？因史氏着紧催他，只得出来，见了一礼。笑官还望他同席饮酒，谁知一福之后，即便回房。史氏道：“大相公不知，他今年二月出阁了。”笑官道：“原来大姐已定佳期，容日奉贺。”史氏与春郎陪笑官饮酒，宿了一夜。

次日，笑官辞了史氏，一路拜贺新禧。又到广粮厅递了禀揭，各洋商家亦俱拜贺。转来又至乌必元衙内，必元款留备至。笑官请拜见归氏，必元领

至后堂；笑官趋步上前，深深作了一个揖。原来河泊所衙署狭窄，这归氏母女同住三间房子，中间一个小小起坐。笑官进来，必元之女小乔未及回避，笑官早已看见，觉得艳丽过人，暗想道：“老乌竟有这么个女儿！与乃兄截然两样。”归氏一面请他坐下，丫头递上茶来，那小乔才慢慢的躲进房去，却在房门挂下帘子，把笑官饱看了一回，心上也十分羡慕。须臾，笑官告辞出去，因岱云不在家中，便欲告退。必元那里肯放，说道：“难得世兄到此，小儿因到中堂司夫贺节，明日一定回来，务必暂屈几天。这里什么顽意儿都有，不过地方狭小，有褻世兄。”就叫人把苏少爷的家人留住待饭，一面备酒筵相待。必元因他是个富家公子，将来很有想头，执盏殷勤，酒席丰美；吃完了饭，亲送他至里边房中安歇，又告诉地道：“这是小儿的卧房，蜗居暂住，幸勿见晒。这后门外，有一小园，可以散闷。弟还有点公事。只得少陪。”必元去了。

笑官有了三分酒意，就歪在榻上暂息。此时那苏邦稟道：“小的要买些零碎，到大新街去走一遭，阿青也要同去。”笑官道：“速去速来，不要与人家争论滋事。”二人答应出去。笑官躺了一回，却睡不着，坐起来拿岱云的书本翻看。乌家家人递上茶来，笑官叫他出去。一面吃茶，一面翻弄，只见一本书内夹着几个海外奇方，细细的看了一遍，想道：“怪不得老乌有此风流妙具，原来是眼药养炼出来的！”忙提笔抄了。立起来闲晃，因见后门开着，想道：“老乌说有甚园子，不知是个什么模样？”出得门来，但见树木参差，韭畦菜垅，却无甚亭台。沿着一条砖路迤迤前行，远远望见有几树残梅，旁边有几间高阁，因走至那边。那房子里头电摆着几张桌椅榻床，上边挂着“止渴处”三字的匾额，阁上供着一尊白衣观音，却极幽静。玩了一会，转身出来，扑面看见乌小乔分花拂柳而至，喜得笑官连忙作揖说道：“小弟不知姐姐到来，有失回避。”小乔红着脸，笑吟吟还了一礼，也说道：“这是小妹失于回避了。”笑官再欲开言，他已冉冉而去。笑官望了一刻，赞道：“好个聪明美貌的女子，竟出二温之上！我今日一见，不为无缘。”也便慢慢的回转房中。正是：

恍睹姮娥下九天，盈盈碧玉破瓜年。

前身合是张京兆，多少愁眉绕笔颠。

再说李匠山别了万魁，扬帆前进，过了佛山，一路听得船家议论：近来洋匪日多，某处打劫客商，某处烧毁船只，只这一条路上，还平静些，夜里却走不得；又说塘房汛兵，一半是勾连强盗的。匠山听了，却不在意，申荫之颇觉担忧。喜得吉人天相，十日之内，已抵韶关。因水浅到不得南雄，要换船起驳，将一切行李搬上，主仆五人暂寓客店。这曲江袁公，与申公有些年谊，荫之进县拜谒，袁公留他便饭，黄昏还未回来。匠山叫家人把万魁送的铺盖打开，内有六床被褥，四绵两夹，洋毯被单之属，件件鲜明，匠山颇觉感怀；又把他的衣箱开看，无非羽毛大呢的各色绵夹衣服，内有洋布包裹，觉得十分沉重，再打开看时，一个描金小匣，六只大元宝、赤金六锭、副启一通，写着：

先生高怀岳峻，大节冰坚，魁日游于陶育之中而不觉，窃自恋焉。幸婚媾已成，攀援有自。奈文轩遽发，空谷舌遥，耿耿此心，其何能释？谨具白银三百、黄金二斤，少佐长途资斧。心共帆飞，言不尽意。

匠山看了叹息道：“难得苏亲家如此用情，再无转去壁还之理，只是这项银子，要替他想一个用法才好。”因锁上箱子，秉烛看书。听得隔房有人捶胸叹气，因想道：“这饭店中愁叹的朋友，一定是异乡不得意之人。不知可是文人学士否？”又隐隐听得“怎么处”三字，匠山按捺不住，分付家人李祥道：“你到那边去问这位客官，为甚的夜间长叹？”李祥走到那边，见是黑洞洞的不点灯火，便说道：“我家少爷问你，为什么夜里头这等叹气？”那人道：“少爷便怎么？他不许人叹气；若是老爷，就不许人家说话了？这饭店里头闹什么牌子？劝他休管闲事罢！”李祥道：“人家好意问你，就这样野气！”那人大怒道：“那一个野？你在这地方使势，谁怕谁？”李祥正要说话，只见店家拿着灯火走来说道：“那汉子不要惹事，这两位老爷从省中下来，是本县太爷的亲戚，你省些事罢！”那汉越发大怒道：“就是本府太爷的亲戚，也管不着我鸟来！”匠山听得喧嚷，也就自笑多事，忙走出来喝退李祥，因陪笑拱手道：“仁兄息怒。小弟因仁兄浩叹，所以叫他致问。不料小价粗卤，触犯仁兄，望乞看小弟薄面。”那人因匠山人物雅驯，言词谦抑，也举手答道：“是在下冲撞了。”匠山见他虽则粗蛮，但英伟过人，一表非俗。因说道：“仁兄有何不豫之故，可好移步到小寓一谈否？”那人道：“承爷见爱，怎好轻造？”匠山道：“总是客居，何分彼此。”即同至房中。

匠山分付店主备酒，那人称谢，一揖坐下。匠山道：“不敢动问仁兄尊姓大名，困何至此？”那人道：“在下姚霍武，山东人氏。因哥哥卫武做了这里抚标的参将，特地前来看他。不料到了省城，哥哥升任福建。在下一无依靠，流落省城，致受小人之气。幸遇洋商苏万魁老爷，送我五十两银子，算清饭钱，赎了行李，打算回乡。去年十月到此，打听得哥哥调任碣石副将，正想转去投他，那知祸不单行，病了两月有余，盘费部已用尽，还欠了几两饭钱。真是进退无路！即此就是长叹的原故了。”匠山道：“原来从前抚标中军就是令兄！”霍武道：“正是。敢问爷尊姓大名？”匠山告诉了他，又说及苏万魁是亲戚相好。这姚霍武喜的手舞足蹈，酒菜上来，并不推辞，一阵的狼吞虎咽。匠山见他吃得高兴，尽叫添来，一面又问他“投奔令兄，是何主意？”霍武道：“在下一勇之夫，并无别技。只是这两只手可举一二千斤，弓马也还娴熟，想在这沿海地方，拿几个洋匪，为朝廷出力，博一个荫子封妻。酒饭够了，就此告辞。”匠山见他直截爽快，因说：“吾兄自是英雄本色！小弟薄有资斧，即当分赠，以助壮行。”霍武道：“怎么好叨惠？”匠山即叫家人开了箱子，将万魁所送三百银子取出，说道：“此原系苏舍亲所赠之物，即以转赠姚兄。”霍武道：“此去惠州，不过二三十金就够了，何用这些？”匠山道：“缓急时有。小弟的盘费有余，姚兄不必过逊。”霍武道：“李爷磊落，在下何敢固辞？只是还有一言恳求应允，方可领谢。”匠山道：“有何见谕？”霍武道：“倘蒙不弃卤莽，愿乞收为义弟，不知可能俯就？”匠山道：“意出天真，一言已决。”霍武扑的便拜，匠山扶起；重又交拜，兄弟称呼。

申荫之也便回来，见过，说起转请县里雇船。霍武道：“洋匪横行，他那里怕什么官府？即梅岭旱路，亦窃盗蜂生。兄弟送哥哥到了南安，然后转来。”匠山道：“一发妙极！我也不忍遽别。”

明早真个一同下船。路上匠山还有许多功谕开导之处。霍武感激领命，一直送过梅岭，下了船，方才洒泪而别。

第七回 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缳

世间财色浑无数，有个难贪处。王章三尺九重天，更一生辛苦。载宝藏娇，精神如

许，看年华几度。鬓浓须黑白头来，悔恨终无补。

再说乌必元定于三月三日迎娶媳妇，衙中结彩张灯，肆筵设席。温家亦复如是，并邀请一班女客陪送。先期二日，请了施家母女、史大妗子、苏家母女，来看发嫁妆。陆续到齐，各人见过，史氏命惠若见了婆婆。四个少年姊妹，格外殷勤，情投意合、一群儿同到后楼。这阿珠、阿美，还是生疏。那施小霞十分熟溜，而且风流倜傥，口角出尖，更有许多取笑之后。素馨妆着娇羞，应酬诸位，只是见了二苏，未免又转念到笑官身上；幸得笑官却未曾来。

他已在乌家多时了。温家嫁妆到来，他也无心观看，同着岱云的一班少年朋友，竭意吃喝，调笑顽皮。你说那几个：一个叫做时邦臣，本系苏州的告老小官，流寓省城，开一爿时兴古董铺，会唱几套清曲，弹得一手丝弦；一个名唤施延年，他父亲系关部口书目，自己却浮游浪荡；一个竹中黄，一个竹理黄，乃父原任菱塘司巡检，婪赃发觉，瘦死监中，二子无力还乡，闲帮过日；一个叫做曲光郎，杭州人氏，一字不识，硬充沙包，已失馆多年了。这五位都是赌博队里的陪堂，妓女行中的蔑片。一见笑官，认定他是个道地阿官仔，各尽生平伎俩，尽力奉承；笑官也就认做他们是有趣朋友。直谈笑到晚上，方才散去。岱云约他们迎娶之日，一定要来，这些人无不谨遵台命。

笑官也要告辞，必元父子再三留住，说要过了三朝方可回去。必元亲送至内房安歇，叫家人退出，唤那当差的老举上来递茶。笑官也分付自己家人回避。必元握手私语道：“弟有一事奉求，未知允否？”笑官道：“老伯有何见谕？”必元道：“小弟这个苦缺，近来越发苦了。用度浩繁，所入不供所出，近来又为着小儿亲事，用了许多，目下实难措手。可好恳世兄的情，暂借银三百两，待冬间措置奉还？”笑官道：“这事容易。老伯要用，明日着人取来就是了。”必元打恭致谢，又说：“蜗居简褻，世兄暂宿几宵。这丫头也云，颇觉伶俐，叫他伺候便了。”笑官道：“老伯请自尊便，但是小怪不安。”必元道：“忝在通家，何须客套！”说罢，告辞而去。

那也三便上前脱靴扯袜，解带宽衣。笑官只道他是乌家的丫头，不好意思调笑，即上床睡下。谁知也云替他盖好被服，便关上房门，脱了衣衫，挨身入被。笑官还未动手，他到一手勾住颈项，一手竟摸至下边。笑官正是养足之时，况且年纪又大了些，又服了许多药物，也可称“三日不见，刮目相待”之士了。一番云雨，两意酣恬。也云更有擅长献媚之处，笑官反觉得未曾经历。问道：“你是那里人？在这里几年了？伏侍那一个的？”也云道：“奴是香山县人，去年到省。向在船上，今年正月进府当差，伏侍他家小姐的。”笑官才晓得他是个老举，因问道：“你家小姐多少年纪？性情怎样的？”也云道：“他才十四岁，性情和顺，象有点儿憨的。”笑官偎着他脸说道：“你若能撮合小姐与我一会，我送你一百圆花银。”也云道：“这有何难？他从前看见了你，象有思慕的祥儿。我明日同他到园，你在白衣阁下守候。这里忙忙碌碌的，那个走到后边来？怕他飞上天去！”笑官大喜道：“你怎么这样知趣！”着实奉承一回，方才睡去。

爿（pán，音盘）——量词，商店、工厂等一家叫一爿。

次早起来，笑官叫进苏邦，到银铺中去支银四百两应用。不一时苏邦取到，那乌家这日忙忙的请客待媒，笑官请进乌必元来，交付过了三百银子，说道：“还有句话享过，老伯承情留住几天，小侄怎敢违拗？只是外面容多热闹，小侄最怕应酬，不知可好不去奉陪否？”必元道：“横竖得罪世兄，既是尊意如此，自然遵命，另送酒席进来。”笑官道：“那个不必费心。”必元袖着银子出去。

也云送上汤来，笑官递与他一百两银子。也云磕头谢了，说道：“这汤是我在小姐房中做的。他问我送与那一个吃，我告诉了他，他说怪不得你昨晚一夜不来。大约过了午后，我同他到园中去罢！”笑官道：“须要随机应变，不可露一些儿圭角。”也云道：“这个不消分付。”

再说乌小乔容颜既丽，性格尤奇。他终日嬉游，外面却带三分憨态。对于他的父兄淫纵之事，未免动情，自己却有个择木而栖的主意。从新年见过笑官，十分欣慕。近日哥哥娶亲，他母亲因他年小，不要他料理，他坐在房中呆想。也云走来问道：“小姐想还没有吃饭，我去拿来吃了，到园中顽去。呆呆儿坐着做什么？”小乔道：“你可曾吃过饭么？”也云道：“我陪苏少爷吃了。”小乔道：“他怎么就这样抬举你，同你吃饭？”也云道：“苏少爷人物风流，性情和顺，天下男子里头也算数一数二的了。”又掩着口说道：“小姐不晓得，他比我们还柔媚些。”小乔红着脸道：“呆丫头不要太狂了！”也云带着笑，拿了饭来。小乔吃了一碗，对镜掠了鬓云，携着也云的手，竟往后园。

慢慢的行至阁边，也云说：“小姐且在阁中暂坐，我落了一根簪子，去寻了来。”小乔点头，一手扶着梅树，一手往上摘那小小的青梅。树枝扳到屋边，笑官早已看见，忙走出来说道：“乌姐姐不要扎了手，我来替姐姐摘几颗罢。”小乔蓦然听见，也觉得一惊，回头见是笑官，便笑嘻嘻的说道：“原来是苏家哥哥在此。”意欲转身。笑官扯他进阁，小乔并不做声，只是憨憨的笑。笑官即将他抱至里边，置诸膝上。盈盈娇小，弱不胜衣。因拥至榻前，如此如此。小乔初还憨笑，继则攒眉，他最不晓得这事有这般苦楚！笑官亦怜惜再三，温存万态，草草成章。却好也云走进，笑官叫他好好扶小姐回房，自己也便出外。晚上与也云计较，悄地开了后门，至黄昏人静，竟到他闺中，三人畅叙。

次日迎娶之期，这一班帮闲人都到，把笑官闹了出去。晚上花轿进门，一样的参神拜祖，撤帐挑巾，直闹到三更，方才客散安寝。那边一对新人，拿出两般旧物；这里四条五臂，拥着一个情郎：这河泊所府中颇为热闹。

无奈欢娱未久，离别突来。过了三朝，素馨出房，见过公姑。必元因笑官是温家至戚，敦请相见。笑官到也罢了，这素馨的一种羞惭，却是西江难洗。岱云只道是新人故态，那知别有根由。里边正在见礼之时，只见家人享说：“赫大人衙门马大爷要见。”必元出去一会，进来对归氏道：“苏世兄不是外人，有事不妨商酌。方才马大爷披着红，拿着一千银子，说关部闻得我家小乔容貌，要聘他为二夫人。事成之后，还许我兼署盈库事务。我已含糊答应，此事你须主张。”归氏道：“这也没甚不好，不过小乔还年小些。”笑官听了此言，这惊不小，忙插口道：“世妹闺中待字，岂少望族清门，海关以妾媵相加，似为太过。况千金也非难事，老伯还要三思！”必元道：“我

妾媵(yìng, 音硬)——古时诸侯之女出嫁，从嫁的妹妹和侄女，称为“妾媵”。后泛指妾。

元未必甘心，只因这关部性子不好，所以勉强应他。”笑官见话不投机，只得辞出，暗暗的教也云约小乔晚上至园中商议。

谁知也云去不多时，小乔已从书房后门进来，泪痕满面，纵体入怀，哭道。“小妹虽则痴顽，承哥哥辱爱。前日之事，非哥哥强逼妹子，实是妹子心上愿意，为妾为婢，都是甘心的。今关部以势焰相逼，父亲贪利卖儿，这是宁死不辱。望哥哥设法救奴则个！”笑官也凄然下泪道：“这是你我私情，教我怎生设法？且事生仓卒，尤难挽回。方才略说数言，我看老伯是一定不依的，只索你且从权，我们再图后会罢。”小乔大怒道：“始辱终弃已非君子之居心，况式好方新，便出此等不情之语！奴恨有目无珠，君宁同心不愧？奴即一死以报从前错爱之情。”言毕跳出怀中，以头触柱。笑官忙一把抱住，再三的陪不是，安慰他道：“有我在此，你且放心，晚上定有计较。”也云已吓得呆了，恐怕有人撞见，忙做好做歹的，扯他自后门出去。笑官担着一腔愁闷，心上就象千百个胡蜂攒来攒去的一般。

不多时，必元进来，告诉笑官道：“方才的话，小弟实属没法，只得应允。定于初十日过礼。弟弄了这个苦缺，实在转运不来，将来署了盈库，就可奉还世兄之项了。”笑官料道事已难挽，只得说道：“银钱小事，老伯到也不必提起。侄于明早告辞回家，预先禀过。”必元道：“暂住几天，候小女出门，然后回府罢。”笑官道：“已经住久了，明早一定要回去的。”

必元去后，笑官无情绪的等到更深。也云走来道：“今晚不必进去了，小姐自到这里来。我看他样儿象是断不肯到关部去的，少爷须要很很的劝回心，万一闹起事来，恐怕大家不便。我做梦也不晓得他有这等烈性，若早晓得，再不敢撮合此事了。”

约到三更时候，小乔也不晚妆，乌云乱挽，粉颊馥悲，泪人儿的一般走来。笑官忙替他拭去泪痕，搂着他劝道：“妹妹是知书识字的，那破镜重圆的故事，古今很多，务必权时过去，待我慢慢的设法救你出来。断断不可执一之见！”小乔道：“我也没有乐昌公主的福分。那侯门似海，去了怎么还想出来？我也晓得哥哥实是出于无奈，不敢怪你薄情，只是从今夜相见以后，妹子的魂灵永远跟着哥哥罢了。”笑官道：“那个断使不得！这不是你爱我，并且是你害我了。”小乔道：“怎么，我死了就害起你来？”笑官道：“那海关的威势，那个不知？若为我丧身，他难道不要查明原故？这也云又熬不起刑法，万一说出真情，岂非因奸致死，送我一条性命？我爹爹单生我一人，妹妹须要怜念。”那也云也哭告道：“奴家伏侍小姐，并不敢得罪，求小姐救奴贱命罢。”左劝右劝，劝得小乔有三分转意，说道：“奴为着哥哥强颜受辱，不知哥哥有何妙计，可以使奴再见哥哥？”笑官道：“昆仑押衙之辈，世上不少其人，我拚着几万银子，散财结客，或者有个机缘。只是水中捞月之想，妹妹还须忍耐二三年。”小乔道：“苟可重逢，两三年也还不久。只怕奴家命薄，不能伏侍哥哥，你我还须望天拜祷。”真个两人拜祝了一回。笑官取腰间所挂琪璧，拿在手中祝道：“我与乔妹妹如果后会有期，此壁掷地碎为两块；若是此后无缘，则此壁零星碎散。望赐灵应。”说毕，即用力掷下，却好好的分为两半。笑官大喜，将一半自己系着，一半付与小乔，说道：“此即你我之镜，妹妹珍重收藏。”又分付也云道：“小姐若进海关，你须同去伏侍，还好不时劝解。将来我自另眼相看。”也云跪下道：“奴蒙少爷辱爱，自当勉效微劳，日后还求少爷收用。”笑官扶起道：“这个自然。”解衣就枕，欢少悲多。正是：

今夜今时别，伤心欲断肠。

巫岫云阻处，那复见襄王？

请问这赫关差虽是骄淫，如何便晓得乌家有女？却也有个原故：从前那个老举阿钱，被必元打了一顿，心上很不耐烦，后来进入海关，因老赫问他广中的美女，他就把乌小乔说得天花乱坠，竭力保举一番。老赫那里晓得“官之女，不可为妾”的理，便与家人马伯乐商量；马伯乐逢君之恶，一力担当。假如乌必元果能强项，也正言厉色、明白开导一场，老赫又管你不着，难道怕他来硬摘了木戳、砍了脑袋不成？无奈这势利小人，就是海关不要，他也巴不得自己献出；况有人来说了一声，自然双手奉送！这样看起来，不是做书的格外生枝，半是岱云的果报，半是必元自己无耻。

老赫收拾了几间院子，到了日期，一顶小轿，四盏官灯，把小乔抬进。老赫已是半酣，醉眼朦胧的一看：

眉分新月，眼含秋水汪汪；脸似天桃，颊带露珠点点。纤腰一搦，轻盈掌上之珍；
莲瓣双钩，绰约云中之步。岂是巫山窈窕、行雨才来？应怜出水芙蓉，污泥着脑！虽觉泪
容惨淡，偏教媚态横生。

老赫赞道：“果然与众不同！”众姬拥入香房。那也云却一步不离的侍候，暗暗告诉小乔道：“小姐已经破身，停刻须要仔细照应，不可使他看出破绽才好！”小乔是拚死之人，不过为着姓苏的暂活，那里听他的这些言语。一会儿老赫进来，众姬退出。也云上前磕了头，老赫道：“你是向来伺候新姨的么？”也云道：“小的是乌老爷新近挑来伺候的。”老赫道：“这老乌很会已结。你且出去罢。”也云带上房门自去。老赫扬起帐子，小乔却和衣睡下；扯他起来，小乔自知难免，只得宽下衣服朝里而睡。老赫趁着酒兴，扳将转来，贾勇而上。小乔觉得他身上粗糙，也不甚理他。谁知玉杵乍投，花房欲裂，急将两手支撑。老赫那管死活，一往狼藉，直至绿惨红愁，方才云收雨止。一窗红日，老赫才肯起身。那伺候的丫头姬妾，早已拥进一群。老赫分付小心伏侍，叫小乔新姨，班列品姪之下。

自己踱了出来，走至书厅坐下。跟班呈上一个禀帖，老赫拆开看去：

惠州油尾口书办董材跪禀大人钧座前。禀者：小的于嘉靖十二年十月充当油尾口书办，于去年十一月交卸，共该解额税银十三万五千二百四十三两三钱一分。陆续解过银十二万四千九百四十二两余，该解银一万零三百零一两三钱一分，即奉差催，于本年二月二十八日趲办齐集，二十九日在陆丰县合批起解。三月初四日，至海丰县羊蹄岭左侧，陡遇洋匪五十余人，蜂拥前来，手持刀铳器械，抢劫饷银及行李等物，陆丰县添差及失役人等，均各骇散，小的现被刀伤左臂。窃思洋匪肆掠，以至商贾畏缩不前，正额税银每多缺数，乃胆敢横行内地，幼去怕银，罪恶已极！伏乞大人咨明抚提二宪，发檄各营会剿，以完国课，以慰商民。除赴海丰县报明严缉外，理合据实禀明。

老赫看完，踌躇了一会，叫门上问话。那包进才已伺候多时了，老赫把禀帖递与他看，说道：“这事怎处？”进才回道：“据小的想来，这事还未知真假。那董材于去年更换口书的时候，拿着二千银子，希图留办，因老爷不依，换了人。这一万多银子，是他向来亏空的，就算被劫是真，也要着他先自填补，待拿住洋匪，再给还他，并没有豁免的理。”老赫点头，即提笔批道：“汝于去年十一月卸事，所该未完饱项，何得于今年二月始行起解？其中宁无弊饰？税饷正供，白当先行赔补。除咨抚檄营擒拿外，着委员蝎石胡同知查明起解处有无情弊，并将董材锁解来辕，勒限追比。”写毕，即付包进才

发出，又分付把乌必元兼署了盈库大使事。

话说那惠州八口，乃是乌墩、甲子、油尾、神泉、碣石、靖海、浅澳、墩头，各口设立书办，征收货税。这油尾口书办董材，他原姓施，即施延年的父亲，温盐商的襟丈。浙绍人氏。自幼在广充当埠商，娶了家小后，困有了亏空，被运台递解回籍。他因恋着粤中，做些手脚，改姓钻谋。这口书办向例一年一会，都要用银子谋干的。油尾的缺，向来是三千花边钱一年，包进才改了四千，所以被高才捷足者夺去。施材已十分失意，又平地起了这个风波！当日被惠防军民府的差人锁拿解省，再三央告差人，先到自己家中、设席款待。他晓得这项银子，定要缴偿，历年寄回家中也有二万之数，所以不甚着急，只不过叹息数年辛苦。因与儿子延年商议，陆续赔缴。谁料延年因有了这挣钱的父亲，天天浪费，嫖赌吃喝，丢得精光，家中只剩得一二千金。施材这惊不小，与儿子闹了一场，叫他竭力挪凑，自己却跟着差人赴辕投文静候。

少停，老赫升堂，先论他一个自不小心的罪名，迎风便是三十毛板，分付道：“据胡同知替你分说，没有什么情弊，我姑饶了你死罪。但国课正供，不能刻缓，限你十日偿清，三日一比。”这施材磕头谢了下来，到了第三日，将家中所有凑满三千，支离免打。第二限上，延年将他母亲、妹子的首饰衣服及自己的几个箱子，典当一空，仅凑得一千二百银子。海关因过了六日，所缴不敷一半，又重重的三十竹片。施材打了出来，着实把儿子痛骂。延年也无计可施，回来各处求亲告友。

看官听说，患难之时，何曾见有什么亲友？况且延年父子向来不近好人，所以笑他的颇多，帮他的却没有。喜得广省粗直，不似江浙地方刁滑。延年跑了一日，还是温商帮了二百银子。延年只得将房子变卖，另租几间小房居住，又将三个丫头及家伙什物换银。到了限上，整整的二千银子交付父亲，说明此事，又道：“此外再无打算的了。父亲须要设法求免才好，究竟不是我们自己吞吃的银子。”这施材到了十日，偿过六千多银子，老赫到还人心，又转限十日。这包进才因素诈不遂，着实挑唆，又打了几限。

施材虽是个浪荡之人，却也向来受用，何尝经过官刑？儿子又躲得影都不见。央人寄信回去寻他，却好家中母女困无食用，也央人到此寻觅。施材叹了口气，对那人说道：“烦你去告诉他母女二人，各寻生路罢，我是照应不来的了。”幸得海关无甚牢狱，这施材虽锁了颈项，还是散手散脚的，到了晚上，痛哭一场，解带自缢。明早报了关部，老赫将看守差人打了一顿，分付发与尸亲收殓，所该余欠，注在元着项下，拿住强盗再处。

延年也打听了消息，跑来号叫了一番，声言到督抚处喊冤。这少不更事的人，懂得什么？看见有人劝他，他就生了勒索之念。正在争论喧嚷，早到了南海县知县钱芳，将尸首验过，海关家人禀明：因亏空正供，情级自缢的。这钱太爷叫上延年，说他以尸讹诈，尖尖的打了二十，假意要着他身上追缴余银，吓得延年磕头哀告，方才着他具了甘结，抬尸回去。这钱公却是包进才着人请来的，后来自然谢他，不必絮及。

延年领了父亲尸首回家，母女恸哭一场。只是四壁萧然，不要说棺槨衣衾一毫无措，已是绝粮一日。延年又是两腿棒疮，坐着喊痛。小霞只得将头上一根簪子，谢了抬尸的人。看了这带伤的死人，真是有冤莫诉；思想要去借贷，那前日的光景可知。叫延年再到温家，私自求他妹子，那延年说道：“他家又不欠你什么，好意帮了你二百银子，你到夜里偷瓜，只拣软的。我

是没有这副老面皮！”左思右想，再无别法。这五月天气，受伤的尸首又渐渐的发起胀来，思量惟有卖了女儿，才能入殓。

且看下回。

第八回 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身亡

仕途何用苦排挤，自有凌空照夜犀。百折性存犹桂辣，九重天近岂云迷。新迁官职唐观察，旧著山川越会稽。老我封疆惯传舍，一琴一鹤过江西。

恩怨由来刻骨深，百年身世要们心。桃虫有力飞难制，蜂蚕无情毒不禁。苞竹已教从楚炬，洞房那复拥香衾。可怜枉死陶朱子，碧海茫茫自古今。

话说苏笑官自与小乔分别回去，心头那里放得下？奈父亲严厉，不许他进城，只得暗暗叫家人打听。后来晓得已经送去，自然流泪伤心，幸得海关未曾试出破绽，却还自己宽慰。因端节着人进城中去各家送礼，回来说学里老爷于十三日合学月课，务必请相公走走。笑官禀过父亲，万魁道：“这个极该前去。这十八日不是广粮申公的生日么？你须备礼进去拜贺，并问你先生有无音信寄来，一直至十九日回来罢。只是不要又去叨扰亲友，就住在自己宅里，也好查查苏兴经手的账目。你也不小了，来年替你娶亲，这家中便是你的事。我也劳碌不来！”笑官答应了。

十三日清早进城，月课已毕，便到温家探望。宿过一宵，史氏提起施家的话，笑官觉得同病相怜，就有个替他填补的意思，却未曾说出。明日饭后坐轿，回豪贤街旧宅而来。到门前下轿，听得对门哭声悲惨，便问门上道：“这对面向来无人居住，如何有此哭声？”那门上小子名唤限旺，禀道：“是新搬来的施家，向来是当海关口书的。困这施口书被海关逼勒自尽，家中没有棺木，要卖女儿，一时又无主顾，母子哭了好半天了。大相公做些好事罢！”笑官道：“你不晓得，他与我们有亲。快过去说，我去探望。”那小子去了，笑官也便踱将过去。见有一间门面，里头大约不过三间，甚不成模样。早见施延年接将出来，笑官执手慰问，便请他母亲相见。笑官叙了一番亲情，他母子诉了一番苦楚。笑官便分付阿青去问苏兴要三百花钱，并着他去寻一口好些的棺木，即刻就来。这史氏便曳了儿子、女儿，一同拜谢。笑官一一扶起，也不觉的淌下泪来，又见小霞虽则泪容憔悴，却是哀艳动人。笑官触着心事，悲痛之余，不大留意。须臾银子取到，交与延年。延年谢了，即央苏邦置办一切。笑官说道：“昨晚在敝岳处，他家还未知凶问。也须送一信去。”即叫苏邦拨几个人过来伺候，自己却告辞回去，想起海关怨毒，未免又伤感一回。

不多时，只见春才走到，因他母亲得信之后，叫他同家人过来探问，又送了两担米、十两银子过来。两人相见，春才道：“那边不是人住的地方，可惜我那霞妹妹脏死了。叫他搬到这里来往罢！”笑官道：“人家有了丧事，不是顽意儿的时候。”春才道：“我有一句话问你，你又是同窗，又是梯丈，须要教导我才好。”笑官道：“什么事呢？”春才道：“我听得我妈说，明年替我娶媳妇。我想一个陌生人，有什么好顽，我心上很不愿意。他们已经说妥了，这第一天怎么一个法儿？”笑官道：“这也没甚法儿，只要同他睡觉就是了。”春才道：“你不肯教我罢了。怎说混话！我见人家生男子、生女儿是怎样的？”笑官道：“你同他睡了，他自然会教给你，不要别人教的。”春才道：“原来妻子又是一个先生！只是我家馨姐姐嫁了两个多月了，还没有生出什么来，难道他就不会做先生的么？”笑官道：“这个连我也不晓得了。”

蚕（chài）——蝎子一类有毒的动物。

这里正在说话，家人苏邦稟道：“那边一切都办妥了。施相公没有寄放灵柩之处，还求大相公指点一个地方。”笑官道：“城外指月庵是我们的家庵，叫人先去说一声，就寄放那边罢。”又唤苏兴分付道：“十八日是申大老爷寿诞。你晓得申大老爷是不要十分丰盛的，须酌量备一分贺礼。”苏兴答应了。笑官留春才住了一夜，明日又到施家，早已成殓停妥，一家子都穿着孝衣孝中。笑官同春才备了吊礼，拜奠一番。可笑那施村，非无许多朋友交情，这日开丧，刚刚只得两人吊奠，其余都是帮吃饭的邻居。草草的出城安顿，回家之后，春才已经回去。笑官又过去安慰一番，困见房子窄小，请房东进来，叫他再腾出两间，房钱问苏兴支取；又拿二百银子，为他们日用之费。这三人的感激，自不必说。

到了十七晚上，延年备了酒席，请笑官过去申谢。先是史氏拜倒，延年、小霞也都跪着，慌得笑官也忙跪倒，平磕了头，然后入席。史氏请笑官上坐，延年主位相陪，自己关席，小霞执壶劝饮。酒过三巡，史氏说道：“先夫在日，相交的朋友颇多，不料祸到临头，并无一人照应，只有温姐夫借了二百银子。先夫自经之后，殓殓无计，只得欲将此女卖了，葬他父亲。承大相公格外施仁，殓存均感，愿将此女奉为婢妾，以报厚恩，望相公俯纳。”笑官道：“姨母这话，只怕太重了。不要说你我亲情，理该照应，就是陌路旁人，见了此等伤心之事，也要帮补些。只是小侄进城迟了几天，送了姨丈的性命，已经抱愧，何敢言恩？表姐阔阅名媛，岂可辱为妾媵？这事断不敢领命。”史氏道：“此是老身肺腑之言。小女虽然丑陋，也还认得几字，相公若使唤他，未必至于倒捧笔砚。”延年道：“小弟向来游荡，困受了此番景况，才见人心。妹子得进苏门，自然终身有靠。倘若执意不收，我母子三人岂不原是活活饿死？”笑官道：“但且放心。虽则小弟未知日后如何，日下自当照应。只是亲事断难从命。”说毕，即起身告别。母子再三挽留，小霞红着脸执壶斟酒递上，笑官只得立饮三杯而去，又叫人送了许多米炭吃用之物过来。——看官听说，笑官风流年少，难道不爱着小霞？只因此番周济，出于一片侧隐之心，并无私念，不忍收他；况他与小乔的一段情肠，还未割断。这都是笑官的好处。只是施家母子放不下笑官，那小霞素晓蕙若的性情，也十分情愿。

笑官到了次日，进广粮厅祝寿。申公因他是儿子的问窗，匠山的亲戚，而且笑官又非惹厌之人，所以十分优待，他的礼全数收了，回敬了十匣湖笔、百幅松笺、十匣徽墨、一部诗稿。又说：“匠山一路平安，在南昌有信寄来，顺候令尊。刻下想已到家了。世兄得便，不时进来走走。近得京中来信，我大约不能久任于此，已后就会少离多了。”笑官应诺，稟辞回去。

困无甚事，即日出城回家，将申公所送之物呈上父亲，稟明申公说话。又告诉施家之事：“因见他同我们一样受累，所以帮助他些。他要将女儿送与孩儿，是孩儿已经回绝的了。”万魁大悦道：“我只说你年小，还懂得不得事。这几件却办得很是！将来守了李先生之训，成我之志，便是你一生受用了。”正是：

失足回头晚益难，人情沧海任君看。

荣枯得失何须计，自有天公算一盘。

再说申别驾原是翰林外补，观察降调。内里与他不合的宰臣姓冲名抑，本是微员，一言契合，二年中升至中极殿大学士之职。他受这等恩遇，就该

竭力报效才是，不料大权在手，黜陟自由，睚眦必报，焚赃舞弊，辜负圣朝，擢发难数。各大臣钳口不言，还赖皇上圣明，赫然震怒，抄籍赐死，妻子戍边。依在下的村见，那冲抑一生乾没，半刻消亡，落得个财命两失，就算是天理国法昭彰，分毫不爽的了。可笑那班科道，平时不见风力，到了冲抑赐死之后，拿着一张绵纸搓就的弓、灯心做好的箭，左手如抱婴儿，右手似托泰山，对着那死虎乱射，说有什么依附的小妖，又说有什么伏戎的余莽，乞亟赐诛殛以彰公道。幸圣恩宽大，将所抄一切趋奉、乞怜、送礼、馈银的书禀，付之祝融、教这些内外大小臣僚，惭于心而不必惭于面；无非要他改过自新，勉图报称的意思。

内有一个湖广道监察御史，姓高名凤，从前也曾参过老冲，此时他偏不肯乱道，上了一疏，却与众不同：

湖广道监察御史臣高凤为奏闻事：臣闻刑赏明而天下劝，善恶别而公道彰，此“五刑五用”、“五服五章”所以并著于《虞书》也。伏见皇上乾纲独运，一怒安民，罢冲抑而赐之死，籍其家而戍其孥，从恶之尤者并赐斥革，附恶之次者责令自新，圣谟独断，刑期无刑。臣职忝谏台，不胜欣跃。特是冲抑既已伏辜，而从前之触其怒而革职、逆其指而降调者，未蒙恩复，臣窃伤之。夫一夫不获，恐伤仁圣之明，况众誉攸归，宜锡褒崇之典。伏乞诏部查核，奏请施行。

旨：“这御史所奏是，该部核实具奏。已故者赐衔赐谥，其现在革职降调者，俱以原官擢用。”此旨一下，这广粮通判申晋，放了浙江金衢严兵备道。朝报到了广东，各官都至粮厅道喜。此时八月初旬，那苏吉士进城伺候乡试，得了此信，连忙进署恭贺。申公待茶送出，又告诉地道：“这里还有经手事件，大约十月才可起身。尔时还要到府一叙。”吉士谢了出来。

转瞬三场已毕，那温家备酒接场，延年又请晚叙。原来他母亲困受恩深重，必欲以小霞送他，与延年商议，延年道：“我见他屡次偷看我家霞妹，心上未必不愿意，只是碍了亲情，怕于物议。如今趁他在此，留他饮醉，叫妹子去打动他。但不知妹子肯否？”史氏对小霞道：“这是你终身大事，你须自己拿定主意。不是我叫你无耻，不过要你报恩，而且我母子将来有傍。”小霞道：“女孩儿家羞人答答的，教我怎样？他不收我，我只是永世不嫁人就是了。”史氏道：“不是这等说。我原不要你怎样，不过叫你伏侍他。”小霞道：“这伏侍原是应分的。”主意已定，即沽了上好的绍兴酒，整备精洁肴馔，待他晚上回来。

这笑官在岳家饮酒，已是半酣的光景，傍晚辞回，延年母子早已拱候多时，拥了进去。就在这后边两间、小霞卧房外点了烛，薰了香，恭恭敬敬的请笑官坐下。史氏道：“大相公晓得我们小人家备不出什么酒菜，先到那好的人家去了。只是这里所有，虽然都是大相公的，难为我们一片诚心。”笑官道：“姨母怎说此话？今日自当尽量痛饮。姐姐呢？”史氏道：“这里只有一个小丫头，没有动得手的人。我叫他自己上灶，虽没甚菜，也还干净些。”笑官道：“这个越发不当了！停一日我叫人寻一个会动手的老妈子来。”史氏谢了，母子二人殷勤递酒。史氏又替笑官宽了衣服。一会儿菜已上齐，那小霞穿着一身素服，越显得粉面油头，来至席前。吉士即忙立起，史氏捺住

黜陟(chù zhì, 音处质)——指官吏的进退升降。

睚眦(yá zì 音牙字)——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

孥(ná, 音拿)——纷孥，混乱。

了说道：“大相公正在这里赞你手段，你来劝相公饮一杯。”小霞道：“奴做的菜那能可口？相公不要笑话。只是这里同家中一样，相公须要畅饮几杯。”笑官道：“怎么姐姐这样称呼？”小霞道：“这叫做各言其志。”即斟满一大杯，双手递上。笑官道：“这酒我不敢饮，须要改了称呼，才好领命。”小霞以目流盼，低低的叫了一声“哥哥”；笑官欢然饮了，即回敬一杯。小霞道：“妹子量浅，小杯奉陪罢。”此时延年已经躲过，史氏只说照应厨房，也自去了。笑官已有八分酒意，拿着大杯强劝小霞。小霞只得干了，夹着一箸蒸透的春鸭送过去，又斟上一杯酒，接膝挨肩，殷勤相劝。这笑官又不是本来道学，见了这花一般的人儿，怎么不爱？一面的握他纤腕，蹀他莲钩，渐渐的接唇偎脸，摩乳扞肤，竟丢了酒杯进房安寝。这一宵欢爱，不过是笑官得些甜头，小霞吃些痛苦。

次早起来，谢了史氏，说道：“承姨母厚情，当图报效。只是妹妹还须暂居于此，俟明春娶了温氏，再享过父母，然后来迎。”史氏允了。笑官又叫人买了两个丫头、一个老妈伺候，一连住了四五夜，方才回乡。到放榜之期，又进城歇宿。那榜发无名，也算是意中之事，不过多吃了几席解闷酒而已。

直至十月初旬，申公已定行期，万魁在家拱候，叫笑官进城拜送、敦请，伺候了两日，方才起身。那马头上，官员盐商等类，都各设公帐饯行，总督、巡抚、供差、家人，持帖候送，关部更独设一帐，亲自饯行。申公各处领情言谢，又与老赫执手叮咛了一会，直到挨晚，方才点鼓开船。笑官一同在船，到花田上岸。这里灯笼、火把、轿马之类，齐齐的摆了一岸。申公同笑官来到苏家，那万魁早已穿了公服在门，迎进厅中，灯彩照耀辉煌。申公请万魁换了公服，安席坐定。申公道：“屡叨盛赐，渴欲到府申谢，奈为职守所羁。如今不是这里的官，就可以往来任意。无奈钦限甚迫，有负厚情！”万魁道：“职荷大人覆载之恩，未能报答于万一，自分永当结草于来生，再命职子芳衔环于毕世。”申公道：“忝关亲谊，这话不无己甚了！令郎天姿诚笃，温厚和平，可卜将来大器。令婿已掇高魁了，可喜！可贺！只是匠山落落不遇，又落孙山，深为扼腕。”万魁道：“便是，李亲家一去，音问杳然，职时时挂念。未知可有书信来否？”申公道：“尚未接到。昨阅制台辕门小录，知令婿已中十二名经魁。折桂童年，将来正未可量！”厨役上了三汤四割，申公起身告辞，又嘱笑官将来便道枉顾。万魁父子送出大门，人役簇拥而去。

万魁知道女婿中了，暗暗喜欢；又定了来年正月替笑官娶亲，先行请期礼。到了年底，果然接着江苏来信说，“小儿既中之后，定于冬月跟我进京，俟会试之后，再当赴广行聘完婚。”这合家的欢慰，更不必说。万魁打点送各家的年礼，命笑官进城，各处算账辞年。笑官依旧施家居住。久离乍会，态有余妍。小霞嘱他：“乘问告诉父亲，娶奴回去。你明年娶了蕙妹，奴自然做妾，但不可恋新弃旧，使奴白首无归。”笑官安慰一番，逐日到各家去辞年算账，收下利银，都交苏兴承管。

这日在洋行算账回来，偶从海关经过，触着心事，想道：“我听得延年说靖海门内天妃宫新来一个异僧，未知怎样？今日顺便去访他一访。”便叫轿夫住下，自己同阿青步至天妃庙前。只见围绕着许多人，看那盘膝而坐的和尚：

发垂盖耳，宛然菩萨低眉；鼻耸遮唇，还象金刚怒目。合着一双空手，硬骨横生；赤着两只毛腿，紫筋暴露。提篮内摊几个不伦不类的丹方，葫芦中藏数颗无据无凭的九药，

虽似西方佛子，还同海岛强梁。

笑官分开众人，高声喝道：“和尚你坐在这里，还是参禅？还是化斋？”那和尚开眼一看，答道：“禅虽不参，却参透无边的心事；斋虽不化，也化些有眼的英雄。”笑官见他答得灵异，便道：“弟子虽然肉眼未知，可能借方丈一谈否？”那僧篮中取出一纸，暗暗写了几字，付与笑官回去拆看，他依旧坐好。笑官只得回来，在轿中拆看。上写着：“苏居士可于今晚至五层楼下候谈心事。”笑官大惊，想道：“他如何晓得我姓苏？这僧有些异样，不可错过。”

回家到了黄昏，带了阿青上街。家人只道他对门过夜，再不阻他。谁料他到了施家，分付众人“不必守候，我还有事耽搁”，便同阿青出了仓门街，望北而行。阿青不知原故，提着灯跟着，走出街口。笑官叫阿青住了：“我去去就来。”阿青道：“相公使不得，此刻夜静更深，一个人到那里去？还是小的跟去好。相公要访什么情人，横竖小的再不敢学舌的。”笑官道：“胡说，你懂得什么？只要你在此等候。多只二更，少则一更，我就来的。”阿青拗他不过，只得由他。

这笑官走至五层楼边，那和尚已席地坐候。笑官忙拜倒在地，说道：“弟子不知活佛临凡，有失回避。”那和尚扶起道：“老僧西藏人氏，来此结一善缘，那里是什么活佛？”笑官道：“师父若非活佛，何以晓得弟子姓苏？又知弟子有心事？”和尚道：“这是偶然游戏。但居士有甚疑难，老僧或能解脱。”吉士道：“真人面前怎说假话。弟子父亲无辜被责，恨之一也；弟子年幼，不良于御女，失去一妻，恨之二也；贞妾被豪强夺去，恨之三也。师父果能设法搭救，弟子定当顶礼于身。”和尚道：“第二事不难，顷刻可以见效。第三事的对头却是何人？”笑官道：“师父慈悲为本，谅来不肯害人。弟子切齿之人，关部赫广大便是。”和尚道：“原来就是此公。我还要化他一分大大的斋粮！要趁汝心；须依我计。”笑官道：“斋粮弟子尽能措办，只是计将安出？”和尚道：“也不用什么大计。居士回去只要四布谣言，说新到番僧，善能祈子，顷刻间传入关部之耳，就可报命了。”笑官依允，和尚即于囊中取出丸药三枚，说道：“眼之不但为闺房良将，并可却病驻颜。尊宠姓名须要说明，此后不必再会。”笑官拜受了，又告诉他小乔姓名。和尚挥之使去。

笑官转来，已是三更时候，街坊寂静无人，阿青在街口哀哀的哭。笑官喝住了，跟着同行，到了施家敲门而入，那小霞还挑灯坐守。笑官要叫丫头出来烫酒，小霞道：“不必支使他们，这里有现成的，原是我预备着候你的。你到那里去了这好一会？”笑官道：“不过算账罢了。”小霞搬出几个碟子，两人接膝饮酒。笑官暗暗将先天丸噙化入口，觉得气爽神情，那一股热气，从喉间降至丹田，直至尾闾，觉腿间岸然自异，即搂住小霞，叫他以手扞弄。小霞一手摸去，早吃了一惊，解开看时，较前加倍。小霞细细盘问，笑官一一告诉，嘱他不可泄露机关。又吃了几杯急酒，解衣就枕。太阿出匣，其锋可知，慢慢的挨了一回，方觉两情酣畅。从此笑官已成伟男，小霞视为尤物，落得夜夜受用。

各处账目俱已算明，大约洋行、银店、盐商的总欠三十万余，民间庄户、佃户及在城零星押欠共二十余万。笑官收了五六万利银，交苏兴收贮，又支一千银子与小霞过年；自己急急回去，将城中买回之物分派与母亲，妹子，姨娘等，家人、丫头、仆妇俱有赏赐。万魁见他办事清楚，十分放心。

腊尽春回，吉期已到。万魁分付将笑官所住的内书房，改为新房，将花氏搬出另居，这院子改做外房，添了六个丫头、四个仆妇伺候。一切铺垫都已停妥。这温家的嫁资，十分丰厚，争光耀日，摆有数里之遥。苏家叫了几班戏子，数十名鼓吹，家人一个个新衣新帽，妇女一个个艳抹浓妆，各厅都张着灯彩，铺着地毯，真是花团锦簇。到了吉日，这迎娶的彩灯花轿，更格外的艳丽辉煌。晚上新人进门，亲友喧阗，笙歌缭绕，把一个笑官好像抬在云雾里一般。接宝迎龙，催妆却扇。酒阑客散，婿入新房。分付众人退出，亲手替蕙若卸去浓妆，笑道：“妹妹，久不会面，越发娇艳了。”一面调笑，一面宽衣就寝。罗甫解，贯革维艰，蕙若则丐君徐徐，笑官则怜卿款款。日上三竿，新人睡起。那新来的丫头仆妇，进来磕头，笑官一一赏过。三朝之后，见过公姑。万魁因儿子新婚，不忍叫他出门，但新年并未至各家贺节，只得自己进城一走。

从来说漫藏海盗。这万魁的豪富，久已著名，前日迎亲，又不该招摇耳目，那乡间地方服孔小的多，何曾见过这样嫁娶？就有一班从前欠租久债，吃过万魁亏的小人，纠合着与盗为伙的汛兵、沿塘的渔户，伺着万魁不在，四十余人明火执仗前来。到了门首，几个上屋，几个放火，几个劈门，呐声喊拥将进来。家人们睡梦里醒来，正不知有多少人杀进，各各寻头躲避。众盗却不知库房系家人经管、在中门外边，一直拥至上房，杀死了两个丫头。这毛氏躲在床后，众盗掳掠一空，各处寻新人房子。

这笑官正与蕙若取乐一番，交颈睡去，忽听喊声大起，情知有变，急起身下床，至天井中，一望火光冲天，喊声震地，便欲开门出去。蕙若赤着身，一把拖住道：“强盗放火，不过掠取财物、并不想杀人。你这一出去，不是碰到刀头上去么？快些躲避为是。”笑官道：“那边复壁之中，可以躲得。只是他若放起一把火来，不是我们活活的烧死？”蕙若道：“他在外边放火，不过是唬吓人，到了里头，他要照顾自己性命，再不放火的。”正在商议，听得门外人声聒耳，慌得两人穿衣不及。笑官忙扯一件自己的皮套，替他披上，好好的躲在壁中，也照应不来丫头仆妇。

不一时，那班强盗劈门拥进，倒笼翻箱，直到五更才去。这夫妻两口，抖做一块，天明还不敢出来。那些躲过的家人，天明进来看视，先到上房乱喊，毛氏才从床底下钻出，所有房中之物已都拿去；忙拥到笑官房中，只见箱笼也是一空。丫头们房内却分毫未动，一个个爬将出来，只不见了少爷、少奶奶，翻床倒架，那里寻得出来，笑官已明知是自己家人，但蕙若身上只披着一件大褂，下体赤条条的，自己也未尝穿裤，所以不敢做声。听家人喊道：“不好了！少爷、少奶奶都被强盗抢去了！”收拾的收拾，进城报信的报信，忙个不了。

再说万魁进城，住在旧宅，清早起来洗面，只见苏兴喘吁吁的跑进来说道：“老爷不好了！花田院子被强盗打劫了，大门大厅都烧了。”万魁这一惊不小，忙问道：“可曾伤人么？”苏兴道：“杀了一个苏正伯伯，两个丫头，还没有查出名字。”万魁正在悲痛，又见家人董茂跑来说道：“不好了！家中各房抢劫一空，少爷、少奶奶都抢去了！”万魁一闻此言，霎时昏倒在地。家人们连忙扶到床上，灌进姜汤。万魁微微苏醒，只叫得两声罢了，已是呜呼哀哉。

下回分解。

第九回 焚夙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宣淫

冯媛弹铁于孟尝，收债市义三窟藏。番禺下士名苏芳，契券汗牛充栋梁。什之一炬何堂皇，钱虏咋舌讥滥觞。侠客愧汗惊望洋，嗟彼延僧祈福祥。揖盗养虎寻豺狼，珠围翠绕众妙场。夜半罗食佛放光，莲花坐涌莲瓣香。迷津普渡真慈航，愚智吾分上下床。

话说苏万魁在城惊死，幸喜苏兴尚有三分忠义，分付众人看守，叫几人下乡报信，听候主母到来定夺。这送信的人下乡，笑官已经出来料理各项，着家人报官看验。幸喜不过劫抢两房，库房及各房俱未经动。失去金银首饰衣服之物，虽记不清楚，大约四五万金；伤人三命，烧了两进门厅。正要自己进城与父亲商议，那城中报信的已到。笑官大哭一场，举家都哭个不了。笑官分付将董茂锁住，候县太爷到来禀明发落，自己即领着一家大小进城。他同母亲妻妹先行，着两位姨娘细细的在后收拾，又派几个老年家人媳妇们等看守。

一会儿到了城中，抚尸大恸。苏兴方晓误报之过，幸而自己没有亏心，上前叩见。笑官道：“你很懂事，这开丧出殡之事，你与苏邦两人料理。各人派了执事，开单呈看。一切丧房事务，去请温老爷、潘老爷与那边施相公一同照应。里边请施太太、温太太主持。再花田地方看来往不成了，着老成家人去搬取库中存贮银两货物及小姐、姨娘房中物件上来。”苏兴、苏邦答应下去，一面买棺成殓，一面送讣开丧。笑官又将小霞之事禀过母亲，请他过来一体受孝。开了五日丧：第一日是往来乡宦及现任佐杂衙门；第二日洋行各店铺同事朋友；第三日是一切姻亲；第四日女亲；第五日是本族本支。停了五七，方才发引举殡。这各亲友的路祭，约有二十余家，一直出了大东门祖茔安厝。

笑官因在家守制，将家中诸务料理一番：把苏兴升做总管，代了苏元，兼管库房、货物房事务；苏邦管了仓廩，一切乡间的银账、租账；苏玉承管城中银账；伍福管了大门；叶兴管了买办。皆立有四柱册子，着苏兴按月收付稽查，上了各项档子，自己一年一算。又定了规矩：男子十二岁以上，不许擅入中门，女子不许擅出正厅。后步中门外设下云板，门外着八个小子轮班听候差遣传话，门内着八个仆妇轮班当差或递送物件，晚间即于耳房安歇守夜。自己收拾两处书房：外书房在正厅西首，系阿青承值，外派跟班六名；内书房在女厅东首，四名识字丫头轮值。将五间大楼奉母亲、妹子居住，五间后楼住两位姨娘。东院六间，对面平房蕙若居住；西院的一样六间，小霞居住。以上各房都照旧派丫头、仆妇等伺候。家人生女，十一岁进宅当差，十九岁放出婚配，生子亦照此例；其有情愿在宅者，听其自便。内里银钱，总管委了小霞，巫云、岫烟帮办；内厨房叫叶兴家里承管，又命苏兴家的、苏邦家的、伍福家的每人十日进内监察。这些仆妇丫头倘有不是，轻则自行责治，重则回明撵逐。后边园子派两房家人看守，承值打扫，共一百五十余名家人妇女，俱照执事轻重，发给月钱，从三两二两至五钱不等。外边苏兴，

滥觞（làn shāng，音烂伤）——原指渭江河发源地水极浅小，仅能浮起酒杯。《孔子家语·三恕》：“长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王肃注：“觞，可以盛酒，言其微。”后以此喻事物的开始。

大恸（tòng，音痛）——极悲哀，大哭。

厝（cuò，音错）——把棺材停放待葬。

仓廩（áo，音熬）——贮藏粮食等的仓库。

里边小霞，逐月发付。一番经理，井井有条，各人亦都踊跃。再老家人苏元，三子二女，长子听其出户归宗，余俱恩养在宅，月钱从重给发。其花田新宅，并行变卖，一面着人到番禺县去稟请追缉。

这番禺马公，从前已经看验过了，饬捕严拿；将董茂打了一顿，发回这里，也就撵了。后来捕役拿住两个乡民，一个叫做白阿光，一个叫做赖得大，都系苏家的债户。供称：“因欠债破家，起意劫抢。共合伙四十六人，他们都已逃散，我们因得了双倍财利，剖分不匀，延迟被获。”番禺县当下将两人寄监，分付严拿余党。

家人回来稟明，笑官方知就里，心中想道：“我父亲一生，原来都受了钱银之累！”感事伤心，不觉泫然泪下。因唤苏邦上来问道：“你经手虽未多时，一切乡间银账及陈欠租项，共有多少？”苏邦回道：“乡账本银不到三万，连利共该七万有余。租账共有三处：花具的田共三千二百余亩，系庄头王富经手，共欠粮米五千八百馀石；东莞的田二千七百余亩，系庄头郑升经手，共欠粮米一千二百馀石；番禺的田共六千七百有零，系庄头包福经手，共欠陈租一万九千五百馀石。这三人前日上来磕头，小的与他算过，叫他赶紧追讨，他们应许十分之二的。”笑官道：“你将银账上的借券及抵押物件，由单文契，都查明封好；再唤齐债户，于三月初三日俱赴花田宅中聚会，我有话分付。”苏邦答应下去。

笑官在家闷闷不乐，却好施延年过来，二人饮酒消遣。那延年恨不得将天外海底之事，多造出几样来告诉笑官，笑官忽然触着道：“我去冬在城看那天妃宫的和尚，别无所长，不过善于求子，你须将这话替他传扬开去，也算善缘。但不可说明出自你我二人之口。”延年道：“这很容易。姐夫不晓得，我相好的朋友最多，这一人传两、两人传三，不消三五日就可以传遍省城的。”又低低说道：“姐夫守孝在外，那里受得起这许多冷落？其实也不必过拘，还是进里边歇宿的好。”笑官道：“我也不过恪守时制，在外百日，原一样进去、一样出门，大哥不必挂念。只是大哥须要赶紧寻一头亲事，事奉母亲，该用什么银两，我自当措办。”延年告谢出去。

到了三月三日，笑官坐了一乘暖轿，挂下轿帘，清早下乡来至花田。那看守的家人上前叩见，笑官分付两边伺候。苏邦领着许多乡户，陆续前来。但见：

鸠形的、鹄面的，曲背弯腰；狼声的、虎状的，磨拳擦掌。破布袄盖着那有骨无肉乌黑的肩膀，草蒲鞋露出这没衬少帮泥青的脚背。挤挤拥拥，恍如穷教授大点饥民；延延挨挨，还似猛将官硬调顽卒。

吉士分付叫几个年纪老成的上来。众人互相推诿，才有七八个人上来，唱了一个肥喏，意欲跪下。吉士忙叫人扶住，问道：“你们都是欠我银子的么？”那些人道：“正是！不是我们故意不还，实在还不起。求少爷发个善心，待今冬年岁好了再还罢！”笑官道：“我并不是替你讨债，见你们穷苦，恐怕还不清，所以待你们打算。你们每乡各举几个能书识字的上来！”因叫家人将他们抵押的东西，一齐拿出。那众乡户共有三十余人走上，笑官道：“众位乡邻在此，此项银两本少利多。当初家父在日，费用浩繁，所以借重诸公生些利息；此刻舍下各项减省，可以不必了。诸位中实授穷苦的，本利都不必还；其稍为有余者，还我本钱，不必算利。这些抵押之物，烦众位挨户给还，所有借券，概行烧毁。这是我父亲的遗命，诸公须要各人拿出本心，不可有一些情弊。”众人一闻此言，各各欢喜，说道：“蒙少爷的恩，免了利

银。这本银是不论贫富都要还的，就着我们为首的人清理便了。”笑官道：“不须费心，诸位只要将抵押物件仔细发还，凭各人的良心便了。”说毕，即将许多借票烧个精光。众债户俱各合掌称颂，欢声如雷而去。笑官觉得心中爽快，下船进城，分付苏邦：“此事不可声扬。你回去速写谕帖三张，分送至各庄头，将所欠陈租概行豁免，新租俱照前九折收纳。方才这些债户倘有送本银进城交纳者，从重酌给盘费。”苏邦答应遵办。笑官还家，叫苏兴销了档子，自己至父亲灵前，哭禀一番，在家守制。不题。

再说那天妃庙前的和尚，本系四川神木县人，俗名大勇，白莲余党。因奸力毙六命，逃入中藏安身。为人狡猾，拳勇过人，飞檐走脊，视为儿戏。被他窃了喇嘛度牒，就扮做番僧，改名摩刺，流入中华。在广西思安府杀了人，飘洋潜遁，结连着许多洋匪，在海中浮远山驻扎。因他力举千斤，且晓得几句禁咒，众人推他为首，聚着四千余人，抢得百来个船只，劫掠为生。近因各处洋匪横行，客商不敢走动，渐渐的粮食缺乏，他想着广东富庶，分付众头目看守山寨，自己带了一二百名勇健，驾着海船，来到省城。将船远远藏好，同了几个细作，入城打听得赫关部饶于财色，他就极意垂涎；又不知那里打听得老赫求子甚虔，他就天天对着众人说：“善持白衣神咒，祈子甚灵。前日瞥遇苏吉士到来，说了几句隐语，吉士信以为真；殊不知他看见吉士面上有些心事，又见跟他的阿青拿着姓苏的灯笼，所以说那几句。幸得吉士没有请他供奉在家。他也一心想着关部，还算吉士的福运亨通。却不该将乌小乔的名字告诉他，要他做什么昆仑奴，这又是吉士的梦境。但那求子之说，吹入关部耳中。

此时老赫最喜乌必元的奉承，一切生财关说之事，颇相倚重。必元又与包进才结为兄弟，走得格外殷勤。只是小乔那种悲苦之状，一年来未见笑容，老赫不大喜欢。叫他父亲劝了几回，小乔只是不理。必元着恼，禀过老赫，将他拘禁冷房，只有也云伏侍，无非要驯伏他的意思。这小乔到深为得计，淡泊自甘。

这日必元上来请安，老赫提起急于得子的话，乌必元就力荐此僧。老赫即叫人传进。这和尚大模大样，打个问讯，朝上盘坐。老赫问道：“和尚本贯什么地方？出家何处？有无度牒？仗什么德能，敢在外边夸口？”那番僧回道：“俺西藏人氏，向在达勒浑毒教主座下侍奉，法号摩刺，并无德能，不过善侍解脱、白衣诸咒。奉教主之命，替人祈福消灾。度牒到有一张，不知是真是假？”即于袖中拿出递过。老赫接在手中一看，但见虫书鸟篆，尖印朱符，知是喇嘛宝物，忙立起身来双手奉还，说道：“弟子有眼不识真如，乞望慈悲恕罪。”即延至后堂，请他上坐，自己倒身膜拜，每日清早同夫人胡氏虔诚顶礼。

约五六日光景，老赫要窥探他的行踪，独自一个潜至他房外，从窗缝里头张看。见这和尚在内翻筋斗玩耍，口里呐呐喃喃的念诵，穿的是一口钟衲衣，却不穿裤子，翻转身来，那两腿之中，一望平洋并无物件。老赫深为诧异，因走进作礼。摩刺坐下，老赫问道：“吾师作何功课，可好指示凡夫么？”摩刺道：“老僧有甚功课，不过作大人生男之兆耳。”老赫大喜道：“吾师如此劳神，弟子何以报德？只是方才看见吾师法象，好像女人，却是什么原故？”摩刺道：“老僧消磨此物，用了二十年功行，才能永断情根。若不是稍有修持，我教主怎肯叫我入罗绮之丛，履繁华之境？”老赫信为真确，后来竟供奉在内院，里头姬妾都不回避。那品娃、品娇、品 、品婷十数个北

边女子呼为活佛，朝夕礼拜，争思得子，便可专宠后房。无奈老赫年纪虽然不过望四，因酒色过度，未免精液干枯，靠着几两京参广中丸药。日间还要闹小子，夜里又恋着这可儿媚子年幼的人，这一月中到不得两三夜。所以西院这些女子，长吁短叹的很多，虽天天求子，那不耕之田，未必丰收五谷。

这摩刺打听得银钱是品娃经手，便想先制伏他。一日早晨，众姬膜拜已毕，摩刺开言道：“众姬且退，单留娃姨在此传授真言。”即附耳说了几句。品娃出来，众人问他说什么。品娃道：“各人的机缘，谁敢泄露？你们只要信心奉佛，自然各有好处。”品娃到了自己房中，忙忙的收拾洁净，晚上遗开丫头，焚起一炉好香，一人静坐——原来是摩刺告诉他说，他命该有子，当于晚间焚香独候，我来传汝捷径真言，所以虔诚等候。直至月上二更，见天井中一个黑影跳下，品娃心上一吓，那活佛已走进房中，据床趺坐。品娃瞻礼已毕，即叩请真传；摩刺扶起他来，将他抱住。品娃晓得他是太监和尚，却也并不惊心。摩刺道：“我有枕畔真言，系得子捷径，当于枕边密授，不知你可愿意？”品娃道：“能与活佛同衾，奴家善缘非浅。况佛爷是我们一般的人，有何疑惧？”即替他解下衲衣，两股中真无物件。品娃也脱衣睡下。那摩刺却腾身上来，品娃到笑将起来，说道：“佛爷想是鲁智深出身，光在这里打山门则甚？”摩刺道：“不进山门，怎好诵经说法？且看佛爷的法宝。”摩刺放开手段，品娃早已神魂荡漾，不暇致详；接连丢了两回，死去重醒，摩刺还不住手。品娃只得两手按住，再四哀求，摩刺暂且停止。品娃道：“师爷原来有这等本事！但不知向来藏在何处？”摩刺道：“这是纳龙妙法，俗人那知色相有无？”品娃打了他一下，由他再动戈矛，直至五鼓频敲，方才了事。摩刺起身趺坐，默运元功。品娃觉得满身通畅，四肢森然，反搂住了他说道：“奴家有此奇遇，不枉一生。未知可能再图后会否？”摩刺道：“后会不难，且包管你怀妊生子。只是你一人承值不来，须要伙着众人，方好略施手段。”品娃道：“这同院姊妹四人，都是奴家的心腹。我明日约齐在这里，听你怎样，可够么？”摩刺答应而去。

果然次晚品娃告诉三人一同领教。这三个人那个不想尝异味？俱在品娃房里取齐，四个团脐，夹攻这一根铁棒。那摩刺忒也作怪，还逼勒着四姬，都递了降书、降表，方呵呵大笑，奏凯而还。这品娃腹痛，品娇攒眉，品婷立了起来，仍复一交睡倒，虽得了未迄之奇，却也受了无限之苦。品娇道：“这和尚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那东西就像铜铁铸就一般，我们那里搁得住？如今我们这院子里的丫头，共有二十几人，除去小些的，也还有十五六个。我们一总传齐了，各领四人，与他拚一拚，看谁胜谁负？”品娃道：“妹妹不要说痴话。我们向来上阵的，还抵不住他，何况这丫头们，只怕一枪一个死。何苦作这样孽！”品婷道：“姐姐说得是，你我也算惯家，尚且输了，何况他们？我闻得东院新来的阿钱，他有什么法儿，何不叫他来盘问？他要奉承姐姐，再不敢不说的。倘若我们学会了，就可一战成功。”品娃道：“我也听得老爷赞他，我明早就唤他来盘问。只是我们都要多吃两碗参汤，保养着身子，才好冲锋打仗。”

众姬商量御敌之策，只有乌小乔在冷室之中一些不晓，摩刺虽然记得姓名，幸得留恋众人，不暇计及。这日正与也云闲话，忽见门房开处，他父亲蓦地走来，小乔起身接进。必元见他云鬓不整，憔悴可怜，又住着黑暗地方，

趺（f，音夫）坐——佛教徒盘腿端坐的姿势，左脚放在右腿上，右脚放在左腿

不禁潜焉泪下，说道：“我前日那样劝你，你偏不肯回心，致受这般苦楚，叫我看了怎不伤心？近来大人请了一位活佛，在府求子，他奶奶们一个个诚心顶礼，求他传授真言。你若肯去拜求，他原是我荐来的，一定教你。你将来生了儿子，得了荫官，你岂不就是一位太太了！好孩儿，你听我的话，将恶气儿捺下，将好气儿放些出来，我替你求一求大人，放你出去。若还是这样，就一世禁在这里了。你花一般的人儿，刚才开得一两瓣，岂不误了青春？”小乔哭道：“孩儿自到这里，那一样不依着他，我天生这个样子，叫我怎么来？”必元道：“你在家中一样的会说会笑，而且笑的时候多，我还不时吆喝，为什么到了这里一点儿笑容都没有？大人原爱你，只嫌你这一样。他说只要你笑了一笑，还要升我的官呢！你就算尽了点孝心，笑一笑罢！”小乔道：“那悲欢乐，如何勉强得来？爹爹要想升官，何下再养几个会笑的女儿，送与总督、巡抚，还可以升得知府、知州，不强似盈库大使么？”必元大怒道：“这贱人怎么到挺撞起我来！你春风不入驴耳，从今不必见面了。”立起来，忿忿出去。小乔叹口气道：“我看你靠着这座冰山，只怕春雷一响，难保不消。我这污辱之身，自然不能再奉苏郎中栉，天可怜再见一面，也就死而无怨了！”

必元惭忿走出，见过老赫，老赫问道：“你去劝他，他怎说？”必元连忙跪下道：“生了这等不肖女儿，都是卑职的罪孽。求大人格外宽恩，暂时饶恕罢！”老赫道：“他原没有什么不是，不过是不讨人喜欢。迂拙孩子，我也不忍凌虐他，且过几时再处。”必元谢了站起。

老赫又问道：“我们应收税项，各处都有缺额，将来覆命之时，我那里赔偿得起？你须替我想个法儿。”必元道：“这事卑职也曾同包大爷议过，大人还须传他进来，通同商议。”老赫即唤进包进才问道：“那税项缺额，你同乌老爷怎样商量？”进才回道：“小的仔细想来……这税银是明明因洋匪太多，商贾少了，收不起，并不是那个侵渔的。此刻屈大人因报了贼匪歼除，海洋宁谧，加了一级。人家得了好处，我们到代人受过，将来赔补额税，屈大人难道帮我们不成？依小的意思，老爷将这洋匪充斥、商贾不通的情形，奏上一本。现在各处禀报劫掠案件，不下五十余处。去春董材的被劫自经，今春姚副将又因不能剿办洋匪，督抚参了，这都是证据，不是我们扯谎。”老赫道：“这主意很好！那姓屈的本来任性，不懂事。我也顾不得许多，你分付郝先生写下奏稿，拿来我看。”说毕，两人退

老赫踱至里边，来到西院，见品娃等同着阿钱说话。老赫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难道也想拜活佛求子么？只怕轮你不到！”品娃道：“是我挑中了他，叫他过来的。老爷就这么动气？我要留他伺候我呢！”因分付阿钱道：“已后不许过去了，老爷喜欢你，难道不许我们也喜欢么？”品娃笑道：“我们这心下的同心上的搭在一块儿，恐怕他心里嫌不厮称！”老赫笑道：“我到没什么偏心，只怕你们到有点儿寻气。我与活佛说话去。”

品娃一晚同阿钱在床，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学了些什么法，后来与摩刺对垒，四位女元帅也就战翻了一个贼光头。下回再叙。

第十回 吕又逵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

才下南安春早，梦绕池塘芳草。凭将只手欲擎天，削定海洋诸岛。平山村墅好，埋没英雄多少！横枪轮槊 订交情，笑看岭南天小。

职愈小，性弥贪。一赃官，刑偏酷，鼻都酸。要诬奸，三十两，最恩宽。风流女，忒刁钻，爱盘桓。因私仆，两情欢。祸临头，看果报，有多般。

话说姚霍武回转南雄，要到碣石，本有一条小路，可以逾山通岭的，因他不认得路径，就搭一只便船，直到惠州上岸。将一根生铁短棒，挑着箱子铺盖，大踏步而行。时值暮春天气，广中早稻都已插蒔，绿野风来，神清气爽。这五六十里路，不消半日，已到平山。

走进客店，放下行李，那柜中一个彪形大汉，把他上下细瞧，举手问道：“客官何来？可是要安歇的么？”霍武道：“咱从惠州而来，到碣石去的。这里有空房？借宿一宵，明早赶路。”那汉道：“客房很多，客官任便。”跳出柜来，替他拿行李。霍武这根铁棒，重有五十余斤，又加着这担行李，那汉两手提了提，笑道：“客官好气力，拿了这家伙走路？”霍武道：“也不多重。”一头说，走进一间房子。霍武坐下道：“有好酒好肉，多拿些来，做一斗米饭，一总算账。”那汉道：“有上好太和烧，是府城买来的。猪肉有煮烂的、熏透的两样，牛肉只有咸的，大鱼、龙虾都有。”霍武道：“打十斤酒，切五斤熏肉、五斤牛肉来，余俱不用。”那汉暗笑而去，叫伙计捧了两大盘肉，自己提了一大瓶酒，拿进房来。霍武一阵吃喝，肉已完了，便叫店家。

那汉慌忙赶来，问道：“客官可是要饭么？”霍武道：“不要慌。你这牛肉再切五斤来。”那汉暗暗吃惊，便叫伙计：“多切些牛肉，再拿五斤酒来，我陪客人同吃。”霍武听说他也会吃酒，便道：“你何不早说会吃酒，这里且先喝一碗。”这店家真个就坐在一旁陪吃。霍武道：“我看你这等身材，方才拿行李进来，不甚费力，也算有气力的了。你姓什么？”店家道：“小人姓王，名大海。本处人氏。向在庆制府标下充当乡勇，每月得银二两，堵御洋匪。后因庆大人去了，这乡勇有名无实，拿着洋匪没处报功，反受地方官的气，月银也都吃完了。所以弟兄们不愿当乡勇，各寻生路，开这饭店，权且谋生。”霍武道：“怎样没处报功，反要受气呢？”大海道：“从前拿住洋匪，地方官协解至辕，少则赏给银钱，多则赏给职衔。我这两三县中，弟兄十五六人，也有六七个得到职衔的。”如今拿住洋匪，先要赴当地文武官衙门投报，复审一回，送他银子，他便说是真的；不送银子，他便说是假的，或即时把强盗放了，或解上去报了那有银子人的功。那出银子买洋匪报功的，至数十两一名，所以我们这班乡勇到是替有银子的人出力了！这样冤屈的事，那个肯去做他？”霍武道：“何不到武官衙门报去？”大海道：“武官作不得主。他就自己拿了洋匪，也要由州县申洋，不过少些刁蹬罢了，况且武官实在有本事的少。可惜我们一班无可效力之处！”霍武道：“这碣石镇姚大老爷可还好么？”大海道：“他是武进士出身，去年到此，做官认真，膂力也很强，武艺也出众。只是与督抚不甚投契，一向调在海中会哨，不大进衙门的。我见客官这等吃量，料想也是我辈中人。还没有请教名姓？”霍武道：“咱姚霍武，东莱人氏。碣石姚协镇，就是胞兄。”大海道：“原来

槊（shuò，音朔）——古代兵器，杆儿比较长的矛。

是位老爷，失敬了！请问姚爷困甚至此？”霍武说明从前原委，并说如今要到碣石去协拿洋匪的意思。大海道：“不是小人阻兴，那拿洋匪的话，姚爷不必费心。就是令兄大老爷这等忠勇，只怕也要被督抚埋没哩！”霍武道：“一个人学了一身本事，怎不货与王家？你们的见识太低了。”大海道：“小人辈虽有些膂力，却是无人传授，武艺平常，倘得师傅，也可助一臂之力。霍武道：“这个何难！不是咱夸口，十八般武艺都有些晓得。你们倘情愿学习，当得效劳。”大海即忙下拜道：“师父如肯教训小人，当约齐众弟兄一同受教。”霍武扶起他来说道：“横竖家兄不在署中，我去也无用，就在此点拨诸位一番。只是打听得家兄转来，就要去的。”当晚尽欢。

次早霍武住下，大海着人分头去请众人。不多时，来了三个大汉，靠柜掉于上团团坐下。大海道：“今日相请众弟兄到来，作为别事。我们空有一身膂力，武艺却未精通。昨日店中来了一位姚爷，是碣石镇姚大老爷的兄弟。我所以约齐诸位拜他为师，学些武艺，将来很有用处。”内中一个许震道：“二哥，你见过他武艺么？”大海道：“虽没有看见，料想是好的。”一个吕又逢道：“二哥怎么长他人志气，灭俺自己威风！这姓姚的在那里？且叫他来与我厮拚一回再处。”大海道：“五弟不可造次。我看这人，我们四个拚他一个，恐怕还不是对手。”又违大叫道：“二哥怎说这样话？快叫他来！”一个尤奇说道：“二哥、五弟俱不必争论。从师一事，也不是儿戏的。如今且请他出来一会。你这一点点地方，也难比较武艺，西江书院门首，最是宽阔，我们吃了饭，大家同去顽一回。他输了不过大家一笑，他胜了我们就拜他为师。”众人称善。

大海进去请了霍武出来，各人见了，道过姓名。一顿的大盘大盏吃完，大海述了众人之意；霍武是个好胜的人，欣然应允。同至书院门前，果然一个平正阔大的区处。霍武道：“若用兵器，未免不意伤人。我们还是较一较手技罢。那一位先来？”这吕又逢力气最大，性子最爽，便上前道：“我来！我来！但我也要讲过，打坏了，我是没有银子替你买药的。”霍武笑道：“不消费心，我自己会医治的。”那又逢脱了上盖衣服，扑面的双拳齐上。霍武侧身躲过，就势里在又逢腿上两指一按，那又逢已好好的坐在地上，却不爬起来，伸起右脚，押他小腿一勾。霍武走进一步，又逢勾一个空，左脚早已飞起。霍武眼明手快，轻轻的一手接住。又逢躺在地下大叫道：“不要用劲，情愿拜你为师。”霍武放了手，又逢翻身就拜。霍武扶他起来说道：“何必如此？适才冲撞，幸勿见怪。”又逢道：“我的好师父，须要教我一世，才快活哩！”

尤奇道：“姚爷本事，我们自然都该拜服。这里庙前有三块大石，不知可好试试气力否？”霍武道：“我们就去。”众人拥着，连这些看的约有百来人。转过庙前，只见端端正正摆下三块石，大小不同。尤奇道：“这块小的呢，我兄弟们常顽的；中的只有吕兄弟拿得起；那大的却从来没有人举过。”霍武道：“这石约有多重？我只好试试，举不起时诸兄休要见笑！”便将长衫撩上，大步向前，将那块中的轻轻拿起，不过千斤。霍武一手托住，叫众人闪开，用力一掷，去有一丈多长，那土地上打了一个大窟窿，石已埋住。又将这块大的掇将起来，不过多了五百余斤，霍武却毫不在意，两手拿到胸前，也是一手托起，在空地上走了一回，朝着那从前这块石头又一掷，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底下这石变为三块。众人各各惊骇道：“姚爷神力，真是天下无双！不知可肯收留小人们为徒弟否？”霍武道：“承诸兄见爱，我们

就兄弟称呼，说什么师父徒弟。”众人大喜，一同来到店中，杀猪宰牛，各各下拜，欢呼畅饮。霍武又叫人先去碣石打听，姚大老爷可曾回来，自己用心传授。大海又各路传集他相好兄弟褚虎、谷深、蒋心仪，武生韩普、戚光祖五人，一同学习。

光阴箭去，倏忽半年有余。霍武因同气相投，且哥哥没有回衙，不觉耽延有日。这日，隆冬天气，兄弟们在野外大路边较量弓箭，见驿骑飞马前来。霍武忙上前一把兜住马头，问他那里来的。那人见霍武凶勇，回道：“我是碣石镇标把总，因大老爷有紧急军务，差到惠州提台大人辕下投文书的。快放了手！”霍武道：“姚大老爷回辕没有？”那人道：“那得回来！还在海里。”霍武才放开手，早已扬鞭飞去。

霍武对众人道：“承贤弟见爱，本不该就去。只是我哥哥有警，我当急去帮扶。”又遶道：“哥哥若去，小弟情愿相随。”大海道：“哥哥不须性急，且过残冬，来春我们大家同去。凭他什么洋匪，仗着大老爷虎威，我们众弟兄协力，怕他不手到擒来！”因同至家中。霍武准要明日起身，众人再三劝留。尤奇道：“方才那把总说大老爷现在海中，这洋面比不得岸上，那里去寻他？哥哥决意要行，也须打听一个真实，这里离碣石不过四百里，只要打听得大老爷回辕，三四天就到，有什么要紧。”霍武踌躇了一会，说道：“也不须再去打听，新春一定前去。兄弟们且耐性等候，看着机会，我寄信到来。”众人都各依允，只有吕又逢说道：“偏我不依！哥哥到那里，我都跟到那里。我又没有家小，天南海北，都跟着去。”当晚无话。

果然过了冬天，新春已到。众人依依不舍，初则苦苦劝留，继则轮流饯别，直迟至二月二十日，才得起身。又逢先挑着行李侍候，两人洒开脚步，逢店饮酒，不论烧、黄，直至月上一更，方到鹅埠。各店俱已客满关门，只有靠北一家虚掩了门，灯人还亮。两人进去投宿，里边却无一客，见一个老儿呆呆的坐在凳上，立起来说道：“客官，这里不便宿歇。过一家去罢！”又遶道：“你敢是欺负我们外路人认不得么？这点子鹅埠地方，少说也每年走四五遍。你家是个老客店，今日如何不肯收留？”那老儿道：“老汉国有些心事，不能照应客人，所以暂停几天的。”霍武道：“我们不过两人，不须照应，权宿一宵。望老人家方便！”那老儿道：“既是不嫌简慢，暂宿何妨。”因叫伙计关上店门，自己领他至客房安顿，说道：“请问二位尊姓大名？从哪里来？到那里去？老汉好去挂号。”又遶道：“我到认得你姓何，你如何不晓得我姓吕？这位老爷是碣石镇姚大老爷的兄弟。我们从平山而来，一同到碣石去的。”何老人道：“原来是位老爷。吕大哥也还有些面善，只是肥黑得多了。”霍武道：“这客店之中要挂什么号？”何老人道：“因近年洋匪紧急，去年这羊蹄岭侧，劫去响银，所以官府于各店发了号簿，凡客商来往者，都要注明姓名及来踪去迹，以便稽查。”又遶道：“我们是去拿洋匪的，难道也要挂号么？”霍武道：“这是地方官小心之处，兄弟不可不报。”何老人道：“老爷们想必未曾用饭，待老汉去做来。”又逢道：“我们吃了一天寡酒，你这里有好肉好酒多拿些来，再做上二斗米饭。”何老人道：“吕大哥的量是向来好的，我去叫人拿酒菜来。”二人放下行李，打开铺盖，酒菜已送进来。吃了一回，何老人走来说道：“肉可够了？倘若嫌少，还有一个煮烂的猪头。”又遶道：“尽管拿来。”这老人真个又去切了一大冰盘热烘烘的猪头。霍武叫他坐下说道：“你也用些。”何老人道：“老汉是一口长斋，酒肉都不吃的。”

霍武道：“你这店家很老成，为什么不多留些客人？你有什么心事？”何老人道：“一言难尽。老汉所生二子：阿文、阿武。这小儿子阿武才十八岁，恃着有几斤蛮力，终日在岭上捉兔寻獐，不管一些家务。大儿子阿文，认真做生意，老汉全靠着。去年三月，替他娶了管先生的女儿，相貌既端庄，性子又贤慧。不料阿文于去年十月得病死了。”话犹未毕，早已掉下泪来。霍武道：“你老人家不要脓包势，一个人的死生寿夭都有定数，算不得什么心事。”何老人道：“这还罢了。到了十二月里头，近邻钱典史叫家人拿了二十两银子，要买我媳妇为妾。老汉虽然痛念儿子，仍恐媳妇年少，守不得寡，且与他商量。媳妇一闻此言，号啕大哭，即往房中斩下一个小指头，誓不改嫁。老汉也就回绝了钱家。直至今年二月初八日夜里，忽有五六月人跳过墙来，在媳妇房外天井中，捉住一个人。老汉着惊起来，看见这人，却不认得他，认做是贼。那班人说是捉奸的，当即打进媳妇房中，将媳妇从床上捉起，也捆住了一同报官。这牛老爷审了一堂，将贼押了，媳妇取保回家，却没有问得明白。今日差人到来，说明日午堂覆审，老汉打听得钱典史送了牛巡检三十两银子，嘱他断做奸情，当官发卖。媳妇闻知此信，今日又上了一回吊，幸得家中一个老妈子救下。姚老爷，你说这难道不是心事么？”霍武大怒道：“什么牛老爷，擅敢得了银钱，强买人家的节妇？”又逢道：“哥哥不知，就是这里巡检司牛藻。从前我们拿住洋匪，被他卖放了许多，最贪脏、最可恶的。”霍武道：“老儿你且放心。我明日在这里暂住一天，看他审问，倘断得不公，我教训他几句就是了。”何老人连忙拜谢，又进去打了几斤酒，搬些鹿脯兔肉之类出来。

听得敲门声响，何老出去开看。原来是他第二个儿子阿武回家，肩上背着一管鸟枪，手中提着几个獐兔，撞进门来。何老道：“你还只是天天在外。今日你嫂子又上吊了，还不在家照应照应。”阿武道：“怎么只管上吊？”何老说明原故，阿武道：“我去把这贼典史、瘟巡检都一刀杀了，嫂子也不必上吊了。”何老喝道：“还是这样胡说！快随我来，客房中有碣石姚协镇的兄弟在此，你去见他，一同商议。”阿武放下家伙，跟着进来。且不见礼，一眼望去，早见床前竖着一根铁棒，便抢在乎中，晃了两晃，觉得称手，便问道：“那一位是姚老爷？这就是他用的兵器么？”霍武道：“只我便是。这算什么兵器，不过借他挑行李罢了。”那阿武才上前相见，各道姓名，同桌饮酒。说得投机，直至三更方睡。

次日起来，将他两人留往，何武也在家相陪。请至中堂，才吃完早饭，那催审的差人已到。见三人坐在一处，他并不做声，一直望里边就走。阿武立起身来，将手一挡，一个躲开，一个早已跌倒。阿武大喝道：“人家各有内外，什么鸟人，往里头乱闯？”那差人爬起身来，晓得阿武这个大虫，不是好惹的，又见这坐的两人，也是恶狠狠的样子，忙陪笑脸说道：“二郎，难道连我们都不认得了？我们是奉本官差遣，特来请你们大嫂上堂听审的。”阿武道：“慌些什么？我慢慢的同了他来。”何老已经走出，将两个差人留住坐下，自己进去领他媳妇出来。但见：

荆钗裙布，一味村妆。杏脸桃腮，八分姿致。弓鞋步去，两瓣白莲。宝髻堆来，一头绿鬓，似投江之钱女，玉洁余芬；比剺鼻之曹娥，指尖带血。体态娇如春柳，精神凛若秋霜。

剺(yì, 音义)鼻——古代割掉鼻子的酷刑。

这管氏步至中堂，望着姚、吕二人纳头便拜。霍武忙叫人扶起，二公差同何老拥护而行。霍武分付又逵道：“吕兄弟，你在这里看守行李。我去看看就来。”霍武走到巡司署前，那牛巡检已坐堂审问。先叫那躲在天井中的人问了一会，那人一口咬定是奸；再问这班捉拿的人，也咬定是房中拿住的。即叫管氏上去，问道：“你这妇人如何不守闺训，败坏门风，快从实说来。几时起手？与他偷过几次？”管氏哭道：“小妇人从丈夫死后，原不打算独生，因公公年纪老了，所以暂且偷生的。去冬公公要将小妇人转嫁，小妇人只得断指明心，岂有背地偷情的理？望老爷鉴察。”牛巡检笑道：“你因有了私情，所以不肯转嫁。这奸情一发是真了！快实说上来，我老爷也不难为你。”管氏道：“连这贼人小妇人也不认得如何就有奸情？况且前日晚上，众人捉贼之时，小妇人的房门门上，是众人打进来的。现有公公看见。”牛巡检道：“众人都说是床上捉住的，只你说是门上房门，那个信你？你公公是你一家，如何做得见证？你这淫贱妇人，不拶如何招认。快把他拶起来！”左右走过三四人，正要动手

那霍武大旁大喝道：“住着！你这官儿，如何不把众光棍夹起问他，到要拶这个节妇？”牛巡检吃了一惊，也大喝道：“什么人这般放肆，乱我堂规？”霍武道：“咱姚霍武的便是，我哥哥现任碣石副将。见你滥刑节妇，好意前来劝你，乱什么堂规？”牛巡检道：“你原来靠着武官势头，来这里把持官府。你哥哥因私通洋匪，从海道拿问了。看来你也是洋匪一党，左右与我拿下了！”两边衙役见他模样凶狠，恐怕拿他不住，走上十余个，要来锁他。霍武两手一架，早纷纷跌倒。那牛巡检立起身来，分付弓兵齐上。若论姚霍武的本事，不要说这几十个人，就添了几十倍也还擒他不住；只因他问心无愧，又记得匠山的叮嘱，戒他不可恃勇伤人，他恐怕略一动手，闹起人命来，自己到也罢了，又要连累着何老儿，所以听凭他们锁住，呵呵大笑道：“牛巡检，我看你拿我怎样？”牛巡检道：“你这般撒野，定是洋匪无疑。”即分付将奸情暂押一旁，叫差役起他行李，搜查有无赃

早有七八个差役，同君何老做眼，赶到何家。却好又逵、何武出了店门，寻个空阔地方较量武艺去了，差役们一涌而进，把霍武的包裹、铺盖、箱子，都起到堂上。打开细看，并无别物，只这六锭大元宝，路上用了一锭，馀五锭全然未动。牛巡检饿眼看见，分付快拿上来，“这不是去年劫去的关饷么！”即问霍武道：“你这五锭大银是那里来的？”霍武道：“你问他怎的？”牛巡检笑道：“我看你不是好人，果然一些不错。我且问你，去年打劫董口书的税饷，共有几人？馀赃放在何处？若不实招，可知道本司的刑法利害。”霍武大怒道：“牛藻，你不要做梦。我老爷的银子是朋友李匠山送的，什么税饷？什么馀赃？”牛巡检冷笑道：“好满口的油供，我老爷居九品之文官，掌一方之威福，人家送的号件不过一元半元，从未曾有人送过大锭银子，何况你这革职的武官兄弟，谁肯奉承你？你这强盗骨头，不夹如何招认？快夹起来！”那霍武站在当中，这些差役七手八脚的想扳倒他，正如小鬼跌金箍一般，分毫不动。霍武将左脚一伸，早义碰倒了三四个。牛巡检道：“贼强盗这等勇猛，快多叫些人来，上了手拷脚镣，权且禁下。点齐了防海兵丁，解县发落。”霍武并不介意，由他做作，跟到禁中。

牛巡检无处出气，叫上管氏，拶了一拶，发出官卖。把何老儿打了三十，

拶(z n, 音赞)——旧时夹手指的酷刑。

分付道：“你擅敢窝藏盗匪，我且不究治，候赴县回来，从重讯究。”牛巡检发落卜来，已有钱典史家人前来议价。那管氏与公公哭别一场，乘着众人眼空，跳河而死。正是：

好将正气还天地，从此香魂泣鬼神。

何老儿媳妇已死，自料断无好处，也便回家自经。牛巡检一时逼死二命，老大吃惊，还只望拿住大盗，可以做到他窝赃洋匪，畏罪自经上去。即分付地方盛殓，点齐了一二百弓兵，即日解霍武赴县。霍武却不担什么忧愁，只怪着行李如何起来？为何不见吕又逢之面？只怕又逢并未晓得，将来一定闹起事来。一路的由凤尾、羊蹄等处来至海丰，已是二更时分，叫城进去。

知县公羊生，听说是巡检司亲解大盗前来，忙坐堂审问。先是牛藻上前参见，禀明姚霍武系参员姚卫武的兄弟。卫武私通洋匪，已经革职待罪。这霍武在卑职衙门，当堂挺撞，卑职疑他是洋匪一流，起他行李搜查，果有五个大元宝。这广东地方，通用的都是花边钱，藩库纹银，都是十两一锭的，惟有洋行及各口的税饷方是五十两一锭的，库秤这大元宝已是可疑了，况且这人勇力异常，四五十人近他不得，大老爷也要小心防他。”知县分付他退下，因传齐本县民壮、头役及巡司的弓兵，两旁排列，点上百余个灯笼火把，带上霍武。霍武还是立而不跪。知县喝问道：“你在巡司衙门挺撞官府，到了本县这里，还敢不跪么？”霍武道：“牛巡检逼拶节妇为奸，咱说他几句是真的。咱又没有什么罪名，要跪那一个？”公羊知县道：“你哥哥私纵洋匪，督抚参了，你还敢倚势横行，巡司难道不要查问？现今海关的真赃现获，怎么还不成招？”霍武从前听了巡检说他哥哥参官的话，只道故意胡言，今闻知县又提此言，想来不假，即跪下叩头道：“不知我哥哥参官是假是真，还求太爷说明原委。”知县道：“你想是洋面上逃回的，怎么不知，到来问我？”霍武道：“实在不知。”因将前年到省及至南安转来、平山教习的原故，说了一遍。知县道：“那李匠山是何等之人，客店乍逢，就有许多银子赠你？一定是去年在平山时，同这些无赖之徒，劫抢伙分的。你哥哥的事，或者还可辩复，有了你这一案，只怕他的事也就真确了。”霍武又叩头道：“小人实是冤枉，求太爷行文江苏问明，开豁我兄弟二人性命。”知县道：“那个不能。你且把行劫之事从实说来，我不牵累你令兄，就是情面了。快快供来！”霍武道：“小人并无此事，如何招认。”那公羊生忙叫用刑，霍武由他夹了三夹棒，只是佯佯不采。知县没法，分付暂且收监，候拿余党定夺，赃银贮库。

下回细表。

第十一回 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

君不见岭南白额志吞嚼，丰草长林负崖嶂。英雄何吕两少年，铁棒铜叉纷击搏。虎惊而起死相持，人虎空中互拿攫。铮然棒叉中虎膺，咆哮怒目光闪烁。片时酣斗力不支，掉头竟去顿遭缚。彼牛何似此虎凶，残喘游魂还振作。牵之上堂 之刃，海瘴冤氛一清廓。

再说吕又逵、何武二人，一个提了铁棒，一个拿了钢叉，走出街口，寻一块较量武艺的地方。何武道：“这里都没有空地，须走去二三里，一带山岗，接连到羊蹄岭，才是个大宽展处。我天天去打猎的。”又逵道：“我们就多走几步何妨？”二人上了山头，千峰错落，一望无涯，约有二三十里长、四五里阔，检了平阳之处，你叉我棒，交起手来。那何武虽有一身勇力，却没有家数，敌不住又逵，丢了钢叉，扑地便拜，说道：“小弟自恨无师传授，恃着几斤蛮力，终不合用，望哥哥收作徒弟，情愿随镣执鞭。”又逵呵呵大笑道：“我那能做你师父？师父现在眼前，你不去寻他，却来缠我！”何武道：“那个是师父？”又逵道：“你店中姚霍武哥哥，不是第一好教师么？我们这样武艺，三四个还近他不得。”那何武便要回去拜从，又逵道：“慌什么？我替你说，不怕他不收你做徒弟的。昨日吃的野味颇好，我们何不寻些回去，就算你的仪贄。”何武正搔着痒处，便同他上下抓寻。

约有一个时辰，转了五六个山头，只弄得几个兔子。又逵道：“这七八个兔儿，还不够我半饱，须得寻个大些的才好。”正在商议，忽地里呼呼的大风吹来，吹得那树摇草偃。何武迎风一嗅道：“这是虎风，他送按酒菜来了。我们各拿家伙伺候。”话犹未毕，一只斑斓大虫跳至面前，照着何武只一扑。何武伶俐，躲过一边，那虎扑一个空。何武却尽力一叉，那虎已望又逵扑去，这叉却打在虎背上，那虎还未知觉。又逵正要使棒，见虎兜头扑来，他却把头一低，钻进去，拦胸一棒。那虎负痛，重转身来，把尾巴一翦。何武二叉打去，这虎尾却磕着钢叉；何武震得两手生痛，叉已落地，那虎的尾巴也就软了，又逵觑得亲切，又是一棒，着在腰腹之间。那虎伤重飞跑，二人纵步赶去。

只见南山来了一个大汉，大步迎来，两只空手，将这虎颈一把抱住，那虎用尽气力，再也挣不开。何武大喝道：“兀那汉子，这虎是我们两人打败下来的，不要夺人家的行货。”那大汉道：“原是我赶下来，原是我捉回去，怎说是你们的？”

何武大怒，便要向前厮拚。那汉放了虎，也便走来打架。又逵仔细一看，喊道：“不要打，你不是冯大哥么？”那汉看了一看，也说道：“原来都是一家人！吕兄弟，你怎得到此？”当下三人各唱了一个肥喏，又逵便将去年投师、昨日同到这里的话，细述了一番。那汉道：“别后年余，弟兄们都有了传授，一定武艺精进了。不知我也好去投他否？”又逵道：“有什么不好？今日这位何兄弟，也从，我们一同去罢。”这人姓冯名刚，武将之后，也是乡勇出身，庆总制曾授他千总之职，后来弃官回家，偶然上岭闲眺的。他不但一身勇力，而且习于弓马，有机谋。当坂看那大虫，已是伤重死了。何武

嶂（è，音愕）——山崖。

攫（jué，音觉）——抓。

（zì，音字） 用刀刺进去。

背着，三人一同下山。

到了何家，已近黄昏时分，只见静悄悄的没有一人。何武将死虎拖进，喊了一会，才走出一个老妈子来，满眼垂泪。何武问适：“那客人呢？我们爹爹、大嫂呢？”那婆子道：“你爹爹、大嫂都死了，棺木还停在巡司署后。那强盗解到县里去了。”何武道：“怎么说？”那婆子道：“我已吓死了，不晓得仔细。二郎去问邻居，便知端的。”何武忙到外边去细问一回，回来告诉二人，如此怎般。又逵大怒道：“怎么赖我哥哥是盗？牛巡检这等可恶，不杀此贼，此恨怎消？”何武道：“这贼逼死二命，与我不共戴天，我怎肯干休？望二位哥哥助我一臂之力。”冯刚道：“二位不可造次。他草菅人命，诬良为盗，我们可以向上司衙门请理伸冤。倘我们竟去杀了他，这强盗不是弄假成真了？”又逵道：“这些贪赃官府，那一个不是官官相护的？谁耐烦与他说话。冯大哥不去，我们二人去了来。”冯刚忙劝住道：“现据方才的说话，牛巡检不在衙中，去也无用。”二人道：“他不在家，且先杀他一家暂时出气，迟日再去杀他。”说罢，何武便去拿了两口刀来，决意要去。冯刚拗他不过，只得说道：“就要杀他一家，此刻还早。我也不好袖手旁观，且吃了饭，我们三人同去何如？”何武撇了刀，翻身拜谢，忙走到里边，同这老婆子一齐动手，顷刻间摆上虎肉。又逵气忿忿地酒都不吃，尽管囊饭。冯刚叹道：“吕兄弟最喜饮酒，今日生了气，酒都不饮。真好义气朋友！”

三人一阵的吃完，早已三更初了。冯刚拿了铁棒，两人各执腰刀，来到署前。冯刚道：“牛巡检无恶不为，我与吕兄弟也曾受过他的狗气，就杀他一家，也不为过。但我们须要小心。吕兄弟从旁边进去，杀他外边的男人；何兄弟从后边进去，杀他里面的女人；我把宅门，挡住外路的救应。办完了，都于宅门口取齐。”二人应了。

何武便转至后门，上屋跨下天井，寂无人声，心中想道：“必须寻出个人来，才好问他家房户。”侧耳细听，觉得左边有人声响，因走至那边，却原来是后墙，听不清楚。因轻轻的又上了屋，到了前边跳下，见靠南两扇大门，半开半掩的，这里一带六间房子，分为两院，腰门也开着。何武走至那说话的地方，还有火光射出，听得里边有男人口气，低低的说道：“我多时不进来弄你这个东西，又紧得多了。”那女人道：“亏得爹爹解盗去了，才有这个空儿。”那男人道：“今日的事，有些冤枉。那何家的媳妇，好个标致模样，硬断他官卖，可惜跳河死了。假如你我的事破了，你不要官卖么？”那女子道：“不要乱嚼，他是百姓，我是千金小姐，如何卖得？就是爹爹知道，也要妆体面，不肯难为我们的。你尽管放心。”一头说，底下啧啧的乱响。何武大怒，抢步进房喝道：“狗男女，做得好事！”灯光下明亮亮的，照着那男子“擦”的一刀，头已落地。那女子赤条条白羊也似的跪在地上，磕头道：“奴原不肯从他的，因这小子再三哀恳，奴一时错了主意，依了他。奴听凭你要怎样，饶了我一命罢！”何武笑道：“我倒认真审起奸情来了！贱淫妇，你且实说，与他偷过几次？几时起手的？”那女子道：“奴再不敢说谎。去年六月，爹爹上省去了，奴在天井里乘凉，与他偷起的，共睡了二十一夜。爹爹回来，就不能进来了。今日不过第二次。”何武道：“你这宅里共有多少人？房户都在那里？说个明白，我便饶你。”那女子道：“一个母亲、一个姨娘与三岁大的小兄弟，房在东首；这里对门住着妹子，通共三个丫头。”何武不待说完，早将他一刀杀死，想道：“这牛贼的小女，且不要管他，先去杀了老乞婆再处。”即走过东首来，先走进西边房内。床上问：

“是何人？”何武应道：“是你老子！”揭起帐子，只一刀，杀死大小两个；转到东边，趱开门进去。这奶奶听得喧闹，已起来叫唤丫头，何武扑面一刀，料也未必肯活。桌上点着灯，放着几封银子，何武道：“这些脏银，且拿去买酒吃。”走出房门，两个丫头叫喊，也各人赏了一刀。

那又逵已从外边杀进，何武道：“你的事受了么？”又逵道：“不过六七个人，直得甚杀？”何武道：“我也只剩了他一个小女儿，暂饶了他，留些有余不尽罢！”二人一同出来，只见冯刚提着铁棒，靠门站着。又逵道：“我们的事都办完了，出去罢！”冯刚道：“我并未遇一人，却不爽快。那衙役们等，与我们无甚冤仇，还是越墙而去罢。”

三人跳过墙来，回到何宅。冯刚道：“此处不可久居，二位且同到我家暂住。”又逵道：“何兄弟，你的气已透了。只是姚哥哥解到海丰，未知生死，须要设法救他。况且你我做了此事，将来一定干连到他身上。冯大哥须替我出个主意。”冯刚道：“一不做，二不休！我们还当到海丰去劫他出来，另寻安身立命之所，”又逵拍手道：“好大哥，我们今夜就去。”冯刚道：“海丰虽然小县，有城郭沟池，有一二千人马，比不得鹅埠地方。吕兄弟，你休辞劳苦，连夜赶至平山，约齐了众弟兄到来。我同何兄弟暂躲一天，晚上这里会集。”又逵道：“大哥计较得是。我此刻就去，明日三更准于此地相会。”何武道：“吕哥哥须吃些酒饭，才好动身。”又逵道：“我哥哥在狱，望眼欲穿，此刻非吃酒的时候。你拿大碗来，我喝了几碗就走。”真个一口气吃了四五碗，提了铁棒，洒开大步，飞奔而行。

到日出东方，已到王家门首。大海正做买卖，见又逵走来，出柜接住，说道：“五兄弟为什么这等来得快！敢是被哥哥撵了么？”又逵便将前后的事，说了一遍。大海道：“既是哥哥有难，我们理当救应。幸得众弟兄还未散去，你且吃些酒饭，我打发人去邀来。”又逵饭未吃完，众人已到。闻了又逵之言，一个个拍案大怒，说道：“我们就此起身。”尤奇道：“众弟兄不须性急，我们此番举动，是舍身拚命之事，须要弄个万全。弟兄们也不可一时高兴，到后来翻悔。”众人道：“我们又没有千万贯家私，有什么舍不得？只要救出哥哥，有藏身的地方固好，假如没有，一直下海去了，岂不畅快！”尤奇道：“既是弟兄们同心合意，如今先将各人的家口，聚在我家，着蒋兄弟料理看守。俟我们有了定局，悄地来迎。我们各家的雇工伙计，愿去的同去，不愿去的听凭自便。”当下计议已定，除蒋心仪与四五个闲汉看家外，八筹好汉领着十二个勇壮伙伴，吃饱了饭，各藏暗器起身。

却好三更到了鹅埠。冯刚、何武已在门首探望多时，一见大喜，同至堂中，打圈儿作揖就坐。何武开谈道：“小弟自愧无能，以致父亲自经，姚师父陷狱。今幸众豪杰帮助，自然拨云雾而见青天。但未知计将安出？”尤奇道：“姚哥哥系弟辈恩师，理当誓同生死；只是连累着冯大哥，此事还祈冯大哥定夺。”冯刚道：“我与秦述明大哥、曹志仁三弟，虽同时受过职衔，他二人已占住军门岭落草去了，只我困守家园，还无出头之日。众弟兄的师父，就同我的师父一般，理应赴救。我已经与何兄弟商议，先要设了盟誓，再打算在海丰。”众人都道：“冯大哥主见极是。快排起香案来，一同拜告。”那何武已预备了三牲礼物、纸马香烛之类，韩普写了疏头。王大海道：“姚哥哥虽不在此，须要上他姓名，料无翻悔的。还有一个蒋兄弟，在家看守家小，也须写上。”冯刚道：“这才是必交的朋友！”那韩普粗有几句文理，写道：

维年月日，姚霍武、冯刚、尤奇、王大海、吕又逵、许震、蒋心仪、褚虎、谷深、戚光祖、何武、韩普等，谨以香烛庶羞之物，昭告于过往神明之前曰：《雅》歌《伐木》，《易》象《同人》，惟性情同二气之甄陶，故朋友补五伦之缺陷。某等仗此心坚，耻其姓异。或籍东莱，或居粤岭，既一海之遥通；或夸宦冑，或隶编氓，幸寸衷之吻合。羹关、张之同死，陋管、鲍之分金。刺血联盟，指天设誓，有神不昧，何鉴其忱。

众人依次拜毕，焚了疏头，各刺臂血和热酒分饮一杯，然后入席饮酒。冯刚道：“我们这许多人，日间不便行走，趁今夜醉饱，分作水陆二路，同至我家取齐。明晚进城行事。”又逵道：“横竖是夜里，何不一路同走，还闹热些？”冯刚道：“吕兄弟，你不晓得。这为首的罪魁，是鹅埠司牛藻，却饶他不得。我们昨晚杀了他一家十三口，他今日得了信，自然连夜赶回。如今分了两路，他就逃不去了。”又逵道：“好大哥！真个算得到！”冯刚道：“吕兄弟，你是认得我家的，你同尤、何、王、许四位领着众人走水路，我们五人走旱路，如何？”又逵道：“很好。”何武道：“小弟还有一事相烦。众位哥哥，钱典史那厮也饶他不得；况且他家有数万之富，拿来也充得粮草。”冯刚道：“也好。只是恐怕牛巡检走过了，我们着三两个把住街口，其余都往钱家去来。”

当晚众人酒醉饭饱，各拿兵器，一拥出门。这钱家有多大本领？不消半个时辰，杀个干净，抢个精光。其有邻居听得喧嚷，出来救获者，都被众人吓退。陆续到了街口，已交五鼓，牛巡检却还没有回来，即分作两路迎去。

又逵等到了河边，却有三只小船系着，船上无人，就跳上了船，叫伙计们推着走。原来这凤尾河二十余里，两岸都是高山，这水不过一二尺深，使不得篷，摇不得橹，又无从扯牵，所以只好推着走。一直走到渡头，却不见有牛巡检的船只。又逵只道他从旱路去了，正要上岸，听岸上人嚷道：“那不是有船来了么！”何武远远望去，却见十数个人，拥着一乘轿子，轿中却好正是老牛，便告诉了又逵。两人便要到岸上去拿他，尤奇道：“这个使不得。此时天已大亮，来往人多，我们在此杀人，岂不招摇耳目？这冯大哥家就住不成了，怎好去救哥哥？不如权且寄下这颗狗头，将来原是我们囊中之物。”又逵到也罢了，这何武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忿忿地怎放得过？尤奇等再三劝住，上岸起程。

只见一个差人走至轿前，不知说了些什么，牛巡检使叫：“快快拿来！”即拥上七八个人来扯又逵、何武。二人便随着差人来到轿前。牛巡检问道：“你这小子是何阿武，那一个是何人？可是姚霍武一党么？”二人还未开口，那差人禀道：“老爷不必问得，前日小的去拿管氏，阿武推了小的一交，这黑脸大汉，同姚霍武一同坐在他家的。”牛巡检道：“你这两个该死的囚徒，既系盗党，本司一家十二口，一定是你们杀害的了。快与我锁着，回衙细审。”衙役正要锁他，又逵两手一推，纷纷跌去。何武便抢进轿里，将牛巡检一把抓出，挟了便走。尤奇等见势头不好，各拔刀向前。衙役们拥来，尤奇大喝一声，砍翻两个，又逵攒死一人，王大海也杀死了一个跟班。吓得各店关门，观看的众人躲避。何武挟了牛巡检说道：“众位走罢，不要理他了。”众伙计扛着钱家的银两，又逵领路在前，尤奇等在后，一路望东而行。牛巡检在何武腰间，大喊救命。又有几个差役，同着一班地方百姓追来。尤奇喝道：“我们奉军门岭秦大王之命，冤有头，债有主，只要巡检司牛藻一人，你们不要讨死！”许震抽箭搭弓，射死了一个，方才退去。走不到三里，已至冯刚家内。

这冯刚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家中房子高大，后槽养着四五匹好马，有十三四个家人，二十余名庄客，七八个马夫，弓箭、刀枪，无一不备。众人来至中厅，冯刚等已到多时了，大家相见。何武将牛巡检放下，已挟得半死。冯刚问：“是何人？”又逵道：“大哥难道不认得了？这位就是鹅埠司牛老爷，我们顺路请来的。”何武将他剥得赤条条的，绑在柱上。众人坐下，将方才的话，细述了一番。须臾，酒菜上来，何武拿着一把尖刀，指着牛巡检喝道：“牛藻，你这狗男女！你在鹅埠诈人害人，我何老爷都不来管。你为什么得了钱典史三十两银子，就要诬我嫂子为奸，一连逼死二命，陷害姚二老爷，还要拿我？今日被我拿来，有何理说？”牛巡检哼道：“总是我的不是，懊悔嫌迟。只求何老爷饶了我这条老命，自后洗心做官，便是天恩了。”何武道：“你诬我嫂子为奸，那知他贞烈自尽，你家大女儿与小子通奸，你可晓得么？”牛巡检道：“实在不知。”又逵跳起来道：“这样脏龟，兄弟与他说什么闲话？早些结果了他，与我们省口气罢！”何武道：“牛藻你须听着，钱典史带着许多花边钱，在前途候你，你快赶一步寻他去罢。”将刀向他胸前一划，鲜血斜喷，早已劈然两半，心肝五脏，淌将出来。冯刚叫人收拾过了，何武拜谢各人，然后入席饮酒。

王大海道：“何兄弟大仇已报，只是姚哥哥的事，冯大哥做何商量？”冯刚道：“不要慌，我已着人进城打听去了，待他回来，我们才好陆续前去。只是救了姚哥哥出来，此处料想不可安身，还须商量一条长策。”尤奇道：“小弟也仔细想来，下海终非善计。既是秦、曹二兄在军门岭驻扎，我们何不径去投他？”冯刚道：“此计亦不很妥。我们自然可去，据众兄弟说，姚兄长何等英雄，他未必肯寄人篱下。我看这羊蹄岭绵延四十余里，是海陆二县的咽喉要路，只须数百人守住，整万人也飞不过去。我们翦其荆棘，驱其豺狼，尽可安身立命。”众人道：“此计大妙！我们都听大哥指挥。”冯刚道：“我是一勇之夫，武艺又不精熟，不过住在这个地方，熟悉情形，所以偶作此想。将来须要候姚兄长出来定夺。但是目下起手的人，也就很少，跟众位来的不过十余人，连我家中还不过五十余人，做得甚事？我也想来，这岭西五六里路有个宏愿寺。寺中住持大和尚，叫做空花，也有十分本事；手下徒弟共有二百余僧，都是动得手的，这空花奸淫邪盗、无所不为。因他交结官府，出入衙门，人都没法拿他。况且寺中大富。我们只要杀了空花，降了他徒弟，收了他钱粮，就可做得基业。”一席话，说得众人手舞足蹈。大家说道：“冯大哥直是一位上好军师，我们拱听号令。”

过下午，冯刚的家丁飞马而回，走进来禀道：“海丰具昨日接了牛巡检一门杀死之信，将姚老爷打了一顿，仍旧寄监。今日又得了途中劫去巡检、杀死家人衙役五名及钱典史举家被杀之信，公羊生即分付四门严紧盘查。因营里巡海未回，城中兵少，大约两三日内，就有官兵下乡巡察的。”冯刚道：“众兄弟不可稽迟。趁他兵马不多，人心惶惑，我们才好行事。”因叫又逵、何武、尤奇三人进狱；许震、王大海去杀守城兵卒，即守住城门；褚虎、谷深挡住文衙；自与戚光祖去挡武衙；韩普领众家丁在城外接应。二更爬城，三更动手，都于文庙取齐，一同杀出口中，都挂着军门岭旗号，不可乱杀平民。众人各遵了令，结束起程。

下回便见。第十二回 闻兄死图图腾身 趁客投阍黎 获宝

阍（shé，音舌）黎——泛指僧人。

霄小困英雄，更阑浩气冲。梦坝簾 何处相逢？双手拨开生死路，离狴犴，脱牢笼。

佛力本无穷，淫僧覆厥宗。逞凶残狼藉花丛。幸得将军天际下，头落处，色皆空。

话说海丰县知县公羊生，一榜出身，五年作宰，为人虽则贪财，却不残酷，生平嗜酒，不论烧、黄。他也晓得，姚副将是个好武官，不过因洋面上述路失机，断不是交通洋匪。那牛巡检解到霍武之时，他原有心开豁，因听了牛藻五十两一锭元宝，定是税饷的后，所以夹他几夹；奈霍武不曾成招。后又晓得牛巡检逼死何姓翁媳二命，把牛藻着实教训一番，发狠要揭参他的官，牛藻再三磕头哀求，也就饶了。直至接了他一家被杀的信，因叫他连夜回衙，也就疑心是霍武余党，提出霍武来夹打了一回。霍武仍然不理，只得依旧收监。后又得了牛巡检途次被劫、钱典史一门杀死二十三人的报，因事情重大，有关自己前程，仍复提出霍武，也不打他，喝骂道：“你这大胆匹夫，我到好意看你哥哥面上，没有办你。你如何纵容党羽，杀官杀吏，劫抢横行，目无王法？我如今也不管你招不招，将这案件申详上去，怕你飞到海里去不成！”便叫该房叠成文案，即日申详。霍武道：“小人是异乡之人，那里有什么党羽？我一死不足惜，只怕连累着哥哥，望大爷怜悯。”公羊生道：“我今早见辕门报上，你哥哥已定了死罪，不久就处决的了。你也寻你的死路去罢。”因分付小心监守，一面檄营会缉，一面严紧搜查。

霍武吃了一吓，闷闷的下监，心中想道：“那杀人的事呢，一定是吕又逵做的。他因何不来见我，一味横行？这哥哥处决的话，却是为何？今日这知县申详上去，我若顺受，断然也是一死。难道我兄弟二人的性命，就都送在广东不成？我今夜且越狱出去，打听哥哥消息。他生我死，他死我生，庶可留姚氏一脉。只是我这一走，有犯王章，可不又负了匠山哥哥的教训？”左思右想，暂且从权。到了一更有余，将手一扭，那铁肘纷纷断落；又去了脚上的镣头、颈上的链条，将身一纵，跳过墙垣。正是月尽的光景，虽则一天星斗，却无月亮当空。霍武走上街坊，认不得途路，乱走一阵，依旧到了县前。听得喊声四起，霍武认是拿捉他的人，心上却也不怕，且一直望西行走。

谁知此刻已是三更时分，众英雄爬城进来，各各动手。又逵、何武、尤奇劈开监门杀进，各处寻到，总不见霍武一人。因拿住一名狱卒吓问，狱卒引至狱底霍武锁禁的地方，但见刑具满地，并无人影。因问那狱卒道：“你还是要死，要活？”狱卒道：“小的一般是爹妈所生，怎敢不要活？”又逵道：“你既要活，须直说。这姚老爷还是他们谋死的，还是藏在何方？”狱卒道：“今日傍晚审了就押在这个地方，本官又没有讨病状。小的并不敢说半句谎，小的是向来持斋念佛。”又逵大怒，不待他说完，一刀杀了。因垂泪道：“我哥哥料想被赃官谋死，这是我害了他了。我与你且杀进官衙，以消此恨！”尤奇忙劝道：“兄弟且不要悲伤。你看这地上刑具是扭断的，姚哥哥何等样人，怎肯轻易遭他谋害？除非是自家越狱，逃往他方，到是未可定的事。”

又逵道：“你还不知哥哥的性情，他是最不肯越狱的。况且今日傍晚审

坝簾(x n chí, 音勋池)——坝和簾皆为乐器名, 坝, 土制; 簾, 竹制。这两种乐器合奏起来, 声音合谐。《荀子·乐论》:“坝簾翁博”。后用为赞美兄弟和睦之辞。

狴犴(bì àn, 音毕按)——牢狱。狴犴本是传说中的一种走兽, 古代常把它的形象画在牢狱的门上。

问，此时逃到那里去？”因与何武放起一把火来，大喝：“众囚徒要命的都跟我杀出去！”那狱中有二百余囚人，发声喊，跟了一大半出来。出得狱门，撞见谷深、褚虎。那知县正与小妾行房，一闻此报，吓得魂不附体，已后就成了不举之症，忙分付众人堵御，自己急往床底下乱钻。外面衙役、民壮、禁卒、夜班，聚有五十余人，那里够五人的砍瓜切菜？一阵杀的杀，跑的跑，弄得毫无人影。又逵因不见霍武，定要杀进县衙，四人再三劝住说：“且到文庙前候冯大哥到来再议。”又逵只得同他们来至庙前。

却好冯刚、戚光祖杀散武衙门救兵，方才走到，见五人同着许多囚徒到来，即上前喊道：“请姚哥哥相见！”又逵听说，不觉放声大哭道：“我哥哥已被公羊生谋死了。万望冯大哥替我报仇雪恨，兄弟情愿一力当先，死而无怨。”冯刚问是怎说，何武将方才情景及尤奇的话说了一番。冯刚道：“尤兄弟的见识不错，姚哥哥必不曾死。”又逵嚷道：“你们都不是真有血性的男子！我只杀了知县，与哥哥报仇，不用你们帮助。”说罢，即依旧望原路而行。冯刚、尤奇一把扯住，说道：“兄弟不可性急。既然要杀知县，也须同去拿他细审一番，才晓得哥哥下落。你若杀了他，岂不是死无对证了？就杀了一百个知县，有何用处？”

正在争闹，只见黑影里三人走来，当头一人大喝道：“吕又逵，你还要杀何人？还不随我出去！”又逵见是霍武，喜得拜倒在地，说道：“哥哥果然未死！我的哥哥，可不急死又逵也！”霍武扶他起来道：“兄弟，你任性杀人，致我受累。还是这等胡行！”又逵不敢分说，冯刚上前说道：“兄长，恭喜出狱！我们且出城细说，怕有追兵到来，又要杀伤人命。”霍武道：“此位却是何人？从未识面。”尤奇道：“是冯刚冯大哥，诸事全仗他的。”霍武道：“小弟且出城再谢。”众人簇拥着霍武，一路出城，并无一卒阻挡。韩普早领着众人迎上，又替众囚徒解了铁链，教他们各自逃生。众人都情愿跟着一同前去。冯刚道：“且一同到了舍下，再作商量。”

这四五十里路，直得甚走？红日才升，已到冯府。冯刚于厅中放下一把交椅，请霍武上坐，自己纳头便拜，说道：“小弟久仰兄长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庶慰渴怀。望乞收之门墙，以备臂指。”霍武道：“蒙冯兄搭救之恩，尚未致谢。今忽行此礼，小弟惶恐何安？”忙跪下平拜了。何武亦上前再拜，口称：“望师父收留小弟，情愿犬马终身。”霍武亦忙扶起，冯刚代他说明杀死牛巡检一家的原委。霍武道：“原来令尊令嫂，都已被他逼死！这个自然该杀的。吕兄弟，我刚才错怪了你，你休介怀。”又逵大笑道：“我今日得再见哥哥，不要说怪，就是打死也愿意的。”

众人都说道：“如今哥哥已经出狱，我们就於今日扶哥哥为主，商量起手事情。”于是冯刚、尤奇将姚霍武按住坐下，众人各各下拜。慌得霍武跳下座来，忙一同拜了，说道：“众兄弟的说话，岂不是灭族之谈！愚兄前日被巡司拿住，何难当即脱身？一来问心无愧，二来记得李匠山哥哥分付，说断不可恃着一身的勇力，抗拒官府，违背朝廷，致成不赦之罪，所以俯首就拘。昨日听了公羊知县的言语，说我哥哥已问成死罪，我因兄弟们杀人多了，我的死罪却也难逃，因想兄弟二人，俱死广东，岂不是姚门无后？自分没甚大罪，只得死里逃生，打算到省中探问哥哥消息。如今弟兄们要我为不忠不义之人，将来何以见匠山哥哥之面？这事断难从命。”冯刚道：“兄长在上，听小弟一言告禀。小弟虽然粗莽，祖父曾经仕宦，自己也曾受过职衔，难道甘自居于不忠不孝？只是众弟兄已经犯下弥天大罪，兄长若飘然远举，何以

使众弟兄立命安身？惠州碣石倘猝然有兵马到来，岂不是一个个就缚待死？兄长遵了一个李匠山之言，却送了十一个兄弟之命，恐非仁勇者所为。至今兄老总戎，既膺二品之荣，自当以生死听之皇上，宽严听之执法，是非听之公议。这里不妨差人前去打听。兄长必要亲身前去，一来海丰必定画影图形拿捉，未必到得省城；就是仗着兄长的本事到了省城，也无补于令兄之事。依小弟愚见，还是暂且从权，有一日天恩浩荡，招抚我们，也可将功赎罪。”众人俱各大声嚷道：“哥哥一去，我等一定死的，不如死在哥哥面前，也显得为朋友而死。”各人拔出腰刀，便要自刎。霍武慌忙拦住道：“兄弟们断不可如此，我今日权且依从。只是诸事还须冯大哥作主，我只好暂听指挥。”冯刚道：“哥哥不可太谦，兄弟们前日已定了次序。”即叫韩普将盟疏底子拿出，照着排下坐位，众人依次坐了。冯刚拿些衣服与众囚徒换了，同着家丁庄客，分班参见，赏他们外厢酒饭。

这里十一人同坐一桌。酒过数巡，霍武停杯说道：“愚兄蒙众位不弃，患难相扶，今日又推我为主。目下海丰碣石，必有官兵到来，冯兄弟想已定了主意，愿道其详。”冯刚便将前日如此怎般的商量，告诉霍武。霍武道：“愚兄虽属外省，这里的山川风俗，也曾打听一番。兄弟的主意很是，我们依计而行。冯兄弟即于今晚率领众人，上羊蹄草创基业；我与吕、何二兄弟去招收宏愿寺僧。只是各人的兵器俱未齐备，还要商量。”冯刚道：“小弟家中还有祖上留下的兵器，叫家丁都搬将出来。”又逵即上前取了一柄大斧，约有五六十斤，使了一回，颇觉趁手。众人都各挑选了。何武道：“哥哥的铁棒，量来用他不着，就给小弟做兵器罢。”霍武允了，但自己的兵器，俱选不中，只检得一柄二十余斤的腰刀。冯刚道：“哥哥神勇，自然与众不同。舍下藏有三号大刀，系考试时习练所用。”即叫众人抬来。霍武一一试过，取了中号的一柄，约重百三十余斤。按兵器古秤一斤，今重六两，霍武所用之刀，已不下五十斤重矣，岂非奇勇乎！当下分付家丁，刮磨候用。那众囚与庄客等，亦各给发器械；其有不全者，俟打造另给。到了傍晚，冯刚分付合家收拾上岭，叫众人斩木为城，缝布为帐，将自己房子亦拆毁，上山叫匠人盖造。霍武却领了又逵、何武，望宏愿寺而来，正是：

跣足科头 惯跳梁，草茅宁不戴君王。

漫营五岭当三窟，自笑山牛日月长。

再说牛藻一门被戮，署中单剩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儿，名唤冶容。还有一个丫头，先在大女儿房里伏侍的，因有了私情，怕丫头碍眼，叫他睡在妹子房中，所以侥幸得脱。外边剩了一个牛藻的侄儿山美，因他晚上解手，趁便躲在毛厕上头，又逵未曾寻到。早上起来，着差役赴县报明。不料次日又得了牛巡检被劫之信，晓得必然伤命，此署不能久居。因与冶容商议，只说一同赴县哭诉，叫冶容收拾细软，却还有一二千金，自己押着先行。雇了两乘轿子，叫妹子与丫头随后进发。那山美晓得囊中有物，也不管冶容死活，多与脚夫几两银子，一直反往惠州路上去了。

冶容坐着轿子出署，衙役们晓得本官已死，躲个精光，由着四个轿夫抬这一主一婢，望海丰大路而行。轿夫见是两个女子，又无人跟随，一路诈他两个的酒钱，慢慢的延挨时刻。过了羊蹄岭，他也不走大道，竟抬至宏愿寺前歇下，走进去不知做了些什么鬼，只说吃茶去了。

跣 (xi n, 音显) 足科头——赤着脚光着头。

从里走出两个十七八岁的和尚，一个叫做智行，一个叫做智慧，各拿朱漆盘托了一杯茶，至轿前送饮。见了冶容，智慧两只眼睛注定，魄荡魂飞，暗暗与智行打算道：“好个活宝！我们弄他进去，每人一夜受用。但不可泄漏与当家的知道，又来夺去。”因上前打个问讯道：“小姐轿中纳闷，何不至寺中随喜一回？”冶容道：“师父，不进去了。”智慧道：“轿夫还有好些时候才来。我这宏愿寺中，出名的活佛，祈福消灾，有求必应的。小姐不可错过。”那冶容原非是什么有教训的女子，听得佛有灵感，思量前去拜祷，又有个顺便小解的意思。随即唤丫头来扶着，步入寺门，拜了三尊佛像。智慧请他各处随喜，冶容红着脸，对丫头说了一句，丫头对智慧说了。智慧道：“这个很便，有极僻静的地方。小僧引道。”因弯弯曲曲，引至自己房中，推上房门，一把抱住。智行也把丫头领到间壁房里，自己却来争这冶容。智慧已扯下裤子，挺着下光头，上前说道：“先是我起意的，又在我房里，让我得个头筹，再由你罢。兄弟们不可伤了和气！”这小小女子，怎禁二秃的恣意奸淫，弄得冶容吁喘不停，奄奄一息。

谁知事机不密，已有人报知住持。空花大踏步赶来，慌得智行连忙歇手。空花骂了一顿，把冶容一看，妖媚怜人，即替他穿好裤子，说道：“娇娇不须生气，这两个畜生，我一定处治的。我同你去吃杯酒，将息将息罢。”冶容昏不知人，团着眼说声“多谢”。空花将他抱着，问智行道：“还有一个呢？”智慧即到那边去扯来。空花道：“这个赏了你两个罢！”他便抱了冶容，来到自己密室，却有五六个村妆妇人，七八个俊俏小和尚伺候。空花道：“众娇娇，我今天娶了正夫人了。你们快拿酒来，把盏合欢。”又分付小和尚道：“你去叫厨房备酒，合寺替我贺喜。”顷刻间大盘大碗的拿来。空花拿了一大杯酒，送到冶容口边，说道：“美人，请吃杯合欢酒。”冶容坐在空花身上，片时神魂已定，开眼一看，见一个竹根胡子、铜铃眼睛、蛮长蛮大的丑和尚抱了自己，料想没甚好处，垂泪道：“师父饶了奴家罢！”空花笑道：“美人且饮一杯，不消过虑。”冶容怕他，只得吃了一口。空花忙自己干了，又拿菜来喂他。冶容不敢不吃。慢慢的冶容一口，空花一杯，俱有三分酒意。空花解开他的衣襟，扞弄他的双乳。这钉钯样的手，摸着这粉光脂滑的东西，怎不兴发？直到掌灯才歇。空花替他将这浪荡山门揩净，重又抱起他来，也不穿衣，一同吃酒。这冶容伏在空花怀里，宛转娇啼，求他释放，空花道：“在这里天天取乐，还你畅快，回去做什么？”有词道这和和尚的恶处：

秃秃，世间惟有光头毒。饿鹰觅食，连皮带肉。

花心搅碎还抵触，光郎崛强难驯伏。一声声，是惨红愁绿。

空花将一件僧衣披着，把冶容裹在怀中，喝了一回烧酒……正在好顽，忽外面喊声大起，四五个和尚跑进来说道：“师爷不要顽了，一个长大汉子杀进来了！”空花听是一人，那里在他心上，喝道：“什么大惊小怪！你们拿去砍了就完了。”和尚道：“我们四五十人，近他不得。已被他杀死许多了。”空花大怒，放下冶容，取了两柄戒刀，正要穿好衣好，那霍武已破门进来。空花不及穿衣，赤着身体，飞起两柄戒刀，风滚的一般迎来。霍武见他来势凶猛，因地方狭窄，不好施展，虚幌一刀，回身便走。退至殿中，那空花左手一刀，当面砍来。霍武掠过一边，顺手将腰刀劈过。空花双手一架，觉得

沉重，不敢轻敌，恶狠狠的尽着生平本事，死战一阵。那酒色过度的人，又本领原及不得霍武，十数合之中，早见光头落地。吓得众和尚四散奔逃，无奈前门是何武的铁棒，后门是又逵的大斧，牢牢把住，早又伤了数人，只得跑回，一一跪求饶命。

霍武喝道：“我原打算杀尽众僧，你们若要饶恕，须一齐还俗，搬了寺中粮草，跟我上羊蹄岭去。倘若失去一物。走去一人，教你们一个个都死。”众僧都磕头道：“愿随好汉还俗。”霍武发放他们起来，去寻那些躲避的和尚。都至大殿，除了杀死的，老弱的还有二百多人。霍武重又分付一番，叫他们各处各房去搬取金银粮食。这几个村妇与冶容主婢二人，都来跪在地下，叩求开释。霍武道：“你们各回本家去罢，已后不可这等无耻。”众妇人都拜谢了。只有冶容满眼垂泪，哀诉原委：“现在无人可靠，情愿为婢妾伏侍，望好汉收留。”霍武道：“你既是牛藻的女儿，理该一刀杀死。但你既遭淫毒，也算天道昭彰，任你自寻死路去罢。那个要你！”喝他退下。那众僧搬运已齐，便招了又逵至前门，三人前后押着，一同上羊蹄岭而来。冯刚已搭起几处营帐，众人各于帐内安身。明早又到宏愿寺，将殿宇拆毁上山，各处捉了许多瓦木匠，日夜盖造。

一连七八日，盖有一半光景，正要商量制造衣甲兵器，早有探卒报道：“海丰守备梁尚仁，协同碣石左营游击吴日升，领了一千马步军兵杀来，离山不过十里了。”霍武大喜道：“这是送衣甲马匹来的！”因叫冯刚、许震领一百人守住岭头炮台；尤奇、王大海、谷深、韩普各领十人四面巡哨，以防别路；戚光祖着紧督理匠役；自同又逵、褚虎、何武迎敌。冯刚道：“割鸡何用牛刀？哥哥山寨之主，不必轻动。小弟同三位兄弟代哥哥一行。”霍武允了。

冯刚与三人领着二百名半僧半俗的兵卒，跑下山来，才走得二里有余，早望见官兵摇旗呐喊而至。先锋千总史卜远，一骑马，一条枪，奋勇杀出，大喝道：“无知的强盗，擅敢杀人劫狱，啸聚山林，阻挡朝廷的官路，还不跪下受缚？”又逵大吼一声，飞步抢出，喝道：“不必闲话，快拿头来，试爷爷的斧头！”“ ”的一斧劈来，史卜远把枪用力一架，已在马上两三摆，正欲拔马逃转，那又逵已一纵跳上马来。史卜远一枪刺去，又逵顺手接住，只一扯，卜远已经坠地，再加一斧，结果了性命。吴日升见卜远落马，飞骑来救。何武跳出阵前，拦马头就是一棒，马头落地。吴日升即跳下了马，并两员千总一力向前。何武是未经习练之人，凭着这条铁棒，横冲直撞的打去；冯刚一枝铁戟，褚虎两柄刀，领着众人一拥攻进；又逵使开大斧来帮何武。转眼处，一员千总落马。吴日升手中兵器一松，又逵手起斧落，也活不成了。梁尚仁大呼：“放箭！放炮！”自己却策马先逃。冯刚从斜刺里赶来，梁尚仁不敢交战，反跳下马来，如飞的跑去了。那官兵见主将死的死、跑的跑，大家弃甲丢盔，没命的逃走。冯刚分付不必追杀，抢了百余匹好马、四五百副盔甲、二三十个炮及器械之类，大笑还山。

霍武出寨迎接，摆酒贺功，将马匹、器械分给各人，将炮架于山南山北两头，以备后用。那巡山四人，也都回转。大家开筵畅饮，霍武分付道：“我们此举，原属不得已之极思。众兄弟第一不可杀害平民，第二不可劫抢商贾。打听那贪酷的乡宦，刁诈的富户，问他借些钱粮。山头四面各竖一根“招贤纳士”的大旗，着人看守。房屋造完之后，南北各设一关，以防官兵冲突。再于平旷地方，设一教场，轮班演习。”众人各各遵令施行。

第十三回 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

谈兵纸上自矜奇，漫说偏隅可创基。从古书生最饶舌，未经肱折即名医。从来螳臂

惯当车，海瘴平空混太虚。试向循州询往事，几多技击已耨锄。

博罗布衣白希邵，道号遁庵，小筑数椽于罗浮山下。贫无担石，壁有琴书；曾藏不测之机，指划先天之数，行兵布阵，件件皆精；草帽葛袍，飘然自得。他于三年前曾占一卦，预知沿海一带有几年兵燹之灾，到后来以盗攻盗，可仍为国家梁栋，自己亦在数内。但不知起于何时？

这日正在沿溪垂钓，听得往来行人纷纷议论，说羊蹄岭上近来有草寇屯驻，虽不劫掠平民商贾，但这一条路是不通的了。遁庵笑问道：“老兄的话说错了。那强盗不打劫财物，何以得生？”那人道：“先生你不晓得，这大王是姚副将的兄弟，要想报效朝廷。他有天大的冤屈在身，专杀贪官污吏，打劫那为富不仁之徒，不惊动一个好百姓。”这遁庵偶然触着心事，即罢钓回家，想道：“听方才说来，这姓姚的有些希罕。但自古从未有窃据山林，可以报效朝廷的情理。我姑占一卦以卜行藏。”因焚香布蓍，占了一卦，得师之九二。大喜道：“九二在下为群阴所归，上应于五而为所宠任，将来王三锡命，正合着从前之数。他那知天壤间有我，我须自去寻他。”于是撇了药炉茶灶，别了茅舍竹篱，飘然往惠州进发。

不日到了鹅埠，三三两两传说：“姚大王占住了羊蹄岭，前月杀败了碣石镇兵马，这几日提标就有官兵到来征剿。我们不怕强盗，只怕官兵一到此地，定要遭瘟。趁早收拾躲避。”遁庵听在心里，吃了点心，竟出街望旱路走来。上山不到二里，望见一座高关，关上竖着一根“招贤”二字的旗号。

此时羊蹄岭上已有千余人马。定下规模：正中山寨姚霍武、冯刚居住；前寨何武；左寨韩普；右寨谷深；蒋心仪已送家眷到来，居于后寨；甫关王大海、戚光祖把守；北关吕又逵、许震把守；尤奇、褚虎另立一寨于凤尾河边，以防水道。

这日正从教场中演武回来，听得北关来报，有一书生投见。霍武忙叫请来。只见许震领着一人，昂然竟入。霍武起身相迎，遁庵长揖就坐。许震替他道了姓名，霍武问道：“姚某一介武夫，别无才智，蒙白先生枉顾，未审何以开导愚顽？”遁庵道：“方今圣天子在上，遐迩一体，众庶会归。不识将军雄踞此山，意欲何所建立？”霍武道：“某世受国恩，宁敢安心叛逆？只是众兄弟为赃官所逼，某哥哥又被谗就戮，心窃不甘。会当扫除宵小，杀尽贪污，然后归命朝廷，就死关下。此是姚某的本心，惟天可表。所以只取焚赃家产，不敢擅害良民。”遁庵道：“将军此言，未必不光明磊落。但赃官点点家私，岂能供众人大嚼？后来原要波及良民。况羊蹄岭弹丸片地，岂能控制粤东？万一督抚发下文书，提标兵马攻其北碣石镇标兵马攻其南，潮镇兵马从东南掩至，不要说众寡不敌，他三面架起大炮，远远的打来，这山既不甚高，又无城郭沟池之固，诸公虽有冲天本事，恐亦插翅难飞。若不思患预防，宁非燕雀处堂，不知栋梁焚之祸烈乎！”霍武等瞿然离席道：“某等只图目下苟安，实未想着后来祸患。愿闻先生万全之策，某等敢不拜从？”

耨(yo, 音优)锄——古代的一种农具，弄碎土块，平整田地用。

兵燹(xi n, 音显)——因战争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

蓍(sh, 音师)——蓍草，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古代用它的茎占卜。

遁庵道：“羊蹄岭系海、陆二县进省的要路，不取二邑，断无宁静之期。为今之计，先取碣石，后图二县，再收甲子，然后遣一将以重兵扼住惠来界口，一将镇守此山，虎视惠、潮，抚绥嘉应。二县的钱粮，除军饷之外，存贮仓库，将来归还朝廷。此乃高枕无忧之算也。”霍武道：“先生此论，自然确当不移。但不知何以要隔着海、陆二县，先取碣石？”遁庵道：“海丰现遭挫败，自然日夜戒严；陆丰接壤之区，怎肯不为守备？况城池高厚，恃着碣石的救援，攻之未必即克。惟碣石自恃险远，断不提防；且主将会哨未回，只须数百人，乘夜袭之，断无不破。所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碣石一破，二县丧胆，彼既孤立无依，取之直摧枯拉朽耳。”霍武大喜，便欲拜为军师，又恐众心不服，因分付传齐众弟兄，明日正寨会议。

次日，聚义厅上，设了三个席面。姚霍武、白希邵、冯刚居中，众人各分左右坐定。酒行三爵，霍武开谈道：“姚某蒙弟兄们不弃，一力相扶。只是我们都是武夫，不晓得出奇制胜之理，今幸白先生惠顾，某意欲暂屈帮扶，众兄弟以为可否？”众人道：“哥哥招贤纳士，一片诚心，但未知白先生果有真才实学否？”霍武道：“白先生才学自然纬地经天。请问先生：自古有名将、军师之号，未知何等人物、如何学问，才称其名？”遁庵道：“军师、名将，迥然不同。智勇兼备，名将之任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军师之事也。不但为六军之师，且可为三代以下王者之师，才不愧军师二字。师尚父是古来第一军师，留侯、武侯、魏元成、李药师、赵学究、刘秉忠、本朝刘诚意皆其流派也。孙武子为名将之宗，韩淮阴、周公瑾、郭汾阳、岳鄂王、韩蕲王皆其尤者，其次则战国之乐毅、赵奢、李牧、白起，汉之周亚夫、李广，冯异，唐之李光弼，宋之曹彬及国初徐中山、常开平辈，亦其选也。其有似军师而不得谓为军师者，夷吾之佐齐桓，范蠡之营勾践、陈平之策汉高、王猛之启苻坚是也。其有似名将而不得谓之名将者，先轸之谏而无礼、穰苴之未逮大功、孙臆之仅图私报、田单之乘机复齐、邓艾之行险入蜀是也。引外瑕瑜互见，褒贬交加，则更仆难数矣。”一番议论，说得众人心服。霍武道：“先生大才，本不该小用。既蒙俯就，当暂屈为军师之任，某等愿听指挥。”遁庵慨然应允。

当日，同至教场，聚集众军听令，请白希邵登坛。霍武拔所佩宝剑奉上，自己先拜了两拜，说道：“自姚某与众弟兄起，下及军卒人等，有不从令者，即以此剑斩之。”遁庵答拜受命。众弟兄参见过了，一旁坐下。遁庵登坛，晓谕道：“我法简而易明，严而可守：

劫掠平民者斩
奸淫妇女者斩
泄漏军机者斩；
窃取财物者斩；
闻鼓不进，闻金不退者斩；
前队先登，后队不继者斩；
一将失利，诸将退后者斩；
不依部伍，擅自行止者斩；
其余小罪，各依轻重捆打。”

众人各各声喏。

遁庵便叫谷深听令道：“你领二百步军，至凤尾河上流筑坝，将下流的

水岸干，昼夜守住。临期别有号令。”又叫蒋心仪听令道：“你领步兵一百名，搬运木石，在凤尾河北口两岸埋伏，身边各带火枪、火箭等物，倘有官兵进口，不许堵御，静候号令。”又分付吕又逵、许震北关多备炮石、滚木、弓箭，倘遇官兵攻打，不许出战，只许炮石打退，便算头功。众人各受令去讫。遁庵下坛，与霍武等回寨，叫匠人打造火龙、火马、火鸦、天雷炮、地飞车之类。霍武问道：“先生方才发凤尾河兵卒，未知是何主意？”遁庵道：“四五日内，自见分晓。”一连三日饮酒，不理别事。

早有北路探卒报说：“提标中军贺斯光，调集三千人马，战将二十员，已到鹅埠下寨。请令定夺。”遁庵赏了探卒，即取令箭一枝，付与韩普道：“你到南关去分付王、戚二将，关上刀枪旗号，一齐撤下。领着本部人马下山，于东路一二里下寨，以防海丰县出兵夹攻。你就在营相助。”又取令箭一枝，叫帐下头目去北关分付：“恪遵从前号令；倘有故违，虽胜必斩。听得山头炮响，方许下山冲杀。”又取锦囊两个，叫人分送蒋心仪、谷深遵令行事。再传冯刚、何武、尤奇、褚虎四人，领四百名兵，各带火器，在于凤尾河两岸伏下，听得山头炮响，各向河中射去。自己与姚霍武在高阜处安放号炮，静候捷报，正是：

曾标国土无双誉，且看羊蹄岭上功。

再说提督军门任恪，是个智勇兼备的元戎，与姚卫武最为投契。卫武失机，督抚参奏，任公不但不肯会衔，并有札致督抚，祈他宽宥，准其戴罪立功；无奈两衙门不允。任公料得姚副将断无死罪，也就罢了。后来在洋面上接得禀报，羊蹄岭有强人占住，他还不大关心；后又接到蝎石、海丰的告急文书及督抚的移文，方知姚卫武已经斩首，这为头的就是卫武的兄弟霍武。恨他不畏朝廷的法度，不顾父母的体面，因谕本标中军贺斯光领兵征剿，叫他活擒到来，自己细细审问。

这斯光乃是永乐时大将军邱福曾孙。邱福因出寨全军覆没，次子邱贺逃窜粤西，改姓为贺。那贺斯光系提标第一员勇将，臂开两石之弓，手提百斤之棍，任公向来用为先锋，战无不克；奈他恃勇轻敌，更有信陵君醇酒妇人之癖。奉了任公将令，正要起兵前进，却好督抚的檄文又到，因挑选马步兵二千，七八个参、游、守备，鼓勇而来。因主将勇悍荒淫，部下效尤更甚，一路上逢人家就抢，逢妇女便淫，非理分外的凶狠！到了鹅埠，放起一把火来，烧做白地下寨。斯光分付即刻踏平了羊蹄，再吃早饭。众军呐喊上前，那关上的火炮、木石，雨一般的打下来，不能前进。斯光说道：“贼匪既作准备，且吃饱了饭，寻一个计策破他。”因分付一面埋锅造饭，一面叫人四下打听上山路径。早有探卒报道，各处都无路可上，惟有西南大路，虽新设一关，却无人把守；且凤尾河中浅水新涸，不必用船。贺斯光道：“这伙贼匪，他知道我从北路杀来，所以这里加紧把守。我如今转去攻他背后，叫他迅雷不及掩耳，可不一个个都死！我们日间不可移动，恐怕他参透机关。一面故意攻山，晚上从凤尾河进去，他就防备不来了。”众将叹服。

斯光吃了半日酒，到了晚上，留一二百名老弱看营，摇旗擂鼓，虚张声势；自己同了众将，潜从凤尾河进发。河中无水，人马爽快而行。走不到十里路，听得山头震天价一声炮响，霎时间两岸火把齐明，无数火器尽行搅入。斯光大吃一惊，情知中计。急叫快快转去，谁知火器着了衣甲，烧得个个着

戽（hù，音户）——戽斗，汲水的旧式农具，形状略像斗，两边有绳，两人引绳，提斗汲水。

忙。山上的火箭，又如飞蝗一般乱射下来，到得口头，来路已经塞断。回顾手下兵卒，已烧死一半。斯光计无可施，大叫众兵拚命杀上岸去，死里逃生：自己奋勇一跃，便有二丈多高，一手扳住树木，一手挥棍挨上岸来。谁知这树根已被火伤，怎禁斯光的神力？树根折断，却又倒载葱跌下河来。那上流之水，忽然淹至，一千多焦头烂额之人，都做了烧熟的鱼鳖，也辨不出什么将官、兵卒、马匹了。那老营中二百余人，已被又逵等杀散，抢了许多辎重、器械及粮饷等物。

霍武、遁庵已知大获全胜，天明坐在寨中，各路都来报捷。遁庵分付将山南人马撤还，俱延至寨中吃庆贺酒席。霍武将所得粮饷银钱，分赏众兵卒，叫他们亦各欢饮一天。席间，遁庵说道：“惠州经此番大衄，自无人敢再来。任提督又在外洋，也未能骤至。只是督抚两标兵马，数旬之内，必然掩至。趁此刻秋凉闲暇，众将军当不辞劳苦，先取碣石，再定海、陆二邑，以为根本。”众人都齐声应道：“愿听军师号令。”

停了三日，遁庵拨尤奇、吕又逵为第一队，何武、韩普为第二队，自与冯刚为第三队，许震、谷深为第四队，各领二百人马，声言攻取海、陆二县，摆齐队伍而行。二县得此消息，各各登城守御，昼夜提防。谁知羊蹄岭人马并未惊动海丰，到了陆丰，远远的在城外屯札了半天，连夜往碣石卫进发。三更已至卫城，毫无守备。遁庵即分付爬城。这五六里大的城，不过一丈多高，顷刻攻进。遁庵叫第一队杀向中营，第二队杀向左营，第四队杀向右营，自同冯刚杀往协镇府。军民同知衙门，本无兵卒，不必管他。这里各路杀来，可笑这几营将官，还在床中睡觉。闹到五更，遁庵坐在协镇府中，那尤奇、又逵已解到守备沙先、游击曾勇；韩普、何武提了参将费时的头、擒了两员千总解至；许震等也拿住守备常棣夫、同知胡自省来到。遁庵分付一面竖起招降旗二面，贴了安民榜，将拿来文武概行寄监，其家口亦查明，分别看守，不许杀害一人，候姚将军定夺。不一时，有二千余军跪在辕门求降，口称愿见姚二老爷。遁庵一一抚慰，每人赏银一两、军民府所贮仓谷五斗。休兵一日，就着尤奇、何武留本兵四百，降兵一千镇守；自己领了诸将并千余降兵，回陆丰县来。

那陆丰知县苟又新，已得消息，便邀游击杨大鹤商议。大鹤道：“前日贼匪从这里经过，我原要领兵截住，杀他个片甲不回。因太爷必要坚守，养成此患！如今且候他回山时节，与他对垒一番，再作计较。”苟又新道：“我因贼匪勇悍，前日海丰、惠州两处，都遭丧败，所以立意坚守。如今前后受敌，料难请讨救兵，全仗将军英武，与贼人厮拼一阵，但不可小觑这厮。”大鹤道：“但请放心。太爷只管守城，我只管出战，各尽其职就是了。”大鹤即同一员千总、三四员把总，领着一千二百兵，出城札住，次日晌午，早望见羊蹄岭人马浩浩荡荡而来。大鹤忙将人马摆开，自执大刀，在阵前弹压。

这遁庵已知陆丰兵马挡路，晓得大鹤是一员战将，急唤许震、谷深，分付如此如此。却暗传号令：后队改为前队，缓缓的退下。许、谷二将领了二百余兵，上前大喝道：“何处不怕死的鸟将官，敢来挡我的去路！难道没有驴耳，不晓得我羊蹄岭英雄的利害么？”大鹤也喝道：“贼少死的囚徒，我来拿你，与贺将军报仇。”一刀砍过。许震战了四五合，回马便走；谷深上前战了六七合，也就飞马而逃。大鹤呵呵大笑，招动军马，奋力赶来。二人且战且走。又逵看见两人败下，便欲向前，遁庵连忙止住，分付暂退十里之遥。查点兵马，却未曾少了一个，不过二十余人带伤，发在后营调养。众人

问退兵的原故，遁庵道：“我们不在乎杀他一将，必要取陆丰县城。杨游击负城立寨，他若败了，一定进城固守。这陆丰有小苏州之号，攻之就费时了。如今骗他离城十数里，便可用计破他。调虎离山，取陆丰如反掌耳！”因叫吕又逵、韩普领六百兵马，打着杨大鹤旗号，连夜赚开城门，先据定城池；冯刚领三百人马，抄出背后，天明听得炮响，前兵夹攻；自与许震、谷深衣不解甲，三更造饭，五更进战。

大鹤胜了一阵，得意洋洋，离着遁庵的营二里下寨，告诉千把们道：“吴日升本属无能，贺斯光误遭诡计，所以致败。诸公明日看我一鼓擒他。”众人道：“全仗大老爷虎威，将这厮们斩尽杀绝。”大鹤吃了一回贺功酒，分付众人不许解甲，枕戈而卧，恐防贼人劫寨。

到了天明，众人饭未吃完，听得炮响三通，羊蹄岭人马一齐涌至。大鹤忙绰大刀上马，摆开兵将，跳出阵前，大喝道：“杀不尽的毛贼，还敢来送死么？”许震早一骑飞出，战有二十余合，招架不来。谷深即拍马助战，那边千总挺枪敌住。正在酣斗，冯刚早从背后杀来，画戟起处，纷纷落马；遁庵亦挥兵杀进。大鹤前后受敌，众兵四散奔逃。奈许震敌不住大鹤，拖刀败走；冯刚上前接住厮杀。那谷深已挑死千总，即拍马夹攻；许震又回马助战。大鹤渐渐力怯，手下已不上三百余人，只得拨马逃走。这里全伙追来。大鹤跑至城边，谁知又逵等已得了城池，从城门杀出。大鹤才上吊桥，见不是头，翻身转出；冯刚却好追到，撞个满怀，一把擒住，喝叫绑了。

遁庵进城，于县堂设一旁座，一面出榜安民招降。又逵解上苟知县，冯刚送上杨游击。那苟又新再三磕头道：“卑职原不敢抗拒大王爷的，因杨游击恃着勇力，冒犯虎威。卑职还有八十岁老母在家，望大王爷开天地之恩，矜全微命。”遁庵笑道：“老父台何必如此！你命中该死该生，我也不能作主。暂且同尊眷监下。候众百姓主张。”又新又连连磕头道：“卑职因办事认真，众百姓不大喜欢的。还求大王爷的恩典。”遁庵也不理他。分付监着。那杨大鹤已大喊道：“苟太爷如何这等卑污？快先杀我罢！”遁庵道：“杨将军英武，名震海南，倘能同举义旗，不胜荣幸。”一头说，忙走下座来，替他解缚，扶他上坐。大鹤道：“我是此城城守，城池已破，自当以死殉之，再无别议，难道好帮你们反叛不成！”遁庵道：“弟辈原不敢反叛，皆因有激使然。将来就了招安，也还想替王家出力。杨将军既不屑为伍，这是士各有志，我又何敢强留？”因唤左右：“快取杨将军器械、马匹过来，我当亲送出城，任从尊便。”大鹤见遁庵恩礼交至，又且磊落光明，即下拜愿降。遁庵大喜，扶起一同就坐。即着人送一纸书到海丰去，劝他全城归降；又着又逵领三百人马，上岭报捷，并请霍武移驻陆丰，分付将县衙改为公府，自己退居公馆。不数日，海丰回报：“义民窦弼丕纠集居民执了公羊，全城归附，梁尚仁逃走。窦弼丕在外候见。”遁庵传进，奖谕了几句，叫把公羊生监下，一切赏罚候主军到来定夺。

次早，霍武已到。他因得了两处捷报，留王大海、褚虎镇守山头，自己即日同蒋心仪、戚光祖与吕又逵就道，于路又接到海丰归附之信，所以并无阻碍，一直径进陆丰。遁庵领着众人，摆齐队伍，迎接入城。进县署坐定，杨大鹤、窦弼丕上前参见，霍武亦安慰一番。遁庵道：“众将军在此，我等仗着姚将军威福，众兵士协力，二旬之内，连得三城，那甲子一城，可以不劳余力。学生愚见，欲哲奉姚将军为丰乐公，主此一方政治。不识众意如何？”众人道：“军师之见，允协众心。某等即于今日扶哥哥即丰乐公之位。”霍

武道：“白先生不可造次，众兄弟不可遵依。姚某一介武夫，暂时躲难，赖白先生及众兄弟之力，苟且偷生，方将思患预防，岂可妄自尊大？况姚某才略，不如白先生，智勇不如冯兄弟。诸公须要三思。”遁庵、冯刚齐声说道：“主公不必太谦，某等已经定议。”说毕，即同众人罗拜。霍武推辞再四，方才允了，改去“公”字，自称“丰乐长”。诸人稟见，行再拜礼。礼毕，旁坐禀事，称申闻。

次日，祭告神明，刊刻印绶。以白希邵为军师，知军民重事；冯刚为中营将军，督理各路兵马；尤奇、何武为镇海将军，控制碣石卫诸路；王大海、褚虎为镇北将军；蒋心仪为镇抚海丰使；许震为前营将军；韩普为左营将军，兼知陆丰县事；戚光祖为右营将军；谷深为后营将军；吕又逵、杨大鹤为左右龙虎将军，兼挂先锋使印；命窦弼丕权海丰事。弼丕禀道：“小人纠众缚官，原不过依了众人的心愿，如何便好做官？有本县典史林老爷莅任九年，允符民望，求将军升他知县，则万民感戴矣。”霍武准其所请，重赏弼丕，以典史林始泰知海丰县事。惠防同知，本无甚职守，暂时裁革。民间词讼，归镇海府委员讯理。又出了一张招贤榜文，并招告海丰知县公羊生、巡捡余星、陆丰知县苟又新、典史伍篋仕、巡检曲薄、训导贡南金、碣石同知胡自省的告示，大约言“各官有无贪刻罪案？在押之虎，无虞其再噬；已死之灰，宁虑其复然？公道自在人心，冤抑何妨理诉”等语。养兵一月，即遣冯刚为大将，杨大鹤为先锋，何武为合后，领一千五百人马，望甲子城征进。

第十四回 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粪

阖阁徒怀脱幅伤，狂且心事费推详。忍教鞭打玉鸳鸯？饮泣泪从肠断落，包羞棒拭粉花香。追提往事怎相忘？

花月场中着脚，风流队里都头。小姨窈窕态温柔，瞥见难禁馋口。

好事相期月下，佳期暗约河洲。满妆清粪下咽喉，逃去丧家之狗。

姚霍武羊蹄岭起义之时，正苏吉士守制家居之候。如今掉了陆丰，再谈省会。从前苏笑官表字吉士，此后书中称吉士，不称笑官矣。吉士百日已满，出门拜客。先从各衙门、各行、各商起，一切亲友如乌、时、曲、竹诸家，无不都到。回家另换素衣，依然进内，见过母亲、姨娘、妹子，来到蕙若房中。蕙若与小霞置酒同饮，蕙若说：“这廿四日，我哥哥娶亲，请我们两个回去。我们是有服之人，还是去也不去？”吉士道：“过了百日，自己至亲，本无忌讳，就去走走何妨？横竖我也要去耽搁几天的。”是晚宿在蕙若房中，久旱逢甘，其乐可想。

早上方才起身，巫云上来说道：“外边传进话来，有什么时邦臣要见。”吉士梳洗过了，踱至外边，分付请时相公书房相见。邦臣见面，便倒身拜下，说道：“昨蒙大爷枉驾，逢萃生辉，敬来谢步。”吉士道：“承诸公惠及泉壤，弟乃分所当然，何谢之有？”邦臣坐下说道：“晚生在舍下，敬备一杯，为大爷散闷。望赐宠光。”吉士道：“弟还未及奉屈诸公，如何先要明扰？”时邦臣道：“晚生忝在大爷门下，不过略尽一点孝心。大爷若不赐光，晚生何颜见这些朋友？”说毕，又打一拱。吉士见他请得志诚，也就允了。时邦臣连忙告辞道：“下午再专人敦请，晚生还要去请施舅爷、乌少爷奉陪。”吉士留他早饭，他再三不肯而去。吉士分付苏兴，叫人写了几封书，禀谢那路远的亲友。

过了下午，施延年走过来说：“时啸斋请我奉陪姊丈，又着人来邀了两回了，我们同去罢。”吉士道：“我已应允了他。即叫家人备两乘轿子，一路同去，省得人家守候。”当下两人上轿，祥琴、鹤庆与施家小子阿福跟随，望双门底一直出去。

这时邦臣年逾不惑，妻子早亡，剩下一个十六岁的女儿顺姐，住在纲局左侧，开一个杂碎古董铺，与竹中黄兄弟间壁邻居。这日特延吉士到家，不过为亲热走动之计。将房子收拾干净，焚了些香，预备下两个唱曲的女孩儿，在家伺候。竹氏兄弟已邀同一处。守了好一回，吉士、延年已到，邦臣等忙至轿前拱候。吉士下轿，挽手进来，说道：“承时兄盛情，弟不胜惶愧。”邦臣道：“穷人家备不出什么可口的东西，不过尽点儿穷心。我们苏州人有名的苏空头，大爷休要笑话。”忙忙的递上两人的槟榔。竹中黄又替他递茶，吉士、延年俱各致谢。

邦臣分付家里的小子阿喜道：“怎么乌少爷还不见来？快再去请！”那阿喜道：“小的方才去了。他家爷们说请这里先坐罢，他略停一会就来。”邦臣道：“有什么正经么？”阿喜道：“象是在家里同少奶奶合气的一般，小的再去请就是了。”邦臣对着众人笑道：“乌少爷怎么就敢和少奶奶闹起来？少停罚他个夫纲太正。”竹理黄道：“他少奶就是大奶奶的令姊，闻说最贤慧的。这一定是老乌寻事了。”施延年道：“老乌因他令尊兼署了盈库，气象大不似从前。”竹中黄道：“舅爷这话一些不错。”吉士道：“如何一个人会改变？我只不信。”竹理黄道：“时啸斋请了苏大爷来，难道就是一

味清淡？内里预备的东西，也要拿出来摆个佯才好。”时邦臣道：“正是。到累大爷受饿了，快拿出来。”吉士道：“不要慌，候着乌姐夫来，同领盛情罢。”正在摆那攒盘果碟，乌岱云已下轿进来，半酣的光景，众人一齐迎接。

时邦臣道：“少爷来得怎迟！想必晓得我家没有什么东西吃，在衙中吃饱了才来？”岱云道：“我那里有闲工夫吃酒？因多时不见苏妹丈，所以来陪他一陪。”吉士道：“多承记念。只是来迟的原故，还要请教。”时邦臣道：“且请坐下了再谈。”吉士便逊岱云上坐，岱云更不推辞，居然坐了第一位。吉士虽不介怀，延年觉得岱云有些放肆。第二坐，吉士还要推逊，延年、岱云道：“妹丈坐了罢！他们料想不敢僭我们的。”众人也都推吉士坐了。延年、中黄、理黄、邦臣依次坐下，家人送上酒来。邦臣却将第一杯递与吉士，中黄、理黄便递与岱云、延年，各人饮了一杯。

吉士又问方才的话，岱云道：“这温家的越发不是人了。从去春到了我家，我怎么的看待他？我爹爹得了盈库，带着母亲去了。这河泊所衙中人少，因取了一个妾，叫做韵娇，也不过图热闹的意思。他天天寻事吵闹，新年上被我骂了一场，觉略安顿些。今早起来，我到父亲那边去了，小妾韵娇起身略迟了些，他竟闯进房门，将小妾打骂。我回来问他，他千不说，万不说，到说小妾与小子通奸，所以打的。我家闺门严正，别人不知，苏妹丈是尽知的。他将这恶名见图赖人家，我如何不生气？我着实的打了他一顿。他那嘴头子淮河也似的，说要寻死，我把他锁了，方才略软了些。”吉士道：“拿奸是假，吃醋是真。只是老姐丈还要格外宽恕些才好。”岱云道：“你不懂得！假如老施的妹子是你小老婆，你家奶奶也这样吃醋，你难道不要生气么？”吉士便不做声，延年飞红着脸。

邦臣见二位没趣，忙拿话岔开，再三劝酒，说道：“晚生预备着两名唱曲女子，伺候苏大爷、乌少爷，不知可能赏脸？”岱云道：“既有唱的，何不早些叫来？”邦臣即忙唤出。一个阿巧，一个玉儿，都不过十二三年纪，还未梳拢，到了席前，插烛的拜了两拜。岱云即搂过阿巧，坐在脚上，说道：“好孩子，你是那一帮？记得多少曲子？快捡心爱的唱一个来，你小爷就吃一大杯。”阿巧道：“小的是城内大塘街居住，还没有上帮。少爷吃了酒，小的才唱。”因双手捧上一大杯，岱云真个干了。玉儿琵琶，中黄鼓板，邦臣打着洋琴，阿巧按理弦索，低低的唱道：

两个冤家、一般儿风流潇洒，奴爱着你，又恋着他。想昨宵幽期暗订在西轩下，一个偷情，一个巡查。查着了奴实难回话，喝一杯品字茶，鬻字生花，介字抽斜，两冤家依奴和了罢！

唱毕，岱云道：“绝妙！绝妙！但是只许你爱我，不许你爱苏大爷。”吉士笑了一笑。邦臣叫玉儿劝苏大爷的酒，玉儿也递上一大杯，自己鼓板，阿巧三弦，邦臣吹笛，唱了一只《醉扶归》的南曲。端的词出佳人，魂消座客，吉士也干了，众人都说唱得好。岱云道：“我不明白曲子，不喜欢玉儿。”因抱着阿巧肉麻说道：“我只守着你罢。”阿巧道：“少爷请尊重些，旁观不雅。”岱云道：“我怕那个旁观！”因与他三四五六的豁收拳来。岱云输了七八杯，酒已酣足，摸手摸脚的，弄得阿巧无可躲闪。

施延年道：“老乌这等爱他，何不娶他作妾，带我们吃杯媒人酒儿。”

僭（jiàn，音见）——超越本分。古时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地位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

岱云道：“我也有此心，只要等这不贤之妇寻了死，才可称心适意。”延年道：“假如你少奶奶真个寻了死，温姨丈就没有话说么？”岱云道：“我怕他怎么的？他一个败落盐商，敢来寻我现任少爷的事？好不好一条链子锁来，还要办他串通亲戚、侵吞税饷呢。”延年听他说话钻心，急问道：“串通那一个亲戚？”岱云道：“小施你不要装痴做聋，你家该缴的饷银，偿完了么？”延年道：“偿也不关你事。”岱云大怒道：“我爹爹现为盈库大使，怎说不关我事？你靠着谁的势，这等放肆？我明日就办你，不办不是人养的！”延年道：“我怕你这种未入流的少爷，也不姓施。”吉士见不是话，便喝住延年，忙劝岱云道：“老姐丈不须动气。时啸斋请我们吃酒，不过是追欢取乐，我们在这里争闹，这就是难为主人了。看我薄面，省一句话也好。”岱云道：“你是个忠厚人，我不寻你，你不要帮着你那丫头小舅子。”延年接口道：“谁是丫头小舅子？你才是赫广大的丫头小舅子呢！”岱云越发大怒道：“我就与你比一比，那个小舅子势大！”吉士与众人再三劝慰，岱云也不终席，忿忿而回。

吉士也要回去，时邦臣拦门挽留，只得依旧坐下。吉士道：“施大哥也不要生气，也不必着忙，他就认真办起来，横竖不过几千银子。我去缴还了他，他就拿着讹头了。”时邦臣道：“大爷说得是。这小乌再不晓得变到这样！莫说他令尊是五日京兆，就是实授了，这八九品的官，搁得住什么风吹草动？牡丹虽好，须要绿叶扶持，怎好这等得罪亲友？施舅爷不要理他。”延年道：“他走进门来，这目中无人的样子，是大家看见的。我何尝去寻他？他为了自己老婆，又牵上我来，叫人怎按捺得住？”竹理黄道：“原说这人不终相与的。施舅爷有大爷作主，怕他怎的？我们畅饮几杯。”吉士依然放量饮酒，两个唱的殷勤相劝。吉士每人赏了三两银子，然后同延年辞谢起身。到了门首，又嘱咐延年：“不必虑他，诸事有我。”延年致谢回去。

吉士一直至厅中下轿，走至中门，早有许多仆妇丫头拥上。两个接了毡包，两个打了提灯，两个拿了手照，望西院而来。小霞接住问道：“今日面上没有酒意，到像有什么心事的样儿？”吉士便将岱云糟踏素馨的话，告诉一番。小霞道：“当初原是我姨丈误对此亲。只可惜我素馨姐姐，何等才貌，误适匪人。”吉士又道：“岱云还要办你哥哥的未完税饷，我也担承了。”小霞道：“也不要你担承。当初我爹爹并非吞吃饷银，活活的被海关逼死，我哥哥少不更事，又受了屈棒。奈彼时家徒四壁，无处申冤，只得歇了。此仇此怨，时刻在心，他不办也罢，若果然办我哥哥，我劝你这几千银子不要瞎丢了。”吉士道：“这是怎说？”小霞道：“我哥哥虽则无能，也还硬朗。我却还懂得一点人事。这不共戴天之仇，如何饶得他过？有了几千银子，我若不扳倒关部，断送乌家，我施字倒写与他看。”吉士笑道：“我又遇着一个女英雄了！你哥哥做硬汉，惹起许多闲后来。你何苦学着他呢？”小霞道：“我哥哥卤莽之人，我须还有三分主意。现在督抚与关部不和；况且督抚就回护关部，还有圣人在上。这几千银子，难道盘缠不到京师么？我也再不肯出乖露丑，只须做下呈词，叫哥哥告去。他原是失过风的人，也不过再尝尝板子的滋味，想来未必有什么死罪。我的好大爷，你就依了我罢。”说毕，那粉腮上早淌下泪来。吉士叫丫头们出去，自己上前替他拭泪道：“不要悲伤，且看老乌办不办再处。”小霞道：“蒙大爷厚爱，奴怎敢多言？只是此事若闹起来，切不可向老乌说情的。”吉士允了，于是同入衾绸，睡到晌午起身，即着人去打听岱云消息。

原来这日岱云回衙，温家得了他夫妻反目之信，史氏叫家人来接素馨，被岱云一顿臭骂，来人雌着一头灰回去了，岱云走到房中，说素馨叫娘家人接他，又狠狠的打了一顿，逼素馨上吊。这妇人家的情性，起初以死吓人，直到叫他寻死，他却一定不肯的。当下素馨受打不过，只得软求。岱云骂道：“饶你这淫妇，明日再打罢！”自去与韵娇宿了一夜。

早来就到盈库署中，与父亲商量收拾延年之事。必元道：“你不要多事，都是至亲，何必计较？况且苏少爷面上，怎好意思？”岱云道：“他倚着苏吉士的财势，才敢这等大胆。我的意思，还要连吉士都办在里头，不过看他忠厚，权时放过，将来也要与他一个手段。”必元道：“胡说！苏吉士有什么得罪我家？你这等无义！你娶亲之时，还亏借了他三百银子；后来我升官的贺分，他十倍于人。你要害他，就没良心了。况且此刻督抚因大人奏了洋匪的实情，要将大人参奏，包大爷刻刻提防，你就办上去，也不依的。”几句话说得岱云如冰水浇炭的一般，默默而退。

回转河泊署中，叫丫头烫酒解闷，他同韵娇坐下，分付丫头把素馨的练子开了，带上房门出去。自己把素馨剥得精赤，拿着一根马鞭子喝道：“淫妇，你知罪不知罪？”素馨已是斗败的输鸡，吓得跪下道：“奴家知罪了。”岱云道：“你既知罪，我也不打你。你好好的执壶劝你韵奶奶多吃一杯。”素馨道：“奴情愿伏侍，只是求你赏我一件衣服遮遮廉耻罢。”岱云就“呼呼”的两鞭，抽得这香肌上两条红线，骂道：“淫妇，你还有什么廉耻，在这里装憨？”素馨不敢回言，忍耻含羞，在旁斟酒。岱云搂着韵娇，慢慢的浅斟低唱，摸乳接唇，备诸丑态。吃了一会，又喝道：“淫妇，你把你那头毛剪下来，与韵奶奶比一比，可如他阴毛么？”素馨不敢做声，吓得筛糠也似的乱抖。那岱云又跳起来，将马鞭子乱抽，喝道：“还不快剪！”素馨忍着疼痛，只得剪下一缕与他。岱云付与韵娇，要扯开他裤子来比。韵娇不肯，说道：“这油巴已的脏东西，比我什么呢！”便一手撒在火上烧了。岱云呵呵大笑道：“贱妒妇，你如今可也晓得不如人了？停了几日，你家讨兄弟媳妇，好好的与我回家。离门断户，省得你丫叉萝卜的装在眼前，教你韵奶奶生气。但凡房里的东西，一些也不许乱动。”说毕，竟同韵娇去睡了。这素馨前后寻思，终宵痛哭，却不敢高声。正是：

褰裳 悔赋狂童句，江水难湔 满面羞。

苏吉士打听得岱云没有动静，也就置之不言。转瞬间温春才吉期已到，温家着人敦请，蕙若、小霞带了家人、媳妇、丫头们回家。温仲翁将折桂轩、玩荷亭两处住他二人，十数个仆妇丫头各一其主安歇，五六个家人小子把住园门，听候差使。将惜花楼侧门仍旧开了，通着里边。此时素馨已早回来，带着自己的两个伴嫁丫头，居于藏春坞内。姊妹们相见，素馨自然泣诉苦情。蕙若到还不大伤悲，小霞深为惋惜，说道：“姐姐，事已如此，且在这里住几年再处。”又告诉岱云前日与延年寻闹的话。素馨道：“我是死囚一样的人，毫不晓得。只是妹妹也要防他，我是与他恩断义绝的了。他还认得那个？”小霞道：“他既不认亲，我们也只得各办各事，且看后来。”这里闲话休提。

那温商娶的媳妇，是南海县主簿苗庆居的小女儿花姐。这迎娶之日，宾客盈门，笙歌聒耳。好笑乌岱云不知为什么原故，到欣然而来。温商只做不

褰（qiān，音牵）裳——撩起衣裳。

湔（jiān，音间）——洗。

知，一般看待，与吉士都在前厅。岱云虽不理延年，却背地与吉士陪个不是，说是酒后多言；吉士也就替延年说了个酒醉冲撞。

席散之后，众人都去迎亲，岱云一个人先去认认新房。那新房在惜花楼下，岱云玩了一会，就望园中走来。丫头们晓得大小姐住在园中，不好拦阻。岱云踱进园中，也还想起从前与素馨私会的光景，见一个丫头走来，却认得是自己的，因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丫头道：“小姐同苏奶奶都住园中，我在此伏侍的。”岱云道：“苏奶奶在那里住？你领我去认认。”那丫头怎敢不依，领着他一路走来。

才过沁芳桥，见一美人身穿白纺绸单衫，外罩元青湖绉马褂，腰系元色罗裙，两瓣金莲窄窄，一头云鬓沉沉，虽然一味素妆，越显娇姿玉面。忙问丫道：“这是那一个？”丫头道：“是苏二奶奶。”岱云想道：“怪不得小苏这等帮衬延年，原来有这样绝色佳人送他作妾。”即紧步上前，拦住作揖道：“表妹，愚姐丈奉揖了。”小霞最不妨这里有男人到来，吃了一惊，忙回一礼。岱云道：“前日令兄在时家，与我寻闹；我因看表妹面上，没有计较他。表妹可晓得么？”小霞听说，知是岱云，心中大怒，见他光溜溜两只贼眼，注定在身，且说话间带有三分邪气，却回嗔作喜道：“愚妹感恩不尽，只是无可报答。”岱云道：“表妹既知报恩，也不要费银钱，不拘那件都好。难道妹妹不懂么？”小霞道：“妹子除此身之外，毫无所有。实在不知怎样报恩？”岱云笑嘻嘻的走进一步，将手指着小霞裙中说道：“报恩原只在妹妹身上，这是很容易的。”一头说，像要动手动脚的样儿。小霞红着脸，低低的说道：“青天白日，许多丫头们瞧着，成什么规矩？你不要性急，若果有奴心；可于今夜三更，在玩荷亭左侧守候。”岱云大喜道：“谨尊台命。只是不可失信的！”又把小霞的小手一捏，说道：“妹妹为何带这银镯儿？”小霞转身走去，回头带笑道：“我是不失信的，信不信由你。”冉冉走去，心上想道：“这泼贼欺我哥哥，辱我姐姐，还敢欺侮奴家，最也饶他不过。”因走至折桂轩中，将岱云调戏可恶、必要报仇的话，告诉蕙若。蕙若道：“我们一个女人，也不要忒胆大了。这人性子不是好惹的。”小霞道：“我怕他怎的？他也过于欺心大胆了。晚上如此如此的，顽他一回，替大姐姐出口恶气。”蕙若笑道：“凭你怎样顽，我是最怕的。”

小霞别了出来，便暗暗的遣兵布阵。这晚温家新妇进门，春才也一般的照常行礼，又暗暗的与吉士说了几句什么话，吉士微笑点头。岱云见外面诸事已毕，三不知溜进花园，东躲西闪，听得鼓打三更，才往玩荷亭走来。这玩荷亭四面皆水，从一条白石桥过去，无可藏身。听得里头还很热闹，正在左顾右盼，寻一个暂躲的地方，那槁子响处，一个小丫头走来，黑影里低低叫道：“可是乌少爷么？”岱云道：“正是。姐姐快领我进去，我重重赏你。”丫头道：“我们二奶奶说，此刻有你们少奶奶、我们大奶奶在里头，房子小，人又多，无处躲避，这里又怕人撞见，少爷权在左边河滩下躲一回。停刻我来请你，万万不可冒失。少爷若守候不及，请转去了明晚再来罢。”岱云连声说道：“我暂躲一躲，姐姐你须照应。”即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河滩藏好，思量道：“这施奶奶好算计，在这个地方，仙人也寻不到的。看来是个惯家，可怪我们这不贤的姊妹，偏有许多闲谈，耽搁我的好事。不要管他，停一会儿就尽我受用了。”正在胡思乱想，听得上面窗棂“刮刺”一响，一盆水就从窗内倒下来，淋得满头满面。岱云想道：“是什么水？还温温的。”把手摸来，向鼻间一嗅，赞道：“好粉花香，想是施奶奶洗面的。不过衣裳

湿了些，也无妨碍。”将脸朝着上头，望那窗子，想要移过一步，却好一个净桶，连尿带粪倒将下来。不但满身希臭，连这耳目口鼻都沾了光。岱云觉得尿粪难当，急忙移步，那地下有了水，脚底一滑，早已跌在河中。狠命的乱挣，再也爬不上来。上头又是泼狼泼藉的两桶，实在难过，又不敢做声，低头忍受。听得一阵笑声，一群儿妇女出去。

岱云将河水往身上乱洗，还想有人来捞他，谁想亭门已经闭上，却有许多人摇铃敲梆巡夜而来。一个说道：“这亭子四面皆水，料来没有贼的。”一个说道：“也要两面照照，省得大爷骂我们躲懒。”即有一个小子，提着一碗白纱灯走来，说道：“这滩底下还是大鱼呢，还是个乌龟？”就有两三个跑来，拿火把一照，喊道：“不好了，有贼！”众人蜂拥将把他扯起，说道：“好一个臭贼，想是掏茅厕的。”各人手拿短棒，夹三夹四，雨点般打来。岱云只得喊道：“我是乌姑爷，你们如何打我？”众人道：“我们是苏府巡夜的。你既是乌姑爷，如何三四更天，还在这里？且拿他出去，回明了大爷、温太爷再处。”岱云道：“我因来这园里与我少奶奶说话，失脚掉在茅厕里头，在这河边洗一洗的。我这副样子，如何见得他们？求众位替我遮盖了罢！”一个年老的说道：“这话想是真的，兄弟们放他去罢。乌少爷，不是我说，你这里是我家奶奶们住的地方，不该深夜到此。第二遭打死莫怪。”岱云不敢回言，望藏春坞走去。素馨已经睡了，敲不开门。挨到天色微明，捉空儿跑回去了。温家也不查点到他。

岱云到了家中，气了一个半死，猜是小霞诡计，打算寻机报仇。却好因水浸了半夜，受了惊，又挨了打，生起病来，延医调治。

第十五回 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

以色为香饵，游鱼惯着魔。丝纶空在手，奈此直钩何？

十旬莲座下，五休总皈依，从此飞升去，长看玉麈挥。

吉士等在温家，住过三朝，才辞谢回去。见过母亲姨娘等，回到蕙若房中。蕙若把姐姐如何受辱，及小霞捉弄岱云之事，细说一遍。吉士也替素馨伤感，说道：“馨姐姐自取其辱，也只罢了。只是霞妹太狠了些，将来结仇更甚。我们虽不怕他，可不要难为施大哥么！”小霞道：“我也顾不得许多。”吉士又告诉蕙若道：“前日新人进门，你家哥哥问了我许多痴话。这两天我问他怎样，他再不肯说，说是苗小姐分付他，不许告诉人家。这么想起来，一个呆头，竟被他教训好了。”蕙若道：“我哥哥虽痴，难道夫妻床上的话也告诉别人么？我爹爹替他援了例，听说来年恩科，还要下场呢。”吉士笑道：“这个劝他不必费心。他若中试，你们姊妹怕不是殿元么？”

只见巫云走来，手中捧着一封书信说道：“二门上传进，说是京里送来的。来人在外伺候。”吉士知是李家来信，因拆开看时：

国栋白：占村亲台足下：珠江别后，一载余矣。足下高尚其志，淑慎其身，心旷而德修，道高而业进，孤芳遁世，又何闷焉？弟入都后，六街灯火，灼人肺肝，九陌繁华，炫人耳目，诚道学之气不敌物缘也。小儿侥幸释褐，殿试三甲，恩擢词林，上命在庶常馆读书。婚姻之事，又迟而又久矣！吉士想已精进，唯冀其伐毛洗髓，勿以离群而有他岐。是则区区之心，所堪持赠者耳。申象轩到浙，即署理粮储道，因专招奏除积习，已超擢浙藩。东莱姚霍武系台翁所赏识而解推者，伊非寻常流辈，乃人中虎也。倘在省垣，当饮食教诲之，以匡其不逮，国栋顿首。

吉士看完，对蕙若二人道：“我妹丈已入翰林，门楣大有光彩。爹爹择婿，果然不差，可惜不及见了！”因哭了一阵，起身出外。问了来人备细，留些酒饭，给与盘费，又叫人写一封回书带去。

却好时邦臣到来，作揖就坐，说道：“连日大爷在令岳处，晚生不便过来请安。适有小事奉求，祈大爷慨允。”吉士道：“啸斋有话，但说无妨。”邦臣道：“晚生开着一个铺，不过为一家衣食之谋。近因店中货物短少，要到肇庆去制买，须得百金本钱。”一头说，袖中摸出一张屋契，夹着一张借票，打一恭递上。说道：“求大爷慨借百金，冬底本利奉还。”吉士道：“啸斋说什么话？银子只管拿去，契券断乎不要。冬间还我本银就是了，何必曰利。”邦臣又打一恭。吉士叫取出一百十两银子，付与邦臣道：“我也不及钱行，这十两银子权为路费罢。”邦臣笑纳了，作谢出门。

回到家中，分付女儿顺姐道：“你与我收拾行李，明日要到肇庆去置货。”顺姐道：“爹爹那里弄到本钱了？”邦臣道：“承苏大爷见爱，借我一百两银子，又送十两程仪。这十两留与你同丫头吃用。我多则二十日，少则半月回家。须要小心门户。”顺姐道：“孩儿晓得。这苏大爷不是从前在这里吃酒那个又年轻又和气的么？”邦臣道：“正是他。在我面上极有情分。”次早邦臣起来，到隔壁竹家辞行，兼托他弟兄们照应，带了阿喜，一直竟往肇庆去了。

这中黄对理黄道：“老时不知那里打算到了银子，又做买卖去了。今冬又顺顺溜溜的过年！只我们两个雪里挑盐包，一步重一步，这把式再也打不

麈（zhǔ，音主）——古书上指鹿一类的动物，尾巴可以做拂尘。

开。”理黄道：“我昨日在豪贤街口，看见老时在苏府出来，满面春风，想必是那边借到了银子。”中黄道：“老时不过费一席酒，老苏就上了他的算。我们弟兄也破些钞，备席酒请姓苏的，再邀老施、老曲在旁帮衬一两句好话，自然告借不难。”理黄道：“苏吉士父亲有名放官债的，借了须要还他。我们且同老曲商量，有什么算盘，多寡弄些也好。”

他弟兄刚刚出了街口，却好曲光郎高高兴兴的走来。中黄忙喊住道：“曲弟兄，三日不见，面上白亮得多了。在那里得了采？”光郎道：“得什么采？从前日输了五百文钱，一连两日，身无半文，实在过不去。我打听得时嗽斋借到了苏家银子，正要去寻他。”理黄道：“老时已到肇庆去了。我们且进城吃三杯罢。”光郎听说有吃头，脚已跟定，一同进了文明门来，至品芳斋楼上坐定。理黄分付拿了一碗走油鳊鱼、半碗酒焖肉、一大盘炒面筋，打了二斤太和烧酒，三人乱嚼一会。理黄说起时邦臣向苏吉士借银子，我们一样弟兄，偏没有这样造化，光郎道：“借了要还，并无可羨之处。只是我少了几两请酒的本钱，若是有了，不弄苏吉士一二千银子，也不算手段。”中黄道：“兄弟，你且莫夸口。我听得苏吉士是个不好男风的。”光郎道：“大哥只晓得他不好男风，可晓得他专好女色？我昨日去望乌少爷，他得了相思病，是为着老施的妹子。”中黄道：“乌少爷想施延年的妹子，也还容易到手，何至害病？”理黄道：“哥哥原来不知。老施的妹子就是老苏的小奶奶了，乌岱云那里想得到手？”光郎道：“原来如此！乌少爷呢，我们也不必管他。只看老施为了官司以后，何等苦恼；从妹子进了苏家，终日的抬轿出入，大摇大摆，好不兴头。可知老苏是一味在女人身上使银子的。”理黄道：“这话又远了。你我又没有什么姊妹，可见能说不行的。老时到还有个女儿，你替老苏做牵头罢。”光郎道：“若也象老施这样，便是秀才抄袭旧文，决不中式的了。我另有妙计。我们虽没有姊妹，这种人可以借得的，只要五六两的本钱便好。”理黄道：“你有什么计较，且说来大家商议。五六两银子还可以典当挪移。”光郎便附在两人耳边说道：“只要如此这般，不怕他不上钩的。”中黄道：“果然绝妙。”理黄又沉吟了半晌说道：“且不必另借，也省得四圆花边。横竖不与他着手，就是我家的，也还有几分姿色，我回去与他商量。只是银子到手，我须要得个双分。”光郎道：“若得如此，一发万妥万当。二哥自然该分双股。”三人商议定了，又吃七八碗面，会了钱回家。正是：

只说京兆泥腿多，每图淫欲受人讹。

广东烂仔刁钻甚，未免英雄唤奈何。

吉士家居无事，白日与慧若、小霞、两个妹子在园避暑，吟诗消夏，载酒采莲；打听得岱云生病，也就心上宽了许多。这日听说高第街竹相公要见，便走出前厅。竹理黄上前作揖，吉士道：“天气炎热，何必如此盛服盛冠？且请宽了。”理黄道：“今日晚生兄弟备了些瓜果，恭请大爷光降，不敢不衣冠而来。”吉士道：“这种热天，何必费事？我也不得空儿。”理黄道：“晚生打听得大爷无事，才敢进府。因天气炎热，所以傍晚才来，坐中并无别人，恐怕又闹故事。”吉士道：“如此说，我若不去，岂非辜负盛情！”因分付家人备轿。理黄道：“晚生已预备着凉轿带来。因舍下地方窄小，恐怕有褻尊从，二爷们求少带几位去罢。”吉士道：“不带亦可，我竟与二哥同行便了。”理黄道：“这个足见大爷见谅。”

当下二人上轿，顷刻间到了竹家。中黄、光郎接进，递过茶，摆上酒筵，

无非是海味冰鲜、精洁果品。中黄道：“天气很热，绍兴酒肯出汗，换过汾酒，却凉快些，大爷好宽饮几杯。”吉士道：“汾酒极好。只是太清冽了，怕吃不多。”中黄道：“大爷海量，那里怕他；况且是几年的陈酒了！”三人轮流把盏。吃了一会，中黄道：“寡吃无趣，求大爷赏个令罢。只是晚生们不通文墨，大爷须要拣容易行的才好。”吉士看见旁边小桌上一个色盆、四颗骰子，便拿过来说道：“我们将四颗色子，随手掷下，有红的不须吃酒，不论诗词歌曲，捡着有‘红’字的说一句，就是了。没有红的吃酒一杯，说笑话一个。说不出红字，说不出笑话，俱敬酒一杯。”光郎道：“大爷分付，我们无不钦此钦遵。但大爷是个令官，在座有说得笑话好的，大爷也要贺他一杯，以示奖赏。”吉士允了，干了令杯，掷去却好一个“么”、三个“红”。吉士便说：“一色杏花红十里。”便将令杯交到光郎。光郎立起接了，说道：“大爷掷了三个红，正是福禄寿三星拱照一身，大喜之兆。若要大爷再说几个红字，便是三百三千也有。如今请大爷吃了迎喜杯儿，晚生才敢遵令。”中黄便斟酒过来，吉士只得饮了。光郎一掷却是四个“三”，说道：“这个好像我们杭州人，都是斜坡坡的。我就说个本地笑话罢：一个读书朋友，真是言方行矩，一步儿不肯乱走的。乃父讳吉士，他就不敢乱说出‘吉士’两个字来。每读诗至“野有死麋”一章，亦以爹爹代吉士。一日，亲戚人家新点翰林，当厅高高贴了报单，众人都去道喜。内中有一近觑眼，看不见报单上的字，对这杭州人说：‘可恨我眼睛不好，不知点翰林的报单是怎样写的，烦你读与我听听。’这朋友不觉高声朗诵道：捷报贵府老爷王，殿试二甲，奉旨钦点翰林院庶爹爹。”

众人大笑。理黄道：“老曲叫了大爷几声爹爹，这爹爹自然要赏脸。大爷吃了酒以后，老曲不许叫大爷，便叫爹爹罢了。”吉士道：“休得取笑。这笑话原说得好。”于是带笑吃了酒，交到中黄。却掷一个顺，中黄说了句“万紫千红总是春”，交与理黄。也掷不出“红”，先吃了酒，说笑话道：“江西乡间人家生了儿女，都是见物命名的。一家子妯娌两个，先后怀孕。一日，这大姆生了女儿，叫丈夫出去看有何物，回来取名。这男人走到园中，却好一个妇人撅着屁股在那里撒尿，被他张见了阴户，回来将生的女儿就做阴户。后来那婶子生下儿子，见一个卖盘篮的走过，因取名盘篮。不料一二岁上，这阴户出痘死了。盘篮已经长成上学，从书房放了学回来，朝着那大姆与母亲作揖。那大姆触景伤心，对着婶子说：‘可惜我那阴户死了。若还在此，我家的阴户比你家盘篮还要大些呢。’”众人又各大笑。光郎忙斟酒送与吉士道：“大爷不听见吗？竹二哥家有这等大阴户，大爷多吃一杯，试试看。”理黄打了他一下。吉士饮了酒，叫中黄出令，又做了一回范蠡访西施。三人串通了，吉士又吃上七八杯。

天有一更，酒已酣足，便起身告辞。众人再三留住，光郎道：“晚生还带了一个劝酒人来，也须赏他个脸。”忙向那边取出一个西洋美人，约有七寸多长，手中捧着大杯，斟满了酒，光郎不知把手怎样一动，那美人已站在吉士面前。吉士欢然饮了，又斟了酒。说也作怪，别人动他，他都朝着吉士；吉士动他，他再也不动一步。这大杯汾酒，岂是容易吃的？吉士不肯吃，他们假作殷勤，又灌了四五杯，早已不辨东西南北。光郎道：“吾计已成，静听捷报。”竹氏兄弟二人，扛吉士至房中睡下。理黄叫他妻子茹氏进来，他

麋(j n, 音均)——古书上指獐子。

兄弟躲出去了。

原来这茹氏廿三四的年纪，五六分的姿容。他丈夫叫他俟吉士酒醒，同他睡好，一面叫喊起来；外边约了三四个烂仔捉奸，想诈银子。这茹氏在屏后偷看了半天，见吉士光着脊梁饮酒，真上玉润珠圆，不胜艳羨；又是丈夫海淫，合与苏郎有缘。他房在正屋西边，独自一个院子。把院门关上，走进房来，拿灯放在床前。暗想道：“这两个没算计的，不把奴做了引子，与他相好，弄他些银钱，却使这个绝户计，恶识了这个妙人儿。我如今偏放走他，图他长久来往。”吉士虽然大醉，朦胧醒来，认做自己家中。翻身转来，将茹氏按住，加紧的纵送。茹氏已是酥麻，吉士也便了事。

那茹氏揩拭干净，抱着吉士说道：“大爷可认得奴家么？”吉士连忙起身一看，问是何人？茹氏便将他们讹局告诉。吉士一惊非小，那酒已不知吓到那里去了，说道：“我是忠厚之人，他们如何使这毒计？万望姐姐救我。”茹氏道：“大爷不要着忙，奴不打算救你，便不说明此事了。”因替他穿上裤子，同到天井中，说道：“这隔壁时家，乃父出门去了，家中只有一个女儿，与奴相好。你逾墙过去，躲着天明回去，再无人敢得罪你了。只是大爷不可忘了奴家，如念今宵恩爱，我房中后门外是个空地，可以进来。男人向来在外赌钱，不在家里的。”吉士道：“不敢有负高情。只是我便去了，你们岂不要难为你么？”前氏道：“这个放心，我自有计。”即拿了一张短梯，扶着他逾墙过去。

茹氏将梯藏好，却把后门开了，定了一会神，假妆着号啕大哭。外边打进门来，这茹氏只穿着一条单裤，喝道：“我喊我家丈夫，你们进来做什么？”那打头一个道：“你们做得好事，我们是捉奸的。”茹氏便“飏”的一掌打来，骂道：“有什么奸贼？已跑了！”众人面面相觑。茹氏一头往理黄撞去，哭道：“自己养不起老婆，叫我出乖露丑，又叫这许多人来羞辱我，我要命做什么！”理黄气得目瞪口呆。光郎望后边一望，说道：“他从后门走的，去还不远。众弟兄快上前，追着了再处。”理黄也同众人赶去，按下不题。

再说吉士逾墙过去，思量觅一个藏身之处，便望屋里走来，谁知夏月天气，小人家不关房门。这时顺姐睡了一回，因天气热极了，赤着身子坐房中纳凉，见一人影闪进，忙叫“有贼！”吉士恐被隔壁听见，忙走进房中跪下道：“小生不是贼，是被人暗算，权到尊府躲避的。”那顺姐听他不像贼人口气，又恐他是图奸，吓得身子乱抖，忙将衣服穿好，问道：“你夤夜入人家，难道不怕王法么？快些出去，免得叫起人来，捉你送官。”吉士道：“别家也不敢去，因尊翁啸斋与我相好，所以躲过来。小生苏吉士，小姐也该晓得。”顺姐道：“果是苏大爷，再没有此刻到我家的理。”忙点灯一看，说道：“原来正是苏大爷！”忙扶他起来，说：“大爷缘何如此模样？”吉士便将晚上的事告诉他。顺姐道：“大爷受惊了。奴家方才多有冲撞，望大爷恕罪。”因磕下头去。吉士一把扶住，说道：“望小姐见怜，赐我坐到天明，感恩不浅了。”顺姐道：“奴一人在家，这瓜田李下之嫌是不免的。只是大爷出去，恐遭毒手。奴想一计，既可遮人耳目，又可安稳回家，不知大爷肯否？”吉士道：“计将安出？”顺姐道：“我爹爹最喜串戏，一切女旦的妆饰都有，如今将大爷权扮女人，天明可以混过丫头的眼。就从这里上轿，挂下帘子，一直抬到府上，岂不甚便。”吉士大喜道：“我原想做个女人，今

日却想着了。就烦小姐替我打扮起来。”顺姐含着娇羞，取出女旦头面，一一替他妆饰。吉士见顺姐相貌姣好，颇觉动情。顺姐又将自己的纱衫罗裙与他穿上，宛如美貌佳人，又替他四面掠鬓。吉士顺手勾着顺姐的香肩，说道：“我与你镜一比，可有些相像？”顺姐正色道：“我见大爷志诚君子，所以不避嫌疑。男女授受不亲，怎好这般相狎？”吉士脸涨通红，连声道“是”，恭恭敬敬的坐下。顺姐倒不好意思，回道：“大爷尊庚多少？家中还有何人？”吉士道：“小生才十六岁，有家母在堂，大小两个房下。方才得罪小姐，见责得极是。但蒙搭救之恩，当图报效。愿代小姐执柯，未知可否？”顺姐只道吉士要娶他，说些巧语，回道：“婚姻之事，有父亲做主，大爷有求亲的话，父亲最无不依。女孩儿家岂能自主？”吉士甚为敬重。坐至天明，顺姐叫丫头去雇轿子，送这位奶奶到豪贤街苏府去。那小丫头晓得什么，叫进轿来，吉士致谢上轿。顺姐已动情肠，低低嘱咐道：“爹爹不久回来，一定到府。有话不妨当面分付。”吉士点头会意。娇夫一气抬到苏家，只说温府来看奶奶的，直进中门下轿。蕙若等看见，各吃一惊。直待说明，方才得。

人情不畜 沙间域，世事须防笑里刀。

再说摩刺在关部中拥翠偎红，云酣雨足，不觉三月有余。那阿钱的花房，每承雨露，渐渐的腰酸腿软，茶饭不思，有了身孕。老赫无限喜欢。因接到各口紧报，又得了提标丧师及海丰、陆丰失守之信，想这一路的关饷无着，老大着忙。幸得从前已曾奏过，闻得督抚已调镇海总兵官征捕。正要打算据实再奏，却好摺已批转，奉着严旨，谕其不得借端推诿，巡抚屈强严加议处。老赫接过旨，即命郝先生据实草奏，自己踱至里边，与摩刺商议道：“白衣神咒求子已灵。这些反叛之徒，也有神咒可以退得么？”摩刺道：“阿弥陀佛！清平世界，那有反叛的事？”老赫便将海丰、陆丰之事告诉他。摩刺触着心事，糊涂答应道：“蠢然小丑，不久消亡，何须用着佛力？大人不必挂怀。”老赫作礼而去。

摩刺听得沿海骚动，想道：“我久有雄踞海疆的心事，那个竟先下手？惠州不打紧，若有人得了潮州，我不是落空了！趁着潮州兵将赴调，我乘空袭了城池，岂不是渔翁得利？”晚上即与品娃等商议，要航海回山。品娃等已被他制伏，都死心塌地的想跟着他，说道：“师爷要到那里，须要携着我们同去。倘若独自去了，我们要天天咒骂的。”摩刺道：“同去何难？我今晚且出去约一个日期，才好做事。”当下即飞身上屋，跳至街心，爬过靖海门，沿海走去，口中打了个暗号，那海船上掉着小艇过来。摩刺分付明晚拔一百名军健，陆续进城，至二鼓初交，在海关右首埋伏，城外兵目接应下船。他却回转身来，仍进署中，径至品娃房中，从梦里把他干醒，叫他们明日将细软收拾，三鼓起身。品娃应允。

次早，品娃告诉三人，各自瞒着丫头收拾。一更已尽，摩刺进来，不知念了什么咒，将丫头们一个个送他死睡。依摩刺主意，还要带了阿钱，这四位女将军不肯。将品娃房中所贮银两及各人的私房首饰，都搬至庭中，约值十数万金。摩刺朝巽方上呼口气，霎时一阵大风，将这银两首饰刮至外面。众人接应搬运。又叫四姬俱各男妆，两手挟了两个，做雨番跳出。次第下船，驾起五道大蓬，望浮远山发进。

这里丫头仆妇，天明起来，见房中一空，四位奶奶都不见了，忙报知老

赫。老赫大惊，至院中看视，即传包进才进来商议。进才回道：“老爷且去问这活佛，小的疑心也不像个好人，”老赫喝道：“活佛难道做贼不成！况且他要女人何用？”进才不敢回声，跟着老赫来至佛堂，并无人影。老赫道：“这和尚事有可疑，你的见识不错。如今你出去分付，说和尚盗了税饷逃去，着差役各处寻拿。这奶奶们的话，是声张不得的。”进才答应了。那杜宠跟着进才在于北檐下，拾着一个葫芦，一个小小包裹，也就悄悄儿藏了，一同出来。

老赫的老羞成怒，迁到乌必元身上，立刻传来，说：“摩刺是你举荐的，着你拿住摩刺。如无着落，在你身上缴进二十万饷银。”必元不敢分辩，磕头出去，与这些差役协办踩缉，那里有些影响？过了三日，老赫叫进必元问道：“那和尚拿着了么？”必元回道：“卑职竭力找寻，无一人晓得他的来踪去迹。这靖海门外，拾了一个衣包，内是女人衣服，不知可是署中的物件？倘是真脏，他一定逃下海了！”说毕，将包裹呈上。老赫明知是四姬的衣服，却不肯认，说道：“我这里偷去二十万饷银，并无别物。你拿这东西来搪塞，希图狡卸么？你既保举他，必然晓得他的下落，想是你串通偷盗的了。”必元连忙磕头道：“这个卑职怎敢？”老赫道：“我也不管什么，你荐了强盗和尚，我只在你身上追赃。”必元又道：“卑职一家八口、都靠着大人养活，那里赔得起来？求大人格外施恩。”老赫道：“我那里容你这巧言令色！”即分付收了盈库的钤记，委南海县抄袭他两处家私入库。必元乱碰响头，老赫只是不理。且住。

第十六回 壁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

惊，又向闺门倒屣迎。重抛泪，只是未分明。诚，低诉候家冤抑情。今宵梦，多恐是前生。

衙鼓急，赤子颂青天。便道此乡多宝玉，酌来依旧是廉泉。披牒故纷然。三尺法，凛凛镜台前。稂莠总教除欲尽，嘉禾弥望满原田，何患不丰年？

乌必元凭空掉下祸来。老赫要摘他印信，抄他家私，幸得包进才替他跪求，方才准了：暂且不收钤记，勒限追赃，并将他女儿发出，听他另卖填赃。必元垂泪叩头，领了小乔及也云回署，忙到河泊所署中，与儿子说明此事。岱云吓得魂不附体，计无所施，只叫父亲快扳几个仇家，替我们代缴。必元却有三分主意，直不理他。只将岱云房中所有，一齐搜出，约有万金，带回盈库署；又取出自己一生积蓄，凑成三万。先送了包进才两颗大珠、四副金镯，要进才转求大人宽限，进才晓得是有理伤心的事，且与必元相好，因结实替他回道：“乌必元实在没有串通和尚，这和尚下海是真。这三万银子是他七八年的宦囊，一旦丢了，他心上岂不着急？因恋着这小官，所以勉强完缴的。老爷若咨重了他，他拚着一死，到封疆衙门告状，现在屈强巡抚，因得了处分，要寻我们的。老爷虽不怕他，到底该人家笑话。依小的愚见，老爷恩免了些，着必元再缴些，到后来再处。”老赫沉吟了一会，说道：“我看他也拿不出许多，如今免缴一半，着他三日内缴进二万，余五万尽年底缴清。这就算我的格外恩典了。”进才答应下去，告诉必元，又领上来磕头谢了。

必元回署，与归氏商量，拿出归氏的私房及衣服首饰，并将媳妇房中的凑着，只有四千余金；又到各洋商、各关书家告借。因他向来和气，且印还在手，东西杂凑，约有三千；余外并无着落。傍晚回家，却好归氏与小乔饮酒，各起身接他。必元怒容满面，对小乔说道：“都是你这不中抬举的东西，害我到这地步！如今他说将你另卖，我一个做官的，难道就好卖女儿不成？况你这中看不中吃的，人家要你何用？”小乔微笑道：“孩儿怎么就累起父亲来？当初爹爹分付孩儿拜求活佛，幸喜孩儿不依。若也去投师，如今也同他们一伙儿跟和尚走了，这个才是认真串盗，爹爹才受累呢！”必元吃惊道：“你说那个跟和尚走了？”小乔道：“原来父亲不知。关部因和尚拐他四妾逃走，所以大怒找寻。其实也没有偷了几多银子。”必元道：“原来如此！前日那个包裹到是真赃了。只是我们在他管下，没处申冤。现在三日限内，还差一万三千，叫我怎不着急？”小乔道：“这银子不缴亦可。如爹爹定要缴偿，也还有处借得。”必元道：“你女孩儿家晓得什么。我不因借债，今日如何跑了一天？但一万三千，那里找这个大债主？”小乔道：“哥哥的襟丈苏家，可曾借过么？”必元道：“我也想来，你哥哥屡次得罪苏家，你嫂嫂又被哥哥撵回温家，这襟交十分决裂；你哥哥昨日还想扳扯亲戚！我想这姓苏的并未薄待我家，去年借的三百两银子没有还他，他也并不曾提起。如今又要借贷，却也不好意思。”小乔道：“不是孩儿无耻，爹爹只算把孩儿卖了，将孩儿送到苏家，这一万多银子包在孩儿身上借来。孩儿从前累了父亲，如今也算是卖身救父。”必元道：“好女儿，你果能救我之急，从前的事都算我老悖了，葬送了你，已后我有不是，都凭你教训何如？我明日就送

屣(x, 音洗)——鞋。

你过去，千万要叫他喜欢，肯借银子，就迟一两日也不妨。”小乔红着脸说道：“这是孩儿不得已之计策，但断断不可使关部晓得。”必元道：“这个我知道，明日我暗地写下你的年庚，加上送帖，外面只说是探亲，就无人知道了。”必元当夜把女儿再三奉承，尽欢而散。正是：

献女为升官，荐僧因媚主。

僧去女儿归，甘受他人侮。

苏吉士脱了竹氏弟兄骗局，静坐在家。这七月廿四日是他生辰，因在制中，并未惊动戚友，惟与惠若、小霞、阿珠、阿美轮流作东。这日秋凉天气，小霞应做主人，备了些黄柑、白橙及晚出的鲜荔枝、鲜龙眼等物，众人都于西院取齐。小霞道：“今日碰着了穷主人，没有下酒菜，须得二位姑娘与姐姐多做几首好诗，席间庶不寂寞。”吉士道：“旨酒以臭诗下之，佳肴只鲜果足矣，到也清楚。如今即以鲜荔枝为题，不拘体韵。前日所做的残荷诗太村，新菊诗太艳，都不合体裁。今日须要用心些。”阿珠道：“我们横竖都是初学，只好应酬，还要哥哥自己拿定主意。”小霞道：“我们且先吃三杯助兴。大爷的诗如若做得不好，前日小旦头面尚在，仍旧打扮起来，只算遗以巾帼。”众人笑了。丫头斟上酒来，各吃了三杯，分送笔墨纸砚。吉士道：“我是七绝一首，只好潦草塞责：

昨向香山觅画图，紫绡为膜玉为肤。

轻红酿白佳人手，长乐移来味最殊。”

小霞说道：“这种诗隔靴搔痒，既不细腻风光，又非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者，当不起我的肴。”吉士道：“我原不过抛砖，霞妹何必过贬？”因看惠若的，却七绝二首：

纤手分来味色清，冰盘捧出玉晶莹。

休嫌岭海无珍异，仙果曾夸第一名。

红罗绛雪锦斑谰，西域葡萄只等闲。

识得个中真意味，白图蔡谱可俱删。

小霞也是七绝二首：

飞骑曾经数往还，荔枝新曲怨肥环。

儿家自作悬钗咏，不向红尘索笑颜。

陈家紫色宋家香，好事还输十八娘。雨露果然能结实，被人呼作状元郎。

惠若道：“典核如题，颂扬得体。我的不免郊寒岛瘦了！”吉士道：“霞妹的清新，你的超妙，大约巾帼中并且无我位置。且看两位妹妹的。”阿珠道：“我们两个近读魏晋诸诗，杂凑几句，未知像否？哥哥嫂嫂须说实话。”

阿珠是四言二章：

厥有荔枝，如饴如蜜。珍于岭表，龙眼斯匹。

厥有荔枝，以华以实。惠于君子，安贞之吉。

阿美是五古一首：

离离园中果，亭亭林间树。茁根既灵秀，

密叶浥朝露。海潮变晨夕，宛转年先度。

郊寒岛瘦——郊：唐代诗人孟郊；岛：唐代诗人贾岛。宋朝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元，指唐代诗人元稹。白，指唐代诗人白居易。）意思是孟郊、贾岛二人的诗写的古朴生涩，清奇苦僻，不够开朗豪放。后来就用“郊寒岛瘦”形容这类风格的诗文。

春荣夏则实，历落垂无数。丹鹖共明珰，
皮肤得真趣，新红手自劈，齿颊细含哺。
色香真未变，醴酪甘如注。佐之以新诗，
誉同曲江赋。

惠若与小霞都赞道：“直是三百遗音，不但追踪魏晋！”吉士道：“不要乱嚼，待我公道品题。美妹妹咏物细腻，权舆六朝；珠妹妹欲假三百皮毛，还不过貌似国风耳。”

阿珠道：“风、雅、颂各异体乎？”吉士道：“怎么不异？世儒以风、雅辨尊卑，《黍离》列在国风，即谓王室衰微，与诸侯无异，圣人所以降而为风；降不知王室之尊，圣人断无降之之理，此序诗者之误也。大约圣人删诗，谓之风，谓之雅，谓之颂，直古人作诗之体耳，何尝有天子、诸侯之辨耶？谓之风者，出于风俗之语，是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浅近易见；谓之雅，则其辞典丽醇雅故也；谓之颂者，则直赞美颂扬其上之功德耳。今观风之诗，不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亦不多句，数章之中，辞俱重复相类。

《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采芣苢》亦然。《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三句，《邶门》三言之；‘期我乎桑中’三句，《桑中》三言之。余皆可以类推矣。若夫雅则不然，盖士君子之所作也。然又有小大之别。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复风之体矣，但其间犹有重复，雅则雅矣，犹其小焉者也，其诗虽典正，示至于浑厚大醇也；至大雅，则非深于道者不能言也。风与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美恶，有美有刺；颂则有美无刺，铺张扬厉，如后人应制体耳。此风雅颂之各异也。”小霞道：“大爷风雅颂之说，我辈闻所未闻。想是江苏李先生之讲究了。”

正在高谈阔论，丫头传说盈库乌老爷家小姐要见大爷、奶奶，轿子已进中门了。吉士心上一惊，暗暗道：“他在关部，如何出来？又如何竟到这里？”忙叫小霞迎接，两位妹妹且暂回避。须臾，二人挽手进来。也云与众丫头跟着小乔，一见吉士，便插烛也似的磕下头去，泪如泉涌。吉士忙叫小霞扶起，也觉得悲不自胜，便问：“妹妹怎能到此？”小乔便叫也云将他父亲的书子送帖庚帖一总呈上。吉士看了悲喜交集，说道：“蒙尊翁老伯厚爱，只是教我心上不安，怎好有屈妹妹？”小乔道：“奴家今日得依所天，不羞自献，求大爷不弃葑菲，感激非浅。”因请大奶奶受礼，惠若再三不肯，让了半日，只受半礼。又请小霞受礼，吉士分付平磕了头，方叫小霞领着，去见过母亲、姨娘、妹子。然后出来将小霞房对面的三间指与他居住，又拔两名丫头伏事，重开筵席，饮酒尽欢。晚上至他房中，说了许多别后的话，各流了几点情泪，小乔方才提起父亲借银的话。吉士慨然应允，说道：“我明日亲自送去。妹妹在这里住着，我们到新年断服之后，择日完姻。我并将这话禀过尊翁定夺。”小乔自是喜欢，吉士仍往小霞房中宿了。

明早，叫家人支了银子，自己到盈库中去，先谢了必元，然后交代银子，

珰(d ng, 音当)——妇女戴在耳垂上的一种装饰品。

醴(l , 音里)——甜酒。

《殷其雷》——殷(y n 音引)雷声。雷，雷的本字。《诗经·国风·召南》中的一首妇人希望远行从役的丈夫早早归来的诗。

葑菲(f ngf i, 音封匪)——语出《诗·邶风·谷风》。诗意比喻夫妇相处，应以德为重，不可因女子容颜衰退而加以遗弃。这里是谦辞。

并说明来春完聚之言。必元的格外殷勤，自不消说。吉士又拜见了归氏，方才回家。必元即日缴进。老赫分付余银赶紧偿缴，倘故迟延，一定咨革。必元答应出来。正是：

暂救然眉急，难宽满腹愁。

再说竹家兄弟，那晚瞎赶了一回，转来细问茹氏。这茹氏只说自己睡着，被他三不知走了，又骂丈夫出了他的丑，寻刀觅索只要寻死。理黄只得掇转脸来再三安慰，又赔几钱银子，打发那帮捉奸的人，只把光郎埋怨。光郎道：“二嫂白白的丢丑，二哥又折了银子，难道就罢了不成？我们软做不上，须要硬做。如今且各人去打听他的私事，告他一状。他富人最怕的是见官，不怕他不来求我。”

这三个人商议已定，天天寻事。却好海关盗案发觉，打听得老乌将女儿送与吉士为妾，晓得岱云必不情愿，一同到河泊所来。岱云病体新痊，回说不能见客。三人说有要事相商，家人领至内房相见。光郎道：“恭喜少爷病愈，我等特来请安。未知关部的事情如何了？”岱云道：“这都是我爹爹糊涂。我们又没有吞吃税银，如何着我们偿缴？就要缴偿，也还有个计较，何苦将妹子送与小苏？甚不成体面。”理黄道：“别人也罢了，那小苏是从前帮着小施与少爷淘气的，这回送了他，岂不是少爷也做了小舅子了？这如何气得过？”岱云道：“便是如此。我如今横竖永不到苏家去，温家的亲也断绝的了。我家应缴五万银子，爹爹是拿不出的，待我身子硬朗了，呈上这苏、施、温三家，叫他偿缴，也好消我这口气儿。”光郎道：“这是一定要办的。少爷不说，我们也不敢提。少爷进呈，自然是关部，但要求他批发广府才好。这南海县有名的钱癆，番禺县又与苏家相好，不要被他弄了手脚。我们也要在广府动一呈词，只因碍着少爷，不得不先禀过。”岱云道：“什么事呢？”光郎道：“老爷将小姐送他，他不是个服中娶妾的罪名么？这事办起来，他不但破家，还要斥革，也算我们助少爷一臂之力。”岱云道：“很好。你们不必顾我体面，尽管办去。”四人说得投机，岱云留他们吃了酒饭。

此时，时邦臣已经买了许多货物回来，顺便带了端溪砚、龙须席之类，送与吉士。吉士收了，留坐饮酒，席间说道：“闻得令爱待字闺中，我意欲替施大舅求亲，未知尊意允否？”邦臣道：“大爷分付，晚生怎敢有违，只是贱内已经去世，须要回去与小女商量。”吉士道：“施大舅婚娶的事，都是小弟代办，也先要说明了。”

邦臣辞谢回家，对顺姐说道：“你年纪也不小了，今日我到苏家去，大爷与我求亲，你须要定个主意。”顺姐道：“苏大爷怎样说来？”邦臣道：“他说替施家大舅为媒。我已允了。”顺姐听说，再不做声，那桃腮上不觉的纷纷泪下。邦臣急问道：“有什么不愿意，不防直说。方才喜喜欢欢的，如何掉下泪来？”顺姐道：“孩儿并无半点私情，何妨直说！”因将吉士躲在房中的事，细说一遍。邦臣道：“原来有此原故。那竹氏弟兄的奸险不必说他。你既没有从他，他自然爱敬你，怎肯屈你为妾？况且他家中奶奶也不少了。施家有大爷作主，不比当初，人材又不村俗，一夫一妇，很好过日。你不要错了主见。”顺姐沉吟半晌，也便允了。邦臣着人回覆吉士。吉士便致意延年，替他择日行盘。一切彩币首饰，费有千金，都是吉士置办。那行聘之日，都是苏家人送来，街坊上都说时啸斋扳着高亲了。邦臣因竹家弟兄与吉士不合，没有告诉他，也没有请他吃喜酒。

过了几日，那曲、竹三人早向广府告下一纸状了。这广州府木庸已推升

了南韶道，新任知府从肇庆调来，复姓上官，名益元。两榜出身。居官清正，断事明敏。遇着那安分守己的百姓，爱如子孙，那奉公守法的绅衿，敬如师友；遇着那刁滑的棍徒、夤刺的乡宦、皮赖的生监，视如眼中之针，依法芟除，不遗余力。当下看这呈词：

告状人竹中黄、理黄，为服中叠娶，灭裂名教，赐提讯究事。身兄弟向与贡生苏芳交好。今年正月，伊父侯选盐提举万魁身故，诒芳不遵守服制，闹酒宿娼。身等忠告劝谏，芳都置若罔闻，陡于前月十八日迎娶河泊所乌必元之女为小妻，又于本月初五日聘定时邦臣之女为妾。身等系道义之交，再三劝阻。苏芳恃富无礼，老羞成怒，大肆狂言，挥虎仆凶殴。身兄弟匍匐逃回，同席曲光郎救证。窃服未期年，连娶二妾，身忠告受侮，情实不甘。伏乞大老爷亲提究治，以扶名教，以儆奢淫。戴德上禀。

上官老爷看毕，他已晓得是索诈不遂、讦人隐私的事，本欲不准，因想着昨日海关发下一宗寄赃押缴的文书，因批了姑唤并讯，分付该房并成一案，将原、被、人证一齐拘集，三日内候讯。

竹中黄进了状词，出来便挽人至苏家，先说了许多恐吓的话，后说解铃原是系铃人，大爷拼着几千银子，这事就过了。吉士说：“既然有事在官，自当凭官公断，尊兄不必管他。”落后差人拿票到来，吉士留了酒饭，送了他四十两银子。差人谢了；依次到温家、时家、施家，各人都有谢礼。只这姓竹、姓曲的没有分文，便将他锁在班房候讯。吉士晓得两案并讯，便先到乌家见过必元。必元很过意不去，说：“是这奴才瞒我做的事。我已经禀过关部，今日又叫家人到本府递呈，大爷只管放心。我乌必元还要留着脸面见人，决不累着诸位。”因将禀稿与吉士看了，不过说：职系微末之员，并无银子寄顿亲戚。儿子岱云，宠妾逐妻，挟怨诬控，乞赐惩戒。至卑职女儿，系奉海关面谕，另卖与苏芳为婢，并未收用等因。吉士辞谢而回，再至番禺县中，据实说明前后情节，请他代诉本府。马公从前年送申观察时认得吉士，知他是个忠厚读书人，所以并不推辞，许他照应。这叫做：

火到猪头烂，情到公事办。

却说抚粤使者屈大人，清正有余，才力不足，更有一种坚僻之性，都是着了那时文书卷的魔头。各处事多如猬毛，他却束手无策。从前因海关奏了洋匪充斥，自己受了申饬，很不耐烦；后因沿海一带地方骚动，虽已会同督臣奏闻，却又打听得海关据此参奏，晓得这巡抚有些动摇，也叫人打听赫广大的劣迹。这日司、道、府、县上辕，屈大人单传首府与二首县问话。南海县钱公迎合抚台之意，便将老赫逼勒洋商，加二抽税，多索规例，逼死口书，遴选娼妓，及延僧祈子，后来和尚盗逃，他却硬派署盈库大使乌必元缴赃等款，细细禀明。屈大人叫人记着，又问上官知府、马知县道：“你们的闻见略同么？”上官知府回道：“别事卑府不知，这加二抽税是真的。还有寄赃押缴一案，现发在卑府，那边却还没有审问。”抚台说：“并且无赃，如何有寄？你替他细细审问。乌必元倘有冤仰，许他申诉。”知府答应了，禀辞出来。

马知县上府请安，替苏芳从实说明二事。上官老爷说：“昨据河泊所禀明，我已晓得。但这苏芳的行止向来如何？”马知县道：“卑职也不大晓得。

芟（shān，音山）除——除去。

讦（jié，音节）——斥责别人的过失，揭发别人的隐私。

申饬（chì，音赤）——告诫。

他是从前广粮厅申方伯的亲戚，所以认得卑职。却从未有片纸只字进卑职署中。”上官老爷道：“这就可敬了。”

上官老爷送出知县，即唤原差问道：“这寄赃押缴与服中叠娶两案的原、被人等可曾拘齐么？”差人回道：“都拘齐了。因大老爷亲提，这河泊所乌爷、贡生苏芳都亲自到案伺候。”上官老爷即分付请乌爷内衙相见。

乌必元进来磕了三个头，请过安，一旁侍立。上官老爷赏了茶，问道：“你儿子在关部呈说有银子寄顿人家，怎么你又在这里呈说没有？”必元回道：“卑职些小微员，那里有许多银子？因赫大人逼着卑职缴银，卑职已向各亲戚家借银缴进，余银一半，宽限半年。卑职儿子岱云因与媳妇不和，捏词诬告，求大老爷处治。至卑职治家不严，还求大老爷的恩典。”说毕，即打一趄。上官老爷又问道：“你女儿与苏芳为妾，这事又怎样的？”必元道：“女儿原是赫大人要进去伺候过的。近因和尚盗逃，着卑职赔缴，就将女儿撵出，分付另卖。卑职虽是个微员，怎好把女儿变卖？因借了苏芳银子，将女儿送他。苏芳还不肯受，并未与女儿近身。这都是卑职的犬马苦情，求大老爷洞察。”上官老爷道：“怎么和尚盗逃，关部就派你赔缴，你又居然缴进？这不是认真串盗了么？”必元又磕头道：“这三月里头，赫关部偶然问起，外边有个和尚，本事高强，神通变化，你可晓得么？卑职不合回了一句以讹传讹的话，说他善于求子。赫关部当即请进。这和尚拐他四个姬妾下海，所以深恨卑职是个荐引，着卑职缴银。不要说卑职并没有串逃，就是里边也没有失去许多银子。卑职的冤抑实在无处可伸。”上官老爷笑道：“你也过于卑污。你如今须自己振作起来，回去辞了这库厅，原做你那河泊所官去。你一面做了禀揭申详各宪，我替你做主。”必元又磕头谢了。

上官老爷发放必元出去，升了二堂，分付将众人带进。他心上已经了了，第一个就叫苏芳。吉士趋一步上前跪下，上官老爷见他蔼蔼温文，恂恂儒雅，问道：“你是个捐贡么？”回道：“贡生十三岁充番禺县附学生，十五岁加捐贡生的。”上官老爷问道：“你既系年少青衿，这服中娶妾，心上过得去么？”吉士回道：“贡生与乌必元原是亲戚，又与乌岱云同窗，因必元借了贡生几两银子，自己将女儿送来。贡生不敢收他，再三婉谢。乌必元一定不依，说是亲戚人家，不妨暂住。贡生只得留在家中，与母亲同住，俟服闋之后再行聘定的。至于时邦臣的女儿，系贡生为媒，聘与施延年为妻的，现有三代礼帖可查。如何无端捏控，费大老爷的天心？”上官老爷道：“如此说，你少年人一定有得罪朋友的地方，人家才肯捏控你。”吉士回道：“贡生年纪虽轻，却不敢得罪朋友。朋友刁险之处，贡生却不敢回明。”上官老爷道：“我最喜欢说实话，你只管说来。”吉士便将六月间饮醉脱逃之事，细说一番。上官老爷道：“你既有此事，如何不道状诉明？”吉士回道：“那茹氏放了贡生，贡生反累他出官，实在过意不去。”上官老爷点头道：“很是。你一面回去，我替你重处他们。”吉士谢了出来。

上官老爷又叫时邦臣上去，略问几句，邦臣将礼帖呈看。上官老爷分付道：“你是并无干涉之人，回去安分生理。”邦臣退下。便将竹、曲三人唤上，喝道：“你这一起光棍，凭空诬告，快把索诈情弊，从实说来。”中黄回道：“小的们再不敢诬告，现在乌必元女儿已与苏芳睡了二十余日了。”上官老爷道：“乌必元与苏芳亲戚，你难道不许他往来？时邦臣女儿是许与

趄（quán，音全）——蜷伏，这里意下跪磕头。

施延年为妻，如何也牵扯上来？你难道不准他与亲戚做媒么？”中黄回道：“乌必元女儿与苏芳为妾，只要问必元儿子岱云，便知真假。苏芳本意要讨邦臣女儿为妾的，因见小的告了状，他才串通邦臣，捏造礼帖，希图漏网。求大老爷细细拷问苏芳，便知实情了。”上官老爷大怒道：“乌必元是父亲，乌岱云是儿子，难道他父亲的话到作不得准么？时邦臣女儿现未过门，你如何告苏芳叠娶？”叫左右：“扯这三个光棍下去，各打三十！”曲光郎叩道：“小的是个干证，并未尝证他是真是假，大老爷何故要打小的？”上官老爷道：“我不打你别的，打你这起光棍六月晚上做得好事。”三人默默无言。各自打完，分付发至番禺县递解回籍。三人再四哀求，却只饶了理黄一个。

又叫上岱云，岱云晓得事情不妥，走上便磕头求饶。上官老爷分付说：“你如何不听父亲拘管，私自诬扳亲戚，勾搭这些狗党狐朋？扯下去打！”也是三十，打得肉烂皮开；着差人押至河泊所，叫乌必元即日撵逐还乡。那温、施二人，并未叫着，一一的发落下来。

下回再表。

第十七回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

行行黄尘中，悠然见青天。青天本不高，只在在目前。去者韶华远，来者迟暮年。

维天则牖尔，奈尔已迁延。迁延亦已矣，幸勿更弃捐。

苏吉士赢了官司，叫家人送了衙役们二十两银子，便邀同温仲翁、施延年、时邦臣回家，饮了半日酒。次日，到番禺致谢马公。马公告诉他说：“上官大老爷虽然清正，这寄银押缴一案还亏着抚台。抚台近日要寻关部的事，所以此案松了。”吉士告辞出来，到本府投了谢揭，便到乌家。

必元因广府押令儿子回籍，虽不敢违拗，却款住了差人，求他转禀，待棒疮好了起身；又听了昨日本府分付的话，不办则恐怕拖累无穷，要办又恋着这个库缺，真是进退两难。却好吉士到来，必元接进。吉士道：“大哥昨日受屈，小侄已经出来，不好转去求恳，心上委实不安。”必元道：“这畜生过于胡闹，原是我求本府处治的，现在还要递解回籍。只是温家那边还求大爷替我恳情，请媳妇过来一同回去才好。”吉士道：“这个自然。但不知大哥心上怎样的？”必元道：“那畜生一味糊涂，我自然叫他转意。还有一事：昨日本府分付，叫我辞了库厅，仍回本缺，还叫我将关部勒缴饷银的冤屈通禀上司，他替我做主。我想关部何等势焰，万一闹起乱子来，他们上司自然没有什么，原不过苦了我这小官儿。况且这五万银子退不出来，又离了此缺，将来拿什么抵偿人家？大爷替我想想！”吉士道：“据侄儿想来，办的为是。他既当面分付，一定担当得来。”

必元犹豫未决，却好藩司已发下文书，叫他仍回河泊所署，所有盈库事务着石桥盐大使谢家宝署理，仍着广州府经历毕清如监盘交代。这是广府早上回明抚宪，叫必元离任才可通禀的意思；又着人监盘，更为周密。必元见了文书，送吉士出来，那谢家宝、毕清如二人已到，一同回明关部。老赫也不甚介怀，只分付说：“那五万银子赶紧缴偿！”必元应了下来，一面交代。幸得必元并未侵渔，谢家宝受了交盘，写了实收，再进去回明关部。必元一面收拾，回本署去请了一个老书禀商量，五六日之内从本县、本府、本道以及三司督抚八套文书同出去。屈巡抚便将送部恶迹汇成十款，与两广总督胡成会衔参奏。正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舆论无偏党，痴人只自痴。

吉士回到家中，将乌必元要领回素馨的话与蕙若商量。蕙若道：“这话不但乌妹妹的哥哥不妥，恐怕我姐姐也一定不依，他从五月回家，就吃了一口长斋，问爹爹要了玩荷亭，终日修行。那里还肯再去？”吉士听了也觉心酸，说道：“我也只得告诉你爹爹再处。”晚上在小霞房中歇宿，小霞怀着临月身孕，很不稳便，再三劝他到小乔房中去。吉士久已有心，恐于物议。小霞道：“怕甚么？还有第二场官司不成！我分付丫头们都不许说起就是了。”吉士不知不觉的走至小乔房中，两人说了半夜情话，那绸缪恩爱自不必言。

明日，至温家探望。仲翁不在家中，春才进接至内堂拜见史氏。史氏道：“大爷连日官事辛苦，又替我家费心。我听得前日乌家畜生吃打了，也可替我女儿报仇。又听说要撵他回籍，不知可曾动身？”吉士道：“女婿此来正为着这事。昨日乌老伯曾告诉来，要领姐姐过去一同回籍，叫女婿来这里恳

情。岳父又不在家，岳母还须与姐姐商议。”史氏道：“这事你岳父与我也曾说过，你姐姐再三不肯，立志修行。我想乌家畜生这等薄情，就去也没有好日子过。只是你姐姐年纪太轻，后来不无抱怨。大爷原是向来见面的，不妨当面劝他，看他怎样？”

吉士便跟着史氏，走进园来。到了玩荷亭，听得木鱼声响。素馨喃喃呐呐的在那里念经，见史氏与吉士进来，慢慢的掩了经卷，起身迎接。吉士作了一揖，素馨万福相还。方才坐定，吉士道：“姐姐诵甚么经卷，这等虔诚？”素馨道：“奴无从忏悔，只得仗慈云大士救苦消灾。妹丈贵人，何故忽然见面？”史氏便将吉士的来意细述一番。吉士道：“不是做兄弟的多管闲事，因乌老伯再三叮嘱，只得恳求姐姐过去，才是情理两全的事。望姐姐看公婆金面罢。就是乌姐夫也回心过来了，昨天见了我很不好意思，托我致意姐姐。我这里先替他赔礼。姐姐，你可看做兄弟的分上委曲些儿。”一头说，走出位来又是一揖。那素馨见吉士这温存体贴之性，还是当年，自己抚今思昔，哀婉伤神，那香腮上泪珠潮涌。停了半刻，才说出一句话来道：“妹丈请尊便，奴家自有报命。”吉士亦暗暗泪流，忙同史氏出外。

丫头摆上酒筵，春才陪着同饮。春才嫌哑吃无趣，准要行令。史氏道：“我不会的，你们不要捉弄我。如今再去叫上两位姨娘来，我们五人拿牌斗色饮酒可好么？”春才道：“很好，人少了没趣，再叫了我家苗小姐来罢，他的酒量到强。”史氏道：“胡说！他姐夫在这里，怎么肯来？”春才道：“这有什么使不得呢？我去扯他来。他不来，我今晚就不同他睡。”史氏忙喝道：“还说痴话！”

吉士正在暗笑，只见一丫头走来，拿着一个纸包递与吉士道：“这是大小姐送与姑爷的，叫姑爷回去开看，便知端的。”吉士袖了。史氏问道：“大小姐可曾说什么？”丫头道：“小姐哭了一会，写了字，把头发都全全的剪下了。”史氏等各吃一惊。史氏忙去看了，出来说道：“他已立志为尼。大爷将这情节上复乌亲家那边罢！”吉士答应了，无情无绪的告辞回家。至蕙若房中，将此事说明，蕙若亦为之泪下。吉士袖中取出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一缕乌云、数行细楷，真是悲惨动人：

两小无猜，谬承宠爱。幽轩闼阁，蹀躞绸缪。既乃暴遇狂且，失身非偶。非秋扇之弃捐，非母也之不谅，孽由自作，我复何尤？年来憔悴匪人，悔恨成疾。荷蒙良言劝谕，盛意殷拳。自审薄命红颜，拊心有标；难比窦家弃妇，顾影增惭。所幸失足未遥，回头是岸。彼杨枝法水虽不足以刷耻濯羞，宁不可以洗心涤虑乎？一缕奉酬，此生已矣！

吉士与蕙若看完，歔歔良久，叫蕙若藏好；自己写了一封备细书子，着人回复乌必元。必元自然没法，不必细述。

过了半日，小霞生下一子。因是丁忧以前受胎，不算违制；分头报喜，宾客迎门。因小霞坐褥，这里内的事就委小乔暂署。忙了几日，洗过三，取名德生。又值乌岱云起身，吉士亲去送行，送了二百两程仪；岱云到也老脸，致谢收了。回家与小霞商议替延年娶亲的事，小霞道：“不过十几天的事了，

闼（bì，音必）阁——关着门的小楼。

蹀躞（dié xié，音叠谢）——往来徘徊。

濯（zhuó，音茁）——洗。

歔歔（xū xū，音希虚）——哭泣后不由自主地急促呼吸。

丁忧——旧称遭父母之丧为“丁忧”。

我谅来不能起身，你叫乔妹妹料理也是一样。”吉士因去分付小乔，叫他预先筹办。

已是黄昏时候，忽外边传话进来，说一个北边人有什么紧急事回后。吉士便叫掌灯走出，这人上前磕了头，请过安。吉士见他约有十八九岁年纪，打扮华丽，人物秀美，疑是李府差来，便问：“何处来的？”其人道：“祈大爷借一步说话。”吉士同至书厅，叫家人回避。那人道：“小的是关部手下人，名唤杜宠，从前受过老太爷的恩典。今大爷有一祸事，特地跑来禀明的。”吉士道：“原来就是杜二爷，家父向承照应。不知有何祸事？”杜宠道：“小的方才跟包大爷上去，大人因见府大老爷的详文放松了大爷们，他要自己亲提追缴；并听着包大爷话，说那和尚与大爷有交，还要在大爷身上追还和尚。大约明日就有差来，大爷须预作准备。”吉士这一惊不小，说声：“多谢二爷，且请少坐。”因叫家人款待，自己忙到里边商议。众人各各惊慌，并无主见。

吉士叫进苏兴，与他说明此事。苏兴道：“放着督抚在这里，就与他官司也不怕他。只是迅雷不及掩耳，恐怕先吃与他的眼前亏。大爷到不如暂时躲避。他寻不到人，一定吵闹；小的到广府与府宪两处递上呈词，候事情平复了再请大爷回来。不知可也使得？”吉士道：“算计很妥。我只要无事，就暂躲何妨？只是家中的事你须用心料理。申大人已转江西藩宪，从前曾约我去看他，来往也还不到三月，我就去投他。”苏兴道：“依小的说，还是躲近些，小的们可以不时通信。若太远了，来回就费事了。”吉士道：“这几个月要通甚么信？”因将此话告诉母亲等，众人虽不舍他出门，却也无奈。

吉士分付巫云收拾行李。蕙若等未免伤情，小乔越发泪流不止，哭道：“都是奴家累着大爷。奴原不惜以死报恩，但恐死之无益。”吉士道：“你们尽管放心！只是关部差人到来，不无吵闹，你们须要逆来顺受。第一霞妹不可多生枝节，你自己保重要紧。”三人都答应了晓得。小霞又暗与蕙若、小乔商量道：“大爷是少不得女人伏侍的。可惜我们三个足小了些，跟他不得。我看乔妹妹的也云相貌也好，做人也伶俐，又是一双大脚，可以扮做小子跟随。乔妹妹那边没入，我派楚腰来伺候罢。”小乔道：“姐姐料理得是，我们就叫他来打扮起来。”

吉士在外边分付一番：派苏邦、阿青、阿旺跟随；苏邦经手之事，交他儿子阿荣暂管。这杜宠走上磕头说道：“小的此番走漏机密，料想难进海关，求大爷收用，途中伏侍。”吉士自然应允。转身进来，行李已经发出。那也云已打扮停妥，小乔将他鬓发拢起，穿着主子的宝蓝绵纱袍、元青羽缎、一斗珠皮马褂，戴上帽，穿着靴，上前磕头。吉士一见，大怒说道：“我还没有出门，什么野小子擅敢闯入中门？快叉出去叫苏兴捆打！”小霞到笑将起来。蕙若说明原故，吉士才欢喜致谢。因拜别了母亲，众人含泪送至二门，发扛上轿，叫开城门，下船而去。家里妹妹们一夜何曾合眼？天明起来，苏兴分付伍福把大门关上，人都从侧门出入。

到了午后，海关差人到来，就是郑忠、李信两个。苏兴请他坐下，二人说：“快请苏爷相见，有事相商。”苏兴道：“家主已于前日出门，望探江西申大人去了。二位有何见谕？”郑忠即向身边摸出牌票递与苏兴看，说道：“你大爷既不在家，这事叫我们怎样回复？”苏兴见票上有苏芳、施延年、温仲翁三人名字，假意吃惊道：“原来有此异事？这事已经府大老爷问明的了，如何又提审起来？但是官差、吏差来人不差，大爷虽不在家，我去禀明

太太，也须备点儿薄礼奉酬。”忙分付备饭，自己转了一转仍旧出来，说道：“家太太说都要候大爷回家定夺，这二十两银子送与二位折茶，莫嫌轻褻。”二人道：“这点礼儿，第二家一定不妥，但我们与你先老爷旧交，不敢计较。你须着人赶你大爷回家酌办，这事不是当玩的！我们二三日内提齐了人，你大爷不回就来请你。”苏兴连忙答应。二人去了，到施家、温家也只不过得些银子回轶。

次日，当堂回明苏芳现往江西未回，温仲翁患病，施延年已带到伺候。老赫大怒，将二人各打二十，添差王行、茹虎，分付务要一个个拿来。此时苏兴已约齐施、温二家，在广府递了呈子。得了关部消息，晓得定有一番大闹，将厅房细巧物件收过；于众家人中选了一名盛勇，许他一百两银子替苏兴到海关伺候；叫众人小心照应，自己再至广府叫喊。

少停，差人到来。那郑、李二人还不大发挥，只坐着喊疼。这王行、茹虎疯狗的一般叫骂，见没人理他，带了七八个副役各处搜寻，打掉了许多屏风、桌椅，一直涌至上房。各房搜到，并无苏芳影子，不过偷一点零碎东西。回转厅堂，查问管事家人，盛勇道：“我们大爷探亲去了，难道预先晓得有这样事么？人家也有个内外，你们靠着关部的势乱闯胡行、打抢物件，这里不放着督抚么，可也有个王法。我便是管事的总爷，你咬了我的去！”王行大怒，拍面一掌，忙喝副役锁住，又叫人到对门把施延年锁来；坐在厅上，数黑道白只想讹银。

这苏兴在广府伺候知府升堂，又得了家中打闹的备细，因至宅门叫喊。上官老爷叫进分付道：“我昨日看了呈词，自有道理。怎么你这等胡闹？”苏兴连忙叩头泣禀道：“小的主人不在家中，现在家中被海关差役十数人打闹，辱及闺房。小的情极喊冤，求大老爷可怜搭救，扶弱除强。”

上官老爷气得暴跳如雷，忙叫摆道，苏兴跟着，到了豪贤街苏家门首下轿。那几个差人见一位官府进来，却认得是本府，忙立起身来。上官老爷分付一个个拿住，叫苏兴领路，前后看了情形，出来坐在当街，叫把这几个虎役带上。那王行、茹虎磕头道：“小的是上命差遣、追缴税饷拿问，现有朱票在此。”上官老爷取来看了一看，冷笑道：“你这几个大胆的奴才！这事本府已从公审结，你们无故打抢人家，穿房入房，成什么规矩？这里又非洋商税户，关部怎好出票拿人？要地方官何用？扯下去打！”茹虎道：“大老爷也不要太高兴了。小的是海关差头，须不属大老爷该管，打了恐怕揭不下来。”上官老爷大怒道：“这广州府的人我管不得了？”连签筒倒将下来，二人各打四十头号，分付取大枷枷在这里示众。又叫郑忠、李信上去，也要打他。这里五福跪上去求道：“小的是苏家管门家人，这郑忠、李信二人不但没有打闹，也并没有开口，都是那两个领着众人打抢的。大老爷是个青天，小的不敢撒谎。”上官老爷分付：“暂且饶了！借你两个奴才的口回复你们大人：这张票子我亲送到督抚上头去回销罢。”又喝他二人开了延年、盛勇的锁，分付道：“这事我已审断结案，并无偏袒，海关再有差来，你们只管扭解前来，我替你处治。”二人谢了下去。又将众役各打三十板子。又叫地方过来分付道：“怎么你们有事不报？我暂且饶打。好好的将两名枷犯看管，倘经走脱，二罪俱发。”地方答应下去。苏兴上前磕头，上官老爷着他收拾了打坏家伙，补了呈词，然后打轿回府。

那郑忠、李信回报禀明，老赫勃然大怒，便叫上包进才来，要办上官知府。包进才毕竟乖觉，回道：“小的想来，一个知府他怎敢这等大胆无情，

内中定有原故。他说票子要呈督抚回销，这擅用关防印信、滋扰民间也还算不得什么大事，恐怕督抚已经拿着我们的讹头参奏了。他靠着督抚才敢这样。”老赫一听此话，毛骨悚然，便说道：“此事暂且按下，你细细着人打听，回来再议。”

那进才果然能干，数日之间已打听明白，如此如彼的回明老赫。又禀道：“听事的回来说，今日接到紧报，潮州已被大光王和尚占住了。这和尚就是摩刺，现在封了四个王妃。倘这事再闹起来，一发不受。”老赫大惊，忙分付且将从前押缴饷税这宗案卷烧了，关税减去加二，不许勒索陋规，静候恩旨。可笑老赫这几日酒色不能解忧，昏昏闷闷的过去。包进才也无计可施，只着人赶紧进京打点，忙乱之中也就不管杜宠逃走之事了。

这杜宠跟着吉士，主仆六人过了佛山，望韶关进发。船家禀说，目下盗贼横行，夜里不能走路。吉士因要赶紧回转，叫他日夜赶行，船家不敢回拗。第二日晚上，相近清远峡地方，吉士已与也云安睡，苏邦、阿旺睡在头舱，阿青、杜宠却在稍上。船上水手有一老龙三，唱得好夜行歌。众人叫他唱曲，那苏州三一头摇橹唱道：

天上星多月勿子介明，池里鱼多水勿子介浑，朝里官多站勿子介下，姐姐家郎多记

勿子介清。

众人赞好，老三又唱道：

和尚尼姑睡一床，掀烘六十四干他娘。一个小沙弥走来，揭起帐子忙问道：“男师父，女师父，搭故个小师父，你三家头来哩做啥法事？”和尚说：“我们是水陆兼行做道场。”

众人正在称赞，忽地喊声大起，许多小船抢上船来，伤了一名水手，抢进官舱。船家下水逃走，吓得吉士与也云紧紧搂住不敢做声。那强盗道：“醉翁之意不在酒。”抢劫一空而去，未杀人。天明起来，苏邦回：“大爷方才出门，又遭此变！江西是去不成了。不如且在左近寻一个人家暂住，着人回去取了路费再商量罢！”吉士道：“这话极是。你且上去寻房子。”苏邦去了不到一个时辰，下船禀道：“离这里有二里多路，一家子姓卞，是个半耕半读的乡民，房子颇多。小的告诉了他，他一诺无辞，现在这里伺候。但乡间雇不出好轿子，只雇了两个竹兜，大爷与云姑胡乱坐坐罢！”吉士即便起身。

可怜主仆六人，只剩几副铺盖，进得村来，至卞家坐下。也云脱下手上金镯，暗暗递与吉士，吉士便叫苏邦前去换银。那姓卞的上前磕头，吉士慌忙扶起。那老人说：“大爷还不晓得，乡间并无钱店，况这金子那里去换？大爷要什么使用，小人家里应着，大爷再补还不迟。”吉士举手称谢。因借银二十两，发了些脚钱。苏邦附船回去，余银交阿青零用。

这姓卞的极其恭敬，领吉士至三间一明两暗的书房安歇。杀鸡为黍，送上早饭，自己小心伺候。吉士过意不去，叫他上前问道：“足下尊名？日后定当补报。”主人道：“小人卞明，向来受过大爷恩典，今幸大爷光顾，只恐供给不周，怎说一个报字？”吉士骇然道：“你我并未识面，怎说有恩？不要认错了。”卞明道：“小人家世耕读为生，却有五十亩草田坐落花具。前老爷手里将田押银二百两，因连年岁歉，本刊无偿；今春蒙大爷恩免。小人打算今冬送本银进城，不意中得遇大爷，小人不胜欣喜。”吉士道：“那从前之事已经丢开的了。如今在这里打扰也须开个细账，我日后算还你。小人家那里搁得住我们大嚼！”卞明道：“这个再也不敢。”

到了晚上，卞明请至里边，备了酒席，并叫妻女行酒。吉士再三谢了，扯卞明旁坐，叫也云执壶。饮了一会，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走来，卞明叫他上前作揖。吉士扶住问道：“此位是谁？”卞明道：“是小人儿子卞璧，字如玉。去年侥幸进学，今岁还从先生读书。”吉士道：“原来就是令郎！相貌端方，一定天姿聪俊。”即扯他一同坐下席，问问他经史诗赋之类。如玉应对如流，吉士自愧不及。席散之后，携手同至前面书房，问他道：“世兄高才，埋没村野，弟欲屈世兄到舍一同读书，未知允否？”如玉笑道：“古来名人辈出，大约膏粱纨绔者居于城市，逸才硕德者处于山林。晚生虽属童牙，颇以古人自许，大爷请自尊便，断断不敢随行。”吉士也笑道：“这说话不无太迂了。从古名人断无城市、山林之别，况那有名的英贤杰士何尝不起于山林，终于廊庙呢？”如玉道：“显于廊庙自是读书人本分之事。但亦未闻有终于城市的名公！”吉士道：“我难道要你困守广州城中不成？不过赏奇析疑，聊尽观摩之益耳！还有一事请教，前日有几个朋友起了鲜荔枝诗社，却都做得不佳，不知可好赐教否？”如玉道：“晚生困于书史，最不善诗，既荷命题，自当勉赋。”因迅笔疾书道：

岭梅闲后独争荣，细腻精神自品评。

莫笑山林无结果，要他领袖压群英。

吉士看完道：“诗以言志，世兄将来定不作第二人想矣。书法劲秀，真是华国之才。”如玉谦逊了几句，告辞进去。

次日，吉士又到书馆中伺候他的先生，看他制艺。这先生乃块然一物，是个半瓶醋的秀才。那如玉近作并皆古茂雄健。吉士赞不绝声，转来请卞明相见，说道：“令郎高才盖世，定当破壁而飞。有一胞妹与令郎同庚，意欲附为婚姻，不知可能俯就？”卞明慌忙作揖道：“大爷此话折杀小人。小人是个村民，怎敢仰扳豪贵？大爷万万不可提起，恐惹人耻笑，坏了大爷的名头。”吉士道：“我意已决，老伯不必过谦。”卞明推托再三，只得允了，议定来年行聘，又叫如玉回来重叙亲礼。

吉士住了三日，望不见苏邦到来，心中纳闷；叫阿旺在家看守，主奴四人旷野闲步，木叶渐脱，草色半萎，萧飒西风，豁入怀抱。吉士心中想道：“亏了这一班强盗，便宜我得了一个妹夫，将来不在李翰林下也。算完我一桩心事，可以告无罪于先人。但是我的功名未知可能成就？若要象卞如玉的才调，我是青衿没世的了。”又想道：“我要功名做什么？若能安分守家，天天与姐妹们陶情诗酒，也就算万户侯不易之乐了。只是家中未知闹得怎样了？”一头想，不觉走有数里之遥，有点儿腿酸，携着也云在路旁小坐。那边路上有十数骑马按辔徐行，见了吉士等，一个跳下马来问道：“爷从哪里来？到那里去？还是习文呢，还是习武？”阿青道：“我们大爷是省中有名的贡生，不晓得武的。”那众人听说，都下马走向前来，将吉士、也云、杜宠三人横拖漫曳抱上马去，说家主相请。阿青上前抢夺，彼众人鞭梢打开，飞骑而去。

第十八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总制退守循州

黄金白玉讶多贵，干没独居奇。沉速香浓，葡萄酒醉，锦帐拥娇姿。一封丹诏从天下，臣罪果奚辞？珠宝条封，花容锁禁，独自泪流时。

漏下羽书传，满目尘烟。腰弓插箭跨花鞞。前鼓声声都惨淡，烽火连天。贼势漫绵延，早着鞭先。貔貅 一万命都捐。无定河边抛白骨，梦到婵娟。

却说吉士被游骑挟持上马，如飞前行，大叫救命。那骑兵说道：“先生不须着急，我们奉主公之命，招贤纳士，特来请你的。只要你不是假秀才，有些真才实学，还你许多好处。”倏忽之间，已驰去百余里。途中吃些干粮，一日一夜，早至一个山头。雄关壁立，戈甲如林。那骑兵报了进去，即有顶冠束带二人出来接进，延他坐下。说道：“请问三位尊姓大名？”吉士惊喘甫定，答道：“小生姓苏名芳，广州人氏。这两个都是小价。不知阁下何故见招？还要请教姓名？尊官现居何职？”那人道：“俺丰乐长麾下镇北将军王大海、褚虎两个便是。俺主公思贤若渴，远辟旁求，兵卒们不知，累先生受惊了。”因唤左右备酒压惊。吉士方知被陆丰的强人拿住，心上害怕起来，只得推诿道：“小生一介庸愚，并不足以当贤士之誉。求将军放还故土，别选贤良。诚恐保举非人，累将军受不是。”王大海道：“那些说嘴的书生到是一窍不通的。先生这等谦抑，一定是个真才。”即分付：“备轿伺候，我亲送先生前去。”

此时姚霍武已得了甲子城，那潮镇总兵官钟毓领了五千人马前来教授，冯刚抵敌不住，闭门坚守。后波军门岭秦述明、曹士仁二人闻得霍武、冯刚成了基业，全伙归降。遁庵将述明妹子绍英选入宫中，与霍武做了夫人，自己领了吕又逢、秦述明等前去救应，杀退了钟毓。却好摩刺轻舟袭了潮州。自号大光王，钟毓进退两难，只得权入嘉应州死守。幸得摩刺得了潮州，心满意足，立了四宫八院，日夕饮酒渔色；将四个徒弟封为护法，八个勇悍头目封做将军，并不理论兵事。遁庵杀退钟毓，便叫秦述明等把守，自己敛甲而回，与霍武商量道：“钟毓自守不暇，东路可以无虞。但恐督提两标兵到，须要加紧预防。”却好马兵报说，王将军亲送贤士到来，霍武大喜，即令遁庵迎接。

须臾，吉士进署，也云、杜宠紧紧跟随。吉士知道是位大王，忙向前叩见。霍武答礼相还，于左边另设一坐，请他坐下。遁庵等右边相陪。王大海道了姓名，霍武道：“姚某系东莱武士，不识斯文。今苏先生惠然远临，何以教我？”吉士道：“小生乃幼愚下士，并无点点才能，偶至郊外闲行，被麾下拿住，倘蒙不加死罪，伏乞放还省会，没齿沾恩。”霍武道：“原来苏先生祖住省城！有位洋商苏老爷，讳万魁的，可也认得否？”吉士站起说道：“这就是先父，于今春正月身故的。”霍武忙出外再拜道：“原来是恩人之子！不料令尊已经作故，姚报德何时？”言毕，潸然泪下。吉士再拜扶住说道：“不知将军因何认得家父？”霍武便将省城蒙恩周济之事说了。又问道：“江苏李匠山先生想也认得的了？”吉士道：“这是敝业师，又是太亲家，前年回去的。舍妹丈已入词林，看来不能再到广省了。”因触着了匠山来信，亟问道：“将军尊讳可是霍武么？”霍武道：“正是。令尊想会道来 / 吉士

貔貅（píxiú，音皮休）——古书上说的一种猛兽，这里比喻勇猛的军队。

倏（shū，音书）忽——很快地。

道：“先父虽未提明，先生却有信到。”因将匠山来书读与他听。霍武叹息道：“我哥哥规劝如此，是我负他。将来何以见哥哥之面？”众人齐劝道：“主公暂时躲避，倘蒙恩赦，原可报效期廷，不须多虑。”霍武分付备酒款待。又问道：“先生安富尊荣，为何忽有郊外闲游之兴？”吉士便将家中之事告诉他。霍武大怒道：“何物赫关部，擅敢如此横行！我这里提一旅之师，将他首级抓来，与恩人报仇雪恨。”遁庵道：“主公不必着恼，关部舞弊焚赃、期廷自有国法。苏先生谅来不能久居于此，我们且着探卒往省中打听，好送先生回家。”霍武说是，即分付能事探卒飞骑兼行，限四日回话。酒筵散后，送入公馆安歇。供应丰美，铺设华丽，又送四名营女伏侍，两员武弁把守。从遁庵、冯刚起首，一个个轮流请酒。过了四日，探卒早已回报，说苏府并无事情，海关现已听参，不过旨意未下；提督任格已从海道攻打潮州，胜负未定，总督各处调兵，大约新正必有一番厮杀。吉士听了，一面告辞。霍武料留不住，亲自率领将佐长亭饯行。霍武把盏道：“先生此去，尽管放心。倘有亲友之中可以代姚某请命朝廷、赦其死罪者，万望鼎力吹嘘，姚某终身感戴。”吉士连声答应。霍武又将四只大箱交代，说道：“些小赍仪，尚祈笑纳。”吉士不敢不受。霍武饬令戚光祖、韩普护送，过了旱路，回来就协守岭头，明春再候调遣。吉士拜辞而去，一路直到平山，才辞了两人下船去省。

从避难出门，屈指四旬光景。家中因得了阿旺、阿青之信，阖宅忧疑，这日忽然到家，真个喜从天降。施延年已经娶亲，夫妇同来拜见。各亲友亦来问安。晚上打开霍武所赠箱子，都是黄白之物，何止百倍于前。正是：

一饭千金何足数，受恩深处最关情。

赫广大自从被参，终日闷闷不乐。腊月初旬，阿钱生下儿子，稍觉开怀。忽报马头到了两位钦差，各省官员都于天字马头接候，请大人快去接旨。老赫摆道前去，到了驿亭，两位钦差已经上岸，南面而立。各官都行九叩头礼俯伏听宣。钦差高捧诏书开读：

奉上谕：国家设立督抚，所以协文武、总方略也；设立监督，所以裕国课、惠商民也。前据粤海关监督赫广大奏称洋匪横行，以致商贾不通、税货缺额，已着该部传旨中伤督抚，并谕赫广大不得藉端推诿。旋据总督胡成、巡抚屈强、监督赫广大各以惠州沿海各口有姚霍武等骚扰等事奏闻，是督抚失于抚驭也。胡成莅任未久，姑从宽革职留任；屈强着降三级，改补惠潮兵各道戴罪立功，所有巡抚关防交藩司潘进署理，候朕简放。又据屈强参奏赫广大蠹国殃民十款，屈强向来清慎，此奏谅非无据。赫广大系功勋之后，素无树立，朕从优录用，乃肆无忌惮如此，深负朕恩。着即革职解任，交使臣工部侍郎袁修、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李垣从公审办，并将赫广大署中抄查讯取焚赃恶迹，其监督关防着臬司廉明兼署。旨到之日，各钦遵施行。

各官三呼谢恩已毕，钦差分付将赫广大拿下，着南韶道木庸看管。胡总督率同潘布政、廉按察、首府、首县及在省各官往关部署中。钦差、总督正坐，司道旁坐，先将摺内有名家人包进才、马伯乐、王信、卜良等锁住，后将老赫的夫人、小姐、姬妾、丫头们等赶至两间空房锁好，南海具把守后门，番禺县把守二门，各院、各门都委员把住，分付广州府率领花县、新会县带了番役细意抄查。约两个时辰，一一报数，钦差李大人提笔登记：

汉玉吉祥如意四柄，阆玉吉祥如意六柄，汉玉二尺长观音一尊，赤玉径一尺六寸盘一个，翠玉径二尺盘三个，汉玉拱璧玩器杂挂共一百二十四件，翠玉手玩杂佩共二百五十二件，玉带八十四围，明珠手钏二串，宝石手钏二十二串，翠玉花瓶四个，自鸣钟二十八

座，洋表大小一百八十二个，洋玻璃屏二十四架，洋玻璃床十六张，洋玻璃灯一百二十对，各色玻璃灯一百八十对，四寸厚水晶桌一张，四寸厚水晶椅八把，洋玻璃挂屏一百零四件，大红、大青、元青哆啰呢各八百板，大红、大青、元青羽毛缎各八百板，大红、大青、元青哔吱各四百板，贺兰羽毛布各色一千匹，泥金孔雀裘二套，紫貂裘十四件，天马皮裘二十四件，猢猻裘十二件，海龙裘十八件，元狐裘二十八件，银鼠裘四十八件，灰鼠裘二十八件，真珠皮裘黑白八十四件，杂皮男女衣服共八百六十四件，男女衣服共五千一百十三件，锦缎大呢被褥共一千二百十二床，南缎、杭绸、纱罗共一千八百二十卷，貂鼠皮五十八张，海虎皮三十张，银灰鼠皮各八百张，洋毯氈地毯共四百十八铺，龙眼珠二颗，油珠共五斤十二两，赤金盘六个，赤金酒壶十二把，赤金大小杯共八十一个，玉杯大小四十一个，洋玻璃盏大小八十一个，赤金状元及第笔锭如意及多样果式赏玩一千二百件，赤金四万二千零十二两，银盘十二个，银壶二十四把，银杯大小八百个，白银五十二万二千一百零三两三，珠宝首饰四百五十件，金首饰六百十二件，银首饰各二千五百件，紫檀花梨香楠桌椅共五百八十二张，大钱二千零四挂，金花边钱一千八百零三圆，花边钱四万二千零八圆，白玉美人溺壶一个，银溺壶十八个。

钦差一一将印条封好。清查税饷，共亏空一百六十四万零五百两零一钱六分五厘。番禺县办了公馆，请二位钦差安歇。广州府出了票子，拘集钦案有名人等细细审问。所参系是实迹，如何不真？却都做到包进才四个家人身上去，老赫拟了个酒色糊涂、不能约束下人，以致商民受累。其所亏税项请将家私抵偿，尚有不敷应于本籍查封凑数。题奏上去，皇上恩德如天，轸念旧臣，即将包进才四人正法，赫广大着看守祖宗坟墓，改过自新。此是后话不提。

当日两钦差审办停妥，那李御史便对韩侍郎说道：“晚生有个亲戚在此，前日出京之时，家父曾分付晚生探望。今公事办完，意欲前去，未知大人以为好否？”袁侍郎道：“不知老先生有甚令亲，是何姓名？”李御史道：“昨日在这里候

质的贡生苏芳就是晚生的妻舅。从前晚生未遇之时，家父在他家教读，定下亲事，却还没有过礼。家父命晚生带了些聘礼来，复旨之后，大约来年定假归娶的光景。”袁侍郎道：“这是极该去的了。不知可容老夫为媒吃杯喜酒？”李御史道：“若得大人光宠，晚生就此代舍亲叩谢。晚生今日先去拜过，明日就烦大人携带聘礼过去，后日起程。”说毕出位打恭。袁侍郎忙扶住笑道：“此礼为尊大人而设，小弟不敢回礼了。老先生快去了回来，同去领藩署抚军之盛情。”李垣红着脸，忙分付从人打道往苏府而来。

原来李匠山之子垣以庶常不到三年散馆授了编修，本年保送御史先致河南道，又转了掌道御史。皇上见其英英露爽，丰骨不凡，特命与袁侍郎办了粤海关一案的。当下来到苏家，早有号房报知吉士。吉士预备了酒席，一切铺垫半吉半素。家人投进贴子，吉士接进中堂。李御史分付将一切彩绸、红垫、桌围等撤下，然后两人行礼。吉士道：“小弟不知钦差大人就是老姐丈，有失迎迓。”李御史道：“小弟因圣命在身，来迟恕罪！昨日在公馆，又多多得罪大哥。”吉士道：“好说。这是朝廷的法度，蒙老姐丈留情，小弟知感不尽。”便站起身来，请过先生、师母的安。李御史也立起身，答了康健，便请岳母大人拜见。须臾，毛氏出来，跟拥着许多丫头、妇女。李御史拜了四拜，毛氏止受半礼，缓步进内。李御史即换了素服，到万魁灵前展拜一番，然后入席。饮酒席间，李御史说起父亲分付送聘礼过来，因钦限紧急，明日即着人送来，敦请袁大人为媒，与令岳丈温太亲台共是两位。明冬定当乞假

归娶。吉士一一应允。

却又有家人报说，南、番两县地方官特来伺候。李御史忙告辞出去，着实谦逊，再三请两县回衙；吉士亦打恭代谢，两县方才禀辞而去。李御史又到温家请了媒人温仲翁，辞谢说“在苏府拱候”，然后回公馆中同至潘大人署中赴宴。

次早，吉士分付苏兴办理一切，自己乘轿至公馆中投了一个禀揭、一个拜贴。两位钦差请进，留茶叙话。告辞回来，温仲翁已到。午后，袁大人摆了全副职事，抬言八人大轿，辞了护送的文武官，来至苏府。这里一切从吉，鼓乐笙歌接进来，聘礼不过是珠冠一顶、玉带全围、朝衣一袭、金钗十二事、宫缎十二表里、彩缎百端、宫花八对。还有一样希罕之物，是别人家没有的：一个黄缎袱中包着五品宜人诰命，供在当中。慌得吉士忙排起香案，请母亲、妹子浓妆，丫头下人回避，同到厅中叩了九个头，方才收进；一面款待媒人。戏子参加了场，递了手本，袁侍郎点了半本《满床笏》。酒过三巡，即起身告别，说道：“学生与令妹丈蒙上官知府邀往越秀山看梅，劳他久候了。”吉士不敢再留，送出袁侍郎，前呼后拥而去。回聘之礼自然丰厚。

到了次日，吉士又备了两副下程在马头伺候。直到下午，两钦差下船，吉士投帖送进，袁侍郎只受了米炭酒腿四色，李御史全受了，又请至自己座船叙了一会闲话。吉士叫家人回避，那跟李御史的也各走开，吉士将匠山春间的书信及自己劫至陆丰，姚霍武所托的说话告诉一遍。李御史大惊道：“原来有此异事！小弟谨领在心，回京与家君面商。”此时送钦差的文武官员层层拥挤，吉士连忙告退，钦差点鼓开船。

吉士回家过了一夜，又过南、番两县谢步，又至广府递了禀揭，谢他从前处治海关差役之情。那上官知府忽然传见，赐坐侍茶，说道：“前日你不在家，我替你处治那些虎役还枷在那边。既是赫公去了，你叫家人前来递张呈子，从宽放了他罢。”吉士忙打恭应诺出来。这是上官知府教他做人情，庶后来不至仇恨的意思。天下那里有这等细密的周匝好上官！吉士果然叫人进呈释放，两人差人还来致谢了一番。

正值岁暮，各庄头都来纳租算账，苏邦不得空闲，吉士分付阿旺带了书子、贖了厚礼，至清远卜家致谢。书上叙明自己回来的话，再订婚约，并囑如玉来春进城读书。阿旺去了，又分付苏兴料理、分送各衙门、各家的年礼，今年须添上广府一分、南海主簿苗爷一分、时家一分，苏兴答应了。吉士进内，小霞将小子应娶、丫头应嫁配合的单子呈看，吉士只将巫云名子除了，说且不要慌，小霞道：“他原不肯出去呢！这回我又明白了。”吉士笑了一笑，将德生引逗了一回。

丫头来说，苏元的归宗儿子苏复今春进京弄了一个什么官了，如今领了凭到家，明春上任，他妈领着要进来与太太、大爷及奶奶们磕头。吉士便叫“传进来待我瞧瞧”，果然苏元家领着三十多岁一个人进来。吉士站起，那苏复不敢上前，就在檐底下磕了三个头。吉士道：“你捐了什么官？选在何处？几时起身？”苏复回道：“门下蒙主人恩典，由陇关地震续例捐纳正九品，御选了江苏常州府荆溪县管粮主簿，于明年三月起身。”他妈说道：“趁施奶奶、乌奶奶在此，还不快磕了头。我同你见太太、大奶奶去。”苏复不敢正视，又朝上磕头，慌得小霞、小乔都福了两福，对苏元家的说道：“老嬷恭喜！”苏元家的说道：“都靠着大爷、奶奶们的福。”说毕，领着他到那边去了。

话休繁绪，不觉的腊尽春寒回。胡总制打听得任提督在潮未获全胜，自己调齐各路人马，共是一万五千，带了本标中军巴布、总兵官常勇、樊瑞林、参将高宝光、和琅并二十余员偏将。那碣石新任副将钱烈从海上回省，因失了自己的汛地，请为前部先锋。由省中祭旗起身，各文武官叩送，不日到了鹅埠札住。岭上守将王大海等已得消息，一面飞骑求救，一面留戚光祖守关。三人点了一千五百人马下关迎敌。褚虎拍马当先，这钱烈持枪接住，战有三十余合，不分胜负。王大海便来助阵。这巴布要在本官面前逞能，忙摇大斧出战，骂道：“什么草寇这等放肆，总督大人在此，还不下马受缚！”大海也不回言，一枪刺过；巴布轻轻的隔过一边，举斧便砍。原来巴布英勇无敌，王大海那里是他的对手？八九合之中早已招架不住。韩普举刀上前，高宝光又已接住。胡总督挥兵大进，樊瑞林等一涌前来。褚虎等抵当不住，败阵逃回。胡总督分付攻关，那关上火炮擂石一齐打下，只得退下安营，饮酒庆贺。

王大海败了一阵，回关商议道：“我们众寡不敌，救兵又不见来，须要日夜小心把守。”三人道：“正是。前日去讨救兵，今日也该来了。快再着飞骑前去催促。此关一失，大事全休了！”四人轮流巡守，次日不敢下山，由他辱骂。至明日午后，探卒报道：“主公亲同军师督兵到来。先锋吕将军、秦将军已到岭头了。”原来白遁庵晓得总督亲来，必有能征惯战之将，因调何武去甲子城换秦述明来军前听用，所以迟了两天。王大海等闻此番主公亲来督战，踊跃欢呼，士气百倍，一路迎接霍武等进关。拜见过了，诉说前日交兵折了四百余人马。霍武道：“胜负兵家常事，兄弟们不必介怀。明日下关再战一阵，看他如何用兵，再请军师出计。”

次日，霍武分付开关，八千兵马冲下关来，摆齐队伍，两阵对圆。胡总督望见丰乐长旗号，便分付道：“这贼亲自到来，省得我们费力，众将须要努力擒拿。”道犹未毕，常勇、和琅两员将官飞马而出，直取中军；这里吕又逵、杨大鹤接住厮杀，冯刚提戟助战，樊瑞林挺枪接住。六人捉对鏖斗，甚是好看。胡总督对巴布说道：“今日中军何故不肯上前？”巴布道：“擒贼不擒王，有何用处？大人不必心慌。”那白遁庵看见来将勇猛，阵法整齐，急暗遣褚虎、王大海、戚祖光三将，领着本关兵马，转至胡总督阵后杀进。霍武看六人厮杀，正在看得高兴，不料钱烈听了总督的话，要见头功，斜刺里一条枪雪白般的飏地飞至。霍武会者不忙，将刀掠过，喝道：“泼贼敢来送死么？”便劈头一刀如泰山压顶的下来，钱烈那里架得住。四五合之中，霍武卖个破绽，让他一枪刺入，顺手拦腰一刀，挥为两段。总督吃了一惊。那巴布举斧跃出，霍武正要斩他，秦述明早举棒接住。霍武杀得性起，便举大刀望胡总督中军砍来，高宝光急持枪招架，刀到处枪杆折为两截，斩下高宝光一只大腿并一匹战马。胡总督大惊，回马便走，幸得十数员偏将涌上。霍武奋起神威，背砍尖挑，纷纷落马。那王大海等已从后边杀至，巴布等恐怕中军有失，各拖兵器败走。这里并力追来，直至十数里才住。

胡总督收拾败兵，失去了两员将官，十数员偏将，四千余兵，心中纳闷，说道：“这贼这等枭勇，怎能一时殄灭？”巴布禀道：“大人不必心焦，明日小将用计败之，计擒他便了。今日这员贼将已是要下去了，因误中他前后夹攻之计，恐怕大人有失，小将只得退回的。”胡总督道：“全仗中军英武。成功之后，自当专折奏闻。”巴布谢了。各将就营安歇，巴布只在中军侍寝。至了三更天气，谁料白遁庵已分八枝人马，四面杀进，把火球、火箭等物雨点射来。各营于梦中惊醒，那火已绵延着起，人不及披甲，马不及放鞍，四

散逃命，巴布保着胡成奋勇杀出火丛，当头遇着吕又逵，十数合之中又逵招架不住，冯刚拍马来帮。巴布怎敢恋战，保着胡成左遮右拦，且战且走；又遇秦述明杀了一阵，才上大路。那烧残人马渐渐拢来，查点处又不见了和琅一员正将。马步军兵剩不上三千，只得退往惠州保守，再调兵马复仇。

这里霍武等大获全胜，活捉了和琅回关。打听得胡成已回惠州，便叫秦述明协同王大海等守关口，领众人回陆丰而去，和琅发往软禁。

且看下回。

第十九回 花灯挂孽障 馆甥笔生涯

百座鳌山鳞北开，笙歌一夕沸楼台。指挥海国供蹂躏，点缀春宵费剪裁。金屋已随朝菌尽，玉人犹抱夜珠来。怜他十五年娇小，万古沉冤化劫灰。

识得之无最少年，笔床自惬性中天。恰当明月称三五，便觉清吟有万千。浊浪不堪舒蜀锦，光风差可拂蛮笺。卞生词巧温生拙，青眼何须泣涕涟。

苏吉士到了新年，使人下乡迎接如玉到省。他父亲来信定于廿四日行聘，廿六日送如玉上来。吉士每日到各家贺节，这日到时邦臣家，再三留坐，饮至夜深，邦臣告诉说：“隔壁竹家因去年吃了官司，后来中护黄递解回籍，弄得寸草无存。理黄于年底躲账潜逃，不知去向，他娘子茹氏十分苦楚，噙着眼泪央告晚生要见大爷一面，不知大爷可肯赐光？”吉士道：“这茹氏有恩于我，耿耿在心。只是我到他家，外观不雅。”邦臣道：“大爷若肯过去，这却不妨。晚生家的后门与他家后门紧紧靠着，只要从里边过去，断无人知道的。”吉士应允，便分付庆鹤回家，报说今晚不得回来，在时相公家过夜。庆鹤去了，单留祥琴、笥书伺候。又饮了一回，酒已酣足，邦臣已送信与茹氏。

这茹氏从丈夫去后，家中并无所遣，门前几间房子，因欠了房钱，房主已另招人住下，单剩这一间内房、半间厢房，从后门出入，亏得时顺姐满月回家，与他两圆花边钱，苦苦的两廛度日。这新年时节，只穿着一件旧绸夹袄，一个元色布背心，一条黑绢旧裙子，余外都在典当之中。听得吉士过来看他，忙把房中收拾干净，烧了一盆水，上下洗澡一番，再整乌云，重匀娇面；只是家中再也讨不出一杯酒、一根菜来，况敝衣旧袄总非追欢索笑之妆，破被寒衾又岂拥翠偎红之具？正在挑灯流泪默唤奈何，听得门环敲响，忙忙拭泪，移步开门。

那吉士也不带人，也不掌灯，蓦地走进。茹氏将门闩上，同至房中，请吉士坐了，磕下头去。吉士忙挽他起来，茹氏倒在怀中哭诉道：“拙夫自作自受，不必管他。奴家蒙大爷收用，也算意外姻缘，大爷为何抛撇了？虽则奴家丑陋，大爷还要怜念奴的一片热心、一番苦楚。”吉士忙替他揩泪道：“我岂不念你恩情，因你丈夫惫赖，实在有些怕他。后又为了官司，所以把你的情耽误了。我今日特来陪罪。”因见他身上单薄，手如冰冷的，将自己穿的灰鼠马褂脱下与他穿上，说道：“不必悲伤，我自当补报。”茹氏道：“我再不敢抱怨大爷。只恨奴家命苦，嫁着这样光棍！今蒙大爷在顾，奴是死而无怨的了。”吉士正在再三抚慰，听得后面敲门声急，却吃了一惊。茹氏说：“大爷只管放心，有奴在此。”因叫他好好坐下，自己去开门。却原来是时邦臣凑趣，打发两人端着攒盆酒菜，挟了两床被褥，悄悄的交与茹氏拿进。茹氏一一收了，依旧关门进来，将被褥铺在床上，酒菜摆在桌上，斟了一杯，递与吉士说道：“奴家借花献佛，大爷宽饮几杯。”说毕，又要磕了头去。吉士接了杯，一把扶起抱置膝上，说道：“已经行过礼了，何必如此？”因一口干了，也斟上一杯，放在他嘴上，茹氏也就吃了。从来说酒是色媒。两个一递一杯，吉士已入醉乡。

次早，披衣出门，回到家中，叫杜宠悄悄的拿了四套衣服，二百银子，同时家的阿喜送去。茹氏还赏去他们十两银子。自此，趁理黄不在家中，就时常走走。这茹氏买了一个丫头伏侍，又赁了一间外房，渐渐的花哨起来。

到了正月廿四日，卞家备了聘礼过来，就是如玉的业师白汝晃为媒。吉

士从重款待，回聘十分丰备。次日，即打发家人收拾后面园中三间碧桃吟处，预备卞生下榻。到了二十六日，卞明亲送儿子进省，苏家请了许多亲友相陪。自此，如玉就在苏府后园居住。吉士派四个小子伺候，自己常来谈论书史，每天都走两三遭。如玉起初认道吉士是个不更事的少年，后来才觉得他温文尔雅，与众不同，甚相敬重。正是：

眼底本无纨绔子，今日方知天地宽。

再说摩刺占住潮州，自谓英雄盖世，天下莫敢谁何。任提督领兵到来，摩刺接连胜了两阵，亏得任公纪律精严，不至大衄。奈标下并无良将，只得暂且收兵，回至惠州驻扎。摩刺探得提督退去，回城贺功。正值新正佳节，便出了一张告示，分派命閤城大放花灯，如有一人违令，全家处斩。这潮州本是富庶之邦，那北省人有“到广不到潮，枉到广东走一遭”之说。地方既极繁华，又奉了以军法放灯的钧语，大家小户各各争奇斗巧，竞放花灯。满城士女竟忘了是强盗世界，就像与民同乐一般，东家婶呼了西家姨，李家姑约着张家妹，忙忙碌碌，共赏良辰。这摩刺分付大护法海元、四护法海贞领了三千铁骑，城外安营，以防不测；又暗暗分付海亨、海利，领着游兵天天在街坊巡察，倘有妇女姿色出众者，一一记名，候王爷选用。

那运同衙门左侧有一监生，姓桃名的，富有家私。生下一男一女，男名献瑞，女名自芳。这自芳才十五岁，生得沉鱼闭月，媚脸娇容。这日桃监生到亲戚家赏灯去了，自芳约了开锁铺贾珍的女儿银姐出门看灯。这银姐年交二九，姿色也在中上之间，背地瞒了爹娘曾干这不干净的事。两人领了一群丫鬟，到二更以后缓步上街，看那些海市蜃楼、满街灯火，但见：

羊角灯当空明亮，玻璃灯出格晶莹，五彩灯绣围珠绕，八宝灯玉嵌金镶，飞虎灯张牙舞爪，走马灯掣电烘云，鲤鱼灯随波跃浪，狮子灯吐雾喷烟，麒麟灯群兽率舞，凤凰灯百鸟朝王，绣球灯明珠滴漏，仙人灯海气蒸腾。一切如意灯，二龙戏珠灯，三光日月灯，四季平安灯，五福来朝灯，六鳌驾海灯，七夕乞巧灯，八蛮进宝灯，九品莲花灯，十面埋伏灯，闪闪烁烁，高高低低，斑斑烂烂，齐齐整整。正是炫人耳目真非假，着相虚花色是空。

自芳、银姐并着香肩，携着纤手，喜孜孜的转过前街，来至海阳县署前。三更天气，游人却不甚多，此时县署已为二护法海亨窃据，搭上彩楼，在头门外演戏、饮酒、赏灯。手下报说：“有两个女子年纪还轻，姿色俱在上等，请师爷赏鉴定夺。”海亨即下彩楼，运眼一看，喝一声：“好！不必再登选簿，孩子们快扯他过来，备了轿子，马上送进府去。也算我们巡街有功。”一声分付，手下兵卒何止数十人围拥将来，将两个佳人捉拿上轿，二护法押送前去。

此时摩刺正与一班女子欢呼痛饮，近侍报称海亨选了两名女子进来，在宫外候见。摩刺分付带进，海亨小心守城。早有侍女们将二人带进，自芳、银姐伏在地下不敢抬头。左右挟他起来，摩刺细细观看，赞道：“果然与众不同！”即跳下座来将二人挽起，左抱右拥，叫侍女们斟酒合欢。这自芳哪里敢饮，摩刺叫银姐旁坐，自己拿酒挨他。慢慢的解开胸襟，露出鸡头嫩乳，抚弄了多时，淫心荡漾，忙分付备云床伺候。

原来摩刺新制云雨二床，都系洋人所造。云床以御幼女，倘有抢来幼稚女子不解欢娱，怕他动手动脚，只消将他推上云床，自在关捩 将手足钳住，

可以恣意欢淫。雨床更为奇巧，遇着欢会之时，只消伏在女人身上，拨动机关，他自会随心纵送，着紧处还有两相迎凑之机。当下众侍女将自芳脱去衣裳，推上云床。这小小女孩子晓得什么，谁料上得床来手足不能动弹，两足高分八字，只急得哀哀痛哭，两边四名侍女执灯高照，各各掩口而笑。摩刺只爱姿容，那怜娇小，尽放着手段施展。这自芳始而叫喊，继而哀求，到后来不能出声，那摩刺只是尽情抵触，三魂渺渺早已躲向泉台，万劫沉沉那复起升色界，可怜绝世佳人受淫妖死。摩刺觉得一阵血腥冲人，方才抽戈而止，鲜红流了一地。左右禀说：“美人已晕去了。”摩刺分付开了关键，扶去后房将息，自己兴致犹酣，即将银姐补兴。银姐见此一番鏖战，正肉跳心惊。才上云床，摩刺即挺戈接战。幸得银姐自己在行，家中预先请人导其先路，又大了几年年纪，虽则十分苦楚，究竟稍可支持，还亏他战倒了光头才住。重整杯盘，再斟佳酿。

侍女们跪禀说：“那美人已是救不转了。”摩刺大笑道：“怎么这样不禁顽？拖去埋了。”又对品娃等说道：“你们天天死去，天天活转来。这女子如何这等烈性？”品娃道：“毕竟他年纪太小了，搁不住佛爷的法宝。已后佛爷不要送雌儿的小命才好。”摩刺道：“这未破过的女子原来有什么好处，那里赶得上你们！”只搂着银姐道：“此儿颇可。”当即赐名品娥，着人赏他父亲一千银子，三品职衔。

此时任提督因没有好将官，又听得胡制台亦未全胜，即与屈道台商议，请胡总督台兵一处，并力灭了摩刺，然后夹攻陆丰。又谕钟毓留兵一半守城，即亲领人马前来助战。约于四月初旬取齐，一同进剿。所以摩刺虽大放花灯，却并未有兵戈之事，按下不提。

再说卞如玉自到苏家，日日攻研书史，因晓得襟丈是个翰林，自己一个寒酸，恐怕底下人瞧他不起。谁知这些家人小子都听了吉士的分付，谁敢小觑于他，如玉也颇感激。春才虽则文理不通，却是天资朴实。他父亲要他认真读书下场，托了吉士，吉士转托如玉，日间与如玉同住园中，夜里回家安寝。春才渐渐的粗知文理，出了一个“校人烹之”的题目，他也就做了一个“谁能烹鱼，我所欲也”的破题。他父亲视为奇才，旁人未免笑话。

这日暮春天气，吉士从洋行赴宴回来。因二十日是潘麻子的六旬寿诞，要如玉做一篇寿文，忙到园中与如玉、春才相见，将此话叮嘱如玉。因见桃花大开，分付家人置酒赏玩。吉士高兴做诗，春才只要行令，如玉道：“做诗即是行令，行令也可做诗，二公不要太执了。但这碧桃诗昨日已曾做过，弟诗未免草率，温大哥的奇拗之至。”吉士忙说：“请教。”如玉将纸取来，吉士先看如玉的：

不须花下臆平阳，锦帐重重斗艳妆。

谁种元都千百树，春风拂面感刘郎。

吉士道：“此桃系老妹丈未至之时所栽，何感慨之深也？”如玉道：“去后栽者尚足感人，况其先我前而临风索笑者乎？人生能见几花开，小弟亦借此作他山之石耳。”吉士称善。又看春才的诗：

桃树花开矣，叶多红实繁。摘多煮烂饭，种好像渔源。

涨大小高屋，春风人笑园。去年乾独看，犹自未婚坤。

吉士笑道：“第一联我解得。第三句却怎说？”春才道：“人家都吃桃花粥，我们摘得多了不好煮饭吃么？”吉士道：“第四句想是桃花源故事了。第五第六句呢？”春才道：“你没看见事类赋，所以不晓得桃花水涨典故。你看

这桃树不比屋高些么？第六句不过是一首千家诗，没甚解说。”吉士道：“这‘乾’‘坤’二字呢？”春才道：“前日卞大哥讲的：乾者，天也，夫也；坤者，地也，妇也。我去年此时不是还没有娶亲么？”吉士道：“果奇构！我们且浮白三杯。”三人打擂台，掷色子，饮够多时。吉士原是饮酒回来的，雪上加霜，未免沉醉，便逃席出来，跑至内书房躲避，卸了上盖衣服，歪在坑床。

丫头递上茶来，吉士只喝一口，便叫他去唤巫云来捶腿。却好巫云来寻吉士回话，众丫头带上房门外边静候。吉士叫巫云上坑轻轻的捶了一回，又替他满身走滚引导筋骨。吉士顺手勾他粉颈问道：“你奶奶在那里？”巫云道：“都跟着老太太在大奶奶房里抹牌。施奶奶叫我来问太爷，明早苏复起身上任，他妈已领他进来磕头辞行过了，奶奶们可要赏他的路费？”吉士道：“胡乱赏他二三百银子就是了，又问怎的？”伸手摸他胸前。巫云道：“大爷不要闹了！新年在施奶奶房里与我动手动脚的乱顽，被施奶奶看见了，好不对着我笑，做鬼脸儿羞我。大爷果爱着我，何不明收了奴？去年不肯出去，原是恋着大爷的恩典。”吉士道：“我很知道，只是我此时还不便收了。我今日告诉了施奶奶，我们晚上先叙叙罢。”巫云斜瞅了他一眼道：“大爷偏爱这样歪厮缠！我看乌奶奶也还是青不青、蓝不蓝的，究竟什么意思？”吉士道：“你不晓得的。”因扯他的手，叫他捏那东西。巫云只得探手至裤中，替他握住，偎着脸说道：“好大爷，这个我怕禁不起，晚上你只放进一半去罢。”吉士扳着他脖子亲嘴道：“莫怕，我会慢慢儿进去的。看他头上不是软软儿的么！”两个顽了一会，巫云开门出去，一个翠螺跑上低低说道：“好姐姐，你借一两银子与我，我妈等着买夏布用。到明日扣除我的月银罢！”巫云一头答应，一直的上房去了。

吉士睡了片刻，已是掌灯，来到小霞房中，吃过夜饭，将要上床，丫头们已都退下。他笑嘻嘻的对着小霞说道：“我有件事儿央及你，你可肯依？”小霞道：“有什么事这等鬼头鬼脑的？”吉士道：“久已要这巫云，此时不便收得。今夜要与他先睡一睡，你还替我遮盖些。”小霞笑道：“这算什么事，也值得这个样子正经！大姐姐还容着我们，我们好意思吃醋，要吃醋不到今日了。前日在城外时家宿了三四夜，却又怎么来？”吉士道：“不过夜深关了城门，不得回来罢了。”小霞把指头在脸上印他一印说道：“看你羞也不羞，可儿到了时家就夜深了，就关了城门了，都这般凑巧？只怕爬墙挖壁还要他到邻舍人家去哩！”吉士笑道：“好妹妹，这事你怎么晓得？”小霞也笑道：“若要不知，除非莫做。雪里葬死尸，不久自然消化出来。我也晓得你不十分恋着那人，不过难为情罢了。”吉士道：“我从前不很爱他，这几回到弄得丢不开手了。他品得一口好箫！”小霞道：“我到不信，他难道比苏州的清客还品得好些？”吉士道：“此箫不是那箫，他品的就是我下边这个粗箫。”小霞飞红着脸说道：“不要喷蛆，好好儿过去罢，也要早些过来，免得天明叫丫头们知道。”吉士笑着去了。

此夜与巫云温存旖旎，了却夙心。天未明回小霞房中，小霞拉入被内相偎相抱，反多雨后绸缪。嗣后小霞把巫云十分优待，正是：

未必芳心离醋意，好沽名誉博郎欢。

再说竹理黄躲债潜逃，一心要往潮州投奔大光王，希图富贵；因任提台

兵马在百里外屯札，盘诘往来行人，不能前去，却又身无半文，只得在乌归镇上做工度日。这理黄是游手好闲之人，那里会做什么生活，旬日间换了三家。这第四家姓范，母女二人，老妈约五十年纪，女儿却只十六七岁光景，专靠往来客商歇宿得些夜合钱糊口。理黄投在他家，不过提汤、掇水、沽酒、烹茶，况且帮闲在行，颇为合式。混得久了，才晓得这女儿是老妈买来的养女。原要到潮州上船去的，因兵马阻了，暂时在此赁房居住。老妈姓范，此女姓牛，原来就是牛藻的女儿冶容。从那日霍武杀了空花，纠合众僧上岭，冶容无可奔投，只得跟着在寺的一个村妇归家。他丈夫把冶容受用了多时，渐渐养活不起，却好这范老妈同着龟头四路掠贩，看中了他，只用三千两银子买了冶容。到惠来地方，那龟头一病死了。范老妈一同至此，日夜教训冶容许多房帙秘诀。冶容心领神会，伶俐非常。奈这乌归镇是个小区处，又值兵戈之际，商贾不通，所以生涯淡泊。这理黄住了一个多月，却暗暗的刮上冶容，与他商议道：“这里非久居之所，潮州断去不成。你有这样姿容，又有这等妙技，若在省里，怕不日进斗金？我家中还有个妻房，容貌也还像你。如今我们悄悄的逃至省中，赁了几间房子，我做个掌柜的，你们两个接几个心爱的男人、有银的汉子，岂不快活逍遥！何苦埋没在此？”说得冶容千肯万肯。一夕晚上，买了几十文烧酒，灌得范老妈烂醉如泥，卷了衣服首饰，又到范老妈里床寻出几块花边钱，搭上一只下水船，逃之夭夭。比及范老妈醒来，去已远了。一路到了省城，雇一乘小轿抬上岸来，从后门至家。

那茹氏听得敲门，叫丫头开了，见丈夫同着一个少年标致女子进来，吃了一吓。理黄见茹氏打扮装饰非彼从前，心上也觉疑异，只是自己要做此道，巴不得他上这路儿，因陪了小心，说了备细，叫冶容上前磕头。那茹氏也不回礼，说道：“我才过几天安顿日子，你又要惹下祸来，趁早的与我离门离户。你必要这样，我到广府去递了一张呈词，凭官发落。”理黄连忙作揖道：“我的好奶奶，侠不要声张。今后凡但什么事儿，都凭你作主，我还有许多好算计告诉你。他就是棵摇钱树儿，我原不是自己要他，你不要吃醋。”茹氏道：“我吃甚的醋来？一个老妻养不活，还要养两个，摇钱树摇得多少钱么！我只要进了张呈词，求一个干净，不要闹起通同拐带来，叫我干裙搭上湿裤。”理黄只得跪下哀求。茹氏暂时住口，叫冶容与丫头宿歇。理黄到了晚上，慢慢的将开门接客之计与他商量，茹氏道：“我清清白白的人，怎做此事？你要这样，你另寻房子做去，只不许进我门来。你明日不领他去，我后日就进呈子。”

这理黄从新正受了许多饥寒，熬了许多劳碌，又与冶容淫欲无度，回家又着了急，未免又与茹氏叙情赔礼，到了下半夜，火一般的发起热来，日里不能行动。茹氏无奈，只得延医调治。那医说是什么瘟症，夹七夹八的吃了几剂药，到第七日以后一命呜呼。

第二十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

云台华胄，真忠心为国，豪气横空。海疆困英雄。叹周郎年少，辗转途穷。循州旅馆，羨金兰、臭味相同。惹多少、波翻浪搅，元黄血染蛟宫。越图圈，标旗帜，更无端、揭竿斩木兴戎。又屡挫前锋，看大眼名杨，大树名冯。归琛纳颡，愿皇恩、早鉴愚衷。淫凶辈、岂吾族类，腰间剑吐长虹。

彩笔生花摇漾处，秋风点缀新。棘门深锁，词源泉涌，逸态横陈。诸公宁后起，应让我、独步前尘。逢盲叟，便含咀墨水，点染金身。频频，孙山海落，阿谁高掇换头巾？温家呆子，名题虎榜，锦跃龙鳞。叹成功侥幸，也不必、哀祷钱神。假成真，看朱衣脸热，白蜡眉颦。

却说任提督约了胡制台，调齐钟总镇会剿潮州，四月初旬，兵已四集。任公置酒会议，说道：“小弟因兵微将寡，屡失机宜。近日贼秃遣兵沿途打粮，虽斩他数百余人，也还未能禁止。今幸督师驾到，自然不久诛夷。”胡公道：“弟在羊蹄失机，久知负罪深重，定当与元戎协力扫除，以图赎罪。”当下任公议欲并营，胡公只说分两处安营为犄角之势，倘有贼兵到来，可以互相救应。惠潮道屈公因劝胡公将潮镇兵马合在提标，休兵三日，两路并进。督标原是收捕羊蹄的那些将佐，胜兵八千，提标只有副将滕贤、参将余良、游击计策，本标兵卒三千，合镇标共四千五百。

探卒报知，摩刺分付海元、海贞领五千兵马抵住胡成，深沟高垒，不要与他交战；自己领了海利、海亨并顾信、孟飞天、夏叱咤、李翻江等四员健将、一万雄兵，来迎任恪。任公兵虽不上五千，却颇严于纪律，远远望见贼兵遍野杀来，即与钟总兵张两翼而待。那海亨持着两条铁棍飞马向前，海利随即继至，这里钟毓、滕贤接住。夏叱咤、李翻江双马齐出，力捣中坚；摩刺麾兵大进。任公指挥左右，两翼围拢将来，那弯矢如飞蝗一般的乱射。李翻江臂中一箭，退将下来。摩刺勃然大怒，左手持了六十斤的禅杖，右手飞起五十四斤的戒刀，直冲进去；他部下兵马就如排山倒海而来，虽则任公兵法精严，无奈众寡不敌，况且诸将中并无摩刺的对手，立脚不庄，各各败阵而逃。退至二十里下寨，却又损了八百余兵卒，参将余良阵亡，闷闷不乐。

摩刺杀退任恪，分付四员健将各领兵一千，四面埋伏；当中札一个空营，倘任恪杀来，只须四面声张，惊之使走。自己领了海亨、海利悄悄杀向那边，暗约海元等分两路连夜去劫胡成营寨。可笑胡成在惠州被劫致败，到此还不提防，又被摩刺弄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只得四散奔逃。幸得任公预防劫寨未睡，听东南杀声大起，忙引兵救援。黑暗之中互杀一阵，退了摩刺，合兵一处，两相劝慰。天明正欲造饭，摩刺已合兵追来。这带饿的残兵如何应敌，未曾上阵先定下逃走之心。任公约束不住，只得又退下来。摩刺的兵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乱杀了一回，屈道台马失前蹄被他擒住。两位大人剩了五千余兵卒，无计可施，一面各路调兵，一面具摺先自参奏，并请分调外镇兵将。

摩刺呵呵大笑，奏凯而回，将屈强辱骂一场，发了监候；并差人至陆丰报捷，约定日期同攻广州。姚霍武将来使割去两耳，分付说：“你回去告诉你那和尚，叫他安顿那颗头，姚爷不日来取。”正是：

盗与盗，各一道。参不透，个中窍。

僧附俗，宁通好。僧去耳，堪一笑。

却说茹氏葬了理黄，家中安妥，问这冶容道：“如今我家男人死了，你在此无用，你拿出主意来才好。”冶容哭道：“奴一身流落，举目无亲。大娘若肯见爱，奴愿为婢女伏侍。”茹氏晓得他是无着落之人，也不怕他怎样，就允下了他；冶容磕头谢了。过了三朝，悄悄的托时家小阿喜送信与吉士，请他前来。

此时四月中旬天气，残春送去，溽暑催来。广中既值兵戈，又遭亢旱。从二月布种之时下了一场小雨，已后涓滴俱无，那第一熟的早稻看来收不成了，米价霎时腾涌。江西、湖广等处打听得风声不好，客商不敢前来，斗米两银，民间大苦。吉士分付苏邦将积年收下的余剩的粮食，细算一算，约十三万石有零。因于四城门乡城之交各设一店，共四处，每店派家人六名，发粮米二万石，平菜每石收花边银五圆，计司马秤银三两六钱。——看官听说，若讲那时候米价每石十两，不是已少了六两四钱一石么？若依着平时平价却还多了一两六钱一石，八万石米还多卖了十二万八千银子。这虽是吉士积善之处，仔细算来，还是他致富的根基。吾愿普天下富翁都学着吉士才好，——那吉士再叫苏邦、苏荣分头监察，逐日收银回来。本府上官大老爷听得苏芳有此善举，忙请他进去奖借一番，又每店派老成差役二名，禁止光棍藉端滋事及铺户转贩诸弊。

已了祟了六七日了，吉士在家无事，听得时家来请，坐了一乘凉轿，杜宠、庆鹤跟随，到了时家。邦臣说：“那边已备下酒席，晚生不敢再留了。”又低低说道：“竹理黄虽死，家中到又添一位美人，大爷也须赏鉴。”吉士从后门转进，茹氏将房中收拾得十分洁净，焚下好香。他也不带孝巾，穿着件白贡茧单衫元罗裙子，笑吟吟的接他进来，请他坐下，摆上酒菜，磕头递酒说道：“拙夫死了，亏着大爷那边的殡葬。奴特设一杯水酒致谢大爷，求大爷宽饮。”吉士扶起了他，说道：“怎么又累你费心！”因吃了一口。茹氏忙递过来菜，吉士道：“且不要慌，大气炎热，我还脱下袍子哩。”即站起来。

那冶容早从背后伸手上前与吉士宽带。吉士回头看见，便问：“此女是谁？”茹氏见吉士细细看他，便说道：“是死的从潮州带回来的，奴留他在此伺候大爷。”便叫冶容：“还不与你大爷磕头！”冶容真个磕下头去。茹氏附着吉士的耳说道：“这丫头不但相貌生得娇艳，据说还有许多年里头的益处。”吉士带着笑挽他起来，叫他在傍斟酒，问他多少年纪，那里人氏？冶容道：“小的才十六岁，外江人。父亲在潮州开绸缎铺的，因被伙计拐去本钱，自己气死了；留下奴家，并无着落。”吉士听他一片虚言，不胜伤感。那冶容已受了范妈的教训，那一样不知，见吉士怜念着他，便以目送情，挨身递酒。吉士也叫他自饮几杯。茹氏见他两人入港，便推说去整菜，躲在外房。

到了晚间，三人一床，轮流酣斗。从此吉士拚着几两银子养此二姬，到也妥帖。无奈冶容年正及时，淫情方炽，吉士又不常来，不免背茹氏做些勾当。

这日将近端阳，吉士差杜宠送些花粉、角黍及纱罗之类与他两人。茹氏留他酒饭，叫冶容相陪。这冶容三不知又搭上了杜宠。茹氏因他是苏府得用之人，巴不得缠住了他，要他在主人面前美言一两句，所以只做不知。落后送他出去时，却暗暗叮嘱他说：“这冶容你大爷已经收用过了，你的事切不

可透一点风儿”。杜宠红着脸答应，着实过意不去，羞赧而回。

再说吉士因如玉回清远过节去了，只与姊妹妻妾们预赏端阳，在后园漾绿池中造了两只小小龙舟，一家子凭栏观看。又用三千二百两银子买了一班苏州女戏子，共十四名女孩，四名女教习，分隶各房答应。这日都传齐在自知亭唱戏。到了晚上，东南上一片乌云涌起，隐隐雷鸣，因分付将龙舟收了。少顷大雨倾盆，约有两顿饭时才住。吉士对着母亲说道：“有此场大雨，早造还有三分巴急，孩儿此番平棗不为无功了。前日广府传我，极意褒奖孩儿，怕后来不能凑手，岂不是枉费前功？到觉十分惭愧。也亏这位大爷志诚祈雨，所以天降甘霖。”毛氏道：“这本府实在是个好官！我前日在楼上望见龙宫前拥挤热闹，那仆妇们说府大老爷天天步行，上山求雨，一早起身，至午时才回，都在这太阳中走来走去，并不打伞的。我还疑他是沽名钓誉。后来又听得说他晚上露宿庭中，一切上下人等都吃斋穿素。果然是诚可通天，佛菩萨有灵有感。”因对蕙若等说道：“我是老了，你们后生家须当念佛待经，敬礼菩萨，方可修得来世男身。”蕙若等都答应了是。吉士因园中路滑，拿着许多椅子，选了壮健仆妇，将他们一个个抬回。毛氏同两位姨娘、两个女儿上楼去了，吉士等又在小霞房中欢饮一回，至小乔房中睡觉。

次日端阳佳节，那各家送节礼的纷纷不绝，或受或回，自有家人们照例遵办。吉士坐在外书房看到字匠做那送与上官知府的泥金扁对，却好时邦臣家阿喜送了四色礼来，那茹氏托他寄送物件，因到书房亲见吉士，悄悄的道：“竹姨娘叫小的送寄大爷的节礼在此。”因于袖中取出一个红绵纸包呈上。吉士退至后轩，打开看时，却是一个银红贡纱兜肚，面绣着三篮大缠枝莲，中间睡着一对鸳鸯，白绉绸里子，做得十分精巧，光彩射人。心中大喜，因分付阿喜致谢，“停两日我亲去看他。”

那阿喜又打个趑趄道：“小的有句话要禀明大爷。小的蒙大爷抬举照应，他家有话，理应直说。小的若不禀明，恐怕大爷后来打听着了，又怪小的不识抬举。”吉士道：“是什么话，你只管直说。”阿喜道：“昨日这里杜二爷送节礼过去，我在那边有一个多时辰，小的说是竹姨娘赏他酒饭，如何不叫小的过去陪他？后来他家小丫头对小的说，那新来的冶容与杜二爷串上了，竹姨娘并不管他。这个岂不碍着大爷的体面！”吉士听了也觉着恼，说：“我知道了，你只不要响着。”阿喜答应下去。吉士细想此事如何处置：如今将这杜宠撵了却也不难，只是难为他两番好意。因转念一想道：“那红拂故事传为美谈。他虽比不得李药师，我难道学不得杨越公么？况路旁之柳，何足介怀！”主意定了，也就丢开。一面着人到温家、乌家、施家，请那些太太奶奶们到来，同玩龙舟并看女戏。过了几日，即将三百银子交与邦臣，叫他告诉茹氏转买冶容与杜宠为妻。这男女二人到是郎才女貌；况且杜宠曾服过摩刺葫芦中的丸药，与冶容可称敌手。二人的感激自不必言。吉士又托时邦臣劝谕茹氏转嫁一个幕友续弦去了，还送了他四套衣裳、二百银子。略过不提。

是年恩科乡试，卞如玉苦志埋头。温春才亦咿唔竟日，但文章二字实做不来。他父亲一定要他进场光辉自己门面，如玉只得拟了十二个题目，做了十二篇文字叫他读熟，场中不论什么题目，叫他誊抄，以免白卷。但春才资

勅（q ng，音情）敌——强敌。

咿唔（y wú，音依吴）——象声词，形容读书的声音。

性顽钝，读了三四日才熟得一篇；到得第二篇熟时，这一篇又忘了。亏得卞如玉再三督责，整整的读了两个多月才熟得九篇。以后天天温习，并教他誊过几回，默了几遍。吉士到劝他不必如此认真，那春才偏有僻性，读熟了天天默写，手不停披。七月初旬学宪录科，弄了些手脚，倩人代作，高高的取了一百第一名的科举，同如玉欢然进场，一样的点名、归号。

那大主考是陕西榆林人氏，这科奉了密旨，《中庸》书句不多，所有题目都系士子平日在家拟过的。此次乡会试只将《论语》、两孟出题，以杜弊饰。所以这回三个题目：第一是“其不改父之臣”三句；第二是“是肉也”二句；第三是《凯风》“亲之过小者也”二句。真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却好三个题目都是如玉做过、春才读熟的。第一句题将“不改”不字看得活泛，前后两段一起、一收，中间劈分三比：一比是胡乱改父之臣与父之政的自然不是；一比是拿定死腔总不改其父之臣与政、毫无变通，也只算与执中无权的一样，何足为难；一比是量材受职，因时制宜，不改其父分职任官之意与法天勒民之心，虽改而一如不改，才是难能。第二题将“是……也”两字看做乃兄指点、仲子回心转意的口吻，并不是学三家村妇女反唇相讥，落下“出哇”，更觉有力，而仲子之矫异亦觉异乎寻常。第三题将讲家《凯风》事关一身、其过小，《小弁》祸及天下、其过大的议论驳去。中有警句云：女子之失身无异天子之失天下，以不安其室而犹曰过小，是编氓妇女，终身无复有大过矣。撇过此层，却将过之已成、未成定大小，《小弁》是已；废申后、黜太子、危及宗社，其过自然大了。《凯风》之母，虽有不安其室之心，却未有不妥其室之事；七子洞察隐微，作诗自责，所以过小。有警句云：贾丝送子，未免习俗之移人；桑落嗟鸠，亦自中心之抱愧。这三篇文字一一誉好，早早交卷，第一起出场。到二场、三场不过丢了几两银子倩人应酬，聊草塞责而已。谁料房考、主司都看中了头场文字，称他旷世奇才。那揭晓日期，春才中了第二十名经魁，如玉落在孙山之外，弄得广州众士子称冤叫屈，温仲翁眼笑眉开。还是吉士大有主意，叫他快递病呈，不必出去会同年、拜主司、赴鹿鸣喜宴。父子还不肯依；亏得如玉再三劝阻，方才歇了。直到主司进京以后，方才张筵请客。

那日请了盐政厅吕珏、河泊所乌必元、南海主簿苗庆居、七八位纲商、埠商及卞如玉、苏吉士、施延年等共是八席，摆着攒盘果品、看吃大桌，外江贵华班、福寿班演戏。仲翁父子安席送酒，戏子参过场，各人都替春才递酒、簪花，方才入席。汤上两道，戏文四折，必元等分付撤去桌面，并做两席团团而坐。厨役又上了一道蟾宫折桂巧样果馅点心。苗庆居开谈道：“小婿赖诸公福庇，竟掇高魁，实为可喜。只是前日主考大人在这里，何不进去拜谒？拚着几百两银子，拜了个湿门生，来春进京，这进士就稳了。”仲翁道：“小儿三场辛苦，又冒了风寒，所以不能出去，明年再补拜罢了。”庆居道：“我小弟未做官的时候，也曾考过几遍童生，无奈瞎眼的县官看不出我的文字，说什么破题中用不得‘乎哉’字样，篇中不许撒做；又说文章只得三百余字，嫌太短了，再也不肯取我一个县名。直至后来到了位胡父台，竟取了名字送府。我虽没有去府试，却备了一付厚礼，去谢这胡父台。他告诉我说，‘这老兄这等年轻高才，何必向场屋中去寻苦吃？不如在我这里当了一名典史，图个三考出身，稳稳的一个官职，不强似那些寒酸秀才？’我

(yì·音义)——鹅叫声，在这里指鹅。

那时如梦初醒，急急的捐了吏员。闹了十几年，吏满了跑到京中，却好这胡父台行取进京，升了吏部主事。因是故交，蒙他一力扶持，才有今日。可知前日这位主司是必该要拜见的。”那必元等各各称是，苏吉士气得默默无言，卞如玉笑得要死。春才道：“岳丈不要心焦，我横竖还有六篇好文在肚里，会试怕不是进士？有了真学实材，不用干谒别人；就要点个状元，也不过多费了卞大哥半日的心，我再吃了两月的苦就是了。”吉士怕他再说下去，便插口道：“苗老伯谈了一回少年本色，且吃杯酒儿以助豪兴。”家人斟上酒来，吉士每人递过，众人都出席打恭致谢。那戏旦凤官、玉官、三秀又上来磕了头，再请赏戏，并请递酒。庆居等从前已都点过，卞如玉便点了一出《闹宴》，吉士点了一出《坠马》，施延年点了一回《孙行者三调芭蕉扇》。当日觥筹交错，极尽其欢。吉士回家与蕙若歇了，将席间的话谈笑了一回。

次早起来，早有家人禀说：“新巡抚不日到任，就是从前在这里的广粮厅的申大老爷。”吉士分付：“快打听大人几时船到马头，我去拜谒。”家人答应去了。原来申公自升擢江西藩宪，圣眷日隆。七月中召他升见，旨垂询海疆事宜，申公奏对称旨，又力保庆喜熟悉防海机宜，可以控制两广，圣心喜悦。因广东巡抚久已缺员，即放了申公，并传谕庆喜复任两广。得旨之后即驰赴新任。胡成剿抚失宜，降补惠潮兵备道，其庆喜未到之时，仍暂护总督印信。

此时李匠山与申荫之俱来京师乡试，荫之中了举人，匠山依然下第，住在儿子李薇省下处。这薇省暗暗禀明姚霍武之事及苏吉士所托密语。他就绝意科场，恳薇省的同年耿御史上了一疏，情愿随抚臣申晋军前效力，稍报涓埃。奏旨交该部并粤抚申晋议奏，都覆奏过了，奉圣旨：李国栋着即给予伊子诰封，随申晋前去参赞军务。匠山得了旨意，即分付儿子明春归娶，自己跟着表叔申大人于九月中旬起身。

一路驰驿，并站兼行，至十一月十八日已抵广东省会。各官迎接，申公进于抚署，接了巡抚关防，李参赞另寻公馆住下。苏吉士先于马头递过手本，候申公进署，约略文武官上辕散后，再递手本禀见。申公欣然传进，待过茶，先说尊翁已作故人，可伤之至，因职守在身，有缺吊奠；后又询问家事。吉士一一禀明，申公深为赞叹。吉士又贺荫之世兄秋闱之喜，方才禀出来，忙到匠山公馆。久别乍逢，悲喜交集。叙了一回寒温，匠山屏退下人说道：“我此行原出于不得已，因为着去年你对垣儿说的话，所以请旨前来。但不知这姓姚的说话还是出于至诚，还是借端推宕、希图稽迟天讨的意思？”吉士道：“据学生看来，姓姚的系感慨激烈之谈，倘得先生一书，定然俯首归顺。学生不但见得透，并能奉书前去，谕以福祸，使其待罪军门。”匠山道：“果能如你所言，俟庆大人到来，定当依计行事。”

干谒(yè, 音业)——求请, 有所干求而请见。

升擢(zhuó, 音茁)——提升。

推宕(dàng, 音荡)——推托, 托延。

第二十一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

笑向军门解战袍，死生成福等鸿毛。已藏鱼腹穿杨箭，还放龙头带血刀。臣罪繁多难擢发，君恩浩大真铭骨。秋风铁马漾旌旗，誓扫尘烟安百粤。

侍宴披香乐未央，金莲宝炬照回廊。颁来恩旨天颜喜，好谱关雎第二章。玉鞭骄马春郊路，柳媚花娇芳草渡。史笔从今暂画眉，等闲莫把青年误。

胡总督从潮州败绩之后，分饬各路紧守城池，又调了高州镇几千兵秋间进捕；奈摩刺狡猾善战，四护法武勇绝伦，虽则任提督出奇制胜，稍挫敌锋，毕竟功不掩罪。九月间得了严旨申饬，十月中又奉了胡成降补惠潮兵备道的旨意，因退兵界口，静候交代。至腊月初旬，新总督庆喜已到，胡成当即还省，交过总督关防，庆大人望阙叩头受讫，各官纷纷禀贺。庆公谕令胡公暂住省城，明春随军征进。

倏忽过了残年，申公因陛辞时圣旨分付着紧会同庆喜剿办贼匪，以苏粤民，所以邀同庆制府、任提督、李参赞、胡兵备等会议。正午时候，各官陆续到齐。官吏献过了茶，申公举手问道：“小弟面奉严旨，协同庆大人收捕惠、潮二匪，自愧文同窥豹，武无缚鸡，还祈各位大人教诲。”庆制府道：“任大人屡次收剿，转战一年，谅必深知二匪虚实，幸即聚米席前，再候申大人、李参赞定议。”任提督道：“小弟屡挫王师，实深蚊负。蒙圣恩不加诛戮，待罪戎行，敢不直部愚衷，以图报效？大约二贼叛逆之罪维均，而摩刺之恶浮于霍武。霍武负隅自固，虽抗拒朝廷，并未草菅民命，其安心叛逆或缘有激使然。去年释胡同知之困，绝摩刺之使，曹志仁误犯嘉应则撤其兵，吕又逵醉打平民则鞭其背，都算他的好处。至于摩刺，贪酷骄淫，罪大恶极，百姓倒悬，自当先为扑灭，再向陆丰。只是摩刺勇悍难当，狡猾百出，还仗二位大人的虎威，参赞大人的妙算。”庆制府道：“李老先生赴阙请缨，从军粤海，必有奇谋异策惠此一方。敢求指示！”李参赞道：“晚生略参未议，还听列位大人处裁。自古收捕草寇，不越抚剿两途，不识胡道台从前可曾招抚过否？”胡兵备道：“秃贼纵横恣肆，抚之未必能来。姚贼浹旬之间连克二县，意气方盛之时，又因提标贺副将全军复没，职道誓欲灭此朝食，所以不曾议抚。”李参赞道：“晚生方才敬聆任大人的议论，实属老成灼见。那摩刺恶已滔天，自当议剿；姚霍武绝妖僧之使，未必非心向朝廷。据晚生愚见，还当先抚陆丰，再剿摩刺。”申抚军道：“表侄书生之见，未免纸上谈兵。任、胡二公以为然否？”任提督道：“参赞大人之论允中机宜。小弟从海道回来，就在潮州打仗，所以计未出此。”庆制府道：“光抚后剿，本属兵法之常。如今再请教李老先生：当用如何抚法？”李参赞道：“请各位大人简选精锐，移驻惠州。晚生草尺一之书，谕以祸福，恩威并用，彼稍知顺逆，自当面缚军前。”申抚军道：“既是制台、提台依议，吾侄速草檄文，还当酌议妥干之员送去。”当下各官定议而散，推有胡成暗笑，料来此举无功。

次日，任公辞还惠州，督、抚二公选了一万雄兵，带了巴布等一班战将，定于二月初吉起程。李匠山文已草就，定了主意，竟单用自己出名，呈与督、抚观看：

钦命参赞广东军务、诰封掌河南道察院李，文檄自号丰乐长姚霍武知之：自古无窃

据之英雄，本朝无稽诛之草寇。我皇上一人有庆，五岳无尘，四海鹤居，八荒蛾伏。西域夜郎自大，版籍东归；南夷邛竹未供，君长北系。魂余鸟鼠齐东，只用笔笞；臂逞螳螂闯越，但需鞭打。凡稽古未有之功勋，皆率土之民所传诵，虽遐采卫，宁勿闻知？尔乃僻处边陲，跳梁粤海，自谓杨大，恃洞庭之险，除是飞来智高，负邕州一隅，谁能架入？阶方羽舞，汝且弧张，惑我人民，扰我士卒。呜呼！兽将入槛，虽摇尾而法无可宽；鸟即合环，纵投怀而情无可恕矣。皇赫斯怒，我武惟扬。命两广总督庆、广东巡抚申聚米殿前，借筹阃外。巴蜀用崇文之将，街亭撤马谡之军。牙璋内颁，金帛外断。夫太阳之沃霜雪，所过皆消；久旱之望云霓，归来恐后。凡尔有众，亦曰殆哉。本参赞先知号哲见远为明，念尔辈蛙虽并底，何莫非孝子顺孙；雀且朝飞，宁不知宸居帝室？爰请命于督将，待尔以生全，倘无复反之心，当请不死之诏。斯言金石，永矢山河。若其故智尚萌，野心未死，则嫖姚之兵五道，孙武之智九天，弓挽六钧，矢穿七札，必致面缚三门，头飞六角。山形拔而不藉五丁之力，天网密而未必一面之开，弓挂扶桑，火焚玉石，碑镌铜柱，歌满珠崖。倘昧先几，必贻后悔。故檄。

庆公道：“积健为雄，足褫贼人之胆。”因对申公说：“即当酌派妥员送去。”申公道：“李表侄曾说，番禺有一贡生苏芳，少年练达，即系表侄学生，他情愿前去。”庆公道：“事关重大，非徒寻常奔走之劳。二公所见既同，此生想能胜任。”匠山道：“苏芳虽则年轻，颇有才干，况他求讨此差，不过因公起见。现带在军门，还求大人看验。”庆公即命请进。吉士上前参见，庆公命坐。陪过了茶，问道：“李参赞力保先生招安姚霍武。先生此去，不知如何措词？”苏吉士对道：“贡生一介青衿，本无才辩。既蒙老大人录用，惟当宣朝廷之教令，布节钺之恩威，俾知向背顺逆之大义，令其解甲归降，并剪灭秃匪，以求自效。立言之旨，未知何如？”庆公道：“妙极。先生人如张绪，志比终年，将来定为国家梁栋。姚霍武果能克复潮州，我与申大人定当恳求圣恩，不惟赦其前罪，并且嘉与维新。”因着苏芳定于廿八日先行，并拨标下两员千总护送，有功回来，一例奏请恩旨。

吉士稟谢出来，匠山带着他一同进了公馆，备酒留坐。匠山道：“贤弟此番出使，系广省治乱关头，不可不格外谨慎。我另有书信一封，送与霍武。看来霍武不难招致，只恐他手下人心不一，贤弟还要费些口舌之劳。”吉士道：“学生久已打听明白：这些胁从之人，皆是庆大人从前收募的乡勇，后因胡大人变易法度，地方官刁蹬勒掯，所以流而为盗。如今只要宣谕庆公恩德，自然俯首顺从，学生先大军五日起身。只怕大军不消到得惠州，霍武已来省会矣。”匠山道：“但愿如此！明早我即着人送文书到来，你也不必再辞督抚，我替你说就是了。”吉士告辞回家，那两员千总已同着二十余个马兵在门首伺候。吉士叫家人款待，自己进内分付收拾行装，派了杜宠、阿青、盛勇、阿旺跟随；一面领了文书，关了军饷，下船进发。因是军差，一路都有地方官迎送。到了惠州，见过提督，一行三十余人上马而去，直至羊蹄岭下。

关上见有一簇人马到来，叫声“放箭”，一声梆响，箭如飞蝗，早射伤了一名兵卒。吉士忙叫众人退下，分付杜宠单骑先去通报。杜宠策马上前大叫：“不要放箭！俺家苏大爷有事求见。”王大海等在关上问了备细，方才

阃(kǔn, 音捆)——门坎。

褫(chī, 音尺)——剥夺。

刁蹬勒掯(kèn, 音肯<去声>)——强迫刁难，故意为难。

放炮开关，摆齐队伍迎接进去。那王、诸二将都认得吉士，一面设席待他，一面点起五百军兵，王大海亲自押送。不到两日，已至陆丰。此时姚霍武等已知广东换了总督，就是从前募收乡勇的庆公，一个个都有投诚之意，惟恐自己负罪深重，万难赦宥。这日听得苏吉士奉着差遣责书到来，知道定有好旨，不胜踊跃。忙分付白希邵、冯刚出城远接，自己在署前拱候。

不一时，苏吉士到来，霍武打恭迎接。吉士分付兵卒们外边伺候，自己同霍武进了大堂，将檄文及匠山的书信一并递上。霍武看过说道：“姚某实不晓得匠山哥哥到来，若早得知，已束甲归降久矣。”吉士便将前年告诉李垣及李垣回京禀明先生、才请旨来招抚的原委说了一番，霍武又打恭致谢道：“蒙匠山哥哥父子委曲扶持，容图报效。先生请暂屈几宵，待姚某约齐众兄弟同诣军门，死生惟命。”当下一面差飞骑撤回碣石，甲子驻守的将官；一面着冯刚简阅兵马，其原系各城城守一并留下，其新增及后来归附者一并带去；又着韩普算明钱粮仓库的羨余，造明册子归还朝廷；已前监禁的地方官，亦皆带至省城交督抚发落。大排筵席，畅饮欢呼。又着人款待跟来的千总、家人、二十余个兵士，各人都送了盘费。晚上仍送至从前公馆安歇。

次早，霍武领着众人亲至公馆拜望，吉士接进就坐。叙谈一回，只不见白遁庵到来。霍武着人催促，早有门吏禀说：“军师昨晚三更出城，不知去向，留一别柬上覆主公，一切银钱衣服等物，封锁府中，分毫未动。”霍武忙取别柬开看：

邵以布衣猥蒙宠任，片言投契，职典机枢，黽勉年余，差无陨越。乃者督抚招安，明公效顺，邵夜占一卦，知明公鹏方展翅，鸯已迁乔。特恨贫贱之身，无肉食相，不能长侍左右，快睹元勋；浮海倘佯，并不知赤松子为何许人也！惟明公谅之。

霍武看完，不觉泫然泪下，叹道：“遁庵才略仅见一斑，今忽弃我而去，何不如意事之多也！”吉士劝道：“将军不必悲怀，他绝意功名，也是各行其志耳。”冯刚道：“白先生原是半途而来，今忽半途而去。人生聚散，自有定数。哥哥何必介怀？”于是张筵饮酒。度间吉士说起潮州摩刺肆恶殃民，将军若能请于督抚，扑灭此憎，定觅封侯之赏。霍武道：“姚某既以此身许国，虽赴汤蹈火亦不敢辞，敢冀封侯？但求免罪足矣！”话休饶舌。

吉士住了三大，碣石、甲子诸将都到，霍武分付竖起降旗，一同就道。到了羊蹄岭，合兵一处，共是十五员将领，马步军兵一万二千，望惠州进发。打听得督抚已驻惠州，同任提督离城三十里下寨，霍武即分付于平山屯住。吉士先去报知，然后霍武同众人卸甲面缚在于营门伺候。督、抚、提三位知道姚霍武全师效顺，不胜忻悦，都向匠山、吉士贺功，然后放炮开营。众军全身披挂，诸将站立两旁，传霍武等进见。正是：

呈依汉与依天等，而受降如受敌然。

霍武等膝行至前，叩首伏罪。庆、申二公都各站起。任公解其绑索，赐坐，赐茶，再三奖谕。霍武归还仓库羨余的册子，并获地方官及民间告他们的词状；督抚收了，分付发与广州府审核详报。霍武又跪下禀道：“霍武罪大滔天，蒙各位大人恩宥，粉骨难报。今愿率领部下前往潮州擒获妖僧，以赎前罪。伏候主裁。”庆公道：“将军从前义绝逆僧，便是此番投诚之兆。既愿扫贼自效，本部堂自当与抚、提二大人专折保举，除授一官，才可领兵前去。此时且同至省城静候恩旨。”霍武又拜谢了。当下赏了众人酒席，命

泫（xuàn，音旋（去声））然——水滴下的样子，多指眼泪。

巴副将、惠州府相陪，并发银一万二千两、酒五百坛、肉五百斤，委员犒赏降兵。这吕又逵、何武等虽则跟着霍武投降，未免还萌异志，今见督抚殷勤相待，也就点化潜消。

当时督、抚会议，将这一万二千兵卒分隶各标，姚霍武等并归巡抚标下；申公愿将姚霍武暂署本标中军事务，即以此衔保奏，一面速选文武备官往海丰等处到任。李匠山接见了姚霍武，昼则同食，夜则联床，随同督、抚回省，还有许多教诲勉励之言。霍武又转托匠山，要他转恳督、抚昭雪乃兄之冤，匠山许他俟潮州立功后请督、抚题奏。不日到了省中，督、抚、提三位即日会折，五百里马上飞奏，恭候旨下施行。申公即分付霍武到中军参将之任，冯刚等自然居住一处，只有匠山无事，与督抚闲谈之暇仍与苏吉士、卞如玉等诗酒遣杯。

这日，吉士从姚中军署中赴宴回来，杜宠跟着禀说：“小的有机密话回明大爷。”吉士即坐在书房，屏去众人。那杜宠禀道：“小的去年犯了不是，蒙大爷的恩典周全小的两口儿，自恨没有什么报效。今日听得大爷与李大老爷、姚大老爷商量潮州的事，小的深晓得这摩刺和尚十分了得，急切胜不得他；就是胜了他，那潮州城池坚固，不用七八万兵也不能破得。如今小的想了个主意，既可以报得大爷恩典，又可以图个出身，不知可办否？”吉士道：“你有什么计较，你且说来。”杜宠道：“小的在关部署中，向来认得这个和尚。盗逃之时遗下一个包裹，内藏喇嘛度牒一张，乃是他的至宝，现在小的拾取带在身边。况潮州地方，小的前年去过，认得几个口书。如今小的用诈降之计，预先去投他；他见了这张度牒，一定收用的。俟姚爷与大爷领兵到来，小的乘空射书出来，约定时日开门接应，这不是容易擒他了么？”吉士大喜道：“此计大妙！你须小心在意。”杜宠道：“小的知道。大爷且不必告诉众人，恐怕泄漏。小的明早即使起身。”吉士应允了，杜宠于次日五更潜踪而去。

此时吉士正该除服之期，延了几十名僧道广做法场。除灵已毕，晓得李薇省归娶之期已近，分付苏兴制办一切；自己择日纳了小乔，并将巫云、也云收为侍妾，亦各住一房，各派两名丫头伏侍，上下呼之为姨，班次小霞、小乔一等。正是：

广列名花任品题，羊车到处总离迷。

而今了却风流愿，掷果由他衬马蹄。

话说李薇省在京，本拟俟申荫之会试之后一同南还。这元宵节下，同一位副宪江大人入直，皇上问他曾否娶聘，李垣跪娶：“臣父国栋曾聘定广东番禺县恩贡生苏芳之妹与臣为妻，还未完娶。”次日，中官传出恩旨：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李垣，年未成童即与曲江之宴，兹将弱冠，正当授室之期。尔父国栋象魏请纓，驰驱粤海；尔垣豸冠珥笔，黼黻皇猷。夫冰将迨泮，尚迟穀旦之差；桃已方华，未卜仲春之会。乌台风冷，玉漏宵长，惊三星之在隅，犹五夜之待漏。朕甚悯焉。今特给尔还乡之假，成夫合卺之荣。烛搬金莲，光生天上；衣颁宫锦，看到人间。敕媒氏以平章，宰相公之经理。於戏！天钱撒帐，女床听驾鸟之鸣；史笔催妆，银管耀雀钗之色。青绡被好，郎署薰香，黄纸缄封，宜人锡号。此日春江莫雁，儿真衣锦而还；明年昧旦闻鸡，朕亦倚门而望。毋甘同梦，时乃之休。

薇省接了恩旨，不敢稽迟，即日谢恩辞朝，打发头站先往广东。自己辞

黼黻（fú fú，音抚浮）——古代礼服上绣的半白半黑或半青半黑的花纹。

过同寅，别了荫之，随后就道。都下传为美谈。那赋诗、饯别的不下三百余人，不必细述。

薇省先到江苏，稟过祖父、祖母、母亲，住了三日，由浙江、江西一路转至广东，已是暮春光景。吉士接得头站来信，家中各样俱已全齐。薇省到来，见过父亲，拜过督抚、司道、府县等官，温家、苏家都拜望过了，他定于四月初一日完姻。依着吉士，原要入赘在家，匠山必要娶回公馆，只得依了男家。到了吉期，合省官员送礼，拜贺，灯烛辉煌，笙歌喧闹，不消说得。花轿进了中堂，扶出新人，李垣先望阙谢恩，再拜花烛。侍女们掌灯送入洞房，自有苏家带来的十数名丫头、仆妇簇拥伏侍。夜阑客散，醉意入房，却扇卸妆，同归衾枕。新婚燕尔，其乐可知，有《凤凰台上忆吹萧》为证：

鸳枕牙床，罗帏绣幕，此乡合号温柔。正花歌庭树，月射帘钩。晓起艳妆新试，匀娇面，粉腻香浮。拖云鬓，一般婀娜，别样风流。悠悠，百年伊始，看兰焚宝鼎，玉软琼楼。恨昼长人倦，一日三秋。生怕檀郎调笑，偏提起，昨夜娇羞。关情处，红生脸际，春透眉头。

第二十二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士

富埒王侯，貌欺潘宋，恂恂儒雅温存。轻财好客，豪气欲干云。争羨风流张绪，谁知是、年少终军。持文檄，三城纳款，五日立功勋。纷纷，回首处，鱼虾戢浪，虎豹潜氛。看旌旄静卷，并舞欢欣。丹诏飞来海峤。授尔职、郎署修文。篆烟里，嵩呼叩首，瑞蔼氤氲。

试眺城楼，飞不尽、尘烟羽檄。多半是、科头跌足，哇声紫色。老稚已教填鬼箠，丁男更复撻锋镝。待何时洗滌旧山川，归图籍。命将帅，膺旄钺。擒元恶，除余孽。奈贼氛甚炽，风还六鹤。小丑游魂随铁棒，渠魁遁士归槽枥。逞凶顽，纵火煽妖风，夸无敌。

摩刺从杀退胡成、任恪之后，日以声色自娱。后闻霍武辱他使人，勃然大怒，定要兴兵吞并；那海元等再三劝他，不可再树一敌，也就罢了。因在府中大兴土木，造起任意楼、迷心阁、解脱轩之类，将灯市中所选良家女子充实其中。自己肆意鲸吞，恣情狼藉，恃着他会点运元功，纳龙蚕吐。谁料精神有限，美色无穷，渐渐运气之法不灵，放而不能复纳，禁不起那众女子的吸髓收精。因想起从前有许多先天丸药，可惜失落省城，此时再要合起来，偏少了那海岛中许多奇鸟异兽。后来听得探卒报说姚霍武全师归降，晓得自己孤立无依，将来定有一番厮并。因思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近日用度浩繁，无甚剩余的粮饷，分付海元等四人各领二千兵卒，四路攻城，一则取些仓库，一则多取几城以自辅。奈各城城守都受了任提督的密谕，紧紧守城，不许出战，四护法无功而还。摩刺只得叫他们到乡间去同这些富户借粮，为自守之计。

这日正在任意楼中取乐，伺候的禀说：“孟将军领着一个京里人要见，说是向来伺候过王爷，特来投诚的。”摩刺分付传他后殿进见。顽了一会，踱将出来，正面坐下。两边排着百来名刀斧手，那人上前叩见。摩刺喝问道：“你是那里人？叫什么名字？可是从广州来做奸细的么？”杜宠道：“小的杜宠，向在关部中跟随包进才的。佛爷升了王爷，就不认得小的了么？小的只晓得伺候主人，却不晓得什么奸细。”摩刺道：“你那关部已经坏事的了，你到这里做什么？”杜宠道：“小的自赫大人查抄之后，无处投奔，因拾了王爷的两件法宝，即要送来，因官兵阻住了来路，打从惠州转折，又被姚霍武手下兵卒拿住，禁了一年。目下姚霍武投降，小的才能到此。”说毕，忙向怀中取出一个金漆葫芦、一个包袱，双手呈上。摩刺一见两种旧物，心中大喜，分付杜宠站起，说道：“好孩子，很难为你了。你如今到这里要做什么官？”杜宠道：“小的动不得刀枪，懂得不得笔墨，不敢做官，情愿伏事王爷，求王爷收用。”摩刺道：“很好。我这里便少了个把守内宫门的人，就派了你罢。你原是关部旧人，那四品王妃宫中，不妨出入传话，只不许走进任意楼、迷心阁等处里边去。”杜宠磕头谢了，就在宅门三间侧房居住。便有许多伺候的过来磕头参见，称他老爷，又有许多受伪职的文武官前来贺他，到很热闹。

次日，伺候摩刺早朝已毕，他便跟进里边，到品娃等宫中叩见。四人都

埒 (liè, 音列) —— 同等、相等。

戢 (jí, 音集) —— 收敛。

氤氲 (yīn yūn, 音因晕) —— 形容烟或气很盛。

箠 (lù, 音录) —— 簿籍。

问了一回旧话，才走出来。到各文武家中回拜，也有留茶、留饭的，至晚方回。却好摩刺传出一枝令箭，着他传谕周于德催促各路粮饷缴令。杜宠便持了令箭上马，至周头目府中，分付明白。回来已是一更天气，走进宫来，要回摩刺的话。打听摩刺在解脱轩中夜饮，不敢进去，叫侍女传禀，回说王爷知道了。杜宠慢慢的走将出来，打从品娃等院门前走过。那品娃等因摩刺弃旧怜新，整月不来外院，未免生怨悔之心，今早见杜宠到来，反觉十分亲热；况且杜宠是个标致小官，那一种风流神采、婀娜丰姿，令人慕爱。正在倚门斜立，盼望摩刺到来，却好杜宠走过。便唤他进来，问道：“你到那里去来？”杜宠道：“小的回王爷的话，在解脱轩外伺候了一回才来了。”品娃道：“王爷在那里做什么？”杜宠道：“小的没有进去，不晓得。象是同众夫人饮酒的一般。”那品娃叹了一口气，便分付侍女们：“将各处的门都关锁上了。这杜老爷是我们的旧人，快请三位娘到来，一同赏他酒饭。”侍女答应去了。杜宠道：“小的虽蒙娘娘抬举，只是小的不敢领赏。”品娃笑道：“是我们赏你的，你怕什么？这里比不得关部中，没有人敢泄漏的。就是王爷知道，也禁不住我们。你放大胆子！”一头说，一头进内，那侍女们已把杜宠扯拽将来。一时那品娇等三人都到，酒已摆上，山珍海错罗列满前。四人叫杜宠旁坐，侍女斟上酒来，各人欢饮。这酒是摩刺用药制过的，十分冽切。杜宠本无甚酒量，竭力推辞，那禁他四人再三不准，不觉的头重脚轻，睡倒席上。品娃分付撤去酒席，四人将他洗剥上床。这杜宠因服过摩刺的先天丸，厥物苗条，光彩夺目；四妃开门揖盗，轮流大嚼，以解渴怀。原来这样做局，从前非止一回，亦非一人，那侍女们都是司空见惯的。只有杜宠一觉醒来，未免栗栗危惧。四人熨贴慰谕，杜宠稍觉放心。况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因与四人尽力盘桓，四人都赞他少年勇猛。从此杜宠与品娃等打成一局，众侍女一来恨摩刺的残虐，二来又得了杜宠的甜头，那肯泄漏。杜宠日日伺候，传谕摩刺的言语，颇有威权。按下不表。

再说卞如玉外面虽甘淡泊，乃心锐意功名，因见李薇省奉旨完婚，十分荣耀，自己立意上进。是岁又值正科乡试，在苏府目不窥园，手不释卷，竭力揣摩，晓得匠山是江苏名宿，因将制艺请教他。匠山赞不绝口，只叮嘱他说：“格局不必谨严，心思不必曲折，典故只好用习见，切不可引《荀》、《列》诸书，文章只要合时宜，断不可学欧、苏一派，这便是命中之技了。大约房考官都以此种得科名，即以此种取士子。小弟文战二十余年，自己吃了亏，自分青衿没世，老世台当视为前车之覆辙。”如玉心领神会，后来另用了一番工夫。

正值薇省已经满月，匠山叫他带了媳妇还乡，侍奉祖父母半年，也算代父尽孝。薇省困拜辞各官及诸亲友，择日还乡。那阿珠与母亲、生母、诸嫂妹子离别之情，真是难分难舍，无奈出嫁从夫，万难自主。过了端节，夫妇二人带了许多仆从，竟是飘然去了。

吉士送行回来，他母亲还泪流不止，因劝道：“珠妹妹随着李妹丈回乡，夫荣妻贵，乃大喜之事。过了两三年，妹妹思家，可以归宁的。母亲何必悲伤！”毛氏道：“我原晓得女生外向，像我这样年纪，何尝还想着家中？也困路远了些。四五年不通音信，到也罢了，这珠丫头热刺刺的整千里路去了，教我那里割舍得来！美儿的事，你须打定主意，赘在家中，断不可又叫他远去。”吉士道：“这个容易。卞妹丈家横竖近在这里，可以不时往来的。只怕卞妹丈也做了官，这就拿不定了。”毛氏道：“我听得他们说，卞家女婿

日夜用功，你还劝他将就些罢，做了官有什么好处？你看屈大人做到巡抚，还被强盗拿去受罪哩。”吉士笑了一笑，正要回言，只听丫头禀道：“外边厅上有许多报喜的，说大爷做了官了，请大爷出去讨赏。”吉士笑道：“才说做官不好，又闹起官来了。那个去做他！”走出外边。

原来是督抚会奏本已批下：“姚霍武准以参将用，其附从十四人，着该督抚以守备、千总等官酌用，克日领兵征剿潮匪。生员李国栋着以五品京堂用，贡生苏芳着以内阁中书即补，俱随军参赞。总督庆喜加一品衔，巡抚申晋加二品衔。”吉士看了京报，赏了众人。即有督抚处差人来说，明日齐集抚署，会议事件，递上传单。吉士说声“知道”，即分付备轿，光往督抚辕门致谢，并到匠山公馆及姚参将署中。回来，那督抚、司道已都差家人持帖道喜，府具文武各官贺喜音纷纷不绝。吉士一一打发家人缴帖谢步。忙乱了一大，明早亲往各衙门拜见。那中书虽系七品京官，却很有体面，写着拳头大字的字帖子拜人，见大学士只称门生，见广部不过长揖，见督抚司道等官俱从中门出入。

当日吉士回拜了各官，便往抚署会议征剿潮州之事。议得权以姚霍武为大将军，李国栋、苏芳为参谋督标，副将巴布为左军，潮镇总兵官钟毓为右军，都受霍武节制。拨督标兵马四千，提标二千，抚标四千，又潮镇镇标二千，共一万二千，冯刚等将佐二十员一同征进。拜本后，飞催钟毓只在潮州会齐，定于五月二十日起程。吉士顺路拜望亲友回家，他母亲、妻妾听得奉旨从军，未免心惊胆战。他母亲先于内厅摆酒，算是贺喜送行。吉士虽则心上坦然，但他母亲既怀着鬼胎，慧若等又面有忧色，饮酒自然不乐。有时人《从军行》一首送得逼真：

古来戎马间，躯命常草草。一身既从军，生死那得保。此意黯自怜，未敢向人道。

作气自振厉，命酒豁怀抱。妻妾则已知，顾勿忍深考。间出一语商，似预筹未了。乱之以他辞，中心各如涛。

吉士在惠若房中宿了一夜。次日，那些送贺礼的还拥挤不开。吉士分付家人一总收下，登簿记名，俟潮州回来，张筵请客。至各官各家饯行酒席，一概致谢，天天领这班妻妾们的盛情。

过了几天，姚参戎挑选兵卒已足，回明督抚，会同李参军一一起行，庆、申两公同了文武各官出城远送，姚霍武拜受了将军印剑。督抚司道都递酒三杯，又递了两参军的酒，犒赏了众军，方才回城。霍武升帐与两位参军坐定，各将佐参见已毕，便传下号令，命秦述明、吕又逵、何武领二千铁骑为前部先锋；巴布左军，以王大海、诸虎为副；钟毓为右军，以蒋心仪、谷深为副；中军副将便是冯刚、尤奇、杨大鹤、曹志仁四员；许震、戚光祖、韩普督运粮草。祭旗放炮，浩浩荡荡杀奔潮州而来。此时正当溽暑之候，山川尽赤，天地如炉。军士们焦额汗颜，十分苦楚。幸得姚中军爱惜军兵，与同甘苦，天明早起，晚上多行，午间暂驻；李匠山又制《六月从军歌》教众军习唱。十日之内抵潮州。

那摩刺正在琼楼避暑，璇室迎凉，忽然接了紧报，大笑道：“六腊不交兵，姚霍武徒有虚名，不知兵法。不到一月，他那几个兵将都做了火焰山的鬼了。”即发下令箭，传谕四护法各领本部兵、先出城下寨，紧守寨门，不许交战，候咱到日定守。

溽（rù，音入）暑——夏天潮湿而闷热的气候。

秦述明打听得潮州已有兵马出城，便离城四十里屯住，伺候大军到来。次日早晨，姚中军等三军已至，秦述明便禀明：“前有贼兵下寨。我们也未索战，他们也未挑兵，候主帅定夺。”霍武分付先锋讨战，三人一声答应，即领本部兵直抵贼营。叫骂了半天，并无一人答应。闷闷回营，至中军禀明。霍武十分疑异，占士道：“闻得贼秃狡猾异常，惯用劫寨之计，出人不意，胡制府因此致败。他日间不肯出战，想必晚上才来。”霍武点头道是，即叫尤奇持了令箭，分付各营不许卸甲安睡，一营有紧，三营齐出救应。

却说摩刺正于是日晚上出城，分付杜宠紧守宫门，留周于德、周于利、李翻江、殷好勇四员头目守城，带了夏叱咤，孟飞天、康安、顾信四人出战。一更时分，进得营来，四护法接住，禀明日间之事。摩刺道：“他日间劳碌了一天，夜里必定贪凉安睡。你四人快领兵劫寨，倘有准备，只须退回，我自遣兵接应。”海元等各各上马，领着六千人马悄悄的杀向前营，幸得秦述明等未睡，连忙接战。无奈潮州兵马推山倒海而来，众兵立脚不牢，三将死战得脱，比及三营救应兵来，海元等已经退去了。秦述明折了三百余人马，来到中军请罪。霍武道：“是我防备不周，先锋无罪。”

次早，四营并起，直抵摩刺寨前。摩刺亦麾兵出战。秦述明因遭挫败，咬牙切齿，飞出阵前；海亨接住厮杀。约三十余合，海亨渐渐力怯，海元便拍马夹攻；吕又逵早已接住。海贞、海利并力上前，这边钟毓、巴布接住；王大海、谷深等亦与四头目捉对酣斗。秦述明狼牙棒紧处，早把海亨打下马来，仍复一棒结果了性命。摩刺一见大怒，便飞起禅杖劈面打来，秦述明双手举棒一架，觉得沉重。那摩刺左手戒刀又拦腰截来，述明又往下一掠。恶狠狠的战了十余合，冯刚看见秦述明面赤耳红，非摩刺对手，便目视曹志仁两马齐出。摩刺力敌三将，前挡后护，左遮右拦，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兵之力。何武又提着铁棒飞骑上前，摩刺支持不住，忙虚幌一刀退下，口中不知念诵了些什么。霎时，一阵狂风卷地飞来，吹得人翻马仰，那边兵将乘势滚将进来。秦述明等晓得是他的妖法，正思退避，却只见风响沙飞，不见别样，那风又时大时小的，便不怕他，奋勇上前，将他围住。摩刺回身接战，就不能使法，连风都没有了，依旧是赤日青天。众将士得了这阵风到觉凉快，一个个鼓勇争先。孟飞天、康安又被褚虎、王大海杀了。摩刺的战马着了何武一棒，把他撞下马来；众人正要擒他，却已影儿不见。海元等忙收兵败下。姚霍武亦暂且收军，上了秦述明、褚虎、王大海、何武的功绩。吕又逵左臂着了海元一箭，及五百余带伤兵卒都发往后营调养。

当夜摆宴贺功。霍武与众人商议道：“他的妖法也不见得十分利害。只是方才落马逃去，只怕他善于五遁之法，这就难擒了。”匠山道：“落马不见自然是土遁去了。这五遁俱全的后世绝无其人，他也只不过知道一两样罢了。明日出战，众将仍是轮流战他，主帅可隐在门旗之下，赏他一箭，看他可能金遁；右再借金遁去，这便非刀箭所能伤害，殊为费手。”霍武道：“就依计而行。”

谁料次日摩刺出兵，并不交战，他使了妖法，刮起大风，叫众军乘风纵火。霍武等出于不意，败了一阵，退三十里下寨。因天气过于炎热，两下暂且休兵。

第二十三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

六月兴师敢惮劳，将军挥汗湿征袍。火围甲帐催飞骑，天放流乌烁大刀。蔡孽荡平非雪夜，韩碑磨就展霜毫。南人不反烽烟静，从此声灵到不毛。

难收谷食岂元稽，更有闻声羊舌妻。曾入茅檐占将相，转于耆耄话孩提。指迷眼似新磨镜，摸骨方真夜照犀。只恐江湖漫饶舌，好将两目刮金。

话说杜宠在城打听得桃监生女儿淫毒致死，怀恨在心。二日晚上接到摩刺

败了一阵，伤了大将三员，他只说巡察街坊，也不带人，曲折的转至运同署前，蜚入桃监生家里。那桃灼延他坐下，问他姓名。杜宠道：“足下休惊。俺姓杜，名宠，现在大光王麾下充总领宫门使之职，特来有事相商。”那桃灼忙打恭道：“原来是杜老爷，监生不知，多多得罪了。”因问：“杜老爷夤夜到舍，有何见谕？”杜宠道：“咱奉王爷密旨，因军饷不敷，分派在城富户，大户捐银七万，中户五万，下户三万。足下姓名系中等富户，该输银五万两。咱晓得你是个好人，恐怕一时不能凑手，所以预先送信与你，快赶紧趲办，后日一准送进宫来。”桃灼吃惊道：“这事王爷打听错了。监生单靠着三千多的荒田收租过日，因近年兵戈不息，那些佃户并无颗粒送进城来，这漕米钱粮都是赔偿的。不要说家中没有五万银子，就是连身家性命也换不出一二万银子来。求老爷替监生转禀苦情，举家感戴。”杜宠道：“这话你就不是了。王爷军令已出，谁敢挽回？你若短了一分一厘，怕不全家处斩？”桃监生垂泪道：“我与王爷没甚冤仇，何苦一层一层的送我性命？”杜宠道：“王爷从前并未勒派你们，你怎说这活？”桃监生道：“虽未派我银钱，我女儿已活活的被王爷送死了。”杜宠道：“这却为何？你不妨直说，我替你周旋。”桃监生道：“说也惨然。”便将女儿如何看灯，如何致死，说了一回。杜宠道：“这么说起来，二护法昨日阵亡，到替你女儿报仇了。”桃监生道：“冤仇不在此人。”杜宠道：“却是那一个？”桃监生道：“一时失口，亨护法便是我的仇人。”杜宠道：“你不须瞒我，我也是同你一样的冤仇。因四个小妾被他拐骗前来，所以假作投降，希图报仇的。你有事不妨同我商量。”桃监生那里肯信。杜宠刺臂赌咒，桃监生方才说道：“这贼秃无恶不作，满城切齿痛心！我们打算约齐众人，俟姚将军到来，开城纳降。只怕他勇力难当，擒他不得。”杜宠道：“这事不可造次，须要等他败入城中，预先送信出去，约定日期，才可开门。你们共有多少人投降？”桃监生道：“共四百零五家。”杜宠道：“也就够了，不必再多，恐怕泄漏机密，不是当耍的。到那时我先来知会你，你们只管开门，我还要想一个杀他的计较。”当夜桃监生留杜宠饮酒，尽欢而散。

回到宫中，与品娃等商议道：“王爷连日大败，看来此城不能久居。你我作何计较？”品娃道：“我们有什么计较？如今他也不顾我们了。倘若官兵进城，只有同着你一路逃走。”杜宠道：“这是女孩子话。不要说逃不脱，就是逃脱了，后日被地方官拿住，系叛逆家人，也是一个斩罪。”品道：“据你说怎样才好？”杜宠道：“我们且慢慢商量。”五人饮酒上床，杜宠又各人奉承了一会，然后告诉他们说：“侯王爷杀败回来，定了日期，观他饮醉，我在外边开城接应官兵，你们乘醉将他刺死。这个不但没有死罪，而

且有了功劳，将来朝廷还有恩典。”品娃道：“他的酒量甚高，那里灌得他醉？”杜宠道：“我已预备下药酒，只消一壶就醉的。到那时，只要你们看机行事。”说得众人允了。正是：

安排四朵莲花座，坐化金刚不坏身。

姚参戎休兵十日，预备下许多牛皮、网纱之类，防他火攻；弄了无数狗血、污秽之类，破他妖法，分四路杀进。那摩刺果然接应不来，又败了一阵。霍武收兵回寨，与众人商议道：“趁此时我们锐气方盛，须要设法破他，不要养成贼势。”冯刚道：“这贼惯以劫寨取胜，如今只用此计破他。”霍武道：“他既善于劫寨，岂不自己提防？只怕劳而无功，徒损兵将。”匠山道：“如今将兵马分为八枝：一枝劫寨，两枝救应，四枝分两翼搜其埋伏，一枝抄出背后断其归路。总无不胜矣。”霍武称善。即令秦述明、吕又逵、何武当先劫寨，冯刚、杨大鹤、曹志仁救应，钟毓、蒋心仪、谷深杀向左边，巴布、王大海、褚虎杀向右边。如无埋伏，并力合攻大寨；若杀散埋伏，亦向大寨杀来。自己同尤奇抄出背后，二参军守住老营。众人各各遵令而去。

原来摩刺虽遭衄败，果然防备劫营：分付海元、海利各领一千五百军兵左右埋伏，倘有贼兵劫寨，听得号炮声响，分两路杀来。自与海贞、顾信、夏叱咤于寨中纳凉饮酒。约到二更以后，兵士报说北路上有好些兵马掩旗息鼓而来。摩刺大笑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因分付：“披挂上马。俟他到来，放起号炮，一涌杀出。今番定教他片甲不回！”

秦述明等领了二千人马暗暗杀至寨前，听得震无价一声炮响，海贞手挥大斧而出，众军都涌将上来。秦述明晓得他预有准备，忙退下一箭之地。吕又逵早与海贞厮杀，摩刺飞马到来，秦述明、何武双骑拉住。那夏叱咤、顾信亦两骑齐来，这里冯刚等已到，杨大鹤便战顾信，曹志仁便战孟飞天，冯刚忙举大戟斜刺里望着摩刺便刺。那孟飞天战不过曹志仁，十数合之中，早被曹志仁一枪刺死。顾信吃了一吓，手中兵器一松，也被杨大鹤斩于马下。便并力来战摩刺、海贞二人。摩刺恃有埋伏，愈战愈凶，死战不退。约有一个时辰，那钟毓、巴布两枝兵已杀散埋伏，斩了海元、海利，都杀奔大寨而来。这摩刺现在抵当不住，怎禁得又添上这几员勇将及两枝生力兵？晓得事情不妥，忙从刀枪棍棒丛中杀出，大呼海贞，且收兵入城再处。两人领了千余败残兵卒，杀出重围，望南逃走。这里合兵赶来。

摩刺走不上数里，一声炮响，无数兵马挡住去路。姚霍武手横大刀大喝：“摩刺休走！且留下光头回去。”海贞大怒，拍马上前，尤奇挺枪接住。摩刺亦恶狠狠的飞起禅杖打来，霍武大喝：“贼秃休得逞能，有我在此！”一刀砍过。摩刺急架相还，觉得刀法精纯，兵器沉重，大叫：“你这汉子可就是姚霍武么？”霍武道：“既知本帅大名，还不下马受缚？”摩刺忙架住大刀说道：“姚霍武，我有好言赠汝。王爷走遍外国、中华，未逢敌手；看你这柄大刀可以配得王爷的禅杖，你也算是真正英雄。只是你哥哥在广二十余年，尚且首悬街市，你又何苦出这死力？不如跟着王爷平分广东，同享富贵何如？你须自己想一想。”霍武大喝道：“泼贼不要煽惑军心。看刀！”摩刺也大喝道：“王爷难道杀你不过？你我既算英雄，不须旁人帮助，咱们两下拚一拚。”此时天已大明，后面追兵都道杀败了海贞，把残兵杀得七零八落。霍武忙喝众将：“不须帮助，看我擒他。”当下众将约住众兵，都不上前。两个你刀我仗，左盘右旋，战有五十余合。摩刺因下部虚器，敌不过霍武的神力，要用妖法，又被这大刀紧紧逼住，没有半点空儿，回顾手下众兵，

止剩海贞一个，只得喝道：“王爷杀你不过，我去也！”一骨碌滚下马来，又不见了。众将各举兵器，将海贞砍为肉泥，收兵札住。

摩刺独自一个土遁归城，分付周于德等四头目分守四门，多备炮石。自己进入府中，早有許多伪官问安、参见。杜宠跟着进宫，叩头问道：“王爷此番出战胜败如何？”摩刺道：“咱从海道起兵以来，从未有此大败。如今四护法都没了，剩了几个头目，只好守城。倘若势头不好，我原退回浮远山中，日后再来报仇雪恨。”杜宠道：“这潮州城池高厚，他那一二万兵怎能破得？王爷只管放心。这么大热天，坚城在前，粮饷一断，他自然退去了。”摩刺道：“你须小心伺候，倘有紧急军情，不论半夜五更，都要飞报与我知。再拿了我的令箭，日夜巡城一次，戒饰那些兵将，这四员头目比不得那四个护法。待姚霍武兵退了，我赏你几十名宫女。”杜宠答应出来，持着令箭，带了一二十名心腹健卒，日夜巡城。暗暗的写了密书射出，约于七月二十日三更暗开北门接应；又告诉了桃监生，那日都在北门内伺候；又约品娃等于是日举事。暂且按下。

再脱姚霍武得胜收兵，商议攻城之策。钟总兵道：“这潮州系小弟的汛地。城有五十余里大，六丈多高，五尺余厚，尽着我们的兵马围城，不到一半。如何破得？须要请于督抚，再添三万兵来才好用计。”霍武即请匠山写了备细书票。分报两衙门。到了晚上，吉士将杜宠诈降之计告诉匠山、霍武，说道：“如今且佯作攻城之状，天天叫骂，看他有无书信出来。”霍武大喜道：“此计若成，这城就不难破了。平复之功，先生断居第一。”因传下令：巴布领着副将，攻打东门，钟毓领着副将攻打南门，秦述明攻打西门，自与冯刚等攻北门；命军中多设参军“苏”的旗号；又着杨大鹤领兵五百，将沿海船只一并撤回，绝他去路。攻打了三天，倒伤了几十名兵士。

第四日傍晚，尤奇部下小军拾了一根箭头，上系着蜡丸，呈与尤奇。尤奇转呈中军。姚霍武等三人开看：

小的杜宠跪禀恩主大爷座前：小的从省到潮，将所拾包裹等物送还和尚。和尚十分相信，着小的看管宫门，目下又派委巡城，颇为任用。宫中有赫旧主姬妾四人，已与小的合成一局，准于本月二十日夜送摩刺的性命。小的又密约受害富户桃灼等四十会家，定于二十日三更开北门迎接大兵，城楼上悬玻璃灯为号。望大爷即告诉姚将军，于是日晚上并力攻城。宠跪禀。

三人看完，心中欢喜。霍武对着二人道：“亏得苏先生预先定计。到了那日，日间只好攻打那三门，使他不及提防。晚上依计而行。”于是只将兵马远远围住，并不附城，并四布流言说：“兵马不敷，须退回省中，另起大兵前来攻打。”以缓其心。

那摩刺在宫，虽耽于酒色，却还停了一两日，出来巡城一次。看见城外军兵懈怠，想要乘势出兵，无奈孤掌难鸣，又怕姚霍武的神勇，只分付头目小心守护，自己仍以醇酒、妇人解闷。

到了七月二十日，巡城回来，看见官兵只打三门，他就有个潜出北门逃归海岛的意思。与品娃等商议，品娃道：“王爷恃着随身本事，什么地方不去了？只苦了我们这些人全伙儿都是死数。我听得那唱书的说，吕布背了一个女儿，就不能杀战，何况王爷有这么多人！王爷若要回山，我们只好趁早寻死。”摩刺道：“我不过是这等商量，你们休要着急。我那里割舍得你们！不是为你们，我已去得多时了。慢慢的想出一个计策来！”因分付备酒取乐。四人这个逢迎，那个埋怨，追欢索笑。饮够多时，传杜宠进来分付道：“今

日贼兵专打三门，晚上恐怕北门有紧。你传我令箭，叫北门加紧提防。”杜宠答应了，又跪禀道：“小的制有滋补药酒，最长精神。王爷连日辛苦，小的奉敬几壶，略表孝意。”摩刺道：“好孩子，只管拿来。你快办你的事去！”

杜宠出来，带了心腹上马，飞至北门，分付李翻江道：“王爷钧谕，官兵今日攻打三门，须要严紧防备。这北门着我看守，李将军可去往来巡察，晚上不许安睡。”真个李翻江带了兵卒去了。

到了三更，那众人都到城上竖起一盏玻璃灯，远远望见官兵近城，即率同众人开城伺候。秦述明当先，众将一涌而入。众百姓两旁跪接。杜宠忙迎上姚霍武、苏吉士等叩头。霍武执手慰谕，问了备细，即分付钟毓、巴布、冯刚等杀向三门，切不可杀害百姓，自己率同众将，杜宠为导，杀入大光王府中。此时摩刺已烂醉如泥挺睡床上，那四姬手软不能杀他，被吕又逵一斧劈死。

不是干戈擒壮士，却缘袪度杀英雄。

姚参戎与二参军坐在府堂，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分兵接应三门诸将。吕又逵献上摩刺首级，众将俱陆续报功，只有周于德开城在逃，不知去向。天明，霍武分付蒋心仪、韩普稽查钱粮仓库，暂管海阳、揭阳两县事务；钟毓原领本部兵镇守潮州；将摩刺所藏民间妇女一一放还；又从重赏了姚的众人；将四姬交杜宠领回；又着人到监中去查问屈强，回说已于二月前病死了。凯宴三日，振旅而还。将所擒伪文武官都上了囚车，带至省中，分别发落。

到了八月中旬，早至省会。庆、申二公从前连接霍武捷报，已知功在垂成，后又接了摩刺死据潮城、攻之未能即克、祈添兵协助的话，督、抚会议正要分调人马前来，却好又接了苏芳预用诈降之计、克复潮州之报，因撤回调兵文书。这日大将军回来，申抚军正在试院监临，庆制府领了文武各官出城远接。一路鼓吹喧阗，彩旗摇漾。霍武等皆滚鞍下马，同进城中，将兵马分归各标。早于越秀山排下公宴，庆大人把盏贺功。霍武跪饮了，次及苏、李二人，二人都打恭立饮。霍武呈上有功诸册子及解到伪官，庆公道：“当与申大人会折奏闻，请旨定夺。”霍武又跪禀乃兄之冤抑，祈求大人据实奏明，庆公应允。

当日众官散了，吉士仍同杜宠回家，合府中内外上下的欢喜自不必言。杜宠另找房子居住四姬。又值卞如玉三场考毕，在厅上大排筵宴。次日，就有许多官员及各亲友前来拜望。吉士迎接、回拜，闹了几天，即发帖请酒，却是从前送礼诸人，接连十数日。

这日在家安闲，门上伍福禀说：“府大老爷差人送一位相士到来，叫做雷铁嘴。”吉士请书房相见：

清奇格相，五尺不到身材；苍白须髯，七十有余年纪。悠悠自得，神韵在松竹之间；

落落寡交，品地直羞皇以上。喉咙响亮，开口不带谗词；趋走安翔，举足定无乱步。亭亭

若云间之鹤，皎皎如空谷之驹。

吉士肃然起敬，与他打恭坐定。问道：“先生仙乡那里？缘何与上官公祖交好？”那雷铁嘴道：“在下江苏江阴人氏，仗着这满口的花言巧语煽惑士夫。上官老爷并非夙交，亦系偶然萍合。”吉士道：“那满口胡柴的断不自己宣明，先生不无太谦了！请问先生，还是食素，还是用荤？”雷铁嘴道：“虽似黄冠者流，却系儒门弟子。太平之世原无仙佛，何苦吃斋？”吉士也笑了，分付快备酒饭，再叫家人把施相公、卞相公都请来。须臾，两人到来，作揖就坐。吉士道：“我们兄弟三人都恳先生赐教。”雷铁嘴道：“请正尊

容。”吉士上边坐好，铁嘴望了一眼说道：“阁下品貌乃水形，得水局也。正面有黄光，意无不遂。印堂多喜气，谋无不通。请尊手一观。”吉士伸出手来，铁嘴又道：“手软如绵，闲且有钱。掌若血红，富而有禄。只嫌目太清，盾太秀，体不甚厚，形不甚丰，官虽有而不高，财虽聚而易散。所喜阴鹭纹深，子宜八桂，寿卜古稀。”相毕，延年上来，铁嘴看了说道：“足下眉清目秀，定为聪进之儿。声浊气粗，未免贫穷之士。白气如粉，父母刑伤；青色侵观，兄弟零落。所幸地库光润，晚景稍可安闲；悬壁色明，家宅可无忧患。”相毕，如玉坐上，铁嘴道：“足下三光明旺，六府高强，骨格清奇，必须显达。形容俊雅，终作贤良；腰圆背厚，自然玉带朝衣。眉耸神清，定主威权忠节。只是美中不足，虽居二品之贵、当叶三褫之占。老运亨通，身耽泉石，子宜两到，寿近渭滨。”如玉相过，家人摆上酒来。铁嘴旁若无人，大觥剧饮。吉士又问道：“舍妹丈秋闱得意，今揭晓在迎，未知可能与宴鹿鸣？请先生一观气色。”铁嘴略一抬头，便道：“祥云拥照命宫，旬日中当膺榜首。黄气发从高广，一年内必转官阶。不惟折桂蟾宫，并当策名天府。可贺！可贺！”

酒阑客散，吉士叫家人取三十两银子奉酬。雷铁嘴道：“别人不受谢仪，在下有受无却。以相取钱，以钱济相，天下事当如是耳！”也不告辞，飘然而去。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塌簾唱彻朝天乐

心事一生谁诉，功名半点无缘。欲拈醉笔谱歌弦，怕见周郎腴腆。

妆点今来古往，驱除利锁名牵。等闲抛掷我青年，别是一般消遣。

九月初八日放榜，卞如玉果然中式。吉士又忙了几日。申公已出闱中，吉士忙去禀见。因申公儿子荫之已成进士，分部学习，吉士一面道喜，申公一面贺功。因说道：“我已与庆大人议过。那赫致甫四姬，不便奏请，只合分给有功将士。据姚中军申明，从军有功人员，只有吕又逵、何武未娶，余剩二姬当备先生闺房差遣。”吉士忙打恭问道：“不敢瞒大人，晚生已有一妻四妾，再不能构屋贮娇，蹈赫公覆辙。”申公道：“也须想一个地方安顿诸姬才好。”吉士道：“这杜宠蒙两大人叙功题奏，将来定沐天恩。杜宠在潮时，曾与赫公二姬合同设计，内中宁无暧昧私情？可否求大人的恩典，二姬一齐赏了他罢。”申公连声道好，忙传杜宠分付，杜宠叩头谢了。

吉士回家。杜宠早领二人求见，同冶容住在一处，轮流进内当差。吉士的母亲因如玉中了，定要他入赘过了才许进京会试。吉士因与卞明商议，定于十月初三人赘，十一月内起身。

却好贺新贵的喜酒才完，朝廷恩旨又下：“庆喜、申晋俱加军功一级；姚霍武擢总兵，来京陛见简放；冯则等着该督抚以参将、游击、守备量才委用；李国栋、苏芳着即来京供职；杜宠着该督抚以从九品补用；姚卫武恩赠原衔；胡成着革职来京侍罪；更恩免惠、潮二府明年租税之半。”吉士得了此旨，即与匠山商议，转求申巡抚奏请，情愿以中书职衔家居，不愿供职。申公允了，后来题奏上去，自然恩准。李匠山、姚霍武拟与卞如玉一同起身。

转瞬间，如玉吉期已到。吉士将惠若的房移往正楼，巫云、也云即居楼下；将这东院六间与妹子居住，另开一层仪门从东边出入，一切嫁资等物俱照阿珠旧例。新婚套语概不必言。

过了五朝，吉士日日事忙，又值时邦臣去世，乌必元新署了番禺县的菱塘司，先着人送银助丧，自己去往乌家奉贺。必元提起他儿子岱云有书到来，“他在家开了一个酒米铺，本钱就是你送他的。又娶了媳妇，并生下儿子了。只是我在这里做官，弄了许多未完，不知作何归楚！”吉士道：“这点儿未完到也不怕。听得菱塘司是三千的缺，到了那里，自然运转得来。只是远了一步，未免会少离多了。令爱也要归宁，是我阻住了，迟一日在家奉饯之时，再叫他拜贺罢。”坐了一回，告辞出来，便在时家吊孝。邦臣没有儿子，就是顺姐一个女儿，向来与吉士见面的，因请他进去。顺姐穿着一身重孝，拜谢过了。延年再三留坐，吉士因见茹氏也在里边，倒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起身上轿回去。

却好杜宠借补了甲子司巡检，领凭赴任，伺候叩辞。吉士进了书房，杜宠向前叩见，并禀明后日领了妻子起身，已都进府替老太太、太太们磕头，候大爷示下。吉士道：“你如今做了官，便不是我的家人了，这也可以不必磕头。只是你起身的盘费还可充裕么？”杜宠道：“蒙大爷照应，告诉了藩司，又系军功人员，一切上下用不满二十两银子，这里到甲子不到十天路程，不过百来两银子就够了。”吉士道：“你那里有什么银子？叫苏兴支二百两银子与你用去。”杜宠又打谢了。吉士道：“你虽是个小官儿，也是皇上的天恩，也管着许多百姓。第一不可贪财，第二不可任性。那甲子地方沿着海边，现在洋匪未靖，前日督抚会议善后事宜，原要照旧募收乡勇们，须要格

外优待，擒住洋匪断不可刁蹬他们。你不见从前这些官，广府审出实情，一个个分别定罪么？只有吴同知没人告他，到题署了高州府。可见做官的好歹日久自见，再瞒不过民情，最逃不过国法的。”杜宠答应了是，吉士退人后边。那冶容与品娃、品姪因老太留饭，分付巫云、也云相陪，见吉士进来，都上前磕头。吉士叫丫头赏些衣服、路菜之类，自己却踱过如玉那边手谈遣兴。

如玉说起：“进京在即，令妹自然仍住家中伺候岳母。弟意欲趁这几天闲暇，同他回去拜过姑嫜，再上省来，祈大哥代弟转稟岳母。”吉士道：“这是正理，极该就去。妹丈一面定了日子，我稟母亲，来回也不过十天罢了。”如玉道：“明日你令岳相邀，奉陪乌公，后日是杨公忌，准于十八日起身罢。”两人下了一局棋，吃了一回酒才散。

次日，因韩普、蒋心仪回省，他来拜过，吉士回拜了，才与如玉至温家赴宴。春才也要一同进京，吉士劝他说：“还是静候几年，得个知县就够了，何必会试。”温仲翁依了，直到晚上才回。

过了两日，已是十七。吉士分付家人预备酒席，晚上与二小姐饯行，自己去贺广府推开粮道之喜。上官老爷留坐，至掌灯以后回家。走进女厅，早已华烛高烧，珠帘低挂，炉焚兰麝，地贴氍毹。蕙若与小霞、小乔陪着阿美行令、催枚，钗横钿响。吉士就在阿美对面坐下，便问：“老太太呢？”蕙若道：“老太太吃了三四杯酒，看了两出戏，熬不过，先上楼去了。姑娘不肯吃酒，我们叫做戏的丫头们散了，与两个妹子在此三战吕布哩！”吉士道：“这个忒武了，我们还是行令。”小霞道：“我们也还打算做诗送行。”吉士道：“先行令，再做诗，都是一样。如今这令就将妹妹回门为题，要一句“四书”，一句《诗经》，一句不拘于史古文，一句《西厢》词曲，合上一个曲牌名与一句《千字文》。说得不好，罚一杯。”阿美道：“哥哥太琐碎了。”吉士道：“我才出令，如何你先乱我堂规？快罚一杯。”阿美吃了。吉士也饮了令杯，便说道：

不待父母之命。殆及公子同归。日暮途远。倩疏林，你与我挂住斜晖。这却是两同心，夫唱妇随。

阿美道：“哥哥第一句说错了，须吃一杯。”吉士想了一想，说道：“我吃，我吃。”交到蕙若，蕙若说：

有故而去。曾不崇朝。黄仆欲题。却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钟。看开着后庭宴，肆筵设席。

小霞未说先自己笑道：“我肚里实授没有书卷，只谄得这几句儿。说了，娘、奶奶不要骂我。”阿美道：“说俗了一句，罚吃十大杯。”吉士道：“你快说出来，我这里自有公道。”小霞便说道：

夫妇之不肖。要我乎上宫。止而享之勿宾。不知他那答儿发付我？禁不得花心动，器欲难量。

阿美飞红着脸立起来斟大杯灌他，众人都笑道：“该罚的。”小霞饮了，小乔说：

往送之门。孔乐韩土。忘路之远近。车儿快快随。忽地送我入门来，藉甚无竟。

阿美说：

子将有远行。言告师氏。问征夫以前路。他说，小姐你权时落后。好教我意难忘，

姑嫜（zhāng，音张）——丈夫的父亲、母亲，即公婆。

同气连枝。

当下合席干了一杯，丫头换上酒菜。吉士道：“分韵不如联句。做得好的，公贺一杯；庸劣的、自罚一杯。各人拿出良心天理来，不许争竞，临做时不许争先落后。”因取过一张笺纸，说道：“原从我起，至美妹妹止。”即提笔写下：

榜蕊才分蟾桂香，

说道：“聊以免罚。”蕙若即吟道：

又吹玉管叶鸾凰。百年缔结苹繁姑，

小霞忙接口道：

九十仪多筐筐将。慰贴真教怀奉倩，

阿美道：“施嫂嫂又说到那一道去了，快罚一杯。”小乔道：“我也快罚一杯。”因吟道：

嫌疑那复怨王郎。花生彩笔环眉妩，

阿美吟道：

案举春慵愧孟梁。不解烹雌伤寂寞，

吉士也接口道：何当戈雁任翱翔。年方笄 字随夫子，

蕙若道：“我们只管填砌，总不入题。不要弄到头重脚轻，强宾压主。”吉士道：“正是入题时候了。”蕙若吟道：

礼拜姑娘奉寿觞。饮饯藏阍嫌夜短，

小霞道：

分题刻烛引杯长。窥帘新月明还佩，

吉士道：“推开得好。时景亦断不可少。”小乔忙接口道：

挂斗疏星挹酒浆。好趁一帆归棹里，

阿美道：

未谖三日作羹汤。此行不是怀韩土，

吉士道：“不过尔尔，我结了罢。”

拭目香雏慰北堂。

写毕评道：“通首散漫，无甚佳句。乔妹妹‘酒浆’句推陈出新，美妹妹‘羹汤’句自然之极，各公贺一杯。余外不消罚得。”于是各人斟上两杯。才吃干了，只见巫云走来说道：“姑奶奶明早就要起身，大爷也不要再耽搁了。方才姑老爷已着人来问过两次了。只是姑奶奶还该赏个脸，我也要敬杯酒儿。”便斟一杯送上，阿美站起来接了说道：“又劳动巫姑娘。只是我吃得多了！”因呷了一口，回奉一杯与他。吉士叫他旁坐，又饮一回，方归房安寝。

次日，如玉夫妇回乡，只带一个家人、两名小子、三四个丫头、仆妇，押着随身行李、衣服，共六乘轿子，到码头下船，余外的都留在家中照应。吉士送至码头，回来分付持帖请乌必元，明日送行，再请温仲翁父子、李匠山、苗庆居相陪。那温家去的人转来禀说：“温少爷今早生下相公了，所以不曾来送姑爷。明日也不能赴席，转请大爷后日洗三。今日就来领大奶奶回去。”吉士因着人送了一分贺礼。又因冯刚补授了抚标中军，秦述明补了督标参将，吕又逵、何武俱授了碣石镇标游击、嘉应州知州，时不齐题署了广

笄(j, 音几)——古代束发用的簪子。

州府，拜贺的拜贺，送行的送行，整整的忙了十余日，只盼如玉到来。

李匠山、姚霍武已走于十月初八日长行。如玉直至初四日上省，又各家去拜望过了，与姚、李二人约定了，雇了两号大船。姚霍武同夫人秦氏一船，李匠山同如玉共一船。各人收拾行装，辞行，拜客。先是督抚公钱，次及司道，最后还有巴副将等一班武官。

不觉行期已到，吉士约了春才，雇一个大花姑艇，叫了戏子，分付苏邦、苏旺带了厨役，整備酒筵，先往花田伺候，自己随着众文武官候送。因申抚台自己亲身出城，所以这些送的官越发多了。姚、李二人一一申谢，先请申公回辕，再敦请各官上轿，方才点鼓开船。吉士、春才就在李、卞二公船上。修忽到了花田，那花艇上戏子望见座船到来，早已鼓乐迎接。五人同过船来。

吉士递过酒，入席坐定，便道：“姚老总戎此去未知荣任何方？便中祈赐一信。”霍武道：“从前荷蒙许多台爱，还未报涓埃。倘有了地方，定当专人到府。”吉士道：“先生到京谅与妹丈同寓，就是李妹丈也该假满来京了。门生辞官之事，倘不蒙恩准，还求先生委曲周旋。”匠山道：“这个自然。就是我这意外之官，也须要辞得妥当。”吉士又道：“卞妹丈春闹一定得意。但授职之后，亦当请假南还，不要说家母与舍妹悬望甚殷，卞太亲台更为伉切。”如玉道：“小弟会试以后，不论中与不中，都要到家。堂上双亲还望不时照应。”吉士道：“这到不消分付。”匠山道：“人生聚散是一定之势，是偶然之理。吉士何必恋恋多情？想着从前在此教授之时，不过四更寒暑，赫致南骄淫已甚，屈抚台拙拗性生，都罹法网。岱云无赖不必说他。春郎竟掇高魁，大是奇事。荫之、微省与你三人曾几何时，各干一番事业。又不意中遇着姚孟侯兄弟，竟闹到搅海翻江。我李匠山一生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耳！”霍武道：“兄弟若无苏先生与哥哥搭救，此时求为赫、屈二公而不可得矣。”匠山道：“天下的事剥复否泰，那里预定得来？我们前四年不知今日的光景，犹之今日不能顶知后四年的光景也。总之，‘酒色财气’四字看得破的多，跳得过的少。赫致甫四件俱全，屈巡抚不过得了偏气，岱云父子汲汲于财色，姚兄弟从前也未免好勇尚气，我也未免倚酒糊涂；惟吉士嗜酒而不乱，好色而不淫，多财而不聚，说他不使气，却又能驰骋于干戈荆棘之中，真是少年仅见！不是学问过人，不过天姿醇厚耳！若再充以学问，庶乎可几古人。”

当日众人饮至下午才分手过船。吉士未免依依，匠山大笑道：“何必如此！我们再看后几年光景。”举手开船而去。

市 声

第一回 折资本豪商返里 积薪工贫友登门

陶顿今何在？只忆般员规方矩，千年未改！谁信分功传妙法，利市看人三倍？
但争逐锥刀无悔。安得黄金凭点就，向中原淘尽穷愁海？剩纸上，空谈诡。饮羊饰彘
徒能鬼，又何堪欧商美贾，联轳方轨？大地英华销不尽，岁岁菁茅包匭。有外族持筹为
宰，榷税征缙成底事？化金缙十道输如水。问肉食，能无愧？

这一首“贺新凉”词，是商界中一位忧时的豪杰填的。这豪杰姓华，名兴，表字达泉，浙江宁波府郭县人氏，世代经商为业，家道素封^为。只因到得达泉手里，有志做个商界伟人，算计着要合洋商争胜负时，除非亲到上海去经营一番不可。他就挟了重资，乘轮北溯，及至到得上海，同人家合起公司来。做几桩事业，都是极大的成本，就只用人多了，未免忠奸不一，弄到后来年年折阅⁹，日日销耗，看看几个大公司支持不住，只得会齐了各股东，把出入款项帐目，通盘结算，幸而平时的生意还好，不至再要拿出银子去赎身。但是生生把百万家私，折去了九十多万，所存五六万银子，想留着做个养命之源，不敢再谈商务了。

当下收拾余资，赶紧搭船回家。达泉虽然是已经败落的豪商，那气概依然阔绰。轮船上的买办⁶，本是认识的，不消说异常的恭维他。他也阔惯了，那肯露出一些穷相来，所以这番回家，仍旧写了大餐间⁷票子。到得船上，迎面遇着一位邻居，这邻居姓鲁，名学般，乳名叫做大巧，向来做木匠的。只因他为人老实，人家造房子，都要请教他，他总不肯多赚人家的钱，因此不断的有主顾。手里头略略积聚些钱。因见他朋友们，都在上海得意的多，他也就合人结伴，到上海顽一趟。谁知辗转入了工党²，居然做到木工头，从此发了些财。又读过一年外国书，合外国人盖造洋房，也能对付得来，而且听人讲过外国故事不少，才知道自己这般行业，不算低微，只可惜不如外国人

陶——即陶朱公范蠡，春秋末政治家，曾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国，后到陶（今山东省定陶一带）隐居，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

顿——即猗顿，战国时大商人。

僦（chuí，音垂）——相传尧时巧匠名，一说黄帝时巧匠名。

般——即鲁般，又称公输盘，春秋时鲁国人。

利市看人三倍——《易·说卦》：“为近利，市三倍”，后演化为成语“利市三倍”，形容买卖获得厚利。

争逐锥刀——小利上争逐、计较。

黄金凭点就——成语有“点铁成金”，这里指轻易获得巨额财富。

饮（yìn，音印）羊饰彘（zhì，音至）——指商人的欺诈行为。饮羊，把羊饮饱以增加重量，彘，猪。

联轳（biō，音标）方轨——车辆往来频繁。联轳，马并行；方轨，车并行。

菁（jīng，音京）茅包匭（guǐ，音鬼）——匭，匣子，小箱子；菁茅，一种茅草，古代祭祀时用来滤酒。《尚书·禹贡》“包匭菁茅。”意指把菁茅用匭装起作为贡品。

^为宰——主持分配。筹，古时竹制的计数工具；宰，主持分配。

⁹uè，音却）税——税收专管。榷，专营，专管。

⁶mǐn，音敏）——征取钱税。缙，串钱的线，引伸为钱串。

⁷——什么事。底，什么，何。

²ng，音增）——丝织品的总称。

的本领大，有些抱愧。这时赚足了洋钱，回家度岁^一，可巧合华达泉同船。达泉虽是个富翁，一同待人是极谦和的，所以合大巧认识。

闲言休絮。当下二人见面，达泉满肚皮的牢骚，正想有个同乡谈谈，聊舒郁结^源，就留大巧在大餐间住。大巧不肯。达泉不由分说，叫仆人把他行李搬来。大巧只得合他同住。闲话时，大巧自然知道达泉折阅的事，不免问个细情。达泉叹道：“中国的商家，要算我们宁波最盛的了。你道我们宁波人，有什么本事呢？也不过出门人喜结成帮，彼此联络得来，诸般的事容易做些。外省人都道我们有义气，连外国人都不敢惹怒我们。你看四明公所那桩事，要不是大家出力，还能争得回来么？果然长远不变这个性质，那件事做不成吗？如今不须说起，竟是渐不如前了！我拿银子同人家合了几个公司，用的自然是同乡人多。谁知道他们自己做弄自己，不到十年，把我这几个公司，一起败完。像这样没义气，那个还敢立什么公司？做什么生意？想要商务兴旺，万万不能的了！要知道一人弄几个非义之财，自不要紧，只是害了大众。一般的钱，留着大家慢慢用不好么？定要把来一朝用尽，你道可恼不可恼！”大巧道：“这话不错。我想我从前在家里的时节，也就只不肯分外赚人家的钱，所以人都信服我，不断的有生意；到得上海，人家也是看我来得老实，推我做了工头，一般的赚了洋钱不少。我的意思：是要吃千日饭，不吃一日饭的。”达泉道：“你这主意，就不错，都像你这样，不但工头可以做得，就是大铺子的掌柜，大公司的总办，都可以做得。我早知道，应该请了你，倒不至于有今日！”大巧惶恐道：“我不过知道做木匠罢了。虽然略识得几个字，懂得些乘法归除，那里能做什么掌柜、总办？”达泉道：“你也不须过谦，如今上海做掌柜做总办人的本领，也不过同你一样。我听说外国大商家，还全靠着工人哩！”大巧道：“那倒不然。我听说他们商家，是靠着工人制造出那些熟货来，并不是靠他来办事。况且他那些工人，都是学堂里学出来的，自然高明得极。我们那里及得来？”达泉道：“怪道我听人说，报上载的，我们京城里开了什么工艺局，还有什么实业学堂，只怕我们经商的，也要学学才是。我一些不知道这蹊径，难怪折阅偌大本钱。我回家去，倒要拼几位财东，开个商务学堂才是。”

二人一吹一唱，极有情趣，倒像那渔樵回答一般。大巧是跷起一条腿，擦根自来火，吸着“品海”香烟。不一会，侍者开出大菜来。达泉让大巧上坐同吃。大巧觉着样样可口，吃完不够，又不好意思说，被达泉看出，叫侍者添了两分牛排，半个面包，大巧方能吃饱。

宁波船走得极快，次早已到码头，大家收拾上岸。大巧自回家去不提。达泉踱进门时，就有他管帐先生出来迎接，问起情由，达泉一一说了，便长吁短叹，满肚皮不舒畅。那管帐先生劝道：“东翁不须着急，生意是不怕折本，只怕收摊。我替你算算，除了这次带回的六万银子不算外，家里还存金

一—享有奉禄的官吏。肉食，即指肉食者。

源——词牌名，又叫贺新郎、乳燕飞、金缕曲等。

素封——无官爵封邑而与之同样富有。《史记·货殖列传》：“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之曰素封。”

折（shé，音舌）阅——折本，亏本。语出《荀子·修身》，“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g，音古）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急乎道。”

买办——旧指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中间人或经理人；在轮船上管理货运的人，也称买办。

子二千两光景，田地房产，只算是呆的，不去说它，家乡两爿当铺，一爿汇兑庄，都是极好的生意，一年还有一两万银子的出息。如今省吃俭用，不上三四年，你又足有本钱，可以指望兴复。但是，东翁，你开口闭口的，要合洋商斗胜负，这是个病根。如今洋人的势力，还能斗得过吗？杭州的胡雪岩，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东翁，你那本钱，及不来他十分之一，如何会不吃苦头呢？如今做生意，是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还要狠狠的拿些本事出来哩，那能赚到外洋人的钱？难怪要折本哩！”达泉嘿嘿不语，自己发愤，请了一位先生，教他字目。不上三年，居然通透，觉得有无限感慨，所以填了那首“贺新凉”的词。随即开了个商务学堂，想培植几位商界通材，改革历来的弊病，这是后话。

再说大巧回到家中，他那老婆，正踏了一部缝衣机器，在那里缝衣，见他回来了，一时不肯放手。大巧笑道：“我如今洋钱多了，你也不须这般辛苦了。”他老婆答道：“你洋钱多，也不干我事，这做下来的钱，是我自己用的；再者也好替孩子们添置些衣履，钱还嫌多吗？”大巧道：“你这么辛辛苦苦，每天有得做，一月也好见几个钱？”他老婆道：“要不断有得做时，每月也好见一二十块洋钱。”大巧吐吐舌头，暗道：“我从前做小工时，总算生意好，每月也只弄到几吊钱；她这一部机器，足抵我两三人的工，到底是外国人巧哩！”只得随他娘子做去。他却逗着自己五岁的孩子，顽耍一会儿。他老婆下了机器，量三升米，跑到井上去淘了，跟手就到灶下煮饭。大巧打开箱子，取出两块洋钱，在街上兑了一块，买了些鲜蛏回来，叫他老婆烫着吃。果然家乡的饭，比外面香得许多。饭后，他老婆闲着问道：“你卖弄钱多，到底今年赚到多少？”大巧道：“不说瞎话，我足足剩回来一百块洋钱光景。”他老婆抿着嘴笑道：“我道你不曾见过世面，只不过一百块洋钱，就说如今洋钱多了。街头王老大，在纱厂里的，他一年，要寄回三四百块洋钱哩！他那妻子，从头上看到脚上，那一件不是新的？前天我见她穿了件灰鼠皮背心，黑湖绉的面子，真是簇新的，叫人看得眼热，只怕值几十块钱哩！还有胡大叔，在丝厂里的，也很阔哩！你那里算得有钱！”大巧道：“我才回家，你就抢白我。要知道他们那种钱，我是不愿意赚的。王阿大当了工头，把人家的棉花哩，纱哩，一束一束的，偷出来卖钱；胡老刁的偷丝，上海滩上，那个不知道？我是规规矩矩，把气力换钱的，自然及不来他们。但是家里过得安稳些，到底病痛少些。王阿大去年一个好好的儿子死掉了，这不是个报应么？”他娘子听他说出这些迂话来，别转头不理，自去理好机器缝衣。

大巧住的房子浅窄，门口是沿街的。三个同道中的朋友，可巧门前走过，瞥眼见着道：“大巧，回来了么？恭喜你发财！”大巧只得招呼道：“请里面坐。”你道那三人是谁？原来一位是张漆匠阿玉；一位是红木作的周子明；一位是藤椅铺的陈老二。当下三人入内，见了鲁大嫂，叉手叉脚的坐下。大巧问问他们生意怎样，都说还好。坐不多时，硬要拉着大巧去打牌。大巧的

大餐间——轮船的头等舱位。

工党——这里指做工的人的群体。党，古代地方行政管理组织，五百家为党。后引申为亲族、朋辈、群体等。

度岁——过年。

聊舒郁结——姑且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聊，姑且。

老婆道：“三位伯伯，他是不会打牌的。前年一场牌，输了八角洋钱，年夜还不出，几乎合人家打架，硬把我一副银环子抵给人家，这才没事。如今伯伯拉他去打牌，要是他输了，我没有环子再抵，不是白白的么？”张阿玉嘴快道：“大嫂不须着急，鲁大巧比不得从前，如今是在上海发了财的了，还要替大嫂打副金环子哩！”不由分说，拉着大巧的手，一路笑着去了。大巧听他老婆嘴里咕噜，不知骂的什么。阿玉道：“今朝我们好运气，正在三缺一，却好遇着了一位财神，我们也不想多赢，每人两只洋，做个见面礼吧。”大巧道：“休要拿得这般稳。我如今在上海滩上，麻雀也不知打过几百场，从来也没输到一底，只怕碰巧还要赢几场哩！你们算计我的洋钱，不要被我赢了来，这是论不定的。”子明道：“闭话少说，赶紧上场去吧！今天到那家去呢？”老二道：“金大姐家里稳便些，有这么块把洋钱的头钱，她就很巴结的。”阿玉道：“你只记挂着金大姐，我偏不要。今天是素局，就在舍下吧，我也不为你们备什么菜，头钱抽一成便了。”老二大喜道：“只是要阿嫂费心不当。”

当下大家走到阿玉家里，他老婆正在那里做缎帮红鞋子，预备新年时穿哩；见他男人领着许多伯伯叔叔来了，笑着站起来避到后面去了。原来张阿玉家门口是嫁妆店，排满的红漆盆儿、青漆桌儿等类，却有半间房子空着，摆个小帐台。后进两间，一是住房，一是一隔两间，半间做灶间，半间接待客人。四人走入后进那半间里坐下。阿玉叫他老婆去烧茶，又道：“这几位都是我的知己朋友，用不着避的。”他老婆扭扭捏捏的走了出来。阿玉调开桌子，取出一副黑背的麻雀牌来。上场，大巧大赢，四圈下来，已赢到一底多了。谁知第二圈换了坐位，老二做了阿玉的上家，阿玉一副束子一色，九束开扛，听的是一四束对碰。老二不该发出一张绝一束，阿玉把牌摊下一算：九束十六副，一束四副，三十副底子，三拾二百四十副。子明跳起来，怪老二不该乱放。老二道：“这一束是熟张，大巧才发过的。”没得话说，大巧是庄家，要输四百八十个码子。从此风色不利，一直输下去，结帐一元一底，大巧整整的输到一元二角。阿玉道：“何如？我说你要送几文见面礼！”大巧满心不服气道：“停几天再来，我定然翻得转，这叫做阳沟里失风了。”说得大家都笑了。阿玉很得意，自己到街上去买酒买菜，请他们吃晚饭。一会阿玉回家，他老婆的饭菜可巧做得停当。老二帮着她端菜端饭。阿玉道：“老二，你歇歇吧，不劳你费心，应得我来才是。”老二回得好道：“我们一家人，这有什么客气呢。”当下烫好酒，大家畅饮一阵。大巧把输帐结清，自回家去。

看青年关紧逼，大家小户，都有收帐的走来讨帐，只大巧是从不欠帐，都是现钱买物的，所以脱然无累。只是这几天探望不得朋友，为什么呢？收帐的朋友，自然是忙；那欠债的朋友，没得钱，还只好在外面躲避着，所以找不到朋友。大巧知道这个缘故，只得天天在家里合小儿子逗着顽。

四明公所那桩事——四明公所在旧上海县城北门外，是宁波旅沪同乡的会馆。法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划定“租界”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先后借口筑路及公所所有地未确定等理由，用武力拆毁公所墙垣，又要求将所内义塚迁让，并两次枪杀我国同胞，遭到旅沪宁波人士的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法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品海”——一种香烟品牌。

东翁——东家。东翁是对东家的尊称。

宁波的乡风，也自然要送灶请财神的，大巧买了一个猪头，一尾活鱼，祭了财神，大块的肉，拖拖拉拉吃个饱。想起家乡年景，有两年没看见了，不由的顺脚走到热闹地方，东张西望，散散闷。忽然迎面遇着一位旧时朋友，穿件破布棉袍子，身上尽着发抖，见了大巧，叫道：“哎哟！鲁大哥，久违了！我听说你回家，正要来探望你，偏偏穷忙，没得一些空儿。”大巧认得他是打锡器的余阿五，便道：“老五，你生意好么？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阿五红了脸道：“鲁大哥，不要说起，生意怕不好，只是我自从秋天一病卧床，直到腊月初才能支着起来，走到店里，东家嫌我懒，被他回绝了。我宕空了这几个月，没得一文钱到手，指望生意仍旧，支用几文薪工，又被东家辞了。我弄得当尽卖绝，眼看着家里的妻子，都要饿死，只得学那没出息的人，出来找几处认识的铺户里，乞化些钱米度日。今天三十夜了，鲁大哥，实在饥寒难当。我听得有人说起你发了财，可怜我们交好一场，你救我一救吧！”不知鲁大巧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备酒筵工头夸富 偷棉纱同伙妒奸

却说大巧听了余阿五一片乞怜之词，未免恻然动念，嘴里却不肯就答应他，半晌道：“我也一般穷困，那曾发财，只比你略好些罢了。我身边带有三角洋钱在此，你且拿去度过今年，开春再想法子。”原来阿五穷到三文五文都要的，如今有三角洋钱给他，岂敢嫌少，便接在手里，千恩万谢的去了。大巧别了阿五回家，一路思忖道：“做手艺的人，不要说懒惰荒工，就只有点儿病痛，已是不了，可惜没做外国人。我听说美国的工价，那制铜厂里每天做十个时辰工，要拿他三块多钱；做靴子的工人，一礼拜好赚到二三十元。走遍了中国，也没这般贵的工价，所以人家不愁穷，我们动不动没饭吃。今天不出门，倒没这事，我也太自在了，应得破些小财。”

大巧慢慢寻思，不知不觉已踱到家门口，才跨进门，只见陈老二坐在那里，见大巧回来，起身招呼道：“你到那里去这半天？我等了你好多时了。”大巧心中诧异，不免问道：“老二，你有什么事？大年三十，不在府上请财神，难道还有工夫打牌吗？”老二道：“不瞒你说，我是躲债来的。你肯借给我十块钱，我也就好回去了。”大巧道：“这又奇了！你做的手艺，总要算得独行，如今上海的藤椅，销场很大；而且都是好价钱。你手法又精工，做又做得快，宁波城里算得第一把手了，难道赚的钱还不够用，弄到欠债么？”老二道：“你只知其一，我们这行生意，前几年本来极好，如今会做的人多了，到处开的藤椅铺子；再者这种物件，除非有钱的人，贪图舒服，买几张躺躺；将就些的人家，谁稀罕要买这个？大约不管那种物件，要不是人人离不了的，虽说做得可爱，总不过一时的畅销，过后就渐不如前了。我们这生意虽然还不至此，但是冷热货，没销场的时多，就算赚得几文，是不能刻期的。我店里有一个多月没见一个主顾跨进来，以致欠了人家二三十块钱的债。好阿哥！你肯借给我十块钱，我拿去将就过了这个年，忘不了你的好处！明年一有生意，就好归还的。”大巧心上倒也肯借，为什么呢，知道他这生意是靠得住有的，只碍着老婆不肯，不好答应。搁不住老二会说，一会儿恭维，一会儿嘲笑，弄得大巧不能不答应他。当下约定了，尽正月半前归还，然后立了契据。大巧取洋给老二时，却好他老婆已到邻居家闲耍去了。

陈老二得他这注借款，回家点缀过年，自然心满意足。只是大巧吃了苦头，他老婆回来，查点洋钱，登时少了十块三角，不由的细问情节。大巧一一说了。他老婆那里肯信，道：“你一定是赌输了！什么阿金家里，阿银家里，都论不定的。”大巧道：“真是冤极！我何尝认得什么阿金、阿银，这是你肚里捏造出来的。你看，这不是借据么？不瞒你说，陈老二生意不好，来我们家里躲债，这是你知道的。我原不打算借给他，只因他涎皮老脸的缠不清。你又不在家，没得个推托，只得答应写下笔据，言明正月十五前归还的。”他老婆道：“你这话越说越奇，你做好人，把我来推托，出我的坏名头。你合陈老二交好一世，也不知道他是那一路的为人。告诉你吧：他赌钱嫖婊子，没一件荒唐的事不干的。他那做的藤椅，虽说巧妙，我听得隔壁华府上人说起，嫌它不结实，用不到一年半戴，就破坏了，因此生意不得兴旺，

呆的——这里指停滞不能流通的财产。

胡雪岩——清代杭州著名金融巨商。

及不来——比不上。

亏你还借给他钱，这是分明放的来生债！依我说，把这笔据烧掉了吧！你忘了从前做小工的时候，每天赚人家二百四十钱的工钱，闲下来没得饭吃，全亏我在外面缝穷；粥哩饭哩，都是我十个指头上做下来，断不了你的炊。有一年运气不好，下了五天大雪，我不能出门，没得米了，到大伯伯家里借半升米熬些粥吃，他都不肯借你。如今又不是真个发了财，十块八块的送给人，倒形容我器量小！有朝洋钱用完，没得进项时，看你这班好朋友，认得你，认不得你！常言道：‘没得算计一世穷。’我是要跟着你穷一世的了！”说罢，呜呜的哭。

大巧被陈老二硬借去了十块钱，本来就很有点儿心疼，被他老婆这般一说，才晓得老二这注债，是不能指望他还的了，添了一重忐忑；又想起从前果有那般穷苦的光景，全亏这贤德老婆，方能过得去的，不由的心中感激。谁知她说到恳切处，抽抽咽咽的哭起来了，弄得劝又不是，不劝又不安，在那饭桌前兜了几个圈子，只得说道：“算了，我自己知道错了。以后我的洋钱交给你藏起来，我有用处，与你商量定了，应该用多少，听你分派，再不敢浪费的了！”他老婆听他这般说，才住了哭。当晚安安稳稳的吃年糕度岁。新年头里，不免向老婆讨了两块洋钱，作为打牌的赌本。

才过初五，却于街上遇着王阿大，一张焦黄的面皮，穿件摹本缎面子西口出的头号摊皮袍子，玄色湖绉的狐皮马褂；嘴里衔支雪茄烟，气概来得很阔。大巧是素来认识他的，不免迎上去招呼。王阿大爱理不理的，半晌道：“大巧，你也回家过年的么？”大巧陪笑道：“正是。我因年下没生意，偷空回来。王大哥，你是几时到府的？我还没过来合大哥拜年。”阿大道：“不劳费心！我是三十晚上到家的。只因我们厂里脱不了我，就要去的。大巧，我明儿请你吃酒，你休要推辞。”大巧道：“怎好叨扰？我明早来合大哥拜年吧。”当下二人弯弯腰散

早次，大巧果然要去拜年，向隔壁华府里二爷借了顶红缨帽子。穿件天青布的方马褂，是簇新的。走到阿大家里，原来房子还是照旧，不曾扩充，却也前进一间，后进三间，收拾的很干净，挂着字画。天然几的旁边，堆着一大包洋布，看来何止十匹。大巧忖道：“人说阿大发财，果然不错。我怎么就能踏进这厂里的门，也好沾取些天落的财饷，冒充什么老实呢？老实就吃苦，一斧一凿的，那能发财么！”正在想着，阿大从房里走了出来，笑道：“你真是信实人，大早的就跑来。”大巧道：“特来拜年，还要见阿嫂哩！”当下大巧磕头，阿大还了礼。大巧定要合阿嫂拜年。阿大道：“还没梳洗哩。”候了许久，王阿嫂走了出来，满头珠翠，穿件天青缎的灰鼠皮套子，红湖绉的百折裙，果然十分的光鲜。圆圆的脸儿堆满着脂粉，一股香气，向鼻边直扑过来。大巧合她拜过了年，当面比较，自觉着她的福气，胜自己妻子百倍。

湖绉——浙江省湖州产的有绉纹的丝织品。

麻雀——麻将。

素局——不用娼妓相陪的酒席；这里指不用娼妓陪伴的赌局。

阳沟里失风——比喻在小处出了意外。阳沟，明沟；失风，翻船。

恻（cè，音册）然——怜悯的样子。

荒工——荒废工作的时间。

点（di n，音掂）掇（duo）——盘算，斟酌。现一般写作掂掇。

来生债——下辈子的债，这里指无法讨还的债。

王阿嫂道：“婶婶为什么总不来走走？我很盼望她！”大巧答道：“她是不出场的，怎及得来阿嫂这般能干！她倒也时常说起，很记挂着阿嫂。明天我叫她来，替阿嫂拜年。”王阿嫂大喜，忙说了声：“不敢”就对阿大道：“你留鲁叔叔多坐一会儿，我去做点心来给叔叔吃。”大巧再三谢道。“我才吃早饭，不劳阿嫂费心。”她那里肯听，自己走到房里去，卸了妆饰，下灶去了。不一会，她女儿端了一大碗菜汤年糕出来，大巧只得把来吃，觉得味儿很鲜美，不知不觉一碗下肚。正合阿大闲谈上海的事，可巧阿大请的胡老刁来了，厨子也到了，一面在厨房里做起菜来。就有三位客紧接着到。你道是那三位？原来一位穿黑湖绉小棉袄，湖色湖绉裤子的，姓蔡行三，是在江天轮船上擦机器的；一位穿黑洋布皮马褂的，姓许名阿香，在大德榨油厂里烧煤；一位穿宁绸羔皮马褂的，姓费名小山，在电报局里管接电线。当下各人行过礼，调开桌子来，团团坐定。阿大开了一坛“竹叶青”的本地酒，便道：“我今天叫厨子预备下极好的蚶黄，大家好多饮几杯。”众人道谢。菜摆出来，果然漂亮。宁波人是喜吃海货的，就有些蚶子、鲜蛋等类。六人放量吃喝，尽欢而散。

王阿大过了初十，就约齐许多做工人，同到上海。这时大巧也就动身，那陈老二借的十块洋钱，果然没得还，只索罢了。

不提大巧的事，且说阿大到了上海，正是已经开厂。阿大连忙把行李搬入，就有几位同伙接谈，晓得上头虽然换了总办，那办法还是照常，不曾变换。几个姘头女工，依然在厂里做活。阿大把长衣脱下，天天做工。这个厂的总办也很刻薄，工价定得低，上等的工价也不过块把洋钱一天，其余也有三角的，两角的，一角的，都是自己吃饭。阿大当工头，管的是推送棉纱。因他在内年代久了，不免合那女工姘了几个，也就靠她们勾通着，时常偷些棉纱出去卖钱使用。这是瞒上不瞒下的，随你总办精明，也没奈何他们。那天晚上，自己不轮班，就到日班女工顾月娥家里住宿。这月娥本是泗泾镇上的人，嫁过男人，死掉了。只因家道贫寒，没法来做工的。因她姿色还好，厂里的先生看中了，派件极松动的事儿，三角小洋一天。她却想嫁给阿大。二人商量着偷卖棉纱，也不止一次。阿大发的小财，一半用在这月娥身上。谁知月娥还有一个旧姘头，如今是不理他的，看看他二人这般热刺刺的，不免动了醋意，便天天留心察看他们破绽。

一天晚上，只见铁路上黑魆魆的有两个人影，他胆子也大，赶上去仔细一瞧，原来正是王阿大合顾月娥，一人手里拎着一大包棉纱。他从背后把他拎的包儿一把抢下，大声喝道：“你们做的好事！怪不得总办说棉纱少，原来你们要运出去。今儿被我撞着，不消说，同去见总办去！”二人吓了一跳，回头看时，认得是严秀轩。二人跪下求情。秀轩那里肯听，拉着月娥便走。阿大乘空跑脱了。秀轩的意思，只要月娥回心转意，仍旧合他要好，也肯分外容情的。那知一路用话打动她，月娥牙缝里竟不放松一丝儿，倒挺撞

志(t n, 音坦) 忑(tè, 音特)——心神不安。

摹本缎——缎的一种，又称花累，俗称花缎。

西口出的头号摊皮——西口，山西及西北长城诸口，也指这一带地区；摊羊，即滩羊，主要产在宁夏、甘肃黄河两岸的一种绵羊，头部有黑色或褐色花斑，身为白色；毛细长而卷曲，呈波浪形，皮板柔软，比一般羊皮贵重。西口出的头号摊皮，即指西北出产的最好的摊羊皮。

玄色——黑色。

了几句。秀轩老羞变怒，只得去敲总办公馆的门。有个女仆开门，见他们一男一女拉着手，知道来历不正，臊的满面通红。秀轩一五一十告诉她，她说：“老爷睡觉了，你放回她去吧，有话明儿再说。”不知严秀轩肯放顾月娥不肯，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办棉花赚利壮腰缠 收茧子夸多合股份

却说严秀轩听了那女仆的话，只得说道：“她是偷棉纱的，要回了老爷，革逐她出去才是，我不敢轻放。”月娥乖觉不过，明知女仆暗中助她，便道：“我那里会偷棉纱？他自己拎了两包棉纱在前面走，我不合在背后喊了一声，他就诬赖我。阿姆！你看，我这般瘦弱的样儿，那里提得起这两包棉纱？”女仆道：“正是。我也估量着，这棉纱不是你偷的；你且进来，在这里过了一宿，明天回去。”又指着严秀轩道：“你自己做了坏事，还要诬赖好人，待老爷明儿起来了，我告诉他，斥革你，还不快把两包棉纱放下滚开！”秀轩告状不成，倒把罪名做在自己身上，说不出的气愤，知道顽她们不过的，只得把那两个包裹放下自去。那女仆觉得这是送上门的买卖，乐得捡了去。

次早，总办起来，她也就不提昨事，放了严秀轩的生。奈这位总办，是精明不过的，姓金名罗章，表字仲华。自从这厂开办时，便在里面做总办。他有一种好处，专意看得起工人，道不是他们工人出力，这厂是开不起来的。他还有一种脾气，小钱上很算计。他这厂里的同事，总不过开支十块八块钱一月，甚至三块四块钱一月的都有。人家不够用时，暗地里作弊赚钱，他虽有些风闻，也拿不着实在凭据，没奈何他们。因此大天在外面巡查，用了几个亲信的人做耳目。谁知他的亲信人，也要沾取几文的。他苦自己不着，到处留心察访。这日一早起来，瞥见一个面生女子，住在他公馆里，着实动了疑心，叫那些丫头老妈子来问。一个老妈子道：“这是我的妹子，在厂里做工，昨天晚上来看我时，天已不早了，回去不得，设法留他一宿。老爷已经睡觉，所以没上来回。”仲华道：“下次不管什么人，不准留住，叫她赶紧去罢！”那老妈子吐吐舌头，打发月娥自去不提。

仲华吃了早点，踱到公事房。只见他的小舅子领了一个人来，原是自己答应派他到嘉定去收棉花的。仲华忘却他姓名，不免细问一遍。他道：“晚生姓钱名清，号伯廉，家住苏州盘门里。”仲华皱皱眉，暗忖：“苏州人是著名浮滑的，然而目今用人之际，不好回他。”只得说道：“这收棉花，是个苦差使。花是要自己检看一番；价钱是总要公道些；分量要足。三件都下得去，便算你的功劳，随后再派别的好差使调剂；要有一件不妥，我是顾不来交情。这厂历年折阅，你是知道的。如今格外整顿，容不下一些弊病。你又是我这一边的人，要替我做面子才是。”仲华说一句，伯廉应一句是。仲华见他很知道规矩，模样儿也还老实，很觉欢喜。当时写了条子，结他十块洋钱一月的薪水。伯廉谢了委出去。当天晚上，就请金总办的小舅子吃一台花酒。下月到了嘉定，察看大概情形。这时棉花将近上市，他把旧同事结交几位，商通了那件紧要的事，就勤勤恳恳的收起棉花来。再说上海的棉花出产，本不如通州，靠着四处凑集，方才够用，要不是价钱抬高，那个肯载来卖呢，所以价钱涨落不一。四乡的价，比起市面上的价，又是不同。却被钱伯廉觑破机关，始而还不敢冒失做去，后来看看总办也没工夫查察他们这些弊病，不免放胆做起来。说不得为着银钱上面辛苦些，时常到上海来，打听

雪茄(jī , 音家)烟——英文 cigar 的译音，一种用烟叶卷制而成的烟。

叨(tāo, 音掏)扰——打扰。多用来表示客套。

忖(cǔn, 音刳)——思量，细想。

湖色——一种蓝色，称湖蓝色。

价目，合着市面行情，每包总须赚他若干元。遇着价目相差多的时候，赚一千八百是论不定的。伯廉运气好，偏偏收了九块多的子花，上海倒是十块多的价目，因此很赚几文，就在上海新登丰客寓里定下一间房子，两头赶赶。自然堂子里要多送几文，天天的酒局和局闹起来。常言道：“世上的事，都是锦上添花。”伯廉既然花上得意，资本充足了，就想做别的营生，得空到茶会上去打听煤油行情。只见小李、阿四报道：“今天煤油大跌价了，德富士一箱两元七角，铁锚牌两元三角，咪哋瑞记两听一元八角八分。”伯廉听了大喜，赶到行里打了三千箱的栈单。不上几日，客帮销路多了，煤油忽然大涨，每箱竟涨到一元光景。伯廉赶紧出脱，登时大发财源，除去佣钱、使费等类，干净弄到二千八百多元。自此在上海混，很下得去。只是腰包里硬了，不免意气用事，无意中得罪了厂里一位同事。这人姓钟名鑫，表字子金，在金总办那里钞写公事的，每月薪水四元。伯廉不合请他吃花酒，为叫局上面，刻薄了他几句。子金未免怀恨，在总办面前说他靠不住，幸而没拿着实在凭据。

一天，伯廉为了公事去见总办。仲华着实盘问一番，意思之间，是有些疑忌他，被伯廉一阵掩饰，说得总办无言而罢。伯廉到处打听，才知道子金撒他的谣言，不多几日，总办又请他去，当面把子金荐给他，在收花行里做同事，这是分明叫子金监视他。伯廉欣然领命，随即约了子金同去，说不得着实恭维子金道：“你我本系兄弟一般，银钱上不分彼此。兄久在外面，出息又少，难道不要寄些家用么？”子金道：“不要，我家里还可以过得。”伯廉又道：“你衣服太不时路，应当添做几身，要钱用时，尽管帐上付。”子金是初出茅庐的人，那里受过人这般恭维，只道他为人伉爽；又且自己也很爱时路的，果然觉得几件旧衣服穿不出去，便支了五十块钱，做件宁绸棉袍子，摹本缎马褂。伯廉见他动用了帐上的钱，便胆大了。

当晚见他衣冠济楚，就约他清和坊王宝仙家里酒局，荐了个极时髦的信人给他。子金乐极忘情，酒后去打茶围。那信人自然竭力奉承，就邀他酒局哩和局哩。子金不好意思回绝，只得含糊答应。回到栈里，伯廉是躺在床上呼呼的抽烟。子金背负着手，不言不语，在那里筹思。伯廉早知就里，挑拨他一句道：“子翁，我荐给你的信人好不好？”子金道：“没批评！我看她在王宝仙之上。你为什么不改做了她？”伯廉道：“不敢，这金小宝是极时髦的信人，花榜上簇新的状元，除非像子翁这般名士风流，做她才称哩！”说罢，呵呵的笑。子金道：“伯翁，休得取笑！我穷到这般田地，那里还能做什么红信人！”伯廉听他说这话时，把烟枪一放，站起来，道：“子翁，当真肯做她时，那摆酒的费，都在小弟身上。和局也容易，我招呼几位朋友，

宁绸——南京产的带斜纹的绸。宁，南京的别称。

蛎黄——牡蛎的肉。

黑魇（x，音需）魇——形容很黑。

踱（duó，音夺）——慢步行走。

委——托付，委任。谢委，对委任表示了感谢。

花酒——有妓女陪伴的酒席，叫做“花酒”。

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

酒局——在妓院里摆酒请客。

和局——在妓院里招待友人打牌。

替你撑这个场面便了。”子金道：“当真么？”伯廉道：“谁合你说顽话？”子金正要追问下去，可巧来了两位伯廉的朋友，只听得伯廉在那里合他商量明年做茧子的话。子金不便插嘴，好容易等到打过两点钟，两人才去。伯廉收拾烟家伙，便也睡觉。一宿无话。

次日，伯廉睡到十一点钟，方始抬身。吃了早点，过完烟瘾，出门去了。子金独坐无聊，不知不觉，走到金小宝家。娘姨道：“钟大少，今朝阿是要来碰和？”子金满面羞惭，只得搭赅着道：“我是要摆一台酒，先来合你说声的。”那娘姨觉得好笑，知道他是个曲辫子，乐得把他盘住，就叫定菜，送文房四宝上来，请钟大少请客。子金弄假成真，只得写几张条子，发出去。谁知他请的客，都不是顽笑场中的人，都辞了不到。最后相帮打听，钱伯廉在王宝仙家里碰和，硬把他请了来。伯廉是知道子金在这里闹笑话了，一路笑着进来道：“我说钟大少是条金鱼，只要有红虫吃，没有不上钩的。今天定是双台。”娘姨道：“钱大少来仔末，今朝格台酒吃成功哉！阿是倪原说要双台格活？”子金只是摇手。伯廉道：“我两个人是吃不来这台酒的。子翁，还有贵相知没有？”子金红着脸道：“悉听尊裁。”伯廉笑着，只得替他请了几位朋友，总算没坍台，下脚开销，子金还有存下的四块钱。从此子金有了这个堂子里走动，便不寂寞了。一般也有人请他吃酒碰和。伯廉约莫着他用到一百几十块钱，便催他到嘉定去。子金没法，只得动身去。

不多时，伯廉乘闲，把子金不到一月，已经支用一百多元，告知总办。总办不信。后来看见子金浑身衣服，换得极新，不由的信了伯廉的话，把他辞了回去。伯廉从此拔去了眼中钉。

看看残年将过，伯廉也不回去。那上海遇着新正月里，另有一番风光。伯廉有的是钱，除是天天嫖赌吃喝，也没别的正经。真是光阴易过，看看新茧将要上市，伯廉便去合他两位朋友商议，你道那两位朋友是谁？原来一位是申张洋行里的买办周仲和；一位是华发铁厂里小老板范慕蠡。当下三人见面，谈起做茧子的那桩事。伯廉道：“这收茧子，第一要赶早，如今收的人多了，迟一会，价钱就要涨起来，将来卖不到本，定然折阅；再者我们究竟初次做这买卖，不好放出手段。据我的意见，还是尽三万银子小做做吧。”慕蠡道：“三万银子干得出什么事业？家君说得好，要做买卖，总须拚得出本钱。他做的事，没有三万五万的，至少也要十万八万，他又道：‘做买卖不好怕折本，这次不得意，下次再来，总有翻身的日子，要是胆寒，定然折阅。’他们老做买卖的，都是这般说。伯翁，你放心吧，我是不给当你上的！据我的意见，小做做，每人凑三万银子如何？”仲和点头道：“慕翁的话是不错，万把银子，我们也犯不着辛苦这一趟。”伯廉道：“仲翁，慕翁，都是有家；小弟是略略有点儿积蓄，万一折阅了，再筹不易，所以胆子小些。市面又不如从前，虽说洋人肯收，那价是随他的便，涨落拿得稳吗？既如此，我们只得再议了。”说罢，起身告辞。慕蠡道：“合股不成，也犯不着就走，我正要请你，咱们吃大菜去吧。”伯廉不好意思却情，只得同到江南春。慕蠡又去邀了两位朋友：一是茶栈里的张老四；一是祥和皮货店里的老板胡

茶会——旧时商人交换行情的处所。

咪哋——从前上海的一家德商洋行的名字。

出脱——出手，脱手。

出息——这里指收入、收益。

少英。不一会，客俱到齐，大家见面，自有一番寒暄，不须细表。席间又谈起那做茧子的话来，张、胡二人情愿合拼三万，慕蠡是肯独出三万金的，仲和肯拿出二万来，还有一万没人承认。伯廉被他们抬在场面上，说不得允了万金，也就大费踌躇了。当下商量分两处去收。慕蠡道：“我们无锡有好几座灶，足可收几千担茧子。”伯廉道：“还是分收好，价钱里面又好取巧些。”慕蠡道：“开销呢，依我说分两处照顾不来，还是一处好。茧子莫过于无锡最多，又且都好，不如径上无锡去吧。南北两门，我们都有灶的。”老四也以为然，于是五人走了计。仲和道：“我们五个人，倒有四位走不开的，到底还是慕翁闲些，只好仰仗你偏劳的了！”伯廉道：“正是，这事非慕翁去不妥。”要知慕蠡是否肯行，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话蚕桑空谈新法 查帐目访悉弊端

却说范慕蠡因大家推他去收茧子，素性是伉爽的，并不推辞。他原是无锡人，自然本地几位茧行中的老手，一齐写信去招罗了来，只待收齐股子，便回无锡。这时各人的股分，都已交齐，只钱伯廉只交了五千两，约了三天后交清。伯廉急的没办法，到处设法，那里筹得出。原来这时几位有钱的朋友，都打算结存本钱，去收茧子的。伯廉没法，只得在花行里，挪动了三千金，预备抽空补上，其余二千，只得恳慕蠡暂垫。慕蠡念他平日交情，也就允了。钱、周二人连日摆双台酒，替慕蠡饯行，再三计划而别。

且说范慕蠡别了众人，带着一位总管帐的杨陶安同行。包了戴生昌一个大餐间。次日午后，方到苏州，脱班了，无锡老公茂轮船已经开行。慕蠡只得将行李什物搬入栈房，闷坐无聊，约陶安到阊门码头上闲逛。二人兜了个圈子，只觉满目凄清，那里及得到上海十分之一。二人走得腿酸，找个茶馆坐下。谁知对面就是周翠娥的书寓。这周翠娥合慕蠡有割舍不来的恩情，慕蠡本打算娶她为妾，只因被妻子知道了，哭闹过几次，所以中止了。这时无意遇着，慕蠡只当没见她，别转头合陶安闲话。一会儿，娘姨走了过来，慕蠡便没法了，那娘姨定要请慕蠡过去，陶安又在一旁凑趣，慕蠡是前情未断，不免约陶安踱到翠娥房间里，原来翠娥正在那里梳头哩。当日慕蠡被翠娥缠住了，只得摆酒请客。苏州城里，慕蠡也很有几位朋友，什么凌筱云、金子香、徐委荷、王仲襄，都是世家公子，很能花费几文的。慕蠡把他们一齐请到，彼此寒暄一阵。就酒菜飞腾，笙歌鼎沸的热闹起来。饮至半酣，翠娥拉了慕蠡，切切私语，是要留他住下的意思。慕蠡不肯，禁不住翠娥装痴撒娇，弄得慕蠡心魂无主。当晚席散，陶安道：“慕翁，今晚是住在这里了，我回栈房去吧。”慕蠡道：“停会儿我们同走。”说罢，陶安已披上马褂。慕蠡也要穿马褂时，娘姨一把拉住，道：“范老爷啥也要走呀！倪先生间搭勿好住，为啥要住龌里龌里格客栈？依倪说末，杨老爷也勦走勒，倪先生对面房间里搭张干铺，阿是清清脱脱也呒啥碗。”陶安抿着嘴笑道：“慕翁，你是去不成的，小弟明天写了船票，再来请你。”说罢，登登登的下楼去了。慕蠡合翠娥重寻旧梦，不知不觉，睡到次日晌午才起。陶安来探望过两次，那里敢惊动他。无锡、常州的船一起开完了，他还未起哩。幸而陶安有主意，没先买票，晓得慕蠡极少也要住三五天的。

再说慕蠡醒来，随手取乌金表看时，原来已打过十一句钟了，赶忙起来梳洗。翠娥还未醒哩，且不惊动她。梳洗过，就叫相帮去请杨老爷。相帮回说：“杨老爷来过两趟，说今朝无锡的船，十点钟就开了。”慕蠡急得直跳，把翠娥也惊醒，再三劝他宽住一天，明天起个早，赶上轮船吧。慕蠡正在没法的时候，凑巧金子香的仆人，送了个字条儿来，约他晚上酒局。慕蠡把他辞了，想要雇民船直放无锡。不一会，陶安已到，说起轮船已开，慕蠡怪他道：“你既来两趟，为什么不叫醒我？”陶安道：“我可不敢，原也不曾上楼。”慕蠡碍了面情，不好直斥他，心中却很动气，就催他雇民船去。陶安道：“今天大西北风，轮船都要迟半夜才到哩，民船再也摇不上的，只江北小民船，还勉强拉得上纤。慕翁，你坐得来吗？依我说，还是宽住一天，不

伉爽——爽快，爽利。

信人——即妓女。

要紧，茧子上市还早哩。”慕蠡道：“不是这般说，我呢，折阅点儿本，倒不要紧，只是受了人家的托，要把这事闹坏了，如何对得起人，将来还能做交易吗？”翠娥在旁听着道：“耐阿是做茧子？间末请放心吧。倪勒咻无锡灯船浪，就晓得茧子要下月初头上市咻。”慕蠡将信将疑，计算着下月初头，还有十几天哩，略宽了心。

不多一会，娘姨摆上点心，是两碗糟鸡面。慕蠡让陶安同吃。忽见相帮又拿了一张字条上来，慕蠡接来看时，就是金子香接了他复信，又来请的，内言：“你我这般交情，连一刻都不肯为弟留，未免太没道理了！”他措词不善，把多少见怪的意思，一齐写了出来。慕蠡最重的是朋友交情，那肯得罪他，赶紧写个回片陪罪，允他一准到的。

当日明知回栈无益，只得在周翠娥家便饭。晚间赴金子香的酒局，见面又作揖告罪，提起脱了轮船班头的话。大家劝说，多耽搁几天不妨，茧市还早哩。凌筱云、徐季荷、王仲襄都要复东。慕蠡再三谢时，他们不答应。慕蠡一则觉得茧市还早，二则也觉割不开翠娥的一片缠绵，乐得顺便应酬了朋友，就似应非应的答应了他们。果然次日依旧未能动身。接连赴了凌、徐、王的酒局，才议到上无锡的话。陶安暗中着急，只恐迟了日子，茧子要贵，好容易等到慕蠡发愿肯动身时，人家已占了先机了。

二人下船后，不消一日，已到无锡。赶紧上岸看时，只见竹篓子一担担挑的都是茧子。慕蠡着急非常，只得把行李先搬入茧行。走进去看时，有两个看行的人，在那里，并未开秤。慕蠡道：“他们那些人呢？”看行的道：“只因没接到大少爷确实信，有的耐不得，接了别行的事；有几位没事的，还在家里坐地。”慕蠡焦躁起来，叫仆人们赶紧把他们请了来，埋怨道：“你们为什么不早写信来通知我？”内中有位收茧子老手葛天生道：“东翁，上海是几时动身的？晚生前月半早有信去，如何没接着呢？”慕蠡一想，才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在苏州耽搁许多天，就也没得话说了。

当下吩咐他们布置一切，打听市价。天生道：“市价不消打听，今年茧子是小荒年，乡下人把价钱抬得太高了。初三日上市，就是三十九两一担，如今卖到四一二的光景。”陶安道：“还好，上海开盘时，可以赚二三两银子一担，收足二千担茧子，还能赚得到五六千金。”慕蠡只是摇头，踌躇半天，只得叫他们尽力做去。第一天还来得踊跃，收到二百多担，以后渐渐的少下来，甚至三二十担不定，价钱弄到四十三四两一担。天生细细的核算一番，道：“再收下去，是没意思的了！”统共收到一千多担茧子，依着他便要停止。慕蠡还想多收些。天生合陶安切切私议道：“他不懂得做买卖的诀窍。但他是个东家，只得依他。”当下各人在行内闲着没事，陶安是喜碰和的，就纠了同事，合成一局。慕蠡见了，很不自在，连讥带讽的说了几句闲话。陶安只得罢手。

那行是沿街的，陶安诸人，天天闲眺，只见乡里踱来一位先生，这先生合天生认识的。他姓孙名新，表字拙农。他家里也养蚕，只不知他那里得来的法子，他养的蚕，没有一些儿病的，做得一个个又厚又好的茧子，把来自己烘了，只卖不出去。为什么呢？他本不在乎卖钱，也怕难为情，合那些行

打茶围——去妓院与妓女调笑。

碰和——打牌。

里讲价。他的意思，是把这个养蚕法子试办试办，想教给人的。争奈人家虽然羡慕他茧子好，却没工夫去听他演说那番道理。只葛天生是很信他的话。二人见面，天生道：“孙先生，你来得正好，看看我们收的茧子怎样。”就对慕蠡、陶安道：“这位孙先生，是养蚕的名家，我佩服他养的蚕，没一条不做成极好的茧子，不信时，他身边一定带几个做样，你二位看看如何？”拙农微微笑着，怀里掏出几个茧子来。大家细看时，果然又坚致，又厚，不免叹羨一番。天生打开收的样茧来，拙农仔细看了一眼，道：“这都是盐卤种，天撒种就好了。”天生点头。慕蠡、陶安不懂，急问所以。拙农道：“蚕子要于下雪时，放在露天里，任那雪撒上去，所以叫做天撒种；那盐卤种呢，就是盐卤里泡出来的。天撒种的茧子，做得极厚、盐卤种就差得许多。但是乡里人贪图省事，总是用盐卤的多。再者我们养蚕，只知道蚕的病难治，不晓得察看茧子。西洋人是把那蚕身用显微镜细细照看，内中有什么一种微粒，西语叫做‘克伯司格’。这个病，叫做‘椒末瘟’，西名‘伯撒灵’。这病极容易传染，一蚕犯了这病，把他蚕都带累坏了。从前法国学士，有一位名巴斯陡，知道这病在蚕身上发得极快，不但传染别蚕，就是它将来变成蛾，生了子，这子也受那老蚕的遗传病。冬季里是不发出来，春季时它长成了个蚕，这病一时俱发。巴斯陡想出一个法子，候那两蛾成对时，用小木橛或小竹圈，把它一对对的隔开，编了记号，待它生下了子，把那蛾一个个的放在乳钵里磨碎了，拿显微镜照看。那个有微粒的，就弃掉了不用，所以永远不出毛病，这法叫做‘种蚕分方法’。日本国的法子，更来得周到。他察出高地的蚕子比低地好，为什么呢？那低地养蚕稠密，不如高地稀疏，力量足些，所以把高地养的蚕子纸，盖了戳记，准人售卖，还要预先派人照料他养蚕子的各事，没经过照料的，不肯盖戳记，这时获利，比前加了几倍。人家是国家有人替百姓经理的，我们只得自己留心，怎奈乡愚再也不肯听信人的话，随你说得天花乱坠，他总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譬如养蚕如何喂养，如何预备桑叶，如何每眠前后将蚕移到新床，蚕屋内如何生暖，蚕山如何编造，如何拆山收茧，这些成法，大约不甚离奇。只用显微镜的法子，除却学堂里人懂得些，乡愚那里得知，倒喜禁止人说杂话，看得那一条条的蚕，都像有神道管着的一般。你说奇怪不奇怪！要知道，这显微镜察看的法子，还有许多妙处，除椒末瘟外，还晓得那蚕有小五方形质，血轮形质，小腐质，小水虫质，一种种分别起来，优的劣的，肚里都有个主意。他们有什么养蚕公院，大家在内考较的。我们国家不能照办，暗中亏损不少。那用显微镜看蚕的事，最好叫女工做去。据说外国女工，每天能看四百个哩。近两年蚕务不能兴旺，我细想起来，又有一种弊病，都是种的桑树太密了；养蚕的屋也挤在一处，传染生病，也是有的。总之，一件事没条理，件件事都坏，自己知道弊病，肯改就好了。”拙农说了这半天，只天生还有几句话听得进；慕蠡、陶安只觉他说来全不切当，暗道：“关我们收茧子什么事呢，这人真是个迂儒，唠叨可厌！”便佯佯的不睬他。拙农见他们爱理不理，自觉空发议论，来得无趣，只得搭趣着告辞而去。

曲辫子——上海俗语，用来讥讽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相帮——妓院里的佣人。

下脚开销——付给妓院仆役的赏钱。

戴生昌——当时日本人经营的内河轮船局的名称。

再说慕蠡见那卖茧子的挑来无几，没法收秤，结算帐目，载货回上海去。当即有几家亲戚，叫了灯船，请他吃酒送行。又游了一天惠山，品过泉味，带了几坛水去。路过苏州，他叫陶安押着茧船先行，自己在周翠娥家里住下，按下慢表。

再说钱伯廉移用花行办花款子三千两，不知那位同事，通了消息，被总办金仲华晓得了，大不放心，又不敢遽行革逐，只得派了个极亲信又精细的人，去查他的帐目。伯廉这时，正住在新登丰寓里，眼巴巴望那茧子来哩。那查帐的，姓伍名光，表字实甫，系金总办的表侄，年纪不过二十多岁，时常合伯廉在一起吃酒碰和的。这时奉了总办的密委，也明知伯廉住在寓里，却不去见他，私下搭船先到嘉定花行里，把总帐、流水、日用、暂记各项帐目，细算一遍，又把卖花行情参校过，看出许多弊病来，把他同事个个盘问到，吩咐道：“你们没甚事，这弊端都是钱伯廉一人做的。我是总办派来查他的弊端，你们休得相瞒，须一一告知了我。我在总办面前，保举你们。到底他怎么开花帐，怎么以贱报贵，怎么移用公款？”那行里同事，只一位余小航是伯廉中表至亲，素常关切，惊得目瞪口呆。其余二位，银钱上面都被钱、余二人吃去了大半，本就愤愤不平，好不容易有法下刀，还肯不直说么。便一五一十，把细底都献出。小航也没法掩了他们的口，只得等到晚间归房睡觉的时候，写一封密信，告知伯廉，嘱他赶紧设法。

这时伯廉写了几封信去，问慕蠡收茧子的事，竟没接到一封回信，心中忐忑，只得去找周仲和，问其所以。仲和道：“我也寄信无锡，据茧行里的同行来信，慕蠡还没到无锡哩。”伯廉失惊道：“这还了得！人家的茧子已收得差不多了，他还没到，这不是浪费几个川资么？果然单费几文川资，倒也罢了，我就怕他不论贵贱美恶，随便收了下来，将来卖不出去，不是本钱捞不回来么？”几句话，说得仲和也急了。二人商写了一封信去，问他切实情形，从邮政局寄去。仲和约伯廉在正丰街得和馆便饭，堂倌认得是周老爷，分外恭维，吃了个鱼片虾仁、炒腰花，四两白玫瑰酒，两碗蛋炒饭，会下帐来，一元三角。出门踱到绮园一躺。这绮园是伯廉常到的，堂倌都认识他。手巾起过，送上一盒烟来。仲和不吸烟，伯廉举起枪来呼几口，只吸得满屋云雾迷漫。仲和有点儿受不住，眼花头涨，没奈何脱去马褂，拿把扇子尽搨，却把伯廉的灯火搨得摇颤不定。伯廉放下签子，道：“仲和，你怎么这般怕热？”仲和未及答言，只见伯廉的小家人，手中拿了封信上来，东张西望。仲和瞥眼见了，喊道：“猴儿，在这里。”猴儿回头看时，果见主人合周老爷躺在那铺上，赶来道：“老爷，我那里没找到，因想老爷常到这里来，碰碰看，果然碰着，有要紧信在此哩！”伯廉不则声，接来拆开看时，只吓得浑身冰冷，面皮雪白。不知信内所说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阊门——苏州城的一个门。

回片——回信。

复东——作东回请。

争奈——无奈。

第五回 还花银侠友解囊 遇茶商公司创议

却说钱伯廉接着余小舫的信，吓了一跳。仲和揣其神情，料想有大不了的事，问道：“什么信，伯翁这般惊疑？”伯廉道：“不相干，这是小弟的家事。”仲和也不言语。伯廉无心吸烟，急欲回寓，看那烟盒子里还剩一口烟的光景，就叫堂倌拿洗脸水来，合仲和斟酌道：“小弟要到嘉定去一趟，茧子要是来了，请仲翁作主；分帐时，待小弟来再分。”仲和道：“那个自然。伯翁有贵干，但请放心便了。”伯廉付过三角小洋的烟资，即便下楼，合周仲和拱手而别。回到寓里，左思右想，没得主意，要见总办吧，徒自取辱；要回花行呢，同事离心；况且这事体原是自己的错。仔细一算，净亏了帐上三千多银子，不知道茧子的销场如何，万一出脱不了，那是坍台就在目前；果能赚得几文，商务中倒还混得过去，只是这个美馆脱了可惜。想了半天，忽然拍案大喜道：“我有法子！这总办做事，本没主见的，他见我亏空这许多银子，万不敢撤我这个差使，为什么呢？怕我还不出哩。我要是不则声，他倒要虑及将来，我莫如自行检举，到他那里投首去，他反放心了。”想定主意，安心睡觉。

次日一早起来，就雇东洋车赶到杨树浦，叩金总办的门，却见那前次放掉顾月娥的女仆前来开门。伯廉满面笑容道：“你托我打的戒指打好了，今天特地送来。”说罢，在身边尽掏，掏了半天，叫声：“哎哟！我不知道在那里失落的，这便如何是好！唉，可惜，可惜！那戒指不用说，不但金子好，就是那块钻石，也值二三十块洋钱，我还是买的便宜货。阿姆，我实在对不住你，我另送你一个吧！”说罢，把手指上带的戒指，除下来递给她。那女仆陪笑道：“钱师爷，你也太客气了！我只要打个银的，你为什么替我打起金的来！你的戒指，我恐怕带不来的。”一面说，一面带，可巧合式，当下大喜，千恩万谢的谢这位钱师爷。谁知伯廉的金戒指是假的，只消一二角小洋，在青莲阁茶楼上，就买得来的了。伯廉问她总办起来没有，她道：“还没起来哩。钱师爷，请门房里等一歇。”女仆领了伯廉走到门房里，那门丁见上房女仆领来的人，那敢怠慢，好好的请他坐了。不多一会，听见总办咳嗽的声音。伯廉再三央求那门丁去回，总办果然请见，开口便问道：“伍实甫会见了么？”伯廉站起来道：“没会见，晚生这会儿是来告罪的。”总办惊道：“你有什么罪？”伯廉接连请了两个安道：“晚生实在一时糊涂，因华发厂里的小东家斗做茧子，晚生抬在场面上，没法，不能不答应；及至当场答应了，自己又没银子，又不好回复，看看现在没花好收，去年的花，也算收得便宜，存下三千多两银子，斗胆把来移用。晚生原指望茧子出脱，随即本利归还帐上，却也不想赚钱，不过应酬那范慕翁罢了。料想慕翁家里，那般富厚，赚了钱，不必说；就是没赚钱，这银子也千稳万当的，他定然交还晚生，那时把来办花不迟。晚生不敢瞒了总办，特来禀知的。”仲华听他一派奸刁话，很觉动气，也顾不得他的面子，便道：“你又不是第一次当同事，那里见过公中款子动得的吗？银子存在那里，你不要管它用得着用不着，总不是你可以借用得来。如今银子是用出去了，还拿这话来搪塞我，当我什么人看待呢？你自己去想想该不该便了！”伯廉听这口气不对，站起来又请了两个安道：“晚生赶紧设法归还，等不得茧子出脱的了。”仲华道：“这

还像句话，限你三日内交还这三千多银子。要交不出时，也休来见我。”伯廉答应了几个是，慢慢退出。仲华也不送他。

伯廉出了公馆的门，袖中拿出手巾，把头上的汗擦干了，跑到总帐房里，想找薛子莘说个情，偏偏子莘昨天出去还没回来哩。伯廉料着厂里同事，没人合他要好的，只得走出厂门，却好有一部东洋车，伯廉跨上去坐了。回到新登丰，满肚踌躇道：“这三千两银子，张罗倒还容易，只是银子交出，馆地没着落了，我且听其自然。他要辞了我时，我便老实笑纳这三千两头，有何不可。”主意想定，乐得宽心。

当晚又约了周仲和、张老四、胡少英这班人，吃了一台花酒。席间谈起茧子的事，仲和道：“我看慕蠡这人，总要算得少年老成，断没有什么荒唐的事，除非病在途中，不然为什么一封回信也没有呢？”老四道：“他去了十几天，他老人家也很记挂他，据说他家信都还没到哩。”伯廉道：“我这两无倒还没事，我上无锡去趟吧。”少英道：“伯翁能去，是好极的了。”正说到此，仲和的马夫递上一封信来，道行里的阿大送来的。仲和接信在手看时，确系慕蠡的信。仲和大喜道：“慕蠡有信来了，我原说他不会误事的。”当下拆开，大家聚拢看时，内言：“弟不该在苏州耽搁了几天，开秤迟了几日，少须吃亏，只怕收不上二千担茧子。现在是四十三两一担的光景。”伯廉道：“收不上二千担呢，倒不要紧，只是四十三两的价钱太大了，恐怕卖不出去。”仲和道：“还好，少赚些不要紧，只要货色正路，总不至于吃亏。”各人放下一头心，只伯廉虑到折本。酒散后，大家商量写回信。又到少英店里，拟定稿子，信中劝他少收，早些回沪。

自此无锡、上海不断的两处函商，信息灵了许多。到得茧客三三两两的回上海时，只慕蠡不见来到；并且连信都没有了。伯廉打听上海市面行情，知道上等茧子，卖到四十六两一担，计算着还有三两银子一担好赚，那盼望慕蠡回来的心，分外急切；天天到华发厂去探听，那有影儿。又迟两天，茧子来的多了，价钱就跌落一两。伯廉大惧，只是干着急，莫可如何。这晚一夜何曾睡着。天明时朦胧睡去，直到十一点钟，还未醒来。仲和来了，开门好一会，伯廉才醒过来，慢慢穿好衣裤，开门时，原来是仲和。伯廉道：“我今天失，对不起的很！”仲和道：“我们还说客套话吗？我特来看你，为的就是茧子那桩事。”伯廉急问道：“茧子的事，怎么样？”仲和道：“我只道慕蠡是靠得住的，那知道他恋了个周翠娥，就把正事耽误了。昨晚杨陶安来找我，说茧子已到，还在船上。慕蠡在苏州住下，他有信在此，你看吧。”怀中掏出信来。伯廉看过，呆了一会，道：“据他说，后来收的三百担，是四十四两。这般大的价目还了得？不是白辛苦一趟么！如今行情一天天的跌下去，他还说要等他来再议，栈房钱加上去，那里能赚钱？看这光景，今年茧价，不见得再贵上去的了，莫如我们作主代销了吧。”仲和道：“这又不便，他要怪的。”伯廉道：“我们不怪他，他还能怪我们么？”仲和道：“我们且会齐了张、胡二位，把茧子安放好，再议。”当下伯廉叫一碗面吃了，过足早瘾，便去访张、胡二人。又找着杨陶安，把茧子起上了栈，回到四海昇平楼吃茶。只见掮客陈新甫走了来。伯廉问他茧子行情，新甫道：“今年很奇怪，逐天跌涨价一两，茧客都不肯谈买卖了。我也不劝他们早卖，横竖

伯撒灵——英文 Bacteria (细菌) 的译音。

巴斯陡——(Louis Pasteur, 1822—1895) 十九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为近世细菌学的奠基者。

是要涨上去的。”伯廉听了，略觉安心。新甫道：“慕翁收的茧子，听说价钱很贵，不知道有多少担。”仲和道：“一千三百担光景，四十四两一担哩！”新甫微微笑道：“吃了苦头了，通无锡没有这个行情的。”伯廉听了，默默不语。新甫又道：“你们茧子要卖时，找我便了。”仲和道：“那个自然。”新甫匆匆辞去。

隔了三日，慕蠡已回，各人见面，无非谈茧子的话。慕蠡不信行情这样跌落，就去找了个熟掬客吴月坡来打听细底。月坡道：“外国丝一年多似一年，中国商家，还有甚么指望呢！他们一个行情做出来，不怕你们不依。我是看透了其中毛病，恐怕只有落下去，不会涨出来，劝你们早些出脱吧。那三百担照本卖，一千担赚一千银子，譬如白辛苦一趟吧。”慕蠡那里肯听。仲和、伯廉倒也劝他早出脱为是。慕蠡是富家公子，不在赚钱折本上计较，总要拗过这口气来，便道：“诸位不须着急，只宜静候，我倒要博他一博。将来赚钱，大家均分；折本，我一人独认便了！”伯廉道：“这话当真么？”慕蠡道：“那个说假话呢？不信，我可写下字据来！”仲和道：“说那里话！正经我们从长计议。”慕蠡道：“我是喜爽快的，省得大家担心，莫如我一人独做好些。”伯廉道：“说顽话哩，慕翁不必多心！我们吃番菜去吧。”

当下大家走到金谷香，吃完番菜，伯廉拉了仲和，仍到绮园躺烟灯，还没吸完一口，那小家人猴儿又来了，道：“伍师爷来找老爷，说那花行里的三千银子，要再不还时，巡捕要来了。他约老爷明天在三万昌吃茶，议这桩事。”伯廉惊忧无措，只得把实情告知仲和。仲和道：“你为什么不早说？三千两银子，算不得什么事，也要把巡捕来吓唬人？你们那金总办，也太器量小些！”伯廉道：“可不是？他一文钱都看得甚大，宁可被人家一竹杠敲一万八千，就不则声；我规规矩矩的借用三千两，还合他说明了，就不给我这点儿面子。这事我知道，那伍实甫在里面挑拨他，想讨总办的好，夺我这办花的事儿哩。”仲和道：“这人也太阴险了。到底外国人好共事，他除非不信这个人就不用；要用了他，随你别人想尽千方百计，要攻讦这人，他总不听的。你的事不要紧，我借给你三千银子还他，看他怎么说！要是总办辞你，也不怕，我荐你到茶栈里去。张老四前天还托我找朋友哩。”伯廉感激不尽。烟后就同仲和回行，打了三千两的银票，交给伯廉。

次早，伯廉起得迟了，实甫已在外面等了多时，见面后，伯廉很发一场话，道他不顾交情。实甫道：“须不干我事，这是你同事不好，到总办那里说过话，我是奉总办差遣，不能不合你接谈。据我的愚见：伯翁，还是合他结清了这注帐吧，大家好聚好散，有何不美。”伯廉道：“银子是有在这里，我虽然穷，何至拐人家的银子呢。”说罢，把银票取出给实甫看。实甫道：“好极了！我原合总办说过，伯翁不是那种人，尽可放心，争奈总办胆小，急得没法，差一点儿要打官司，还是我从中阻挡的。这银票交给我代还吧。”伯廉道：“我自己当面交。你不放心，同去便了。”实甫无奈。二人雇了车子，同到杨树浦。

这时金总办已到公事房。实甫领了伯廉，同会总办。仲华对伯廉道：“你答应我三天交还银子，如何一去不来，少见这样没信的。”伯廉不似上回那样谦恭，抢着说道：“我怎样没信？银子是硬货，我既借用了，总要设法才

无几——很少。

惠山——无锡的名胜。

得归还。原是你吩咐我，没银子休来见的，我是遵命而行。”仲华大怒道：“你这算什么话！银子不是我的，你要不还，自有人来同你讨！”伯廉冷笑道：“你折阅的银子，也就不少，向那个讨去？我今天是来还银子的，你休要动气。”仲华听他说来还银子，不觉回嗔作喜道：“老兄，果然来还银子么？兄弟错怪了你！”伯廉呵呵冷笑，袖中取出银票交上。仲华细认银票，是纯泰庄的，料想不至做假，就叫实甫同他去验票。伯廉道：“尽验便了。”当下没法，只得同去验过是真。

次日，伍实甫奉到金总办条子，接伯廉的手。伯廉早知有此一举，就把各帐交代清楚。回到上海，满心不自在，去找仲和诉说冤苦。仲和也代为不平，宽慰了几句道：“我明天见张老四，一准替你设法便了。倒是我们茧子的事，很不好，如今跌到三十九两了，再跌下去，只怕我们本钱都要折光哩！”伯廉这两天，没工夫理论到茧子，听见仲和这般说，大吃一惊道：“我们莫如分货，各人自己去卖吧。我是只想捞回本钱，还好做别的事业。慕翁太执性，依了他时，定然捞不回本钱。他虽说折本独认，不过说说罢了，那里肯呢！”仲和道：“那倒论不定，这人本是个赛阔的，只消恭维几句，怕不独认了去。我所以合老四约定，这茧子听他做主，折了本，看他怎么交代便了。分茧的话，虽然不错，已自吃亏，你仔细想想。”伯廉道：“我真佩服你，看得透彻！我这小股分，也没什么说头，随着大家怎样便了，横竖也少不了我的。”仲和道：“正是。”伯廉别了仲和，到王宝仙家里吃了便饭，自回寓处。

隔了两天，仲和招呼他同去见了张老四，本系熟人，免了好些礼节。伯廉就将行李搬入天新茶栈。不过是管的帐目，没甚出入，远不如花行活动了。

一天，忽有三位广东人来找张老四，伯廉接见，通问姓名。一位戴眼镜的，姓欧名鳌，表字戴山。一位穿葱绿湖绉单衫的，姓邝名豫中，表字子华。一位穿官纱大衫的，姓卢名商彝，表字伯器。三位都是潮州人。伯廉问他们：“找敝东什么事？他还在公馆没来哩。”戴山道：“我们想开个制茶公司。如今中国茶业，日见销乏，推原其故，是印度、锡兰产的茶多了。他们是有公司的，一切种茶采茶的事，都是公司里派人监视着；况且他那茶，是用机器所制，外国人喜吃这种，只觉中国茶没味。我记得十数年前，中国茶出口，多至一百八十八万九千多担，后来只一百二十几万担了。逐渐减少，茶商还有什么生色呢！我开这个公司的主意，是想挽回利权，学印度的法子，合园户说通，归我们经理。叫园户合商家联成一气，把四散的园户，结成个团体，凑合的商人，也许做一公司。再者，制茶的法子，就使暂用人工，也要十分讲究。我另有说法，将来细谈。最坏是我们茶户，专能作假：绿茶呢，把颜色染好；红茶呢，搀和些土在里面；甚至把似茶非茶的树叶，混在里面。难怪人家上过一次当，第二次不敢请教了。倘若合了公司户商一气，好好监视，这种弊病先绝了，茶能畅销外洋，这不是商家的大幸么！素知贵东焙茶出名，特来合他商议，请教各事，能合股更好，不知他甚时来栈？”伯廉道：“他不定的，也许今天不来。我叫人去请他便了。”不知三商合老四见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品过泉味——即饮过泉水泡的茶。

川资——路费。

第六回 扬州府豪商出世 上海滩茧市开盘

却说钱伯廉叫伙计去请张老四，半天才回来，道：“四先生没在家，不知到那里去了。我找遍了几处茶会，都没见他。”戴山听说，便道：“既如此，我们改日来候他吧。”伯廉道：“等敝东亲自过去拜候。只不知三位寓在那里？”戴山道：“我们寓洋泾浜泰安栈。”说罢，起身告辞。伯廉送客出去，恰好周仲和的请客条子送到，是请他燕庆园吃晚饭，客已到齐。伯廉赶忙换了一身华丽衣服，雇车到了燕庆园，仲和、慕蠡合张老四都在那里。大家起迎，伯廉入座，合老四谈及广东茶商找他的话。老四道：“唉！为什么不叫人来找我？”伯廉道：“伙计先到你公馆里没找着，又把几处茶会上都找遍了，不知道四先生却在这里。”老四道：“他们住在那里？我去拜他。”伯廉道：“他们往泰安栈。”老四就要去，仲和道：“这时不见得在家，我去请他们来吧。”叫堂倌拿请客条子来，就请伯廉代写。一会儿，胡少英也到了。原来这一局，正是为茧子的事。慕蠡便道：“恭喜诸位！我们的茧子，不但不折本，还要赚到四五两银子一担哩！如今扬州府出了一位大豪商，家私有个几千万两，诚心合外国人做对，特地放出价钱收买茧子。自己运了西洋机器来，纺织各种新奇花样丝绸等类，夺他们外洋进来的丝布买卖。这位大豪商，少兄昨天已经会过，据说今儿便去登报告白。暂借了新垃圾桥北堍一块空地，支起帐篷，请朋友收买，不用什么掮客从中过付，讲定买卖，便有人同到银号里去兑银子。他拟定的是五十两一担，货色却要鲜明。”说罢，便对伯廉道：“伯翁，你说我误事不误事，如今不是因祸得福吗？”那慕蠡得意的神情，这时也就难描画了。当下不但钱伯廉心头一块石落了下去，即如张老四、胡少英、周仲和等，都喜得眉开眼笑，大家交口问道：“你这话是真的吗？”慕蠡道：“千真万真，发财的事，造得来假话么？”伯廉道：“我只不信，中国也有这种阔人。”慕蠡笑道：“你也太小看了中国人了！只要有钱，那一个不会做豪举的事。譬如有了这么大的资本，怕不合外国的商家争他一争么？”老四道：“正是。我们谈了半天，还不吃菜么？我肚里怪饿的很。”仲和道：“我们来的时候也很久了。”掏出表来看时，已是九点钟，便问堂倌请客怎样了，堂倌回说欧老爷不在栈里，邝老爷说谢谢，有事不来了。老四道：“我明天去拜他。”

当下吃菜喝酒。伯廉分外有兴头，玫瑰酒接连呷了两壶，这是从来未有的事。仲和道：“慕翁说的这位豪商，姓甚名谁？我们都很仰慕他，好去会他一会么？”慕蠡道：“那有什么不可，他姓李名言，表字伯正，本是盐商起家，如今发了洋财。他的产业，也没有数，有人说他该到几千万银子哩。他黑苍苍的脸儿，比我还胖些，谦和得极。会会他谈谈，也好长些见识。明天我们约会着同去便了。”仲和大喜。伯廉呆呆的想了一会，起身拉仲和到炕上私下嘱托道：“刚才慕翁说的这李豪商，要请朋友替他收茧子，料想不过一二十天的事。我们栈里，好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可否告个假，去帮他的忙，求慕翁保举保举，这事就成了。四先生那里，还求你合他说通，这机会不好错过。况且我在里面，我们茧子上头，也有些好处。”仲和道：“你话虽不错，但是你才到四先生那里，就要走开，似乎有些不便。我先替你探探四先生的口气看，只说是我的主意便了。”伯廉道：“这却不妥，要是事情不成，反倒着了痕迹。不如先合慕蠡说通，再告知四先生。”仲和点头道：“明儿再讲。”伯廉道：“拜托，拜托！我明儿且不去会姓李的，事情说成

了，千万就给我个信儿！”仲和道：“那个自然，你请放心便了。”伯廉唯唯答应，重复入席，大家吃到十点多钟才散。仲和约伯廉去碰和，伯廉只得应酬。

次日下午，仲和有便条来说：“李某人已答应，请阁下去替收茧子。四先生处亦已说明，明早九下钟，在汇芳会齐，同去见李某人便了。”伯廉甚喜。当晚就踱到王宝仙家摆酒，请仲和、慕蠡、少英这一干人，却没请张四先生。慕蠡十分得意，叫了四个局，都是时髦倌人。原来慕蠡新做一个倌人，叫做吴玉仙，很花了两文，被他原做的史湘云晓得了，可巧二人同时并到。那史湘云夹七夹八，发了好些话。玉仙本来忠厚，只得让她去说。慕蠡却怪可怜她的，一时气不过，就叫翻台到吴玉仙家，倒去叫史湘云的局。史湘云不到，慕蠡赌气，把他的局帐，当夜开销。史湘云的姨娘，赶来再三的陪罪，说了许多软话。慕蠡不免牵惹旧情，便问她湘云不来的缘故，娘姨道：“倪先生吃醉仔酒，困倒勒床，动也动弗来。俚说：‘范大少叫格局末，勿到也勿碍格。’大少要会俚末，吃完仔酒，同倪一淘去未哉。”慕蠡要待发作，只是看她这种软绵绵的样子，心肠也软了，当下并无他话，娘姨自在身后守候不提。吴玉仙听得慕蠡要去，不免拿出许多本事缠住慕蠡，只叫他不能脱身，直到四下多钟，方才局散。那娘姨看看风头不对，只得自去。这夜慕蠡是仍在吴玉仙家的了。仲和、伯廉各自回家。

次早，伯廉有事在身，那里睡得着，七下多钟，便已起身。栈司进来扫地，觉得这位钱先生来得奇怪，本来是十下多钟才起来呢，为什么今天这般起得早？却不敢问。伯廉叫他倒脸水，拿稀饭。他才说道：“稀饭是还没煮哩，钱先生今天起得太早了，还没打过八下钟哩。”伯廉道：“我今天却是睡不着，你去替我叫一客汤包来吃吧。”不一会，脸水舀来，汤包也送到了。伯廉吃了汤包，过了早瘾，雇一部东洋车，到得汇芳，不见仲和，看见钟上已是九点钟，心里着急，恐怕仲和已经来过。再看堂倌忙忙碌碌，才在那里生茶炉，方觉得时候还早，作兴仲和还没起来，且自坐下等候。等到许久，还不见来；再看钟上已是十点多了，本来瘾没过足，不免打个呵欠，清鼻涕直淌下来。回头见烟铺倒还干净，况且正对着楼梯，上下的人，是望得见的，便拣一个铺躺下。堂倌送上一匣烟，伯廉呼上两口，方才有点精神。又觉得肚里饿了，叫了一客常州馒头吃了。正在擦嘴，见周仲和穿了一件纺绸长衫，夹纱马褂，戴着金丝边眼镜，踱上楼来，四面一张。伯廉早望见了，起身招呼。仲和脱去马褂，躺下说道：“昨儿被范慕蠡一场花酒，累得我乏极了。今天又合你约着，没法儿的起了个早，实在困倦得极。”说罢，掏出表来看时，已经十二点钟了。伯廉深深致谢，极道不安。仲和道：“我们合亲兄弟一般，用不着说这些客气话，正经抽完烟，去会那姓李的吧。你的事是十成稳当的了。我不喜别的，只喜我们那茧子有了销路，大约每人一二千银子好赚哩！”伯廉甚是得意，赶即抽了两口烟，剩下一个大泡子，把来藏在银匣子里，惠过烟帐，同出店门，雇车到虹口去。

原来李大豪商住在虹口沈家湾哩，二人到得他门口，只见三进洋楼，门口是门房、马车房齐全的，局面甚是阔大。那来往的商家，络绎出进，是不消说的了。周仲和业已去过，门丁认识他，领到一间厢房里坐下。不一会，李大豪商从正厅上送客出来，家人上去回过，就请他两人客厅厮见。二人进

东洋车——即人力车，因为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叫做东洋车。

去，李大豪商略一招呼，便又合一客人附耳接谈。伯廉细看这李大豪商，只穿件蓝杭绸大衫，并不甚新，他那身躯很长，左手指上套一个汉玉搬指，却是通红透明的。半天不理他们，好容易合那位客人话说完了，送了出去，这才回来对仲和道：“慕蠡兄讲的一位朋友，几时才来？”仲和指道：“这位钱伯廉兄，便是。”伯廉立起身来，重新合伯正作了一个揖，道：“晚生久慕伯翁，是位豪杰，如今得见，真是万分的幸福！”原来伯廉合几位学堂里的学生交涉过，也能搜索枯肠，说出几个新名词来，谁知伯正听了甚喜。你道这伯正是什么出身？原来他是盐商的儿子，从前请过极高明的先生，上过六七年学，他天资又很聪明，早已通透的了。一出应考，便中了第一名商籍秀才。后来只为专心商务，不去乡试，他喜的是看那新翻译出的书，装得满肚皮的新名词，不期伯廉说话之间，暗暗相合，因此十分得意，就留他二人吃饭。

伯廉从前见金总办的时候，还有愧怍的模样，如今是老练了。他又看透伯正这人，是喜朴实，不喜人家恭维的，便一味做出老实头的土样子。伯正道：“我的做买卖，用意合别人不同；别人是赚钱的，我是不怕折本。我这收茧子，难道不吃亏么？原要吃亏才好！我这吃本国人的亏，却教本国人不吃外国人的亏，我就不算吃亏了。但是我一人的资本有限，譬如把来折完了，我们中国人，依然要销到外洋去，把些生货贩出去，等他外国制造好了，再来取我们的重利，一年一年拖去，那有活命！但就目前而论，从前茧子是什么价钱，如今是什么价钱，再下去，还连这样价钱都没有。你不知道印度、日本，都出的极好的茧子吗？为的是中国地大物博，价钱便宜，落得贩去生发些利息罢了，难道真靠我们茧子不成！我所以开个茧行，替中国小商家吐气，每担只照市价加五两收下，我有用处。这事奉托伯翁帮忙帮忙，辛苦十一二十天，收的茧子，总须货色下得去；秤呢照市，不加斤两，收足几十万担再说，将来我还有请教你的时候。这次小试伯翁的才具，我僭妄极了，你休得见怪！”伯廉板着脸道：“伯翁，你说什么话？我们是一见如故，不妨吐露肝胆。我虽说没有读通书史，那公共的道理，也还知道。原晓得如今商家，吃尽外国人的亏，很想挽回这个利益，只是自己没有本钱，要去联络人家，又恐人家见疑，实在被那些不知廉耻的人弄坏了。有钱的不放心合人拼股，联不成一个团体，只好暗中随他亏耗。难得伯翁这般豪爽的人出来，做这番大事业。晚生常听得人说，美国有一位什么商家，做到什么‘托辣斯大王’，他的银子，就是敌国之富，也还比不上他。伯翁将来一定是中国的‘托辣斯大王’了。”伯正道：“那如何敢当，把我比到外国的富人，一成也及不来，我是放胆做去便了。”伯正口虽这样谦虚，那神色之间，却是十分得意。仲和听他们谈了半天，一句话也插不进去。一会儿，摆饭出来。伯正叫人陪着吃过，却又有怡和洋行里的买办来了。伯正又出来合他交谈。周、钱二人起身告辞。伯正约伯廉明早把行李搬到垃圾桥，那里有人招呼的。伯廉唯唯答应。

失——上海土语，即睡过头了。

掮客——商场中买卖货物的中间人。

番菜——即西餐。

攻讦（jié，音杰）——斥责别人的过失；揭发别人的隐私。

回嗔（chēn，音琛）作喜——由怒转喜。嗔，怒；生气；对人不满意。

次日将行李搬去，只见有人来领他，一领领到一处弄堂里，是五开间的一处房屋，楼房甚是轩爽。伯廉安置妥贴，却见同住的，有好几张床铺。伯廉踱出厂门，找着收茧子的敞篷。只见篷门口贴着朱笺条子，上面写的是‘惠商收茧行’。进去看时，一排十六间敞房，挂着百十管大秤，摆着二十张桌子、板凳。同事有十来个人，总帐台只一座，高高摆在居中。

同事见伯廉来了，大家招呼。原来是王子善、余重器、陆桐山等一干人；还有一位很尖利的人，道是萨大痴，伯廉一一寒暄毕，就问茧子收过多少。大痴道：“今天第一日开秤，这时还不见买卖来。”伯廉道：“这时还早，比不得乡里人，赶一个早。他们那班茧商，享福惯的，总要到十一下钟，才得起身哩。买卖来时，极早饭后，只怕那时忙不过来，我们就早些吃饭吧。”王子善道：“正是。”当下没话。大痴却在伯廉面前，很献殷勤。伯廉心中明白：他是想结联了我，做些手脚。只是这位李大豪商买卖；做得很大，我将来赚他钱的日子多着哩，这初次犯不着露出破绽在他眼里，倒碍了后来的道路。想定主意，此番要办清公事了。

饭后，果然第一次，便是慕蠡、仲和、张四、少英来到，不消讲价，茧子陆续运到，秤下整整的一千四百担。伯廉合众同事评了一番货色，大家道：“是足值四十四两。如今茧市行情，也涨到四四的数，我们加五便是四十九两一担了。”慕蠡道：“我们这茧子，比别家更好，有人还过四十五两的了，既到这里，似乎要五十两一担的光景。”伯廉假意道：“那恐怕不值。”大痴道：“足值，足值！收下便了！”伯廉要开银条，大痴过来附耳道：“我们的提头，须合这位客商讲讲。”伯廉也附他的耳朵，说道：“他是李开翁的至好，只怕不便。也罢，没咸不解淡，我去合他商议商议看。”便离座找慕蠡谈那同事的话。慕蠡道：“难为你这位贵同事一句话，我们多赚了一千四百银子，九五扣也是应该的。”伯廉合大痴说了。大痴道：“这事随你作主，不是兄弟一人得的。但则上海规矩，你也明白，不要太吃亏了。”伯廉道：“只此一遭，下回我们公同商议个办法出来便了。”伯廉就上帐台，开了个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两银子的条子，交给慕蠡，自去取银。

伯廉忙了一日，整整到晚方闲。到得晚间，事完之后，便找到吴玉仙家里，果然慕蠡、仲和、少英、张四都聚在一处。慕蠡道：“正要请你哩，我们今儿就把股本分了吧。”伯廉道：“悉凭作主。”仲和道：“分也使得，依我说，不如明天大家到慕兄厂里去分吧，这里觉得不便。”慕蠡道：“不是这么分法，原要我舍下去分的。”伯廉道：“我们何不去分了，再来吃酒，岂不爽快些。”少英也急待银子用，只张四先生是随便的。五人议定，各跨上马车，到得慕蠡家里，原来就是铁厂隔壁。慕蠡进去，取出一大包银票，折为五分，按各人的本利分清。伯廉提出三千银票，交给仲和道：“利钱承情让了吧。”仲和笑道：“那可是不兴，我是一本十利，你照算拿来。”伯廉红涨了脸，还没开口，四先生道：“论理伯兄应该多出些利钱才是。”伯廉只得说道：“应该，应该！我再加上一百银子，明后天送过来。”仲和笑道：“你这人也太拙了，我何在乎你这百金的利钱，原是大家讲交情，我才借给你的。正经十台花酒，我是要吃你的，宁可陪上几个局。”伯廉肚里打算道：“十台花酒，不是整整的一百银子吗？”不知伯廉如何回答，且听

执性——固执。

翻台——嫖客在一个妓院摆酒请客，吃了一半，又到另一个妓院去，叫做翻台。

下回分解。

第七回 九五扣底面赚花银 对半分合同作废纸

却说周仲和敲伯廉十台花酒的竹杠，伯廉只得答应了，同到吴玉仙家吃过了酒，自回厂里。王子善、余重器已经睡觉；陆桐山、萨大痴却没回来。伯廉把银票藏好，躺下吸烟。原来伯廉吸惯自己的枪，那堂子里的枪是过不来瘾的，所以回厂后定要再吸才好。正在吸得浓快的时候，外面马车声响，知道萨、陆二人回来，果然推进门时，确确是他两位。桐山道：“伯翁回来得早。”伯廉道：“也没多时。”桐山脱去马褂，拿了水烟袋，坐在伯廉床上闲谈。大痴急急的要出恭，衔支雪茄烟，点上洋烛，提了马桶，自去中间屋子里大解。桐山忽然嚷道：“大痴，付们今天做的那注买卖，扣头多少？”大痴道：“你问钱伯翁就知，难道你还没知道么？”伯廉道：“今儿那注买卖，又当别论，那范慕蠡是华发铁厂里的小老板，合我们东家交好的。这人喜搬是非，要多扣了他的银子，被他去告上一状，落了个坏名头，大家不好看。依我说，那些关节，是要留心的。我们吃千日饭，不吃一日饭才好。”大痴道：“到底伯翁阅历深了，叫我是管不得许多。我们得几个扣头，也是场面上说得出的。上海滩上，大行大市，不自我们兴的例子。只不过分，便是很规矩的朋友了；况且这注进项，通行里上上下下，都要分的，只不过大小份分罢了。”伯廉道：“那个自然，下次我们看时行事，多扣几文，也就补得得过来。我们是行交行，各人肚里是有数的。”萨、陆二人这才没有话说，大家睡觉。伯廉自己踌躇道：“我要办清公事，同事又不答应，今天的买卖，已经破了例，不问多少扣头，都是这么一扣。管他娘，莫如拾现的！明天要有买卖到门，我直头合他对谈，省得他们插嘴，像今天大痴那句话，倒像立了什么汗马功劳，想扣人家个大九五，那也心太狠了。桐山是跟着他学乖，其实不中用的。那子善、重器，更没本事，只好赚几文薪水罢了，分红轮到他，也是有限的。只要除去大痴，我就不碍手了。但是这样的短局，那有工夫去除掉他呢？况且这人乖觉的了不得，还要提防他才是哩！”

自此伯廉有个萨大痴放在心里盘算，碰着买卖到门，务要拉着大痴在一起商议；其实自己作主，不用他的主意。大痴甚是觉得，预备分红时合他算帐。不上一月，足足收了三十万担茧子，计算扣头，也有四万多银子，都在伯廉手里。大痴是眼睁睁的盼着他分，自己做出十分规矩样子，晚上都不出门，也没向帐上宕过一笔钱。王子善、余重器的宕帐，倒有二三百块了。陆桐山也没宕甚么帐，借过十块钱，三天便还了。伯廉甚是踌躇道：“这扣头实在可观，都是我一人的本事弄来的，分给他们呢，这雪白的银子，实在可惜；要不分给他们，于理上又说不过去。况且李东翁是个大财东，将来还要靠他做点事业，搁不住他们去三言两语，断送了我的前程，还是分了为是。”又一转念道：“不错，不错！我这四万三千多两银子，原有二万五千，是我在昇平楼合人家私做的，照例扣不到这许多。这笔银子核算下来，足足一万出头，连大痴都不知道，很可以上腰。余下的只大痴、桐山知道细底，恐怕要三七均分才是。其余的人，随便点缀些便了。”想定主意，便把那二万五千两的一注核算清楚，只应该提出一万二千两，作为公中的分红，自己可存下一万三千多两银子，不觉喜形于色。再一核算，公中是三万银子，先除七位不知道底细的同事，每人分给他七百；再除去行里杂差等等，通共八个人，

每人给他五十两，一总除去五千三百银子。还有二万四千七百两，三七分时，自己还得着一万七千多金，只怕做不到。

当晚便约了萨、陆二人在九华楼吃饭，谈起分帐的事来。伯廉把手抄的一篇帐，给他二人看了。桐山道：“我们十个人，难道均分么？伯翁是管了这本总帐，自然辛苦些，应该多分些。”伯廉道：“那如何使得！”大痴道：“桐翁的话不错，我们打穿板壁说亮话，这行里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那个办得来事。子善、重器这些朋友，随便分给他几十两银子便了。”伯廉听他的话，来得入港，凑拢来说道：“果然这话甚是。我有个底子在这里，二位看得合意，就照这么分吧。”说完，就从怀里掏了一张细帐出来。大痴合桐山同看过，批驳道：“每人分给他七百两，已是太多了。”伯廉道：“不然，他们不知道细底，要知有若干余利，怕不发话么？然而他们总有点儿约莫，太少了不行的。”大痴默然，再看到三七的那句后，大痴把这篇帐望怀里一插，道：“我们有帐好算，也不在乎急急的分银子，尽管存在伯翁那里便了。”桐山不懂他的用意，倒说：“这帐底子，要大家公断的，我还没见，你如何藏了起来？”大痴合他使眼色。桐山不解，还在那里要帐底子看。伯廉笑道：“大痴兄，你也是个明白的人，如今银子是在兄弟这里，为数却也不少，大约我也不敢独享，朋友交情是长的，银子是用得完的。我一人的意见，如何能叫二位心服，莫如你合桐山兄，也出个主意，大家评论评论，只要公道，就好照办。”大痴道：“伯翁先生，你既然说到这话，我也不瞒你说，大家在外辛苦，所为是几两银子，除却他们七位提开算，我们是三一三十一，没得多余话说。”伯廉听他这般没理的话，只气得面皮铁青，冷笑一声道：“再谈吧。”大痴也就不则声。桐山发了一阵呆，猜不透两下葫芦里卖的甚药，也只好不则声。吃过饭，伯廉还要躺下过瘾。大痴、桐山道谢去了。

伯廉吸了两口烟，王宝仙的娘姨赶来，道：“钱老爷，为啥勿叫倪先生？”伯廉道：“我正要来吃酒哩，答应了周老爷十台酒，今夜是第一台。”娘姨大喜，赶着宝仙回去预备。原来宝仙是应别的条子来的，可巧合伯廉隔壁座儿，知道伯廉在这里请客，娘姨特来探访的。伯廉言已出口，只得又到王宝仙家，请了仲和、张四先生一班朋友，直闹到三下多钟，才回厂中。

桐山、大痴都已睡着了。伯廉暗道：“不好！我这分红的底帐，被他呈给东家看了，岂不大起风波吗？莫如合他们商量，我得个六成，他们二人得个四成吧，只不便当面合他说，弄僵了不成事体。”想了多时，实在没法，也就睡着了。次日起来，已是十二下钟。大痴、桐山已出门去了，留下一函，伯廉拆开看时，知道八下钟请他宝丰楼吃晚饭。伯廉忖道：“这分红还有几分可成，他们也在那里着急了。”晚间赴约，萨、陆二人已到，还有一位生客，请教起来，原是姓伍名通，表字子瑜，慎记五金号的帐房。伯廉合他殷勤了一回。终席，萨、陆二人，并没提到分红的话。伯廉心里很佩服他们，只得拉了伍子瑜，把前后情节，合他细谈。子瑜道：“你们三位的事，兄弟都知道。大痴的意思，只要公平，没有不答应的。”伯廉道：“兄弟也为交情上面，不肯欺他，所以这么分法，难道兄弟忝做了总帐房，这七成还不该应得么？”子瑜道：“该应呢，没什么不该应。但是他们的三成，一劈做两，每人只得了一成半，似乎太少些。”伯廉红了脸道：“那么请子翁公断一句吧。”子瑜道：“据兄弟的愚见，伯翁得个四成，他们每人，得个三成，方

为公平。”伯廉道：“这些扣头，都是我千方百计，赚茧商的银子，其实不于他两位事。如今交情要紧，我得六成，分给他们四成吧，托你对他二位说明，明日去兑银子。”子瑜踌躇一会道：“兄弟替伯翁竭力说去便了。”当下子瑜约了三人，同到北协诚烟铺上，谈这桩事。伯廉是独自躺了一张铺，萨、陆、伍三人，簇在一张铺上，密谈好一会，只听得子瑜的笑声。半日，子瑜才过来，合伯廉讲道：“我好不容易合他们磋磨，如今是应允了。他们二人得五成，伯翁也得五成。”伯廉尚未答言，子瑜自言自语道：“这样还不答应，这桩事，也就管不来的了。”伯廉要说，又顿住了口。子瑜道：“我们再会吧，兄弟还有人约着去听戏哩。”回头叫：“堂倌，两铺上的帐，归我算，上了折子便了。”伯廉一把拉住道：“子翁，你也太性急了，我照办如何？”子瑜大喜道：“既然伯翁肯照办，就请写下凭据吧。”伯廉没得推辞，就借了笔砚，把分红的帐，改好了，交给子瑜。子瑜道：“这单子我存在身边，明天十二下钟，在大观楼吃茶再谈吧。”大痴、桐山、伯廉别了子瑜，也就回去。

次日午膳时分，伯廉才起身，吃过早点，又是过瘾，直至一下多钟，才去赴约。萨、陆、伍三人，已经等候多时了。照单分派，没有争论。只子瑜要提二百金的谢仪，萨、陆已经答应。伯廉抬在场面上，也不能推辞，当去兑了银子，各人得了利益，再没多余话讲了。

伯廉自来没吃过这般亏苦，此次是遇着狠口，所谓是棋逢敌手，偏偏叫他搁不下台，只好答应。虽然如此，到底还落了二万五千多银子，加上个七千，也有三万多家私了，便合仲和计议，要把王宝仙娶回，赁几幢房子住家。仲和极力赞成；宝仙却不愿意。原来她嫌伯廉烟瘾太大，相貌又陋，不好回绝，故意敲竹杠，要他六千银子，才肯嫁他。伯廉只是贪爱宝仙，居然一口答应到四千光景。宝仙只不愿意。伯廉赌气，在虹口赁了三幢房子，将家眷接了出来。伯廉的妻子，姿色是很下得去的。只是脸儿呆板些，不中伯廉的意。生的儿子，已是十一岁了，虽没很读过书，那合人交往，倒也精明，就只看得银钱上很重的，这是像他老子的脾气。伯廉见他们来了，倒还高兴，就把儿子托人荐到电报局去学打电报的法子。

伯廉虽说有家眷在上海，其实他夫人也可怜，挂了个虚名，伯廉何曾在家住过一夜。王宝仙处，是已经断绝的了。如今却另做了一个尖先生，叫做陆姗姗。花了一注大财，替她赎了身，做了个外室，天天晚上住在那里。包了一部马车。有时也到他妻子的寓处走走，只不过略谈几句，便起身出去，只推说买卖的事情忙碌。两万银子已经存在张四先生的茶栈里，自己在里面管帐，还有一万多银子，没处安放，想合人拼个股份，做点儿取巧买卖，可巧西洋来了一位医家，原是中国人，姓胡名国华，表字文生。在堂子里遇着了伯廉，也自合当发财，二人一见如故，彼此请吃过两台花酒。伯廉合他商议做买卖的事。文生道：“要做买卖，总要投时所好。我有一种药水，人人须用的。只消花这么千把块的本钱，包赚到几万银子。但就缺少这本钱，你能出资本，我就同你合伙，将来利益均沾，你信得过么？”伯廉道：“我没什么信不过。但是你这药水，什么名目？怎样做法？”文生道：“我这药叫做止咳药水，是从化学里面化出来的。我从外国制好了，带回中国，所以

愧恧(n . 音女 去声)——惭愧。

僭(jiàn, 音建)妄——极端过份。

本钱合来甚轻，要从外国去采办时，至少一块洋钱一分。外行还买不到。你只交给我一千块钱，制配药料，装璜瓶匣，以及登报告白等等，你都不要管。我们订定合同，二五一十的分余利便了。”伯廉深信他的话，当下就请了周仲和、张四先生吃饭，趁此合文生订立合同。文生便去制造装瓶，一面登报告白；自然说得天花乱坠，赞美这止咳药水的好处，直是有一无二，便寄在中欧大药房里出售。

再说这时有一位候选道，在上海管理翻译事务，姓姜名大中，正犯了咳嗽的病。一天看报，见了止咳药水的告白，道是配合精工，专门化痰理气，无论怎么咳嗽，只消吃一打，定能绝根。譬如一口痰吐在地下，把这药水注上一滴，当时化去无存。大中见了这个告白，那有不买来试服的理，就叫家人去买一打来，天天照服，还没服完，那咳咳比前更厉害了。原来大中犯的咳病，天天服药的，自从得了这药水，乃不服药，又不见效，自然咳的更厉害了，按下慢表。

且说伯廉既合文生合做这药水的买卖，时刻留心，去察访他的销场好坏。中欧药房里的人，都说销场很好，已经卖了一万多打。伯廉计算一元二角一瓶，一万打，就是十多万洋钱了。找着文生，就要分红。文生道：“这药水的本钱，是我在外洋化钱制成的，你只有一千股本，我的本钱多了十倍，还不止哩；再者，配合药料，筹划销场，都是我一人出力，你也不好无功食禄。现今赚的银子，不瞒你说，的确有个十万多块。我得九成，你得一成，咱们天地良心，你已经一本十利，也没什么不上算。”伯廉听他这个话，已经气得手足冰冷，半晌才转过气来，道：“文生，你也像个人，在世上做事么！这是你亲笔写的合同，那能反悔的！”文生道：“那里有甚么合同！我好意送你一万多银子，你却不要，咱们撒手便了。”伯廉道：“撒手倒不能，咱们再会吧！”说完，气愤愤的就走。文生也不送他。

伯廉这一气非同小可，登时肝气大发，痛得动弹不得，叫车夫找个烟馆歇下。车夫扶他进了烟馆。伯廉躺下，那里还能烧烟，怀里掏出一个套料小瓶，交给堂倌道：“你合我烧一口烟吧，把这沈香末卷在里面。”堂倌接着香末瓶，自去卷烟。伯廉痛得转身不来，好容易堂倌合他对着火，抽了一口，略略平服。接连抽完一匣烟，这才痛定。躺了半天，恨道：“这回碰着了强盗一般的人，那里有什么话合他讲，还说西洋回来，都是文明的，原来还不及我们做买卖的人。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不成，整整丢掉四万块钱吗？我性命也要合他拼一拼！凭据在我这里，我找大律师去告他一状便了！”想定主意，随即上车去找周仲和商量，到申张洋行问仲和在屋里没有，那人不理他；再问别人，一般像个哑吧。伯廉叹了口气道：“这正是时衰鬼弄人了！”转了一个弯儿，玻璃窗内，有一位老者坐在里面翻帐本。伯廉大胆上去问道：“周仲和兄在这里么”那老者把他打量一回，道：“尊驾贵姓？”伯廉告知了他。他道：“仲和是昨日出行的。外国人嫌他做买卖不勤快，来行时每每误了钟点，因此分手出去了。”伯廉大吃一惊，只得又问道：“他家住在那里？”那老者答言不知。原来伯廉合仲和交好多年，是在花酒台面上结识的，还不知他住处在那里哩。不知伯廉如何去找仲和，且听下回分解。

托辣斯——英文 Trust 的译音，现译托拉斯。西方国家各种企业的联合组织，它的目的是垄断市场，攫取巨额利润。

弄堂——即小巷。

第八回 诸茶商讲求新法 小席伙独积薪工

却说钱伯廉找不到周仲和，只得回到茶栈，可巧张四先生也到栈里。伯廉满肚皮的气愤，带着一脸怒容，被四先生瞧了出来，笑道：“伯翁，今儿为什么事，这般气恼？莫非陆姗姗的事，被嫂夫人知道了么？”伯廉道：“那个黄脸婆子，我便再娶上几个，她也没法儿。”四先生道：“那还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我替你算计着，今年也算大发财源了！要欢喜才是！有甚么气恼？”伯廉道：“我正要和你说。”便拉了老四到自己的帐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又说：“才刚去找周仲和，那知他出了洋行，他到底为着甚事？”老四道：“仲和的事，说也话长。他东家斯力夫，是英国人，本来很相信他的。他在申张洋行里赚的钱也不少，三四万银子总有的了。如今斯力夫看出他的破绽来，再加上同事挤他，自然要出来的了。”伯廉道：“他现在那里？”老四道：“他不是开了个绸缎店在法大马路么？如今大约在自己店里。”伯廉如梦方醒，道：“我今天是气得发昏，连祥和绸缎庄都忘记的了！你说我这事当该怎样办法？我想请律师告他一状，花上几千银子，也吐吐气，所以要找仲和。他是合外国人往来惯的，有些在行。”老四劝道：“你不必急去告状，莫如请一回客，当场合他理论；他要是蛮不讲理，我们再拿这合同去告他便了。其实你们那个止咳药水，实在是滑头买卖，我吃了一瓶，觉得味儿合杏仁露不相上下，回味又像燕医生的化痰药水，大约是两样糅和的，怎么会赚到这些钱呢？依我说，这钱的来路很造孽，你少得几文，倒也积些福。”伯廉知道四先生是有点儿信因果的，也不驳回，便道：“你说请客的话，甚是，我们先礼后兵。但只总须合仲和商议。”老四道：“我们同去会他便了。”当下套上马车，二人到了法大马路。仲和刚要出门，车已套好的了。老四合伯廉到了，重复入内，谈起这事。仲和道：“这事没甚难处。依我说，请客都犯不着的。我认得榻武律师，只要重托他，如打外国官司，没有不赢的。”老四道：“不是这么说，我们中国人，犯不着去打外国官司，还是先礼后兵为是。”仲和说：“那么也好。我来开几个朋友的名姓给你，你去写好请帖，就在杏花楼定下他的正厅吧。”伯廉道：“事不宜迟，就是后日便了。”

当下商议已定，到得后日那天，果然客都到齐，只文生不到。仲和叫人吩咐了他一番话，叫他找着文生照说，果然文生被这么一激，坐车来了。伯廉仍是照常招呼他，绝不露一些棱角。酒过一巡，伯廉道：“前番我们订定合同的时候，这位周仲和兄，合那张四先生，都在座与闻的。其时吾兄怎样说法，只问他们二位便了。”文生回头对张老四道：“话呢，是有这么一句；但是这药水的资本，是我花了一注大本钱来的。他只入股一千，就想合我对半分，情理上似乎说不下去。”张四先生道：“既然文翁花过本钱，为什么不早些说？其时合伯廉兄合股，就该订明只分一成余利，为何要定对半分呢？那合同岂是轻易订的？文翁在外洋多年，难道还没知道这些立合同的规矩？”文生道：“废合同也作兴的。”老四道：“废合同也作兴的，但是已经订了，那余利是要照合同分的。从此拆股，废去合同，倒也使得。”文生没得话说，便道：“我们再议吧。”仲和插嘴道：“钱伯翁也不是宽余的人，好容易凑了一千银子，撑成这注大买卖，急盼着余利应用。文翁既答应平分，就约定日子兑洋钱便了。”文生着急道：“我本钱心血费了许多，伯廉兄安安稳稳，分我五六万块钱，列位想想，那有这个情理！”众人都说道：“那是合同上订明的，便告到官，也要平分。”文生没法，只得说道：“请

诸位公断，我一万银子的本，总要提出，再这一万银子的利，也要算算。我给他三万块钱，废了这张合同吧。”仲和道：“使不得。伯廉答应了，我们也不能答应。照这样闹起来，上海滩上，还能做买卖吗？”老四晓得文生再多便不肯往外拿，这事便没得个结局，便道：“文翁说的本钱呢，原也没载入合同，算不得凭据。但既然说到这话，究竟文翁费了一番心，伯廉兄，你就让他些吧，到底朋友交好一场，免得伤情。”伯廉道：“我原肯让他，只是刚才仲和兄说的好，上海滩上，我们还想做买卖吗？这是公论，我一人作不了主的。”文生虽说滑，究竟是初出茅庐做买卖，那里搁得住这些人，你一句，我一句，弄得自己有口也分辩不来，只得拉了张四先生出席私谈，托他从中说法，只想多分一万块，作为制配药料的酬劳，合同是一定废掉。他二人重复入席，仲和尚欲有言，老四道：“我们不必再谈了，文翁是已经答应，对半平分，只提出一万的配药酬劳。据我看，这还在情理之中。伯翁，就这般定了议吧。”大家附和道：“像这样很公平，伯翁可以答应的了。”伯廉尚欲有言，搁不住大众以为公平，明知再争也无益的了，没法应允，约定次日兑洋。

从此伯廉又得了五万几千块钱的进项，居然做了财东，就另外开了一片茶叶店，专批自己栈里的茶。两下合宜。开张的那日，请了各同事吃酒。泰安栈里的欧戴山、邝子华、卢伯器，这时已设立公司，合汉口茶商通气。伯廉也把他们请来。席间谈起公司的事，戴山道：“我们收的各色茶叶，但收那采摘拣净的叶”子，至于制茶的法子，通照外洋办法。”伯廉请教道：“到底用机器有甚好处？”戴山道：“怎么没有好处？我国的茶叶，都是用手足揉搓的，卷来不能匀净。我们收了青叶，晒得棉软，把来倒入机器，每两刻时卷得匀净圆紧，然后用机器烘焙。：这机器名为押皮杜拉符，有抽气管，叫叶味不散。从前用炉火烘焙，那烟气都：贯入叶里。如今用了这机器，安好烟囱，烘焙起来，免了许多弊病。烘焙好了，筛来长短整齐。那装箱又是件要紧的事。我们把制好的熟茶，用竹箩盛着，外面裹了铅皮，再钉入箱里，闭得极严，随他搁到许久，开出来香味扑鼻，再不散的。我们公司里，派人出去，到各路出茶的山上，安放机件，随收随制。汉口茶商，归入我们一气，都是这样办法，很要多销出口，这利益是被我们挽回转来的了。”伯廉听了，十分钦敬。好在自己只销中国人吃的茶叶，也就不去仔细考求，只要武彝、龙井、雨前采办得来就算了。

伯廉这店里，请了一位管帐先生，就是他的内弟王小兴，商务上的经络很懂得。如今且把他的来历叙说一番。原来他向来在那苏州浒墅关席店里做徒弟，生成一副伶俐身材。老板、朝奉都很喜他。不上三年，便替他开支了一吊大钱一月。小兴分外节省，自己添做件把青布大衫，黑布马褂，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在亲戚家帮款度日。姊姊又嫁给了钱伯廉，用不着寄钱回去作家用，只消自己零碎使用便了。他又节省，自然只有积聚下来。一般也买了个乌缎帽子，黑布新鞋，自头至脚，焕然一新。这年大除夕回到家里，母亲见他身上那般洁净，喜道：“你如今倒像一个人了。你姊姊家穷的了不得，姊夫是出去一年多，没得音信。姊姊拖了外甥男女，这样长长的日子，拿什么来过呢，只得典当度日，把我赔嫁的银器衣裳，都当光了。昨儿又来借我的黑布棉袄去当，我没答应。你想，我身上有什么衣裳穿，就靠这件棉袄过冬，

如何能借给她呢？大伯伯处，一注三百头的帮费，又没收到。他说今年年里收成不好，钱粮还欠着没完，实在帮贴不起。我还欠了李大房家三升糙米的钱没还。你如今是做了朝奉了，将来养得起我，也犯不着要别人帮贴，白吃人家的，也是罪过！今朝是大年三十了，我这里还有一升米没吃完，你去买六个钱的豆腐，秤它一斤青菜，三个钱打它一两酱油，回来烧好了，也要祭祭祖先。冥锭是我前月里就折好的。青菜加秤，只消四个钱一斤，你不要还贵了。”小兴一一答应道：“我如今有一吊大钱一月哩，是今年四月里起的，只不晓得家里这样为难，我一个钱也没寄。如今鞋袜衣帽，倒花费了两吊四百，还有七块洋钱在这里。”说罢，伸手把兜肚袋里一包洋钱，掏出解开，给他母亲看。直把他母亲喜得眉开眼笑，连声赞道：“好孩子，难为你，弄到了这些洋钱！这六块钱给我吧！一块钱你零用，也够了。”小兴觉得雪白的洋钱，舍不得离开了自己的身边，只是她是生身之母、没法驳她，只得硬硬心肠，自己拿了一块钱，赶紧塞在兜肚袋里，对他母亲道：“今年我赚了这许多钱，要适意些，过个发财年的了。母亲给我一块钱，先兑了铜圆，买了些鱼肉纸马来，祭过财神，我们方好供祖宗，吃年夜饭。”他母亲道：“什么叫做铜圆？”小兴道：“就是紫铜做的当十钱，新出市的，做的好看得极。”他母亲道：“一块钱兑多少？”小兴道：“要兑九十几个哩。”他母亲道：“不吃亏吗？”小兴道：“怎么吃亏？一个当十个大钱用；九十多个，就是九百几十个哩。”他母亲听得这当十钱这么便宜，也想换些看看，又舍不得拿大洋钱去换，踌躇了半大，没法，解包拣出一块黑些的鹰洋，交给小兴说：“你去换了铜圆就回来，那鱼肉是不消买的。”小兴道：“不多买便了。财神是要祭的；祭了财神，明年还发得多哩。”他母亲道：“我去年没祭财神，你也一般发财，只怕不相干的。我只要多念几声佛，也就抵得过的了。”小兴道：“佛是佛，财神是财神；佛是不管人家发财之事的。”他母亲怒道：“乱说！如来佛那一件事情不管？”小兴笑道：“佛连和尚都管不住，还有偷着吃荤的呢，母亲休去信他。”他母亲听他这话，怒极的了，骂道：“我把你这小畜生，不着洋钱面上，我定然把你打个臭死！和尚师父，都骂得的么，不怕割舌下地狱么？”小兴见母亲发怒，只咕哝着走过一旁，也不去兑铜圆，坐在灶窠里流泪。正在没得开交，可巧隔壁的张妈妈来了。他母亲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张妈妈劝道：“嫂子，不要动气。年轻的人，都是不信佛的。你家的大官人，是个财星，你要好好的看承他。他说祭了财神，越会发财，这话是不错的。你想，我们房东黄老太爷，不是开了偌大个农庄么？他家里供了一位神，叫做黑虎赵玄坛，就是那武财神了。他初一月半都烧香给他，到了年节，又是猪头三牲的祭他，所以生意一年好似一年。如今手里，足足的有一万了。你们大官人，注定要发财，所以想起斋财神来。你请他来，我见见吧，沾点儿福气，我也要转运了。”小兴的母亲听了张妈妈这番名论，方才回嗔作喜，真个去叫小兴来见见张妈妈。小兴别转脸，不肯出来。他母亲没法，只得嚷道：“你不出来，不算我的儿子！”张妈妈听得他们母子吵闹，亲自走到灶间里去劝。小兴见张妈妈来了，只得起身，叫了她一声。他母亲道：“到底妈妈的脸儿大些，他违拗不过了。”

当下三人走到屋里。张妈妈问他要洋钱看过，道：“这般黑，难道有些假么？”小兴道：“千真万真，这是人家用旧的了。”张妈妈急欲看看新出

的铜圆，催他去兑。小兴便袋了那块洋钱，出去兑换，买了一尾鲤鱼，半斤肉，二升白米，还有青菜、菜菔、作料等类，通共用掉三百二十钱，剩下六十五个铜圆回来，给他母亲收藏。张妈妈见他有这些菜，还有那些铜圆，只觉得爱慕得很，取了五个铜圆。只在手里玩弄，恨不能袋在身边。弄了半天，忽然起身告辞。小兴的母亲着急道：“妈妈吃了晚饭去。”张妈妈头也不回，一直就走。小兴赶上去，说道：“妈妈，你把我们的铜圆带去了。”张妈妈只得回头，笑道：“我真真老糊涂了，这铜圆是你的，拿去吧。”小兴接在手里，数一数不错，可巧原是五个。张妈妈转来，笑道：“到底你这大官人厉害，五个铜圆，硬被你抢回去了。”小兴的母亲也笑说道：“他生来小器。我问他要了洋钱，替他藏着，他还还不放心哩。”张妈妈要去，小兴母子假意留她吃饭。她并不客气，坐下老等。小兴只得把鱼肉菜饭，合母亲做弄起来，祭了财神，又是供过祖先，调开桌子，三人吃饭。

正在吃得高兴，忽然他姊姊领着外甥来了。小兴见过姊姊。他姊姊对母亲垂泪道：“我这日子过不来了！母子三人，定是活活的饿死！还有几处债户来逼，家里存身不住，只得逃到母亲这里来。”小兴的母亲，也是流泪，看她身上，只穿一件夹袄，还是破的。孩子的身上，更不用说，是破烂不堪的了。便问道：“你夜饭吃过没有？”答道：“家里一粒米都没有，昼饭还没吃哩。”小兴道：“我去替姊姊装饭来。”去了一会，手里擎了一只空碗来，说道：“我今天煮了一升半米的饭，那知道都吃完了，这便如何是好？”他姊姊道：“你还有米没有？我来替你煮饭。”小兴呆了一呆道：“米是有，在这里。”他母亲急急的拿碗去抄了大半升米，交给他女儿自去煮饭。张妈妈还想吃第二顿，只是不去。小兴道：“妈妈难道不要过年的吗？”张妈妈道：“哎哟！大官人，不瞒你说，我家拿什么来过年！你兄弟年纪又小，在木匠店学手艺，三年还不会出师，我是生成苦命罢了。”小兴道：“我们姊姊来了，有几句体己话说说，妈妈有事请回府吧，这里房子窄小，孩子闹得头昏，得罪了妈妈，是使不得的。”那张妈妈只得搭趑着道谢，嘴里咕咕啾啾自去。母子二人骂道：“这样的瘟虔太婆，不知趣的，一碗肉倒被她吃了半碗！”小兴道：“幸亏我藏了半碗在这里，今天是吃不到它的了。我们加点儿盐，蒸着过正月半吃。”他母亲大喜道：“难为你有主意。”

不言母子密谈，且说小兴的姊姊，煮好了饭，盛了没鼻子的三大碗，预备她母子三人吃的。小兴的母亲不言语。小兴是很有些儿不自在。他外甥女儿又闹肉吃。小兴发话道：“好孩子，你有饭吃，已经好极了了，还想要吃肉么？要没有你舅舅吃辛苦，弄得钱来，今天连饭都没得吃哩。”他外甥女听说，哭起来了。他姊姊一面吃饭，一面动气道：“亲眷里面的穷富，总是有的。我们如今是靠兄弟，吃这一口饭；明年呢，难说兄弟就要靠到我们，休得这般小器！”小兴道：“不见得。”他姊姊赌气，饭也不吃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忝（ti n，音舔）——谦词。

尖先生——旧时妓院中指才接过一二次客人的妓女。

第九回 念贫交老友输财 摇小摊奸人诱赌

却说王小兴的姊姊，因为兄弟发了话，很觉动气，连饭都不吃了。她母亲心疼女儿，劝道：“你吃饭吧。他是个疯子，不要理他。”就骂小兴道：“你小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养大你来，如今自己会赚钱了，连姊姊也不顾了！吃几碗饭，所值几何，就这般夹七夹八的多话，这还算个人吗？”骂得小兴面红过耳，再三分辩道：“我不是可惜那饭，只为外甥女儿不知道甘苦，这才教训她的。”他母亲道：“人家正吃着饭哩，你休得多话。”小兴没得说，独自出门看热闹去了。他母亲巴不得他出去，便在房里拣了几件破旧的棉衣，又拿一块洋钱给女儿藏着。她女儿含着眼泪，捆成一卷，领了孩子回家去了。

常言道：“光阴似箭。”不上几日，小兴自往浒墅关去。二月初头，恰恰钱伯廉寄回五十块钱，接他娘子到上海去住，就请内弟送她出去。伯廉娘子接着这个信，有了偌大一注洋钱，真是喜从天降，忙请隔壁的吴伯伯，写了一封回信，跟手央人去请了她母亲来，将女婿寄钱给她的话告知。她母亲道：“阿弥陀佛，你也苦够了！今天才有翻身日子！”伯廉娘子笑盈盈的道：“旧年是全亏母亲，给我那块洋钱，度到今日；要不是母亲，我娘儿三个，早已饿死了，他只好来收我们的尸骨哩！”说罢，又痛哭起来。她母亲也陪着哭了一场。伯廉娘子，当时取出十块钱，交给她母亲道：“娘，你留在家里慢慢的用吧。我到了上海，有钱的时候，再寄给你。”她母亲推却道：“这是女婿寄你的盘川，你给了我，不够用，到不了上海，怎么办呢？”伯廉娘子道：“吴伯伯说的，这里到上海，只消两块四角洋钱就够了。我原要多给母亲些，只为还有好些债要开销；况且衣裳也要置备几件，才好出门。不晓得二弟有没有工夫，送我们出去？”她母亲道：“我带信去问他罢了。”

当下她母亲就住在女儿家里，代她料理买布做衣服，又把年下欠人家的三块几角钱还清了。过了几天，浒墅关的带信人，亦已回来，说小兴没得工夫，店里正忙着哩，东家不肯放他回家。伯廉娘子就去请隔壁的吴伯伯送她。那吴伯伯叫吴子诚，原来是个好人，年纪已有五十多岁了。他既受了伯廉娘子的嘱托，便合他买了些出门器具，箱笼网篮等等，一齐置备齐全。原来都是伯廉信上交代的，总要场面上下得去，奈这三十几块钱，那里够用？吴子诚又垫上二十块钱，这才把伯廉娘子打扮的簇新，很威风的下船。那箱子里，本都是空的，伯廉娘子把些粗重的锅炉碗盏装满在里面，又用些破棉花塞好，因此觉得很有斤两。

到得上海，伯廉差马车去接他们上岸，到新租的房子里面，他娘子还只当是亲戚人家借住的。见里面走出两个娘姨来，就合她福了一福。那两个娘姨，反倒跪下磕头。伯廉娘子还礼不迭。那娘姨知道她闹错了，忙道：“太太快别这样客气，我们是钱老爷雇来服伺你老人家的。”伯廉娘子方才明白。那娘姨领她母子三人到得楼上，一切床帐被褥，衣箱橱台，各色俱备，统是新制的。原来伯廉是为着要娶王宝仙，置备了这些器具。宝仙不肯嫁他，才赌气接家眷，也是他娘子的福气，现成的得了这副器具。

这时吴子诚到了钱家公馆，就有个仆人，领他到书房里坐。子诚细看这间书房，是连着厢房的，六扇头玻璃窗子，摆了张一担挑的书台，一张木炕，

余下的器具，都是洋式台凳，布置得很幽雅。子诚忖道：“这钱先生在这里，倒还发财；他妻子便苦到那般地步。”正在思忖，家人送上点心来，是一碗大肉面。子诚正合胃口，谁知只三四口，便吃完了。子诚自轮船上岸，没吃过一些糕点，有这一碗面下去，才顶得住。只待伯廉来时，讨了二十块垫付的钱，便好趁船回去。谁知等了半日，杳无信息，不觉着急，问他的家人，都说是老爷不到五点钟，是不能回来的。子诚甚是为难，暗道：“五点钟时，轮船已经开了，那里还能回苏州？说不得上楼去问他娘子讨钱吧。”想定主意，踱到楼上，说起要钱回苏州去的话。伯廉娘子没得主意。娘姨倒很会说的，道：“吴老爷难得到上海来，逛两天再回去。这里书房很干净，我去叫他们开铺。”子诚再三止住。一会儿，家人请吴老爷吃饭，只得下去，料想他娘子是没有洋钱的，只得等伯廉回来。桌上的菜，是四样，鱼肉都有，吃来甚是可口，发狠吃了四碗饭。原来碗儿甚小，子诚的食量又大，那里禁得住他吃呢？子诚吃过饭，呆呆的坐着，直到五点多钟，只听得弄外马车声响，门铃摇动，知道是伯廉回来了。家人开门问时，却不是伯廉，是伯廉的朋友，掉下个名片自去。家人将名片送入书房，便对子诚道：“老爷今儿作兴不回来的，太太吩咐把吴老爷的铺盖打开铺上。”子诚没法，只得且住一宿，就随他去开铺。直到夜里十二点钟，伯廉才回来。子诚已经睡着了。

次早子诚起来，问知伯廉已回，急待会面，那知他起得甚迟，打过十一点钟，听得楼上叫打洗脸水，料想伯廉起身，就可会面。谁知又是半天，到一点多钟，子诚肚里是饿极的了。幸而饭菜已经开出，一面吃着，方见伯廉下楼合子诚作揖道谢，袖统管里，送出二十块钱。子诚点过收好了。伯廉道：“你也不必回去了，我替你找个事情在上海混吧。”子诚出于意外，那是本来愿意的，故意说道：“只怕我没本事，做不来吧。”伯廉道：“休得过谦，你是买卖场中的老脚色，银钱上又靠得住，人家都愿意请教的，将来还要大得意哩。”子诚甚喜。伯廉留他宽住几天，子诚才安心乐意的住下。谁知这一住，就没再见伯廉回到公馆，正要回苏，恰好伯廉有信叫他到怡安茶栈去。子诚跟着来人，跑了无数路径，才到怡安茶栈，见过伯廉，伯廉叫人把他行李搬来，每月是八块钱的薪水。子诚喜出望外，就在栈里混了半年，告假回苏，去取过冬衣服。子诚本来节省，手中很积下些钱，这回来上海，又做下些小货，约莫也赚了一二百块钱的光景，自然添置些衣履。回到苏州盘门口，就遇见了小兴。原来小兴席店里的事，还是他荐的。子诚见小兴来在城里，有些诧异，问道：“你不是在席店里的么，为什么回来呢？”小兴道：“一言难尽，小侄正要来告知老伯哩。”子诚道：“我是才到家，还要发行行李去，明儿晚上，你来舍下细谈吧。”二人分手。

原来小兴在那席店里时，管帐先生待他甚好，只是同事见他占了好些面子，人人气不服，都在背后想做弄他。可巧帐房里失去十块钱，不知那个偷的，人人都说是小兴；又道：“他薪俸不多，身上穿的簇新，还在外面吃酒，那里来的钱呢？我们时常见他鬼鬼祟祟的，在帐房里走出走进，也不止一次了。”管帐先生信了他们背后的话。次日一早，就叫小兴，偏偏小兴这日身子有些儿不爽快，起得迟了，越发像真。听得管帐先生叫他，只得起来，急忙跑去。管帐先生道：“你如今气派大了，敝店里买卖小，容不下你，请你到大些的铺子里去吧。”小兴道：“我没有什么错处，情愿在这里。”管帐先生道：“你错处也该自己知道，还用我说吗？”小兴茫然，急的几乎哭出来。那管帐先生还是心存忠厚，不肯指出他的毛病，因此小兴要分辩，也无

从分辩，弄得个无疾而终了。既然店里不容，只得把铺盖卷起来，搭了班船回城。那同事里几位朋友，指指点点，在背后暗笑他。小兴只装着没见，满肚皮的忧愁郁结。回到家中，他母亲一见甚喜，只当儿子又发财回来了。小兴却不言语。他母亲问之至再，小兴才说道：“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做坏了，被人家辞了出来。如今是一个大钱没有，怎样过日子呢！”他母亲听说他歇了生意，脸上便呆了，道：“你为什么不小心？总是高兴得太过了！如今歇了出来，我们母子二人，怎样过活呢？你姊姊是又到上海去了。”小兴道：“我姊姊穷到那步田地，便在这里，也只有占光我们几文，那里还能贴补我们？”他母亲道：“你还没知道哩，你姊夫如今是发了洋财，整整的一大包洋钱寄回来，接你姊姊去的；连你外甥都打扮得浑身簇新的。你还笑她穷呢，我们才是真穷哩！”小兴没得话说。

他母亲自从得了女儿的十块钱，分文未动，虽然小兴歇掉生意，倒还坦然，却不肯对他说有钱，怕他知道了，乱用起来。小兴那知底里，只忧虑没法过活，天天长吁短叹，饭都吃得少了，那脸上尽瘦下来。他母亲又虑他愁出病来，只得劝他道：“你年下给我的六块钱，如今还有五块哩，你放心吧，目下还不至于饿死。你慢慢的想法子，做买卖便了。”小兴这才放心。看看夏天过了，到处求人，也找不成一件事。

那天打朋友处探信回来，可巧遇见了吴子诚，正要去诉诉苦，求他找点事，偏偏这日子诚初到，没空同他谈天，只得怅怅而回。不得已，次日赶早进城，找到吴子诚家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子诚道：“这是暗中有人做弄你；你一定得罪过人的。”小兴道：“小侄并没得罪人，就只他们都不大理我，不知道什么讲究？”子诚道：“这没什么讲究，大约管帐的太看得起你了，不免遭了别人的忌。”小兴低头一想，道：“是了！他们有什么事，总叫我去合管帐先生说，就是这个意思。”子诚哈哈笑道：“你们到底年轻，不知道这些出进。凡人在马背上时，不好十分得意的；得意就要掉下马来。”小兴十分佩服道：“老伯教训的话，都是金玉之言！将来找到了事，再也不敢忘了老伯的话！但是如今两手空空，家里还有老母，只愁饿死，到处求人荐事，都是随口答应，那里有老伯这样好人。小侄想了几天，还是来求老伯，可巧老伯回来了，千万求老伯替小侄设法，赏口饭吃！”

子诚听他说的，都是知甘苦的话，恰也很喜他诚实，便道：“你放着那般的阔姊夫不求，倒来求我么？”小兴道：“我姊夫也不见阔。”子诚道：“你口气倒大！你姊夫手里有十几万银子，如今在怡安茶栈里管事，天天马车出进，公馆有两处，还不阔么？”子诚说一句，小兴留神听一句，又喜又恨：恨的是姊姊这般享福，不照顾他；喜是的姊夫既然那么阔，于自己总有些好处。却虑着自己那副嘴脸，辱没了姊夫，只怕不见得认他。呆了一会儿，道：“老伯，我姊夫固然得意，但像小侄这般光景，那里配得上求他去？还是要请老伯费心，替小侄求他照顾吧！”子诚笑道：“‘疏不间亲’，我那里够得上替你说话？只要你得意了，在令姊夫前，替我吹嘘吹嘘，方是正理。”小兴道：“老伯倒说这般风凉话，小侄是目前就过不去了，总求你老人家发发慈悲吧！”子诚被他缠不过，只得应允道：“你不要性急，没钱，到我这里来拿，我还要耽搁半个月才去哩，咱们同伴去吧。”小兴大喜道：“不瞒老伯说，家里连饭米都没有了。”子诚听说，便从袋里摸出三块钱给他去买

米。

小兴拿了洋钱，道谢回去，备细合他母亲说知，只那三块钱没提起。原来小兴此时闲着没事，有几个朋友，约他去押摊，输了一块多钱，正愁没得还人家，得了这注意外的财项，还想去翻本哩，他母亲道：“既然你姊夫发了大财，我们同去找他，用不着吴家伯伯的。”小兴道：“母亲还不知道，年下姊姊穷到那般，我还骂了她的女儿，难道不恨我吗？再者，姊夫本不疼顾我的，总说我器量小，如今是更看得我不入眼了，只怕徒取其辱。他既然信任了吴老伯，必是听他的话；况且我又年轻，加上老年人说上几句好话，自然他也信托我了。”他母亲暗暗服这儿子有见识。

小兴吃过晚饭，找了他的朋友卜时兴，想要翻本。时兴道：“咱们摊上是硬气的，赢了拿现钱；输了也不能欠帐，你要还了，我去约人。要没钱，也犯不着抹桌子。”小兴红了脸道：“你当我要赖你的钱么？”身边摸出一块钱，在桌上一掷，道：“我先还你一块，余下的再算。”时兴转过脸笑道：“小兴，我合你闹着顽，你倒当真了！这洋钱你收起来，咱们顽下来一总算。”小兴道：“我本该还你，这有什么客气！只是今天的局道怎样呢？要没局道，我就去了。”说罢，立起身来要走。时兴慢慢的袋了洋钱，道：“你总是那般性急，所以会输钱，要晓得赌钱有三个字的诀窍。”小兴道：“怎样三个字的诀窍？”时兴道：“这三个字的诀窍，说也话长，叫做‘揭’‘歇’‘别’。”小兴不懂。时兴道：“你押宝是要看准了大小路，才好下注码的。没有像你这般开一盆，押一注，这就是性急的毛病。我们老押宝的人，尽管躺在铺上抽烟，只叫人报知了宝路，看准了押他三下两下，就要揭去上家一层皮，这其名叫做‘揭’。怎样名为‘歇’呢？那贪心的人，赢了还想再赢，必至于输而后已。我们的老法子，每天只预备赢若干钱，够了便不再压，其名叫做‘歇’；然而要不见亮别去，始终手痒难熬，再押几下，必然又输了。我们又有一字的秘诀，其名叫做‘别’。袋了洋钱，我们再会吧，自由自在的别去了。你道好不好？”小兴听他这番妙论，不觉出神，忖道：“原来他们那样精明，我如何顽得过呢？”便道：“老时，你这话果然不错，怪不得我逢赌必输，原来是个外行！”时兴道：“这倒不然，也有手气好不好；便看准了路，也有时走失。骰子明明是个六，它一转身，就变了一只么，叫做‘骰子乌滴滴，救宽不救急’。我且问你，如今歇了生意，那里来的赌本？”小兴道：“你休管我，我姊夫寄我的钱。”时兴道：“令姊丈就是钱伯廉么？”小兴道：“正是。”时兴道：“你有这位令亲，不怕输钱，我们来大些的注码，十块头铲板好不好？”小兴道：“我倒情愿小些的。”时兴道：“不拘你大小，我去邀客便了。”小兴道：“我们同去。”

于是二人邀齐了同局的人，到得时兴家里，大家摇起摊来。小兴是领了时兴的教，居然也在那里看宝路，却不甚明白其中的奥妙，依旧是输。押到三四回，都是落空，火性来了，便连押几盆，没一下放过，输了一块六角钱。次日，同局的人，打听小兴转眼就是个财东，特地请他来押宝，口口声声的恭维他，称他舅老爷。小兴得意得极。这日居然赢到三块六角，以后接连赢

侯选道——准备递补实缺的道员。

押皮杜拉符——英语 Casserole 的译音，即烘焙茶叶的机器。

鹰洋——墨西哥银元，正面有一鹰的图案，故称鹰洋。

了几场，胆子放大了，便一块钱孤钉，都会放下去。一天晚上大输，输掉了二十块钱，将赢头吐了出去，还欠人家十三块。这回真要把小兴急死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靠戚眷浪子得安居 进箴规世交成隙末

却说王小兴这番押摊，输去了二十块钱，心中甚是着急，只怕他们立逼着要还，那时剥下了衣服还不够哩。谁知同局的朋友，很讲交情，不特不逼他，倒还恭维他。结下帐时，都道：“舅老爷输几十块钱，算不了什么，要一时拿不出钱，到了上海寄回来便了。”卜时兴道：“输帐可以耽搁些时，头钱是要现的，我这里赔垫不起。”拉过算盘来，的搭一算，共是三元六角。小兴又十分为难，身边是一文没有，红涨着脸道：“我隔这么半个月送来吧。”时兴知他真个干了，只得罢手，大家不欢而散。

自此卜时兴这班人，也不合小兴赌钱了。小兴找过他们几次，都淡淡的，不睬他。小兴气极了，闲着没事，在家纳闷，偏偏时兴又来讨债。小兴想拿母亲的钱来还，又怕惹骂；要去合吴子诚商议，又怕被他看出自己荒唐来，连上海那条路也断了。时兴要债不着，破口大骂。小兴臊得没地缝可钻，只得陪着笑脸，让他骂去。这日子一天难过一天，幸亏吴子诚家里也没事了，行李也检齐了，便来探望小兴。偏偏卜时兴，正在小兴家里逼债。小兴见子诚来了，大吃一惊，暗道：“不好，今天我的荒唐要败露了。”勉强打起精神，迎上去叫“老伯”。谁知卜时兴见这般场面上的人来探望小兴，倒登时换了一副面孔，连忙起身让他上坐。子诚一双眼睛，却也作怪，一见时兴，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便问小兴道：“这是何人？”小兴道：“这位卜时兴，是小侄的表兄。”子诚道：“胡说！你的表亲我都知道，那里有这位表兄？”小兴自己把手掌嘴，道：“该打，该打！我说错了！我是叫他老兄的。”时兴见这风色不对，搭趖着走了出去。子诚定要根究，小兴道：“是从前同在席铺里学生意的。”子诚只是摇头。

一会儿，小兴的母亲出来，见子诚道：“吴伯伯，我这个儿子，如今变坏了。刚才来的那个人，就是向他讨债的，破口骂了两场，我不知道他在外面赌呢还是嫖呢？好好的有饭吃，有衣穿，何至于欠债呢！”小兴抢着说道：“我没嫖没赌，为着家里过不下日子，只怕母亲着急，还是去年问他借了三块钱充数的；要不是这样，年下那能赚到七八块钱回家呢？”子诚道：“老侄休得说谎话，我通都知道。”小兴知瞒他不过，爬在地下磕头，告道：“小侄实在荒唐，被他们骗去，赌输了三块多钱，如今后悔嫌迟了，怕母亲生气，不敢说。老伯千万不要合我的姊夫说起，怕他不放心我，不肯代为荐事，我以后痛改的了！”子诚笑道：“小官官，那上海花天赌地，你能改得来么？只要自己有主意，不乱闹就是了。你合令堂快些收拾行李，后天饭后，到戴生昌船上再会，盘缠是我替你出，到上海再算便了。”小兴大喜，送出吴老伯，便合他母亲商议动身。没有多余的行李，就只铺盖合一只衣箱。小兴道：“盘缠虽然有了，但是我们去到姊姊那里，也该送点儿人事，母亲给钱与我去买吧。”他母亲道：“送是要送的，只是我不放心把洋钱给你。”小兴道：“我们同去。”他母亲才欣然答应。母子二人同到各店铺，买了些苏州物事，预备两分：一分给姊姊，一分送姊丈。次日，时兴又来要债。小兴道：“实在没钱。我到上海就有事的，那时寄还你便了。”时兴道：“你有那位吴老伯，为什么不问他移挪些还我呢？”小兴道：“我已经移挪过的了，这回盘缠又是他的，不好意思开口。你请放心，我少不了你的钱！”时兴逼他写下

了借纸，连输帐共是十六元六角。一分二厘起息。这才罢手。

小兴伺候了母亲上船，合子诚同到上海，自然投奔他姊姊。他姊姊见母亲合兄弟同来，一喜一忧：喜的是母女聚首；忧的是留母亲住了，不知道伯廉答应不答应。偏偏伯廉好几日没回公馆，小兴的姊姊，捏了一把汗。隔了几天，伯廉回来。小兴叩见姊夫。伯廉道：“你甚时来的？为什么不早来见我？”小兴战兢兢的说道：“我来了多天，只为姊夫没空，不敢前来惊动。”伯廉见他比前漂亮了许多，倒还欢喜。踱到楼上，妻子把擅留母亲、兄弟住的话告过了罪。伯廉倒也罢了，不免见过丈母。自此小兴母子，有了安居之所。

伯廉拿出二十块钱，交给小兴，叫他到估衣铺里买一身衣裤。小兴本是个生意出身，自然没得亏吃，二十块钱，买了衣服、裤子、鞋袜、帽子，还剩下两元，这才到茶栈里去见伯廉，把那剩的两块钱双手送还。伯廉道：“你放在身边零用吧。”自此，伯廉以为小兴老实可靠，留心合他荐事。可巧自己有那一注银子，开这个天新茶叶店，就叫他管帐。小兴凭空经手了几万银子进出，他又是个会计好手，自然店里一天天的兴旺起来。年下结帐，除却官利，还长了一万二千银子。伯廉大喜，拿二千银子出来，竟做分红，各伙计都得了好处，小兴独多，得着一千银子，就制备衣服，一年四季都全了。又做了一注煤油买卖，赚到千金上下，忖道：“上海的银子，这般容易寻，我要早来三年，如今也合姊夫一般了。”不言小兴得意。

且说煤油茶会上的洪尔臧、叶伯讷，都折了本，听说小兴赚钱，倒很佩服他。原来商务场中，见过面的，都是朋友。这时正是新年，洪、叶二人，到信人那里开果盘，吃开台酒，顺便请了小兴。小兴虽然在上海一年多，却还没做过信人，今见他们合信人那般亲热，便想道：“我也太迂了，如今又没妻子，有的是钱，为什么不做个把信人，也好没事时去走动走动。”恰好尔臧问小兴道：“小翁做的是谁？开条子去叫。”小兴红着脸道：“请荐个人吧。”伯讷便荐一个信人。一会儿局来了，小兴见这个信人，两道浓眉，竟像两把扫帚；一张阔嘴，就如一个血盆，很不如意。为是伯讷所荐，没法应酬罢了。谁知这信人倒看中了小兴，时刻凑着他面孔殷勤起来。小兴被她这一殷勤，魂魄儿都摄去了。尔臧、伯讷又一齐凑趣，硬叫翻台，小兴却也情愿。诸人翻过去时，小兴才知道这信人叫林黛玉，住兆富里，房间里摆设得十分齐整，都是小兴见所未见，甚是纳罕。林黛玉看准了小兴是个曲辫子，为他面貌长得好，所以爱他的，倒也不忍冤他。小兴于那些下脚开销，不甚在行，只知道有这个规矩。一会儿酒散，小兴身边可巧有八块现洋，把来开了下脚。那娘姨不用说，错认大老官肯用钱，甚是欢喜。看看时光太晚，娘姨就留他下来。

次日直睡到一点钟才醒。林黛玉腻声腻气，伸了一个懒腰，慢慢的陪着小兴，谈了许多心上的话。两人一同起身梳洗。黛玉要去买表，吃过饭拉着小兴同走。小兴没法，只得陪她雇了马车，到得洋行里，黛玉拣了一个金表，讨价是二百七十块，问小兴要洋钱，小兴身边却一块都没有，登时扫兴。小兴对店伙计道：“我写条子，明天到天新茶叶店取去吧。”伙计道：“我们不做帐的；况且新年头上，也没工夫去讨。”小兴不则声。黛玉满面怒容。娘姨忙合黛玉咬耳朵。小兴知道她们说笑自己，也怪她们不得。三人仍上马车，黛玉别转脸，不理小兴。小兴只得说道：“我们回去，我去取了钞票，再来买表吧。”黛玉道：“耐早点说末，倪也勿来买表，阿要坍台！”小兴

再三赔罪，果然黛云叫马夫拉回。小兴这才回栈，取了一把钞票，约莫有二百三十块光景，重新走到林黛云家，二人依旧坐马车到洋行，买了那个金表，用去二百七十块，这才遂了意。小兴就请黛云吃番菜，听戏，闹到十二点钟，才回兆富里住宿。

自此小兴在兆富里住了五六天，用掉了五百多块钱。恰值茶叶开市后，出进的帐目要紧，只得回店；不时还到兆富里走走。不上半年，二千块钱已用完了，面子上露出些竭蹶的样子。黛云虽然贪他的色，只是娘姨一干人犯恶他，小兴觉得没趣，也渐渐的看着淡了，诚心想做点露水生意，天天到茶会上去，听说金镑是上海生意的一大宗。在茶会上结识了一位张过生，一位柳季符，天天同在一处吃花酒碰和。那天，过生对小兴凑着耳朵说道：“这时镑价极低，只九块零点的光景，要做趁这时做，包你价要抬高，这是拿得稳的。”小兴大喜，就叫他代做了三千个镑。不多几月，果然抬高，小兴得了二千多块，过生得了九扣，大家欢喜。小兴又有了钱，兆富里是不用说，又要多住几天的了。

那天正合林黛云坐了马车逛张园去，遇着吴子诚，被他一眼望见，马车走得快，来不及招呼。次日，子诚赶到店里，找不着小兴，叫伙计四路找他，生生的找了回来。小兴见子诚坐在自己帐台上，心里老大不愿意。他如今是阔了，那里还把这个穷老伯放在眼里，便道：“老伯来查帐么？我是笔笔清楚，毫无弊病的。”子诚听他出言顶撞，怒道：“老侄，你如今发迹了，还记得从前么？我怎样拉你出来的？但是我替你想想，虽然有几万银子在手里活动，都是你姊丈的钱。他如今镑上大吃了亏，折去两万多，这店要赚钱才好，足算扯个平，还抵不了他那个空子。我们在他手下过日子，他倒下来，我们不是跟着倒么？我听说你做煤油哩，做露水哩，赚钱是很好，折起本可了不得！吴叔起有五万家私，跑到上海来做露水，想一朝发财。听说煤油价低，他就抛了十万箱。谁知海里转了一天大西北风，沙船一齐挂帆进口，载的都是煤油。市面上骤添几十万箱，价钱大跌，把自己的本钱折完，还拖累了好几个户头，一气而亡。他妻子到处求告度日。你不知道么？这是簇新鲜的事。即如你结交的张过生、柳季符，是上海滩上著名的大滑头，遇着机会，就要咬掉你一块肉，仔细等着吧！再者，昨儿路上，遇着你合一个倌人坐马车，哼！一朝得意，就昏天黑地的乱闹起来，被你姊夫知道了，怕不把你的生意歇了么？那时看你欠了一屁股的债，怎样下台？休再来找到我！”小兴被他痛痛切切的一味臭骂，急得脸红过耳，最难过的，是伙计们一齐听得清清楚楚，怎不惭愧，老羞变怒，便道：“你只不过苏州一个小贩，靠着我们姊夫，吃碗饭，就这样充做长辈来，找着我呕气。我那件事得罪了你？做煤油是我赚的分红银子；做金镑是我赚的煤油银子。如今金镑又赚了八千。我有钱，嫖我的，吃我的，阔我的。店是我姊夫开的，不是你开的，要你来管什么闲帐？我去年替他赚到一万，今年又赚了六千多，你来做做看，有这个本事没有？大滑头小滑头，我都共得来，我自自有本事，叫他滑不出我手心底去！像你这样，只好在柜台里秤二两香片，一两红眉，那里配得上说做生意！那做生意，是原要四海的，怕折本那里能够赚钱？你尽管去合我姊丈讲说，

福了一福——这是指互相行了礼。

疏不间亲——比较生疏的人，不可能离间亲近的人。

押摊——赌博的一种，即押宝。

我怎样荒唐，叫他来查帐便了，休使劲儿来讹我！”一套话说得吴子诚气往上撞，鼻子透不转，只得打从嘴垦透，呼呼的吹着满嘴胡子乱飘，台北风吹白草一般，半晌喘定，方道：“好，好！反面无情的东西！我好意劝你，你倒顶撞起我老人家来，合你娘说话。我借给你的饭米钱，盘缠钱，共是十块洋钱，每月三分起息，滚到如今，恰好对本，你还了我吧！我们休再见面！”小兴对着众伙计笑道：“你们听着吧，他原来是讹我的。我几时借过你十块钱？只在苏州时，借过你三块钱，是有的；其余盘缠，你叫我母子二人住在烟篷上，五角小洋一客，足算是一块钱，共总四块，难道还要起息？就便起息，也有个大行大市，开口三分滚利，你又不肯开小押当，连小押当都没这个利钱。”子诚道：“你全靠着，才能出来。你把赚的钱，算计算计过，到底应该多少利钱？快些拿二十块钱，万事干休！你要不肯，我合你拼这条老命！”说罢，一头撞倒小兴身上。众伙计劝开了，做好做歹，说明还了吴子诚十块钱，他才忍气出去。小兴气得眼泪直淌，骂道：“这个老忘八，想发财想昏了，跑来讹我！为什么不做强盗，去抢起钱来，还容易些！我有钱，宁可给堂子里的乌龟，犯不着着舍给这个老忘八！”大家劝了半天，小兴才收泪止骂。本来约着尔臧、伯讷、过生、季符到总会里去碰和的，经这一个大挫折，知道一定是输，也不去了，睡在后房纳闷。

子诚拿了他十块钱，回到栈里，可巧伯廉未出，子诚气极了，顾不得小兴是他的内弟，一五一十把来告诉了他。伯廉道：“这还了得！我只道他少年老实，谁知这般靠不住！”连忙叫人套车，赶到天新茶叶店里。幸亏小兴正在那里纳闷，还没出去哩。伙计见东翁来了，忙都起身招接，通知了小兴。小兴躺在后房，听得姊丈亲来，知道吴子诚去撒他谣言的了，便换了一身旧衣服，走出柜台，哭诉姊丈道：“吴子诚只为去年我们分红没给他，要合我们天新为难，遇着有便宜货色，我去讲时，他便来打岔，幸亏我有本事拉拢，他没奈我何。今天无故来此，造出许多谣言，讹了我十块钱去，不知又对姊夫说些什么。茶栈里有了这人，我们休想安安稳稳的做买卖。我是为着姊夫，合他要好，不敢多说。”伯廉道：“原来如此，别的话都不讲，我自从去年到今，没有查过帐，你把总帐拿来给我瞧瞧。”小兴捏了一把汗，连忙把帐簿一齐取出。伯廉自是内行，只拣要紧的关目上算，也弄到三更天，方才算完，果然没有丝毫弊病；而且半年来又赚了六千多两银子，忖道：“这子诚真是瞎闹！他只守定了老辈做生意的法子，看见小兴这东西，开了个信人，就起疑心，殊不知上海买卖，全靠堂子里应酬拉拢。我从前得法，也是这样的。照他那么成日不出店门，真个只好秤四两香片，二两红眉了。我看小兴，倒是个有本事的人，倒要笼络住他，帮我年年赚钱才好！”又一转念道：“虽然帐上不错，难免合庄上勾通了，做了手脚，也未可知，我还要同他去对过才好；况且货色也要盘盘才是。”当下满面笑容，对小兴道：“子诚说你许多弊病，我本不信他，他做买卖是外行，只是既有人说你，我自然要查考查考，你也明明心迹，待我明天盘过货色，合你到庄上对一对存款才好。”不知小兴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王小兴倒帐走南洋 陆桐山监工造北厂

却说王小兴听得他姊丈要盘他的货，稽核他的存款，不免吃了一惊，忖道：“我幸亏镑上赚钱，把这亏空弥补了；要是镑上折了本，这便两败俱伤了！”当下徐徐答道：“姊丈说到这句话，足见疼顾我，横竖我没一些儿亏空，姊丈尽管查考便了。”次日，伯廉叫众伙计把存的茶叶查点一番，果然合符；又到庄上核对存款，也没一毫弊病。伯廉合庄上另立了折子，叫小兴要使钱买货时，到自己那里取钱，却加了他十吊钱一月的薪俸。以下的伙计，也都加了一吊两吊不等。众伙计大喜道：“幸亏吴子诚来一闹，倒闹得我们好了！”独有小兴心里老大不乐，暗道：“被他这么一来，我银钱经手不活动了。”所靠的是还有二千块钱在手里，仍旧去找着张过生想做金镑。过生道：“如今镑价极高，做不得的。”小兴扫兴而归。自此不敢出去乱闹，守着几个薪俸合那二千块钱过日子。约莫也耐守了三个多月，尔臧、伯讷、过生、季符，都合他疏远了。

小兴静极思动，那天跑到麻雀总会，只见宁波掬客胡三，苏州办货的水客祝心如，杭州绸缎庄上的马绣依，都在那里，见小兴来了，起身相迎，道：“好极！我们想成一局，三缺一，你来得正好，我们就此上局便了！”小兴道：“什么码子？”心如道：“我们太大了也犯不着，五十块一底吧。”胡三道，“要打牌，总要一百块头，少了也没意思。”小兴道：“那是不敢奉陪，我只好碰二十块一底的。”老三道：“你也太小气了。也罢，我横竖没事，陪你们凑个趣儿，只是打横是应该有的。”小兴不知道甚么叫做“打横”，随便答应下来了。四人入局，第一副便是小兴的庄。老三面前，横了三根筹码。小兴要掀牌看时，心如道：“你的横子呢？”小兴道：“甚么叫做横子？”心如道：“你只看我们拿出几根筹码，你也拿出几根筹码，摆在面前。你和了，把三家的筹码都掳了去；不和，把自己的面前的筹码送给人，本来的输赢另算。”小兴睁眼一观，果然三家面前都摆列着三根筹码，一算下来，三三见九，二九一十八元。暗道：“不好！我冒冒失失答应了他，谁知这般厉害，比一百块头的码子都大了！”虽然上当，然而台面上是坍不得台的，只得闷着气打下去，偏偏连和了几副，收了几十块钱的码子。最后一副，掀起来就是九张万子，小兴就做一色。上家便是心如，扣了一张孤七万，不肯放下。小兴听得是四七万，四万是碰出了，还剩一张牌，七万桌上未见，以为拿稳要和，谁知下家发张九条，胡老三把牌一摊，端端正正一副清一色；尤妙在一三四五条，都是三张暗的，又名“对对和”。三十二加上四和，三翻共是二百八十八和。三根横子，也要三抬，可巧又是他的庄，小兴一下子就去了五六十块，赢头吐出，还贴输了二十来块。小兴急得汗如雨下，只得把帽子摘了下来。一会儿，胡三连和几副，小兴又是赔了好些，汇过五副码子，自此气馁了。接连输下去，四圈碰完，已经输到一百二十块钱。大家要接碰四圈，小兴也想翻本，就再入局。谁知越输越多，结下帐来，共输到二百八十三块钱。小兴只得付了五十块钱钞票，以下再算。

次日又约他们林黛云家吃了一台花酒。好在积下的薪俸，还够开销，只是做露水的念头，更加上了劲了。找到尔臧、伯讷问起煤油行情，倒还凑巧

抹桌子——赌场用语。

铲板——旧时赌场用语。

跌了，小兴便喝了五千斤。谁知愈跌愈甚，小兴把二千块钱，通都用完，就要脱空混日子了，到伯廉那里支钱又支不到。小兴想出一法子，顶了天新的名，在几处庄上，借着一万八千银子，把来做露水。连连折本，已经浮了支借的数。小兴急得没路可走，就打了一个没出息主意，把店里现存的款子，一齐卷了个空，连夜趁船，逃到香港去了。伯廉还不知道，天新的伙计，见小兴一去不来，讨债的来了好些人，只得告知伯廉。伯廉到店一查，大吃一惊，竟被他卷去了几千银子。庄上都来逼债。伯廉一看，都是天新字号的折子。伯廉不认帐，搁不住平日合他们都有来往，而且都有存款在他们庄上，庄上把来轻轻扣掉。伯廉无可如何，只得着在天新伙计身上要钱，一个个送到巡捕房里管押审问。他们辩得清清楚楚，都没余罪，一齐放出。伯廉核算起来，单这天新，就折到四万多银子，无奈只得把店收歇。

原来伯廉做的买卖，四处折本，看看撑持不下，想到李伯正办的机器织绸南北两厂，正要开张，还是去找他，比这茶栈的买卖活动些。抽空去找陆桐山，桐山不见他。这时桐山已得了李伯正的宠用，派了织绸北厂的总办。只为从前分红上面，吃了伯廉的亏，这时所以拒绝不见。伯廉见这条路走不进，又去找到范慕蠡。慕蠡接见道：“伯翁一向得意，我们许久不见了。”伯廉道：“将就混混罢了，没甚得意！慕翁发财么？”慕蠡道：“我只为那回做茧子，冒了险，刻刻担心，不敢再做别的买卖，倒是伯正来拼我股分，开一个造玻璃厂，一个造纸厂，一个制糖公司，我入了十万银子的股本。”伯廉道：“制糖我倒是内行，从前结交了几位外国人，知道他们萝卜糖的做法。”慕蠡冷笑道：“伯正开这个公司，用的都是外国人，本没有中国人能制得来糖的。”伯廉被他打断了话头，搭起着辞别而出，忖道：“人是穷不得的，我从前有本钱的时候，他们这些富翁，都当我朋友看待，那些不三不四的买卖人，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如今虽然折本，还没到一败涂地的时候，他们神气，已迥乎两样了！慕蠡呢，怪不得，他是共惯了李伯正这种大人物，做许多维新的买卖，看不起我们这班倒楣人，也是分所当然。只可恨桐山那个促狭鬼，从前在我手里过日子，我是看同事分上，并没欺他，一般分给他若干银子，他不感激我，倒不肯见我。我见他的马车，还放在门口，分明人在家里，他们偏说出去了。只不过靠着李伯正，得了个织绸厂的总办，就看不起朋友，真正令人可气！”转念一想，道：“我也是伯正的旧友，替他收过茧子，为什么不径去拜他，何苦受这班小人的气？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我要找到了主人翁，他派我办一桩两桩的事儿，他们倒要来巴结我了。”打定主意，又道：“且慢！我空手而去，是见不着的。”

当下换了一身新制的衣履，捏着十块钱的门包，雇了马车，到李伯正公馆里。原来李伯正，在虹口造了一所房子，家眷都住在上海。伯廉马车到他门口，门丁挡住。伯廉取出拜帖，袖统管里，一封洋钱，送给门丁。那门丁姓余名升，是伯正得用的人，年纪不过五十多岁，很老实的。再兼伯正吩咐过，不准受人家分毫的门包，他那里敢收伯廉的十块钱。当下拿这一封洋钱，尽着推还伯廉。伯廉道：“这不算什么，是我送你老人家吃杯酒的。”余名升道：“我们大人吩咐过，受了人家一个钱，就要赶出大门。钱老爷没见门上贴的条子么？”伯廉细看，果然有张条子，戒谕门丁，不准留难来宾，不与通报。伯廉大喜道：“既然如此，就烦你老人家通报进去，说我钱某求见。”余名升接帖在手，进去多时，出来回道：“大人今天点验工人，没得工夫见客，请钱老爷明天午后来吧。”伯廉只得回栈。

次日饭后又去。余升领他到了三间花厅里坐着。伯廉细看这屋里的陈设，都是上等贵重物事，还有些不识名的器具，大约是外洋来的。不一会，怕正踱出花厅，伯廉磕下头去。伯正弯腰拉起道：“老兄，就是替我兄弟收过茧子的么？”伯廉应道：“正是。”伯正道：“老兄收的茧子甚好，兄弟正盼老兄来谈谈，为甚多时不来？”伯廉道：“只为四先生叫在茶栈里办事，没得空儿过来。如今茶栈买卖清淡了许多，特来叩见的。”

伯正又欲开言。却见一个门丁领了一班工人来了，都是短衣窄袖。伯正只得起身，请他们一一坐了。有个工头道：“大人造这个织造厂，原是规规矩矩的事；况且大人给的工价，讲明是十足的钱，如今陆老爷发出来，打了一个八扣，众工人不服，今天一齐不做了。”伯正道：“这还了得！你们不要去，我去叫他来，当面质对便了。”说完，一叠连声叫请陆师爷。伯廉此时，正中下怀。忖道：“这时不下手，更待何时？”便颠着屁股凑近伯正身前，低声禀道：“那陆桐山兄，本不是纯正人，从前收茧子的时候，他叫晚生扣茧客个九五，晚生不肯，为什么呢？人家将本求利，原该论价给钱，从中扣人家的九五，不是坏了东家的名头么？我们中国的商人，被这般恶伙，闹得太厉害了！晚生向来痛恨的！所以再不效尤。大人的明见，晚生收茧子，是一丝一毫不苟的。”伯正信以为然道：“桐山既然如此，我辞了他，就请你接办这个织绸厂，你可办得来？”伯廉大喜，请了一个安道谢。

一会儿，陆桐山来了，见自己厂里的工人在此，又见上面坐着一位钱伯廉，心上暗道：“不好，我今儿完结了！冤家路窄，偏偏他在这里！”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去见李伯正，请了一个安，一旁站立。伯正生性厚道，请他坐下，说道：“请吾兄来，非为别事，只因工人来告吾兄扣了他们的工钱，应该两下质证；谁曲谁直。”桐山脸上涨得通红，半晌答道：“晚生不是无故扣他的钱，只因他们躲懒，一天只做半天的工，晚生看不过去，所以扣个八折。原想来回明大人，谁知他们倒先到此。”众工人大怒道：“我们八点钟做工起，直到晚上方歇，如何算是躲懒？你何时看见我们只做半天工？你天天住在公馆里，马车出进，吃馆子，逛窑子，也没见你到过厂房一次，偏生会造这些谣言。骗得过李大人，如何骗得过我们呢？”伯廉道：“造厂房须要包工才好。”伯正道：“可不是？我原说要包工，桐山兄说不包的好。他有甚么督工的法子，原来为扣八折地步。”桐山道：“这分明是工人听了钱伯廉的指使，合晚生为难。”伯正道：“桐山兄不可乱说！伯廉是在茶栈里，他因久没合我会面，今天特来闲谈，他不知道我们造什么厂房，如今我倒要托他接你的手了。为什么呢？你既合工人闹得不合式，倒不如换个人办办，将来开厂，再来请教你吧。”桐山面色，顿时如灰，没得话说，歇了半天，久坐无味，方才辞别出去。伯正就请伯廉领了工人，到工厂里去做工。伯正又写了一张条子，饬人到帐房里按数给伯廉支款应用。伯廉大喜，领着工人辞别出门，谁知正遇着桐山迎面拦住不放。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改厂房井上结知交 辞茶栈伯廉访旧友

却说钱伯廉领了工人走出李公馆，要到织绸北厂去查点物料，照常开工，谁知遇着了陆桐山，拦住他道：“你好生生的，把我饭碗头挤掉了，我今与你势不两立，咱们拼个命吧！”伯廉正待躲避，工人上去，把他一把拖倒，道：“你做了坏事，东家辞你的，与钱先生什么相干？你还要诬赖好人么？”接连就是几拳。桐山大喊救命，巡捕来了，把工人桐山辫子结在一处，拉到巡捕房。伯廉只得跟着去探听。

次日，桐山到得堂上，口口声声只告钱伯廉。伯廉挺身上去，把前后情节一一禀明。会审老爷判断下来，叫桐山不得诬告，叫工人罚洋十元，给他养伤。可怜工人凑不出一文钱，还是伯廉把余升退回的十块钱，借给工人，给了陆桐山，才各散去。

伯廉到得北厂，查起物料来，都没办齐，连夜禀知伯正。依伯廉的意思，是要在桐山身上着赔。伯正道：“总算我眼睛瞎了，请着这个宝贝，我认个晦气吧！你去替我查点个清楚，还少些什么材料，开篇细帐，到帐房支款去办便了。我事情也多，没法儿件件管得到，这造厂房的事，交给你的了。”伯廉大喜，回到北厂，合工头商量，除现有的不计外，其余各色材料，开出细帐，计算还要五万银子，帐房照数支给。伯廉有这注银子在手里，不但工钱不扣，而且有时还多支给他们几文，众工人感激的了不得。伯廉把那五万银子，办了三万银子的料，除却零星费用，自己落了一万八千多银子。这叫做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伯廉安安稳稳用了李伯正的银子，伯正还当他是个人，能够实心办事哩。

看看厂房将要造好，伯廉天天在那里监工。伯正也有时来看，见伯廉常在那里，就很放心。

一天，伯廉正合工头议论那堵墙头不好，那个窗子不对，指手划脚的要叫他改造，可巧伯正同着一位东洋人坐了马车来此看厂。伯廉合工头接见，伯廉又合东洋人通问姓名，才知这东洋人名井上次郎，在中国多年，一口北京话。伯廉道：“我们这厂基址坏了，只怕机器压上去，吃不住吧？”井上次郎周围巡视一遍，对伯正道：“果然基址不好。外洋造厂房，总要石头砌成基址，不然，用砖实筑也好。如今是虚筑的，如何使得！再者，厂房怕的是火烛，故用木料愈少愈佳，如今木料用得甚多，将来必有后患。”伯正对伯廉道：“井上先生说的一些不错，我们都是外行哩。”伯廉道：“晚生也略知一二，只是这基址是桐山在此打好的，木头也是他办来的；木料太多，众工人只得照他的法子造。我正在这里踌躇，觉得通风透光之外，还有许多不妥。外国厂房，都用砖砌作弓弯式，用铁做梁柱架着；至于门窗也是用铁做的，通风透光，也比这厂好得多。不知从前这图，是谁画的，有些外行；及至造成，晚生才看得出他种种弊病。”井上次郎道：“伯廉先生讲的一些不错。”伯正见东洋人尚且佩服他，便着实信托伯廉。当时看完了厂，约伯廉合并上次郎去吃番菜，商量改造的法子。伯廉道：“谈何容易，这一改造，又是几万银子费掉了。”伯正道：“那是没法子的，多花几文，省得将来塌台。”伯廉大喜，自然开了一大篇花帐，沾润了不少。

再说张老四到过茶栈几次，总不见钱伯廉在栈，很觉诧异，只得去问周仲和。这时仲和的绸缎店倒下帐来，亏空了几万银子，连门都封钉了，他早把家眷搬回，自己逃走了，不知去向。张老四没法，又去找范慕蠡，慕蠡却

在家里碰和。有四位扬帮里的朋友，都在那里。张四见人多不便细谈，好容易候他们碰完了和，拉慕蠡到里间屋里烟榻上，问他见伯廉没有。慕蠡道：“前月里他来过一次，闲谈一会就走了。我听说他买卖折本，开的甚么天新茶叶店倒了，你没吃亏么？”老四道：“天新是不相干的。我栈里买卖，远不如前，他又时常不到。他那存放的款子，早经提完了的，我所以要访着他，问个下落。他要不就时，我好另外请人。谁知找到他两处家里，都说不知，出去了多天，还没回家哩。我又找到周仲和家，谁知仲和也亏了本，逃走他方，店面的门都封钉了。你说上海的事靠得住靠不住，可怕不可怕！一般场面上的人，闹得坍了台，便给脚底你看哩！”慕蠡道：“我们从前做茧子的时候，我只以为钱伯廉很不大方，周仲和倒是个朋友。谁知伯廉倒帐，还不至于拿钱赎身；仲和倒把这上海码头卖掉了。世上的事，真是论不定的。但你要找伯廉，也非难事，只叫人在陆姗姗那里打听；他既前情未绝，总要去走走的。”

老四点头要走，慕蠡约他吃一品香。老四横竖没事，就陪他同去。到得一品香时，第一号房间已被人占去了，只得占了第二号。老四听得隔壁喧呼嘻笑之声，偶然踱出张望，只见钱伯廉坐了主位，旁边坐的一班人，一个也不认得，都是极时路的衣履。局早到了。伯廉瞥眼见他，故意别转了身子。老四也不便招呼，叫侍者过来，问他们那一班是甚么样的人物，侍者道：“听得马夫说，都是承办织绸北厂的工头。”老四记在肚里，吃过番菜各散。

次日便去拜李伯正。伯正接见老四。老四问起钱伯廉来，伯正道：“他正在这里替我办北厂造屋的事哩，果然是个有本领的人，连东洋人都很佩服他！”老四听了顿口无言，只得作别。找到北厂，伯廉却不在家，出门办料去了。

次日伯廉一早赶到老四那里。老四大喜接见。伯廉道：“我实在对不住你！我连年折本，撑不下去，只得靠着那位财东，指望恢复旧业。茶栈里的事，我原不能兼顾，请你另请高明吧。帐是我都结算好了的，只为一见伯正观察，他就派了我这个事。我一直忙到如今，所以没来面辞，还望你恕罪则个！”老四听他说得婉转，要责备他，也不能了。当下同到栈里，伯廉把帐目银钱，一一交代清楚。老四见他来去分明，倒很佩服。

伯廉交代好了帐目，便去拜范慕蠡。慕蠡道：“伯翁，你到那里去的？老四到处找你，几乎要登告白贴招子。”伯廉道：“休得取笑！我是被伯正观察硬拉着办织绸北厂的工程。”慕蠡喜道：“你替他办事甚好，只不知薪水怎样？”伯廉道：“慕翁是知道兄弟的脾气，不在钱上面计较的。伯正观察，也就为这点器重我。他被陆桐山闹得慌了，连工匠的钱都要扣个八折，因此把他登时撤了，见委下来，我只得替他帮忙。但是对不住张四先生，他找我两次，都没遇着，今天特地拜他，已把帐目交代清楚了。”慕蠡道：“原来如此。伯翁办事，果然来去分明。”伯廉道：“岂敢，弟是一向这个脾气。”慕蠡又把周仲和的事告知了他。伯廉跌足道：“唉！他怎么不合我们斟酌斟酌？我倒受过他的好处，可惜他急难之时，我不能救他，他也不该合我疏远

孤钉——旧时赌场用语，指只在一门下注。

人事——这里指礼物。

竭蹶（jué，音决）——经济困难。

露水生意——即外快生意。

到这一步田地。”慕蠡听他说得这样慷慨诚挚，忖道：“伯廉原来是个好人，我一向失敬了。”当下不免合伯廉谈起心上话来，访问伯正所办的两厂一公司，甚么时候可以开办。伯廉道：“伯正观察办的事，没一件不文明。即如这个织绸北厂房子，造得略差些，他就约了东洋人来看，幸亏当初图样不是我经手打的；况且我去时，基址已经筑就了，然而难怪东洋人说不好。据弟的愚见看来，也不合式。因此合他讨论一番，难得东洋人也合我意见相同，如今是还要改造哩，慕翁试想：他单造这座厂房，还须半年多，那两厂一公司，不知甚时开办哩。如今议也议不到这事。他却主意好，除非不做事；做了便须根牢固实，再不肯将就些儿。我看这人的商务，将来总要发达的。”慕蠡着急道：“我十万银子的股本，早经交出，他那两厂一公司，不办是何原故？我要去提银子来，做别的买卖了。我虽然银子多，也犯不得搁在他那里，银钱搁呆了，是商家最忌的一件事。我们就此同去会他吧！”伯廉听他说到这话，吓得汗流浹背，连忙作揖求他道：“慕翁，总是小弟多嘴，你千万不要对他提起是我说的！他两厂一公司，开办的迟早，弟如何得知，只不过以理度之罢了；或者那两厂一公司，开办在前，南北织绸厂开办在后，也未可知。慕翁去这么合他一说，他只当是弟乱放谣言。宾东之间，闹出意见，还使得吗？”说罢，又作一揖，慕蠡暗自好笑，忙道：“伯翁，不必着急，既然如此，我就不说是你的话便了。”伯廉道：“也还未妥，待弟去探个确实信息，再来告知慕翁。如果一时不办，听凭慕翁怎样吧。”慕蠡笑道：“你不放他的谣言，就做我的奸细，我一古脑儿告诉了他，看你吃得住吃不住？趁早把赚他的银子，分给我一半，万事全休；不然，我是要出首去了。”伯廉道：“慕翁倒会取笑，可怜我在他那里，自早至晚，没一刻休息。每月的薪水，只五十两银子，还不如在茶栈里，有些分红，不止此数哩。”慕蠡道：“我合你说顽话，你就这么着急，真个在乎你分那几两银子么？”伯廉也笑道：“我倒情愿孝敬，只是川条钓白条，仔细你的银子，都被我钓了来。”慕蠡道：“只怕未必。我不比李伯正的银子该得多。”伯廉辞别要行，慕蠡留他吃饭。伯廉道：“我还要办料去，昨已议定价钱，今天要去付银。”说罢，匆匆去了。慕蠡忖道：“看不出这钱伯廉办事，比从前越发勤恳了。他那脸上的烟气，也退了好些，莫非戒了烟么？”转念道：“不好！我偌大的股本，放在伯正那里，他那厂合公司，是一时不见得开办的，我还是去提了回来。前天捐客章大炘，还有一注外国铁，劝我收买，我为的没得余款，只得罢手。铁现在那里，我何不去提这银子来买下他的。”想定主意，就叫套车。

慕蠡穿一件织金面子的貂皮袍子，缎面的白狐马褂，带了两个金刚钻的戒指，一支翡翠玉的雪茄烟嘴，装上极品的雪茄烟。马车拉到虹口。慕蠡是不用通报的，把马车一直拉到伯正的三间花厅前。车夫开门，慕蠡下了车，直到花厅上坐了。自有人进去通报。一会儿，伯正出来，穿件罗纹绸的丝绵袍子，貂皮马褂，口衔一支长竿烟袋。二人叙坐。慕蠡道：“兄弟是有半个月不来了，大哥一向好？”伯正未及答言，门丁来报道：“玻璃工师来见。”伯正吩咐道：“请在洋客厅里坐吧。”慕蠡也要请教，伯正便合他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沙船——在海上航行的运输货物的一种帆船。

麻雀总会——打牌俱乐部。

第十三回 说艺事偏惊富家子 制手机因上制军书

却说范慕蠡跟着李伯正踱到洋客厅上，只见两个西洋人，同了一个翻译，坐在那里；见伯正进来脱去帽子，合他拉手。伯正对翻译指着慕蠡道：“这是股东范慕蠡先生。”翻译合那两个外国人咕咕了几句，那外国人也就合慕蠡拉手。谁知他的力量大，拉着慕蠡的一只嫩手，隐隐生痛。慕蠡问起翻译，才知两位都是英国人。翻译替他述了姓名，那四五个音的名字，慕蠡那里记得清楚。只记得一个有胡子的外国人，一个没有胡子的外国人便了。

那有胡子的外国人，在衣服袋里，摸出一张洋纸的图，指给伯正看。上面乌溜溜的，圆浑浑的，翻译道：“是熔料的锅炉。”余外还有平面的桌子，还有成范的模子。最奇的是一个高大汉子，拿着一支喇叭似的，在那里吹喇叭。口上一个图形的物事，就像电气灯的灯头。慕蠡不解，请问翻译，翻译道：“这就是吹的玻璃。”慕蠡道：“玻璃是吹成的么？”翻译又合外国人咕咕一阵，然后说是玻璃质料，熔化过后，便如糖质一般，软而粘的。他们的吹法是用一支管子，吸取了这锅里的料，把口对着那管尽吹，管端就结一个泡，合电气灯头似的，滚在桌面上，再把这泡放在模内，就成了瓶杯各种器具。如今有人得了甚么新法，可以不用口吹？这旧法是都要口吹的。慕蠡这才恍然大悟。那有胡子的外国人，又合翻译咕咕一回，翻译对伯正道：“这锅是必要用他们外国的锅。他们制成的锅，极有讲究，是用最净的火泥，不叫夹杂甚么石灰硫铁的质料，把这泥加上了水，调和起来，叫它变成软性；然后把磨成细粉的旧锅泥，搀和调匀，滚成一个个小团，造锅工匠用手，把这小团一一的连合起来，造成这锅，不叫它有蜂巢的孔。万一空气关入其中，只怕受了炉火的大热气，那锅就要涨裂了。锅成之后，须待数月，等它自干，干后方可用得。临用时移锅至倒焰炉内，渐加热度，看那锅见了红色，便赶忙移至化玻璃炉内；再等若干时，已受了大热，这才把废玻璃料中极细的撒在锅底上，作为釉之用。凡锅摆在炉内，四围都是火焰排列，其热自然大了，只为烧玻璃需大热，热度不起，那玻璃料是化不了的。”

伯正、慕蠡听他这篇名论，自然佩服。伯正又问道：“这玻璃的原质，到底是甚么？”翻译传话道：“造玻璃的原质，其名叫做矽矿产，里有那种火石、石英、水晶砂，大半是矽结成的。我们要造玻璃，把这几样质加上土质或金类质，都可造成得成玻璃。但须经过大热，等它熔化，又须在那熔化的质内，提出极净的料，冷透了，便凝结了。其质透明，这就是块玻璃，说来也甚容易的。”外国人又道：“你们中国出砂的地方很有，这玻璃的料子，不消采自外洋，只制法须我们指点罢了。”伯正又问道：“这玻璃初造，究竟始于何国？”外国人又合翻译咕咕一回，答道：“造玻璃是件极巧妙的事，为甚么呢？那玻璃的质料是暗的，及至造成，变为明质，就如金钢石一般。金钢石是光明的物事，那原质是炭质所成，却甚暗的。造玻璃的法子，自古有之，相传古时地中海，有一只碱船，泊在那里，因为船上不好煮饭，他们就拣岸上一块砂地，打算埋锅煮饭，只因没得砖石，支架锅子，他就在船上，取了几块碱，把来支锅。谁知碱合砂，受了一番大热，熔成一块儿，船上人吃过了饭，见地上透明的物事，取出来看，倒很有趣的，带了回去，给人看见。问起来由，就有人想法办理，果然成了一种玻璃。这就是造玻璃之始。

大约腓尼基人，得这法子很早。他能造有颜色的玻璃。埃及国人，也能造玻璃。我们古时人有到过埃及国的，得着大玻璃球一个，上面刻着字；有人认得埃及文的，据说还是三千年前头的东西呢。埃及国人又把玻璃造成棺材，又把玻璃做砖，有各种花纹，都有人见过的；还有那罗马国人，二千年前已知造玻璃的法子；他造的器具碎块，有人在地底发出，知是二千年前头的东西哩。”

伯正闻所未闻，慕蠡也广了识见，送出外国人。慕蠡又问伯正两厂一公司何时开办，伯正道：“明年秋天，总可出货。”慕蠡大喜。伯正又约他同到织绸北厂，看那工程，果然浩大。伯廉接见，畅谈而别。

慕蠡回到铁厂，仔细思量，他们外国人，何以那般精明，能创出无数法子；我们连造玻璃的法子都不知道，定要请教他们呢？正在胡思乱想，门上人来报道：“外面有一位江西刘浩三要见。”慕蠡一时想不起是谁，问道：“他有名片没有？”门上人道：“他没有名片，说是合少爷江宽轮船上认得的。”慕蠡想了半天，道：“呀！是他么？请吧！”

原来这刘浩三是江西南昌府人，也是个秀才出身，读得一口好西文。在外国工业学校，学习过三年的。自己造过一部织布手机，只因中国没人讲究此道，也没拿出来问世。浩三回到中国，先到北京，拜见几位当道名公，都很赏识他。只是没甚机会安置，只得出京。听说湖广总督樊云泉督帅讲究制造，他便著了一部汽机述略，托人呈上去。樊督帅撩过一边，并没细看。浩三朋友何濬甫，是樊督帅的幕府，趁空请示，说：“刘某著的汽机述略，究竟怎样，好不好呢？”督帅道：“这班无业游民，夤缘出了洋，就把大言来欺世。汽机的事，千头万绪，岂是一本述略包括得来！看其书名，已是外行，不须再细看他的书了。”幕友道：“大帅不要看轻了他，他本来很有点文名的，后来进了船政局学堂，学成英、法两国语言，这才出洋，进了工业学校。学过三年，卒业回来，自己懂得制机的法子。他家里就有一部手织机车，是晚生亲眼见的。他那机车制得很灵巧，省了许多人力。他著这部汽机述略，必不是甚么汽机必览这些书可以相提并论的。”

督帅听他说得这么郑重，倒要请教，先看那篇序文，就有若干新名词。督帅甚为动气，忖道：“这样不通的人，如何懂得汽机，这不是胡闹么！”说到这话，若是别人，一定不看了。幸亏他却有一种脾气，翻开了一部书，总要看到底的；说不得再翻下去，第一篇就是考证那汽机的来源。樊督帅是最喜考据之学的，见他说得那般清楚，虽罗列的都是外国人名字，没见过的，却还觉得有趣，不免略短取长，不去苛求他那些新名词了。再翻一页，绝精工的一张五彩图，却都是汽机中的事件，樊帅大惊，暗道：“这人果然懂得汽机，这是一个维新大豪杰了，我如何当面错过？幸亏何濬甫提醒了我，这位先生定须留他下来办事才好！”再看他后面讲那汽机的做法用法，头头是道，语语内行。樊帅诚心拜服，连忙叫人请了何濬甫来，指给他看，道：“像这般切用的著述，方不是灾及枣梨。幸你称扬一番，我才留心观看；不然，

扬帮——即扬州帮。

时路——时兴，时髦。

观察——官名。清代称道员为观察。

登时——立刻、马上。

宾东——宾客和主人。

这书变成个沧海遗珠了！”何濬甫当下大喜，趁势进言道：“大帅既然赏识他，为什么不叫他进来试试呢？”樊帅道：“我正有此意，烦你代我致意，我实在没工夫去拜他，请他搬进来住，我好随时请教。”濬甫唯唯退出，连夜赶到浩三住的客栈里。谁知浩三踪影全无，问及伙计，伙计道：“昨天一早渡江去了。”濬甫道：“甚时回来？”伙计道：“不知道，他没有说。”濬甫道：“制台要请他见，他回来时，千万合他说先来见我便是。”随手在怀里取出名片一张，交给客栈伙计，自己回去复命不提。

再说刘浩三上了这部汽机述略的书，以为樊督帅必然重用他自己的，谁知一候几日，信息杳然，不免灰心，想起汉阳铁厂里一位旧同学来，趁着没事，便去合他谈谈。这早雇了一只小划子渡江过去，幸喜风平浪静，船至中心，看那汉江浩淼，两岸遥峙的：一边是黄鹤楼，俯瞰潮流；一边是晴川阁，下临清渚；果然风景不凡。一会儿，船到汉阳。上岸不远，却已到了铁厂，找着文案处的鲁仲鱼。两人久别相逢，说不尽的别来况味。饭后，仲鱼又同他晴川阁、伯牙台游了一趟，回厂时天已不早，仲鱼留他暂住一宵再走。浩三本没甚事，也就应允了。他住过一宿，这时天气虽然深秋，却是热如炎夏，只一夜起了东北风，天气骤凉，纤纤的又下了几阵雨。接着，又是大风撼水，江波汹涌，没一只船敢渡。仲鱼起来对浩三道：“这是静江风，今天渡不得江。”浩三道：“我终须过去，下半天看风色吧。”仲鱼道：“只怕渡不过去。”到得傍晚，果然那风越刮越厉害。浩三只得又住一宿。如此者风雨连天，一连五日不息。浩三在汉阳住了五日，第六日方始放晴。

浩三渡江径回客栈，伙计把名片送上，述了何濬甫的来意。浩三大喜，就叫了一顶轿子，抬入督署文案处，打听何濬甫，谁知他跟着督帅大阅去了。浩三大失所望，只得住在客栈里静候。看看川资将罄，有些住不下去的光景，幸亏栈主人知道他合制台文案相好，又有制台请他进去的话，是个有来历的人，不来问他催讨房金饭费。浩三也因川资不敷，只得等候濬甫回来，再作计较。

看看九月已过，十月又来，制台未见回轅，身边川资实已告竭，只得寄一函书，去向仲鱼借款。谁知铁厂文案，出息不多，仲鱼也是为难，没法只借给他三块洋钱。栈主人见浩三穷到如此，那制台请他进去的话，不知是真是假，便有些不相信了，开一张条子，特来算帐。客栈虽小，价钱倒是很大，每天二百四十文，连吃饭在内，统算住了二十九天，一共六吊九百六十个钱。浩三道：“我旅费艰难，打算合朋友借钱。我这朋友，跟着制台阅边去了，等他回来，便可借钱还你。”栈主人道：“客官既然出门，为什么不多预备些川资？小店是等着开销的，那见房饭钱好拖欠的么？这是血本换来的。”浩三道：“我也知道不可拖欠，只是暂缓几天，如数奉还，下不为例便了。”栈主人不答应，多少总须付些；不然是不开饭的了。浩三没法，只得把仲鱼那里借来的三块钱，给了他两块。栈主人还嫌不够，说道：“十天之内，客

川条钓白条——川条、白条都是鱼名，这里指的是银子，意思是我的银子，你未能钓去；你的银子，反而被我钓来。

拉手——握手。

腓尼基——古国名。在今叙利亚以西的地方。

罗马——欧洲古国名。领土最广时，东起小亚细亚，西至葡萄牙，南起非洲地中海沿岸，北至英国。后分为东西二国。476年西罗马亡；145年东罗马亦被土耳其所灭。

官的房饭钱要不还清，小店不便再留了。被别位客人知道了，大家拖欠起来，连小店的买卖，也做不成了！”浩三受了他一阵逼迫，自己理屈，没得话讲，送他出去，兀自愁虑，忖道：“十天内制台倘不回辕，我怎么得了！”又转念道：“我再去找仲鱼吧。”踌躇一回，觉得不妥，暗道：“只好把单夹衣服当来使用的了。”次日，见汉报上载着樊制台调署两江。浩三大惊，没奈何再到督辕打听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工师流寓出怨言 舆夫惑人用巧计

却说刘浩三见汉报上登明，樊制台调署两江总督，十分惊疑，只得向督轅打听。走到半路，只见一派仪从，簇拥着制台回轅，心下大喜，忖道：“做总督的人，果然威武，怪不得人都说是出京小天子。这样看来，我国虽说是专制国，却也暗合了贵族政体。只那做官的生成一种奴隶性质，融合着专制手段，所以把事都弄坏了。”一路忖度，慢慢的看着制台进了轅门，又停留一回，然后身边掏出名片，求把门的替回要见文案何大老爷。把门的道：“何大老爷跟大人阅边去了，如今虽说回来，还没上岸哩。再者，他即便上岸，也还有许多公事，怕没工夫会你吧。”浩三被他回了个绝，分明瞧不起自己，急得红涨了脸，又不敢发作，忍气问道：“他几时得空会我呢？”那门上道：“你自找他去，我那里知道。”浩三愈加没趣，只得蜇回寓处。栈主人见他丧气而回，知道事情不妙，又来催逼房金。浩三道：“再迟几天，我便给你算清。”栈主人道：“你说制台回来了，便有法想，如今不是制台回来了么？你为何不去找他？”浩三道：“制台虽是回来，他还有许多公事，我去找那文案上的何大老爷，他还没上岸哩。”栈主人道：“你到衙门里去找何大老爷，那里找得到他呢？除非你认得文案处的路，一直走进去，碰着他自己的管家，还可指望见面。你要在把门的那里打听他，万世也见不着。你想，制台衙门把门的，何等势利？见你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还肯替你通报么？外面的世道，都是如此！客人，你出来得也太冒失了！”浩三被他奚落一场，气得顿口无言，半晌道：“我倒请教你，像我这样，是永远见不着何大老爷的了？只怕他来找我，也未可知。”栈主人道：“那看你们的交情。据我看来，只怕未必。”浩三不答。栈主人讨不到房金，咕啷着自去。

浩三一等三天，不见濬甫来找他，这才真个着急。是晚左思右想，一夜没睡。不料人急计生，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暗道：“这法子用了还不灵验，只好讨饭回家去的了！”当时披衣起身，写了一封信，改来改去，好容易写完了，去找栈主人，要他想法叫人送进去。栈主人为着房金，不能不关切，就派了一个精细的伙计，代他送进制台衙门。果然，这封信比龙虎山张天师画的召将符还灵。当日晚间，濬甫亲自到栈，合浩三见面。浩三道：“我被这位樊制军累得好苦。他说用不着我，我倒也别处托钵去了。他又把我留下，又不见面，又不派我件事儿，弄得我一候几个月，天是冷下来了，衣履不备，瑟缩难过；栈房里欠下许多钱，天天催逼。我在外洋时，也没受过这么一天的苦。你若不救我一救，我是要填沟壑的了！”濬甫笑道：“浩三先生，岂是饿死的人呢，且请放心！我自从把你的本领合云帅细说一番，他何等仰慕，何等契重；原要请你搬进幕中，偏偏又为着阅边耽搁下来，及至回来，又奉署理两江的上谕。云帅本来注意两江，要去整顿一番，那里的财政宽余，大可开几个制造工厂，请教浩三先生的事多着哩！只是目前公事，犹如蝟毛一般，不但他没工夫理论到你，连我也没工夫去谈你这桩事。如今我带了一百块洋钱在这里，算我借给你的。你开发了房金，就到南京去候着吧，云帅大约他三五日内，就要赶赴南京的。”浩三道：“我也不来上当了，既然蒙你慨惜百元，我有了盘缠，就到上海去。我还有几个旧朋友，去找着他们，怕没事干？不希罕这腐败官场的事，宁可做外国人的奴隶吧！”濬甫道：“也

难怪你牢骚，像你这种本事，自该到处争迎；奈中国官商，不喜办什么公司工厂，还只云帅有点儿意思；要是别的督抚，只怕理也不来理你。”浩三道：“我原知道。我深悔到外洋去学什么汽机工艺，倒不如学了法律政治，还有做官的指望哩。但是中国不讲究工艺，商界上一年不如一年，将来民穷财尽，势必至大家做外国人的奴隶牛马。你想商人赚那几个钱，都是赚本国人的，不过贩运罢了，怎及得来人家工业发达，制品多，工商互相为用呢？难道中国的官商就悟不到，不肯望大处算什么？”濬甫道：“不是悟不到，只为中国人的性质，是自己顾自己的。官商有现成的钱赚，且赚了再说；倘然大张旗鼓，兴什么工业，开什么工厂，弄得不好，倒折了本，不是两下没利么？”浩三道：“合众开办，断然有利；不但自己有利，而且全国受了利益。不过利益迟些，他们没耐性等待罢了！至于那些自己顾自己的，总是他的性质，习惯使然。只盼社会改良，这种性质，自然会大家变换的。譬如国家奖工艺，或是优与出身，或是给凭专利，自然学的人多了，就不患没人精工艺；既有人精了工艺，自然制造出新奇品物，大家争胜，外洋人都来采办起来。工人也值钱了，商人也比从前赚得多了，海军也有餉了，兵船也好造了，在地球上，也要算是强国的了！如今把新政的根源，倒置之脑后，不十分讲求，使得吗？不论别的，单是轮船上驾驶的人，尚须请教外人，难道中国人没人能驾驶么？只为他既是中国人，人都不信他，怕闹出乱子来，那就坏了大事的。为什么他们外国人，初创轮船之时，敢冒险驶出大洋，这岂是顽的么？一般也出过乱子，他们不怕，这是什么道理？即如气球初创的时节，坐了上去，死的人也不少；然而外国人还到政府去请，定要上去。政府答应了，他便再上去，视死如归。中国人见了这种奇险的事，还了得吗！我说轮船上驾驶的事，早该叫人学习，考验他的本事，要能下得去，便可叫他驾驶。这也是商务中第一件要事。总之，要变通都变，要学人家，通都学人家。最怕不三不四，抓到了些人家的皮毛，就算是维新了！我这话并不是愤激之谈，总算又上了一个条陈，你得空合云帅谈谈，看他意下如何？”濬甫道：“你的话句句都切事理，我也没得驳回，还望你到南京走一趟，有机会，总合你留心便了。”言下，就叫跟班把洋钱拿来。跟班的便把两封五十块洋钱送上。浩三接了道谢，又道：“我在上海耽搁一两个月，再来找你。”濬甫答应了，急忙辞别，仍回督署办公事不提。

浩三送客回来，便叫栈主人算帐。一会儿，栈主人把帐开好，上楼来，道：“刘先生，我们失敬了！我原知道刘先生是有来历的，论理不该催讨房钱。只因敝栈连年赔本，实在支持不住，只指望来往的客人多，可以撑得住这个局面。如今人少了，实在不够开销，因此长了价。刘先生休得见怪！”浩三接帐在手细看，原来比往时多开了二十文一天。浩三笑道：“有限的事，我也不值得合你计较。只是以后遇着贫苦的客人，少挖苦几句，我也见情的了！”栈主人满面通红，接了钱自去。浩三从容收拾行李。当日可巧有江宽下水船开。浩三上了轮船，四面一望，江水浩淼，不觉添出许多感慨，忖道：“这番要不是何濬甫救我的急，几乎流落武昌，世上的事，真险不过！我们中国人，处的恐惧时代，没什么本事可恃的！”

次日，船正开驶，浩三就到顶篷上看那江景，又看一回机器；自己知道造法，也不觉其奇。不到两日，船泊九江，浩三忖道：“我除却栈房开销，所存不过六七十元，那里能在上海去久住呢？莫如先到家乡，还有法想。”主意已定，便把行李交代接客的人，上岸住了三元栈。次日，趁着小火轮船

回到南昌。

原来浩三只一位夫人，一个儿子还小，才八岁呢。幸亏有个表兄替他代理家务，田地不多，只数十亩，刚够家中食用。浩三出洋多年，一直没回家乡。他妻子只当他是死了，也不去管他，过自己的安稳日子。这天浩三回家，他妻子几乎不认得他了。浩三却还认得妻子，说明来历，自然夫妻总有感情。他妻杨氏，见丈夫身上穿的那件茧丝绸的棉袍子，倒有了三五个补钉，知道他不得意，便道：“你出去的时节，我怎么劝过你来？你只不听，要去学什么本事。如今呢，你本事学成没有？”浩三道：“本事是学成了，只少几个知己的贵人扶助。”杨氏道：“噢！有了本事，原也要贵人扶助的么？你忘记了从前的话，不是说不肯求人，自己要有本事吃饭吗？”浩三道：“我千辛万苦，好容易到得家中，我们各事休提，且待我舒息脑筋，再图别事吧。”杨氏笑道：“我晓得你厌听我的话，七八年不回家，自然该休息休息。咳！要不出洋，过过舒服日子，不更好么！”浩三叹口气道：“中国人的意见，都合你一般，所以没得振兴的日子。只图自己安逸，那管世事艰难，弄到后来，不是同归于尽吗？”杨氏道：“你有多大本事，管得到世上的事！准不是图自己安逸？你想，半步街的童伯伯，不是夏布庄上的伙计么？他趁着管帐先生糊涂，赚着一注钱，如今捐了什么从九品，到安徽去候补；听说分道到了芜湖，当什么洋务差使，一年倒有二三千银子。他嫂子满头珠翠，身上穿的灰鼠皮袄，湖绉面子。找出门也没这样体面的衣服。她只把来家常穿着。童怕伯有什么本事？只不过夏布店里的伙计罢了，也会发财。他前天来接家眷去，一只满江红的船，小火轮船拖着，挂着旗子，敲锣开船，好不威风！你呢？出门这几年，穿件破棉袍子回来。我只道你没本事，原来是已学成本事的，尚然如此！你要晓得，中国人是不靠本事吃饭的吗？比不得外国人，你应该有些后悔了！”说得浩三气又不是，笑又不是，哭又无谓，只得长叹一声，道：“我错了，我错了！人家的本事，是在场面上的；我的本事是在肚子里的。他能赚东家的钱，能捐官，能已结上司，就是他的本事；我这本事不同，却要实实在在的干去，赚几文呆进项。有人用我，也能赚几千银子一年；没人用我，只好怨命，一文钱都赚不到的，带累了你受苦。罢了，罢了！好在家里还有几十亩田，料来够你一世吃着，你只算没有我这个丈夫，也要过日子哩！”杨氏噗哧一声的笑了。

夫妇二人正在谈论，忽听得外面人声鼎沸。浩三问什么事，杨氏赶出去看时，原来是咿哑菩萨出会，轿夫中了迷，在那里嚼瓦片哩。人都齐集，焚香点烛的祷告。杨氏吓得面如淡金纸一般，连忙叫女老妈摆上香案，跪拜祷告。浩三不禁暗笑，让她做作完了，轿夫醒来，抬着咿哑菩萨过去，杨氏这才进屋。浩三问道：“我在轮船上遇着同乡人，就晓得咿哑菩萨的会已被抚台禁止，不准再出，如何又有了这个陋俗？”杨氏吓得颤着身躯，忙摇手，道：“你休得胡说！”不知杨氏又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兴工业富室延宾 掬地皮滑头结客

却说刘浩三妻子杨氏，听她丈夫说话，得罪了咿哑菩萨，不胜恐惧道：“休得胡说！菩萨很灵，抚台不信，禁止人家出会；后来菩萨托梦太太，一定要出会，抚台也信了，所以照常出会的。”浩三见她吓得那般可怜，知道一时不得开悟，只索罢了。

浩三找到几处亲戚朋友，想凑借些盘缠，到上海去找事。谁知人情势利，见浩三穷到这步田地，没一个人肯应酬他。浩三只得把一所祖上遗下的房子，卖给人家，得了三百块钱，掉下一百块，给杨氏过活，余下的带在身边，就整顿行装，要到上海去，他妻杨氏听说他要去找事，倒也欣然，并不阻止。

浩三到得上海，几个旧朋友，都有事到他方去了。浩三投靠无门，想起江宽船上遇着的一位豪商，谈得很入港的，他说要开什么工厂，不如去找他吧。想定主意，换了一套时新衣服，来拜范慕蠡。慕蠡接见大喜。原来慕蠡知道他艺事高明，正想求教于他哩，就叫人把浩三的行李搬来，留他住下。

二人谈起工艺的事，浩三道：“凡事都要在源头上做起。我们要开工厂，便须先开工艺学堂。但是等得这些学生，学到成功，必非三年两载的事、那时再开什么工厂，已落他人之后了。如今一面开厂，一面开学堂，把新造就的工人换那旧的。不到十年，工人有了学问，那学成专门的，便能悟出新法；那学成普通的，也能得心应手，凑拢来办事，自然工业发达。”慕蠡道：“我们上海，何尝没有工艺学堂，为什么总没效验，造就不出什么人才？”浩三道：“上海的工艺学堂，我也看过几处，吃亏没有实验。要晓得，工艺都从实验得来，平时读的、讲的、做的，只不过算学、理化、绘图等，那还是虚的。至于要讲木工，就要知道这木出在那里，怎样的性质，好做什么用；要做金工，就晓得这金如何性质，怎样融化，好做什么。不信，当时试验，直头攻木的削木；攻金的熔金；诸如此类，亲自动手。所以学工艺必然要在厂里，离了工厂，开不成学堂；不开学堂，又不能改良厂务。工人懂得学问，自然艺事益精，制造品愈出愈奇，才好合欧洲强国商战。”慕蠡道：“上海工艺学堂，也有在厂里的，就合浩三先生说的不差甚么，为何不出人才？”浩三道：“目今旧厂工人，自以为得着不传之秘，拿人家几十块，或整百块一月。他意思是：你要不开这个厂便罢，要开这个厂，除非请我不成！你要我教导别人，那是我一世的饭碗，再也泄漏不得的！工师存了这种心，先把实验的一条路绝了；实验既绝了指望，其余学的，都是皮毛，不切用的。再者，中国学生，还有一种性质，都是好高而心不细。这工艺虽是极粗的事，却须极细心的人，方能做得来。学生要横下了心，预备自己一世的大事业，都在这工艺上面，专心研究去，工艺才能精哩！如今学生虽晓得工艺也是件可贵重的事，却还不甚心悦诚服，觉得自己负了国民的资格，如何困于工艺呢？这是我国数千年社会使然，忒把工艺看得轻贱了，以致一败涂地，难怪整顿不来！殊不知工人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关系甚大哩！”慕蠡拍掌，叹道：“浩翁这话，顿开茅塞！弟久思开个工艺学堂，好在敝友李伯正大开工厂，不愁没处试验。但此事我是外行，须请你代为经理，庶乎造就几个有学问的工人出来，助我们发达工业。”浩三道：“贵友李伯正，我也闻名，只不知他开的甚厂？意欲拜望他，看看厂。”慕蠡道：“他厂还没开工，如今正造着房子，明天我们同去会他便了。”

次日，二人一早起身。慕蠡套上马车，请浩三同坐，到得虹口，伯正却

不在家，到北厂去了。慕蠡叫马夫赶到北厂，找着伯正。原来北厂竣工，锅炉机器，都已位置妥贴，恰待开工，伯正十分得意。见慕蠡来找他，就请他们二人，在公事房坐下。慕蠡代浩三通了姓名，又着实夸奖他的本领。伯正大喜。当下便请慕、浩二人遍阅厂中工程，又看汽机。浩三道：“汽机办得齐全完好，只这厂房，略欠坚固，恐怕被机器震坏。”伯正听了踌躇。

三人同回公事房。慕蠡把要开工艺学堂的话告知伯正，伯正道：“厂房没有余地，要开学堂，还须买地造屋。”慕蠡道：“正是。你买这几处地皮，都合若干银子一亩？”伯正道：“贵哩！虹口一亩，合到二万银子，其余稍微便宜些，也都是一万出头。”慕蠡道：“这还不算甚贵。你是买吴和甫的么？”伯正道：“正是。”慕蠡道：“只不知我们几处厂房左近，还有地皮没有？”伯正道：“怎么没有？都是吴姓产业。”慕蠡道：“我去拜他。”伯正道：“那里找得到他呢？你要买地皮，须找捐客汪步青，他专捐吴姓的地皮。”慕蠡道：“叨教，叨教！”当下范、刘二人辞回铁厂。伯正也就回公馆。

过了两日，慕蠡果然去拜汪步青。原来步青住在老垃圾桥堍貽德北里，专掇地皮出身。他本是上海土著，小时读书不成，去学洋文，学了几个月，又觉得气闷，便去学皮货买卖。帐目上却很精明，管帐先生很喜他来得伶俐，不免交付他几注正经买卖。步青好容易得着买卖经手，如何肯轻轻放过，便每注赚他个一成的扣头，管帐先生，那里得知，还当他少年老成哩。可巧一位贩皮货的客人，合管帐先生认识，一注皮货，值银八千两，要卖给这位管帐先生；管帐先生没工夫，就叫步青合他去做，讲定了九千银子，步青一扣就是九百两。皮货客人不服，告诉了管帐先生，管帐先生大怒，把他辞掉了。

步青虽然歇业，手中很有几文，便在堂子里混混，意思结交几位阔人，好吃口空心饭。做的信人是金宝钿，在汕头路住家；还有一个陆媛媛，寓在清和坊三弄。这天步青在金宝钿家摆酒，请了几个时髦客人，是吴筱渔、张季轩、郭从殷、蒋少文、毕云山一班，都是年轻喜顽，家里都有十几万的家私，闲话休提。当时请客到齐，步青大喜，便叫写局票叫局。筱渔抢笔在手，先把自己叫的四个条子写好，就问云山道：“你难道还叫王翠琴么？”步青道：“云山兄合翠琴，是几时和好的？”云山抿着嘴只是笑。筱渔把局票一一写好，娘姨递给相帮发去。酒菜摆上，步青让筱渔上坐。金宝钿敬了一巡酒，自去应局。一会儿，叫的局部到齐，各人拉着相好，乱闹一阵。须臾局散，这才安心吃酒。步青对筱渔道：“令叔黄浦滩三亩的地皮，成交没有？”筱渔道：“还没成交哩，前途还到五万四千银子，家叔道：‘不在乎他这几万娘子浇裹，不上四万一亩的数，决不肯卖，’”步青道：“昨天我碰着一位俄国商人，他托我找块地，要在黄浦滩上。我想令叔这三亩地，可巧合局，莫如卖给他吧，我来做个中人，包管十六万银子成交，多少都在我身上。”筱渔道：“果然如此，是好极的了！”步青道：“你完合令叔致意，我们后天三点钟，在一品香谈吧。”筱渔点头，恰好金宝钿应过局条回来，于是大家吃稀饭。步青取出表来看时，已是十二点三刻了，各人道谢散去。

次日两点钟，步青先到一品香，占了第一号房间，把请客条子写好，请的是吴和甫合筱渔叔侄两位，还有花伯芳作陪。他是一品香的老主客，那有不巴结的道理。当下侍者按了条子，交到柜上，连忙着人去请。步青等到三点多钟，伯芳始到。吴氏叔侄还没见来。伯芳道：“你今天请的什么贵客，为何这时还不到来？”步青道：“请的和甫叔侄。”伯芳道：“你怎样认得

他们？”步青道：“有些经手交往的事，所以认得的。”伯芳道：“你不知道和甫的架子，如今大得不可收拾！我还见过他穷的那年，那可可怜哩！”

步青忖道：“和甫自来阔绰，怎么他会看见他穷的时候，倒有点奇怪！”忍不住问道：“伯芳兄，倒合和甫先生是旧交了？”伯芳道：“不然，从前我跟着先君到上海，只不过开一个小铁厂罢了，那时黄浦滩上人家不多，店面也甚寥寥，虽然合外国人通商，中国人大家肄忌，不敢放手做买卖，只先君是看得透，所以发了财。一天上街，其时正是隆冬，下过雪才晴哩，就见路旁有一位乞丐似的，穿件破夹袍子，在一家小饭铺门口站着；虽然极冷的天气，他却没一毫怕冷的样子。先君觉得奇怪，问他来历，才知是吴江人，探亲不遇，流落在此的。先君知道这人不是个寒乞相，将来或许发财，就留他到厂里住下，叫他做工，搬那铁条铁板。又知道他认得字，就叫他兼管日用的小菜帐。谁知他算得分明，一钱不苟。先君道他老实，可巧厂里管帐的先生死了，先君把他补上。一混五年，他手里大约也有几千银子。那时上海的地皮，实在便宜，只合上几十吊钱一亩，还没人肯买。和甫却存了个拙见，他想上海来种田，成家立业。看着别的好买卖不做，一味的买地，几乎把黄浦滩上的地，都被他买去。他的地不下二三百亩，都是三四十吊钱买来的。其时就有法华镇上一个富翁，知道他地皮弄的多，就把女儿招赘他为婿。谁知他打算种田，还没垦土，就有外国人来买他的地皮。起初不过几百吊一亩，后来地价长大了，弄到几千银子一亩。如今是不上四万银子，也休想买他的一亩地皮，我们才知道地皮这样值钱。他有了这几百亩地，随手卖出，又趁便买进，弄到如今，家私真正不知几百万了！他花天酒地的闹开了！又捐了个道台，报效皇上家十万，赏了个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好不威风！我们呢，就只先君是个二品衔候选道，没得荫袭。他儿子侄子都捐了道台。天下第一等的买卖，再没有他取巧的了！只可惜架子大些，轻易见不到他的面。”步青道：“我看和甫先生，倒也随和，我去见过他几次，都接待得很好。”伯芳道：“那是你合他经手地皮，方能如此，其余的人，是一概挡驾的。”步青忖道：“难怪伯芳要牢骚，他从前也是几百万银子的家私，如今分了家，买卖不兴，弄得剩了一二万银子，所以说起吴和甫，他就有些醋意，我倒不便申说的了。”正在踌躇，忽听得外面履声囊囊，上来了一大班人，原来正是吴和甫叔侄来到。马夫、家人跟上来五六个，什么烟枪、水烟袋，一古脑儿捧了来。和甫穿的大毛出锋马褂，猢猻狻的皮袍子，口衔一支翡翠玉的雪茄烟嘴，戴了一顶貂皮帽子。筱渔是貂皮袍子，狐皮马褂。论那和甫的气派，大约现任督抚，也不过如此。步青趋前招接，和甫不过略略交谈几句，还是筱渔倒合步青谈得稍为亲热点。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沧海遗珠——比喻有才能的人没有被重用，如同海中遗珠。

制台——总督的尊称。

杳（yǎo，音咬）然——形容沉寂无声。

第十六回 赔番菜买地又成空 逃欠户债台无可筑

却说汪步青巴结不上吴和甫，心里着急，虽系大冷的天，头上也冒出汗来，暗道：“他神气这般落落的，只怕这注买卖不成，白破了钞，那才冤枉哩！”只得打起精神，问长道短。他说三句，和甫只答一句。步青没法，索性不开口，做出一种恭敬的模样来，犹如子侄见了父叔一般。和甫脸上，倒转过来了，和气得许多。步青这才悟出，忖道：“官场中人，最喜人家低头伏小。和甫先生虽没做过官，却是头品顶戴的道台，难怪其然，我称他先生，已是错了。充着筱渔面子，应该称他老伯，客气些就该称他观察。咳！自己的不是，怪不得他，还是叫老伯亲热些。”主意想定，连忙要改口，可巧侍者送上笔砚，请点菜。步青趁势道：“老伯今天赏光，小侄不胜之喜！只是老伯天天吃番菜，是吃腻了的，要想几样新鲜菜才好。老伯请点，待小侄来开出来。”伯芳见他足恭可怜，笑着说道：“吴老伯是不大吃番菜的，我深知道他。你请吴老伯吃花酒，他倒很欢喜。依我说，叫几个时髦馆人来热闹热闹，倒使得。菜呢，随便点几样吧。”和甫听得步青一派恭维，心里很舒服；又被花伯芳说出自己的脾气，有些动怒，只是实喜叫局的，将机就计，乐得开怀，便笑道：“伯芳是耐不得了。你们爱叫局尽管叫去，别牵上我。”伯芳道：“老伯如今难道不玩了么？小侄是合老伯常常同在一块儿的。陆小宝不是老伯得意的人吗？我来写。”说罢，把笔砚取在身边就写。和甫只得听之，又道：“既然被你闹开，索性把张月娥、左兰芬、王梅卿一同叫来，大家热闹热闹。”伯芳大喜，一一替他写好，又把筱渔，步青合自己叫的几个写完发出。和甫是不吃外国酒的，步青只得要了两壶京庄酒，菜来就吃。一会儿，局也到了，和甫大乐，拉着陆小宝的手，躺在烟铺上，唧唧啾啾的密谈去了。步青叫侍者开了几个新会橙，给和甫送到烟铺上去，和甫这时不觉乐得手舞足蹈。原来诸公有所不知，和甫的老婆，相貌极其丑陋，却又欢喜吃醋，和甫没儿子，屡次要娶妾，只怕他老婆不允，闹得场面上不好看，所以成日在外面玩。这一阵子，看中了陆小宝，要想娶她；谁知陆小宝嫌他狐骚臭，若迎若拒的。骗他些钱罢了，并没真心跟他。和甫不知就里，在小宝身上，叫他花个上万银子，也都情愿的。闲话休提。再说当时席上，别的局都散了，只陆小宝还没去，步青急欲合和甫谈买卖，他却被馆人缠住了，不好去合他说话，只得把话告知了筱渔。筱渔合他叔父说知，和甫如梦方醒道：“地皮的事，既然前途肯出到这个价，我也不同他扳难，你合步青做去吧。”步青听了这话，大为惊异，忖道：“这真是个好主顾，看不出他神气来得严肃可畏，原来是个傻子！他肯把地皮交给他令侄作主，这就有得法子想了！”不言步青暗自欢喜。再说和甫忽从烟铺上挺起身躯，道：“今天我来复步青的东，就在陆寓吧。”步青连称不敢，道：“老伯赏酒吃，小侄不敢不到。”和甫又约了花伯芳，伯芳也答应必到。当下各散。

到得晚间，步青不等他请客条子到来，赶即走到陆寓。谁知和甫还合陆小宝坐马车没回，步青自悔来得太早。娘姨留他吃茶，步青辞去。下楼就到叙乐园，吃了一壶酒，叫一碗虾仁面，点心过了，然后再蜇到陆寓。和甫已回，见步青第二趟又到，不觉笑道：“请客就要请你这样的客，果然至诚。”步青道：“小侄生来性急；况且老伯赏酒吃，不敢迟到的。”和甫大喜。一会儿，客已陆续来了。步青有意凑趣，多叫了两个局，和甫心上倒不以为然。酒阑时，步青想要翻台，先合筱渔商议。筱渔道：“家叔怕的是吃花酒闹到

三四下钟，又怕没钱的人陪着他花费。依我说，你不必多此一举，徒讨没趣的。”步青红涨了脸，忖道：“财主人只许自己阔绰，不许人家效尤，这也是个通病，我乐得省钱，岂不甚妙。”当下就合筱渔谈那地皮交易。筱渔道：“家叔的意思，总要卖到十六万银子。”步青道：“黄浦滩的地，虽然长价，只是十六万金，价也太大了！错过这俄商的主顾，只怕找不着第二个。依我说，十四万银子，彼此不吃亏，好卖的了。”筱渔摇头，道：“家叔的脾气，除非不出口，既要十六万，是没得还价的。”步青道：“不瞒筱翁说，兄弟今天会见俄商的通事，他说俄商肯出到十万八千，再多是不肯出的了。仗着我去说法，或者撞关十四万，有点儿指望；咬定十六万银子，是做不到的。”筱渔道：“家叔的意思，宁可把地皮留着，决不肯贱卖的。他除非急等着钱用，才肯出脱哩。”步青道：“有了十四万金，把来做买卖，一月就是一万多两，论不定的。依我说，令叔既然把这片地皮交给你做，你何不硬自作主，把这地卖给俄商。我们来做露水买卖，包你两个月，赚到一万八千银子，作兴过头的，你敢不敢？”筱渔听他这般说得有理，倒有点儿活动，只是迫于叔父之命，转念一想：“宁可做稳当事情，不要上了他的当，倒弄在自己身上，头两万的交易，不是顽的。”打定主意，便一口咬定不卖。步青这时合筱渔附耳谈了多时，恐怕和甫见疑，只得罢休。吃过稀饭，大家道谢辞别。

次日，步青又找筱渔。筱渔分明在家，晓得步青必要合他麻缠，叫人回说不在家。步青没趣自归。这时已逼年关，步青所指望的，是这注地皮款子。谁知筱渔竟不上钩，弄得进退为难，到得三十晚上，诸债毕集。步青是超前逃到浦东朋友处躲债去了。妻子也另赁了房子住下。债户追到貽德里，那有影儿，只索罢了。步青过年后，慢慢的打听没事，然后回到租界。有一天，在五云日升楼吃茶，可巧被绸缎铺里的伙计扑面撞着，就向他索去年的欠，通共一百廿元。步青道：“我去年被南汇一个朋友约去帮忙办喜事，到家迟了，所以没合你们清算。我既回来，自然一二日内就来还清的，你何必这般着急呢？”那伙计听他说的有情有理，便也无言自去。步青从容吃茶，坐到晚上才去。回家把积欠算过，大约非有二千多块钱，开销不来。现在所有的，不过三四百块钱，便把衣裳首饰典当，也还不敷。横竖没人知道自己的任处，遇着债主，躲掉便罢。因此不放在心上，一般在外面混搅。

一天，独坐无聊，踱到张园，泡了碗茶，在那里细品。张园是馆人来往的去处。步青一眼望见金宝钿，陪着一位客人吃茶。那人合金宝钿眉来眼去，十分亲热。步青看得动人，只是自己手里无钱，无可如何，只好别转头，不去睬她。又坐一会，忍不住站起来要走，忽然宝钿的大姐，走到面前，说道：“汪大少，为啥勿来？只不过欠倪两百块洋钱，勿犯着勿来嘛！”步青臊得满面通红，只得答道：“我为着南汇一个朋友，约去办喜事，没在上海过年，昨儿才来的。原打算今天来摆酒，只是有一位朋友，约着吃番菜，吃过了番菜，再来吧。”大姐见他身上衣冠济楚，倒也不疑，叮嘱着晚上必来、跟她先生自去了。

步青举步欲行，刚出张园向东走了一截路，可巧又碰着一个查裁缝，是常年台步青做衣服的。计算欠他的帐，大约也有五六十块，两节没有还一个大钱。这查裁缝既然遇见步青，那肯放他过去，只不敢动蛮。当下便问他要钱。步青叫他明天来取。查裁缝道：“我到你公馆去过，门都锁了，没一个

人在里面。我打听左右邻居，知道你搬场未久，只不知住在那里。汪老爷，你可怜我们手艺上赚几个钱，是不容易的，还了我吧！”步青怒道：“混帐东西！我又不少了你的钱，为何半路上合我下不去？你开帐来，给你便了！”查裁缝道：“不是这般说。汪老爷是何等祥的富贵人，何至于少我们的钱？只是小店也一般请着伙计，也要开销工钱、饭食、油火。再者，丝线、炭火，那一件不是钱买来的？况且汪老爷的衣服，工钱只二十八块，代料倒有三十来块。人家只认得我，我没法交代，实在赔垫不起！还求你高抬贵手，救我则个！”步青道：“糊涂东西！我原叫你到我家里来取，这是在路上，一味的同我蛮缠，成何体统！难道我来逛张园，还带了钱还帐不成？”查裁缝道：“该死！我只知道向老爷讨钱，却不知道问老爷住处，究竟老爷搬到那里？”步青道：“我现住虹口广东路第五十五号。你去找我便了。”查裁缝心中不信，待步青转过身躯，他便跟在后面，察看他的踪迹。步青转了几个弯，到得西新桥，望巷子里一钻，幸亏查裁缝眼光尖亮，随即跟了进去，只见步青站在一家门口打门，有个娘姨开他进去。查裁缝那敢怠慢，一脚跨进了大门，嚷道：“汪老爷，你好歹赏还欠我的六十块钱吧！”步青料不到他跟来，被他这一嚷，大吃一惊，回头答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敢混闹！去叫巡捕！”查裁缝道：“什么地方？你好来得，我也好来得；你叫巡捕，我也要叫巡捕。你欠我的钱，我来讨债，没什么犯法，便到公堂上，也说得去的！汪老爷，你要不还我的钱，我便去登告白，叫人知道你如今躲债在西新桥六十七号门牌。你债主一齐拥着来的日子有哩！”步青听他说话蹊跷，知道这人有点儿难缠，骗是骗不过去的，只得转过脸笑道：“查师傅，你不要着急，我还你钱，你请进来坐吧。”查裁缝不管好歹，走到中间屋里，一屁股埋在椅子上坐着。步青取出他开来的帐，合他细算，要打个七折，不肯；打到九折，还不肯。查裁缝拿定了他的把柄，定规要收足钱。步青没法，只得照帐算给六十元零二角，一文都没少他的。查裁缝拿了洋钱，弯弯腰说声：“对不住！下次有衣服做，我再来报效。”步青道：“我也怕你这位大师傅了。我要做衣服，宁可开销现钱，给别人做去，再不敢请教你了。”查裁缝呵呵大笑，袖了洋钱自去。谁知他这一去，被几处绸缎店、皮货店都知道了汪步青的住处，要债的跟踪而来，络绎不绝。步青躲在楼上，只叫娘姨回债。要债的破口大骂。步青忍不住火冒，也不敢发作。

是晚一夜没睡，左思右想，别无生路，还是去找吴筱渔，问他借这么二三千块钱开销开销，然后好在上海滩上做人。主意打定，次日起一个绝早，趁着要债的没来，偷偷走到六马路，弯过宝善街。只听得有人说道：“粪太太来了！”步青举眼细瞧：只见一个妇人，蓬头散发，身上穿件灰鼠皮袄，月白湖绉面子。一双小脚，上面罩着黑湖绉的裤子。包车夫推着她过去，众人视线为之一集。欲知此人为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专利无妨营贱业 捐官原只为荣身

却说汪步青走到宝善街，听人传说，龚太太来了，十分诧异，忖道：“太太也多，从没听说过有什么龚太太的。”

慢言汪步青诧异。且说这龚太太姓包，嫁的丈夫姓阿，是个种庄稼的出身。名唤大利。那时英、法诸国，初到上海来开码头，人烟稠密，只是一桩极不妥当的事，那大家小户出的粪，竟没摆布。当下便出了许多晓谕各乡的告示，召募乡人，到租界来担粪。不但漕干各色，上好粪料，情愿奉送，而且还要重重的给那担粪人一注赏钱。阿大利时来运来，首先挑着粪担，到租界出粪。外国人见他为人诚实，就派他做了个粪头，叫他到各乡招人来挑粪。

包氏既嫁了过来，夫妻两口儿，倒也十分恩爱。包氏劝丈夫道：“你有这条好路，为什么让人去做？我们何不开他一个粪厂，专门收粪，贩给乡下，不是大大的利息么？”大利道：“粪厂如何开法？”包氏道：“你去租他一个厂篷，打他几十个粪桶，雇人挑来。他们得的酒钱，我们提三成，作为开销之用，其余粪价，赚下来的，都是我们的好处。”大利大喜，于是竭力经营，果然把这粪厂开起来。包氏天天起早，到厂去查考那些粪担。自此赚的钱，一天多似一天。始而小康；继而大富。大利买田买房子不算外，又捐了一个同知衔的候选知县，都是靠着粪上得来的。包氏做了太太，却不肯忘本，每天清早，仍到厂验收粪担。凡遇乡绅酬应，请到大利，大利总说是务农出身，最犯恶人提起他收粪的事。有人故意呕着他顽，叫他什么粪大老爷，他便着急，送这人一块洋钱，求他下次不要再叫。后来知道他脾气的，趁便敲竹杠，问他借钱；不借，便说要替他登报宣扬。大利急了，托中间人说法，送了几十块钱，方才了事。

同时一位花儿匠，也因会种花，把自己的田，通都种花。谁知上海的花，却很值钱，上品的都要卖到几十个钱一朵。这花儿匠姓王名香大，有五个儿子：大的十六岁；次的十五岁。他自己种花，叫儿子提篮去卖。起初不过略沾微利，后来索性在租界上，开了一个花厂。各处弄子里卖花的，都来贩他的花。买卖兴旺起来了，连年发财，就捐了个三品衔的候选道。家里造了一座花园，取名趣园。落成的一天，请了许多绅士赏园吃酒。阿大利也在绅士之列，所以也请了来。

原来香大虽说做了道台，却不知道道台的体统，从没在官场中应酬过的。大利既是知县，更不知道做知县的规矩。这日大会，都有些正途、捐班、署过事、补过缺的人在里面，大利慌慌张张的走了来，见着人就是请安，口称大人。有几位道府职衔的，见他戴的水晶顶子，知是同通州县等类，倒也居之不疑；有几位知县班，见他请安，自然回安。听他口称大人，连说：“不敢！我们是平行。”大利也不知道什么叫“平行”，撇着蓝青官话道：“都是卑职的上司，应该这样称呼的。”一会儿主人出来。他两人平时并不认得，见主人戴的顶子一般是蓝的，而且透亮，知道官职不小，连忙爬下地去磕头。香大还礼不迭。两下都是粗人，身体来得笨重，不知怎样，大利的头，套在香大朝珠里；香大的手，又叉在大利朝珠里，二人同时起身，用力过猛，两挂朝珠，一齐迸断，散了满地。家人赶忙上前捡拾。谁知大利的朝珠，是沉

兀（wù，音务）自——仍然，还是。

蕤（xuē，音穴）——来回走，折回。

香的；香大的朝珠，是奇楠香的。不但颜色相仿，而且大小一般，家人那里辨得出，各把珠子的数目捡齐了，给主人过目。香大倒识货，骂道：“混帐东西！你捡错了。这里头一大半不是我的！”大利也坐在那里动气，骂家人道：“我是一百廿两银子买的沉香朝珠。你捡来的是什么木头做的，夹杂了许多！”到底还是香大细心，对着大利拱拱手，道：“吾兄不须动怒，这些粗人，那里知道！好歹我们把两串朝珠，聚拢来细看吧。”大利应了几声是，道：“大人说的不错，卑职也是这个主意。”于是二人凑在一处捡那朝珠。捡了半天，总算分清，只有两粒颜色香味，都差不多。香大说：“这粒是兄弟的。”大利说：“那粒是大人の，这粒是卑职的。”争论半天。大利始终不敢合香大驳回，只得胡乱认下了。在旁观看的人，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香大要夸示他的园林的好处，就请众人去看花看树。大利见花树旁边，埋着一缸粪清，在那里流连品题道：“众位大人，不要看轻了这一缸粪，全亏它，才能栽出这些花树来。”众人也不理他，掩鼻走过。香大道：“这些花树，都是兄弟亲手栽的。”内中有位候补府说道：“为什么不雇个花儿匠？”香大道：“如今的花儿匠，实在没本事。栽的花，都开得不茂盛。”那候补府道：“香翁，真要算得老前辈了！”香大回过味来一想，暗道：“可恶，他揣着我的底细，这还了得！”只恨自己的口才不利，没得话儿回敬。大利见树旁许多扁叶子的青草，不辞辛苦，一把掬起衣服，蹬在那里，一棵棵的拔它出来。香大陪着几位道府绅董，谈那种花树的道理。猛回过头，见大利蹬在建兰圃里，不觉诧异，走近前去看时，只见五十棵建兰，被他拔去四十多棵，只剩得六七棵了。跌足叫道：“老兄莫拔！老兄莫拔！这是极贵重的兰花。”大利听得有人叫他，吓了一跳，站起身来，道：“你这一片青草，要它则甚？害得别的花树，都长不好的。我们田里，是寸草不留的；有了草，就害了稻。我是最勤的人，不比他们那般懒惰。”香大气得哑口无言。众人听得他们拌嘴，都赶过来看：只见大利拔的果然都是上品的建兰，只还没开花，有些已经透箭了，都道可惜。香大说不得，把长衣卸下，叫人把自己的锄头合黄泥水罐拿来，亲自动手，把一棵棵的兰花重新理好，锄松了土，仍复种下。

这个工夫，却很大了。里面来请吃饭，香大只是不理。来客饿得肚里尽叫，一齐回到花厅上。只香大一个人在那里栽兰花。大利不好意思走开，陪着他，要想帮忙。香大不许他动手。大利呆呆站着在旁边静看。众客见他二人，只顾栽花，要想各散，只因路远，回去吃饭，是来不及了。明欺主人是个昏蛋，就叫他家人把酒席开出，大家吃起来。内中一位候补府伍仲如道：“少见这样的粗人，也要捐什么功名，充当绅士。”有个即用知县江子履道：“不要看轻了他，他倒是实业上发的财。他捐官是可鄙，他经营实业，这般勤苦，创成这个局面，却也不易。将就些的人，那里及得他来！”仲如道：“什么实业不实业，只不过是花儿匠罢了！还有那位，开口就称我们大人，究竟的不知是甚人？”未坐一位县丞，姓邬表字闻甫的，道：“这人我知道，他是收粪起家的。”仲如笑道：“就是俗称粪大老爷的么？”闻甫道：“正是他。”子履也笑道：“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今天好算的香臭会、花粪宴了！”众人大笑。

从九品——清时翰林院待诏，刑部司狱，州吏目，巡检等官员为从九品。

道台——清代省以下、府以上的一级官员叫做道员，尊称道台，也称观察。

直至酒席吃完，看看日落西山，二人还没回来，众人只得到那兰圃去合他道谢，要散。香大说声得罪，随他们自去。自己的花，也种得差不多了。又一会，园中业已上灯，这才把花种完，弄得两手都是泥浆。家人知道他的规矩，把一只瓦盆，注满了水，来给他洗手。然后穿上长衣，踱上花厅来；一看人都散了，大吃一惊，问家人道：“他们都到那里去了？”家人道：“都吃过饭回去了，不是还来合大人道谢的么？”香大道：“我并没听见。”家人道：“大人一心对着栽花，所以没听见。”香大道：“谁叫你开饭给他们吃的？”家人道：“他们饿不过，自己催着开席的。”香大道：“他们倒吃饱了，我吃什么呢？”家人道：“只开了两桌，还有一桌没开。”香大道：“快开来，我们同吃吧！”家人道：“使不得，还有一位阿大老爷呢！”一语提醒了香大，就亲自到兰圃去寻阿大利。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开夜宴老饕食肉 缝补子贫姬惊心

却说王香大不见了阿大利，找到兰圃，那里有大利的影儿？香大东张西望的找去，只因天光已晚，园中树木又多，愈加难找。香大纳闷，赌气自回花厅，打从他那一对均窑磁的金鱼缸前走过，忽见黑团团一个影子。香大吃惊，暗道：“不好！哈叭狗在这里吃金鱼了！”走近看时，原来不是狗，却是一个人，蹬在金鱼缸边，对着那缸拉屎哩。香大大怒，骂道：“那个混帐东西，敢在这里糟蹋我的金鱼缸？吃我一脚！”说罢，伸脚踢去，那人一只手拎着裤子，夹了半段粪站起来，道：“是我。”香大对面细认时，原来正是大利。香大两脚蹬地，怨道：“你合我有甚冤仇？为什么拔了我的建兰，又来毁我的金鱼？”大利只不作声，在草地上找着一块瓦片，把粪刮干净了，慢慢说道：“卑职只当是两只粪缸，却不晓得里面有什么金鱼，请大人记过一次吧！”香大又是好笑，又是好气。没法，只好叫几个家人来，把金鱼用铁网捞出，另外养着。把缸里的水出干净了，等明天早起洗缸换水。这一闹又是一个钟头。香大心中虽然忿恨，却因大利是客，不好得罪他，只得邀他上花厅上去吃饭。大利听得他一声请吃饭，本来肚里出空，饿得慌了，连忙把袍褂一臂挟起，匆匆便上花厅。香大哈哈大笑道：“老兄恁样乱跑，小心跌了一交。”大利不理。香大只得慢慢的跟上厅来。

这时早已上灯，光如白昼，瞧着一桌红红白白的菜果，大利馋涎欲滴，恨不能就上去吃，转念想道：“这是道台大人请吃饭，不当顽的，他还要送酒哩。我倒要穿上衣帽才好。”主意已定，便一件件的穿着起来。香大见他这般恭敬模样，倒也想着官场请客，是要送酒的。连忙也穿上补褂。家人见此情形，暗道：“我们老爷倒有些意思，看这光景，是要送酒的了。”赶即把一壶花雕烫好，杯筷早已摆齐。香大旋转身躯，向家人取过酒壶，满满斟了一杯，送至第一席。大利也晓得回送。二人送过酒，请过安，这回没闹岔子。家人暗暗点头，互相诧异。二人入席，家人来请升冠。这才把帽子摘下来，朝珠褂子也卸了。香大举杯道请。大利就不谢了，举杯一口喝干，任意吃菜。香大也饿得慌了，等不及上头菜，早把八个碟子里的菜吃完。大利没法，只得把果子来补虚。一会儿上燕菜，香大就敬了大利一筷。大利用匙送到嘴里，只觉得淡而无味，就不肯吃第二筷了。鱼翅来时，大利倒觉得很好吃，拖拖拉拉，洒了一桌的汁。家人明欺他是个粗坯，也就装呆不来替他擦抹了。大利又见上了一盘大肉丸子，却不知道其名叫做“狮子头”。但是平生喜吃的是猪肉，见这样大的肉丸子，不觉笑逐颜开，拼命叉了一大块，拖到身边。谁知这狮子头太烂了，未及到口，踢的一掉。可巧掉在膝上，把一件品蓝实地纱的袍子，溅了一大块油迹。大利吓呆了。那狮子头早已滑到地上去，两只哈叭狗争这肉，猎猎猎叫起来。大利的家人，赶忙取一块潮手巾，来替大利擦。香大又跳起来，道：“这是我的手巾，别要擦油了！”家人没法，住手。大利担了心事，吃菜的威风，也稍止了。众家人倒有了吃剩菜的指望。一会儿饭来，大利胡乱吃了两碗。香大只顾自吃，把一只冰糖蹄子，夹了一半拖在饭碗上吃完了。接连又吃了两碗饭，方才住手。大利站起来，

二品衔候选道——取得了二品官衔，候选递补实缺的道员。

囊（tuó，音驼）囊——形容鞋拖地的声音。

通事——即翻译。

合香大请安道谢，这才套上褂子，戴上帽子出门。马车早已伺候。

大利回到家里，龚太太埋怨道：“怎么一顿昼饭，吃到这时才散，你那里去顽的？从实说来！”大利道：“冤枉！我那里去顽？王香大那个瘟道台，自己有了个花园，稀罕不过。我替他拔了几根草，他就说是什么建兰，一棵棵的自己栽去，一直栽到天黑，这才吃饭，所以晚了。”龚太太审问明白，不则声了。大利才敢探下帽子，剥下褂子。龚太太眼尖，见大利袍子上一大块油迹，骂道：“你还说没去顽？这块油迹，必然是婊子合你吵时沾上的！”大利红涨了脸，却不好说出所以然来。龚太太大怒道：“我辛辛苦苦，挣下几个钱给你，吃是吃的，穿是穿的，功名是功名。你这没良心的东西，倒要在外面嫖！花了洋钱不算，还毁了好好的一件实地纱袍子，快合我滚出去！这般没出息，不配做我的丈夫！”吓得大利面无人色，袍子也脱不下了，不知不觉跪在龚太太的面前。龚太太叫家人来赶他出去。那跟着大利赴席的家人，连忙上来禀道：“老爷并没到别处去。”话未说完，太太大怒道：“哇，狗才！都是你引诱着老爷，在外边胡闹的！”原来那家人名唤黄升，年纪甚经，相貌又生得标致，所以太太疑心他引诱。闲话休提。

当下黄升跪下叩响头，再禀道：“小的跟老爷在王家花园里，一直等到下午，还没饭吃，打听他们，才知道王大人在那园里种兰花，要把昼饭当做夜饭吃哩。小的饿得慌，还是他们厨头要好，给小的一分点心吃了。小的要到园里打听老爷怎样，他们不叫小的去，说：‘你的主人，闯了乱子。你又去闹岔儿，被我们大人知道了，送到巡捕房去，不当顽的！’”黄升说到这里，龚太太动气道：“什么了不得的道台，不过是个花儿匠罢了！他的行业，也合我们差不多，就敢这样的欺人么！我也会起花园，也会请客，也会替你老爷捐道台，只要有钱，那一件不如他？他倒势利起我来么？你也像个脓包，为什么不回敬他几句？”黄升道：“小的怎么不回敬他？小的道，你们大人也认得巡捕房么？送我倒不妨，只怕送我们老爷不得，我们太太就到过巡捕房，合捕头都熟识的。你们敢送他，我就拜服。”龚太太道：“放屁！我那里认得捕头？你几时看见我到过巡捕房？你这狗才，在外面混造谣言，这还了得！我这里用不着你，快替我滚蛋！”黄升只是磕头，跪着又说道：“后来听说厅上开席，小的只道老爷也在里面吃。那知跑去看时，老爷并没在里面。上灯后，王大人想吃独桌，把老爷关在园里，不去理他。幸亏他的家人看不过，才去请老爷的。又是半天不来。小的打听，才知老爷在他们金鱼缸里拉了屎哩。”太太大笑道：“也出出气！”大利跪在那里骂黄升道：“你这个混帐东西，说话不留神！”黄升不理，接着说道：“开席后，王大人倒合老爷送酒，很客气的。老爷不该贪吃那镇江菜的狮子头，一大块掉在这袍子上，所以沾了这块油迹。小的顺手取一块毛巾，替老爷擦，又被王大人吓往了。”大利恨恨的道：“偏你会说！可恶，可恶！”谁知黄升这一番话，说得龚太太深信不疑，叫他们主仆两人一齐站起来，叫大利把袍子脱下，交给黄升找个裁缝收拾去。这回事才得结局。

次日太太起身，对大利道：“你们吃得舒服，我也想请客。你替我去找位先生写请帖，还要好好的定一桌鱼翅酒席。”大利道：“这些事，交给黄升办去吧。”太太道：“胡说！我不放心他，定然要你去办！”大利又找着一个愁帽子戴在头上了。太太在簿夹子里，抽出几副大红帖子，吩咐大利道：“木作店里的陆太太，纸扎店里的王太太，香店里的韩太太，杂货店里的周太太，都要替我请来。就只王道台的太太，虽说我们世交，他们势利不过，

我不要请她。”大利道：“不好意思。他们尚且请我吃饭，你也应该复东。”太太骂道：“你这不要脸的，他请你吃饭，要你复东，合我何干？”大利招了骂，才不则声，取着帖子就要走出，太太叫他回来道：“且慢，这王太太虽然势利，我到底要请她，叫她知道我们，也是个绅户人家，并不是什么乡下人。”大利只有答应的分儿，匆匆出去，到东隔壁胡四家里，意欲请他西席老夫人陆屏东写；左脚两步跨进书房，屏东先生正合学生背书，因他那学生背“二字经”背不出，屏东气得拍台打凳。这个当儿，倒把大利吓了一跳，几乎缩了出来。屏东见是大利来找他，连忙起身让坐，问明来意，屏东大喜。原来大利虽然是个富绅，左右邻居，知道他惧内，银钱作不得主，大家不去巴结他；惟独龚太太是著名有钱的，只恐巴结不上，屏东也是这个意思。听说龚太太要请他写请客帖子，十分情愿，便走到窗前，把一个学生赶掉了，就他桌上，把红帖子折了又折，一面问大利请的什么人。这一问，把大利问呆了，只记得一位王道台太太，其余都忘记了；红涨着脸，一个也说不出来。屏东道：“怎样，你都忘记了么？”大利才逼出一位王道台太太来。屏东只当他还能一一说出，便把墨来磨浓，第一位自然是王道台的太太了。然而要先写日子，或午刻、申刻，只得又问大利，大利又回答不出。屏东道：“请回府问清楚了，再写吧。”大利只得回家，问他妻子。龚太太道：“你真是个饭桶！”就把日子合请的那几位客又说了两遍，叫大利背出来。大利又背了一遍，却还漏了一位。龚太太大怒道：“待我去说。你除了能吃饭，没得别的用处！”当下龚太太就自出门。大利陪在后面，来到胡宅。屏东一眼望见龚太太来了，只乐得眉开眼笑，起身相迎，口口声声的太太恭维她。又亲自泡了一碗好茶请她吃。那知龚太太对着自己的丈夫，虽然严厉，见了陆先生，却有说有笑的。屏东合她攀谈一回，胡乱把帖子写好。龚太太谢了又谢，这才夫妻二人同回。

大利知道太太是明天请客，当天赶到租界上定菜去。黄升发帖子。太太暗道：“别人倒不要紧，就这王太太是做官人家，必然朝珠补服的来赴席。我倒不好将就，也要穿了补服陪她。”想定主意，便叫娘姨。她用的娘姨，原来是一个驼背。太太叫她帮着掀开箱子，取出一件纱外褂来。一看，并没补子。太太猛然想起，去年伍大爷从京里出来，送了我一副五品补子，我还没有用过，今番何不拿出来用用呢？”就把箱子锁好，又从一只小皮匣子里拣出那副补子来，看了半天，忖道：“我虽然有这副补子，却从没有用过，怎样缝法呢？”就问驼背娘姨道：“这里有裁缝没有？”娘姨道：“这一段没得裁缝，太太应该知道的。就只对门周大娘会做裁缝，替人家做的衣服好着哩。”太太大喜道：“快替我去叫她来！”那娘姨果然去把周大娘叫来。龚太太道：“你缝过补子没有？”周大娘道：“怎么没有？我缝过的补子多着哩！这条街上，随你那一家要打补子，都是我替他缝。”龚太太不懂得她的意思，只道她果然缝过补子的，就把褂子合补子交给她。周大娘见了这三片东西花花绿绿的，从来也没请教过，倒弄得没法了。龚太太道：“你把这补子缝在这褂子上，到底会不会？”周大娘计上心来。暗道：“我只说是会，这注生意就做成了。”想定主意，便连声称会。龚太太就交给她做去。周大

同知衔的候选知县——已取得同知（府、厅的辅佐官）官衔，候选递补实缺的知县。

三品衔的候选道——已取得三品官衔，候选递补实缺的道员。

建兰——福建产的兰花。

娘左看右看，猛然想起：“今年正月初一，到陈太太家里去拜年，陈太太正在那里拜祖宗。她褂子面前有一块绣花的补丁，料想就是这件物事。但是好好的一件褂子，为何加上这块补丁，真正坑死人！我且不要管它，照着那陈太太褂子模样缝罢了。”周大娘不由分说，拿起一片补子，就在那褂子当门缝起来。缝好这半边，又缝那半边，倒也很快。一会儿，门前的补子缝完，拎起褂子来要缝后面，仔细一看，失笑道：“哎哟！这件褂子穿不得的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大请客逼走蠢夫 巧骗钱愚弄傻子

却说周大娘合龚太太缝补子，把后面的一大片，缝在前面了。拎起来一看，原来褂子两片大襟，被那整块的补子缀拢了，没法儿穿上身去。周大娘不觉失笑，把这褂子看了半天，又把补子细看，实无法想；再把包里的那块补子拎出来一看，才恍然大悟道：“噢！原来这是两片儿。我拿来缝在前面，不是恰恰配上两片大襟么？”想定主意，拆去了前面的再缝，果然绝不碍事，这褂子可以穿得的了。大娘又把后面的褂子胡乱缝好，送给龚太太。龚太太十分留神细看，看不出破绽来。给她二十个钱。周大娘不受，道：“恭喜太太，升官发财！穿到这乡绅的衣服，是件大喜事，请太太高升些！”太太道：“你休做梦！我乡绅当了多年，不是今天当起的。这样的衣服，穿惯了，只算家常便衣，有什么稀罕？缝这几针，给你二十钱，还不好么？真是一个大钱一针了。你不要便罢！缝这几针，本不该拿人家的钱，下次叫你做了别的衣服，一总给吧。”周大娘听了大惊，连忙把二十钱取在手里，道：“工钱就算是二十个，还求太太给几个赏钱，到底是件喜事，我合太太磕头道喜。”说罢，磕下头去。龚太太被她缠得没法，只得给她十文钱的喜封。周大娘才欢喜，道谢而去。

到晚黄升回来，请的客，一齐都说来的。上灯后，大利方回，把手巾包在桌上一甩，道：“总是你要请客，害得我到处奔波，受尽了乌龟王八的气！”龚太太见他这个样儿，老大动怒，骂道：“你今天发了疯么？敢在我面前这样放肆！你自己没本事罢了，定一桌菜，也用不着到处奔波，真正是个饭桶！”大利被龚太太一吓，骇得不敢则声。龚太太又道：“你定的菜怎样？定好没有？”大利道：“定是定好了，要六块钱一桌哩。”龚太太怒道：“那里有这个价钱。又不吃鱼翅燕窝？”大利道：“只怕都有的。”龚太太已经舍得请客，也就没得话说。

次日，龚太太一早起身，梳妆起来。年纪虽大，到底还有点儿丰韵。到得九下多钟，杂货店里的周太太来了。原来这太太从前合龚太太最知己的，一般是自创自立，苦挣出一个基业来。自己的男人，都不中用，靠着妻子吃碗现成茶饭罢了。但是如今龚太太的家私，几十倍于周太太，就有点儿看她不起。周太太也觉得贫富悬殊，不敢时常登门闲话了，以此反觉疏阔。今天龚太太请她吃饭，正好借此叙叙旧谊，所以早早的来了。龚太太见她来得这般早，很不自在，暗道：“我是要合王道台太太叙叙罢了。她倒来得恁早，我倒要应酬她，真是晦气！”然而说不得，只好请坐献茶。周太太见龚太太接待她，却是淡淡的，虽然心中纳闷，脸上却不肯露出来。一边陪笑合龚太太交谈道：“姊姊，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你如今发了福，比从前大不相同，常言道，‘相随心转。’姊夫做了官，姊姊心也宽了，应该发胖。”龚太太搭趣着道：“说那里话，我比去年瘦了许多，只为你姊丈捐这个小功名，我费尽千方百计，好容易抽出一注款子，给他现现成成的捐去。阔是阔了，就只银钱艰难，家里不够用了。”周太太道：“别说客气话。姊姊还说为难，我们是不要过日子了。”龚太太忖道：“原来她们只当我家是个大财主哩！唉，千万不该请她来的，把我家有钱的样子，都漏在她眼里了！”正是后悔不迭。

一会几，木作店里的陆太太，纸扎店里的王太太，香店里的韩太太，一齐来了。龚太太一一招接，团团坐定，七张八嘴，问龚太太好。那龚太太是

何等本领，酬应上很功夫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那有一些差儿。这班人见了龚太太，都觉侷促不安，只恐被龚太太笑了去。

龚太太一面合她们闲谈，一面想起王道台太太就要来了，我莫如先穿起补服来等候吧。想定主意，便安排众人坐定。自己走进房里，披上褂子，又戴朝珠。在穿衣镜子里照了半天，觉得整齐得很，便放心走出来，暗道：“王道台太太一定是穿褂子戴朝珠来的。她不知怎样讲究哩？且莫管她，各有各的出色处。”不言龚太太肚里寻思，再说陆、王、韩诸位太太，见龚太太补褂朝珠的走出来，大家诧异，一齐起立，问道：“太太今儿什么事，莫非是生日么？我们失贺了！”龚太太忸怩道：“不是什么生日。今天请了王道台的太太，她们是做官人家，一定穿了补服来的，我不能不陪她。”众太太听了，这才明白。韩太太只听人说过朝珠补褂，却从没见过，便特地走到龚太太身边，尽着瞧看。又把龚太太的沉香朝珠，嗅了半天，道：“阿弥陀佛！这香珠定然是西天来的。我们上海那里有这般香珠？真正好闻哩！”王太太听得，也来嗅嗅，十分赞好。谁知陆太太、周太太都要看朝珠，都围着龚太太看。忽听得外面打门声响，黄升戴了红缨帽子去开门。

一会儿，绿呢轿子抬了王道台太太进来。背后一个家人执着帖袋；一个大脚娘姨跑得满头是汗，在轿背后把金水烟袋摘下来，扶着王道台太太出轿。大家定睛看时：原来一位二十来岁的太太，满头珠翠，装束得艳丽非常。就只没穿补褂，却是一件小袖管的夹纱衫，底下纱裙，青缎鞋子，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去处，就只举止大方，身材伶俐罢了。龚太太迎下阶去，握了她的手，上得阶来，请她炕上坐。她再也不肯，在旁边椅子上坐了。龚太太亲自献茶。王道台太太道：“我们都一家人，大姊千万不要客气。”龚太太道：“太太是知道我的，本来就不会客气。”于是大家坐定。王道台太太一一问了众人姓名。大家见龚太太尚且拘拘束束的，如今见了王道台太太，那里还敢出气，自然成了木雕泥塑般的模样。龚太太呢？见了陆、王诸太太，随意挥洒，不在心上；见了这王道台太太，也有些气馁，收敛了许多，规规矩矩的陪着谈天。王道台太太见她穿着补褂，怪热的，便道：“大姊，把那褂子脱了吧，今儿天气，实在热得厉害！我们都是知己，便衣吧！妹子是向来懒怠惯的，论理初次到府，也该穿补服来才是。”龚太太红着脸道：“只因太太光降，不敢怠慢，应该穿褂子的。”王道台太太并没则声，那眼光只注射着她面前那块补子，半晌道：“大姊的补子，是那个裁缝缝的？缝倒了。你看，那鸟儿的头都朝下了。”龚太太低下头去看时，果然鸟头朝下，不觉愤怒，骂道：“都是那臭花娘闹错的！”说罢，立起身来，走回房里把朝珠摘下，褂子脱了。王道台太太只道她动气，便道：“大姊恕我失言！其实那补子是缝错的。”龚太太道：“这是时门周大娘缝的。边个臭花娘，倒被她骗了三十个钱去。”王道台太太道：“乡里人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自然要缝错的了。”原来龚太太请王道台太太来，要摆点儿阔相给她看看的，谁知倒被她笑了去，很不自在。驼背娘姨送上莲子汤来。龚太太先敬了王道台太太，然后送给别位。大家连汤吃完，只王道台太太略尝两口，便把碗放下了。

坐谈多时，却不见馆子里的菜送来。龚太太着急，便叫黄升去催菜。谁知黄升出门闲逛去了，叫不应他。要叫大利，当着众客，不好意思叫，只得亲自走到后面，去找大利。谁知到处找不着，找到灶间屋里，只见有人把张脚凳垫着，在饭篮里取锅粑吃。细瞧正是大利，驼背娘姨在灶窝里打盹。龚太太一声吆喝，把驼背喝醒了。大利也吓了一跳，从脚凳上跳了下来。幸亏

一只脚尖着了地，没跌过去。龚太太指着骂道：“你这个没中用的东西！你定的菜，怎么这时还不来呢？快替我催去，跟了菜来！没得菜，你也休想回来，我是不合你干休的！”大利大惊，只得蜇到房里，披了一件长衫，飞奔出去。走到西门，才恍然悟道：“哎哟！不妥，不妥！我定菜时，没有交代他送到公馆里，如今叫他送来，岂不是桩难事么？且休管他，去催催看。”转念一想，又失惊道：“哎哟！我这菜是那里定的？我就没有看见他这店有招牌，到那里催去呢？”这一急，直急得大利满头是汗，脚步都慢了。一路走，一路寻思，那里记得出这个定菜的店。瞎找了半天，总是找不到，暗道：“不好！今天早起本就眼跳不止，只怕不得回去的了！像这样的日子，我也过不来了，莫如寻个自尽吧！”

当下大利横了这个短见，就想着怎样死法，方才爽快。左思右想，没得主意。抬起头来。忽然看见一片烟膏店，暗道：“有了！我莫如买他二钱烟膏吞了，倒死得容易。”身边一摸，幸亏还有用剩的三角小洋，就取出两角，买了膏子，又想到：“我这么死在路上，也不稳当，还是到巡捕房前去死吧。那里塞门听，又干净，又宽敞，巡捕又近，不能不来料理我，准其如此便了。”定了主意，便一边走，一边想，想起死的苦处，不觉嚎陶大哭：想起老婆的酷虐，生了还不如死了。不觉万念俱灰，看看将要到巡捕房，打开罐子，踌躇要吞，不料背后有人一把把他的烟罐子抢了去。大利大惊，回头看时，原来是他的好友夏病畦。大利哭道：“你打从那里来？我几乎不能合你见面！”病畦道：“大利哥，你好好的十万家私，自己又是五品衔知县的前程，像你这样福气，上海滩上也数一数二的了！为什么要寻短见？”大利道：“一言难尽！”病畦道：“这里不是说话地方，我们到前面馆子里去吃饭再谈吧。”大利此时正饿得慌，听说有饭吃，那有不情愿的理，便把寻死的一条算计，置之九霄云外了。

二人踱进叙乐园，一直上楼。病畦叫了一盘白斩鸡，一盘凉拌肚子、一个虾仁中碗；叫烫四两高粱酒，对酌。大利饮酒中间，便把他老婆怎样看不起他，怎样凌虐他，一五一十，告知了病畦。病畦手在桌子上一拍，道：“有这样的厉害老婆，我早起不休她，晚上也把她休了！”大利摇手道：“休得乱道！我如何敢休她呢？我家里一草一木，都是她挣下的。我五品衔知县的前程，也是她替我捐的。我那里敢休她呢？”病畦道：“虽如此说，她挣的就是你的。你为什么替她画分得这般清楚？要知她没有你，也撑不起这个场面；况且房子虽是她造的，地盘须是你的。这笔帐算起来，她的家当，你也不至没分。好是夫妻，不好就是冤家。你听了我的话，我有个法子，叫你没钱而有钱，没妻而有妻。你信不信？”大利道：“人家都说，你是我的军师。我多天没会你，做的事没一桩顺的。早知如此，我上来定菜那天，先来找你，也不致闹这个乱子。如今弄得有家难奔。我不死还等什么！”说罢又哭。病畦道：“你快休如此！今天晚上，到我家里去睡。我来合你运谋，保管你有好处便了。”大利听了大喜。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逞凶锋悍妇寻夫 运深谋滑头捐地

却说阿大利听得夏病畦说，能替他运谋，收回权利，十分大喜，便鼓起兴致来，吃酒吃饭，狼吞虎咽的，把三样菜两碗饭吃个罄尽。病畦却只吃了一碗饭，算帐一圆二角，自然是病畦惠钞。二人同出店门。病畦又请他去吸烟，大利辞道：“我向来不吸，你是知道的。”病畦道：“你陪我去躺躺吧。”大利应允，便趲到宝善街一个公司烟馆楼上。病畦去挑了烟来，尽量呼吸。原来这公司烟馆，所贪图的是取它那点儿灰。病畦吸过烟，斗子里满满的都是灰，通归烟馆里挖去，闲话休提。

二人一同下楼。病畦又领大利到了胡家宅野鸡窠里，找到一家熟识的野鸡，叫做花翠琴。原来这花翠琴合病畦，要算一对野鸳鸯。病畦除非不到马路，到马路总要住在她家的。今天同着阿大利，倒不便住，不过借这里打个尖站，合翠琴会会面罢了。谁知翠琴却已上青莲阁去。她的妹子翠环在家，走来陪客。大利见这个女子，长得十分貌美，衣服又穿得齐整，只当她人家小姐，合病畦是甚亲着哩。又见病畦合这翠环动手动脚的，心里有些诧异，忖道：“病畦也太没道理了！人家闺女，怎么好调戏她呢！”一会儿，翠琴回来。大利见她穿件湖色罗衫，白纺绸的裤子，涂脂抹粉，十分妍丽。一进房门，就叫夏老爷。病畦和她说不出那种亲爱的样子。大利渐渐的悟到这里是个堂子，两个女的必是倌人。江北娘姨道：“这位老爷，今天也住在这里吧！恰好两间房，一人一间，没有再巧的了！”病畦道：“这位是阿老爷。他家太太厉害，你留他住了，被他太太知道，找上门来，你怕吃不消哩！”那江北娘姨道：“只夏老爷喜说这没来由的话。太太是何等身分，那里会找到我们这里来呢？”病畦道：“你不信，只叫你们小姐问阿老爷便了。”那翠环听了，果然把半边身子靠在大利身上，问他太太怎么厉害。大利臊得满面通红，一句话也回答不出。翠环一把将大利手拉着，走到对面房里。江北娘姨跟着过去，开了灯，敬了爪子。翠环就向大利切切私语，无非是劝他住下。吵了半天，病畦踱过来。翠环才放了大利，附着病畦耳朵，道：“这阿老爷到底肯住不肯住？他做什么买卖的？”原来翠琴姊妹二人，都是扬帮，还没学会上海话，所以对病畦、大利说话，都系乡谈。大利不甚懂得。病畦却句句听得出。当下也附着翠环的耳朵，答道：“这位阿老爷，是大有钱的！你没知道上海有个龚太太么？就是他的老婆。只是今天他却没带钱来，迟这么一两天，我合他同来，住在这里便了。”翠环大喜，拚命巴结大利，约他明天来住。大利心痒难熬，巴不得今天就往，却因没有洋钱。病畦催他同行，只得快快而别。

当下回到病畦家里，只听得楼上女人声音叫道：“三丫头，你下去看看，你爸爸回来没有？房东讨房钱，来过三次了。明天不给他，他要叫巡捕赶我们出去哩！”原来病畦租了一幢房子，虽是小小的房间，也要六块钱一月。他把楼上做了住房，楼下做了客堂。只因这月没得油水到手，吃用通是赔的，十分艰难，所以欠了房钱没付。房东要叫巡捕来赶他，那是没法的事。病畦的意思，这注房钱，要出在大利身上的了。生怕他女儿下楼，直言不讳，把底细给大利知道了，反觉坍台，赶忙走上楼去。他老婆见病畦回来，指着骂道：“你这不要脸的老乌龟！天天躲在野鸡堂子里，连家都不顾！今天也想

到回家么？快拿洋钱来给我，好付房钱！”病畦只是摇手，道：“你别乱嚷，下面有位客在那里。”他老婆道：“什么客不客？都是狐群狗党罢了！你怕我不怕，快拿二十块钱来，我便不则声。”病畦急得没法，道：“洋钱都有，好奶奶，你别嚷吧！”他老婆伸手，道：“拿来！”病畦只得屈了一条腿跪在凳子上，靠近她身边，附耳道：“我今天领来的这位朋友，就是龚太太的男人。很有钱的，却是个傻子。我想大大的骗他一注钱，我们拿来享用，岂不快活？所以叫你别嚷，被他看出破绽，这事就不成了。”他老婆听了这话，大喜，这才不嚷了。却对病畦道：“房东来讨房钱，这是桩急事，明天又要来的，没二十块钱给他，休想住得安稳，这便如何是好？”病畦道：“我现在一块钱都没有，说不得你把我打给你的金元宝簪，去押二十块钱来，暂且应急。三五天内，这阿傻子的洋钱，定然送上门来，那时，我加倍给你。”他老婆道：“你别骗我。我只有支金元宝簪，如何舍得押去！”病畦道：“限我五天内，要没有四十块钱给你，真就算是个乌龟，好不好？”说得他老婆也笑了，只得答应。

病畦赶忙下楼，叫人在客堂里安了一张床，又搬下一床被铺，合大利铺好了。又把烟盘摆出来，就合大利对躺着问道：“今天那个翠环，你到底爱她不爱呢？”大利红着脸道：“我很爱她哩！”病畦道：“你爱她也徒然。没得钱，她是不留你住的。”大利道：“住一夜，要几块钱呢？”病畦道：“不多，花到一二十块钱也够了。”大利吐出舌头，道：“要这些钱，那里住得起呢？”病畦笑道：“你怎么装穷？说这般的穷话，给谁听呢？”大利发急道：“我并非装穷，我实在没有钱。你是知道的。”病畦道：“我替你算过了。你家四爿铺子：茂森洋货店，华美钱店，观云靴鞋店，乐醉轩菜馆，一处赚二三万一年，四处就是十多万一年。还说没钱，这话骗谁呢？”大利道：“你也不像我的知己。你不知道，这都是内人开的么？我那里用得到她一个钱？”病畦道：“唉！你真是个傻子！你在府上，自然用不到她的钱。你到这里，她就管不到你。你明天到你家开的四爿铺子里，只说你家太太要钱用，折子忘记了，没带来。一处提五六百块钱，四处就是二千多块钱，足够你用的了。”大利道：“掌柜的不肯付，怎样呢？”病畦道：“包你取得到便了，你去试试看。”大利甚喜。原来大利立志不回家去，所以不怕。他的意思，有二千多块钱，足够一世用的了。一宿无话。

次早，病畦替他雇了一部马车，到他四爿铺子里，果然掌柜的不知大利家里的内情，一一照付。大利拿到了二千四百块钱，回到病畦家里。病畦早在门口迎接。见他取了偌大一注洋钱回来，十分大喜。当下替他运进了洋钱，开发过车钱，拉了大利的手，道：“你如今才知自己是个富翁么？洋钱多了，不好放，我替你存在楼上吧。你要用多少，给你多少：至于你到堂子里，那些开发，你是不会开发的，我替你开发便了，包你不吃亏。”大利大喜。病畦把洋钱一封封的点过，拿上楼去。他老婆自然十分欢喜，就要拿两封。两封是一百圆。病畦不肯，道：“这是人家的洋钱，要等我想出法子赚下来，才是我的。”他老婆动气，又要嚷了。病畦没法，给了她五十块钱，这才把二千三百块，铺在一只皮箱里，拿了五十块的钞票，合大利去吃番菜，叫了几个局。大利从来没经过这般快活。直头如登仙府了。晚上就住在翠环家里。接连畅快了三日。

这天，病畦可巧有事，没有工夫领大利出去。大利在病畦家住宿。病畦的老婆，十分巴结他。酒菜都是到扬州馆子里叫的。大利享用得分外舒服。

次日一早起来，开门小解去，忽见一个蓬头女人掩入，被她一把头发揪住，骂道：“你这个老杀才！泼天胆大，骗了我四爿铺子里的钱，在这里开心，还了得！快跟我去！”大利听得出是他老婆的声口，只吓得魂不附体。原来这女人真是个大利的妻子龚太太。她自从那天大利去后，菜合人均不见到，直至日落西山，客都散尽。龚太太愤火中烧，不觉肝气大发，病了三天。后来打听得大利在她店里拿钱，又打听得大利住在夏家。这天一早坐车来找大利。走过宝善街，被汪步青见了。打听起别人，才知这事始末，按下慢表。

再说汪步青走到吴筱渔公馆里，要想借款。筱渔还没起身。步青只得坐候。直坐了两个钟头，筱渔方起。步青道：“我实在过不去了，你总要帮我忙才好？”筱渔一面洗脸，一面慢慢答道：“你何至于此。你要借多少钱？”步青道：“至少三千块钱，才够开销。”筱渔摇头，道：“我是没钱。家叔虽说有钱，未必肯借。”步青大为失望，起身要走。筱渔道：“且慢，有个商量。”步青听他口气活动，只道肯借了，便道：“要是令叔肯借，我就多出点利钱不妨。”筱渔道：“利钱倒不在乎的。家叔如今要娶陆小宝做妾，鸨母讨价五万银子，家叔急切筹不出这注款子来。你要有处斗成那注地皮买卖，这话就好说了。”步青喜道：“这有何难？只是要照原价，我却找不到主顾；要肯跌价，这事准当效劳。”筱渔大喜道：“既如此，有些指望。家叔说七万银子，也就可以出脱的了。”步青允诺。筱渔便合他到和甫面前去说。和甫答应了，兑了三千现洋，借给步青。步青拿到这注洋钱，回去开发一切，才得无事。便到处访问地皮买主，那里访得着呢？便想借着吃花酒，通通声气。谁知他做的金宝钿，又嫁给汉口的茶商去了，因此也没兴致。又因银钱上不宽余，只得罢了。

一天，在四海升平楼吃茶，遇着云升客栈伙计王阿大，闲谈起来，说他栈房里住的一位山西客人，要开什么织呢厂，在上海买了地皮造房子哩，还差三亩地。步青问起了他买的的地皮在那里，阿大回言不知。步青就请阿大引进，见了这位山西富商。原来姓夏，名时中，表字子羽。谈起来甚合式，一见如故。问他买的的地皮，可巧合吴府地皮接连的。步青拿出手段来，合他做这注买卖，一讲便成，卖了八万银子。除却还吴和甫三千块钱，步青还赚了五千多银子。自此专意掬地皮，弄了几年，居然发财，手里有一万多银子，便去营运。也是他该当发迹了，那生意一年胜似一年，直积到六万银子，买了一所房子，家里包了马车。

这时的汪步青，比从前大不相同了。专合些官场中人来往，花天酒地，闹个不止。一天，席上遇着一位尹道台，是江西候补道，引见出京，路过上海，住在泰安栈。步青合他谈得投机，就请他吃番菜。陪客是张季轩、郭从殷、蒋少文、毕云山这一班人。诸客都到，只尹道台还没来哩。步青催请过两次：第一次说不在家；第二次说大人在栈房里吃过饭了。步青怒道：“好大架子！什么稀罕，上海的龟奴贼痞，只要有钱，也捐个候补道做做。即如我要捐候补道，有什么难处？只消多掬几亩地，一个候补道就到手了。我好意请他吃番菜，他倒摆出道台的架子来。可恶，可恶！”季轩听了大笑。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补褂——旧时高级官员的服官。

花雕——上等的绍兴酒。

第二十一回 为捐官愿破悭囊 督同伙代售湿货

却说张季轩听了汪步青的话，大笑道：“你不要看得道台不值钱，如今停了捐，你有钱也没处捐去。”步青愈加动气，胡乱吃完了番菜，各自散去。步青咽下了这口闷气，立誓要捐他一个二品衔的道台。到处打听，果然朝廷业已停捐，没处下手，只得罢了。谁知他的官运发作，可巧这时山东水灾，朝廷不得已，又开振捐。江苏巡抚派了一个委员，到上海来劝募。有人通知了步青，步青大喜，暗道：“我这回是道台稳稳到手。”当日去找自己开的钱铺子里一位伙计，姓唐名仁，表字济川的，合他商议，要提一万银子捐官。

原来步青这钱铺子开在西门里面，名为通源钱庄。唐济川是从小吃钱饭的，只为他算法精通，从学生升到管帐。人都说他科甲出身。上海城里要开钱铺子，除却他没有第二把手了。他有一种本事，拿一吊制钱给他一看，用不着数，他就知道这一吊钱，缺了几个串；或是足的，百不失一。有人问他怎样学到这么精，他道：“这是实在的功夫，须少时学的。我那时在铺子里学数钱，数了两遍还要错。后来有人教我一个法子，叫做数瓦。天明起来，我就望着对面人家的瓦，一块块的数去，那里数得清。天天这么数，数惯了觉得有些意思。一鳞鳞的数去，把他家一屋的瓦都数过了。后来那家叫了个瓦匠看漏，我合瓦匠说明，跟他上屋去点瓦。按着片数点去，果然不错。自此遇瓦便数，数熟了，肚里有数，望去多少尺寸，就知是多少瓦。我又用这个法子数钱，那消几个月，这钱就用不着数，一看就知道缺不缺了。”那人听了，十分拜服。后来济川管到两个钱铺子的帐，一年有几百吊钱的薪俸；而且为人老实，人家把银钱交给了他，就像是自己的银钱一般。只会替他盘出利息来，本钱是一个都少不了他的。步青久闻这人的名，好容易出了重聘，把他请来管帐。他何尝天天坐在店中，只消管一笔总帐。他手下的伙计，没有一个不是精细老到的，所以请他管了帐，那一个店里的人都要归他请，他才接办，闲话休提。

且说这时步青走到通源钱庄，可巧济川在这铺子里算帐，见东家来了，也不起身相迎，只管算他的帐。步青走近帐台，道：“济翁，你且停一停算盘，兄弟有一桩要紧事情，合你商议。”济川道：“步翁请坐，我还有三五笔帐算完了再谈吧。”步青没法，只得坐下，等他算完了帐再说。等了许久，他才算完，手里提了一支二马车的水烟袋，起身让步青里面坐去。

原来柜台后面有一间小小客堂，也摆着台凳桌椅，还供着一个财神龕子，收拾得非常洁净。大凡做东家的人，只要这铺子里赚钱，走进来都是一天喜气，看待这朝奉，分外尊重他，亲近他。这通源钱庄本就很赚钱的，步青那有不快乐的道理。到这客堂里一坐，就如登了仙境一般，说不出的快活。坐定问道：“今年买卖怎样？有多余的款子没有？”济川道：“买卖还好。但钱铺子的银钱是活的，有多余的款子，就去放利，那里肯捆着现的，存在家里呢？”步青点头，道：“济翁做买卖，果然有主意。只是兄弟意思，要去捐官，提一万银子出来，过几天便去上兑。兄弟早就有这个意思的。自从朝廷停了捐输，只得罢了。如今好容易开捐，这机会不好错过。济翁，你说是不是？”济川道：“步翁要高升，兄弟也不便阻挡。但我们这铺子里，实在

西席——有钱人家请来教子弟的老师。

三字经——旧时儿童启蒙读物，每句三字，所以称为三字经。

没有现银子。步翁交给我二万银子，不上三年，除了官利，还多余万把银子，分几处放给字号铺里。我去拿折子给步翁看便了。”步青止住道：“不必。兄弟很知道济翁是不会错的。实因等着这注银子用，所以来合济翁商量。”济川道：“别说存放在人家的银子，一时提不出；就能提得出来，也不便捷。我们这样局面的铺子，只二万银子的本钱，已觉着调排不转，再提去了一成，这铺子那里撑得下去呢？步翁要是收歇了倒使得；提银子是使不得的！”步行被他回得决绝，顿口无言。这钱铺是自己顶赚钱的买卖，那里肯收歇呢？半晌道：“这么说来，兄弟的官，只好不捐的了！”济川踌躇一回，道：“提是提不得。步翁要银子用，宁可出利钱借去，倒使得。”步青摇头，道：“兄弟有了现钱不用，倒出利钱去借，干什么呢？”济川道：“步翁开的铺子也多，浦东还有洋货铺哩，听说买卖不见得很好，为什么不把来盘给于人，足有万把银子收得回来。”一语提醒了步青，忖道：“果然不错！浦东那几铺子，实在招呼不到。前天毕云山要盘我的，莫如答应了他吧。”主意已定，便道：“济翁的话，果然不错！兄弟一准这么办法。”正待辞别出店，忽见外面正下着大雨哩。济川道：“天有饭时了，步翁还是在这里吃了饭去。这样大雨，街上也走不来，雇他一肩轿子去吧。”步青允了。济川叫厨房添菜。一会儿，饭菜开出，只五碗一盘，红嫩肉，青烧鱼等类，都颇有鲜味。步青道：“我天天吃番菜、吃花酒，也实在吃腻了，倒是这样的家常便菜好些。”一面说，一面添饭，倒吃了两碗。

饭后轿子搭来了。步青上轿，出城回家。走过的马路，只见都有水淹着。步青忖道：“雨也小了，怎么这水不退呢？莫非潮水涌上来的么？”一路思忖。到得家中，门口院子里，都有水淹着。幸亏台阶高，水还没淹上来。他娘子却在楼上。步青开发了轿钱，也上楼去。只见他妻子合姨太太在一处，商量着绣一块补子。步青道：“你们不要再绣了，我就要捐二品衔的道台。这补子是五品的服色，用不着它的了。”他妻子道：“当真么？”步青道：“那有假的！”他妻子大喜，把针线停下。步青道：“今天下雨，有个朋友约我吃花酒，我也不去了。我们来碰和吧。”他妻子道：“脚色不齐全。”步青道：“请了对门的陆小姐来就够了。”当下就着娘姨去请。

一会儿，陆小姐来了。步青见她脚下穿一双小黑皮靴，头上挽着一个懒髻，淡淡的抹些脂粉，却有天然风韵，暗道：“堂子里面，就没这般出色的人材。”当下叫娘姨调开桌子，四人碰起和来。陆小姐恰好坐在步青的下家，碰过一圈，大家没甚输赢。陆小姐做一副万一色，一万开招，就等一张七万。步青是筒子一色，可巧抓了一张七万来，踌躇一会，舍不得拆；又因陆小姐面上，便顺手打下去。陆小姐把牌一摊，和下来了。一算廿六副底子，三抬二百零八副，正是步青妻子的庄，要输四块一角六分。他妻子怒道：“没有这样打牌的！分明知道她是万子清一色，怎么发张七万呢？”步青道：“我也是筒一色，这张牌照例要发的。”他妻子道：“你把牌给我看。”偏偏步青的牌推乱了。他妻子道：“这输帐是要你惠钞的。”步青笑道：“有限的事，我惠便了。”陆小姐倒不肯收。步青强着她收了。自此陆小姐连和几副，赢到二十三块多钱。步青输了十三块；他妻子合姨太太共总输了十块。吃过晚饭，步青还想再碰，陆小姐家里有人来接，要回去了，只得罢手。原来陆小姐是步青妻子的干女儿。她家也很有几个钱。陆小姐是许给一位富商的儿子，还没出嫁，闲着没事，时常来汪家走走的。这回碰和，总共只二十七块钱输赢。步青本来输得起，不以为意，连妻子合姨太太的输帐，都归他出。

一宿无话。

次早步青起来，梳洗既罢，吃了早点，便套马车，去找毕云山。这毕云山原是华海帆的儿子。他老人家当过怡和轮船上的买办，去世后很剩下几万银子。云山倒会经营，把来开几个铺子，连年发财，有将近十万银子的光景。他的买卖，都在浦东一带，所以想盘步青的洋货铺子。云山就只喜嫖，一年倒有大半年住在堂子里。这天步青来找他，他公馆里的人回道：“我们少爷有十来天没回来了。”步青知道他在西荃芳金小玉家，便叫马车拉到四马路。步青下车踱到金寓，问起云山来，并没住在她家里。步青诧异道：“难道云山又做了别人么？这真没法儿找他的了。”只得回去。一连几日，访不出云山消息。

一天起来，忽听得外面传说浦东泛了潮水上去，淹没了好些人家。步青大惊，慌慌张张催点心吃了，要到浦东去；还没起身，只听得打门声响。家人开门时，原来正是浦东洋货铺里掌柜的余仲蕃。步青忙赶出去见他，道：“我们铺子里怎样了？”仲蕃道：“不须说起，昨天三更时分，大家在睡梦里，忽听得外面人声嘈杂，王筱山第一个惊醒，叫唤起来，我还当是失火；及至穿好衣服，点上手照看时，床铺底下，通都是水。我也顾不得，赤着两条腿，招呼大家一齐用力，把些洋缎、洋湖绉、羽呢、哈喇，通都搬上楼去。那里搬得及，还没搬到一半，都被水浸透了。”步青跌足道：“这便怎处？”仲蕃道：“有什么法子呢！这是天意。我们忙了半夜，两条腿都浸胖了。我幸亏遇着一只救生船，渡到这里来的。他们还都在铺子里的楼上，守着货色哩，倒要运些饮食去给他们吃才好。计算起来，这时水也好退尽了。我来时已退了许多。这回真是个劫数，死的人也就不少；我们单湿了些货色，已是侥幸的了！”步青道：“什么侥幸！这货物一湿，把我一个二品衔的道台都做掉了！不知道还有法子想没有？”仲蕃道：“法子是有得想的，只是要收回成本，总有些烦难；至多收回一半，已算是极好的了。”步青只是叹气。仲蕃催他预备些饭食，去给同事吃。步青没法，只得叫家人到小饭馆子里，叫几样菜，一桶饭，跟着余先生同去。步青也就套车，渡江到了浦东。只见大家小户，冲塌了的房子不少。那些被难的人，男号女哭，很觉惨然。

这时水已退尽，街路上还是一片泥泞。步青雇了一部车子，到得自己的店里，果然楼底下都被水浸的湿透，幸而砖墙结实，还没冲倒。步青三脚两步，上了扶梯，见那些同事，也很可怜，一齐赤着两腿，躺在地铺上。步青问道：“你们吃饭没有？”大家见步青来，都起身，道：“偏过了。”步青就叫他们把湿透的货色翻开来看看。谁知一铺子的货色，湿了一大半，余剩的另外堆在一边。步青道：“这湿货堆在一处，是要霉烂的，说不得大家辛苦，把它一卷卷的摊开才好。”众人答应，一齐动手，把来摊开。实在货多，那里摊得下，只摊了十来匹，已经满屋是洋布呢绒了。步青无可如何。一会儿，仲蕃走来，道：“不要摊，不要摊。我已借到了一片晒场，停会儿就有人来运货。你们的衣衫裤袜，也租到了。”众人大喜。步青见他办事周到，倒也放心，便道：“我这个铺子交给你，随你摆布，横竖少折阅些，我都感激你的！”仲蕃道：“步翁美意，我们都知道，请回公馆吧。这里的事，自有我们大家料理，不碍事的。”步青又再三重托了他，这才雇车渡江回公馆去。

隔了两日，天也晴了。仲蕃送来一篇帐，把铺子里原存的货色，及现有的货色，都开在上面。步青细看，原来少了洋布十匹，大呢三匹，海虎绒两

匹，洋缎五匹。核算下来，已觉折本不少，心下踌躇道：“这水打湿了，是应该的，怎么会缺少的呢？”仲蕃道：“这是抢不及了，被漂去的。”步青分外懊恼。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卖贱货折却倘来资 得主顾欢迎上门客

却说汪步青因洋货被水浸湿，又失去许多值钱的呢绒等类，十分懊恼，说不得同余仲蕃赶到浦东，把货物查点清楚。当下雇船载来上海，在大东门、西门一带，摆了几处摊子，减价出售，叫店里伙计们管着，果然有些人来买。谁知那些伙计们，只是看买主的辫子曲不曲：不曲的，他便多减些价卖给他；曲的，便少减些价。报帐时却将最贱的价目开上，明欺步青不知道。这却难怪他们，原来步青因为他们不当心，失去若干货物，将他们薪水扣除了一个月，以致大家离心，趁此机会，乐得赚他几文。

这宗湿货，卖到一个多月，方才卖完。结下帐来，整整的折阅一万银子。步青无可奈何，捐道台的那句话，只得暂时搁起。只因心中纳闷，也没出去吃酒碰和，就在家，请了对门的陆小姐来，合一妻一妾碰和。那陆小姐做了步青的干女儿，自然不避嫌疑，未免勾勾搭搭。这日碰和已毕，步青叫陆小姐到自己书房里去看照片。他娘子合姨娘怕惹厌没去。陆小姐倒有兴头，跟着他干爹登登登下得楼来，正要跨入书房，不料大门没上闩，有两个客人推门闯了进来。陆小姐大惊，只得退缩了几步，自上楼去。步青定睛看时，这两位客人，却不认得，见他们一贫一富：一个衣衫着得十分齐整；一个衣服却着得很旧的。那气概并都不凡。只得迎上几步，问道：“二位来到舍下，有何见教？”那着得齐整的道：“听说这里有位汪步青先生，在家么？”步青道：“在下就是汪步青。不知吾兄贵姓尊名，一向少请教。”那着得齐整的，答道：“兄弟是范慕蠡，这位是江西刘浩三先生，特来拜访的。”步青向在上海，就听说范家是个大富户。慕蠡是少年豪爽，花柳场中很出名的，大家叫他阔少范。料想他们登门拜访，必有事故。这一宗好买卖上门，那里肯当面错过呢？这时步青胸中把合陆小姐顽耍的一片热心，化为冰冷，那神光全注在范慕蠡身上了。

当下连忙让他们到书房里坐，叫王福泡上好的雨前茶，拿香烟、雪茄烟来。慕蠡合浩三踱进书房，就见这书房虽小，倒也布置齐整，铺设精良。上面一副对子，是庄大彤写的，称他为表侄。慕蠡暗道：“原来他是庄府上的亲戚，算起来要比我长一辈哩。”一会儿家人送上茶来，另有一个东洋描金托盘，托着五支包金的雪茄烟，十支埃及国制的上品纸卷烟。步青敬上雪茄烟时，慕蠡不吸，身边取出一支翡翠烟管，另外又掏出两支雪茄烟来，赠给步青一支，道：“兄弟这烟，是托人在美国带来，算是极品的了。步翁尝尝。”步青谢了。接在手中，把托盘转敬浩三。浩三本不吸烟，因爱那埃及纸烟装卷工细，取了一支。三人吸起来。浩三没吸过烟，咽下去，有些呛，咳嗽几声。步青只觉得慕蠡的雪茄烟，来得味儿清纯，十分赞美。

慕蠡道：“兄弟来请教的，只为吴府上一片地皮，靠着李家北厂，兄弟想买他的。听说吴府上地皮，都是步翁经手，要请费心代为说合，谢仪照提，不知步翁意下如何？”步青掀起两个肩头，陪笑道：“好说，好说。慕翁的事，兄弟应该效力，用不着谢仪。只是这吴老头儿，脾气很大，碰着他高兴，把地皮跌低了价钱卖出去，也是有的；碰着他扳难起来，说价一万，休想九千九买他的地皮。兄弟从前替他经手一注买卖，总共三亩地皮，他讨人家八万银子。人家还到七万，他还不肯卖。后来急等着钱用，便宜出脱了，还不到七万的数目。如今他在这地皮上面，得着甜头，财是发够了，也不等着钱用了。要想买他的地，就如去求他一般，这买卖很难说合的。”言下低着头

做出想主意的模样来。慕蠡素性爽直，见他这样为难，只道事儿不得成功，便起身告辞道：“既如此，只索罢了。惊动，惊动。”步青连忙止住道：“慕翁休得性急，这事总在小弟身上。慕翁的大名，小弟是久仰的。吴和甫那老头儿，也早知道慕翁欢喜爽快。小弟叫他定个老实价钱，省得噜苏便了。但不知近着北厂的那一块地，总共多少亩？”慕蠡道：“北厂西边一块，约有十来亩，料想都是吴家的。他肯卖时，就请说个价目，兄弟明天候信。这片地，比不得热闹地方，总要便宜些才是。”步青连连称是，又道：“慕翁只管放心，小弟总要替慕翁说合这桩事，不叫慕翁吃亏，一准明天晚上，在一品香给信吧。弟去定了座，再行奉请。浩翁也请同来。”浩三道：“奉扰不当。”步青道：“什么话，我们一见如故。小弟最爱朋友，巴不得多结几位知己，热闹热闹。”慕蠡道：“步翁也是个爽快人。我们也不客气，明天准到便了。”说罢，起身。步青这才放心送他们出去。原来马车已在大门口等着，只因车轮是橡皮包的，所以来时并没听见声音。

步青送客回来，心里很喜，暗道：“我湿货上折了一万银子，就在这注买卖上连本搭利收回，有何不可？”转念道：“我那陆小姐，好容易被我哄下楼来，又被他这两人冲散了，如今不知回去没回去哩？”一面踌躇，一面急急的跨上扶梯。他娘子迎着。步青问道：“陆小姐呢？”他娘子道：“她家里的娘姨，叫她回去了。”步青大失所望，只得以为后图。当晚步青有事在心，饭也没得心思吃，要去找筱渔；奈为时已晚，他是早经出门的了，只得耐心过了一宿再说。娘子的房里没趣，就到姨娘的房里躺烟铺。十二点钟，就睡了。

次日一早起来，早膳已毕，过了瘾，看看表上，已经九点钟了。料想筱渔也要起身，随即上车到得吴公馆门口。步青是出进惯的，一直走到筱渔的书房。家人送上烟茶二事，回道：“少爷昨天回来得迟，这时还没起身哩。汪少爷要有话说，请坐一会儿等等吧。”步青道：“你不要惊动他，我坐一会儿便了。”家人去了。一会儿，又送了四碟干点心来。又是一具极精致的烟家伙。步青大喜，便躺下烧烟，补吸了两筒。筱渔还不见出来。步青觉得没趣，回头见榻上有几本长方的小字石印书，取来消遣。打开看时，是一部“滑头记”。逐回看去，都是骂的滑头，怎样骗人钱财，窃人货物；后来又说什么掙地皮的滑头，怎样以贱作贵，怎样欺瞒买主。步青读了一遍，由不得良心发现，悟到自己执业的不堪处来，面红耳热。过了一阵，良心复昧，忖道：“我吃这碗饭，虽说混帐，然而他们那般有钱的，来历也就不正，知道他是怎样讹索人家来的？骗他几文用用，也不伤天理。我虽说会骗，还没这书上说得厉害。他那法儿，尤其周到，叫人一时间勘不出他细底，所以做这注生意，身分还要抬高些。昨天我恭维范慕蠡，幸未被他指出破绽；千万不该请他吃番菜，这是我没主意，露出马脚，叫他猜定我有大好处在内，贪图做这一注买卖。将来还起价来，总不能如我愿的了。唉！可恨，可恨！”

步青正在后悔不迭，搵着这本书出神，不提防筱渔掀帘进来，叫声：“步哥。”原来筱渔合步青，近来结拜了个异姓兄弟，所以叫他步哥，闲话休提。步青听得筱渔唤他，猛不防吓了一跳。见是筱渔出来，将书掷过一旁，立起身欢然答道：“筱弟，你今天起得恁迟，昨儿在那里吃酒的？”筱渔道：“步哥，不瞒你说，我昨天在清和坊洪寓摆了一台酒。有两位朋友，定要翻台，情不可却。三台吃完，几乎天光大亮。今天起得迟了，倒累步哥坐候了许久。”步青道：“那倒不要紧，只是老弟这样常常熬夜，恐怕身子吃亏。你也是四

十来岁的人了，比不得少年人精神好。你脸上比前瘦了许多，这不是顽的！”筱渔道：“金玉之言，不是真正知己，也不肯说。我也觉得很苦，以后外面的应酬，也要预备躲掉几处。花钱呢不要紧，就只身子吃不住。”步青点头，道：“正该如此。”

筱渔问步青为什么多天不出来，步青道：“原来老弟还没知道，愚兄开在浦东的洋货店，被潮水将各货浸湿，不说它了，又被人家暗算了好些货色去。卖时又没工夫去查看，果然吃了大亏，折了一二万银子的本，心里纳闷，懒得出来。我们疏阔了这许多天，今儿是要紧来看看你的了。”筱渔道：“足感厚意！小弟也因公馆里事儿忙，加上些没法儿的应酬，直头没得一天闲空，早要来候步哥，总不能如愿，好在我们知己，不在乎这场面上的了。”

二人一问一答，谈得高兴。家人送出早点，原来是两碗面。筱渔请步青吃，步青道：“我吃过早点的了。”筱渔道：“多时了，吃些不妨。这面是小厨房下的，先用鸡鸭口蘑冬菇，熬成了汤，调起面粉来；擀成这面，分外可口。你不信尝尝看。”步青果然尝了几筷，十分好吃，不知不觉，一碗面吃完了。”筱渔还吃稀饭。步青躺下去吃烟。一会儿，筱渔也吃完了，叫人添上一盏烟灯，二人对躺着吸烟。

步青趁这个当儿问道：“老伯的地，有一块在李伯正北厂的西边么？你知道不知道？”筱渔道：“怎么不知道？这片地倒有九亩六分三厘，只因坐落的偏僻，没人肯买。家叔的意思，有十二三万块钱，也肯出脱的了。你有主顾么？”步青道：“有是有一个主顾。但是十二三万块钱，据我看来，还要大大的打个折扣，方能成交。前途劈口就说，地方偏僻，要便宜些才肯买哩。”筱渔道：“没多少折头可打。总之，不到十万块钱，家叔不肯卖的。”步青道：“且说起来再说。”筱渔附耳道：“这注地我可以作得主，你只合前途尽心做去，要满了十万块钱，我们每人就有五千块钱的好处。”步青道：“做得到吗？老伯何等精明，那里哄得他过？”筱渔道：“步哥，休得多疑。你不要管，包在我身上便了。”步青大喜道：“既如此，我便做去。但是照例的提头，不在其内的。”筱渔道：“那个自然。”青步欢喜别去。

到得晚间，步青早已定过一品香的座，请过范、刘二人的了。看看表上，时刻已到，便叫套车到一品香去。坐候一回，范慕蠡合刘浩三都到。步青请他们坐下点菜，开了两瓶外国酒，三人同饮。慕蠡道：“那地皮的事，究竟怎样？”步青道：“这事兄弟只当容易说合，谁知吴老头儿，这九亩六分三厘地，要卖十五万块钱，兄弟也嫌其太贵，慕翁是不消说，有银子犯不着买这样的贵地。”慕蠡怕的是人家奚落他，被步青这么一激，倒动了气，把手在桌上一拍，怒道：“十五万块钱，什么稀罕？上海滩上，难道只有他该地皮的阔，我倒不信。就这么十五万块钱买他的！”步青赧赧恐惶，半晌答道：“慕翁，不要动气，他虽讨十五万，也总要还个价。那怕三千五千，总要扣掉一点儿，这注买卖才说得去；要是这么一口价，别说慕翁太觉吃亏，就是兄弟也不肯说合。岂有此理！这样偏僻地方，那里有一万五六千一亩地的价钱，和甫也太心狠了！”慕蠡听了，只当他是个人，说的公道话，十分信服。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补子——旧时官服上的徽识，缀在前胸及后背，用金线及彩丝绣成。清代制度，文官绣鸟，武官绣兽。

第二十三回 大资本加捐大头衔 假性情暗换假官照

话说范慕蠡被汪步青一席话激怒了，果真花了十五万块钱，买了那片地皮。汪步青平空发了一注大财，真是喜出望外。这样一来，他捐官的思想，竟要实行了。此时捐官减成，江苏省派来官员，虽是价钱太贵，步青尚有别法可想，可以和收捐的官员通融，打个七折。就由步青的五品前程，加捐二品衔道员算起，不过七千多两银子，便可以上兑，作为实官到省。步青向来是做生意的，这“做官”二字，原是外行，急急匆匆把地皮上的赚头，凑足了此数。

看官，你道此话怎样讲起？原来步青有个朋友，是个末代秀才，姓古名奇，号仲离，排行第三，生得翩翩年少，顾影自怜，专在堂子里讨生活的；而且声气广通，专门交结原差包探，出入衙门，嘱托公事。此时正在办捐，到处拉拢朋友。听得步青要捐二品衔的道员，于是托了朋友转辗攀援，居然见面，一说就成。那知道这古老三，平时只在女人身上做功夫，至于官场公事，也是个门外汉。他在外面的功架，只好欺饰乡下的守财奴；要是一拿到场面上比较，便要弄穿了不值半文钱。

这一次汪步青加捐道员，原有个居中引荐人，名叫尚小棠。尚小棠也是专门使人上当，好以敲诈取财。平时与古老三朋比为奸，也非一次。这一次，虽非有意播弄汪步青，却是做惯了假戏，也就忘其所以，不必择人而施。这一回劝好了汪步青，先将捐款上了兑。古老三第二日，恭恭敬敬，穿了衣帽，翎鼎辉煌的拿了执照，送到步青家里去道喜。汪步青也觉欣然。一时送过了客，拿了照，与太太、姨太太看过了，大家也就喜气冲冲的，不由得心花怒放。究竟这照的来历，也不知道去考究考究。

于是步青与太太、姨太太商议，拿了一本皇历，拣定了日子，祭祖，请客。遂定了一品香房间，邀请同乡同行宴饮，并请定了张季轩做陪客，以示夸耀，借此一泄那日在番菜馆里闷气。那知道这张季轩是个咕吟非凡、乖巧不过的人。在席面上问起步青捐款银数，大为便宜，便起了疑心，就问步青捐照，是在那一省捐项下捐的；并告知步青于今只有奉天、广西两省可捐实官，除此以外，都只有虚衔可捐。又问步青道：“步翁，于今办捐的委员，只有姓史、姓王的两处，可以报捐。步翁究不知在那一处报捐的？”步青终是个生意场中人，不知做官的诀窍，听了张季轩这么一问，不觉发一个大瞪，竟一时回报不出来，既而一想：“我花了这些钱，难道是假骗他们，我没有捐这个二品衔道员不成？我不如拿出来，让大家见见世面，以夸阔绰。”便对张季轩道：“兄弟虽然初入仕途，终究季翁是个老前辈，我还要拿出那张照来，请季翁指教指教！”一面遂呼跟来的人到公馆取照。不一时取到，在席面上摊开了，请张季轩过来看。步青得意扬扬，颇有骄矜之色。岂知季轩不看则己，一看了马上就发大笑道：“步翁，你这个捐在那个手里捐的？”步青竟忘了古老三，不觉信口直说道：“是在尚小棠那里捐的。”季轩又发话道：“步翁，你不是上小当，竟在上大当了！中国无论那一项公事，只有日子是标碇的，那有连年月日期一概标碇的。这个……恐怕有些靠不住呢！”

塞门听——英语 Cement 的译音，即水泥。

野鸡窠——即下等妓院。下文野鸡，指的是下等妓女。

鸨母——开妓院的老板娘。

说罢，扬长而去。步青走过来，仔细一看，果然这捐照连某年某月某日的数目字，通是写着红硃字。

步青不知就里，既当了大众，又在兴头，受此一激，顿觉失色，含羞带怒，心中有个说不出的苦处。好容易敷衍散了，也不回到公馆里去，便坐马车顺便先到西荃芳金小玉家，去找毕云山，要请云山查究此事。岂知毕云山相好金小玉楼下的叶如花，就是古老三的相好。当时步青将捐官情形，告知云山一遍。云山即指楼下，说道：“如此说来，这个案就犯在这个堂子里了。”步青不解其故。云山说：“听说楼下叶如花，做了一个古老三客人，要好得极，说是要去做官去了，连公事都是在堂子里办的；并且听见说，前日又奉了札子，要去带兵去。不晓得是不是这位古老三，姑且叫叶如花上来问问看。”遂吩咐娘姨去叫如花。一时如花上来。云山是有钱的大老官，久已在堂子里有声名的，如花以为代她荐局，殷勤招呼。云山开口便问古老三踪迹，叶如花一一说了；并且说：“俚日日来浪倪房间里，写格噶红字，说是大人老爷，才是俚写出去噶，阿要海外？”云山、步青一听，俱心里明白了。谢了如花。如花别去。步青就要马上叫巡捕，等古老三来了，拉他到巡捕房吃官司，说他骗钱卖假照。云山道：“且缓一步，其中必有窍妙，且待我打听一番，再行举动。到那时候，我帮了你再打官司不迟。”步青终是生意场中人，也怕惊动官府，就托了云山办理此事。

云山送过了步青，然后再写张请客条子，到楼下请古老三上楼说话。古老三向来脾气，欢喜拉拢朋友，此时如花已经对古老三说过，方才问他之事。古老三以为又有生意可拉，立即上楼应召。彼此通过姓名之后，遂谈及步青查究官照之事。古老三不觉大惊，勉强支持，颤声说道：“这是没有的事。或者居中人有什么原故，待我查问一查问，便可明白了。”古老三遂辞了云山下楼。云山也为情色所迷，那里再去过问。

古老三遂出了堂子门，一直来到香粉弄五福栈，去寻尚小棠。小棠又不在家，找了许多，方找着了，大为惊惶，要他赶快去打点，情愿退捐钱，再受罚。小棠听了大声叱道：“这一点点小事，何犯着这样招急？明日我去，包管无事！”古老三将信将疑，只得暂别。

到了次早，果然小棠去访步青，一见面，便问：“捐照是假的吗？古老三真真岂有此理！真菩萨烧个什么假香？昨夜我听了说，我气的了不得！”说着，便把古老三痛骂一番。步青以为小棠真有性情之人，便将捐照拿出来请他来看。小棠一看又骂，骂个不亦乐乎，方将捐照折叠好了，收在自己身上，大声对步青说道：“这桩事步翁虽然罢休，我也不肯干休的！天下那有这样欺朋友的？我必拿了那个照，送他到新衙门去办他！”说罢，即气忿忿而去。步青和做梦一般，由着他跳骂一顿。一会儿连人影也看不见了。赶忙再去请云山来商量，恐怕小棠同古老三逃走。岂知古老三、小棠两个，并不溜之乎也。过了一会，小棠又自走来对步青道：“这一下可不好了！我闯了一个大祸来了！我拿了那张照去问他，骂了他一顿，说他是假的，要去送官办他。古老三大为动怒，说我污坏他声名，要和我拚命，一路追来了。”说犹未了，门上报古三老爷到。步青尚未吩咐请进，古老三已气冲冲走了进来，忙说道：“这还了得！我办了一世的捐，从来没有坏名声，今日倒被你这个

引见——就是引见皇帝。清时凡是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考绩优异，或由主官保举的，或由关系各部带领引见。

流氓，拆了梢不成！”自己脱了长衣，大有争斗的样子。步青恐怕尚小棠和古老三相打起来，忙来拆劝，便道：“说这张假照的事，却不关小棠兄的事，本是张季轩说起来的。张季轩捐了多年官，交结官场，也不知多少，难道真照假照，他还认不的吗？这个照分明是假定了。老三，你却不要错怪了人。”古老三道：“你说我假照，你拿得稳么？”步青道：“照现在小棠兄身上，你拿出来看，中国捐官的执照，多也多极了，那有连年月日多是标红硃的？你欺侮我，也不是这样欺法的！”古老三道：“你说我照是假的，你敢签字吗？”尚小棠忙插嘴道：“不要说步青兄肯签字，连我都可以写凭据签字，说是你的捐照假的。”古老三道：“好好！就请签字说吧！”便向怀里揣出一张花鼓格的合同样式的纸头，念道：“立合同字人汪步青、古仲离，今因捐到几千几百几十号捐照，报捐二品顶戴候选道，一纸。如有查出此照确系假造者，罚银一万两；如系诬指者，罚亦如之。凭中立此为据。中见尚小棠。光绪某年某月某日。汪步青、古仲离同立据。”尚小棠一看，便叫管家拿出一枝笔，争忙签了字，便掷与步青，朗声道：“步青兄，你签，你签！这个事还扳不倒他，办他，那还成个话吗？”步青久已心恨古老三骗他的银子，那里还顾及别的，也就立刻签了字。仿佛这一次，古老三没有不吃亏的样子。古老三等到签了字之后，忙将那张花鼓格凭据收起，就翻脸对步青说：“去去去！我们同去见常宫保去！我们这个差使，原是常宫保委把我的。你也说我是假的，他也说我是假的，岂不于捐务有碍，故意煽惑人心吗？我的前程事小，于国家财政却大！这种奸商，不办几个，我们的捐，不用办了！”说罢，便怒狠狠的要拉他同走。小棠忙拉住，道：“古老三，不用野蛮。汪步青是有身家的，难道签了字，还会逃走不成？这个事原难听你一面的话，且待汪步翁查明了，定有个水落石出的。这张照在我中人手里，决不会吞没你的。诸事有我，你明日问我就是。”古老三听了此话，便约定明日定要回音，方能应允。尚小棠也拍拍胸脯，慨然自任。于是古老三兴辞而出。这里尚小棠方与汪步青商议办法。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科甲出身——原意是指应科学考试而被录取的人，这里用来比喻唐济川从学徒升到管帐，就象科甲出身一般。

二马车的水烟袋——一种老式水烟袋，外边没有铜套子与烟匣。

第二十四回 争戒指如夫人动怒 垫台脚阔门政宴宾

话说汪步青正在与尚小棠商量查办古老三假照之事，却好毕云山来请步青到金小玉家吃花酒。步青要拉小棠同去，小棠只得做了不速之客，一同坐马车到西荟芳去。彼此又在花酒席面上谈起此事。云山说：“这事原是张季轩发难的，我去请了张季轩来，还是求他指点吧。他的声气也通，常宫保那里他是常常去请安的，或者说句把话，也未可知。”步青道：“好却好，不过季轩一来，又要在我们面前充内行，我实在不服气！难道没有了他，我们连一些官场事体都不懂吗？”云山知道步青两次被季轩奚落，心中颇为不悦，便道：“季轩呢，这时候也无处寻他。我顺便邀我一个把兄弟来，这个人就是湖州陈太史。去年新从山西学台任上回来，向来和我来往。现在西安坊花巧林家，一请就到，他是个翰林，断没有一个做官的道理不懂得的。我去请来，一问便知。”步青此时官兴勃发，颇想交结几个官场，听说一个做过学台的翰林，那有不愿意意见面的，不但答应了，而且催着云山写请客条子去请。

不多一时，果然就将这位陈太史请到了。云山指引见面之后，便将步青如何捐官上兑，如何被季轩奚落了一番，如何尚小棠与古老三打架，如何立字任罚，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陈太史便问：“这张照现在那里？”小棠说：“现在我身上。”立刻取出，送过陈太史来看。陈太史接着，翻来复去，看不出一毫是假；而且年月之外，只有日子是填红字的，并没有一丝一毫破绽。陈太史道：“这个照并不假，怎的张季轩欢喜管闲事多嘴，吵得人心上不安？”步青走近前来，自己手里拿着那张照再看，仍旧和那天一张一样，第几千几百几十号，一丝也不错；照上花纹暗号，一丝也不改移。步青不觉大诧，恍如做梦一般，一时回过味来，方悔刚才签字卤莽，反被旁人笑话，说是自己花了钱，真官到手，反说是假官。自己弄坏自己声名，终究不脱这个买卖人本色。一时心里又羞、又惭、又怒，便问尚小棠道：“我虽一时糊涂，难道你也跟着我打面糊吗？”尚小棠道：“我又没有办过捐。我听见说是张季翁说是假的，他是上海第一流人物，难道会说假话么；所以我一听就气，一气就跑，一跑到他那里，就和他吵。我那里懂得假的真的？”说到这里，步青哑口无言。陈太史道：“管他真的假的，只要辨明了就是了。”云山道：“是的呀！辨明了，只要步翁不花冤钱就是了，何必这样发急！”步青道：“你看得不打紧，他要罚我一万银子呢！”陈太史道：“怎的要罚一万银子？”云山道：“不是刚才说过，他们立个什么合同。那个假，罚那个。”陈太史道：“这也由不得他罚，我明日亲自和常宫保说。他们当差使的，那个敢和上司来打斗？说开了就罢了。”步青听了，着实感激。云山也代他千恩万谢。只有小棠心里暗暗叫苦，好容易套着一笔生意，又被这个姓陈的拆穿了；白费心思，还要倒贴用钱。面子上又不得不装作正经样子。一时酒罢各散。云山和步青再四拜托了陈太史，叮咛而别。

这里小棠赶忙报信与古老三知道。此时古老三却不在金小玉楼下叶如花家。小棠知道老三别有藏娇之所，在六马路仁寿里。一气奔到仁寿里，敲了

靺（hú，音胡）觫（sù，音诉）——十分害怕的样子。

原差包探——原差，便是衙门中的公差。包探，又称包打听，是过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所雇用的便衣侦探。

半晌的门，也不见有人答应，只得折回古老三家里报信。谁知古老三正在家里，和他的如夫人斗口，两口子正在吵得不可开交。恰好小棠推门而进，古老三的如夫人，正在开门而出；两个人不知不觉，撞了个满怀。老三的如夫人冲门直出，像是要寻人拚命的样子。小棠不知原委，也不便拉转，听其忿忿而去。这里古老三也顾客人，披了一件长衣，一手扣钮子，一手就招呼东洋车，跳上车，便望南赶去。小棠也不便在古老三家中痴呆呆的候着；也只好随后追来。追不上几步，却看见垃圾桥河下，哄了许多人在那里立看。远远望见一男一女，正在互相争执。走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吵闹的古老三，一夫一妻，互相争扭。小棠看了不雅观，只得相劝，死命的拉他两人回来。一拉拉到古老三家中。古老三的如夫人放声大哭，说不出那种伤心悲切的样子。此时古老三反哑口无言，由他如夫人横七竖八的乱骂。骂停之后，方对尚小棠说道：“尚叔叔，你不晓得，我家老三愈嫖愈昏了！前回拿了我的金刚钻戒指，送了他的相好，也不管它，到底还是自家的东西；这回愈弄愈高了，他竟骗到我们女伴里东西，骗到龙太太的金刚钻了。弄得这龙太太早一趟，晚一趟，来逼我要还戒指。我这个死不长进的老三，也不知拿到那里去相与人了。害得我无脸见人！我好命苦呀！”说罢又哭；哭罢又骂。小棠等她骂完了，方说道：“这个金刚钻，是不是六颗小金刚钻镶成的？”古老三的如夫人喜答道：“正是，正是！你看见现在那里？”小棠道：“我看见在老三的一个朋友手上。”老三的如夫人道：“是那个朋友？”小棠正待说出，老三却在旁边做手势，要他不要说。不提防被老三的如夫人看见了，知道有些跷蹊，于是逼紧了要问。到底小棠被她逼不过，只得说道：“就是老三的朋友何子图拿去了。”老三的如夫人听了，顿时勃然大怒，指着老三狠狠骂道：“我看你去死不远了！我的兄弟两千五百银子，都被他骗光了！你怎的又被他骗上了，又骗你朋友老婆的戒指！那可不管你的朋友不朋友，脸面不脸面，我今天要定了！”说罢，一头撞在老三的怀里，要和古老三拚命。古老三急了。尚小棠方说道：“三太太，你也不必这样了。何子图这时候，还在家里未起身呢，不如赶到他家，问他要了回来，还了人完事。”古老三如夫人一想不错，也不与古老三商量，便哭哭啼啼自出门赶去。这里古老三急得跳脚，忙对尚小棠道：“完了，完了！我的包捐事办不成了！我这个姨娘赶了去，还有什么好话对何子图说，一定是得罪何子图，弄得不欢而散！”也不顾陪客，立即披了衣赶去。

尚小棠无精打采，倒把捐照的事搁过一边，只好专门做和事老人，替他们夫妻解和，也急忙赶去。赶到何子图家中，问古老三夫妻两个，已经来过，并没有寻着何子图。现在必定是赶到四马路何子图书店中去了。于是又追到何子图的书店里去，岂知古老三夫妻也到过了，在书店中打听了何子图在新清和里相好家里，古老三夫妻业已赶到新清和里去了。尚小棠知道一定要弄出笑话来的，也就赶来听笑话。一走到新清和里高小鸿家里，便听得楼上吵得热烘烘的。只听得古老三如夫人一个人的声音，咕咧咕噜，不知说些什么，其余都是鸦雀无声。小棠上楼一看：只见何子图面红耳赤，坐在烟床上，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满房中娘姨大姐，撇了一张嘴，并不招呼客人。一种冷淡光景，实在令人难受。子图一抬头，忽见小棠来了，喜出望外，并不去理睬古三太太，便自拉了尚小棠，到外间来商议，且说道：“现在我这个戒指业已押在一个朋友家里，我这里又有别的一个钻石戒指，在我手里。你随便拿去押上六七百洋钱，赎了那个出来，省了些事，还了她吧！”小棠道：“你

不说这个钻石戒指也是别人的吗？押了这个，赎了那个，这个戒指的主人来问你要取还，你又怎样呢？”子图道：“那不 300 管它了。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为了这个钱，便这样认真，这算得什么？你看北洋阮大臣，他少年的时候，那一个把钱看的这样认真的？你不用管，赶快弄了来吧！火烧眉毛，且顾眼前。暂且把这个怨鬼送退了再说！”小棠向来知道子图性情是爽快的，果不多时，押了一个，赎了一个，当面还了古三太太。大家都觉无趣，兴辞各散。

古老三正要送他如夫人回去，小棠拉住道：“暂缓一步，我有话说。”于是立在马路上，将陈太史的情形说了一番。古老三想了一会，道：“不怕，常宫保的上，是和我把拜的。他现在北协诚抽烟，我去找到了他，要他屏之门外，不见这个陈太史。我们还是要敲他姓汪的竹杠。”说罢，即刻吩咐如夫人先回，自己即与尚小棠同到北协诚楼上来开灯。尚小棠和古老三一上楼，堂倌小阿四便拿了几张纸片，递与古老三。古老三接着一看，都是请他吃花酒的。最后一张，写出一个姓周的，请到公阳里金菊仙家。上面写出“有要事商量，立候立候。”古老三一看，便对小棠说道：“请坐一坐，我去去就来。”小棠知道这个姓周的，是个道台衙门门政管家，素与古老三交好，想必又有机会可图，故此匆匆而去。

小棠一面吃烟，一面静想，不觉沉沉睡去。睡到傍晚，堂倌小阿四来招呼，说是要吃晚饭快哉。小棠方睁开眼，问甚时候了。小阿四说：“八点钟哉。”又睡了一会，始能收拾起身。忽见古老三醉醺醺的走来，满面红光，一脸酒色私欲之气，竟忘记自己本题，是来找常宫保的门政二爷的。匆匆即出。走到半路，方才想起，重复回到北协诚烟间。寻了一会，也未见着，只得和小棠二人赶到洋务局常公馆商量。这位门政仍不在家，各人只得暂且分手而回。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咕吟——机灵。

奉天——即今辽宁省。

第二十五回 炫东家骗子吹牛皮 押西牢委员露马脚

话说古老三、尚小棠当夜为了捐照的事，去寻常宫保门政，商量一切。一时急切难见。次日一早，尚小棠又赶到古老三家中，催逼老三来寻。是日恰逢礼拜，老三正是游散的日子。老三便写了请条，约了这门政，到海天春便饭，并约小棠一同晚餐。到了晚间，小棠遂赴古老三之约。其时半夜笙歌，六街灯火，正是嘈杂的时候。小棠惦念着陈太史之事，无心留恋，急急忙忙，走到海天春，寻到古老三座上。一看，满座坐的都是熟人。除了道台衙门门政周荣卿，便是常宫保门政，以及包探癡痢阿五，新衙门差头林老头儿；再有几个报馆访事的。主宾杂坐，颇极欢洽。也是满堂声伎，并不寂寞。尚小棠也便坐下，叫局点茶。无非是些老花样，也无可记的。

酒阑人散，老三便对小棠说：“那件事已经办妥了，你还是今夜讨回信去吧。”小棠点头称是，遂各自分散。小棠再跑到汪步青公馆里。步青并不在家。又寻到金小玉家去打听毕云山，恰好云山、步青都在一起。彼此招呼让坐，问及古老三那张合同之事，小棠只推不知。等不一会，楼下传呼客来，有人走上楼梯，即问：“毕老爷在么？”小棠侧耳听去，明是古老三的声音，深恐两头见面，说话不接头，露出马脚。幸喜毕云山乖巧，知道汪步青这个人，有财主脾气，不愿见古老三的面。忙呼娘姨大姐，领到外间坐下。小棠也不出去，静听古老三发话，无非是一派夸张之言。一会又说：“我是新拜北洋阮大臣门下，方才弄到这个差使。这里上海道，就是兄弟的把兄弟；这里新衙门委员，都是兄弟的晚辈；就是常官保，也不敢难为兄弟。见了兄弟，还要客气三分。我本来不愿意当这个差使，因为马上就有阮大臣的兄弟，调我兄弟到苏州去做带兵官，我不过暂时代人经手的。我的东家，也是阮大臣本家。云翁，你想像兄弟这般的人，难道会做假戏的吗？步青未免太多疑了！”云山听了这一派炎炎大言，竟无从回答，只得唯唯称是。古老三又道：“步青他既敢和我立合同，我也不怕他少的！步青他当的买办，我会有本事，明天就要常宫保撤他的差事！”步青在里房，虽未听得明白，倒是云山捏了一把汗，恐怕两个人见了又打架，忙敷衍过去，请他到楼下自己相好的地方暂坐，迟刻再说。古老三扬扬得意，即分手下楼，走进叶如花房门，对着叶如花道：“这些臭买办，弄了几个钱，又不懂做官的道理，便要和人拌嘴，这不是梅香要和小姐争风吗？”如花也觉得做着一户有光彩的客人，自己脸上也添了光彩；也可借此在相帮、乌龟、娘姨、大姐面前，吓吓他们。一时便兴头的了不得。忽而说茶冷了，又不换茶；忽而又说烟烧坏了，又不换烟。打鸡骂狗，弄得楼下人一片声快响。小棠静听，声声入耳，不觉暗中好笑。原来上海这班富翁，如此无用的，从此遂起了一个轻视之心。

这里云山受了古老三激刺，不觉动怒，接连写了几张请客条，到处找寻陈太史。——回复俱说不在。云山反急了，送了客走之后，便到陈太史公馆，亲自来寻。坐待许久，也未见回。大家都是酒色昏迷之辈，除在火头上不能办事，一时火性过了，又将这事搁起来了。倒是小棠，专在此中讨寻生活，反催了古老三好几次，要向汪步青索这笔罚款。汪步青只要自己捐照不错，不上人家当，那张合同上，罚款不罚款，以为有了陈太史这位朋友，断不误事，也置之九霄云外，并无心挂及此事。单单一位尚小棠，以为这些富翁都

是无用的废物，乐得讹诈几个钱花用花用。

大凡人一存了歪心，就没有好结果。于是日复一日，时时逼着古老三，来催云山向步青要立索罚款。云山始而不问，继而看见古老三势脉来得凶，自己想想，也犯不着帮了汪步青得罪古老三，就此向外推出不管。古老三又只得来逼步青。终是贼胆心虚，又恐过于激烈，惹起旁人代抱不平。无奈节关已近，别处再无张罗，又经不起小棠的日夜撺掇，久而久之，竟忘其本，几次来向步青力索。步青不是推出门，就说是生病。古老三看得待他太淡薄，也不免动了真气，看看节期将近，又是步青亲笔签字的东西，这一次要弄不到手一笔大钱，上海也不用住了！竟自横了心，向各处书差说好了，竟自在新衙门告了一状。新衙门向来老例，只要有了公事，便可出票传人。过了几日，新衙门传票出来。大家以为此案，都可以借此发财，那一个不赶着去办。不一会，传票到了汪步青的公馆里。汪步青一见大为不悦：世上那有捐了官，一点光彩事没有进门，倒光吃官司。然而木已成舟，怨也无益，只得硬着头皮，再去找云山。再由云山去催陈太史，说不了，再破费几个、送礼请花酒。果然捐了官，便有了声势，那怕就在这里打官司。这些场面上的人，都肯帮忙的。传单一到，早已有人，通知商会，做了保人。这个案子就此延搁下来了。古老三向来声气广通，但是认识一班当底下人的，不是管家，便是包探原差。古老三虽然满身官气，满口官腔，终是嫖客出身，脱不了滑头格式，滑头脾气，究竟于官场一道，多半隔膜。看官，你想，造一张假照，尚且不会得标殊，连个年月都一概会得红字，其余没有见过世面的笑话，多也多极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当时新衙门把这件案子延搁下来，大家彼此没事，也还不至于失面子。谁知古老三手头空虚，一心要想发横财，日日去递催呈。新衙门不得已，又出传票。汪步青事到临头，也知躲避不过，只得自己去寻陈太史。陈太史知道步青是个富翁，也便降格相从，请进客厅会面。步青再四恳求。陈太史不得已，就在客厅当面写个信，送到常宫保公馆里去。常宫保回信说不在家。步青只得托了又托，暂且辞出。到了第二日要上堂时候，步青只推有病，叫一个跟班的投到。新衙门委员，知道他是体面商人，也不好发作，只得暂且搁过一边不提。这里步青着急，等了一日，陈太史回信，也不见到，不免又到陈太史公馆来催。陈太史说：“我现在有一笔帐，尚缺二千银子，实在心绪不佳，不暇顾及老兄的事情，千万你去托别人去吧！”步青一时福至心灵，便道：“这是小事，只要老兄肯代兄弟帮忙，这些小事，马上就送来暂用，决不误事！”陈太史道：“我们虽心性相投，究竟是萍水相逢，那可就讲通财大义呢！”步青说：“客气！将来仰仗的事多呢！”陈太史道：“如此我是脱空了身子没有事，我便今日代步翁办去。”彼此约定，告别。一时步青送到二千银子庄票。陈太史马上就到常宫保公馆，告知此事。常宫保马上吊了门簿一查，查了许久，并没一个姓古的是办捐务差事的。显系假冒讹诈，不禁大怒，立刻传了新衙门委员到公馆，吩咐要他拿究严讯。新衙门委员遵奉宪谕，回了衙门，立刻加差锁拿。这里门政得了消息，赶忙到古老三家里报信。偏偏老三不在家中，只得告知古老三的如夫人。如夫人又听不清楚，也无从去找老三。真真古老三晦气临头，新衙门的差人并不到别处去寻古老三，偏偏走到西荃芳叶如花家去寻，一寻就寻到了。不由分说，

竟自和包探走进房门，一链子锁了出门。你推我挽，把一个古老三和强盗一般，捉到巡捕房去。这里早有人通知汪步青。步青又连接陈太史的信，知道详细情形，喜不自胜。

次早即预备上堂打官司，赶忙办齐了二品顶戴，买大帽子装顶子，好不兴头。这里又有人通知尚小棠。小棠知道此事一定要连累到身上，左右一想：“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如溜之乎也，乐得大家干净。”主意已定，连夜赶上轮船，回到南京去了。单只剩下古老三。次晨一早，解到公堂审问。一时汪步青也到新衙门候讯。堂上问到这案，开口便问古老三是那一年奉札，古老三道：“我并未有奉过札子，不过代朋友帮忙劝捐的。”华官一想，这头一句话，就问不出他的假冒凭据；外国人最重凭据。同坐有领事，未便再问下去。就改口问道：“你如何借端拆梢汪大人一万银子？”古老三道：“我们并不敢拆梢汪大人。现有笔据在此，请堂上细看。”说罢，便将合同呈案。堂上问官打开一看，便问谁先写合同，汪步青道：“是他写好来的，要我签字的。”堂上又问见中是谁，汪步青说：“也是他的朋友。”堂上又问见中何在，原差赶上前低声说道：“见中昨夜已经逃走了。”堂上就拍案大怒：“这么说来，不是显系圈套讹诈拆梢吗？”外国领事最恨的是拆梢，也指着骂道：“代姆俘虏，代姆俘虏！”堂上华官见了领事动怒，只得判道：“拆梢是真，罪应监禁六个月。”领事道：“太少，太少！要监禁一年！”遂批定一年。华官心中，又恐外国人疑心得了富商的银子，又将汪步青传上来，说道：“你干不该万不该，不该签这个字。姑且小小罚你一罚，罚你五百银子，做善堂公款。将此合同销毁，完案。”下面原差便吆喝把古老三带了下去。汪步青也退了下来。听见古老三发感慨道：“今而后，我晓得交结包探差人，竟自不能帮我一些儿忙的。”浩叹而去。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办军装太守开颜 送首饰商人垫本

却说汪步肯为着捐官，几乎上骗。幸而古老三的假委员破案，自己占了上风，十分感激陈太史。又因这一来，官场的声气，觉得通了好些；仔细想着，并没什么不得意。

这天，从家里出来，想去找张季轩谈天。马车刚出弄门，忽然见南头一部包车，内中坐着一人，不是别个，正是旧友单子肃。步青忙叫停车。子肃也下车，二人同到公馆。步青让子肃到花厅上，升炕坐下。子肃道：“步翁到那里去？”步青道：“兄弟今天抽空拜两位客，没甚事儿。子翁光降，必然有个道理。我们多谈一会儿不妨。”子肃道：“兄弟也没甚事，只因要到广东去，替敞东张罗一注买卖。官场的应酬，步翁是知道的，免不了靴儿、帽儿、补儿、顶儿。步翁，你如今是二品顶戴，做大人了。那从前的五品补服好借给小弟用一用么？靠着步翁的福，将来二品是不敢指望，只要升上一级，弄个从四品的起码大人，阔他一阔，就是万分之幸了！”步青道：“子翁也休过谦，兄弟却没捐过五品衔。只是这补子还有，从前本打算捐五品的，因此托人打从京城里买了两副。这种东西，我们上海却买不到，待我送给你吧。”子肃起身道谢。步青就去把补子找出来，送给子肃。子肃再三称谢而去。

慢提汪步青便去拜客，再说单子肃系买泐洋行的买办，正是个五品衔候选知县出身。买泐洋行因他合官场联络，特地访请的。每月薪水银三百两。订定合同，一切应酬费用都归洋行里贴补。子肃得了这个美馆，说不得在外面张罗。一年多，未见主顾，银子倒用去三千多两，觉得对不住东家。这回破釜沉舟，远行一趟，却指望收它个一本万利哩。

闲话休提。当下子肃搭上轮船，到得广东省城，找个客栈住下。同伙去了两位。所喜广东官场倒有几位熟识的，逢路打听。可巧广西派了一位委员，陆襄生陆大人，到上海采办军装。这陆大人是候补知府，合广西常备军总统李启荏世交关亲的，因此襄生在他营里当营务处；只因添招马队，去打土匪，所以要添办军装，陆大人才到广东哩。子肃打听得这个消息，当天就去拜陆大人。襄生不知就里，挡驾不见。子肃连忙送了他家人门包五十两。真是银子说话，哪容襄生不见么？这次去拜，自然请见了。子肃与将来意说明。襄生诧异已极，并不很信。次日午间，子肃着人送一桌满汉席给襄生。襄生看那手本，原来单敬送的。襄生打定主意不受，吩咐来人道：“我在客中，一个人也吃不了这桌酒席，你抬了回去吧。”来人哪里肯听，请一个安，回道：“主人再三交代，总要请大人赏收。”襄生决意不受，硬叫他抬了回去。不多时，子肃亲自押着酒席，仍复送来，禀道：“这点儿敬意，不算什么，总求大人赏收才是！”襄生道：“兄弟一个人，再也吃不了，白糟蹋了可惜，子翁抬去转送别人吧。”子肃道：“大人可以请客的。”一句话提醒了襄生，暗道：“广州府请我吃过饭，我何不转送给他。也见我们交情。”主意已定，便应允收了。赏给来人两块钱。子肃坐谈一会儿自去。晚上子肃又到襄生寓

太史——明清两代，称翰林为太史。

学台——即学政，也称学道、学院，是主持一省学政和科举的官员。

道台衙门门政管家——就是道台衙门的传达总管。

里，约定明天去逛花艇。襄生喜的是珠江风景有趣，一口应允。

次日，襄生早起，正在梳洗，家人回道：“单老爷来了多时，在客厅上等着哩。”襄生忙道：“快请他上楼来。”家人便去把子肃请上楼。襄生道：“累子翁候久了，多多有罪！”子肃连称不敢。家人送上早点，襄生邀子肃同吃。家人收拾好了烟具，子肃见他一支枪是假有匡竹的，倒有了年代；一支是化州橘红做的；一支是茅竹镶银的；都不甚精致。烟灯也不好，是遂生烟具铺买来的。当下襄生吃过早点，早有家人把烟泡子上斗。襄生躺下，举起枪来，呼呼的抽了四口，再行掉边，照样也抽四口，这才让子肃道：“子翁，尝尝我这云南土好不好？”子肃真个躺下，吸了两口，道：“好是很好，就只淡些。卑职有藏下的云土陈膏，那是好极的。还是那年中国合日本打仗时买来的，有十多年了，那面子上结了一层绿油。卑职问过他们吸烟内行的人，都说，这烟吸了连痲病都医得好，不要说什么肝气、痰喘、胃脘疼痛等症，那是烟到病除。”襄生听了大喜。原来襄生本有胃脘痛病，所以吸上这烟，也就只早起八口，是紧要的，以后吸不吸听便。他候补时倒不妨事，尽管独自一个吸，没人来问罪；偏偏进了营盘，又是簇新常备军营务处，自己知道要使出些文明的劲儿来，不好意思公然摆出烟具吸烟。没法儿，早起关着房门，躲在帐子里面吸，无奈烟气是关不住的，一丝丝的透到外面，门外的人都闻着有些香味，大家暗中知道，陆大人是有烟瘾的。因他是总统的亲信人，谁敢在虎头上捉虱。自此襄生的烟吸得根牢蒂固，再没有后患了。只是向来躺着吸不敢昭彰，也无心讲究这烟膏烟具，觉得不甚爽快。此时听得子肃说有那样好烟，不觉馋涎欲滴，暗道：“据他说那烟，吸一口足抵八口，不知道他肯送我不肯？”想罢，趁势问道：“子翁，这烟有多少呢？好借几钱尝尝么？”子肃道：“大人要吸，待卑职去取来，这原是为着大人们预备下的。”襄生喜道：“那如何当得起呢？”子肃忙写一个字儿，叫家人去把小皮箱里两只白磁缸取来。二人入榻闲谈，襄生道：“我们要算一见如故，不拘形迹的了。你再休大人卑职的闹起来，我们还是结了异姓兄弟吧。”子肃道：“卑职那敢仰攀？既承大人如此错爱，卑职就拜大人做老师，明天备礼过来。本来卑职仰慕大人，也不止一天了，好容易会面，一面跟着大人学些乖，再求大人栽培栽培，也好出去干点儿事业哩。”襄生道：“子翁太谦了。”不料子肃从此改口，不闹什么卑职大人，口口声声叫襄生老师，自己称门生。襄生居之不疑，十分畅快。

一会儿云膏来了。襄生看时，原来两个大白磁缸，约莫有六寸围圆，八寸来高，两缸足有五六两。不觉大喜，连连称谢。子肃把缸打开，就在烟盘里取一个小银盒子，把那根象牙烟梢挑出，挑满了一盒，便去替他卷了一口，上了斗，双手捧枪送给襄生。襄生吸过一筒，觉得异常舒服，赞道：“好极了！我自从吸了这几年烟，也没吸过这般好烟。但是这么两大缸，我受了也觉不安，收了一缸吧。那一缸你留着自己吸。”子肃道：“门生吸烟本是没瘾的，家里还有，老师尽管留下。”襄生笑逐颜开，只得收了。当下又额外多吸了两口，子肃也陪着吸。襄生叫家人又挑满了一盒，带到艇子上去。子肃身边掏出一个金表，看时已是一下多钟了。子肃道：“我们去吧。”襄

洋务局——清代办理外交事务的机关。

炎炎大言——说大话。

庄票——旧时钱庄的支票。

生道：“我想吃过饭去。今天炖了一只鸭子，还有广州府送来的几样菜哩。我又叫他们买下了蠔，不吃却糟蹋了。”子肃道：“艇子上的菜，也还下得去，门生特地叫他们备了两桌，还约了两个朋友，在那里伺候老师。这两个敞友，弹唱都内行的。门生觉得广东调不好听，还是串几出二簧西皮有趣些。只怕他们都在那里候久了。”襄生道：“你太费心，也罢，我们就去。”

二人又躺了一回，这才叫家人取出衣服换好。原来是件湖色熟罗夹衫，蓝宁绸大襟夹马褂，衬着一张黄中带青的脸皮，十分出色。轿子搭到楼下院子里，二人同上珠江，直闹到晚间十一下多钟，这才散局。子肃果然拜了襄生做老师，送了襄生一副烟家伙，据说是八百两银子买的。襄生是久在两广，知道上副烟家伙要值千把两银子哩。

混了几天，同上轮船，买的是鲤门大餐间票子，都是子肃惠钞。那两个会唱戏的朋友，也跟着同回上海。难得风平浪静，子肃见襄生闲着没味儿，便凑趣道：“老师会碰和么？”襄生触着旧兴道：“那是我最喜的事。自从到了广西，此调久已不弹了。”子肃大喜道：“趁着在船上没事，我们凑成一局好不好呢？那二位挨位朋友，要算得好手。”要知挨拉朋友，就是会唱戏的人，都是宁波原籍，却生长在上海的。一是余小春，一是周大喜。子肃虽说他们是挨拉朋友，其实两人说得一口好官话，挨拉的土音，早已没有了。子肃要说他碰和好，特提出他是宁波人来。闲话休提，当下叫人到帐房里去，借了一副麻将牌来，调开桌子，四人上局。余、周、单三人约定了，只许输不许赢，说明一百元一底。上场第一副，是子肃平和。子肃道：“我闹了个锅盖和，今天要输到底的了。”襄生打起精神，接连和了五副，连了三个庄，面前排了三大注洋钱。小春、大喜还好，子肃早输下了六十块钱。八圈打罢，三人都输了，襄生赢到三百五十七元，觉得不畅快，再连四圈。上场时，襄生牌风不好，一圈下来，输了八十多块；第二圈襄生的庄，起出牌来看时，倒有十二张筒子，三张一筒，一对九筒，二三四五六七八筒搭着一对九万，把九万拆开发下去，小春碰了。轮着襄生摸，可巧摸着一张一筒，襄生且不开招，把那张九万又发了。对面大喜发下一张七筒，子肃道：“筒子要留心哩！”转过来襄生摸一张九筒，分明和了，却嫌副子不多，便把一筒开招，摸着一张五筒，把牌摊下。三人见是清一色，都站起来齐声赞道：“好牌！”子肃道：“了不得，四十二加八是五十副。自摸两副，五十二副三番四百十六副；三百副封门足够了。一家要输六十块钱，横子加算，这还了得！”小春、大喜笑道：“我们每人预备一千块钱输，大约够的了。”子肃也笑道：“只怕要输到一千光景哩。”话休絮烦。四圈碰完，襄生足足赢到八百六十三块。子肃输到五百二十一块，道：“还好，只输了一半！”次日晚上，又是一局。襄生赢得不多。船到上海，公馆早已预备停当，一切都是单、余、周三人料理。天天吃花酒、碰和、看戏、吃番菜、逛花园，自不必说。大约襄生虽人仕途，也从没经过这样舒服的日子，又妙在要什么有什么，先意承旨的这般有趣。

一天，走过大马路，见有一家天宝银楼，襄生想起现在的金价便宜，打他一副金镯子，倒还上算，便叫停车，进去说明打一副六两重的金镯子。铺子里自然应允。襄生回公馆后，却早忘怀了。隔了十来天，襄生在兆贵里黄翠娥家吸烟，忽见他家人领着铺里的伙计，送上一盒首饰，两对镯子，都是金的，连嵌钻石，约莫值一千几百银子。襄生道：“我用不了这些手饰。”那伙计道：“这是单老爷付过了钱，叫我送来的。”襄生只得收了。翠娥向

襄生要首饰，襄生送她一对环子，上面两粒钻石，却是真的，足值三百多块钱。翠娥也满心足意了。晚上便请子肃吃酒，见面再三道谢。正在豁拳行令的时节，却见家人送上一封信来，襄生取来看时，原来是他的家信，拆开一瞧，才知他兄弟和他商量一家南货铺召盘，打算盘他的，还短三千块钱哩，襄生拉着子肃商议。子肃劝他只管叫令弟盘下来，三千块钱有处设法。襄生重托了他。次日下午，子肃匆匆赶来，手里握着一张纯大庄的票子，交给襄生。襄生看时，果然三千元，很觉得不过意，道：“这注钱，我要出张借纸，照大例八厘起息吧。”子肃道：“什么话？老师要用钱，哪里还须写什么借纸，起什么利息？”襄生道：“我心里很是抱歉，既然如此，只好暂挪用的了。”子肃道：“正该如此。”当下席散无话。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谈交易洋行爱国 托知音公馆留宾

却说单子肃在黄翠娥家席散后，仔细盘算帐目，应酬那陆襄生的银子，已经花到六七千两，踌躇道：“再垫下去，外国人就要发话了，赶紧和他谈这注买卖吧。”想定主意，次日请襄生一品香吃午饭，余小春、周大喜同去，直候到两下多钟，襄生才到。子肃坐了主席，请襄生点菜，开了两瓶外国酒，一面吃，一面闲谈。子肃道：“正是老师办军装的银子，汇到没有？”襄生道：“银子么？我已经打电报去催过了，只是我们总统吩咐办三千杆德国新式枪，前天来电，又说只要办两千杆哩。”子肃登时脸色呆了，道：“哎哟！门生早经告知了外国人，说的是三千杆。如今只要两千杆，这便怎处？”襄生停了半晌，答道：“这是没法的事，你赶紧回复外国人，且慢办货，只等广西电汇的款子来到，便订合同。”子肃忖道：“这是我错了，应该早些和他订了三千杆的合同。如今少做了一千杆枪的买卖，吃亏不小。也罢，还有两千杆哩，加上皮带水桶等类，每件多开他几两银子，也就补得过来。”想定主意，便对襄生道：“全仗老师做主，门生便去通知外国人，只怕他们已经办齐，那就费了手脚。”襄生连连称是。大餐已罢，子肃躺在炕上替襄生烧烟。襄生道：“贵行里的军装器具都有标本么？”子肃道：“怎么没有？门生现带在此。”说罢，站起来，在一个皮包里取出标本，给襄生看。原来襄生虽说在营盘里当营务处差使，却从没到过外面，没见过这些东西，只新式枪还认得，其余饭桶、水桶等类，一概不知，看了半晌，只觉得图画精工，十分叹羨。子肃道：“老师到底是办军装的内教。不瞒老师说，上海滩上，就只敝行存心公道，不惜花了重费，派人在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天天调查，见他们出了一种新式器具，便绘图来预备各省采办。老师是知道的，办军装的弊病，饶他赚够了钱，还没好货色给人家。敝行的东家，原也是中国人，不过在新加坡多年，倒像个外国人。这行是合荷兰人拼股开的。他常说我们中国人替中国人办军装，本是为将来保护中国人用的，断乎赚不得钱，只不折本便可承办。那些靠着军装赚钱的人，都是丧尽良心！要晓得枪炮不中用，打起仗来，伤了多少同胞的性命，这罪孽却不小！他所以不愿在这军装上面发财。老师，你遇春我们这班人，也是合该广西人有造化哩！”襄生大喜道：“别说贵行办的军装好，广西人有造化，就是我遇着你这般好门生，我的造化也就不小。”子肃哈哈大笑道：“老师快休这般说，被人家听得，倒像我们无私有弊了。”小春、大喜齐道：“那倒没这般人说我们作弊的。再者，真金不怕火来烧，就是有人胡说，也不相干。”子肃点头称是。当下襄生过了瘾，各自散去。

次日，襄生又打电报到广西去催款。两天没得回电，襄生着慌，叫人到电报局去打听，才知梧州的电杆被土匪折断了数十枝，电线也断了，报却打不通，正在那里赶修哩。襄生只得耐心守候。子肃又来探信，襄生说知就里，子肃没法辞去。

襄生在寓无聊，想到黄翠娥家吃晚饭去，忽见家人递进名帖，襄生看时，原来姓鲁名国鳌，背后往了一行小字，是仲鱼行二。襄生从没会过这人，只得叫请。一会儿，仲鱼下车进来，襄生见他红顶花翎的，知是一位二品官员。当下让坐送茶。仲鱼道：“久仰襄翁的大名，幸会，幸会！”襄生问起来由，

才知这仲鱼是二品衔直隶候补道，也因办军装到上海来的。只因人地生疏，无从请教，打听得知襄生也是办军装来的，因此特来拜候。二人寒暄一会，谈到军装的事。襄生不愿把实在情形告知他，敷衍一番。仲鱼探听不出个道理，只得别去。

谁知上海市场上的信息，通灵得极，早有人知道鲁仲鱼是直隶委来办军装的，就中有一个掮客姓黄名时，表字赞臣，赶到仲鱼寓处拜访，仲鱼请见。赞臣分外谦恭，口口声声称他观察，自称晚生。再三献勤道：“上海采办军装，弊病说不尽，除非我们体己的人，才肯说实话。那军装在外国却不很值钱，到了中国，就长出几倍价目，其实都是他们洋行经理人赚钱，以致我们吃亏。晚生倒认得和瑞洋行里一位买办，他也是吴县人，合晚生同乡。这人姓余，表字伯道，生来鳃直，从不知道掉枪花的。观察要合他谈谈，晚生去领他来。”仲鱼喜道：“好极，费赞翁的心！但是客寓里不便说话，兄弟请在番菜馆吃饭再谈吧，就烦赞翁陪客。”赞臣道：“晚生的意思，番菜馆也不便久坐，晚生倒有一个极清静的地方，不晓得观察肯去不肯去？”仲鱼道：“既如此极好，为什么不肯去呢。”赞臣道：“晚生放肆说，有个私人谢湘娥，住在三马路。晚生向来做她的，今晚就在她家摆酒，请观察和敝同乡谈话吧。”仲鱼脸上登时呆了半晌，道：“这些地方，兄弟是不去的。”原来仲鱼久惯官场，深戒嫖赌。赞臣道：“本来堂子里如何好褻渎大人，只是上海和别处不同，外省官府来到此地，总不免要走动走动，也没人来挑剔的。再者，此地的大注买卖，都要在堂子里成交，别处总觉得散而不聚哩。”仲鱼转过念头，答道：“既如此，为着公事倒不能不破例的了。”赞臣大喜，合仲鱼约定晚上送请片来，辞别自去。仲鱼心下踌躇，不知这黄赞臣究系何人，他的话靠得住靠不住，委决不下，等到七下多钟，果然有人送来请片，是三马路谢寓。黄赞臣请的。仲鱼便叫套车，车夫本来认识，到了谢寓，仲鱼上楼，果见赞臣出房迎接。湘娥淡妆素服，妖艳绝伦。那房间里陈设，虽也平常，好在雅洁可爱，心里倒觉舒服。赞臣引见那两位客，通知姓名，一是常熟翁六轩；一是元和萧杭觉。那二人深知仲鱼是采办军装的道台，十分恭维。仲鱼自觉光彩，便问赞臣道：“贵同乡约过没有？”赞臣道：“请过两次了，怎么还不来到？”回头对娘姨道：“快叫相帮再去找余老爷。”相帮去了半天，才来回道：“余老爷回苏州去了，兰桥别墅说的。”赞臣道：“他说几时回来？”相帮道：“他没说，只说余老爷家里老太太病重，只怕一时不得回来。”仲鱼插口道：“要算兄弟无缘。”赞臣道：“不妨，待晚生写信去催他来吧。”当下客齐，摆上席面。赞臣虽然满肚皮的心事，脸上却不放出，勉强打起精神应酬。不料仲鱼一意只在公事上面，绝没心情合他们顽耍，见买办不来，便欲告辞，碍着面子，不好意思，勉力奉陪罢了。赞臣请仲鱼叫局，仲鱼只是摇头不允。这个当儿，却被同席的萧杭觉看出他是曲辫子来了。只为是赞臣口里的一块肥肉，不好就夺过来，提起精神合仲鱼讲些闲话，做出满面孔正气。仲鱼倒觉钦佩他。再看别人多只叫一个局，杭觉后面却坐了三个倌人。他那服装束，都很值钱，举止也还大方，像是个世家子弟，气味相投。赞臣虽精明，到底不脱滑头习气，便思请教杭觉一番话，也碍着赞臣，不便发表。酒阑客散，自回客寓不提。次日，仲鱼那里有人来拜，看名片上写的是萧虚二字，仲鱼诧异道：“原来上海人拜客，都不

消素来认识，就好投名片的；倒要请他上来，看是何人。”想罢，便吩咐家人道请。不多时，客上楼来，仲鱼一眼见是杭觉，这才明白，原来是熟识的，只没知道他大名。当下会面甚喜，谈了许久才去。次日，仲鱼回拜杭觉，见他公馆房子很宽敞，一般有马房、马夫、马车，门口还排着许多衔牌，知他上辈是署过上海道的。杭觉请他在花厅上坐了。仲鱼见他花厅上列着四个熏笼，都是铜的，古色斓斑，十分可爱，问起来才知是汉朝之物，因而谈到古玩。杭觉请他到书房里，把家里藏的珍贵宝石，名人手迹，一齐搬出来，给仲鱼看。仲鱼最喜这些东西，一一品题，大约假的多，真的少，就只一部米南宫的手迹，倒还像真，约莫值百来两银子。杭觉说他这些书画，都是重价买来的。当天杭觉叫厨房里备了菜，请仲鱼吃饭。虽是五盆八碟，却也样样丰盛可口。仲鱼在客寓里没吃过一顿好饭，这时胃口顿开，饱餐一顿，赞不绝口。杭觉道：“五马路洪寓的菜，比别处好得多，今儿晚生本打算在他家请客，屈观察去一陪吧。”仲鱼应允。晚上果然到洪寓。杭觉请的客，却合赞臣不同，问起来都是官家子弟，摆酒又叫双台。仲鱼愈加信他是个阔人，银钱上先靠得住，不觉想把自己的正经公事和他谈几句。酒后客都散了，仲鱼拉杭觉躺在榻上，问道：“杭翁住在上海多年，总知道军装洋行哪家公道些，还望你指教，指教！”杭觉道：“观察不问，晚生也不敢说。只因办这事的滑头太多，就是黄赞臣，不是晚生背后说他，也就不甚靠得住哩。晚生却合采声洋行的外国人熟识，要合他们做买卖，连九五扣都可以省却。观察不信，到别家去打听行市，就知道他家的货色，便宜得许多。”仲鱼大喜道：“既然如此，你何不早说？我款子都是现成的，讲定了价钱，就好订合同。”杭觉道：“且慢，晚生先去找行里的外国人，约定时刻，合观察会面，那时再讲价钱不迟。”仲鱼称是。当晚各散。

隔两日，杭觉来找仲鱼，道外国人约的，明天十二下钟在一品香会话。仲鱼道：“甚好。”杭觉道：“晚生还要赴几处的约，我们明天在一品香会吧。座呢，晚生去定好，写信来通知观察便了。”仲鱼道谢，杭觉自去。次日果然有人送来一函，是杭觉知会仲鱼定的第一号。仲鱼看表上已是十一下半钟，忙换了衣服，套车到一品香。直等到十二下半钟，杭觉领了个外国人来，脱帽为礼。仲鱼只是点头。通问姓名。杭觉的外国话原来甚好，翻译出来才知他是穆尼斯，英国伦敦人，东洋行的总经理。仲鱼生性最怕外国人，见了上司倒能不惧，侃侃而谈的；见了外国人，说不出那一种忸怩之色。他的意思，觉着外国人的势力，比上司大了百倍。外国人说的话，上司尚且不肯驳回，何况自己？又且他们文明，自己腐败，有些愧对他哩。这种踟蹰的样子；早被萧杭觉看出，肚子里暗暗的笑他。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满汉席——清代对盛大的宴席，称为满汉全席。

手本——当时下官见上官时，写官衔姓名的帖子。

第二十八回 穆经理行踪诡秘 萧翻译酬应精明

却说萧杭觉见鲁仲鱼合穆尼斯会面，踟躇不安，知道他初见洋人，有些畏惧，不觉暗笑。穆尼斯问仲鱼官阶姓字，由杭觉一一代述。侍者送上菜单，穆尼斯点定，侍者见请的洋人，那敢怠慢，分外服侍得周到。穆尼斯把标本取出，交与杭觉递给仲鱼看。仲鱼打开时，见有些快枪的样式，知道是军装标本，就只种类太多，又没译成中国字，一件也说不出名目。幸亏自己带了一张原开的单子，只得托杭觉按图搜索。那消半刻，杭觉都替他圈了出来。恰好上菜，仲鱼一面吃汤，一面看那标本。不料六寸阔的袖子一拂，一碗蘑菇鸡丝汤，拍的翻了转来，连碗打得粉碎。标本上，衣服上，都污湿了。穆尼斯瞪着眼睛看他，杭觉只是好笑。仲鱼不觉失色。侍者听得响声，赶来收拾，并不提起赔碗，又拧了两块面巾，替他擦干净了衣服和标本。且喜这汤来得很清，没甚油腻。衣服上虽有些湿痕，却还没变色；那标本倒擦坏了些。仲鱼不敢再看，把来搁在一旁。接连上菜吃饭。饭后，仲鱼便问价目。穆尼斯期的洋纸洋笔是随身带的，取了出来，摊在桌上，歪着身体，捺定笔，左牵右牵，牵出许多虫蛇的模样，又且非常之快，不一会，把军装的价目，齐都开好。仲鱼自然不认得。杭觉取去，注明了中国字，这才知道各种的价钱，比在天津估的便宜许多。仲鱼大喜，拉着杭觉商议打个八扣。杭觉去合穆尼斯交涉了，对仲鱼道：“穆先生说的，这都是实价，要办时便订合同。”仲鱼无奈，只得应允。穆尼斯又叫杭觉合仲鱼订定后日九下钟，到采声洋行订合同。仲鱼唯唯应了，惠了钞，又赔了八角洋钱的脸价子，这才各自散去。

次日，仲鱼拿了单子，找人打听，并都说是便宜，仲鱼放下了心。当晚，仲鱼因在堂子里吃酒，回寓迟了，睡起看时，那表上已是九下三刻钟。仲鱼着急，暗道：“不好！外国人是最讲究信实的，我误了钟点，准会不着他，还要被他说我们中国人腐败哩！”忙叫家人预备早点，吃了好去。正在匆忙的时节，忽见一个人闯进来，仲鱼抬头时，正是萧杭觉。仲鱼道：“了不得，我今天误了大事！你看，钟上快十一下钟了，穆先生打不到哩，如何是好？”杭觉道：“不妨，穆先生只怕还没到行。”仲鱼道：“岂不此理？他们外国人最讲究信实，这时只怕等得不耐烦走了。”杭觉笑道：“外国人约了外国人，自然不差一分钟。他们约了中国商人，就预备人家晚到的；况且约了中国做官的人，差这么一两下钟，也是常事。他们说得好，中国人要办事认真，没什么延宕，也做不来官哩。他们是把我们的脾气，约莫着看得透了，我们乐得将机就计，迟点儿去，不妨事的；早去倒要我候他，不甚上算。”仲鱼听了甚喜。当下二人吃过早点，依杭觉的意思，还想延捱，倒是仲鱼性急，催他同上马车。到得洋行，杭觉领着仲鱼到一间写字房坐下，却有一个中国人坐在那里写外国字，见他两人进来，也没起身招呼。杭觉反去就他，站在他桌旁，问道：“穆尼斯先生来了没有？”那写字的人把头一抬，见是杭觉，便没好气的答道：“你问他怎的？他有两礼拜不来了。”杭觉吃惊，退缩了两步，回到仲鱼坐的椅子边，附耳道：“穆先生本来很忙，只怕今天不能来了。我们到他住宅里去找他。”仲鱼只得起身。二人出门，行里没一个人来理他们，就如没见他们一般。二人上了马车，杭觉气愤愤的对仲鱼道：“你看，我们中国人要算没志气，做了外国人的奴才，连本国同胞都瞧不起了！”

那个写字的，还是我们同学，尚且如此！”仲鱼叹道：“怪他们不得，总是我们国家太弱了不好。”二人一路闲谈，杭觉忽见路途不对，叫马夫望大马路走，从斜桥穿出颐园去便是。马夫听他吩咐，加上几鞭，到得颐园，已有饭时光景。杭觉一眼望见穆尼斯同着一个中国装的外国人，走下台阶来了。便叫停车。二人跳下车来，杭觉领仲鱼找着穆尼斯，彼此招呼。仲鱼见穆尼斯脸上酒气上泛，连眉毛胡子通是红的。那中国装的外国人，辞别自去。杭觉又替仲鱼请穆尼斯到得大餐间坐定。穆尼斯是已经吃过饭。杭觉就和仲鱼二人要菜吃饭。穆尼斯合杭觉说了几句话自去。仲鱼一面吃饭，一面问起情由。杭觉道：“穆先生说的，今天并不是有意失约，只因这件事儿有些难处，不先付这么三五万银子，不便代办，空订合同，那却不成。我们商议受了再说吧。”仲鱼暗自忖道：“先付定银，也还说得去，只是为数太多，这个外国人到底靠得住靠不住？况且到他洋行里，既没见他，到他住宅，偏又在这里遇着了。莫非他们做就圈套，骗我的银子么？倒要留心才好呀！有了，我且暂时敷衍过了他们再说。”想定主意，便道：“这银子是现成的，我们还要商议商议。”杭觉踌躇道：“这事观察要早定主意，合外国人交易，没甚游移的。付银子这事便成；不付银子，他们行里的买卖大，也不在乎这一注。就是怕别家买不到这样便宜货色，错过了可惜。”仲鱼道：“兄弟虽没办过军装，却听得人说，从没先付银子，再取货的；再者，穆先生又是初交，兄弟还要打听打听，方敢付银子。”杭觉着急，暗道：“被他一打听，这事便闹坏了。我再下说词，看他如何。”便道：“穆先生果然和观察是初交，但同我素来认识。他是采声洋行的总经理，住宅在派克路，这园里出去便是。观察不信，只问这园里的人都知道的。”说罢，立刻叫堂倌找了园里一个体面人来，杭觉问他穆尼斯来历，那人说出来和杭觉说的一些不错。仲鱼始信以为真，当下允了他先付三万银子。二人同上马车，杭觉半路下来，找朋友去了。

仲鱼回到寓中，委决不下。晚上，上海道请他吃饭，仲鱼席间问起穆尼斯来，没人知道。仲鱼纳闷。

次日，一早起来，亲自到采声洋行问总经理穆尼期先生。他们回说出去了，仲鱼更觉穆尼斯是采声洋行总经理，有实无虚。恰好有人送来一封信，拆开看时，一字不认，原来都是外国字，就想去请杭觉，可巧杭觉走来，仲鱼给他信看。杭觉一面看，一面点头，道：“穆先生请我们今天六下钟在金隆吃饭。”仲鱼道：“甚么叫做金隆？”杭觉道：“金隆是个外国馆子，开在泥城桥哩。”仲鱼道：“辞了他吧，外国菜兄弟吃不来。”杭觉道：“使不得，外国人请吃饭是辞得的么？待我替观察写回信允了他吧。”仲鱼没法，只得听其所为。杭觉道：“有外国信封信纸么。”仲鱼道：“没有。”杭觉叫人到自己的车上取来一个皮包，打开，取出信封信纸，写了回信，着人送去。仲鱼道：“兄弟实吃不来外国菜，就是一品香的牛舌，兄弟吃了几乎要呕出来。”杭觉道：“不妨，那时我替观察点几样中国做法的菜便了。”仲鱼没得话说。杭觉道：“我们金隆会面吧。”仲鱼道：“兄弟人地生疏，还是杭翁屈驾同去方好。”杭觉应允自去。

到得五下钟时，杭觉果然又到仲鱼寓里，却见仲鱼在那里吃面。杭觉知他吃不来外国菜，打点儿底子的。仲鱼面罢，二人都出门上车，到了金隆馆。仲鱼见这个馆子果然华丽，一排有一二十幢房子，铺陈得十分整齐。侍者领他们到一处。却见一条华人不许吐痰的字样，贴在那里。杭觉道：“我们是

英国穆尼斯先生请的。”侍者才领他们到另一间房子里。穆尼斯早已拱候。杭觉招呼仲鱼不要乱坐，坐位前有各人名字的。一会儿，穆尼斯请他们入座。仲鱼尽瞧桌面上，找不着自己的名字，正在着急，杭觉挽定他坐下，穆尼斯不觉好笑，杭觉也笑了。仲鱼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原来外国的礼，男客须挽引女客入席，如今杭觉来挽仲鱼，倒像当他女客看待了，所以好笑。仲鱼见桌上摆列着许多器具，都不解作何用处，最奇的许多花草，都不是中国所有，红紫纷披，十分可爱。杯碟刀叉，比一品香愈觉精致。酒菜都是杭觉代仲鱼点的。汤来酒到，据杭觉说，这是葡萄牙酒；吃完上鱼，又换了一种白酒。吃到英国火腿，又换了一种红色的酒。据杭觉说，这是法国的酒，叫做什么波根。这时仲鱼觉得酒菜都很有味儿，后悔不该吃那一碗暇仁面的，弄得好菜都吃不下。叫到布丁，仲鱼便不敢尝，直等咖啡茶来吃了。席散，穆尼斯又领了杭觉、仲鱼去打弹子，捺风琴。杭觉件件皆精，仲鱼却是门外汉。看那表上已是十下钟，这才各散。临别时，杭觉对仲鱼道：“穆先生约观察明天两下钟到采声洋行订合同。”仲鱼应允。

次早杭觉又来找仲鱼，见面问道：“银子预备没有？”仲鱼道：“银子是现成的，就只外国人不甚靠得住。”杭觉道：“有我哩，包管没舛误。”仲鱼没得话说。这日杭觉就在仲鱼寓里吃午饭。仲鱼在皮包里取出一张银票，上面注明三万两。看时已近两下钟，二人同到洋行。这番不比上次，行里有人出来招待问：“二位莫非是找穆先生的么？”杭觉道是。那人领了他们，走到楼上一间屋子里坐下。一会，穆尼斯来了，行过拉手的礼，自合杭觉说话。等了半天，杭觉告知仲鱼同去看军装。仲鱼跟他们到一间屋子里，见有些军帽、军衣、喇叭、鼓、水桶、皮带、枪刀，各色齐备。仲鱼目迷五色，对杭觉道：“照单子上都是要的。”杭觉道：“穆先生说的，观察开的单子，有十五万银子的货色，如今先付五万定银，好去办货。”仲鱼道：“前天说明白的了，先付三万，为何又要五万？”杭觉道：“这是定货的银子，并没有什么争论的。”仲鱼道：“不是争论，这时银子凑不出，只有三万两。”杭觉道：“这么说来，这注买卖是做不成的，我们再会吧。”仲鱼拉住了他，道：“千万你替我出力，再合穆先生去讲。”杭觉只是摇头。仲鱼没法，允他三万五千。杭觉冷笑道：“须不是小菜场上买鱼买肉，那有这般交易的。”仲鱼情知不能少付，只是话已说出，面子上转不过来，只得说道：“既如此，待我设法，三天后再听回音。”杭觉道：“这还说得去。”当下便去合穆尼斯说明，三天后再议。穆尼斯应允，这才各散。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云土陈膏——云南产的陈年鸦片烟膏。

云膏——即上文“云土陈膏”。

第二十九回 脱手失官银委员遇骗 从容开货价买办知机

却说鲁仲鱼应允了萧杭觉，三天后交出银子，回到寓里，独自踌躇道：“银子呢，不要说五万两，就是十万两，也还现成。只是上海的买卖，爽快不得，好叫我左右为难。”正在出神，却见家人递进名片，原来是王翰林拜会，仲鱼忙叫请进来。一会儿，翰林走入。

这位翰林姓王名澄，表字览甫，合仲鱼同年，放过一任广东学台，见时局维新，自己从没研究过新学，自备资斧，前赴东洋，游历了半年回来的。听说仲鱼在此，特来拜会。当下二人见面，翰林谈起东洋许多文明景象，仲鱼十分叹羨。翰林又道：“兄弟离了中国，也只半年，倒有两桩可喜的事。”仲鱼问他两桩甚事，览甫道：“第一是立宪，第二是戒烟。”仲鱼道：“一些不错，这两桩果然是可喜的事。我前天看报上的告白，也就只两件东西，算是最时髦的。”览甫问那两件，仲鱼道：“第一是亚支那的戒烟丸；第二是各种教科书。实在亏他们想得出这种法子赚钱，也要算中国维新后的实业发达哩。”览甫哈哈大笑道：“老同年真是趣人，这话说得有味儿哩！”仲鱼皱眉道：“览翁，你不要说我是趣人，我有一桩没趣的事儿在此。”览甫问甚事，仲鱼道：“兄弟来采办军装，览翁是知道的，如今遇见一位外国人，他说是采声洋行的总经理。他应允我承办这注军装，只是要下五万两的定银。你说不给他呢，货色又算他家的好，价钱又比别家公道；要给他呢，又怕靠不住，兄弟实在委决不下。览翁，你说给他是呢，不给他是？”览甫道：“老同年，你也太虚心了，外国人难道来骗你五万两银子不成？慢说他们本来讲究信义通商，十分靠得住；况且他们来到中国，都是有钱的人，要骗也不在乎五万两银子。依我说，尽管给他；还有洋行在这里，怕他跑到天外头去不成？”仲鱼拍手，道：“览翁的话，果然说得爽快，叫兄弟顿开茅塞！到底览翁到过外国，知道他们情形。兄弟只在中国混日子，被人家骗得胆小，连外国人不信他起来，真是冤屈了好人！一准听你的话，明天便去付银子。”览甫道：“那倒使不得，不要因兄弟一句话，就付银子，还要揣他底细；再者，付了银子，也要取他收条，宁可小心，才不至于担错。”仲鱼点头称是。览甫道：“老同年独居也觉寂寞，为何不出去逛逛？”仲鱼道：“兄弟倒清净惯了，花天酒地，没甚意思。”览甫道：“逢场作戏，这有甚么要紧。”当下览甫拉了仲鱼，同到一家堂子里吃了便饭，这才分手。

次日，仲鱼到银号里写了一张五万两银子的票子。去找杭觉，却没找到。午后，杭觉来见仲鱼道：“穆先生对我说的，要是观察拿不定主意，这买卖宁可不做。”仲鱼道：“什么话，兄弟本就决计合采声订合同，银子已筹到了五万两。今天去找杭翁，就为这桩事。”杭觉笑逐颜开道：“既如此，我们去把草约打定稿子，明天会议吧。”仲鱼应允。

次日，杭觉来拉仲鱼，同到颐园。穆尼斯在园拱候。三人见面，共观草约，却是中西文合璧的。仲鱼见约上没甚可议之处，仔细揣摩一番，也觉妥当，便各人签了字。杭觉道：“这纸是要重誊的，今大同到行里交了银子，取了收条，明天再签合同上的字不迟。”仲鱼道：“先订合同，再付银子。”杭觉无奈，就约晚上在一品香订合同，明天付银子，当下各散，晚间六下钟，

内教——即内行。

直隶——即现在河北省。

三人都到一品香，把合同写好，又都签了字，杭觉道：“这合同且归穆先生收执，付了银子，再交观察，各人收执一纸。”仲鱼应允，这才议定次日八下钟到洋行里交银子，仲鱼一个冷团子落下肚去。料想这事没得游移了。

次早赶到洋行，穆尼斯已到。杭觉对仲鱼道：“合同上尚须改动几句，并不关这买卖事，只困华文合西文语气有些不对，现在已经打人翻译去了；等他译出来，就好签字。观察的银子，就请先付，这里一面去办货，省得耽搁日子。”仲鱼听他这话说得有理，就当着穆尼斯把银票交给杭觉。杭觉接在手里，认明规银五万两不错，便转交穆尼斯；又合他说了几句外国语，二人同上楼去，撇下仲鱼独自一个坐在客厅里。仲鱼十他惊疑。暗道：“这事不妥，我银子交出，他们不付收条，合同又没交出，万一变了脸，我一些凭据没有，哪里打官司去？不该轻易付他银子。”转念又想道：“不妨，他们还在这行里，怕什么，我在这里守着，他们须索飞不出这个大门，我只守住这门便了。再者，他们要付收条，也要去写，只怕这时写收条去了。”胡猜一阵，没得主意，只有眼巴巴的看准那座洋行的大门。许久，穆尼斯在前，萧杭觉在后，打从楼上下来，橐橐橐皮鞋声响。一会儿，走入客厅，杭觉脸含笑容道：“观察久候了。”一面安慰，一面在穆尼斯手里取了那张收条，交给仲鱼，道：“这是五万两银子的收条，观察藏好了。”仲鱼把来细看，都是洋文，一个字也认不得，只盖的一颗橡皮圆章，上面确系采声洋行四个中国字，倒没虚假，便对杭觉道：“这收条须注明中国字。”杭觉道：“没这个办法，观察尽管放心便了！”仲鱼无奈，只得把来藏在身边，又道：“合同几时译好？”杭觉道：“横竖就去办货，迟早不妨。合同译好，我便送到尊寓便了。”仲鱼没得话说，当下各散。仲鱼回到客寓，想打一个译西文的，译那收条，奈人地生疏，一时找不着。

隔了三天，没见杭觉把合同送来，忍不住找他去。打门半天，没人答应，却见门上贴了一张招租条子。仲鱼起了一个疑团，找邻居人问信，都说这萧家搬到别处去了。仲鱼大惊，就去找穆尼斯。颐园里坐了半天，也没见穆尼斯来。赶到采声洋行，可巧是礼拜，关着门，没人在内。仲鱼无奈，只得回寓。次日，等了一天，哪有杭觉的影儿，越发动疑，连忙带了收条，再到采声洋行，问：“穆尼斯先生在这里么？”里面有个中国人，穿着外国衣服的，答道：“我们这里并没个穆尼斯先生。”仲鱼道：“呀！怎么你们行里没有个穆怪斯先生呢？他是你们行里的总经理。”那人答道：“我们行里的大班是老克斯，不是什么穆尼斯。”仲鱼从怀里掏出那张收条来，递给他看，道：“这不是你们行里总经理，收了我五万两银子的笔据么？”那人执着收条，看了半天，看完了，眼望着仲鱼道：“阁下贵姓，台甫？”仲鱼告知他姓名，也问他。他答道：“我姓向，贱号欧生。不瞒仲翁说，你上了人家的当，这不是什么收条，是敝行里的军装价目单子。记得前天有一个假扮外国人，领着两位，来到敝行里，说要办十万两银子的军装，莫非就是仲翁这桩事？”仲鱼听了这话，身子凉了半截，却不甚信，便道：“我不信有这事，贵行里如何容得假冒？”欧生道：“敝行里遇有主顾，总是一般接待，哪里有工夫去辨他真假呢？”仲鱼跌足，道：“这便如何是好！我哪里赔累得起：这是直隶总统派办的事，如今在贵行里出了乱子，应该替我设法！”欧生道：“那倒不相干，敝行是外国人开的，就是直隶总统自来到上海，上了人家的当，

敝行也管不得许多。”仲鱼无奈，只得作揖，道：“这事总求欧兄设法！”欧生道：“我却没法子。我领你去见我们华经理吧。”

当下欧生果然领仲鱼，走到楼口一间房子里，只见一色的外国桌椅，十分精致。里间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年纪约有四十多岁，穿着宁绸袍子，海虎绒马褂，脸上戴着金丝边眼镜，手上套着两个金戒指，满面笑容。通问姓名，仲鱼才知他姓卢，表字茨福，浙江宁波府人。欧生替他把来历说明，茨福便讨那张收条看了一遍，又细问他交易情形。仲鱼一一告知了他。茨福道：“唉！这也容易看出是假，几次往来，他都不在我们行里，这就分明是假。”仲鱼道：“总怪兄弟糊涂。现在求茨翁设法，好歹追出这注银子，兄弟方有交代。”茨福道：“仲翁的军装还要办法？”仲鱼道：“怎么不要办？兄弟是专为着这事来的。”茨福道：“既如此，这注买卖却须照顾敝行，兄弟就替仲翁设法根究，只怕原数收不回来，讨到一半就很费力的了。”仲鱼道：“怕的是捉不到这两个贼子，既然根究着了，他要不照数交出来，要他脑袋也是容易的。”茨福冷笑道：“仲翁虽说有这权力，然而经官追究，包管捉不着人，这事只好私下追访。兄弟知道这班人也很有些党羽，捉是捉不到的。况且他们都有律师保护，便和他打官司，也打不赢的。”仲鱼听了，心下踌躇，只得再三嘱托茨福，代他作主。茨福道：“让我去打听打听再说，三天后给回音吧。”仲鱼和他约明，三天后再到洋行探听信息。茨福道：“兄弟自早起九下钟至十二下钟，总在行里。”仲鱼点头。当下作别回寓。

这时陆襄生的军装，却已与单子肃订定合同，广西的汇款也到了，听说鲁仲鱼上了人家的骗，特来问讯。仲鱼觉得脸上下不来，隐约和他说个大概，并嘱咐襄生不好声张，现在还在这里追讨哩。”襄生摇头道：“追是追不到的了，我倒有个主意。”言下附耳对仲鱼说了些话。仲鱼只是摇头，说到后来，仲鱼却也会意。自此和襄生结为知己，天天来往。这是闲话休提。

再说襄生这次采办军装，连借带用，已卷去了万把银子。后来又开了一笔花帐，也几及千金。单子肃自然提了官的扣头，还有私的。余小春、周大喜两人，也弄到七八百银子。这军装是不消说，都拣外国末等的货色，开上个价钱罢了。所奇的是鲁仲鱼一片至诚，预备来上海采办便宜货，谁知上了一个大当，弄得进退两难。幸亏陆襄生提醒他，才知那万两银子是迫不回来的了，只得勾通采声洋行买办卢茨福，做个花手心，把这差使敷衍过去。想定主意，便天天合陆襄生往来，请教法子。襄生叫他先跟自己学嫖学赌，还须学那滑头的谈吐模样。果然仲鱼资质聪明，不上半个月，学得件件精工，襄生大喜别去。

这时采声行的卢买办已经回复仲鱼，两个骗子，察访出根由，都是上等流氓，现今有了银子，逃往新加坡做买卖去了。他们很有手段，一时无从缉。仲鱼只索罢了，却有意和卢茨福联络。当晚便请他到堂子里吃花酒，摆了个双台，原来卢茨福早经请过仲鱼花局，见他拘拘束束，毫无一些应酬的本领，暗地笑他应该上当。此次见仲鱼到了堂子里，挥洒自如，说几句话也还在那个模子里，不觉纳罕，这才敢和仲鱼谈起办军装的话来。当下附耳道：“仲翁，这采办军装的差使，也不是容易当的。如今各省办的军装，虽说有便宜、吃亏，大都不相上下，只你要弊绝风清，绝了多少人的后路，这是第一过不去的事情。人家怀恨在心，找着点岔儿挑剔起来，那是没招架的。再

者，仲翁现在又出了这个乱子，一下子丢脱五万两，如何交代呢？要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做弄一番，这差使决不讨好。仲翁，你须放圆通些才是！”冲鱼道：“叫我怎样圆通呢？这差使是北洋大臣委的。他那里非常认真，决不容一毫苟且，这便如何是好？再者，贵行里也是划一的价钱，怎样设法把这五万银子销纳进去？”茨福道：“仲翁要说是贵省办事认真，却没有法想：要说敝行里的买卖，却也上下不等。遇着认真的认真；不认真的活动些也不妨事。只要买卖大，总可通融。”仲鱼大喜道：“既如此，我们两人须得商议商议，只要货色下得去，不受挑剔，这卖卖一准照顾贵行使了。”茨福大喜。当下二人仍复入席，到十一下钟才散。

次日，茨福的柬，约仲鱼吃酒。仲鱼不比从前怕进堂子。这时晓得上海堂子里有绝大的世界，一切实业商务，都在其中发达，不敢不问津了。见茨福来了请客条子，连忙换一身时髦衣服，乘车而来。茨福愈加殷勤，茶烟已罢，二人便躺在榻上，密切谈心。茨福把一张单子递给仲鱼看，仲鱼仔细看时，原来是军装的原价，合那摊派上五万两的虚价。仲鱼看罢，脸上呆了。不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谈骗局商界寒心 遇机工茶楼把臂

却说鲁仲鱼见卢茨福开的军装单子，太觉昂贵，呆了脸，独自踌躇道：“我要不办他的货呢，别家洋行不知道我失却五万两银子，不能开入单子；要办他的货呢，这军装太贵了。回去交不下帐，卸不了责任。这便如何是好？”茨福也明知他意思，半晌问道：“到底怎样？这价钱还算顶便宜的，别家洋行开出来的货目，作兴要加一倍哩。观察要知道这军装的价钱，可大可小、没得一定。采办委员却没出过乱子，随他督抚精明，关涉到外国货色，价钱的上下，只好听凭委员说去。为什么呢？外国货价的涨落，一时调查不清；督抚虽说精明，他天天公事忙不过，那有工夫认真考验去。再要像观察这般实心办事，世间也没有第二位，尽管糊弄一回，不妨事的。”冲鱼忖道：“他倒说得有理。”却也没法，只得答道：“既如此，就定下了吧。这单子给兄弟带回去，明天就订合同。几时办得齐货呢？”茨福掐指算了一遍，道：“总要两个月后办齐。这军装归兄弟办，却用不着定银，见货付银便了，不比什么穆尼斯。”说罢笑了，仲鱼也觉好笑。当晚席散各回。

次日，卢茨福约鲁仲鱼到行订了合同，果然外国字也有，本文却是中国字。仲鱼看了一遍，十分妥当，这才放心。北洋有电报来催军装，仲鱼只得电禀说，洋行里办货还没到，外国的军装这时缺少，价钱也抬高了，等各件齐全，总要一两个月方妥哩。一面又催卢茨福赶紧办去。

当晚茨福请仲鱼在林媛媛家吃酒，生客倒有十来个人，内中一位姓费，表字小琴的，和仲鱼很谈得入港，局散后，小琴约仲鱼、茨福翻台。席间谈起仲鱼遇骗的话，小琴道：“上海滩上，这样的事情很多，随他久惯在此的人，还要上当，莫说是初到此地。记得去年有一位朋友，姓萧表字仲的，他家私也不多，四五万银子光景。他的朋友有名有姓，叫做什么任海帆。起初约仲合公司开造纸厂，仲不允，后来他又对仲道：‘我做一注落水的买卖，不要你拿出本钱，我替你附入一股，一个月后便有分晓，你拿稳着赚钱。’仲道：‘到底多少银子一股呢？’海帆道：‘不多，只一千二百两银子一股，横竖不折本的，你尽管放心！’仲很不愿意，道：‘我不合股，我这时没钱。’那海帆也不理他，扬长去了。再隔几天，仲又在茶馆里遇着了海帆，急问道：“你们那注买卖，我决意下合股。’海帆道：‘我已经把你的股分，打在帐上算了。’仲怒道：“这是什么活，我没答应，你为何硬派我入股？’海帆道：‘不妨事的。你休着急，横竖折不了本钱；就是折本，也只二三百银了，算我的便了。’仲合他交往得久了，不好意思，只得应允。谁知过了一月，那海帆竟送到合股赚的银子八百多两。仲大喜。海帆又劝仲合股再做，仲暗忖，‘不花一个本钱，差不多赚到对本的利，有什么不愿做呢？’当即爽爽快快的答应了。又隔了两个月，海帆送到九百多两银子。后来仲性起，索性合了两股，果然赚到两千多两。前后核算，统共赚到三四千两银子。仲自然和海帆结了知己。”仲鱼道：“这真算个知己，世间哪里有这样的好朋友，几次三番替他赚钱的？就是赚了钱，又没凭据，不好留着自己用么？巴巴的送上门去，哪有这个呆子？”小琴道：“仲要这样设想，就不至于上当了。”仲鱼道：“以后怎样呢？”小琴道：“以后海帆就和仲说，那造纸的利钱，比这个还大，不止对本哩。仲道：‘果然有这样大的利钱，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海帆道：‘你不信，没法！我有几位朋友，已经凑成十四万两银子，加上你十二万两，总共有念六万两，

就好买地造厂，开办起来。你能凑出十二万两么？’仲 把舌头都拖了出来，道：‘我那有这个力量呢？’海帆道，‘又不要你独出十二万，你只要去拼有钱的，便凑得出了。’仲 利令智昏，当时虽没答应，回去却很踌躇，设法自己拿出二万，外面又凑了四万，总共有六万银子，合海帆说，情愿入股。海帆道：‘六万银子，还差了一半。也罢，你再去张罗六万，这个先入股不妨，我去找各股东会齐定议。’仲 信以为真，会议下来，仲 入了股。事隔一年，仲 把这六万银子交了出去，杳无音信，那出四万银子的人，都来找到仲 ，仲 只得同他们去找海帆。海帆道：‘公司里正等着你那六万银子开办哩，你招到没有？’仲 道：‘我们不是入了六万银子的股么？’海帆道：‘不算，还须招六万银子，等股齐了，开办起来，终有利钱哩。’仲 气得目瞪口呆。这事还搁在那里，没有个收梢哩！”仲鱼道：“原来上海的骗子，当他一注买卖做，居然肯花了几千银子的本钱骗人。”小琴道：“岂敢。上海的商家，总带三分滑头气息，才能做得来哩。”仲鱼不觉叹气。茨福一言不发，合他叫的馆人密切谈心。

一会儿，仲鱼又向小琴道：“正是小翁说那造纸厂，果然利息浩大么？兄弟也听得人说，还有什么织呢制革公司，玻璃公司，都是好利息。”小琴道：“怎么不是？这样的买卖，叫做文明商业，另外有一班人做的。他们也不和我们来往。”言下把手指着茨福道：“茨福合他们倒有些来往。为什么呢？他们办机器，倒还有请教茨翁的时候哩。”仲鱼便问茨福，茨福道：“是的，他们一班人也多是兄弟认得的。就是要办苏州水电公司的姜春航，现在还合敝行有交涉哩。”原来鲁仲鱼在北洋的时候，就听得有人在督辕里讲那公司的事业，津津有味。制台极喜听这一派话，恨自己都是外行。这时正要调查个头绪，回去也好夸张几句，充个内教哩。当下听得茨福说起姜春航来，便道：“莫非就是报上载的那个姜大令么？”茨福道：“正是。”仲鱼道：“兄弟久闻这人的大名，意欲会他谈谈文明事业。”茨福道：“这极容易，明天兄弟请他吃酒，屈观察作陪便了。”仲鱼大喜称谢。

次日，仲鱼合小琴在一品香吃晚饭，看那表上已是九下钟，茨福的请客条子才到，仲鱼就合小琴同行。这一局，却不在林媛媛家，又换了一个什么添香阁。仲鱼、小琴上楼，见上面两间房子，前间是住房格式，也合别处堂子里相仿，只多挂些字画，很幽雅的。茨福起身相迎。还有一位面生的人，也相迎作揖。仲鱼问起姓名，那人先请教了仲鱼，才说自己姓名。仲鱼知道就是姜春航，再三说久仰。各人坐定，却见馆人周碧涟淡妆走了出来，略略应酬几句。茨福道：“这位碧涟先生，恰是当今才女，你不信，请到她后面书房里去看。”仲鱼初进门来，见她房间里并没烟榻，倒各处挂满了字画，已觉刮目相看。如今又听得茨福说这话，便忙起身，大家踱到后面房里。仲鱼见小小一间房子，摆了一张写字桌子，上面满堆书卷。一个大竹根雕的笔筒，插下了许多支笔，屏对各种笔都齐全。茨福给仲鱼看那壁上挂的十二条幅，道：“这就是碧涟先生的诗。”仲鱼走近细看，却是绮怀七律，一首首的读下去，分明是人送这馆人的。再看落款，才知是长洲 何莲舫作。后面和韵的诗，料想是碧莲所作。句法倒也雅饬，字画也端正。仲鱼把这十二首

延宕（dàng，音荡）——拖延。

布丁——西洋的点心，用奶油鸡蛋等制成。

舛（chuǎn，音喘）误——错误，差错。

诗都看完了，果然落了碧涟女史的款。忖道：“有这样的诗才，可怜流落烟花。”茨福道：“如何？我说是当今才女！”仲鱼道：“果然名下无虚。”仲鱼又见书桌上摆着几部诗集、原来是“张船山集”、何大复集”，还有一部“唐宋诗醇”，仲鱼暗道：“能看到这样的诗集，其人可知了。我倒不好和地谈文，怕被她笑我浅陋。”当下打定主意，不肯乱说。茨福道：“只为春航先生最犯恶堂子里讲交易，我们所以找着这个地方。虽说未能免俗，究竟比别处好得多了。”春航道：“兄弟不是矫情，只为上海的滑头买卖，都在堂子里做，兄弟是怕极的了，再也不敢问津。”茨福脸上一呆。

一会儿，外面说：“台面摆好了，请用酒吧。”茨福道：“兄弟为着春翁不喜热闹，今天不请外客，也不叫局，我们吃酒清谈吧。”春航大喜。当下各人入席，碧涟坐陪。酒过数巡，茨福道：“春翁的公事，究竟怎么会落在扑伊的手里？”春航道：“不要说起，这都是吃人家的亏。去年承陆中丞批准了这件公事，便下了札子，叫兄弟承办。一位朋友，他说可以招股，须得札子个凭信。兄弟没法，交给了他，就回湖北过年去了。谁知他招股不着，跑到上海，找着这个外国人扑伊。那扑伊原是开洋行的，他早和兄弟麻缠过，想要承办这自来水的机器，兄弟没答应他。他又骗兄弟的朋友，说有十万两的股子，须看札子才能入股。那朋友果然给他看去，被他扣留了，说札子合股本，都肯交出，只要先合他订合同，所有苏州自来水公司应用机器，通归他办。茨翁，你想这合同哪里敢订？订了这个合同，不是将来受他的挟制么？这事还仗茨翁设法，托贵行里的外国人，去合扑先生说情，把札子还了兄弟吧。将来招定了股本，开办时，再合他订合同。现在实不能预定；机器作兴照顾他家的。”茨福道：“兄弟自然帮忙，只是这注机器，还是敝行承办稳当些。究竟有兄弟在里面，不叫春翁吃亏。”春航大喜。仲鱼便请教春航自来水究竟有何利益，春航道：“苏州的利益，不如敝省；敝省的利益，都仗着外江。只看那汉阳门通年没有干的日子，要在那里办好了自来水，正是无穷之利，可惜已有人承揽去了。苏州城里比湖北吃水便当，怕造好了利益有限；只是世界渐渐的文明，也有人知道自来水的益处，卫生上大有关系的。趁早办好，省得被别人抢去办。久而久之，利益收得回来，这是愚见如此。”仲鱼听了，十分佩服，席散后各自回寓。

真是光阴似箭，仲鱼在上海忽忽不知又过了两月。这时卢茨福替他办的军装，已都齐备，请仲鱼去点验明白，点帐付钱，仲鱼便领着军装回天津去了。茨福又忙这姜春航的事。原来姜春航因扑伊不肯交出札子，采声洋行的外国人，也说不下这人情，只得到处托人设法。

一天，遇见了刘浩三。那刘浩三是从前在湖北找樊制台时认得春航的。这时范慕蠡的学堂，已在那里盖房子。浩三闲着没事，预备些教授汽机的法子。一天闷坐无聊，踱到张园安垵地，登那最高的一层楼上，只见四面人烟稠密，一派都是西式瓦房，远远望去，那汽机的烟囱林立，浩三不觉感慨道：“汽力发明，不知多少年代，如今连电力都已经发明了，我们中国连汽机的学问，都还没有学到。只看这上海，还是外国人的机器厂多，中国人的机器

同年——旧时同榜考取的人，称为同年。

资斧——路费。

台南——敬辞，旧时用于问人表字。

海虎绒——即长毛绒。

厂少；若到内地，更不知机器为何物，至多不过有两部脚踏洋机，缝纫些衣服罢咧！学堂里或言还有汽机一科，那是绝无仅有；况且纸片上的学问，说不到施之实用。机器都须办自外洋，开不了个造机器的厂，如何望工业上发达？工业上不发达，商业上决不能合人家竞争，终归淘汰罢了！”浩三正在那里浩叹，忽然背后有人在自己肩头上一拍，浩三回头看时，只见这人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极像官场上的人，又像是经商的，却也有些面善，浩三道：“阁下像是会过的，兄弟的脑筋不灵，记不出贵姓大号了。”那人道：“兄弟姓姜，贱号春航，我们是在湖北督辕遇见的。后来还在黄鹤楼上吃茶，领了许多大教，素知浩三先生是中国一位大工师，怎么把兄弟忘记了？”浩三作揖，道：“忘怀了故人，多多有罪！原来是春航先生，几时到这里来的？”春航道：“我们下去吃茶细谈。”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刘浩三发表劝业所 余知化新造割稻车

却说刘浩三遇见了姜春航，春航约他回到楼下，拣张桌儿坐下。堂倌送上茶来。浩三道：“春航先生几时来上海的？怎么知道兄弟在这里？”春航道：“兄弟是正月间就到上海，只因家兄想办苏州水电两个公司，承陆中丞批准了，交下札子，听兄弟承办；遇着一位朋友，肯代招股本，札子被他拿去，落在外国人手里，兄弟到处设法，这札子总取不回来。寓里坐着，气闷不过，出来散步，可巧上楼见浩三先生直望前走，越看越像。谁知浩三先生走到顶上一层楼去了，只得斗胆跟着上楼，果然不错，是浩三先生。我们要算是他乡遇故知了。”浩三道：“春翁谈什么水电公司，又是什么札子被外国人取去，一派迷离闪烁，兄弟实不明白，还望详细告知。”春航只得把前事述了一遍。浩三道：“这事不难，待兄弟引你去见一个人，自然有法取到札子的。”春航道：“真的么？”浩三道：“兄弟从不打谎语的。”春航站起身躯，深深的合浩三打了一恭，道：“如此感激得极！”浩三道：“小事，没甚么难处。”春航道：“浩三先生，那樊制台后来究竟怎样的，听说他调到两广去了，浩三先生为什么不去呢？”浩三道：“樊制军自然是一片热心，想做几桩维新事业，只是他的事儿太多。大凡做官的人，各管一门的事，尚且忙不了，中国的督抚，又管刑名，又管钱漕，又管军政，又管外交，又要兴办学堂、工程，又要提倡工艺，几乎把世间的事，一个人管了去，那能不忙；既忙，势必至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弄得一件事也办不好。他还要天天会客，还要天天看他照例的公牍，就算做督抚的，都是天生异人，脑力胜人十倍，也要有这个时间干去。督抚所仗的是幕友、属员，然而中国人的专制性质，决不肯把事权交在别人手里，总要事事过问，才得放心，那些属员、幕府，也带着娘胎里的腐败性质来，要有了事权，没人过问，他就会离离奇奇，干出许多不顾公理害百姓的事儿来了。樊制军的忙，就是百事要管，又没工夫管，遍了百事，因此把要紧的事，都遗下了，没工夫办。兄弟的事，就是被他遗下的那一桩。后来看他杳无音信，客寓里的费用浩大，连几件破衣服几乎典当一空，只得回去。闲在家里，又受老婆的气，只得来到上海。幸亏从前在轮船上遇着一位富商，很谈得来，想起这人很有作为，学那毛遂自荐，见面一谈，蒙他十分信服。如今买了地，造了房子，要开工艺学堂，有个吃饭的地方罢了。”春航道：“那不用说这学堂的总办一准是浩三先生的了。可喜，可喜！”浩三叹道：“有甚么可喜？兄弟的意思，总想我们中国人集个大大的资本，开个制造杨器的厂，兄弟进去指点指点，或者还不至于外行。将来发达起来，各种机器不要到外洋去办，这才利权在我。如今十分如意，也只能做个学堂里的教员，不是乏味的事么？”春航道：“那倒不是这般说，浩三先生的本领，兄弟是知道大可有为的。只是时还未至。既然做教员，就能教授出一班好学生来；将来工匠一门，不用聘请外国人，

绮怀七律——写爱情的七言律诗。

长洲——即苏州。

雅饬(chì, 音赤)——雅致。

张船山——清代诗人，名间陶，号船山。

何大复——明代诗人，名景明，号大复。

就是有人开造机器的厂，也有内行人指点，不至于刻鹄不成，暗中的公益很大哩。”浩三道：“春翁的话也不错。兄弟是见到外洋已经趋入电气时代，我们还在这里学蒸气，只怕处处步人家的后尘，永远没有旗鼓相当的日子，岂不可虚！更可怜连汽机都不懂。春翁没听说赫胥黎说的优胜劣败么？哼，只怕我们败了，还要败下去，直至淘汰干净，然后叫做悔不可追哩！”春航听了，面色惨然。二人慨叹一回。春航忽然拍桌道：“我们都做了呜呼党，也是无益于世。且休管它！你没见那一群乌鸦，都没入树林去么？它也只为有群，没受淘汰。我们有了群，还怕什么呢？天已不早，我们吃晚饭去吧。”浩三起身，二人找到一个馆子，吃了晚饭，约定次日会面，当晚各散。

次日，春航去拜浩三，可巧浩三在范慕蠡的办事室内，商议开学。家人递进名片，浩三告知慕蠡，慕蠡道：“甚好，请来谈谈。”家人领春航进来，只见堆着许多生熟各铁，那屋子里也很乌糟的。走进一个院子，却豁然开朗，一带西式楼房，三面环抱。那院子也很宽敞，堆了好些盆景的花草。前面玻璃窗里，三个人在那里立谈。家人领了自己直走进去，这才认清是浩三。当下作揖招呼。浩三指着一位穿着织绒马褂的，道：“这位就是范慕蠡兄，”春航连忙作揖，道称久仰。慕蠡还礼，请他坐下。

叙谈一会，慕蠡问这水电公司的办法，春航把详细情形和他说明。慕蠡道：“那还了得！春翁该早来打我们，何至上他们的当呢？外国人不说他了，只这位贵友，为何这样冒失？”春航道：“真是后悔嫌迟了，好歹要求慕翁设法！”慕蠡道：“单是兄弟一人，也想不出法子，我去找李伯正先生商议这事。不瞒老哥说，我们在上海做买卖，从来没受外人欺侮的，也罢，我先写封信去问他，何时得闲，我就领你去合他会面。”说罢，便叫家人去拿信笺来；一会儿，信笺取到，慕蠡把信写好，叫人送去。又道：“春翁就在敝厂吃饭吧，等李伯翁的回信来，我们就好去找他。”春航道：“李先生做的甚么生意？”慕蠡道：“春翁怎么连李伯正先生都不知道？他是扬州的大富翁。现今他在上海做的事业也多，坐实的是织绸的南北两个厂，少说些，也下了几百万银子的资本哩。”春航听了，才知是个大有名望的人，料想总能替自己出力，不觉暗喜。

慕蠡就合浩三商议学堂的事。慕蠡道：“兄弟打算收三百个学生。”浩三道：“兄弟的意思，学生倒不在乎多收。这工艺的事，第一要能耐劳，那文弱的身体，是收不得的。第二普通的中国文，合浅近的科学，要懂得些；外国文也要粗通，省得我们又教他们这些学问。总而言之，要认定这个学堂是专门研究工艺的，才好求速效哩。报考的学生，须牺牲了他的功名思想，英雄豪杰思想，捺低了自己的身分，一意求习工艺，方有成就。其实做工的人，并不算低微，只为中国几千年习惯，把工人看得轻了，以致富贵家的子弟，都怕做工，弄成一国中的百姓，脑筋里只有个做读书人的思想；读了书，又只有做官的思想，因此把事情闹坏了！如今要矫正他这个弊病，勉强不得，且看来学的立志怎样罢了。”慕蠡道：“这话甚是，兄弟在这学务上，不甚内行，把这全权交给浩翁吧。”

一会儿，饭已开好，慕蠡请他们到正厅吃饭。春航见他厅上摆设，果然华贵。饭后，李伯正那里的回信来了，慕蠡念道：“来字祇悉。今日商学开

唐宋诗醇——书名，清乾隆十五年御定，内容是对唐宋两代的诗，加以通评。

安垲地——张园内的建筑名。

会，弟不得闲。明日三时，乞枉驾叙谈。”春航听了甚喜，当下略谈片刻，告别回去。

慕蠡托浩三把学堂招考的告白拟好，当日就叫人去登报。这信息一传出去，就有许多人前来报名。原来这学堂叫做尚工学堂，不收学费。学堂外面，另有宿舍，分上下两等：上等的一间房子里住五个人，每月连膳费五块钱；下等的一间房子里住十个人，每月连膳费只收三块钱。还有一带劝工场的房子，预备人家租着做工的。慕蠡的意思，总要多收学生，也是广惠寒微的好念头。浩三拗不过，就在工艺里面分出三级：第一级是各科粗通，专习理化、热力汽机的；第二级是各科未通，一面补习，一面学工的；第三级是各科并未学过，上半日认字读书，下半日做手工的。又劝慕蠡从东洋办些器具来，以备临时试验。只教员难聘，幸亏浩三旧时的同学不少，写信去招徕了好几位朋友，足可以开学的了。浩三又想出一个主意，叫慕蠡另开一个劝业公所，将来学堂里制造出器物来，就归劝业公所发售。慕蠡一一应允。

不上十天，报名的人已有了五百多人。内中单表一家姓余，名知化的，听说有这一个好学堂，忙同两个儿子前来报名。

原来这余知化家世务农，到知化手里，偏喜做工。他想出一种新法，造出一具耙车，一具割草。人家几十个人耙田还耙不干净，他只一把耙车，何消片刻，已经干净了；那割稻车更是巧妙，一天能割一百亩田。如今且说他那耙车的式样，原来合马车相仿，一般有两根车杆，套在马身上走的；后面两个小轮子，便于转动。那两个轮子里面，一块平板，底下藏着许多钢齿，田里面收过了麦，余下些零碎麦穗，或是割过了草，堆在田里晒干了，要收回来，就用这个耙车，知化亲自动手，把马套上，拉到田里，拣那有麦穗合草的地方走去，车轮一转，那板底下的钢齿，便把麦穗合草一齐卷了起来。要放下时，只把连着钢齿的柄一振动，卷起的草穗，都一齐落下了。

人家见了这件东西，甚为纳罕，都来问知化。知化把造法一一告知他们，无奈他们总悟不透，而且惜费，不肯仿造。不消说这利益是知化独耘的了。

后来割稻车造好了，知化有意卖弄，候他自己田里的麦熟了，偏不去割。人家都忙着割麦，知化的佃户来道：“我们田里的麦好割了。”知化道：“且慢，我肉有道理。”佃户知道他又耍什么新鲜法子，只得由他，再过几天，人家田里的麦都割了不少。一天，知化等到天黑了，把制造的新式割稻车推出去，也是用马拉的，走到田里，整整的割了一夜，那百来亩田的麦齐都割完。次早，有人走过余家的田，不胜诧异，见黄云似的满田麦子，齐都没有。惊道：“不好了！余家的麦被人盗割了！”一传十，十传百，哄动一村的人，都来余家问信，及至到了余家场上，只见一堆一堆的麦排列着哩。众人都要争先访问这稀奇事儿。知化的娘子，见这班人蜂拥而来，只道是抢麦哩，吓得乱叫地方救命。知化还在院子修理那部割稻车，听得外面喧嚷，慌忙走出，只见场上簇拥着几十个人，他娘子在那里指东划西的乱嚷。知化早知就里，便道：“列位乡亲，料是为着这麦来的？”内中一个蟹箝鬍子的舒老三，一个吊眼皮的杨福大，一个跷脚的萧寿保，抢先问道：“知化哥，你弄的什么神通，怎样的一夜工夫，你田里的麦都割完了，而且一堆堆的排在这里？”知化道：“我也没什么神通。割麦是件省力的事，犯不着费力的。”舒老三道：“你这小子，说得这般容易！你老子使出了吃奶时的气力，一天也不过割得两三亩田的麦子。你这一大片田，至少也要用几十个人割，如何一个人一夜工夫割得了呢？并且齐都堆好，我只不信。”知化道：“我一个人怎么

割得了呢？这都靠我那部车子。”杨福大道：“什么车子？你动不动闹车子，照你这么说，世上的人都不要种田了，都叫车子种去。你不是个妖人么？快把你那妖车推出来，给我一把火烧掉了，省得害人！”知化本意要显他器具精工，劝人仿造的，听他们这般说，惟恐毁坏了这部车子，不敢孟浪，只得答道：“列位既不信，各种各的田，犯不着烧我的车子。我并没叫列位把车子种田，有什么害人呢？”福大没话说，老三合寿保却都要看他的车子，还有众人齐都眼巴巴的要看，便都骂福大道：“真是，余大哥自愿把车子割麦，合你我有什么相干？都是你胡说人！你不喜看他车子，快请走开，我们要看哩！”福大还说要烧车，被众人一拳一脚的把他打得逃走了，这才央求知化把车子推出来。知化见众人诚心要看，就叫他们远远站着，自己走到院子里，把车子套上马，拉到空地上。知化预先吩咐他们，只准看，不准动手。众人见乌压压的一部车推出来，便都像看玩把戏似的团团围着这车子。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农务机千滕并举 公司业两利相资

却说舒老三、杨福大领着一班人，围着余知化造的车子，看了半天，看不出个道理，心中纳闷，只得去请教他。知化道：“这车子是仿西洋式造的，并没甚么奇怪。那作工的妙处，都在这几个剪刀上。中间那个有齿的轮盘，叫它活动，自然像人手一般，割麦堆麦，都随心所欲了。”众人听了，兀自不解，确信余知化并不是什么妖人，他造的车子也不是甚么妖车。大家情愿拜知化做师父，学造割麦车的法子。知化道：“种田的机器多着哩。会造了一样，就会造各样，只是看来容易，你们却学不来的。”杨福大掀起那只吊眼皮的眼睛，怒道：“你不肯教我们罢了，倒说我们学不会，这话真正呕人哩！”知化正色道：“我巴不得你们都学得来，我不惜费了工夫教你们；只是要学这些机器，须从‘三字经’读起，且把中国字认会了，还须学些算法，这才讲得到怎样冶铁，怎样造轮，怎样做剪；怎样的尺寸，齿轮的机关就灵，怎样的毫厘，剪却可巧齐着麦秸好剪，怎样的斗筲，那剪下的麦，可巧堆成一垛。看看这种不要紧的东西，却有一定算法，不是学了甚么小九九、乘法、归除，就能教得会的。”舒老三、杨福大听了，齐都吐舌道：“原来有这许多讲究在里面，我们连小九九都不会，今生今世学不来的。”便都一哄而去。知化赶忙把割麦车推回家里。

饭后没事，知化要做有轮双耒，细想那片簧怎样挺法；正想不出主意，忽见舒老三、杨福大领了一位先生来。知化认得这先生姓周名萝公，要算这乡天字第一号的先生。他肚里的书，也不知有多少部，什么“西游记”“三国志”等类书，倒背都背得出。乡里大大小小的事，哪一个不要去请教他呢？今天出了一件新闻，舒、杨两个人赶到他家里报信，萝公只不信，所以同来调查。当下便问知化道：“他们说你造了一部车子，一天能割几百亩田的麦，果是真的么？”知化道：“不敢，我是造着玩的，没甚么大用处。”周先生定然要看车子，知化只得同他走到车子边细看一回。问他作用，知化备细告知。周先生探下眼镜，深深作揖，道：“你真是诸葛孔明再生了！”知化连称不敢。周先生道：“你休得过谦，诸葛孔明会造木牛流马运粮，你会造车子割麦，再造一件种田的器具，不是配得上孔明么？”知化却不知道诸葛孔明是什么人，只知木牛流马既能运粮，料想是件机器，想道：“原来中国人也有会造机器的，周先生到底看的书多，知道这些典故，我再不好对他乱说的了。只怕这些法子，他也懂得。”当下谦逊了一会，周先生自去。

自此人都称知化为赛孔明，又叫他的割麦车是孔明车。知化听了，非常得意。只是这有轮双耒，一时造不成功，心里纳闷道：“到底我于机器上面不甚精，像这样马力运动的机器，尚且造不好，还想造甚么汽力运动的机器吗？”自己怨恨了一番，就注意想叫两个儿子学工。听得范家开了这个工艺学堂，十分喜悦，暗道：“这是机会来了！”只见他两个儿子，在那里削竹骨子扎风筝，却都把竹骨子用戥子秤着分两。知化把来细看时，原来扎的一只鹤，上面安排着簧管，风吹得会响，不觉大喜，暗道：“看这两个孩子不出，倒有巧思，天生的工人手段哩！”当下便叫他们道：“阿发，阿宝，你这风筝是哪个教给你做的？”阿发道：“没人教过，是我们想出来的法子。”知化大喜。不一会儿，风筝做好，知化看他们把风筝放上天空，果然簧管都

会发声，就合吹笙一般价响，那音节极好听。知化道：“我看你们手工很巧，现在虹口开了一个工艺学堂，我送你们进去学工艺好么？”阿发道：“甚么叫做工艺？”知化道：“工是做工，艺是习艺。人都要有技艺，才能寻钱过活。最好的技艺，莫如做工。你看上海若干机器厂，都是外国人学习了工艺，创造出机器来，赚中国的钱。我们学就了工艺，也好想出个新鲜法子，赚人家的钱使。”阿发、阿宝都欢喜道：“既这般，我们情愿去学。”父子商量定了，知化就和他娘子说知。

次早替他两个儿子换了一件新竹布衫，知化领着到了虹口。只见一片织绸有限公司北厂，再走过去，就见工艺学堂报名处的条子贴出。可巧刘浩三正在那里监察，知化上去报名。那干事员问了姓名，知是余知化，大喜道：“吾兄是著名会造机器的，令郎定然聪明，将来是要做中国的大工程师哩！”知化道：“兄弟一知半解，算不得什么。这两个孩子，倒还有些巧思，受了贵校的教育，自然会做个匠人罢了。”浩三听得他懂机器，不由要请教他。干事的代为说知来历，浩三十分起敬，问他农务里的机器怎样造法，知化一一说明。浩三道：“你不要居乡种田了，我们学堂里要请你哩。你把造成的割麦机器合耙车，卖给我们学堂，做个陈列品，当我们这里的试验机器的教员不好么？”知化道：“好是甚好，只兄弟没这个本事，怕当不来哩，还是回去种地好些。兄弟的种地，强似别人，只因有两部机车，省了许多人工，花费不多，收成却倍。这两部机车，是靠它吃饭的家伙，卖是不肯卖的。”浩三道：“既如此，敝学堂里情愿出重价，请知翁再造两部。这是公益的事，知翁有这样的本领，不好吝教的。”知化只得应允。浩三要同他去见慕蠡，知化道：“今天回去有事呢，改天再来吧。”浩三合他再三订定了后日会面，知化领了两个儿子自回。当晚浩三就合慕蠡说，乡间出了一个奇人，能仿造外国的割麦机车，慕蠡惊喜道：“有这事么？他是怎样学成的？我们同下去拜他吧。这样有学问的人，我们该当致敬，不好等他来的。再者，去看看他的机器，也广广眼界。”浩三道：“如此甚好。”

次日一早，慕蠡和浩三坐的一部马车，到马路尽处，就有许多小车子来揽主顾。慕蠡无奈，只得合浩三坐了小车，一路下乡。浩三道：“哎哟！我忘记了他的村名，这便哪里去找他呢？”慕蠡道：“不打紧，像这样的人，乡里应该闻名的，只消一探问，便找得着。”浩三就问车夫，车夫道：“乡里有的是菜花、豆花、棉花，却没有芋子花。”浩三道：“不是的，我问一个人，叫做余知化。”车夫道：“这个人喜吃芋子花么？这是没有的。”浩三和他说不明白，只得罢了。不觉到了一所村庄，车夫把车子停下。慕蠡、浩三只得给他钱，步行访问，人家都回说不知道。

二人无可如何，打算回去，浩三忽然悟道：“须这般问，包管他们知道。”想罢，便问人道：“有个姓余的，他造了一部割麦机器车，他住在哪里？”那人道：“就是赛孔明余阿大么？他住在前面，一片树荫底下哩。”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那片树荫。浩三注意看时，果见一块空地，排列着几棵杂树，门前一带竹篱，七八间瓦房，料想是余家的住宅，便领着慕蠡望前走去。慕蠡道：“我们天天在热闹场中混日子，真是乏味，哪能及得他恁样清幽，倒是无忧无虑，享一世清福！只这一派风景，租界上就找不到。”浩三也十分叹赏。二人上前打算打门，谁知乡里人家的门是常年不关的，门口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梳着一对桃子式的乌髻，浩三问道：“这里是余家么？”女孩子道：“是的。”浩三道：“余先生在家么？”女孩子道：“驾着车子

耙田去了。”浩三道：“田在哪里？”女孩子指着东边一片平畴，道：“那就是我们的田，有百来亩哩，不知他在哪里。”浩三就和慕蠡对准女孩子所指的东边田里走去，远远望见一匹马拉着一部耙车，另外还有一部垃圾车似的，一男一女驾着走。浩三急欲上前，脚下一个滑跬，跌在田里，溅了一身湿泥。慕蠡急把他扶了起来。田里的路很窄，两人搀扶着一步一颠，看看走近车子，浩三急叫道：“余先生，我们特来候你。”知化听得人唤他，回头看时，原来就是工艺学堂的人，便忙把车拉到陌畔，拱手道：“劳驾不当！这位贵客是谁？”浩三道：“这就是敝东范慕蠡兄，特诚拜候的。”知化道：“褻渎得极，快请舍下坐去吧！”慕蠡道：“在下久仰先生的大名，特地拜访，还要请教些机器的学问哩。只这一部车子，是怎样用法的呢？”知化道：“这部车子，没什么奇，只不过收点儿田里的柴草罢了。”慕蠡合浩三细看时，果然造得精工。慕蠡又问道：“额外那部车子，甚么用处的？”知化道：“这是装草的车。”

言下，招呼他娘子，拉了车，同到家里，请范刘二人在客堂里坐下。慕蠡举眼看时，墙壁上粘满了机器图。浩三背着壁，一一细看。知化忙着叫他娘子烧茶做饭，道：“二位来了这半天，就在舍下吃饭吧，只是没有好菜吃。”慕蠡正欲领略田家风味，一口应允。一会儿，知化送出茶来，倒是细叶寿眉，就只带点儿烟熏气，开水倒是清的。慕蠡略略沾唇，不敢多喝。不多时，饭菜端出来，调开桌子，大家坐下。慕蠡看这菜时，合自己家里迥不相同，一派的粗磁碗，盛着一碗肉片炒韭菜，一碗粉条烧的肉丸子，一碗炒鸡蛋，一碗黄闷鸡，一碗苋菜烧豆腐。知化已是特色，争奈慕蠡不大喜吃。浩三倒还吃得来。一会儿，又托了一大盘饼出来，却是葱油做的。慕蠡吃了一块，十分可口，肚里饿了，索性大吃起来。二寸见方的块子，吃了四块。知化尽让着吃，慕蠡只得加上一块，已是撑肠拄腹的了。

饭后闲谈一会，说起机器，知化道：“单是农务里的机器，外国种类也多，一时记不清楚。我知道的，可分成三类：一是手运动的机器；一是牲口运动的机器；一是汽机运动的机器。手运动的机器，中国多有，不消仿造；牲口运动的机器，除耙车、割稻车外，还有新式有轮的双耒，新式撒种车，割青草新式车；汽机运动的机器，有钢丝汽机耒车，打稻轮机等类。这些汽机运动的机器，我们没本钱的，造它不起；造好了也不使用，这须种了几千万亩地，才用得着哩。”慕蠡道：“我想种田也好合公司种的。”浩三道：“有什么不好呢？只是中国的农民，各人种十来亩地，一家靠它过活；公司种田，未免夺了农民的利益。这事怕做不得哩！”慕蠡道：“我倒想来试办，但不知汽机种田，有怎样的好处？”知化道：“汽机种田，不但汽机须造，连田也要改过样子。田里须有安置汽车的空地，这机车有转轴，用钢丝牵着耒车走的；车的耒头，有的六耒，有的八耒，或十耒，耒车行动一次，好耕若干行土。我们坐在车上，看机车自己行动，来车跟着走，一边走一边耕，不久就把全田耕完了。看似费重，其实省费。一部机车，不知抵多少人工马力哩！”慕蠡听了，十分欣羨，决意要造机车。

当下谈得入港，不知不觉，日已西斜。知化领他们去看了割稻车。浩三通都知道它的造法，说明原故。知化十分佩服。知化又请教浩三，造有轮双耒车的造法，悟出那片簧的用处。慕蠡道：“兄弟的意思，要在租界左近买几千亩地，创办几部汽机车，全用西法种田，开开风气，不想甚么大利益。二位先生看是做得做不得？”浩三道：“要肯开风气，就有大利益；只是这

里的地贵，怕没这些资本。…慕蠡道：“兄弟原是虑着我们上海的地，被外国人买了不少去，要不早些去买，通上海的田，都入外人之手。我想自己没资本，尽可合公司办的。其实不碍农民的生计。为什么呢？他们把地皮变出钱来，又好做别的买卖去了。总之，只要在我们中国里面，出头创办新事业，面子上看去，似乎夺了穷人的利，到后来获了赢利，穷人都受益的。”浩三听了，低头一想，道：“慕翁这话，倒合了计学公例。为什么呢？大资本家合成公司，果然生出子财，兴办的事儿更多了。办一桩事，就有无数佣人跟着吃饭，所以上海的乡里人，有饭吃的多，没饭吃的少，比内地觉得好些。就是公司多，机厂多的原故。顽固的人，都怕仿学西法，夺了穷民的利益。即如开矿，怕坏风水；造铁路，怕车夫造反。这些迂谬的议论，误了许多大事！要不然，中国的铁路，早些开办，何至外人生心，夺去许多权利去呢？种田虽说尚不要紧，其实用了西法，出粟分外多。你想，粟多了，不怕不够吃，穷人还有饿死的么？工艺上也是这个讲究。出货多，自然获利多，只消商家代为转运流通，就没有供多求少的弊病。但是第一要义，总望熟货出口，不然，但能抵制外货，工商界上影响还小哩！”慕蠡一番理想，被浩三说穿了，不觉大喜。

天色不早，二人告别回去，再三叮嘱知化，有空到厂谈天。刘、范二人，仍复一路步行，走出村庄，到了马路，马车却不见了。二人只得雇了东洋车回来。到得铁厂，就有人报告道：“东洋来了一位先生，像是杭州人的口音。你说姓杨名必大，有个小名片儿留下的。他说他住在文明旅馆，务要会范先生和刘先生，有紧要的话讲哩。”慕蠡取名片看时，果是杨必大，表字成甫，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东京职工学堂的毕业生。慕蠡大喜道：“又是一位实业家来了。他说几时再来呢？”伙计道：“他说明天一早再来。”慕蠡道：“他来了，务必请他进来见我。”伙计唯唯答应。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留学生说明实业 小富翁信用高谈

却说范慕蠡合刘浩三，从乡间回到铁厂，晚间无事，又谈了些机器的利用，并商议纠合公司，购买田地，用汽机耕种的许多法子。浩三替他定了些公司章程，直至十二下钟，各人睡觉。

慕蠡记挂着杨成甫要来会话，次早才只七下多钟，早已醒来，连忙起身梳洗。早点还未端上来，只见老妈子来说道：“王伙计说，外面有个姓杨的，等了多时了。”慕蠡道：“为什么不早来讲。”当下匆匆走出，只见刘浩三陪着二人，形状甚是粗鲁，穿件半新不旧的洋绉夹衫，却扣了一条腰带。一件夹纱马褂，几乎要破了。一双手露在袖子外面，漆黑带黄，皮肤都起了皱纹。慕蠡大失所望，暗道：“这样的粗人，肚里哪有什么道理？料想谈不合式的。我倒为了他起了个早，倒屣而迎，真不上算。但既会面，又不好露出慢客的神色，被人家骂我恃富而骄，只得打起精神应酬他。”

浩三合那人见慕蠡走来，起身招呼，通问姓名。慕蠡知他果是杨成甫，只得说声久仰。成甫道：“我等素昧生平，论理不该过来惊动，只是兄弟在东洋学堂里，就听得人家传说，上海的实业家，著名的就只有两位：一是扬州李伯正先生，一是慕翁。兄弟的意思，现今中国，农的农，工的工，商的商，难道没有实业？但合五洲比较起来，中国的实业跟不上欧美百分之一。学界的口头禅，都说现时正当商战。据兄弟看来，其实是工战世界。工业兴旺，商战自强，实因商人是打仗的兵卒，工人是打仗时用的克虏伯炮，毛瑟枪。那兵卒没有器具，哪里打得过人家呢？农人便是粮饷；有了枪炮，没有粮饷，兵丁不至解散么？所以农业也该讲求的，这都是实业上的事。朝廷立了农工商部，虽说逐件振兴，但这些事靠定政府的力量，也还不足恃，总要人民能自己振兴才是哩。兄弟来的意思，并不是想合慕翁合公司，创实业，只不过胸中有这些愚拙的见识，要合慕翁谈谈罢了。”慕蠡忖道：“看他不出，样子来的粗鲁，学问却是胜人；谈出来的话，极有见解，不是拾人家唾余的。”当下慕蠡不由的心中起敬，那神色也就两样，先自谦道：“兄弟也算不得甚么实业家，李伯正先生才算是个实业家哩。但兄弟的意思，极指望攀附实业，现在开了个工艺学堂，昨儿又亲自下乡访着一位能制耕田机器的。如今合我们浩三先生商量，要开一个新法耕田公司，不知道开得成开不成哩。成翁是一位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要肯赐教，就请在敝厂住下，将来请教的事情多着哩。”成甫未及答言，慕蠡觉得肚子里饿，请杨、刘二人到客厅上坐了。家人送出早点。成甫是吃过的了，慕蠡自与浩三同吃。成甫道：“慕翁到底是个实业家，于农工上面留心，这新法耕田公司，一准可以办得。方才浩三先生已经谈过了，所说贫富都有利益的话，实系确凿的道理。世人只看了一面，眼光不远，也因学问不足的原故。二位这么一说，解了社会上许多疑惑，已是有功的了。学堂办法也好，只是这样大规模，可惜限定上海一隅，内地沾不着利益。兄弟的意思，想仿着慕翁这样办法，到杭州去办一个职工学堂，学生并不能多收，只收四五十个学生，开开风气罢了。”慕蠡未及答

幕友——旧时官署中办理文书及一切助理人员的通称。

毛遂自荐——毛遂，是战国赵平原君的食客，他曾自荐到楚国，说服楚王，与赵合纵。后人便把自我推荐，称为毛遂自荐。

刻鹄不成——这是一句成语：刻鹄不成尚类鹜。意思是仿效不完全象但也很象。

言，浩三道：“这是正当办法。如今学堂开的不少，穷苦的人家，进不来学堂，子弟没处读书，指望教育普及，哪里办得到呢？兄弟也有这个意思，多开半日学堂，好叫人家荒不了本业。成翁想升职工学堂，更是一举两得。还要请教这学堂怎样办呢？”成甫道：“兄弟办这学堂，经费不足，只拣粗浅的科学及初级的国文历史教授，是一初等小学堂模范。课本却比初等小学多些。为什么呢？这是预备工界人来学的。年岁在十五以上为合格，教员只请三人，课程只早半日，下半日须做工。做工分五类：一是竹工，专做竹器，粗的箩筛等类，细的翻簧等类。一是木工，专做木器，粗的寻常木器，细的洋式木器。一是漆工，东洋的漆器何等精巧，贩到我们中国，都获利很厚。大凡合用的东西，不问大小，都能赚钱。然而大件的货色，人家赚了钱去，我们大众惊心动魄，都觉得膏血被人吸去，要想个抵制之法。至于小件的东西，人都忽略，只道这点儿值不了多少钱，随它销售去吧。谁知件儿虽小，它却销售极广，又便宜，又讨巧、人人都爱，个个要买，不知不觉，把利益尽都让给人家沾去，岂不可怕！中国是没统计的，到底进口货，那样销的旺，商界里的人未必都能知道。现在虽有些人想创办新制造，抵制外国货；却都是大商富翁，这些细微曲折之处，他们没工夫算计，只好让给我们来办。要知道工商两界，没什么难懂的秘诀，只消猜得透人家心理。外洋知道我们惯用的东西，他却仿着我们做法，变换了种种式样，来诱我们购买。他又知道我们只贪便宜，他就核算着成本轻的，多中取利。绫罗绸绢，那一样不是仿中法织的。颜色花纹，几乎驾于中国之上，价钱却便宜了一半还不止，难怪其畅销的了。我们想做洋庄的买卖，除了丝、茶、绸、皮、羊毛、草边等类，还没销过什么熟货，赚人家的钱，很觉万难。且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叫人家都买本国的货，这就是塞漏卮的第一个妙法。但是我们的力量，办不来机器，制不出各货，先从手工做起，慢慢扩充便了。第三却是罐头食物，这注买卖，却甚通行，又极易做；蔬果鱼肉，都好装罐。将来铁路通了，这买卖还要兴旺哩。现在山洋的学界商界里的人，比从前不知多了几十倍。多有饮食不惯，思量些乡味吃，哪里办得到呢？我想罐头食物里面，只广东的荔枝、兰花菇、波罗蜜、洋桃最多，其余山东的肥桃，松江的蓴菜、鲈鱼，塘栖的枇杷，常州的马山杨梅，绍兴的冬笋，四川的冬菜，天津的鸭儿梨，深州的桃子，没一件不好装罐头的。甚至初春的嫩笋，夏初的蚕豆、茄子、豆荚、白菜、黄芽菜，看来都不值钱，久客异国的人，尝着这些香味，哪有不馋涎欲滴，宁出重价买的么？所以这买卖，大可做得，只要配置得好，自然购者纷来。第四是洋烛。洋烛的销场，不用说是极广的了。像这样容易造的东西，我们不能自造，还用人家的，岂不可笑可叹！现在我们打算仿造，但是造洋烛须用石灰、牛油。石灰是容易办，牛油却不易办。为什么呢？内地宰牛的少，官府又禁屠宰，牛油缺乏难收，不得不采办料子，倒要费些本钱哩！”

浩三、慕蠡听他一番说法，津津有味，都十分钦佩。成甫又道：“富商的经营，办机器，开厂房，都是绝大的事业；财源所聚，关系国本，富商多，国家自富。古人有句话，叫做‘藏富于民，’早见到民富自然国富。只可怪古人既然重民富，为何抑末那等厉害？周法始行征商，汉制更是贱商，，

赫胥黎——(Thomas ery, 1825—1895) 十九世纪英国的生物学家及哲学家。

孟浪——鲁莽。

究竟是甚意思，二位高明，该有一番说法。”浩三道：“中国地居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域，土地实在肥美，因此习惯做了个重农的国度；又从古至今，不喜交通，除了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三位雄主，还喜东征西讨，至如所称仁君圣主，总之不喜用兵，只须保守自己的国度，又都怕农民没饭吃，以致辍耕太息，造成许多乱象，所以重农抑商，是古来不二法门。如今才悟出商人关系的大，工人关系的更大。但是悔之已晚，早落后尘，赶紧振作一番，还救得转哩。”成甫道：“兄弟的意思，商人关系虽重，却不能替许多同胞，个个谋他的生计；生计还是要自己谋的。只是商人能够提倡扶持，也是正当的义务。现在除了学界人知道外面的世局，以外就只商界里的人，开通的多。农工两界，十分闭塞。农民呢，只知种他的田，合商界没甚交涉；工界却合商界直接交涉哩。我想二位负了这样的大才，又有资本，为何不提倡一番？”慕蠡道：“兄弟也极愿提倡，只是想不出个法儿。成翁有何见教，做得到的，兄弟决不推诿。”成甫道：“兄弟有两种办法，都能开通工界的人，鼓舞工界的人，叫他们艺业发达。”

慕蠡便请教他那两种办法。成甫道：“第一是开工品陈列所。外国的工艺，有政府提倡；我国政府，虽说近时也有提倡工艺意思，但是未见实行，须先从商界提倡起。这个工品陈列所，就开在上海，一面登报告白，不论甚么手工美术，只要做成一种器物，经本所评定价值，就陈列在这所内，听人批买。这么办法，随他内地壅滞的工品，都能畅销。工人见自己手造的器物，都有利益，自然会做工的格外加工做活，不会做工的，见工业里面的人，也会发财，大家情愿做工，不想别的主意了。第二是工业负贩团。我在东洋，就见他们的负贩团十分发达，穷人靠此吃饭的，实在不少。现回中国，谁知上海也很有日本人的东来负贩团。他们以为中国是个病夫国，别的不须贩去，只消多运些药去医他们的病。浅田饴、日月水、胃活、中将汤，贴满了招子不算外，却有他们男的女的，拎着个皮包，在茶坊里，酒肆里，饭馆里，涎着脸兜主顾，连城里都会去。遇着城隍奶奶生日，或是出会，热闹的时节，他们便来了。神色却极谦和，不露出他们是强国国民的神气来。我们被他们兜揽得不好意思，哪怕没病的人，也要买几张头痛膏，回去给老婆贴。看得稀不要紧的生意，他们却衣男食女，都靠着这上面哩。我又佩服他们耐苦，三五十个人，聚在一处，赁两三幢房子，摊地铺睡觉。一早起来，拎着皮包上街，饭食不消说是清苦的了。大日头里，大雨里，拚着晒去淋去，这是何苦来？只不过挣一碗饭吃。我见人家照片，照着一个上海小滑头，穿着一身极时髦的衣服，左手托着一碗饭，右手捏着一双筷子，眯着眼睛，侧着脸儿，像似望着别人笑，显出自己顶尖的滑利，骗得到一碗饭来吃。这不是骂尽了中国人么？其实衣食住三个字，五洲人类，哪一个脱得了。所说是生存竞争，做了个人，并非不该吃饭的，可耻的是骗饭吃。中国骗饭吃的人太多了，被人家笑话了去。如今要叫有本事吃饭的人多，自然骗饭吃的人少了。我说这个工业负贩团，就合工品陈列所相附而行的。负不起的东西，有陈列所替他们销售；负得起的东西，等他们实业界中的人，负着贩买，只不过替他们提倡个结团体的法子。说起来内地的人很可怜哩，长到三四十岁，走的

耒(lǐ,音磊)——一种农具。

计学——经济学的别称。

路不过下乡二三十里。眼里认不得字，听人传说皇帝是金龙下降，曾国藩是蟒蛇精转世，这般没对证的话，还印在他们脑筋里。三三五五，茶棚下谈的都是说神道命。穷到彻骨，还不知道营谋本业，倒去烧香祈福，算命求财；眼前许多利益，呆木木的，只觉得取不到手。你说可怜不可怜，可笑不可笑！我所以望二位拚着几间房子，作为负贩团的住处，并替他们预备下饭食，只从自己同乡中招徕。那些没本业的人，见有这样现成的衣食，那个不愿来呢？等他们货物售出，便结算一次，还我们房金饭费，他们也自情愿。这个风气开了，不待我们张罗，自然有人效法而行。负贩的人源源而来了，却不是商界中又添出一桩营业，工界里销售无数滞货么？但是章程却要定得细密，省却将来许多唇舌。中国人不讲公德，须立出许多限制的条款；要不然，这团体是容易解散的。”

成甫说完这一篇活，足有半个时辰。慕蠡、浩三并都佩服。慕蠡年轻喜事，当下就定主意，开办这个负贩团，托浩三合成甫商订章程。原来浩三在慕蠡厂里，表面上觉得清闲，其实也很忙的，单说订章程，也不知替他订了多少。也有用，也有不用；也有办得成的事，也有办不成的事。总之，慕蠡的志愿是好的，办事是顾公益，很热心社会的。当时李、范齐名，都称第一等实业家。其实李伯正家资殷实，举办几桩大事业还容易。慕蠡承袭父亲遗下家私，还不上百万，幸亏连年买卖好，觉得赢余。这回创办工艺，就要花费不少。只他爱做维新事业，花些钱也是情愿的。闲话休提。

当下慕蠡留成甫、浩三在西厢房里订定负贩团章程。浩三对慕蠡道：“这负贩团虽说是小，然而关乎一乡的公共事业，我们不便独自出头，须多约几位同乡商议商议，作为公举才好。”慕蠡醒悟道：“我们同乡里面的人，果然维新的不少，发财的也很多，我们本有个会馆，我想这事总须开会。我们就发传单开会，议他一议吧！”成甫道：“既如此，这章程不必定了。”慕蠡道：“这章程还要费心订好。有了个草底子，开会时，大家议定就容易了。”成甫道：“贵同乡的团体，本来就好，敝处要议这事，就费力了。”慕蠡道：“也不见得。贵省同乡是著名有团体的。”成甫道：“兄弟的意思，也指望贵处做个表率，敝处就大家信用兄弟的话了。”慕蠡未及答言，只见家人上来回道：“伍大老爷拜会。”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倒屣（x，音洗）而迎——屣，鞋子。倒屣而迎，急忙起身迎客，把鞋都穿反了。

第三十四回 扶工业高人远见 派捐资财虏潜逃

却说范慕蠡家来了一位客，是李伯正厂里的收支。这人姓伍，表字有功，原是读书人。因有志实业，伯正特聘他来管理银钱的。当下为着一注银子，合慕蠡有交涉，特来拜访。二人会面后，理论清楚，慕蠡与谈开会议负贩团的话。有功道：“这事谈何容易？贫民有了这条路，个个要来托足，哪里遍给得来？”慕蠡道：“好在限定了工艺，要没工艺制造品，我们也不能收留的。”有功道：“这还可以。”慕蠡道：“这事须贵东与闻才好。”有功道：“待兄弟回去合他说知，敝东是关公益的事，没有不肯做的。”慕蠡喜道：“如此，费心！上海这一方面，也只贵东合兄弟有同志。待兄弟把章程订好，两三日内去会贵东吧，还望有翁怂恿他出头。”有功道：“敝东在实业里面，本就很热心的，只是工夫实在少，忙不过来，也是苦境。兄弟回去极力怂恿便了。”慕蠡送客回来，杨成甫也就辞别回去。慕蠡嘱咐道：“兄弟已约定伍有功，三天内去会李伯正先生。我们章程，须预备好了，把去请教他。”成甫道：“既如此，兄弟回去拟个草底，请浩三先生改削吧。”浩三谦言不敢。成甫去了。

次日饭后，果然一大篇章程稿子送来。浩三阅看办法，都有秩序，只是词句不甚明达，只得把他的意思，曲曲的写了出来，改完，再给慕蠡看。慕蠡大喜，便叫人约了成甫，次日去拜李伯正。

成甫到得那天，一早来了。原来慕蠡本是富家公子，平时嫖赌吃喝，没一件歹事不干的；这时遇着几位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谈的都是正大话，渐渐把他旧习惯暗中移换了，专意研究实业。只是素性起得甚晚，浩三劝他起早，吸受新鲜空气，于卫生上极相宜的，慕蠡就学起早，天天限定七下钟起身。这天成甫来时，业已起来，还没梳洗。成甫候了一会，才得会面。早点已毕，成甫催道：“我们去吧。”慕蠡见壁上的挂钟，才只八下零五分，道：“早哩，九下钟去恰好。伯正先生总须这时起身。”成甫道：“为何起得恁晚？”慕蠡道：“也难怪他。他一天到晚，没片时歇息，晚上料理些厂里的事，总须过十二下钟睡觉，再也不能早起。”成甫道：“这样说来，有钱的人，倒没有我们没钱的自由。”浩三道：“本来如此。没钱人的事业，却没有有钱人做得这么大。”慕蠡道：“惭愧！我们做的事业，都是为己的，没有为人的。”成甫道：“这倒不尽然，为己的利益，就是为人的利益。”慕蠡道：“这话怎讲？”成甫道：“自己有了利益，才能分给别人。表面上看去，大股东设的大公司，固然官利、红利，通都入了自己的囊中，殊不知他公司里养的一班人，都是分他的利益的。批发贩卖，出口销货，从中又有许多人得了利益。偏灾水旱，捐助多少，国家又获着他许多利益。亲戚朋友不时沾润，同乡里面又得着了许多利益。农民的生货，都卖给他去制造，农民不是又得了利益么？总之，一个人做事，做不成一桩事；一个人想获厚利，获不着分毫的利。农工商贾，就是合成的一个有机动物，斗起笋来，全都活动；拆去一节，登时呆住了。我国的人，悟不到此，大家有个独攘利权的念头，你争我夺，就如自己的手，合自己的脚打架；相残过度，甚至把这有机动物毁坏了，方肯罢手。譬如把夺利的心放淡些，人家也获利，自己也获利。这利源永远流来，岂不更好么？慕翁倒合寻常的商人不同，除了自己的实业，还肯开劝工场、工业学堂；再创办这个负贩团，件件谋的公益，我们人人佩服的。”慕蠡谦虚一会，看那钟上快到九下，便叫套车。

慕蠡、浩三、成甫同到虹口，进了厂，有人领着到三间公客厅坐下。一会儿，伯正踱了出来，慕蠡指给成甫和伯正会面。成甫见伯正衣冠朴素，一股善气迎人，不觉暗暗佩服。慕蠡把负贩团的章程给他看，伯正却从头至尾看罢，沉思一会，道：“兄弟的意思，这事不要限定方隅。总之，我们为公益起见，只要工艺发达，就是大家的幸福。限了方隅，倒不能发达了。为什么呢？我国的工艺，本是幼稚，聚各省的精华，还敌不过人家一部分；倘然限定某府某县，这到底有没有学习工艺的人呢？即使有了，也寥寥无几，不成一个局面；倘然没有这个局面，撑持不起，更是坍台。所以我说要普通办法。工艺的范围，虽然极大，但是成物不易，不愁资本周转不来。还有一个法子，起先是奖励粗的，以后便挑选精的。那粗糙的工艺品，经我们提倡，有了销场，自足立脚，再有精致的出来，渐渐可行销外国，将来粗糙的，销场日少，人都想做精致的，暗中和那教育一般，还怕工艺不发达么？只是这注本钱，却要耗费不少，就同振济似的，不能指望人家归还。久而久之，总能收得回本钱，利息是没有的了。诸君以我这话为然，我便捐二十万银子，再由会中各位商界热心人捐助；有五十万银子，也够几年开支的了。”慕蠡、浩三、成甫都拍手称快。当下约定日期，由他们四人出名，印发传单。伯正匆匆有事，范、刘、杨三人，只得告别，回到华发铁厂，浩三写下传单，慕蠡叫人去印刷好了，只两日已经印来，便差人分头发去。又议定借新开商业公园做集议所。

原来这商业公园，也是慕蠡创议合李伯正二人出资创立的。购了三十亩地，逐渐经营，凿了一个大池，种了许多荷花，养着无数游鱼。池塘四围，都有小石，叠出了幽岩深谷的样儿。最妙是水中间棋布星罗的几个小岛，上面也种有松树、冬青、竹子。有一只小船，好驾着上去。池中还有一方亭子，特派两个仆役，在里面做菜烹茶。这亭子四时相宜，十分高爽。池外疏疏落落，有几处茅屋竹篱，夹着几处华丽的屋宇。秋光野色，令人有山家之乐。华屋云开，尤有俯视一切气概。这屋内除了吃茶饮酒外，不收客人分文，只禁止攀折花木，毁坏器物。不但富商大贾，常借这里宴会，就是那些贫民，也有来登楼远眺，临水观鱼的。慕蠡又请海内外的名家，题了若干字画。伯正又把家藏的几件古玩合字画，董香光、米南宫这些人的真迹，捐入了好些。连一班名士好古雅的人，都来赏玩不已。传单发出去，人人都愿到场。

这日，伯正特破除一日工夫，起了个早，来到本会。慕蠡是不用说，合浩三、成甫都到了公园。伯正道：“我忝居发起人之列，还没知道这会叫什么会呢！”慕蠡道：“这是兄弟失于呈阅，这会叫做商助工会。”伯正道：“好一个正当的名目。”伯正早吩咐厨役备下许多饭点，预备散会晚时好吃。只一位位的依次入园，都是有钱的商家。伯正合慕蠡十成里认得五六成。成甫、浩三一位都不认得。后来汪步青也来了。原来这时汪步青也开了一个华整烟厂，烟是做得精美可口，价钱极便宜，不但有爱国思想的人，喜吸他家纸烟，连车夫等类，贪图便宜，一般来买着吸；销场极畅，多中取利，倒赚着不少。慕蠡问起情由，着实赞他会做买卖。

看看时刻已届，来的人也稀少了。点齐人数，有一百二十多人。成甫、浩三便请问了慕蠡、伯正，即行开会。成甫摇铃，浩三代表李、范二人演说。立言的大意，是工商两界利害相因，不要说商贩起家，合工人毫不相干，须

知目前的生货，贩运销售，不过暂时之利，而且个人之利，银钱亏折，将来流入外洋，中国商人只怕没站脚地步。工人既没本领，又没资本，一件工艺品都不能发达，雇佣的多，独立的少。理想看来，工人先受淘汰，商人继受淘汰，农人最后也至于受淘汰，士人既没这三界人养活他们，自然早在淘汰之列了。岂不可怕！现在要振兴商业，合欧美人抵敌，从哪里抵敌起，难道靠着贩卖生货，弄几个人家不心痛的钱，就能抵敌了么？虽说通商口岸，机厂林立，只能稍稍抵制他们的制造品罢了，况且没见抵制得过！人家制造得精致，我们制造得粗劣，价钱高下，纵然相仿，已经比不过他。人人愿买洋货，华货滞销，即看洋纱厂的布，积存许多；眼见得华人织布一局，又要涂地。其间商界失败的，也不一而足。推原其故，总因不知工艺是商界之母；母既失却，子息哪里取偿得转？诸君要商业发达，除非扶助工艺。目下能掷却无数钱财，扶助工艺，将来收回的利益，十倍还不止。只不过获利迟些罢了。扶助工艺，自然集资开工业学堂，设劝工场，办工艺品陈列所。这些事业，收效还缓，最好是设工艺品负贩团，叫穷乡僻壤的工人，都知道造出器具，不愁没处销售，自然争相手造，由粗至精，渐渐发达了。这团体的势力，日增日广，难保不能置备机器，化出许多大事业来。现议集合五十万银子的资本，广建房舍，借与母财，教导工人鸠合团体，竞胜斗巧。诸君如愿赞成，还望随意资助。李、范二位，共捐银三十万，尚短二十万两，是要诸君凑足的了。只听得十来个人拍手赞成，其余却没动静。浩三又请他们赞成的签字，只四十来人签字，其余都推财政支绌。伯正、慕蠡又再三劝助，这才各人书写十两八两的，总共不上千元。

伯正、慕蠡、浩三、成甫面面相觑，无可如何。成甫心生一计，请李、范二人拣那大富的捐银若干，次富的捐银若干，小富的捐银若干；并告知他们这是一回的事，不再举行的。伯正发表这句话后，就指定十几位富商，每人捐银若干，凑成十万，还有十万金，派匀着叫他们认捐。大家没法，只得签字。

内中只一位富商，姓陈名园，表字秋圃的，这人出身寒微，经过一场战乱，拾着一块羊脂白玉的拱璧，回家卖给一个富人，得着两千块钱。他却善于心计，城里几家钱铺，又都认识。他便耐着清苦，把这二千块钱运动；钱价低时，便兑钱；洋价低时，便兑洋。只这么倒换腾挪，几年工夫，已经富有万余。他便贩丝贩米，又贩麻，到东洋去卖，连年赚钱，家私有一百多万，却一钱舍不得用。他还有一种脾气，买卖喜独做的，不肯合股。有人创办一个水泥公司，十分厚利，对本也不止，劝他入一千股，他掩着耳朵逃走了。此次入会，原来不知其洋，只当是同行请酒，欣然来了。及至到了这里，见大家那股行径，十分诧异。刘浩三演说时，可巧他合一位同行谈买卖，没听得真。后来见大众捐钱，他还以为江北水灾助振的。原来秋圃这人，别的钱不肯花，独喜做好事，施僧舍乞，惜老怜贫，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深印入他的脑筋。今见众人有此义举，不觉慨然捐了八块钱，写上簿子。后来见李、范二人出头，派他摊捐一万银子，不禁吐头舌头，缩不进去。考问所以，才知原委，立起身来告辞。伯正再四挽留，哪里留得住。乘人不见，脱身去了，连八块钱的捐款，都被他涂抹了去。众人交头接耳，议

口头禅——原指有的禅宗和尚空谈禅理而不实行，也指借用禅宗用语作为谈话的点缀。通常指经常挂在口头的词句。

论他的鄙吝。幸亏几位识时务的商家，帮着李、范二人说话，大众不致反悔，照着分派的数目，写上簿子。伯正、慕蠡甚为喜悦。当晚治酒留众商小饮，尽欢而散。内中几人还面带忧疑之色，酒菜都哽在喉间，正是扛上了场，没法应酬罢了。散会时，伯正合慕蠡商议道：“兄弟天天忙不过来，这事项买地盖屋，分头办理。我叫有功出来代表吧。”慕蠡应允，这才各散。

次日，成甫又到铁厂，合慕蠡商议购地，恰好伍有功也来了，会着慕蠡，袖子里拿出一张银票，是二十万两。今天工业学堂开学，浩三业已到堂去了。有功、成甫谈到购地的话，慕蠡道：“这地皮却不要成块的，务须多购几处。这团房宜分造各处的。”成甫极意赞成。慕蠡又道：“地皮的事我们都是外行，须找汪步青去。”当下就叫家人拿片子上请汪大人。

不多时，步青坐着马车来了。慕蠡和他谈起购地的事来，步青道：“我久已不做这事了。”慕蠡忖道：“不错，他如今已是四品大员，身分高了，哪里还做掮客？是我失言了。”又听得步青接着说道：“我因掮客的饭，不是正经人吃的，有几位学堂朋友，都劝我改行，都说要为久远之计，除非创办实业。我问他实业是哪几桩呢？他们一口气说了几十种，我觉得都做不到，只纸烟公司合本还轻，我就做了这一种。我把平时开的几片不相干的店都收歇了，独入了公司的股，算我是第一个大股东。在厂里掌了全权，事情倒也顺手，不但买货的作不来弊，连做工的想要赚料，都被我觉察出来，辞退了几个，挑选本厂里的学生顶缺。因此名誉还好，货也销通了。地皮的话，我找一位行家，替慕翁接谈吧。”慕蠡道：“果然掮客饭是滑头吃的，步翁如此大才，犯不着混在里面，兄弟极佩服卓见！纸烟抵制外货，步翁这思想尤高，拜倒，拜倒！只是兄弟信的是步翁，转荐这人，不知怎样呢？上海的滑头多，步翁倒要留心！”步青道：“不瞒慕翁说，我在掮客这一行里，要算个大头目了，几个大掮客，像蔡菘如、徐雪山、瞿仲虎这般人，都合我极要好的。”慕蠡道：“蔡菘如兄弟也见过的，这人倒还大方，就请他来接洽吧。”步青甚喜。当下留函给蔡菘如自去。慕蠡只得叫人去请蔡菘如来。家人回说：“蔡老爷昨天住在清和坊徐金仙家，他公馆里已着人去请他了。”慕蠡只得静候。

一会儿，菘如来条，约六下钟在一品香会面。慕蠡就约定成甫、有功晚间同往。及至六下半钟，三人到得一品香，原来房间是菘如定好，人却还没到哩。直候到八下钟时，菘如方到，迎面春风，十分和蔼。成甫见他只合慕蠡、有功交谈，并没合自己寒暄一句，那一种市侩神情，却掩不住似骄非骄，似谄非谄的。总之，这一副可憎面目，叫人受不住。这才佩服慕蠡、有功到底是买卖中混得熟了，合他谈得很热闹。谁知菘如眼里，见成甫这人皮肤漆黑，浊气熏天，衣服又极不时髦，露出寒俭的神气，哪里看得起他，自然相应不理的了。

闲话休提，再说范、伍谈到购地的话，菘如道：“老实说，地皮的买卖，像兄弟这般人，都有明扣暗折的。慕翁这事，为公益起见，兄弟应该效劳。明扣照例，暗折情愿奉让。这事交给兄弟办去，包管妥当便了。”慕蠡大喜道：“菘翁肯如此尽力，我替众工人多多致谢！”菘如道：“好说。”慕蠡又重托了他，菘如匆匆还要去赴一个和局，两个酒局，只得告辞。慕蠡惠了钞，这才各散。不多几日，菘如就替慕蠡觅得十四亩地，却分散二十一处，慕蠡觉得合用，知会了有功，即时定局。菘如饶没暗扣，却还赚到万把银子。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卷烟厂改良再举 织布局折阅将停

却说范慕蠡把负贩团的地皮买就，一面雇匠人盖屋，一面发了告白，招人入团。这时杨成甫见团事准办，急急回家创办学堂去了。刘浩三因工业学堂开学以来，事情很忙，没工夫再顾到负贩团事。慕蠡哪有工夫兼管团事呢？急须找个替人，合浩三商议。浩三道：“这事项商界中有点学问的人，方能管得来。我于商界中人，并都不认识。前天听得汪步翁谈的，他有朋友劝他办实业，意思就好，莫如托他介绍一位吧。”慕蠡恍然大悟，立刻套车到华整纸烟厂，却见步青短衣窄袖，在机器棚里督视。慕蠡暗道：“步青这人，一变了平时腐败习惯，这样勤力，还愁商务不发达么？”正在思忖，有人报告步青，出来迎接，陪到客厅里坐下。步青穿上长衫，慕蠡道：“打岔不当。我们这团事渐渐逼近了，房子业将完工，入团的人也有了许多，有些工艺品都堆在厂房里。成甫是回去了，浩三管着那个学堂，分身不来，兄弟更是忙碌，哪里能管这事？只我们一片心机，创下这个事业，要给个外行的人管了，定然闹坏了的局面。这事须得色色在行，还须热心任事，方敢交给他管去。但这人哪里去找呢？”步青道：“兄弟倒有一位朋友，姓杜名瀛，表字海槎的，他系开通新社的干事员。曾经到过东洋，学过三年工艺，这事定然在行的；再者，他一片热诚，极想做个有名誉的人，待兄弟介绍他合慕翁会面吧。”慕蠡大喜。当下约定次日十下钟，约杜海槎到华发会面。慕蠡辞别去了。

再说那杜海槎是庸智学堂卒过业的，又在东洋学习工艺三年，慨然有兴工艺的思想，只是苦无资本。回到上海，偶见亲戚家里买了一丈羽绫，预备做短衫裤的，内中还附着两卷洋线，细看直合中国的丝线一般，十分光彩，暗道：“外国的制造品愈形发达了！这件东西，又不知暗中夺去若干利益！”心中纳闷，便别了他的亲戚，想找个花园散闷。抬头遇见一位同学潘人表，拉着手道：“久违了。听说你在东洋，甚时回来的？”海槎道：“前月方回。”人表道：“我们找个茶馆谈心去。”海槎一肚子不合时宜，正待发泄，恰好遇着知己，十分快活。

二人便找到江南烟雨楼。这时还早，茶馆里静悄悄的，二人坐下谈心。人表道：“东洋到底怎样文明？”海槎道：“文明的话，口头谈柄罢了。统五大洲的人，比较起来，不见得人家都是文明，我们都是野蛮的；况且文明野蛮的分际，我们要勘得透，其中的阶级穷千累万哩！譬如一种知识，人家有的，我们没有，我们便不如他文明了；又譬如一种事业，人家有资本在那里创办，我们没资本，创办不来，我们又不如他文明了。把这两桩做比例，推开眼界看去，文明哪有止境呢？一桩两桩小小儿的优胜，就笑人家不文明，就像鸢笑大鹏似的，早被庄老先生批驳过。现在世界，并不专斗文野；专斗的是势力。国富兵雄，这国里的人走出来，人人都羡慕他文明，偶然做点野蛮的事，也不妨的；兵弱国贫，这国里的人走出去，虽亦步亦趋，比人家的文明透过几层，人人还说他野蛮，他自己也只得承认这个名目，有口也难分辩。据现势而论，自然我们没人家文明。只须各种文明事业，逐件的做去，人家也不能笑我们野蛮了。”人表十分佩服，便道：“我们几位同志，新立了一个开通社，专门研究科学，贩卖仪器。老同学肯入社么？”海槎便问人表索阅章程，当允入社。社中公举他当了干事员。

海槎结识了几位商界中人，有心提倡工业，因此合步青认识。步青既应允了慕蠡介绍海槎，抽闲半日，访到开通社。只见一间屋子里，烘烘的火烧，

一股酸臭气，触着鼻子，异常难闻。步青大惊，叫道：“你们屋子里走水了！”忽见两人赶出，问道：“哪里走水？”步青指道：“那不是火光么？”两人笑道：“这是我们试验的化学。”步青红了脸，访问海槎。两人指他到帐房里去，海槎正在那里制小地球，见步青来了，起身相迎。步青寒暄数语，便走近案旁，看他制的地球，已经粘好，上面画了红黄青绿四种颜色，深浅各别，经纬线亦已画就，亚细亚洲写全了。步青叹以为奇。海槎道：“这是极易做的。小孩子的玩具，没甚稀罕。”步青便把来意说明。海槎道：“这是极好！难得李、范二君这样热心，只是兄弟在这里不能脱身。”步青道：“那边的事业大，公益多，海翁应该辞却这边，就那边才是。”海槎也觉动念，约定晚上再给回音。步青自回华整。到晚海槎欣然而来，应允了慕蠡的事，步青大喜，同到华发合慕蠡会面。一见如故，订定合同。自此团里的事，都归海槎经手。

步青回到华整，恰好单子肃在那里等候已久，步青道：“子翁，深夜来到敝厂，有何见教？”子肃道：“不要说起，我们合股开的华经纸烟公司要失败了！”步青道：“你们这公司，我也早有所闻，只怕整顿不来。”子肃道：“正是。我被洋行里的钟点限住，没工夫去考察，以致如此。这公司共是十股，七万银子开办的，我倒入了四股；其余六股，只王道台是三股，那三股是零星凑合。本该我来经理，因我没工夫，王道台派了他的亲戚陆仲时经理。这位仲时先生是湖南候补知县出身，革职回家的。官场的排场很足，哪里做得来买卖呢？直弄得一团糟。我听得些风声，今天去查帐，只恨我这事也是外行，一切进货出货，肚里没个底子。请步翁把贵厂的帐目，借给我一看，就有数了。”步青依言，把帐给他看。子肃记不清楚，拣几条紧要的抄下，闹到十一下钟，才辞别回家。

次日一早，子肃到了华经，仲时还没到厂，也不开工。栈司忙着上楼，子肃紧跟着上去，只见横七竖八，几个伙计都睡在床上。桌上的麻将牌还摊着没收。栈局忙着收牌。子肃大怒，把他们的牌都撒到窗子外面弄里去了。发话骂栈司道：“钟上已八下多了，你们干的什么事？这早晚也不来伺候先生们起身？这牌是哪里来的？先生们在这里睡觉，你们就敢玩牌？这还了得！快一个个的替我滚蛋！”那栈司吓得脸皮变色。床上的伙计，也都惊醒，一个个翻身起来。子肃更是恶作剧，并不下楼，靠定那张麻将桌子坐下。那些伙计羞愧无地，只得慢慢的穿衣服下床，都红涨了脸，一言不发。子肃道：“诸位先生辛苦了！起晚些，不要这么早。今儿是兄弟来惊动了不当！兄弟只因这班栈司太没规矩，居然敢玩牌，犯了咱们厂里的条约，在这里申饬他的。”内中一个伙计道：“玩牌的事，却不合栈司相干。昨天晚上，来了几个朋友，硬要在这里玩牌，我们劝他不听，连这牌还是隔壁人家去借来的。”子肃道：“我原说栈司没这么大的胆子。我们的规则不是悬挂在那里么？诸位总该遵守，就有不知趣的朋友来，搅乱我们的大局，也该拒绝的。总之，股东拿血本出来做买卖，总想赚钱；诸位得了薪俸，就该认真办事。如今华整华升两家都好，除官利外，还有分红。我们天天折本，批出去的纸烟，不是味儿太辣，就是带霉。开工恁晚，机匠也没人管束。栈司更是不守规矩。拿几个股东的钱耗折完了，诸位又到别处去吃饭了，只我们股东该没翻身。这还算有良心么！陆先生呢，怎么还不见到？”伙计都面面相觑，答道：“陆先生本来要到吃饭时才来哩，吃了饭就去的。”子肃道：“这不是笑话么！”转念一想：“陆仲时在厂里，上上下下都厌恶他，为他排场太大，动不动呵

斥人，这话只怕伙计们栽他的，我不可为其所用，倒要仔细考察。”当下便叫栈司去请陆老爷。去了半天，栈司回来道：“昨天陆老爷没回公馆。”子肃已知就里，便吊帐簿核对，各项开支倒也不离谱子，进货并不很贵，销路也不为不多，只是货色卖不出，人家都不来续批了。子肃叫他们拿做好的，拣几种来看，极好的纸烟，尝青味儿也纯，一些破绽没有。

子肃只得回到洋行，到处打听，并都打听不出。子肃心生一计，走过四马路，见一家铺子里，挂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的是华经纸烟。子肃指明要买。那里的人道：“没有了，只老牌强盗牌。”子肃殊为诧异，接连问过几处，都是如此。子肃没法，最后问到一家小铺子里，倒还有几包。子肃买了一盒，可巧遇见一位华升厂的伙计，这人姓司空表字吉人，本系子肃认得的，荐到华经，仲时没收，转荐华升去的。子肃有心访问他，拉他到易安吃茶就坐。子肃拿出那盒纸烟，正待吸时，吉人道：“单先生，且慢吸，给我替你考验。”子肃真个给他，他把这纸烟在茶桌上竖着一抖，那烟末就下去几分，露出一段白纸；再抖几次，烟末又下去几分；接连抖时，烟末下去了一半。子肃大惊，道：“这是甚么缘故？”吉人道：“这是伙计赚料的确证。”子肃道：“敝厂里的烟，出得最多，用料极省，怎么会有弊病呢？”吉人道：“正恨贵厂出的烟多，料子又省，所以弄成这种东西，哪里销得畅呢？”子肃道：“他赚料是不至于的，我们查察得极认真。”吉人道：“薪水既少，还把同事看得太轻，人人都有异心，暗中要做手脚，场面上虽然好看，那是不中用的。”子肃尤觉竦然，擦着自来火吸这烟时，一股霉气，几乎呛出血来。子肃发恨，把烟摔在地下。吉人拾了起来，笑道：“单先生，不要动怒，这烟末中间还有一个毛病。”子肃道：“倒要请教。”吉人把纸卷拆开，给子肃细看时，里面包着一团碎末，显系两种货色。子肃道：“这是甚么道理？”吉人道：“贵厂里一位同事，他曾合我谈过的。他道：‘我们辛辛苦苦来到上海做伙计，原指望每月赚几文薪水，捧牢着这个饭碗，替主人家出力。如今三块五块钱一月，哪里够吃用？事情

又忙，一天做到晚，连苦工都不如，自然要想额外的利益。’后来，我又打听贵厂的烟料，有人家用剩下的，转卖给贵厂。两个伙计，已经赚着一大注钱去了，难怪销场不好了。”子肃听了，不觉恨恨，当即各散。

次日找到王道台，聚集了股东，公议办法。依王道台的主意，就要停办。子肃道：“做买卖的人，总要有耐性，这时停办了，不是净折本么？我想整顿一番，还好翻本。”王道台知子肃是经商好手，就公推他主持。子肃大喜。当即到厂，把同事齐都辞退，找着司空吉人，把厂务全交给他，另用一班伙计。子肃考验过，都是认真做买卖的。把旧料贱价出售，另办新料，工人也都换过。登告白跌价。果然出的纸烟，十分紧密，味儿也纯了。价钱也便宜。几天工夫，已经销到整千包。子肃扬扬得意。

这天礼拜没事，有位朋友是通瀛织布厂的总收支，姓许字晴轩的，子肃合他最为莫逆，约在第一楼中层会面。届时子肃径到第一楼，晴轩早躺在榻上专候。子肃道：“我们有半个多月不会面了，厂里的事很忙么？”晴轩道：“不消说起，这厂支持不下去了！”子肃道：“怎么会支持不下去呢？去年不是赚到几十万银子么？”晴轩道：“这厂本来是个极大的局面，三百万股本，应该做极大的买卖，方有利益。从前办事的人，失于检点，走漏货色，混赚银钱，那是人人知道，不用我说的。如今换了总办，各事整顿，略为好些。我又献计，把那些吃干俸的人，裁撤完了，办事的薪水，分外加优，立

下现条，小工偷棉纱的，重重罚他。我挑选几个老实工人，每逢放工时，站在总门口抄纱，屡次抄着夹带的棉纱。这时也渐渐没有敢偷了。这样办法，总算尽心。无奈出货虽多，销路不畅，栈在那里不动的布，屋子里都装不下了。开销是照常的，天天吃本，哪里支持得下呢？”子肃道：“为何纱布停滞？”晴轩道：“这其间的原故很多。织布厂比从前多了几倍，内地的用布，是有数的，货色多了，谁还要买；再加水灾荒歉，各项买卖吃亏，不但纱布。原不能怪我们办事不好。”子肃道：“虽如此说，别家的纱布也还有销场，单只贵厂这般停滞，又是什么原故？”晴轩道：“敝厂的布，本就太粗，这是机器使然，价钱却甚便宜的。如今已决计停工，等市面好时，再议开办。”子肃道：“这一停工，不知多少人失业哩！”晴轩道，“这也顾不得他们。”子肃道：“贵厂的停工，就是中国商界的代表。”晴轩问其原故，子肃道：“一物滞，各商亏。这里停工，那家歇业，我预料将来的商界，一天里败一天。”晴轩道：“这是你过虑，应该不至于此。”子肃道：“并非我过虑，商界怕的是折本，喜的是赚钱。见这行买卖赚钱，便大家蜂拥去做；见一家折本，个个寒心。商界因此不能发达。不但不肯做的，添了商界许多阻力；就是那蜂拥而做的，也是商界的大阻力。以此推论，中国的商人，都是这个性质，必有一天，同归于尽的。除非有些资本大，或是团结坚的人，方能支持下去哩。将来商界中战胜的，都是资本大，或团结坚的人。”晴轩听了，不觉触动一件心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提倡实业偏属乡愚 造就工人终归学业

却说总收支许晴轩，因纱布滞销，工厂停办，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听得单子肃说出一大篇名论，不觉触动一件心事。当下惠了烟帐，匆匆的起身别去，便到总经理杨凤箫屋里，要合他商量厂事。只见凤箫的马车夫，拉着一匹菊花青的马，在那里溜，仰面对晴轩道：“许老爷，不是找我们老爷么？他在新清和金娥卿家，只怕这时和局上场了。”晴轩只得叫包车夫趲到新清和。走进门时，只听得楼上麻将牌声清脆。上楼见吴达甫、陈筱春、诸霭如、陆仲笙都在那里，却都是厂中前前后后的朋友。在局四人：一是凤箫不用说；一是任桂轩；一是包法裁；其次便是达甫。

大家见晴轩来了，齐道：“好极！达甫有了替工。”晴轩道：“我是有正经公事，来合凤翁商议的。”凤箫道：“你又来了！厂里业已停工，还有甚么公事？我顾不得许多，碰和要紧。”晴轩笑着，开口不得，便问道：“你们是照旧的码子吧？”筱春在旁插嘴道：“今儿是三百块一底，达哥已是一百九十九元下去了。我们二人合碰的，不知甚么道理，法裁的清一色偏和得出；我们一副三番一色，就被人家抓凑了。”晴轩道：“我不信，我来替你们翻本。”达甫垂头丧气道：“你别想替我们翻本，我这牌风是被筱春斗坏了，好在只这一副，让我碰完了，你接下去碰吧。”晴轩点头，手里捏着一只水烟袋，站在法裁背后观看，只见法裁手去抓着一张牌，做势搔痒，一转眼间，把牌摊下和了。原来自抓白板。晴轩自觉疑心，当下心生一计，故意嚷道：“不好，不好！我有一桩紧要的事，约着朋友在那里等我哩，说不得去一趟。”达甫道：“碰和要紧。”晴轩道：“我去就来。”言下披上马褂，登登登下楼去了。直到摆抬面时，晴轩方来。碰和的四位，业已结帐。法裁赢到五百多元，达甫输了一底。吃酒中，晴轩拉着凤箫，对躺在榻上，谈起厂里的事。晴轩道：“机器久停是要坏的，存货堆积，也搁利钱，我们总须设法贱售存货，开工再织新货才是。”凤箫道：“你这话也是，我们从缓商议吧。”当下吃完各散。

晴轩见凤箫无意整顾厂事，只得另觅机缘。谁知浮沉许多年，高不攀来低不就；幸亏自己稍有几文积蓄，做些另碎的买卖，倒也很过得去。

又过几年，上海的商情大变，几乎没一家不折本。满街铺子，除了烟纸店、吃食店、洋货店，还都赚钱，其余倒是外国呢绒店，日本杂货店，辉煌如故。中国实业上，失败的何止一家。晴轩虽说多年混入商界中，这些大处眼光却还短少，也没工夫去调查研究，只是觉得银根极紧，一切往来交涉，总不是宽裕景象。

一天，有事到苏州去，住了几天，仍复回到上海。当时写了招商公司船的大餐间票子。你道晴轩为何不趁铁路？原来汽车虽快，却怕头晕，因素日脑中有病的。闲言慢表。再说晴轩有几位苏州朋友，约他在租界上一个新开扬州馆里吃中饭，吃得酒酣耳热，到了时候，这才下船。只见那大餐间里，旷荡荡的就只自己一铺，差不多开船时节，只见一人匆匆忙忙，叫挑夫把行

周法始行征商——周代制度对商人征重税。

汉制更是贱商——汉代规定商人不得衣帛乘车。

不二法门——佛教用语，意指唯一的门径。用来比喻独一无二的途径或道理。

李挑上船来，随后自己下船，进了大餐间。晴轩见他身穿一件酱色鲁山绸的夹衫，分明是复染的。眼睛上一副眼镜，倒是金丝边的。铺盖之外，还有一个大皮包，一只网篮。这人皮肤是黄中带黑，脸上带着乡愚气息。晴轩踌躇道：“此人来得尴尬，莫非不是好人。”那人一面把铺盖摊好，一面打开皮包，取出一本洋装书，放在枕边，预备要翻阅的光景。这时船已开行，他却不看书，请教晴轩姓名，晴轩告知了他，也请教他姓名，他道：“我姓余名知化，是上海乡下人，务农为业。”晴轩道：“这回来苏州，是什么贵干？”知化道：“兄弟造了几部舂米机器，被一位朋友看见了，硬要试用这机器，其实造得还没精工，因他急于试办，只得送给他。现在他在无锡纳了行帖，收米学舂，特请我去指点一切，幸亏机器倒还应手，一天好出七八十担米。”晴轩听了，不觉吐舌道：“了不得！余先生有这样大才，还说在乡下种田，这话兄弟不信，莫非说谎么？”知化道：“兄弟平生没他长处，就只不肯说谎话。兄弟其实是个村农，只因小时候就喜留心这工艺上面的事，略能制造罢了。被真正内行看见了，连嘴都笑豁。”晴轩道：“什么活，要是造得不好，哪里能舂这好多米？余先生休得过谦，实在还要请教！”知化连称不敢。

略谈一会，知化便看他的洋装书。晴轩凑近看时，一字不识，问起来，才知他看的是西文算学，晴轩尤其佩服。看看天晚，船上开出晚饭，晴轩合知化一桌吃。晴轩开出路菜，是半只板鸭，一方南腿，叫茶房切好送来。知化也打开了一瓶外国酒。

二人浅斟低酌。知化问起晴轩职业，晴轩告知就里。知化道：“通瀛实在可惜，固然做不过外国人，也是经理不善。”晴轩呆了脸。知化自知失言，忙把话岔开道：“现在的买卖，渐渐显出优劣来了。外国人天然占了优胜的地位，中国人虽说商务精明，只能赚取巧的钱，实业上竞争不过人家，终归失败的。你看，李伯正先生何等精明，他的资本又丰富，现在南北两厂，连年折本，差不多支持不下。但是此人一倒，商界上大受了影响，因他被累的，固不必说，单就那靠他吃饭的人，通都失业；再指望有个大资本家，开这么大工厂，只怕没处找去。”晴轩道：“既然李先生这样精明，资本又富，怎么会折本呢？”知化道：“工艺上的事，全靠会翻新花样。李先生别的方法，通都精明，只这翻新上斗不过外国人，因此货色滞销，本利上都吃了大亏。大凡买卖做得大，折本更是容易，不知不觉，几百万折下去不足为奇，要想恢复时、资本没有了；入股的也就惧怕，不敢再入股子。所以中国的公司，除非一帆风顺，方能撑持，一朝失败，没有不瓦解的，是魄力不足的原故。”晴轩听他这般议论，虽是海阔天空，却也着实不浮，不觉渐渐入港，就把自己商务的本领，谈了几句，说的自然都是内行话，知化自然佩服。只是知化的见解，却合晴轩不同。晴轩谈的利益，只是一行一店，或个人的利益；知化谈的利益，却是各行各店，一国的利益。其实纳入一行一店以及个人，也没有不先沾利益的。

饭罢，晴轩取出两支雪茄烟，送知化一支。知化不吸，晴轩取火自吸，背靠在辅上，问知化道：“真是，我听说上海有个负贩团如今怎样了？”知化道：“甚好！内地的货色，销路广了许多。如今内地人的脑子里，也知道有实业，居然也会仿造甚么肥皂、洋烛等类，虽说事业不大，却夺回好些利

负贩——小商贩。负，背。

曾国藩——清湘乡人，道光时进士，曾镇压太平军天国起义，先后调升直隶和两江总督。

益，只是制的粗糙些。这是资本不足，学业不精的原故。”晴轩叹道：“我们中国人的学业，断乎不得精的，动不动大家要想速成，这工艺上的事，虽是速成得来的？”知化道：“这句话要算知言。果然工艺不可指望速成，但不知哪样事速成的来？”晴轩笑道：“我也不知哪样可望速成；但觉得‘速成’二字不好。”知化道：“一些不错。资本短少，也是一个大弊病。第一办料不讲究，做出来的货色，还不止差了一成，这都是念于发财，误于将就；弄到后来，发财不成，倒反折本。这是我国人的通病。没法救药的。我佩服的，只一位大实业家，果然与众不同，现在上海。”晴轩道：“莫非是唐浩川么？”知化道：“浩川只知运他的白铁、焦煤，如何算得实业家？”晴轩道：“莫非是郑素明么？”知化道：“他是磨面公司的一部分，虽是实业，也算不得大实业家。”晴轩道：“我知道了，必是汪步青。”知化道：“呸！那掙地皮的主儿，偶然赚得几文，哪有大实业的魄力？”晴轩道：“到底是谁？”知化道：“我说的是范慕蠡先生。他虽说袭了父亲的余业，却全亏他能信有学问的人的话，办的事业，总在实业上面。即如他开的工艺学堂，办的劝工所，真是有条有理，日起有功。将来中国的实业，在他一人身上发达。好在他费用并不多，造就人利益人却不少。如今上海那些文晚桌椅，新巧器具，美术玩物，人还当是东西洋来的，其实都是工艺厂制造。就这上面，慕蠡也很赚几文。只因销场极好，抵得上外国器具的原故。”晴轩道：“我也听说有个工艺学堂，出货极好，常想去考察一番，为是不急之务，路又远，也没工夫去走这一趟。”知化道：“什么话？这是当今第一件的紧要事务，你怎说它不急？凡人做买卖，且不说于社会上有益，只核算自己的利益，也须设个久长之法。即如晴翁逐贱贩贵，何尝没有利益？但是拿不稳的一件事，倘然失败，连一辈子的心血白费了！惟有研究实业，制出各种新式器物，人人爱买，个个争收，拿稳赚钱；而且可以长久，为什么不去做呢？”晴轩道：“余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口口声声说实业，这岂是人人做得到的么？通上海也只一位范慕蠡，他是原底子有钱的人，能创这个局面，要是别人，如何做得到呢？即加工艺学堂、劝工所，这些事儿，房子要钱，器具要钱，请教员要钱，买书籍仪器要钱。我们手里所有的，至多不过八千一万，要像这样开销起来，不上几个月，事没办成，我倒已经变成一个穷汉了。所以说是急之务，没工夫去理会他。”知化道：“晴翁先生，你又误会了。我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晴轩道：“怎么办呢？”知化道：“我说实业，也并不是专主开工艺学堂。大凡垦务、渔业、森林、开矿种种的事业，哪一件不是实业，只要人肯去做。”晴轩道：“你愈悦愈远了，这样的事，更非大大的资本做不起来，我是今生休想。”知化道：“难道真个有来世么？”晴轩不觉失笑。知化道：“我们做了中国人，中了社会的习气，凡事都愿独自一人做，利益也愿独自一人享，如何做得出大事业呢？据我看来，方才说这几桩事，并不难做，只要大大的开个公司做去，就做成了。况且这几桩事，人人知道有利益的，为何不做？”晴轩道：“这话果然，我也想拼公司，只是有钱的人，各有各的营运，说起公司来，他们都觉为难不信，这也是风气未开，无可如何的。”知化道：“风气不算不开，只是人人都胆子小，也自有失败的公司，被他们作为殷鉴的原故。”

二人长谈许久，听钟上正打十一下，船上搭客并都睡着，静悄悄的，只

有机轮激动水声，铿訇澎湃，煞是好听。二人开铺睡觉，知化倒枕便已睡着。晴轩细想知化的话，极有道理，可惜说得太高，我们做不到。又盘算几桩买卖的事，盘算许久，直到两下多钟，才能睡着。

次日清晨，船已到岸，大家忙着上岸。晴轩、知化也都起身。知化道：“晴轩先生，尊寓在哪里？”晴轩合他说了，知化道：“我明天来候你，同你去看工艺学堂、劝工所，再见一位大工程师。”晴轩唯唯答应，各自到寓不提。

次日，知化果然来了。晴轩请他在客堂里坐下。原来晴轩租了三幢房子，家眷住在楼上，底下专备会客的，摆设得极其幽雅。留知化吃了便饭，套一部马车，二人同坐；到了虹口，直抵工艺学堂歇下。知化是算定的，知道十二下至一下半钟，浩三没事。二人便直到浩三卧室。浩三却在那里画海棠式、樱花式、玫瑰式、菊花式的各种碟子，见知化进来，起身相迎，又合晴轩厮见。浩三对知化道：“你的令郎，实在聪明不过！现在手制的玩具，销场第一，到底家庭教育好！”知化谦让一回，说明看学堂的来意。浩三道：“须得他们上工时去看，才有意思。”

到得一下半钟，学生排班，分头各向各的习艺处去。浩三领了余、许二人，一处处的看来。只见做木器的，做竹器的，做玩器的，织绒毯的，织线毯的；漆工、绣工、刻工无一不精，外间工人哪里做得到？还有学制机器的，学制五金器具的；最上等的，却在书本上用功，更是深莫能测。晴轩觉得洋洋大观，赞叹不已。知化却合浩三讨论制造方法，晴轩全然不懂，无从插嘴。看完后，浩三自去上讲堂。知化又领晴轩到劝工所。陈列的各种器物，五光十色，夺目怡神。内中一个大瓶，却系铜质，上面花纹比景泰蓝还好数倍。经理人说，要卖五十两银子哩。外国人买去三个，这一个前天送来，大约不久就有人买去的，晴轩非常艳羨。看够各种，知化要走，晴轩请他到汇中西菜馆吃了西餐，这才各散。

晴轩见工业这等发达，便到处运动，想振兴实业，终于被他运动出一位大实业家，纠合一个公司，赚定许多荒地，大兴垦务。晴轩入股不多，谁知新法耕田，其利十倍，不上数年，晴轩连利连红，分到十多万银子。

自此中国人也知道实业上的好处，个个学做。要知我国人的思想，本自极高明的，只要肯尽心做去，哪有做不过白人的理？却被一个穷极无聊的刘浩三，一个乡愚无知的余知化，提倡实业；工商两途，大受影响，外国来货，几至滞销，都震惊得了不得。市上的现象这般好，做书人也略慰素心，不须再行絮聒了。

俘屠——也作浮图，这里指佛塔。

银根极紧——金融用语，指流通货币减少，周转不灵。

